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六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子部第二六册目次

子部・儒家類

近思續錄十四卷附錄一卷

（二）

〔清〕劉源淥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陳舜錫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近思續錄四卷》提要

近思續錄卷之四

安丘劉源淥集

存養篇

此篇論〻養蓋窮格之雖至而涵養之不足則其知將日昏而亦何以為力行之地哉故存養之功實貫乎知行而此存養之編列乎二者之間也

朱夫子養觀說曰程子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又曰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〻何也曰此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者也。就程子此章論〻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省。是乃所謂動上求靜。艮〻所以止其所也。然則靜中之動。非敬其孰能形之。動中之靜。非敬其孰能察之。故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則自知此矣然則學者豈可舍是而他求哉 文集下同

答張敬夫曰以敬為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為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

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於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爍爍地便是有兩箇主宰了不知光者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

答呂伯恭曰承喩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論之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

答劉■平甫以前以戲謔奉規能留意否先聖言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向曾講此至熟日用之間只此一句勿令違失則工夫已過十千萬千萬○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為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為不可此凡言與人交際之道記曰子事父母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此事親事長之道也此等事更留意體察勤加鐫治為妙此別須有旬月之期他日相見只此可驗進學工夫更不須問疑難也又曰不得於言須就心上理會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

答何叔京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杜門奉親祿祿仍昔體驗操存雖不敢廢然竟無脫然自得處但比之舊日則亦有間矣所患絕無朋友之助終日兀然猛省提掇僅免憒憒而已一小懈則復惘然此正天理人欲消長之幾不敢不著力不審高明向來所疑已氷釋否若果見得分明則天性人心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由是而克己居敬以終其業則日用之間亦無適而非此事矣伯崇云論語要義武陽學中刊板若成此書甚便學者觀覽然向上儘索眼力若在本

領處久不透徹。則雖至言妙論日陳於前。只是閑言語也。○昔聞之師、以為當於未發已發之幾。默識而心契焉。然後文義事理觸類可通。莫非此理之所出。不待區區求之於章句訓詁之間也。向雖聞此而莫測其所謂。由今觀之、始知其為切要至當之說。而竟亦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持敬之說。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

下手處也。又曰、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為言句所桎梏。只為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也。○承喻溫厲之說。若直以厲為主。誠可謂一偏之論矣。或恐以氣質之偏。而欲矯以趨中。則有當如是者。亦不為過矣。然聖人之溫而厲。乃是天理之極致。不勉不思。自然恰好。毫髮無差處。要須見此消息。則用力矯揉。隨其所當。自有準則。不至偏倚矣。不然。正恐如扶醉人也。○示喻根本之說。敢不承命。但根本枝葉本是一貫。身心內外元無間隔。今曰專存諸內而畧夫外。則是自為間隔。而此心流行之全體。常得其半而失其半也。曷若動靜語默由中及外。無一事之不敬。使心之全體流行周浹。而無一物之不徧。無一息之不存哉。觀二先生之論心術。不曰存心而曰主敬。其論主敬。不曰虛靜淵默。而必謹之於衣冠容貌之間。其亦可謂言近而指遠矣。今乃曰不教人從根本上做起。而便語以敬。往往一向外馳。無可據

守。則不察乎此之過也。夫天下豈有一向外馳無所據守之敬哉。必如所論。則所以存夫根本者。不免著意安排揠苗助長之患。否則雖曰存之。亦且若存若亡。莫知其鄉。而不自覺矣。○示喻必先盡心知性。識其本根。然後致持養之功。此意甚善。然此心此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識者。物欲昏之耳。欲識此本根。亦須合下且識得箇持養功夫。次第而加功焉。方始見得。見得之後。又不舍其持養之功。方始守得。蓋初不從外來。只持養得。便自

著見。但要窮理功夫互相發耳。來喩必欲先識本根。而不言所以識之之道、恐亦未免成兩截也、○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喩、則須是天資高底人、不甚假修為之力、方能如此、若顏曾以下、尤須就視聽言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誠能莊整齊肅。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旣無放僻邪侈然後到得自然莊整齊肅地位豈容易可及哉 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亦不能多談、但請尊兄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頹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末段見別集卷之四

存養　六

答石子重曰、熹竊謂人之所以為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所準則、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為過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卽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則尙何學之為哉、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以及遠。循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夫如是、是以浸漸經歷、審熟詳明、而無躐等空言之弊、馴致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非固欲畫於淺近而忘深遠、舍吾心以求聖人之心、棄吾說以徇先儒之說也、

答林擇之曰、熹以崇安水災、被諸司檄來、與縣官議賑恤事、因為之遍走山谷間十日而後返、大率今時肉食者、漠然無意於民。直是難與圖事。不知此箇端緖。何故汨沒得如此不見頭影。因知若此學不明。天下事決無可為之理。○敬以直內、為初學之急務、誠如所論、亦已報南軒云、擇之如此、無異論矣、此事統體操存。不作兩段。日用間便覺得力。嘗驗之否、康節云、若非前聖開蒙吝。幾作人間小丈夫。誠哉是言、○比因朋友講論、深究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功。

存養　七

設使真能如此存得。亦與釋老何異。（工蔡誤便有此病了）又況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為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聖說克己復禮。尋常講說於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及耳。○熹哀苦之餘。無他外誘。日用之間。痛自斂飭。乃知敬字之功。親切要妙乃如此。而前日不知於此用力。徒以口耳浪費光陰。人欲橫流。天理幾滅。今而思之。但

然震悚。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熹近只就此處見得向來所未見底意思。乃知存久自明何待窮索之語。是真實不誑語。今未能久。已有此驗。況真能久耶。但當益加勉勵。不敢少弛其勞耳。○因切脉而見血氣之周流。因觀雞雛而見生意之呈露。故即此指以示人。如引醫家手足頑痺之語。舉周子不去庭草之事。皆此意耳。○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為先。便欲只以

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前日中和之說看得如何。數日來玩味此意日用間極覺得力。乃知日前所以若有若亡不能純熟。而氣象浮淺易得動搖。其病皆在此。湖南諸友。南軒文字都無前面一截工夫也。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

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為着力。與異時無本可據之說。大不同矣。用此意看遺書。多有符合極活絡分明處。

答方伯謨曰。天人一理。人之動乃天之運也。然以私意而動則人而不天矣。惟其潛見飛躍各得其時。則是以人當天也。然不言當天而言御天。以見遲速進退之在我爾。（雖云在我。然心理合一。初無二體。但主心而言爾。）○夫子夢寐周公。正是聖人至誠不息處。然時止時行。無

所疑滯。亦未嘗不灑落也。故及其衰則不復夢。亦可見矣。若是合做底事、則豈容有所忽忘耶、以忘物為高。乃老莊之偏說。上蔡所論曾點事似好、然其說之流、恐不免有此弊也、

答嚴居厚曰、示喻編事為事所奪、只是未遇事時存養未熟。所以如此。然又別無他岐。不可欲速。但常存此心。勿令間斷。講明義理以栽培之。則久當純熟明快矣。科舉之習、前賢所不免、但循理安命。不追時好。則心地恬愉。自無怵迫之累。昨見所論、未免太徇時好、然務為奇險、反使詞義俱不通暢也、

答胡寬夫曰、示喻疑義、須從淺近平易處理會。應用切身處體察。漸次接續。勿令間斷。久之自然意味浹洽。倫類貫通。切不可容易躁急。厭常喜新。專揀一等難理會無形影底言語。暗中想像。杜撰穿鑿。枉用心神。空費日力。更勿與人辯論釋氏長短、自家未有所見。判斷他不得。況廢却自家合做底緊切工夫、却與人爭一場閑口舌、有損無益、尤當深戒也、主一之功、推說似太汗漫、多病痛、以熹觀之、不必如此、只就如今做書會處理會、便見漸次、大抵自家所看文字、及提督學生工夫、皆須立下一定格目、格目之內。常切存心。格目之外。不要妄想。如看論語、今日看到此段即專心致意只看此段、後段雖好。且未要看。直待此段分曉、說得反覆不差、仍且盡日玩味。明日却看後段。日用凡事皆如此、以類推之可見、不然、雖是好事。亦名妄想。此主一之漸也。若不如此。方寸之間。頃刻之際。千頭萬緒。卒然便要主一。如何按伏得下。試更思之。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與子思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言且只各就本句中體味踐履、久之純熟、自見淺深、今亦不須彊分別也、大抵學者之患。在於好談高妙。而自己脚根却不點地。正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也。

答呂士瞻曰、程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語切當、不可移易、李先生當日用功、未知其於此兩句為如何、後學未敢輕議、但今當只以程先生之語為正、欽夫之說。一切要於鬧處承當。更無程子涵養之意。則為大病耳。渠

後來此意亦改也、

答曾致虛曰、所論誠敬之說甚善、大柢誠字。在道則為實有之理。在人則為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工夫自然有總會處。而道體之中。名實異同。先後本末。皆不相礙。若不以敬為事、而徒曰誠則所謂誠者、不知其將何所錯、且五常百行、無非可願、雜然心目之間、又將何所擇而可乎、

答潘叔度曰、所謂敬之為言所以名持存之理者、於鄙意似未安、蓋人心至靈。主宰萬變。而非物所能宰。故纔有執持之意。即是此心先自動了。此程夫子所以每言坐忘即是坐馳。又因默數倉柱發明其說。而其指示學者操存之道。則必曰敬以直內。而又有以敬直內便不直矣之云也。蓋惟整齊嚴肅。則中有主而心自存。非是別有以操存乎此。而後以敬名其理也。此類初若名言小失不足深辨、然欲放過、則恐於日用之功不能無害、故輒言之、而儒釋之殊、亦可因以判矣、橫渠集云、大凡作事匆匆、不能博盡異同、便有遺恨、前輩所謂甚事不因忙後錯了者。誠有味也、

答呂子約曰、所論主一主事之不同、恐亦未然、■主一只是專一。蓋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騖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以為主一者也。觀程子書中所論敬處、類集而考之亦可見矣、〇所示心無形體之說、鄙意正謂如此、

不謂賢者之偶同也、然所謂寂然之本體殊未明白之云者、此則未然、蓋操之而存。則只此便是本體。不待別求。惟其操之久而且熟。自然安於義理而不妄動。則所謂寂然者。當不待察識而自呈露矣。今乃欲於此頃刻之存遽加察識以求其寂然者則吾恐夫寂然之體未必可識、而所謂察識者。乃所以速其遷動而流於紛擾急迫之中也。程夫子所論纔思便是已發故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而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亦是此意然

心一而已。所謂操存者。亦豈以此一物操彼一物。如闘者之相捽而不相舍哉。亦曰主一無適。非禮不動。則中有主而心自存耳。聖賢千言萬語、考其發端、要其歸宿、不過如此、子約既識其端、不必別生疑慮、但循此用功、久而不息、自當有所至矣、

答林子玉曰、敬則無委曲。故直、直則無係累。故虛、不可便以直內為虛其內也、

潘恭叔問友恭生時亦間有虛靜之象、（此時卻是無欲）而未能無欲也、（此謂平時）所恨工夫未能接續、故憚煩失錯之處極多、惟其憚煩、愈多失錯、深知之而不能改、蓋欲靜意勝也、曰、所論皆善、但不可如此迫切計功、非惟無益、反有所害、宜深戒之、○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功夫皆從此出。方有據依。平時講學非不知此、今乃覺得愈見親切端的耳、願益加功以慰千里之望、

答胡季隨曰、大抵其言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乃是徹頭徹尾無時無處不下工夫。欲其無須臾而離乎道也。（不睹不聞與獨字不同、乃是言其戒懼之至無適不然、雖是此等耳目不及無要緊處、亦加照管。如云聽於無聲視於無形、非謂所聞見處卻可闊畧而待然於此加功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見得此處是一念起處。萬事根原。又更緊切。故當於此加意省察。欲其自隱而見自微而顯皆無人欲之私也。（觀兩莫字、即見此處是念處欲萌而天理人欲之幾、最是緊切、尤不可不下功處、故於全體工夫之中就此更加省察、然亦非必待其思慮已萌而後別以一心察之、蓋全體工夫既無間斷。即就此處畧加提撕。便自無透漏也）此是兩節文義不同、詳畧亦異。前段中間著是故字、後段中間又著故字、各接上文以起下意、前段即卒章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後段即卒章所謂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文義條理大小甚明、說者將此兩段只作一段相纏說了、便以戒懼不睹不聞為謹獨、所以雜亂重複也、又季隨云、方其未至純熟天理何嘗不可見乎此 又逞快闘高、隨語生說之過、夫中庸本意。欲人戒謹恐懼以存天理之實而已。非是教

人揣摩想象以求見此理之影也季隨更不復以純熟自期只要就此未純熟處便見天理不知見得要作何用為說至此去本日遠以言乎經則非聖賢之本意以言乎學則無可用之實功如此講論恐徒紛擾無所補於闇通入德之效也〇敬是病之藥矜持是病之旁證此兩句文意齟齬不相照應若以敬喻藥則矜持乃是服藥過劑反生他病之證原其所因蓋為將此敬字別作一物而又以一心守之故有此病若知敬字只是自心自省當體便是則自無此病矣

答徐彥章曰未發之前固不可謂之無物但便謂情性無二更無虛靜時節則不可耳蓋未發之前萬理皆具然乃虛中之實靜中之動渾然未有形影著莫故謂之中及其已發然後所具之實理乃行乎動者之中耳來喻本欲自拔於異端然却有侵過界分處而主張太過氣象急迫無沈浸濃郁之味尤非小失顧且寬平其心涵泳此理而徐剖析於毫釐之際然後乃為真知儒佛之邪正不必如是之迫切也〇亦喻主善之云純於善而無間斷之謂甚佳但善中有動靜二者相對而言則靜者為主而動者為客此天地陰陽自然之理不可以寂滅之嫌而廢也〇鳶飛魚躍咸其自爾將誰使察之耶有察之者便不活潑潑地矣

答潘謙之曰伊川亦有時教人靜坐然孔孟以上却無此說要須從上推尋見得靜坐與觀理兩不相妨乃為的當爾

答李守約曰所說持敬工夫恐不必如此徒自紛擾反成坐馳但只大綱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慮不至妄動凡所營為無非正理則亦何必兀然靜坐然後為持敬哉

朱飛卿問某承先生誨以持敬其自來病痛是氣衰不能勝其怠惰如頭容欲直手容欲恭則時或不能即此便是持敬不純私意已行矣窮理不知其當然今遂欲一一如禮則力困實做不得不知但存之於心而四體則少寬之終可以有得而無害於敬否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着意安排而四體亦

自舒適矣。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陳安卿問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生所得以為心者。其體則通天地而貫萬物。其理則包四端而統萬善。蓋專一心之全德。而為性情之主。卽所謂乾坤之元者也。故於此語其名義。則以其沖融涵育。溫粹渾厚。常生生而不死。因謂之仁。人惟己私蔽之、是以生道息、而天理隔、遂頑然不識痛痒而為忍人、體仁者必此身私欲淨盡、廓然無以蔽其天地生物之體、其中真誠惻怛、徹表徹裏、渾是天理流行、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貫、如一元之氣、流行無間斷、乃可以當渾然之全體而無愧、若一處稍有病痛。一微細事照管不到。一頃刻稍有間斷。則此意便私。私意行而生道息。理便不流通。便是頑麻絕愛處。如人一身、血氣周流、便是純無病人、纔一指血脈不到、便是頑麻不仁處、顏子三月不違仁、三月之後、則微有少違、然當下便覺融化、依然復不見其違焉、竊意三月之內、渾是中心安仁底氣象、三月之後便是

勉而中否、曰、中後又不須勉。但久則又不免於有違耳。○問向者嘗問未發之前是靜、而靜中有動意否、先生答謂不是靜中有動意。是有動之理。淳後來思之、心本是箇活物、未發之前雖是靜、亦常惺在這裏、惺便道理在。便是大本處、故謂之有動之理、恐意字便是已發否、曰、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

答潘子善曰、為學欲專務靜生、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略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

嚴時亨問程子以忠為天道、恕為人道、莫是謂忠者聖人之在己與■天同運、而恕者所以待人之道否、曰、聖人處己待人。亦無二理。天人之別。但以體用之殊耳。

答曾光祖曰、求其放心、乃為學根本田地、既能如此、向上須更做

窮理功夫、方見所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兩事。隨感即應。自然中節。方是儒者事業、不然、却亦與釋子坐禪攝念無異矣、

答杜仁仲曰、凡聖賢之言。皆貫動靜。如云求其放心。亦不是閉眉合眼。死守此心。不令放出也。只是要得識此心之正。如惻隱羞惡之類。於動靜間都不走失耳。仁仲所論朝聞夕死、則愚意見得二先生之說、初不甚異、蓋道即事物當然不易之理。若見得破。即隨生隨死。皆有所處。生固所欲。死亦無害也。

存養　二十

李晦叔問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乃是持敬用力之久、便覺身心如此、東萊謂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恐是此意、尋常試之、覺得如此、然於閙處又却不然、曰、東萊此說是也、然不當作兩句看、此處只是放去收來頃刻間事。只一操字已是多了。不須如此着意安排也。

講禮記序說曰、熹聞之、學者博學乎先王六藝之文、誦焉以識其辭、講焉以通其意、而無以約之、則非學也、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何謂約、禮是也、禮者履也、謂昔之誦而說者至是可踐而履也、故夫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顏子之稱夫子亦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禮之為義、不其大哉、然古禮非必有經。蓋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達閭巷、其儀品有章、動作有節、所謂禮之實者、皆踐而履之矣。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則豈必簡策而後傳哉。其後禮廢、儒者惜之。乃始論著為書、以傳於世。今禮記四十九篇、則其遺說、已學而求所

存養　二十一

以約之者、不可以莫之習也、今柯君直學、將為諸君誦其說而講明之、諸君其聽之毋忽、易曰、知崇禮卑、禮以極卑為事。故自飲食居處洒掃欬唾之間。皆有儀節。聞之若可厭。行之若瑣碎而不綱。然唯愈卑故愈約。與所謂極崇之智。殆未可以差殊觀也。夫如是。故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此操約之極功也。諸君其聽之毋忽。

存齋記畧曰、嘗聞之、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為萬物之靈者、心

而已矣、然心之為體。不可以聞見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存之之道也、如是而存、存存而久、久而熟、心之為體。必將瞭然有見乎參倚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矣。

復齋記畧曰、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於上而息於下也、為卦曰復、復反也、言陽之既往而來反也、夫天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為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唯人亦然、太和保合。善端無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棄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心全體即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嗚呼。聖人於復之卦。所以贊其可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為德之本者。其不以此歟。

跋鄭景元簡曰、六經記載聖賢之行事備矣、而於死生之際無述焉、蓋以是為常事也。獨論語檀弓、記曾子寢疾時事為詳、而其言不過保身謹禮。與語學者以持守之方而已。於是足以見聖賢之學其所貴重乃在於此。非若浮屠氏之不察於理。而徒以坐亡立脫為奇也。然自學者言之。則死生亦大矣。非其平日見善明。信道篤。深潛厚養。力行而無間。夫亦孰能至此而不亂哉。今觀鄭君景元所報其兄龍圖公事、亦足以驗其所學之正而守之固矣、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於公見之、因竊書其後以自警、又將傳之同志相與勉焉、淳熙辛丑秋八月乙巳朔丹陽

朱熹書

跋鄭景望書呂正獻公四事曰、右申國呂正獻公四事、見其家傳而故建寧太守鄭侯書之齋壁以自警者也、侯書此時已屬疾、間不兩月而終、啓手足時。清明安定。執禮不懈。如常日。是足以驗其平生學力果能踐斯言者、非一時偶書屋壁而已也、夫呂公之行高矣、其可師者不止此、鄭侯亦無不學、顧豈舍其大而

規規於其細如此哉、誠以理無巨細精粗之間。大者既立。則雖
毫髮之間。亦不欲其少有遺恨。以病夫道體之全也。侯名伯熊、
字景望、永嘉人、其爲此邦、號令條教、必本於孝弟忠信、學者傳
之、淳熙辛丑秋八月乙巳朔旦謹書
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曰、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荊公書、
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
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

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胷中安靜詳密。
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荊公之躁擾急迫。
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熹於是
竊有警焉、因識其語於左方、慶元丁巳十月庚辰
跋南軒主一箴曰、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
之訓。猶爲剩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乎敬者
益深矣。請敬夫之箴者、要當以識此意云、慶元己未初伏、雲谷
老人書、
答蔡季通曰、伯恭書云、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停蓄。
方始收拾得上。此言甚當、不敢不以告也、○三哥所苦痞疾、想
已向平復、千萬寬心將護、著頭緒讀書、涵泳義理、久之有味、自
不見得世間利害榮辱之有異也、閑中些小疾疢、所不能無、但
在我者已看得破。把得定。則外物之來。終不能爲吾患矣。所喻
雖知已放得下、然亦不必大段安排也、續集

復卦贊曰、萬物職職、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爲工、陰闔陽開。一
靜一動。於穆無疆。全體妙用。奚獨於斯、潛陽壯陰、而曰昭哉、此
天地心、蓋翕無餘。斯闢之始。生意藹然。具此全美。其在於人、曰
性之仁、斂藏方寸、包括無垠、有茁其萌。有惻其隱。於以充之、四
海其準、曰惟茲今、眇綿之間、是用齋戒。掩身閑閨。仰止羲圖、稽
經協傳、敢贊一辭、以詔無倦、文集下同
尊德性齋銘序云、內弟程允夫、以道問學名齋、予謂當以尊德性

易之、允夫請銘、因為作此、曰、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與仁、維義與仁、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汙卑。淫視傾聽。惰其四肢。褻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監此、祗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臨。執玉奉盈。須臾顛沛。任重道遠、其敢或怠○求放心齋銘、序云、番陽程正思作求放心齋、汪子卿祝汝玉既為之銘、新安朱熹掇其遺意復為作此、曰、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於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晷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詘伸在臂。反覆惟手。防微謹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之。○書字銘、序云、明道先生曰、某書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銘曰、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姸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illegible]琴銘曰、養君中和之正性。禁爾忿慾之邪心。乾坤無言物有則。我獨與子鈎其深。○窩銘曰、言思毖。動思躓。過思棄。

端爾躬。正爾容。一爾衷。

調息箴曰、鼻端有白、我其觀之、隨時隨處。容與猗移。靜極而噓、如春沼魚。動極而翕、如百蟲蟄。氤氳闔（疑當作闔）闢、其妙無窮、孰其尸之。不宰之功。雲臥天行、非予敢議、守一處和。千二百歲、○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氷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疇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序云、讀張敬夫主一箴、掇其遺意作敬齋箴、書齋壁以自警云、

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為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為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為說焉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以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不患於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其或摧頹已甚而不足以有所兼則其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者亦可以得之於此而不患其失之於前也顧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若徒歸咎於既往而所以補之於後者又不能以自力則吾見其扞格勤苦日有甚焉而身心顛倒眩瞀迷惑終無以為致知力行之地矣況欲有以及乎天下國家也哉曰然則所謂敬者又若何而用力耶曰程子於此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是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曰敬之所以為學之始者然矣其所以為學之終也奈何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為始知小學之賴此以始則夫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為終者可以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則所謂先立

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離乎敬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或問下同)

或問顧諟天之明命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人惟不察於此是以汨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常目在之而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成性

存存而道義出矣。

或問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大學傳以為有所喜怒憂懼便為不得其正然則其為心也必如槁木之不復生死灰之不■復然乃為得其正耶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為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憂懼隨感而應妍蚩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唯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為不得其正而必如枯木死灰然後乃為得其正也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其事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唯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為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杜子美詩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之哉

中庸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毫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必謹其獨者所以言隱微之間人所不見而己獨知之則其事之纖悉無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也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父子君臣小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為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充塞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

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以暫合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為者而非率性之謂矣聖人之所修以為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由以為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是以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守工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間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其違禽獸也何遠哉是以君子戒慎乎其目之所不

存養　五

及見恐懼乎其耳之所不及聞瞭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而不敢有須臾之間以流於人欲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書之言防怨而曰不見是圖禮之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其徵於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夫既已如此矣則又以謂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己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己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為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

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毫髮之間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況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為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揜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也是以君子既戒懼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為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須臾之間矣二者相須皆反躬為己遏人欲存天理

存養　六

之實事蓋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亦莫有切於此者故子思於此首以為言以見君子之學必由此而入也○或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至萬物育焉何也曰此推本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之所發端終之所至極皆不外於吾心也蓋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

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其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為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毫之差謬、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為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致者用力推致而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位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驩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非始學所當議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歸。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

程子謂思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者至矣、蓋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無窮。思止於再者。欲人之以義制事。而不汨於利害之私也。且以文子言之、其每事三思、如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可謂審矣、然宣公弑立、則為之如齊納賂而請會、及公薨未塟、則又皆之而逐其所任之臣、豈非思之之過、而反牽於計較之私也、與周公仰而思之、亦為其有不合耳、若事理曉然者、又何待於如是耶、謝氏再思之說未盡、若因其說而益之曰、始也擇於可否之間。以為可也。徐思之而果可焉則行。有不可焉則止。始也擇於可否之間。以為不可也。徐思之而果不可焉則止。有可焉則行。則庶幾其全耳、

或問有謂直非中庸之行、微生之事、夫子蓋美之者、然乎、曰、為是

說者、新則新矣、然即其言以觀之、有以知其無正大之情也、夫醯非難得之物。或乞於我而我無之。則直答以無而已。彼將去而求之他人。豈患其不得哉。設其有急難之用。而不知可得之處則告之可也。求之而不得焉。則往助其求可也。今微生高之乞諸鄰也、必不告以求者之意。其與之也、必不告以得之之所。其掠美行私。左右異態如此。夫子尚何美之云哉、善乎沂國王文正公之言曰、恩欲己出。怨使誰當。至哉斯言、其亦異乎微生之用心矣、且直之為言、在昔聖賢未有以為非美德者、特惡其直而失於絞訐而已。今概以直為非中庸之行、吾不知其何所取而為斯言耶、然則斯人之所謂中庸者、乃胡廣之中庸。而非子思之中庸必也。

或曰、仁人心也、則心與仁宜一矣、而又曰心不違仁、則心之與仁又若二物焉者、何也、曰、孟子之言、非以仁訓心也、蓋以仁為心之德也、人有是心、則有是德矣、然私欲亂之、則或有是心而不能、有、是、德、此衆人之心所以每至於違仁也、克己復禮、私欲不萌、則即是心而是德存焉、此顏子之心所以不違於仁也、故所謂違仁者、非有兩物而相去也。所謂不違者、非有兩物而相依也。深體而黙識於言意之表、則庶乎其得之矣、曰、其以三月期何也、曰、顏子之於仁熟矣、然以其猶有待於不違而後一也、是以至於踰時之久、而或不能無念慮之差焉、然其復不遠、則其心之本然者、又未嘗有所失也、向使天假之年、大而化之。則其心與仁無待於不違而常一。而又豈復可以三月期哉、

或問孔子不夢周公之說、程子以為初實未嘗夢也、如何、曰、孔子自言不夢之久、則其前固嘗夢之矣、程子之意、蓋嫌於因思而夢者。故為此說、其為義則精矣、然恐非夫子所言之本意也、此外則胡氏說夢、亦有可取者焉、胡氏曰、心為萬物之至靈、非但藏往、固能知來、凡天地古今之所有、無一外乎此者、無明晦古今遠邇通塞之間、此人之所以有夢、夢之所以多變也、然聖人誠存、賢人存誠、則其夢治、若夫思慮紛擾。神精不定。則所夢雜亂。或正或邪。亦與旦晝之所為等耳。善學者既謹其言動。而又必驗諸夢寐之間

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貧富貴賤之異、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夫子言樂亦在其中矣、蓋即當時所處、以明其樂之未嘗不在乎此、而無所慕於彼耳、且曰亦在其中。則與顔子之不改者。又有間矣。必曰不義而富貴視如浮雲、則是以義得之者。視之亦無以異於疏食飲水。而其樂亦無以加爾、記者列此以繼衛君之事。其亦不無意乎。謝氏無所樂之云、則老佛之談耳、又謂聖人視

義富貴亦如浮雲、則亦過而失乎聖言之旨也、楊氏以天爵之貴備萬物之富為言、若將與世之富貴者校勝負、則既病矣、然必挾此而後樂、又非聖人無所不樂之意也、又謂聖人於不義之富貴、視其去來如浮雲之輕者、亦誤矣、聖人於此方言其視之之輕、未遽及其去來也、且聖人視之之輕。亦以自義理而觀之為不足道耳。非以趙孟能賤來去無常而輕之也。

或問子與人歌之說、所謂聖人謙遜審慎、不掩人善、何以言之也、曰、聖人天縱多能、其於小藝、不待取於人而後足、而必欲得其詳如此、其謙遜、審慎、可知也、然若不俟其曲終而遽和之、則亦幾於代己之能以掩彼之善矣、故必俟其曲終以盡見其首尾節奏之善、然後使人復歌而始和之、則既不失其與人取善之意。而又不掩其善也。然此亦聖人動容周旋自然中禮處、非有意於為之也、抑又見其從容不迫。不輕信而易悅之意。

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蓋於文言其可以及人、

足見其不難、繼之意言其不能過人、又見其不必工之意、且合而觀之、又見其雖不讓其能。而亦不失其謙也。於行言其未之有得、則見其實之難焉、見其必以得為效焉、見其汲汲於此而不敢有毫髮自足之心焉、一言之中而旨意反覆、重出互見、曲折淵永、至於如此、非聖人而能若是哉、

或問行禱五祀、著於禮經、今子路請之、而夫子不從何也、曰、以理言之、則聖人之言盡矣、以事言之、則禱者臣子至情迫切之所

為非病者之所與聞也、病而與聞於禱。則是不安其死。而諂於鬼神。以苟須臾之生。君子豈為是哉。曰、然則聖人之言乃不及此、而且以為無事於禱何也、曰、是蓋有難言者、然以理言、則既兼舉之矣、蓋祈禱卜筮之屬。皆聖人之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決諸理。而不屑屑於冥漠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為備。觀諸易之十翼。亦可見矣。尹氏自求多福之云、則非所以語聖人也、曰、子以禱非病者所自為、而程子以禱為悔過遷善祈神之祐、何也、曰、禱雖臣子之禮、而其詞則固述其君父悔過遷善之詞、以解謝鬼神之譴怒也、夫子初無是也、則豈待至此而復有禱哉、胡張二說得之、胡氏曰、禱之為禮非武禮、也、而忠臣孝子切至之情有不可廢者、故聖人之立制、猶盟詛之類爾、然君子不自為也。惟君父則可、而又必於其鬼焉、若非其鬼、則是淫祀而已。又安取福乎、子路所謂上下神祇者、殆非大夫之所得禱也、以此推之、後世祀典之失、又豈可勝言哉、又曰、上下神祇與人一理。夫子道參天地、誠貫幽顯、仰無所愧、俯無所怍、豈疾病而後禱哉、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少而壯、壯而老、非日月至焉者、其何以如之、張敬夫曰、聖人之心、天且弗違、而況於鬼神乎、而獨曰丘之禱久矣、辭氣謙厚、所以發子路者深矣、

或問曾子三言、其為修身之驗柰何、曰、夫不莊不敬、則其動容貌也、非暴即慢、惟恭敬有素、則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內無誠實、則其正顏色也、色莊而已、惟誠實有素、則正顏色斯能近信矣、涵養不熟、則其出辭氣也、必至鄙倍、惟涵養有素、則出辭氣斯能遠鄙倍矣、曰、道無精粗本末之間、今以籩豆為末節、而獨貴乎此、何也、曰、夫謂道無本末者。非無本末也。有本末而一以貫之之謂也。一以貫之。而未嘗無本末也。則本在於上。末在於下。其分守固不同矣。故君子所貴。貴乎其本而已。苟所以本於身者。不足遠邪而去偽。則屑屑於儀章器數之末。亦何為哉。胡氏所考曾子之事則善、胡氏曰、曾子之疾、見於此者二、而見於檀弓者一、愚嘗考其事之先後、竊意此章最先、前章次之、而易簀之事最在其後、乃垂絕時語也、當是時也、氣息奄奄僅在、而聲為律。身為度。心即理。理即心。其視死生、猶晝夜然。夫豈異教生亡幻語、不誠不敬者所可彷彿。學者誠能盡心於此、則可以不惑於彼也。

或問程子之言顏淵親在、不得為夫子死者、如何、曰、疑記錄之或誤、遺書所記此條之說、大抵相死之說為多、蓋大義所係、尤當

精考也、胡氏亦嘗論之、乃程子之遺意、然其言尤簡約而明白、今附見於此、可以證程子之說云、或曰、顔淵若死於夫子之難其如顔路何、胡氏曰、程子嘗言之矣、閭巷之人。辨親違遠。則同患難有相死之理。況朋友乎。況弟子之於師乎。其可不可。當未行而預論。不可臨難而始謀也。此章之旨、但見師弟子之分。臨難有相死之義。而顔子之於夫子。其恩義為尤重。使夫子遇難、則顔子有相死之理耳、

修己以敬、語雖至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舉積諸此、子路不喩而少其言、於是告以安人安百姓之說、蓋言修己以敬而極其至。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而所施為。無不自然各得其理。是以其治之所及者、羣黎百姓莫不各得其安也、是皆本於修己以敬之一言耳、修己以敬、貫徹上下、包舉遠近、而統言之也、安人安百姓、則因子路之問、而以其功效之自然及物者言也、程子所謂學至堯舜、則自有堯舜之事者、蓋舉其本而繫其末。以為施為之廣狹。皆隨其根本之淺深。而初無所待於外也。胡氏形容修己以敬之義、亦為得之、胡氏曰、可願莫如善。敬立則百善從。宜遠莫如和敬立則百邪息。敬也者、存心之要法、檢身之切務歟、欲持敬者奈何、曰、君子有言、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如執六圭、如捧盤水。如震霆之在上也、如淵谷之在下也、如師保之在前也、如鬼神之在左右也、是則持敬之道也、

存養　十五

或問殺身成仁章旨奈何、曰、仁者心之德。而萬理具焉。一有不合於理。則心不能安。而害其德矣。順此理而不違。則身雖可殺。而此心之全。此理之正。浩然充塞天地之間。夫孰得而亡之哉。

或問三子之心、同出於至誠惻怛、則可見矣、抑何以知其所處之各適其可耶、曰、按史記殷周紀、宋世家所記、此事先後皆不同、惟殷紀以為、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為奴、為紂所因者、近是、蓋微子帝乙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為重。義當早去。又決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去之。而不以為嫌。比干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已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以為悔。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己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也。見微子之去。則知己之不必去。且不忍復去以背其君也。故佯狂為奴。而不以為辱。此可以見三仁之所當為易地皆然矣。或

存養　十六

以爲箕子以天畀九疇未傳而不敢死則其爲說迂矣同謂之仁者以其皆無私而各當理也無私故得心之體而無違當理故得心之用而不失此其所以全心之德而謂之仁與曰然則史記三子之事與夫子之言先後不同何也曰史所書者事之實此所記者以事之難易爲先後耳游氏所謂仁人之用心惟仁所在則從之不論所以者似非知仁之言蓋仁者心之德有是心而不失其德則謂之仁人一時如此則一時之仁也一事如此則一事之仁也其時與事雖有不同而所謂仁者則常在此而不在彼也蓋始出乎此而終合乎此耳若如游氏之言則是所謂仁人者與仁自爲二物人常在此仁在彼而以人往從乎仁也其曰彼獨以是求仁焉則又甚矣彼夷齊者亦曰不如是則無以得其心之所安而賊夫德耳豈曰仁在於彼而餓死以求之哉

或問弘之爲寬廣奈何曰此以人之量而言也蓋人之所以體道

者存乎德而其所以執德者存乎量量有大小之不同故人之所以執德有弘而有不弘也夫總羣言該衆理而不自以爲博兼百善具衆美而不自以爲得知足以周萬物而於天下之事有不深察才足以濟衆務而於天下之事有不屑爲恢恢乎其胷中常若有餘地焉此非其量之大則其所以執德者孰能如是之寬廣而不迫哉易所謂寬以居之而曾子所謂可以任天下之重者正謂此耳其量之小者一善之得則先爲主而若不可以有所容一事之當則喜自負而若不可以有所加小有知則必欲用其知小有才則必欲試其才所謂執德不弘者蓋如此雖其所守之固若不可奪然亦安能爲有亡哉

或問孟子之不動心何也曰盡心知性無所疑惑動皆合義無所畏怯雖當盛位行大道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動心之有易所謂不疑其所行者蓋如此而孔子之不惑亦其事也〇曰何以言氣之配義與道也曰道體也義用也二者皆理也形而

上者也、氣也者器也、形而下者也、以本體言之。則有是理然後
有是氣。而理之所以行。又必因氣以為質也。以人言之。則必明
道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而義與道也又因是氣而後得以
行焉。蓋三者雖有上下體用之殊。然其渾合而無間也乃如此。
苟為不知所以養焉而有以害之、則理自理、氣自氣、其浩然而
充者、且為慊然之餒矣、或畧知道氣之為貴、而欲恃之以有為、
亦且散漫蕭索而不能以自振矣、〇曰、以上下文意推之、孟子

之所謂有事者、集義而已、至於程子之論、則每以有事於敬為
言何哉、曰、孟子之學。以義為養氣之本。程子之學。以敬為入德
之門。此其言之所以異也、然義非敬則不能以自集、故孟子雖
言集義、而必先之以持志、敬非義不能以自行、故程子雖言持
敬、而其於門人有事於敬之問亦未嘗不以集義為言也、蓋養
氣以集義為功。而集義以居敬為本也。曰、程子所謂活潑潑地
者何也、曰、此所以形容天理流行自然之妙也、蓋無所事而忘。

則人欲之私作。正焉而助之長。則其用心之過。亦不免於人欲
之私也。故必絶是二者之累。而後天理自然之妙。得以流行發
見於日用之間。若鳶之飛而戾於天也。魚之躍而出於淵也。若
曽點之浴沂風雩而詠以歸也。活潑潑地者、蓋以俗語明之、取
其易知而已、或者乃以此語為原於禪學、則誤也、
或問孟子既曰憂天下之憂矣、又曰何為不豫何也、曰、或問文中
子曰、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聖人有疑乎、曰、天

下皆疑、吾獨得不疑、或人退、文中子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
盡性吾何疑。若孟子不忘天下之憂、而亦不害其樂天知命之
樂、其幾是乎、
或問湯為童子復讐、而四海之内皆知其非富天下、何也、曰、聖人
之心、廓然大公。表裏洞達。故一有所為、則天下信之、如雨暘寒
暑之無不感而無不通也、
或問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之説、程子所謂聖人

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此說非是者奈何、曰、人事即天命也。人事不盡、則禍患乃其自取、而天命不立矣、故盡人事者、是乃所以順夫天命而謹守之、此知命所以不立乎巖牆之下也、若曰已知命之若彼、而姑盡其事之如此、則是乃天人義命判然二物。且聖人之知命也未嘗審、而其行事或出於苟然矣、曰、其論無義無命者如何、曰、處置者。求合乎義也。放下者。順受乎命也。

或問程子以為心無出入、然則其有出入者、其無乃非心之正耶、曰、出而逐物者、固非本心之正、然不可謂本心之外別有出入之心也、但不能操而存之、則其出而逐物於外、與其偶存於內者、皆恍惚無常、莫知其定處耳、然所謂入者。亦非此心既出而復自外入也。亦曰逐物之心暫息。則此心未嘗不在內耳。學者於此苟能操而存之、則此心不放而常為主於內矣、易[illegible]絕於外而生於內者、於卦為復、彖正如此、而其彖曰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則其意亦猶是也、曰、程子又以范氏淳夫之女不識孟子而能識心何也、曰、是其氣質之粹美、而無逐物之心[illegible]若[illegible]所以通天下之志、而盡人物之性者、彼固未及知也、

或問求則得之一章、程子說在我未盡、雖不可以言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然則人之取亦前定耶、曰、若是者、其貧賤而夭、固或有非人所取而得之於天者、然無以驗其必然、則君子固不謂命、若其富貴、則君子處之固有得天下而不為者矣、亦安得遽謂之命而安之乎、此程子言義不言命之說。所以有功於學者。其亦前聖所未發之一端也。

或問養心寡慾之說、曰、程子至矣、而其曰不必沉溺者尤審、其論荀卿之失者尤精也、呂侍講所謂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其亦善矣、但所謂心者性之用、可以[illegible]性、可以失性、則懼其不純儒者之說也、曰、周子之言[illegible]而存者奈何、曰、語其所至、則固然矣、然未有不由寡慾而能至於無

者也。語其所至而不由其序。則無自而進。語由其序而不要其至。則或恐其安於小成也。是以周子之說於此[illegible]自修之功焉。

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illegible]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illegible]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升卿○語類下同○以下持守○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或問人放縱時。自去收斂。便是喚醒否。曰放縱只為昏昧之故。能喚醒則自不昏昧。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廣○人常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擔百十斤擔相似。須硬着筋骨擔。賀孫○學者為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箇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見得義理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銖○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蓋此心本自廣大。本自高明。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illegible]也。即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閑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

著力處。大抵只要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大雅 ○性無不善、
學者須是求放心。然後識得此性之善。只緣自家其心、流於
惡、天命之性、完然具足、二氣五行之所稟賦、何嘗有不善、人自
不向善上去、茲其所以爲惡爾、韓愈論孟子之後不得其傳、只
爲後世學者不去心上理會、堯舜相傳、不過論人心道心精一
執中而已、天下只是善惡兩端、譬如陰陽在天地間、風和日暖
萬物發生、此是善底意思、及羣陰用事、則萬物彫悴、惡之在人
亦然、天地之理、固是抑遏陰氣、勿使常勝、學者之於善惡。亦要
於兩夾界處攔截分曉。勿使纖惡間絶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
察。持養久之。自然成熟。謨 ○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賜錄
云、非是活捉一物來存着 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
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便是存心之法。
季札 ○平日涵養之功。臨事持守之力。涵養持守之久、則臨事愈
益精明、若平日養得根本、固善、若平日不曾養得、臨事時便做

根本工夫、從這裏積將去、又曰、涵養之則。凡非禮勿視聽言動。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僩 ○持養之說、言之則一言可盡、行
之則終身不窮、幹 ○人之一心。當應事時常如無[illegible]事時。便好。言持也。
人傑 ○三國時朱然終日欽欽如在行陣。學者持此、則心常不放
矣、升卿 ○或問初學恐有急迫之病、曰、未要如此安排、只須常恁
地執持、待到急迫時、又旋理會、賀孫 ○學者當敬守此心、栽培
深厚、不可急迫、只如種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
已。是謂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於其間。則浹洽而有以自
得矣。苟急迫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只是私己而已。終不
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端蒙 ○大凡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
惟心麤一事、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麤、一
息不存。即爲麤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
須臾離。無毫忽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哉。𤣥 ○人
須將那不錯底心、去驗他那錯底心、不錯底是本心。錯底是失

其本心。廣

堯是第一箇聖人、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欽是第一箇字、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要之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伯羽。以下論敬

○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謂明明德、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欲、人性本明、如寶珠沉溷水中、自家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只是這上便緊緊著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遊兵攻圍拔守、人欲自消鑠去、所以程先生說敬字、只是謂我有箇明底物事。常常存箇敬在這裏抵敵。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銖

○問敬、曰、一念不存。也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問敬何以用功、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枘

○問

敬貫動靜、恐靜時少動時多、易得擾亂。曰、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要無事、除是死也、自早至暮有許多事、而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在應接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為之心煩。此却是自擾亂。非所謂敬也。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僴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人心湛然虛定者。仁之本體。把捉不定者、私欲奪之而動搖紛擾矣、端蒙

○問主敬時固是仁、或於物慾中打一覺悟、是時便是仁之全體否、曰、便是不如此、且如在此靜坐時固敬、應事接物能免不差否、只才被人叫時。自家便隨它去了。須於應事接物上不錯方是。這箇便是難、僴

○誠敬寡欲、各是一件事、不成道敬則欲自寡、不去寡欲、則是廢了克己之功也、但恐一旦發作、又却無理會、譬如平日慎起居節飲食、養得固是無病、但一日意外病

作、豈可不服藥、敬只是養底功夫。克己是去病。須是俱到、無所
不用其極、端蒙 ○敬如治田灌溉之功、克己則是去其惡草也、所
端蒙 ○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己則和根打併了、教它盡淨、問
敬齋箴、曰、此是敬之目、說有許多地頭去處、僩 ○或問持敬易
間斷、此事最難、曰、患不省察爾。覺得間斷。便已接續。何難之有。
操則存、舍則亡、只在操舍兩字之間、要之只消一箇操字。到緊
要處全不消許多文字言語、若此意成熟。雖操字亦不須用。謨
○或問一向把捉、放下便覺昏亂、當如何、曰、這箇也不須只管
把捉、若要去把捉、又添一箇要把捉底心、是生許多事、公若知
得放下不好、便提掇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
當如何、曰、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麼事。若是合當做底好事、須
去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着思量教透。若是不好底事、■便不
要做。自家纔覺得如此、這敬便在這裏、賀孫 ○諸公所以不進、
緣是但說格物、却於自家根骨上煞欠闕。精神意思都不專一、
但看念不止念蓋因天理本是流行不止者也

所以工夫都不精銳、未說有事分了志慮、只觀山玩水、也煞引
出了心、那似教它常在裏面好、如世上一等閑物事。一切都絕
意。雖似不近人情。要之如此方好。賀孫 ○敬有死敬。有活敬。若
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
敬便有義、義便有敬、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
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外透徹、從周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
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佐○以下論靜 ○靜坐無閑雜思慮、則養
得來便條暢、淳 ○一之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
就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為
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
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它事物中走、
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
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

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時則靜、此段徐居甫録、說此次日見徐云、事來則動、事過了靜、如潮頭高、船也高、潮頭下、船也下、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為動為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存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礪 ○靜為主。動為客。靜如家舍。動如道路。僩 ○靜時不思動、動時不思靜、文蔚 ○人身只有箇動靜、靜者養動之根、動者所以行其靜、動中有靜、如發而皆中節處、便是動中之靜、祖道 ○為人君止於仁、

為人臣止於敬、止於仁敬者靜也。要止於仁敬者便是動。只管是一動一靜。循環無端。砥 ○人心是箇無揀擇底心。道心是箇有揀擇底心。佛氏也不可謂之邪、只是箇無揀擇底心。胡泳 ○與好諧戲者處。即自覺言語多。為所引也。方 ○或問知至以後、善惡既判、何由意有未誠處、曰、克己之功、乃是知至以後事、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一念纔放下。便是失其正。自古無放心底聖賢。纔說知至後不用誠意、便失却此項功夫也、銖 ○問心本也、意特心之所發耳、今欲正其心先誠其意、似倒說了、曰、心無形影。教人如何撐拄。須是從心之所發處下手。先須去了■■許多惡根。如人家裏有賊、先去了賊、方得家中寧、如人種田、不先去了草、如何下種、須去了自欺之意、意誠則心正、誠意最是一段中緊要工夫、下面一節輕一節、或云致知格物也緊要、曰、致知知之始。誠意行之始。夔孫 ○自人受之喚做明德、自天言之喚做明命、今人多鶻鶻突突。一似

無這箇明命。若常見其在前。則凜凜然不敢放肆。見許多道理
都在眼前。又曰、人之明德卽天之明命、雖則是形骸間隔。然人
之所以能視聽言動非天而何。問苟日新日日新、曰、這箇道理、
未見得時、若無頭無面。如何下工夫。纔剔撥得有些通透處。便
須急急躡蹤趲鄉前去。賀孫 贊彥通處。○顧諟天之明命、古註云常目在之、
說得極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常存此心、知得
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淸明。及
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
不忘。存養久之。則事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孟子曰學
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聖賢教人、其要處皆一、苟通得
一處、則觸處皆通矣、
問僩者武毅之貌、恂慄戰懼之貌、不知人當戰懼之時、果有武毅
之意否、曰、人而懷戰懼之心。則必齋莊嚴肅。又烏可犯。壯祖
詣學升堂、云云 教授請講說大義、疑當作學 曰、大綱要緊、只是前面三

兩章、君子小人之分却在誠其意處、誠於爲善便是君子。不誠
底便是小人。更無別說、寀 ○自欺、是箇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
善我所當爲。却又不十分去爲善。知道惡不可作。却又是自家
所愛。舍他不得。這便是自欺。不知不識、只喚做不知不識、却不
喚做自欺、道夫 ○所謂自欺者、非爲此人本不欲爲善爲惡、但
此意隨發、常有一念在內阻隔住。不放教表裏如一。便是自欺、
但當致知。分別善惡了然後致其謹獨之功。而力割去物欲之
雜、而后意可得其誠也、壯祖 ○人固有終身爲善而自欺者。不特
外面有、心中欲爲善、而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 須是要打疊得盡。蓋意誠而後心
可正、過得這一關後、方可進、拱壽 ○問毋自欺是誠意、自慊是
意誠否、曰、然、此處是箇牢關、驗以日用間、有一分不好底意思
潛發以間於其間、這箇却是實前面善意却是虛矣。如見孺子
入井救之是好意、其間有些要譽底意思以雜之、如薦好人是
善意、有些要人德之之意隨後生來、治惡人是好意、有些狠疾

之意隨後■來前面好意都成虛了、如姤卦、上五爻皆陽、下面只一陰生。五陽便立不住了。荀子亦言、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見解蔽篇）使之則謀者、在人使之如何耳、謀善謀惡都由人、只是那偷底可惡。故須致知、要得早辨而豫戒之耳、（大雅）○此一箇心、須每日提撕、令常惺覺、頃刻放寬。便隨物轉。無復收拾。如今大學一書、豈在看他言語、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試驗之吾心。果能如此乎。閒居為不善。是果有此乎。

存養　十二

一有不至、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長進處、今不知為此、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大雅）○凡惡惡之不實、為善之不勇、外然而中實不然、或有所為而為之、或始勤而終怠、或九分為善、尚有一分苟且之心、皆自欺之意也。所謂誠其意者、表裏內外、徹底皆如此、無纖毫絲髮苟且為人之弊。如饑之必欲食、渴之必欲飲、皆自以求飽足於己而已、非為他人而食飲也、如此、則其好善也必誠好之、惡惡也必誠惡之、所以說自慊、但自滿足而已、豈有待於外哉、是故君子謹其獨、小處如此、大處亦如此、顯明處如此、隱微處亦如此、表裏內外精粗隱顯。無不謹之。方謂之誠其意、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夫無欲害人之心、人皆有之、閑時皆知惻隱、到臨事有利害時。此心便不見了。且如一堆金寶、有人曰先爭得者與之、自家此心便欲爭奪、推倒那人、定要得了方休、又如人皆知穿窬之不可為、雖稍有識者亦不肯為、及至顛冥於富貴而不知恥、或無義

存養　十三

而受萬鍾之祿、便是到利害時。有時而昏。如見孺子入井時怵惕惻隱、然卻有內交要譽之心、卻向人說我實是惻隱、所謂為惡於隱微之中、而詐善於顯明之地、是所謂自欺以欺人也、然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欺人者適所以自欺而已、這樣底。無為善之地。外面一副當雖好。然裏面卻踏空。永不濟事。（僩）要緊最是誠意時節、正是分別善惡、最要著力、若打得這關過、已是煞好了、到正心、又怕於好上要偏去。如水相似、那時節已是

淘去了濁、十分清了、又怕於清裏面有波浪動盪處。賀孫 ○意不誠是私意上錯了、心不正是公道上錯了。又曰、好樂之類、是合有底、只是不可留滯而不消化、無留滯則此心便虛。節 ○四者人之所不能無也、但不可為所動。若順應將去、何不得其正之有、如顏子不遷怒、可怒在物。顏子未嘗為血氣所動而移於人也、則豈怒而心有不正哉。端蒙 ○正心卻不是將此心去正那心、但存得此心在這裏。所謂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自來不得。賀孫

○敬之問正心章云、人之心要當不容一物。曰、這說便是難、纔說不容一物、卻又似一向全無相似、只是這許多好樂恐懼忿懥憂患、只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看來非獨是這幾項如此、凡是先安排要恁地便不得。如人立心要恁地嚴毅把捉、少間只管見這意思、到不消恁地處也恁地、便拘逼了。有人立心要恁地慈祥寬厚、少間只管見這意思、到不消恁地處也恁地、便流入於姑息苟且。賀孫 ○心不可有一物、外面酬酢萬變。都只是隨其分限應去。都不關自家心事。纔係於物、心便為其所動。其所以係於物者有三、或是事未來、而自家先有這箇期待底心、或事已應去了、又卻長留在胸中不能忘、或正應事之時、意有偏重、便只見那邊重、這都是為物所係縛。既為物所係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到別事來到面前、應之便差了、這如何會得其正。聖人之心、瑩然虛明、無纖毫形迹。一看事物之來、若小若大、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箇物事。且如敬以事君之時、此心極其敬、當時更有親在面前、也須敬其親、終不成說敬君但只敬君、親便不須管得、事事都如此。聖人心體廣大虛明、物物無遺。賀孫

問友仁看大學或問、如何是收其放心、養其德性。曰、放心者、或心起邪思、意有妄念、耳聽邪言、目觀亂色、口談不道之言、至於手足動之不以禮、皆是放也。收者、便於邪思妄念處、截斷不續、至於耳目言動皆然。此乃謂之收。既能收其放心、德性自然養得、

不是求放心之外、又養箇德性也、曰、看得也好、友仁 ○敬字是徹頭徹尾工夫、自格物致知、至治國平天下、皆不外此、人傑 ○放心、如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是正心、才差去便是放。若整齊嚴肅。便有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某看來、四海九州、無遠無近、人人心都是放、無一箇不放。如小兒子、才有智識。此心便放了。這裏便要講學、存養、賀孫 ○問上蔡說敬者常惺惺法也、此說極精切、曰、不如程子整齊嚴肅之說為好。蓋人能如此、其心即在此便惺惺、未有外面整齊嚴肅而內不惺惺者。一時外面整齊嚴肅、便一時惺惺、一時放寬了、便昏怠也、祖道曰、此箇是氣、須是氣清明時便整齊嚴肅、昏時便放過了、如何捉得定、曰、志者氣之帥也、此只當責志。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若能持其志。氣自清明。或曰、程子曰學者為習所奪、氣所勝、只可責志、又云只這箇也是私、學者不恁地不得、此說如何、曰、涉於人為便是私。但學者不如此、如何著力、此程子所以下面便放一句云、不如

存養 十六

此不得也、祖道 ○問謝子惺惺之說、曰、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今人說敬、却只以整齊嚴肅言之、此固是敬、然心若昏昧。燭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為敬。又問孟子告子不動心、曰、孟子是明理合義、告子只是硬把捉、砥

因說自欺欺人曰、欺人亦是自欺、此又是自欺之甚者、便教盡大地只有自家一人。也只是自欺。如此者多矣。到得那欺人時、大故郎當、若論自欺細處、且如為善自家也知得是合當為、也勉強去做、只是心裏又有些便不消如此做也不妨底意思。如不為不善、心裏也知得不當為而不為、雖是不為、然心中也又有些便為也不妨底意思。此便是自欺、便是好善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惡惡臭、便做九分九釐九毫要為善、只那一毫不要為底。便是自欺。便是意不實矣。或問中說得極分曉、僩 ○先之問誠意章或問云、孟子所論浩然之氣、其原蓋出於此、何也、曰、人只是慊快充足。仰不愧俯不怍。則其氣自直。便自日長。以至於

存養 十七

充塞天地。雖是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也不怕。賀孫

震問初用力把捉此心時、未免難、不知久自熟否、曰、心是把捉人底。人如何去把捉得他。只是以義理養之。久而自熟。震 ○大抵中年以後為學、且須愛惜精神、如其在官所、亦不敢屑屑留情細務者、正恐耗了精神、忽有大事來、則無以待之、大雅

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學聚問辯矣、而繼之以寬居、信道篤矣、而先之以執德弘、人心不可促迫。須令着得一善又着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着一般、第二般來便未着得、如此則無緣心廣而道積也、洽

主忠信、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人不忠信。如木之無本。水之無原。更有甚底。一身都空了。今當反看自身、能盡己心乎、能不違於物乎、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為學亦是且謾為學、取朋友未必盡情、改過亦未必真能改過、故為人須是

存養　十八

主忠信、學而一篇、再三言之、升卿 ○心無形影。惟誠時方有這物事。若做事初間有誠意、到半截後意思懶散謾做將去、便只是前半截有物、後半截無了、若做到九分、這一分無誠意、便是這一分無物、時舉 ○口裏說莊敬、肚裏自慢忽、口裏說誠實、肚裏自狡偽、則所接事物、還似無一般、賀孫 ○說道為善、又不曾為得善、說道惡惡、又不曾不為惡、便是無物、如人做事、誠處便有始有末、才間斷處便無物、忠信所以進德、是有這骨子。然後能進德。如顏子三月不違仁、只未違以前便有始末、才失照管處便無物矣、又須到再接續處、方有終始、天地造化。聖人德業。未嘗有一息間斷。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嘗間斷。間斷造化便死了。故生出箇人、便是箇人、生出箇物、便是箇物、更無些假、且不曾生箇假底人物來、仲思問、陰陽舛錯、雨暘失時、亦可謂之誠乎、曰、只是乖錯、不是假底、依舊是實在。人只是不要外面有、裏面無、如讀書十遍、初四遍心在、便只第一遍至第四遍是始是終、第

存養　十九

恐當作是
六遍後似不曾讀、是無物也、又問吾不與祭如不祭。是不誠無
物否。曰然。伯羽〇今為學約而易操者莫如敬、敬則凡病皆可去。
如不重則不威章、敬是總腦、不渾在散句裏、必敬而後能不輕、
如主忠信、亦先因敬、不敬則誕謾而已、何以主之、毋友不如己
亦然、重亦不難見、如人言語簡重、舉動詳緩、則厚重可知、言語
輕率。聽得便說。說則無能得了。舉動輕肆。飛揚淺露。其人輕易
可知。伯羽

存養　二十

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外貌
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既不和樂不莊敬、如何行得
禮樂、譬如不善操舟、必不奈一舟何、不善乘馬、必不奈一馬何、
不和則天理塞離不敬則天理散落
人傑
問懷刑、曰、只是君子心常存法、大抵君子便思量苦底。小人便思
量甜底。僩
問气醞事如此委曲、三思事如此審細、看來乃天理人欲相勝之
機、曰、這般所在、本是平直易看、更不着得些子蹺欹、只緣公卿
里人、說得支蔓、却都勞攘了、是非利害都滾得一齊沒理會了。
天下事那裏被你筭得盡、才計利害、莫道三思、雖百思也只不
濟事、今人須要筭到有利無害處。所以人欲只管熾。義理只管
滅。橫渠說聖人不教人避凶而趨吉、只教人以正信勝之、此可
破世俗之論、這不是他道理洞徹、如何說到這裏、這不是他堅
勁峭絕、如何說到這裏、又云、聖人於微處、一一指點出來教人、

存養　三十

他人看此二章、也只道甚似閑、孫賀〇又問气醞及三思章、曰、三
思是亂了是非、天下事固有難易、易底是非自易見、若難事。初
間審一審。未便決得是非。更審一審。這是非便自分明。若只管
思量利害、便紛紛雜雜不能得了、且如只是思量好事、若思得
紛雜。雖未必皆邪。已自不正大。漸漸便入於邪僻。况初來原頭
自有些子私意乎。如气醞恁地曲意周旋、不過要人道好、不過
要得人情、不知這心下都曲小了、若無便說無、是多少正大、至

若有大急難、非己可成、明告於衆、以共濟其急難、這又自不同、
乞醯便與孟子所謂士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是皆穿
窬之類也同意、易比之九五云、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
誡吉、聖人之於人。來者不拒。去者不追。如何一一要曲意周旋。
終恁地、便滯於一偏。况天理自不如此。賀孫〇問巧言令色足
恭、是既失本心而外為謟媚底人、匿怨而友其人、是內懷險詖
而外與人相善底人、曰、門人記此二事相連、若是微生高之心。
弄來弄去。便做得這般可恥事出來。南升
問三月不違仁、曰、仁與心本是一物。私欲一隔。心違仁去。却為二
物。心猶鏡。仁猶明。鏡本來明。被塵垢一蔽遂不明。顏子三月久
無塵垢、其餘人或日一次無塵垢、少間又暗、或月一次無塵垢、
二十九日暗亦不可知、南升〇問三月後亦違仁否、曰、畢竟久
亦間斷、曰、這間斷甚微否、曰、是、如不貳過、過便是違、視聽言動
照管不到便是過。淳〇問日月至焉、曰、日至是一日一次至此、

月至是一月一次至此、言其疎也、閑時都思量別處。又問思量
不到不好、只是閑事、如何、曰、也不是。視便要思明。聽便要思聰。
纔思量便要在正理上。如何可及閑事。銖〇問今之學者一日
幾遍存省、當時門人乃或日月至焉、不應如是疎略、恐仁是渾
然天理、無纖毫私欲處、今雖存省、亦未到這境界、曰、今人能存
得、亦是這意思、但觸動便不得、被人叫一聲便走了。他當至時。
應事接物都不差。至時久近如何、那裏煞有曲折、日至者、却至
得頻數、恐不甚久、月至者、或旬日、或一二日、皆不可知、文蔚〇至
之問橫渠言、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
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曰、且以屋
喻之、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有出時、終是不穩、纔出便入、蓋
心安於內。所以為主。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外、雖有入時、終是不
安、纔入便出、蓋心安於外。所以為賓。日月至者、自外而至也、不
違者心常存、日月至者有時而存、此無他、知有至未至、故意有

誠未誠耳、知至矣。雖驅使為不善亦不為。知未知。雖軋勒使不為。此意終迸出來。故貴於見得透。則心意勉勉循循自不能已矣、過此幾非在我者、猶言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言過此則自家著力不得、待他自長進去。又曰、三月不違之違、猶白中之黑。日月至焉之至、猶黑中之白。今須將此一段反覆思量、渙然氷釋、怡然理順、自會淪肌浹髓。夫子謂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只在這些子。若拗不轉。便下達去了。又正如誠意章相似、知善之可好、而好之極其篤、知不善之可惡、而惡之極其深、以至於慊快充足、方始是好處、道夫 ○學者只要勉勉循循而不能已、才能如此、便後面雖不用大段着力、也自做去、如推輪車才推得轉了。他便滔滔自去。如決江河水至而舟自浮。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只說到悅處住者、正謂說後不待著力、而自不能已也、時舉 ○問過此幾非在我者、只見道理。不見自身。如何、曰、這只是說循循勉勉便自住不得、便不由自身、只是這箇關難過、才過得、自住不得。如顏子所謂欲罷不能、這箇工夫入頭。都只在窮理。今舉世日夜營營于外。無人守得這心。若能收心常在這裏。便與一世都背馳了。其嘗說學者無他。只要理會這道理。此心元初自具萬物萬事之理。須是理會得分明。賀孫

常字疑作嘗

○問不違仁、是心純是理、所得在內、得一善則服膺弗失、是所得在外、曰、得一善則服膺弗失、便是不違仁處、所謂善者。即是收拾此心之理。不違仁豈直虛空湛然、合眼靜坐、不應事、不接物、然後為不違仁也、顏子有事亦須應。須飲食須接賓客。但只是無一毫私欲耳。道夫

林恭甫說生理本直未透、曰、如水有源便流。這只是流出來無阻滯處。如見孺子入井便有惻隱之心、見可羞惡底事便有羞惡之心、這都是本心自然發出來、都遏不住、而今若順這箇行、便是、若不惻隱不羞惡、便是拗了這理、便是罔、義剛 ○凡人解書、只是這一箇麤近底道理、所謂淺深者、是人就這明白道理中、

見得自有麄細、若論不直。其麄至於以鹿為馬。也是不直。其細推至一念之不實。惡惡不如惡惡臭。好善不如好好色。也是不直。只是要人自就這麄近底道理中。看得越向裏來教細耳。不是別求一樣深遠之說也。僩

問申申夭夭、聖人得於天之自然、學者有心要收束、則入於嚴厲、有心要舒泰、則入於放肆、惟理義以養其氣、久則自然到此否、曰、亦須稍嚴肅則可。不然、則無下手處、又曰、身心收斂。則自和

存養 二十六

樂。不是別有一箇和樂。才整肅則自然和樂。格

聖人之心。自有箇勤懇惻怛不能自已處。自有箇脫然無所繫累處。砥 ○問夢周公、是真夢否、曰、當初思行周公之道、必曾夢見、曰、恐涉於心動否、曰、心本是箇動物。怎教他不動。夜之夢猶晝之思也。思亦是心之動。但無邪思可矣。夢得其正何害。心存這事便夢這事。常人便胡夢了。居甫舉莊子言至人無夢、曰、清淨者愛恁地說、佛老家亦說一般無夢底話、淳 ○夢周公、忘肉味、

祭神如神在、見得聖人真一處理會一事。便全體在這一事。道夫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要把一箇誠字包却、須要識得聖人自然重厚不輕浮底意思。時舉 ○聖人之心。如春夏秋冬。不遽寒燠。其變也有漸。故哭之日自是不能遽忘、不成哭了便驟去歌且如古者喪服、自始死至終喪、中間節次漸漸變輕、不似今人直到服滿、一頓除脫了、便著華采衣服、賀孫

問孔子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若常人如此、則是心不在焉、而

存養 二十七

聖人如此何也、曰、此其所以為聖人也、公自思量看、久之又曰、衆人如此。則是溺於物欲之私。聖人則是誠一之至。心與理合。不自知其如此。又問聖人存心如此之切、所以至於忘味、曰、也不是存心之切。恁地又說壞了聖人。它亦何嘗切切然存心要去理會這事、只是心自與那道理契合、只覺得那箇好、自然如此耳、僩

問樂亦在其中、聖人何為如是之樂、曰、正要理會聖人之心 如何

恁地、聖人之心。更無些子查滓。故我之心。淘來淘去。也要知聖人
之心。恪 〇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是別有樂處。如
氣壯底人、遇熱亦不怕、遇寒亦不怕、若氣虛、則必為所動矣、閎祖
〇問上蔡云、義而得富得貴、猶如浮雲、況不義乎曰、這是上蔡
說得過當。此只說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不以彼之輕易吾
之重、若義而得富貴便是當得、如何擗脫得、如舜禹有天下、固
說不與。亦只恁地安處之。又如所以[illegible]長守貴也、所以長守富也、
義當得之、亦當保守、堯命舜云、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
海困窮、天祿永終、豈是不要保守、賀孫

存養　二十八

問張子云、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曰、恭而安如何學得成、安便
不恭、恭便不安、這箇使力不得。是聖人養成底事、顏子若是延
得幾年、便是聖人、不是到此更用着力、只是養底工夫了、如煉
丹、火氣已足。更不添火。只以煖氣。養教成就耳。明作 〇䰄問橫
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 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
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得、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
聰明睿智、怎生似他動容周旋中禮、曰、也是如此、更有多少病
在、良久曰、人便是被氣質局定、變得些子了、又更有些子、變得
些子了、又更有些子、又云、聖人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直是一
刀兩段。千了百當。聖人固不在說、但顏子得聖人說一句、直是
傾腸倒肚便都了。更無許多廉纖纏擾。絲來線去。問橫渠只是
硬把捉、故不安否、曰、他只是學箇安、自驗見不曾熟、不是學箇
恭、只一作又學箇安、賀孫

存養　二十九

正卿問曾子[illegible]手足章、曰、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
啓手足之時、方得自免、這箇身已、直是頃刻不可不戒謹恐懼、
如所謂孝、非止是尋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有毫髮差錯。便
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
物、是多多少少、這箇心略不檢點、便差失了、看世間是多少事。
至危者無如人之心。所以曾子常常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賀孫

看來三者只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燾 〇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或云須是工夫持久、方能得如此、否曰、不得、人之資稟各不同、資質好者。纔知得便把得定不改變。資質遲慢者。須大段著力做工夫方得。因舉徐仲車、從胡安定學、一日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徐因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自此不敢有邪心、又舉小南和尚、偶靠倚而坐、其師見之、厲聲叱之曰、恁地無脊梁骨、小南聞之聳然、自此終身不靠倚坐、這樣人都是資質美。所以一撥便轉。終身不爲。僴 〇問所以動容貌而暴慢自遠者、工夫皆在先與、曰、此只大綱言人合如此、固是要平日曾下工夫、然即今亦須隨事省察。不令間斷。廣

集衆善之謂弘伯豐問是寬以居之否曰、然、㽦 〇弘是寬廣、事事著得、道理也著得、事物也著得、逆來也著得、順來也著得、富貴也著得、貧賤也著得、看甚麼物事來、掉在裏面、都不見形影了。僴 〇弘如無底之谷。擲一物於中、無有窮盡、若有滿足之心、便不是弘、義剛 〇問如何是弘、曰、計較小小利害、小小得失、褊隘、如公、欲執兩事、終身行之、皆是不弘、說道自家不敢承當。說道且據自己所見。皆是不弘。節 〇徐居父問弘毅、不知工夫久方能如此、抑合下便當如此、曰、合下便要弘毅、不可一日無也、若不弘不毅、難爲立腳、問人之資稟有偏、何以便能如此、曰、只知得如此、便警覺那不如此、更那裏別尋方法醫治也、弘毅難見。不弘不毅却易見。不弘便淺迫、便窄狹不容物、便安於卑陋、不毅便倒東墜西、見道理合當如此、又不能行不能守、見道理不當如此、又不能捨不能去、只除了不弘便是弘。除了不毅便是毅。非別討一弘毅來、然亦須是見得許多道理都極分曉。磊磊落落在這裏、無遁情、則到病痛來時、便都由自家處置、要弘便弘、要毅便毅、如多財善賈、都蓄在這裏、要買便買、要賣便賣、若止有十文錢在此、則如何處置得、淳

舜禹與天下不相關、如不曾有這天下相似、都不曾把一毫來奉己。如今人纔富貴、便被他勾惹、此乃為物所役。是自卑了。若舜禹直是高、首出庶物之表。故夫子稱其巍巍、又曰、堯與天為一。處民無能名。所能名者、事業禮樂法度而已、植

正淳問出則事公卿一段、曰、此說本卑、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却愈精密。道理却愈無窮。知崇禮卑、崇德廣業、益德知雖高。然踐履却只是卑。卑則愈廣。此章之義、似說得極低、然其實則說得極重。范氏似以不為酒困為不足道、故以燕飲不亂當之、過於深矣、必大

鄉黨一篇。自天命之謂性。至道不可須臾離也。皆在裏面。許多道理。皆自聖人身上迸出來。惟聖人做得甚分曉。故門人見之熟、是以紀之詳也、燾○問賀孫讀鄉黨已終、覺得意思如何、曰、見得段段都是道理合着如此、不如此定不得、才有些子不如此、心下便不安、曰、聖賢一句是一箇道理、要得教人識着、都是要人收拾已放之心。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非是學問只在求放心、非把求放心為學問工夫、乃是學問皆所以求放心、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大要皆欲使人思無邪而已、賀孫○問復其位踧踖如也、曰、此是到末梢、又結算則箇、若衆人到末梢便撒了。聖人則始乎敬。終乎敬。故到末梢又整頓則箇。燾○一言一動。一坐一立。一飲一食。都有是非。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人欲。如孔子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多食、無非天理。如口腹之人、不時也食、不正也食、失飪也食、貪喫不住。都是逆天理。看道理。只管進只管細。便好。如一物、剝一重又剝一重、剝到四五重、許多皮殼都盡。方見真實底。今人不是不理會道理、只是不肯子細。只守著自底便了。是是非非。一向都沒分別。如詖淫邪遁之辭亦不消得辨。便說是他自陷自蔽、且恁地和同過也不妨、賀孫○問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此是聖人之心純正、故才有不正、心便不安、曰、聖人之心。

無毫釐之差。事當恁地做。便硬要恁地做。如不得其醬不食、合用醬而不得其醬、寧可不喫、蓋皆欲得其當然之則故也。燾○

問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祖考之精神依於己、門行戶竈之屬亦必依己、曰、然、一家之主。則一家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看來為天子者、這一箇神明、是多少大、何得有些子差忒。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蔡云、子陵足加帝腹、便見

客星侵帝座、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紂未做不好時、便與天相配、是甚細事、賀孫○問朋友死無所歸曰于我殯、朋友之饋非祭肉不拜、朋友之義固當如此、後世同志者少、汎交者多、只得隨其淺深厚薄、度其力量為之、寧可過厚、不可過薄、曰、朋友交游、固有淺深、若汎然之交一一要周旋、也不可、於自家情分稍厚、自著如此、須是情文相稱。若汎汎施之。却是曲意徇物。古人於這般所在自分明、如交友稱其信也。執友稱其仁也。自有許多樣。又如於師吾哭諸寢、朋友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哭於野、恩義自有許多節。賀孫

問誾誾行行侃侃、皆是剛正之意、冉求是退遜之人、如何也有此意、曰、三子意思大同小異、求賜則微見其意、子路則全體發在外、閔子則又全不外見、然此意思亦自在、三子者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有遮覆含糊之意。曰、豈非以卑承尊、易得入於柔佞卑諂、三子各露其情實如此、故夫子樂之、曰、都無那委曲回互底意思。廣

或問顏路在、顏子許人以死何也、曰、事偶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別、不許友以死。在未處難以前。已遇難。却如此說不得。去偽

仲弓問仁六句、須作一片看、若以下兩句作効驗說、却幾乎閑了這兩句、蓋內外無怨是箇應處。到這裏方是充足飽滿。如上章說天下歸仁。亦是如此。蓋天下或有一人不許以仁、便是我為

仁工夫有所未至、如此看方見出門使民兩句、綴過不欲勿施兩句、又便綴箇邦家無怨兩句上下貫通、都無虧欠、方見仁底規模、只依此做工夫、更不容別閑用心矣、時舉 ○問然有是有非。如何都得他無怨。曰、此且說怨得是底。未說到不是底。雉 ○持敬行恕、雖不曾着力去克復、却與克復一般、見賓承祭、也着那私意不得、不欲勿施也著那私意不得、義剛 ○克復是截然分別箇天理人欲、是則行之、非則去之、剛健勇決、一上便做了、敬恕則猶是保養、未見得無人欲、平穩做去、慢慢消磨、若將來保養得至、亦全是天理矣、克復如撥亂反正。敬恕如持盈守成。二者自有優劣。雉 ○問二條在學者則當並行不悖否、曰、皆當如此做。當克己則須克己、當出門如見大賓則須出門如見大賓、淳

或問仁者其言也訒、曰、仁者常存此心。所以難其出。不仁者已不識痛痒。得說便說。如人夢寐中讛語。豈復知是非善惡。寓 ○仁者心常醒在、見箇事來、便知須要做得合理、不可輕易、故自不敢輕言、若不仁底人。心常瞌睡。不見事理。便天來大事。也敢輕輕做一兩句說了。時舉 ○其言也訒、恰似肚裏先商量了方說底模樣。而今人只是信口說、方說時、它心裏也自不知得、義剛 ○仁者之人、言自然訒、學仁者、則當由謹言以操持此心。明作 ○其言也訒、這是司馬牛身上一病、去得此病。方好將息充養耳。道夫

大凡讀書、須要自家日用躬行處着力、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此二事須是日日粘放心頭。不可有些虧欠處。此最是為人日下急切處、切宜體之、椿 ●亞夫問居處恭章、曰、這箇道理。須要到處皆在。使生意無少間斷方好。譬之木然、一枝一葉、無非生意、才有一毫間斷、便枝葉有不茂處、時舉

須看敬以直內氣象。敬時內面一齊直。徹上徹下。更無些子私曲。若不敬。則內面百般計較。做出來皆是私心。利甲必害乙。利乙

必害丙。如何得安人。○問體信達順、曰、信只是實理、順是和氣、
體信是致中底意思、達順是致和底意思、此是禮記中語、言能
恭敬、則能體信達順。銖 ○體信是實體此道於身、無一毫之僞。
達順是發而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礪 ○聰明睿智、皆由敬出、
且以一國之君看之、此心纔不專靜、則姦聲佞辭雜進而不察、
何以爲聰、亂色諛容、交蔽而莫辨、何以爲明、睿智皆出於心、心
旣無主、則應事接物之間、其何以思慮而得其宜、所以此心常

要肅然虛明。然後物不能蔽。又與文振說、平日須提撕精神。莫
令頽塌放倒。方可看得義理分明。看公多恁地困漫漫地。則不
敬莫大乎是。賀孫
問行篤敬、曰、篤者有厚重、深沉之意、敬而不篤、則恐有拘迫之患、
時擧 ○至之問學要鞭辟近裏、言鞭督也 鞭辟如何、曰、此是洛中語、一處說
作鞭約、大抵是要鞭督向裏去、今人心都向外、明道此段下云、
切問近思、言忠信行篤敬、云云 何嘗有一句說做外面去、學要
博、志須要篤、志篤問便切、思便近、只就身上理會。今人皆就外
面做工夫。恰似一隻船覆在水中。須是去翻將轉來。吾輩須勇
猛着力、先生轉身而言曰、須是翻將轉來始得。寓 ○學要鞭辟
近裏一段、明得盡者、一見便都明了、更無查滓、其次惟是莊敬
持養、以消去其查滓而已。所謂持養、亦非是作意去穿鑿以求
其明、但只此心常敬、則久久自明矣、廣
或問仁、曰、仁者只是吾心之正理。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

身以成仁、須知道求生害仁時、雖以無道得生、却是抉破了我箇
心中之全理。殺身成仁時、吾身雖死。却得此理完全也。時擧 ○余
正叔謂、殺身者、只是要成這仁、曰、若說要成這仁、却不是、只是
行所當行而已、文蔚 ○問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死生是
大關節、要之工夫却不全在那一節上、學者須是於日用之間。
不問事之大小。皆欲卽於義理之安。然後臨死生之際。庶幾不
差。若平常應事。義理合如此處都放過。到臨大節。未有不可奪

也。曰、然。賀孫○曾見人解殺身成仁、言殺身者所以全性命之理、人當殺身時、何暇更思量我是全性命之理、只爲死便是。生便不是。不過就一箇是。故伊川說生不安於死、至於全其性命之理。乃是旁人看他說底話。非是其人殺身時有此意也。直卿云、若如此則是經德不回、所以干祿也。○方子

或問九思、曰、公且道色貌可以得他溫恭、視聽如何得他聰明、曰、意誠了自會如此、曰、若如公說、都沒事了、聖人敎人意思不如此、有物必有則、耳目聰明、得之於天、只爲私欲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敎人逐一做工夫、反復就心上看、方知得外面許多費整頓、元來病根都在這裏、敎人內外夾持起來、積累成熟、便無些子滲漏、如公所說、意誠便都無事、今有人自道心正了、外面視聽大段有病、如何視會明聽會聰、也只是就視聽上理會、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如有可喜物事在眼前、便要看他、便被他蔽了、須知有箇義理。在所可喜。此物在所不當視。這便是見得遠、不蔽於近、故曰視遠惟明、有無益之言、無稽之言、諂諛甘美之言、莫敎入耳、有仁義忠信之言。須是常常聽著。故曰聽德惟聰、賀孫

論語首云、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終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此深有意、蓋學也者所以學爲君子也、不知命則做君子不成、死生自有定命、若合死於水火。須在水火裏死。合死於刀兵。須在刀兵裏死。看如何逃不得、此說雖甚■麄、然所謂知命者、不過如此、若這裏信不及。才見利便趨。見害便避。如何成得君子。閎祖

曾子就理上做工夫、孟施舍就氣上做工夫、淳○告子只就心上理會、言與氣皆不理會、德明○蓋知言只是知理、告子既不務知言、亦不務養氣、但只硬把定中間箇心、要他不動、孟子則是能知言、又能養氣、自然心不動、蓋知言本也、養氣助也、三者恰如行軍、知言則其先鋒、知虛識實者、心恰如主帥、氣則卒徒也、孟子則前有引導、後有推助、自然無恐懼紛擾而有以自勝、告子

則前後無引助、只恁孤立硬做去、所以與孟子不動心異也、不得於言以下、但作如此看、則此一章血脉貫通、而於知言養氣詖淫邪遁之辭、方為有下落也、至於集義工夫、乃在知言之後、不能知言、則亦不能集義、言如觀古聖賢之言、與聽今人之言皆是。端蒙 ○自反而縮、以直養而無害、是集義所生者、養氣緊要處在此三句上看、至 ○問氣體之充、曰、都是這一點母子上生出。如人之五臟、皆是從這上生出來、夔孫 ○不是持志外別有箇養心、持其志便是養心、且以喜怒言之、有一件事這裏便當審處。是當喜。是當怒。若當喜也須喜。若當怒也須怒。這便是持其志。若喜得過分。一向喜。怒得過分一向怒。則氣便麤暴了。便是暴其氣。志反為所動。賀孫 ○凡人多動作。多語笑。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要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便是養氣之道也。時舉 ○浩然之氣。清明不足以言之。才說浩然。便有箇廣大剛果意思。如長江大河。浩浩然而來也。富貴貧賤威武。不能淫移屈之類。皆低。不可

以語此。謨 ○文振說浩然之氣、曰、不須多言、這只是箇有氣魄無氣魄而已、人若有氣魄、方做得事成、於世間禍福得喪利害、方敵得去、不被他恐動、若無氣魄、便做人衰颯懾怯、易得恐動、只是如此、他本為公孫丑纏來纏去、故說出許多養氣知言集義、其實只是箇不動心、人若能不動心、何事不可為、然其所謂不動心、不在他求、只在自家知言集義、則此氣自然發生於中、不是只行一兩事合義、便謂可以掩襲於外而得之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脚住、方能有所成、只觀孔子晚年方得箇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此諸聖賢。都是如此剛果決烈。方能傳得這箇道理。若慈善柔弱的。終不濟事。如曾子之為人、語孟中諸語可見、子思亦是如此、如云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又云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孟子亦是如此、所以皆做得成、學聖人之道者。須是有膽志。其決烈勇猛。於世間禍福利害得喪。不足以動

其心。方能立得脚住。若不如此。都靠不得。況當世衰道微之時。尤用硬着脊梁。無所屈撓。方得。然其工夫只在自反常直。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則自然如此。不在他求也。又曰、如今人多將顏子做箇柔善底人看、殊不知顏子乃是大勇、反是他剛、果得來細密不發露。如箇有大氣力底人、都不使出、只是無人抵得他、孟子則攘臂扼腕、盡發於外、論其氣象、則孟子麤似顏子、顏子較小如孔子、孔子則渾然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盡見、然學者則須自粗以入細、須先剛硬有所卓立。然後漸漸加功如顏子聖人也。僩 ○問浩然之氣、即是人所受於天地之正氣否、曰然、又問與血氣如何、曰、只是一氣。義理附於其中。則為浩然之氣。若不由義而發。只從血肉身中出來者。則只是血氣。然人稟氣不同、稟得盛者則為人強壯、隨分亦有立作、稟得衰者則委靡、畏懦不解有所立作、唯是養成浩然之氣。則却與天地為一。更無限量。廣 ○問他書不說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曰、這源

流便在那心廣體胖。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處來。大抵只是這一箇氣、又不是別將箇甚底去養他、集義便是養氣、知言便是知義、人能仰不愧俯不怍時、看這氣自是浩然塞乎天地之間、銖 ○直只是無私曲。集義只是事事皆直。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便是浩然之氣、而今只將自家心體驗到那無私曲處。自然有此氣象。文蔚問塞天地、只是一箇無虧欠否、曰、他本自無虧欠、只為人有私曲、便欠却他底、且如萬物皆備於我、君仁臣忠、父慈子孝、自家欠却他底、便不快活。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無虧欠也、文蔚 ○孟子是甚麼底資質、甚麼底力量、却纖悉委曲。都去理會。直是要這道理無些子虧欠。以此知學問豈是執一箇小小底見識便了得、直是要無不周匝。方是道理、要須整頓精神、硬着脊骨、與他做將去。始得、時舉 ○問配義與道、曰、道義是公共無形影底物事。氣是自家身上底物。道義無情。若自家無這氣。則道義自道義。氣自氣。如何能助得他。夔孫 ○氣者道義之

成質。故必集義。乃能生之。集義猶言積善。端蒙 ○集義是平時積累工夫。配義與道。是卒然臨事氣配道義行將去。此兩項各自有頓放處。但將麄處去看便分曉。如朝廷欲去一小人。我道理直了。有甚怕他。不敢動着。春秋時欲攻敵國。須先遣問罪之詞。我這裏直了。他有勢力亦且消沮去了。漢高祖為義帝發喪。用董公言。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我這箇直了。行去自不怕他。寓 ○氣只是身中底氣。道義是衆人公共底。天地浩然之氣。到人得之便自有不全了。所以須着將道理養到浩然處。賀孫 ○或問人有生之初。理與氣本俱有。後來欲動情流。既失其理。而遂喪其氣。集義則可以復其性。而氣自全。曰人只怕人說氣不是本來有底。須要說人生有此氣。孟子只說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又說是集義所生者。自不必添頭上一截。說某直敢說人生時無浩然之氣。只是有那氣質昏濁頹塌之氣。這浩然之氣方是養得恁地。孟子只謂此是集義所生。未須別說。若只

存養　四十六

管謂氣與道義皆是我本來有底。少間要行一步。既怕失了道義。又怕失了氣。恰似兩隻脚併着一隻袴。要東又牽了西。要西又牽了東。更行不得。胡泳 ○必有事焉四者。初無與養氣事。只是立此界至。如東至某。西至某。其中間一段。方是浩然處也。必大 ○集義是養氣底丹頭。必有事。便是集義底大法。卓 ○勿忘勿助長。自是孟子論養氣到這裏不得不恁地說。如今學者先要把箇勿忘勿助長來安排在肚裏了。做工夫却不得。○明道云。勿忘勿助長之間。正當處也。此等語更宜玩味。大凡觀書從東頭直築着西頭。南頭築着北頭。七穿八透。皆是一理。方是貫通。古人所以貴一貫也。必大 ○必有事焉。只消此一句。這事都了。下面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恰似剩語。却被這三句撑拄夾持得不活轉不自在。然活轉自在人。却因此三句而生。只是纔喚醒。這物事便在這裏。點著便動。只此便是天命流行處。便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便是仁義之心。便是維皇上帝降衷於

存養　四十七

下民、謝氏所謂活潑潑地、只是這些子、更不待想象尋求、分明
在這裏、觸著便應。通書中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一章、便是
這意思見得這箇物事了、動也如此、靜也如此、自然虛靜純一、
不待更去求虛靜、不待體認、只喚著便在這裏。或曰、吾儒所以
與佛氏異者、吾儒則有條理、有準則、佛氏則無此爾、曰、吾儒見
得箇道理如此了、又要事事都如此。佛氏則說、便如此做也不
妨、其失正在此、僩 ○問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意、曰、說著相
似、又不甚相似、說不相似、又却相似、必有事焉。是才舉這事。理
便在裏了。如說話未斷。理便在此了。夔孫 ○養氣一章、專以知
言為主。若不知言。則自以為義而未必是義。自以為直而未必
是直。是非且莫辨矣。然說知言、又只知詖淫邪遁之四者、蓋天
下事只有一箇是與不是而已、若辨得不是底。則便識得是底
。了道理分明。則動靜出處皆循道理。無非集義也。而今人多見
理不明、於當為者反以為不當為、於不當為者反以為當為、則

如何能集義也、惟見理明。則義可集。義既集。則那自反而縮。便
不必說。自是在了。又曰、孟子先說知言、後說養氣、公孫丑會問、
留得知言在後面、蓋知言是末後合尖處、如大學致知在格物
一句、蓋是用功夫起頭處。壽 ○問浩然之氣後面說伯夷伊尹
孔子同處、曰、這裏地位極高浩然之氣。又不足言。不須更說氣
了。有百里之地、則足以有天下、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則有所
不為、此是甚模樣氣象、大段是極至處了、雖使可以得天下、然
定不肯將一毫之私來壞了這全體。如伊尹、非其義也、非其道
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繫馬千駟、祿之以天下、弗
視、弗顧、與此所論一般、古之聖人。其大根腳同處皆在此。此而
不同。則不足以言聖人矣。又曰、公孫丑問得愈菑盛、水不漏、若
論他會問、則不當云軻之死不得其傳、後來不可曉、或是孟子
自作此書潤飾過、不可知、僩 聖人渾然太極之理陰陽二氣不足言矣 天理為主則須是非人欲為主只計利害
聖人但顧義理之是非。不問利害之當否、衆人則反是、且如恭儉、

聖人但知恭儉之不可不為爾。衆人則以為、我不侮人、則人亦
不侮我。我不奪人、則人亦不奪我。便是計較利害之私、要之聖
人與衆人做處、便是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者也。夫道
敬之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曰、這須著兩頭看、大人無不知無不
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大人者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之心、
若失了此心、使些子機關。計些子利害。便成箇小底人。不成箇
大底人了。大人心下沒許多事。時舉 〇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
能、赤子無所知無所能、此兩句相拗、如何無所不知無所不能、
却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做出、蓋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而大
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赤子是無知覺底純一無偽。大人是有
知覺底純一無偽。賀孫
莊仲問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曰、命有兩般、得之不得曰有命、自是
一樣、天命之謂性、又自是一樣、雖是兩樣。却只是一箇命。文蔚
問得之不得曰有命、是所賦之分。天命之謂性、是所賦之理。曰、固

是、天便如君、命便如令、性便如職事條貫、君命這箇人去做這
箇職事、其俸祿有厚薄、歲月有遠近、無非是命、天之命人、有命
之以厚薄修短、有命之以清濁偏正、無非是命、且如舜禹益相
去久遠、是命之在外者、其子之賢不肖、是命之在內者、聖人窮
理盡性以至於命。便能贊化育。堯之子不肖。他便不傳與子。傳
與舜。本是箇不好底意思。却被他一轉轉得好。文蔚 〇問莫之
致而至者命也、如比干之死、以理論之、亦可謂之正命、若以氣
論之、恐非正命、曰、如何恁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皆正命也。當
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此等處當活看、如孟子說桎梏而死
者非正命、須是看得孟子之意如何、且如公冶長雖在縲絏非
其罪也、若當時公冶長死於縲絏、不成說他不是正命、有罪無
罪。在我而已。古人所以殺身以成仁、且身已死矣。又成箇甚麼。
直是要看此處。孟子謂舍生取義、又云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
不忘喪其元、學者須是於此處見得定。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斬

剗了。也須壁立萬仞始得。而今人有小利害、便生計較、說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賜。夔孫錄云、問人或死於干戈、或死於患難、如比干之類、亦是正命乎、曰、固是正命、問以理論之、則謂之正命、以死生論之則非正命、曰、如何恁地說得不同、位卑而言高罪也、以君臣之分言之、固是如此、然時可以言而言、亦豈得謂之出位、曰、前世固有草茅韋布之士獻言者、然皆有所因。皆有次第。未有無故忽然犯分而言者、縱言之、亦不見聽、徒取辱爾、若是明君、自無壅蔽之患、有言亦見聽、不然、豈可不循分而徒取失言之辱哉、如史記說商鞅范雎之事、彼雖小人、然言皆有序、不肯妄發、商鞅初說孝公以帝道、次以王道、而後及霸道、彼非能為帝王之事也、特借是為漸進之媒、而後吐露其胸中之所欲言、先說得孝公動了、然後方深說、范雎欲奪穰侯之位、以擅權、未敢便深說穰侯之惡、先言外事、以探其君、曰穰侯越韓魏而取齊之剛壽、非計也、昭王信之、然後漸漸深說、彼小人之言、尚有次序如此、君子之言、豈可妄發也、某嘗說賈誼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言之序、看有甚事。都一齊說了。宜絳灌之徒不說、而文帝謙讓未遑也、且如一間破屋、教自家修、須有先後緩急之序、不成一齊拆下、雜然並修、看他會做事底人便別、如韓信鄧禹諸葛孔明輩、無不有一定之規模。漸漸做將去。所以所為皆卓然有成、這樣人方是有定力會做事、如賈誼、胸次終是鬧。著事不得。有些子在心中。盡要迸出來。只管跳躑爆趲不已。如乘生駒相似。制御他未下。所以言語無序而不能有所為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矣。僩

所謂好惡與人相近、今只要好惡上■理會。於這上見得分曉、有得力處、夜氣方與你存、夜氣上卻未有工夫、只是去旦晝理會這兩字、是箇大關鍵、這裏有工夫、日間進得一分道理、這氣便添得一分、到第二日更進得一分道理、夜氣便添得二分、日間只管進。夜間只管添。添來添去、這氣便盛、日間悠悠地過、無工

夫不長進、夜間便減了一分氣、第二日無工夫、夜間又減了二分氣、梏亡轉深、夜氣轉虧、夜氣既虧、愈無根脚、日間愈見作壞、這便是梏之反覆、其違禽獸不遠矣、寓

○夜氣是母。所息者是子。植

○天地生生之理。本自不息。氣與理本相依。旦晝所為不害其理、則夜氣之所養益厚、夜之所息既有助於理、則旦晝所為益無不當矣、賀孫

○人心於應事時。只如無事時方好。廣

○人心操則存、舍則亡、須是常存得、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有一息間斷。於未發之前須是得這虛明之本體分曉。及至應事接物時、只以此處之、自然有箇界限節制。揍著那天然恰好處。廣

○子上問操則存舍則亡、曰、若不先明得性善有興起必為之志、恐其所謂操存之時、乃舍亡之時也、賀孫

○某嘗謂這心、若未正時、雖欲強教他正也卒乍未得。若既正後、雖欲邪也卒乍邪未得。雖曰操則存舍則亡、也不得恁地快。自是他勢恁地。伯羽

○問注云、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既云操則常存、則疑若有一定之所矣、曰、此四句但言本心神明不測、不存即亡、不出即入、本無定所、如今處處常要操存。安得有定所。某常說操則存克己復禮、敬以直內等語、不須論辨思量。只去操存克復便了。只今眼下。便是用功處。此等處、與辨論是非講究道理不同、只下著頭做便是。不待問人。僩

○操則存舍則亡、程子以為操之之道、惟在敬以直內而已、如今做工夫、却只是這一事最緊要、這主一無適底道理。却是一箇大底。其他道理已具。所謂窮理。亦止是自此推之。不是從外面去尋討。一似有箇大底物事。包得百來箇小底物事。既存得這大底。其他小底。只是逐一為他點過。看他如何模樣。如何安頓。如今做工夫、只是這箇最緊要、若是閑時不能操而存之、這箇道理自是間斷、及臨事方要窮理、從那裏捉起、惟是平時常操得存、自然熟了、將這箇去窮理、自是分明、事已、此心依前自在、又云、雖是識得箇大底、都包得、然中間小底、又須著逐一點掇過、賀孫

敬之問仁人心也、曰、仁是無形迹底物事。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說道只人心便是、却不是把仁來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仁也、存得此心、便是仁、若此心放了、又更理會甚仁、今人之心。靜時昏。動時擾亂。便皆是放了。時舉 ○此心無有求而不得者、便求便在、那失底自是失了。這後底又在。節節求。節節在。只恐段段恁地失去、今日這段失了、明日那段又失、一向失却便不是。子蒙 ○或問求放心、愈求則愈昏亂、如何、曰、即求者便是賢心也、知求則心在矣。今以已在之心復求心、即是有兩心矣、雞犬却須尋求、此心不待究轉尋求、即覺其失。覺處即心。何更求為。自此更求。自然愈失。此用力甚不多。但只要常知提惺爾。惺則自然光明。不假把捉。只是些子力爾然。功成後、却應事接物、觀書察理、事事賴他、如推車子、初推却用些力、車既行後、自家却賴他以行、大雅 ○求字早是遲了。夔孫 ○只覺道我這心如何放了、只此念才起、此言未出口時、便在這裏、不用擬議別

去求之、但常看之。不要又放了。伯羽 ○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底便是已收之心。操則存、非以一心操一心、只操底便是已存之心。雖放千百里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伯羽 ○諸公每日若有文字思量未透、即可存著此事、若無文字思量。即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乃是用功也、壯祖 ○此心放了、博學也是閑。審問也是閑。如何而明辨、如何而篤行、銖 ○孟子說求其放心、煞說得切、仔細看來。却反是說得寬了。孔子只云、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若能如此。則此心自無去處。自不容不存。此孟子所以不及孔子。○飛卿問孟子說求放心、從仁人心也說將來、莫是收此心便是仁、存得此心可以存此仁否、曰、也只是存得此心、可以存此仁、若只收此心。更無動用生意。又濟得甚麼。所以明道又云、自能尋向上去、這是已得此心。方可做去。不是塊然守得這心便了。問求放心、還當將放了底心重新收來、還只存此心便是不放、曰、看程先

先所說文義自是如此意却不然只存此心便是不放不是將
已縱出底依舊收將轉來如七日來復不是已往之陽重新將
來復生舊底已自過去了這裏自然生出來這一章意思最好
須將來日用之間常常體認看這箇初無形影忽然而存忽然
而亡誠無為幾善惡通書此段尤好誠無為只是常存得這箇
實理在這裏惟是常存得實理方始見得幾方始識得善惡若
此心放而不存一向反覆顛錯了如何別認得善惡以此知這

道理雖然說得有許多頭項看得熟了都自相貫通聖賢當初
也不是有意說許多頭項只因事而言 賀孫 ○明道說聖賢千
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
上去云云只是大槩說這箇已放去了如何收得轉來只是莫
全此心逐物去則此心便在這裏不是如一件物事放去了又
收回來且如渾水自流過去了如何會收得轉後來自是新底
水周先生曰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只是不善之動消於外

則善便實於內操則存舍則亡只是操則此心便存雞犬放猶
有求而不得者若心則求著便在只是知求則心便在便是反
復入身來 賀孫
昔汪尚書問焦先生為學之道焦只說一句曰先立乎其大者以
此觀之他學亦自有要卓然竪起此心便是立所謂敬以直內
也故孟子又說求放心非是又討一箇心去求他如人睡著覺
來睡是他自睡覺是他自覺只是要常惺惺趙昌父云學者只

緣斷續處多曰只要學一箇不斷續 文蔚 ○先立乎大者則小
者不能奪今忘前失後心不主宰被物引去致得膠擾所以窮
他理不得 德明
動心忍性者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忍其聲色臭味之性 銖 ○困心
衡慮者心覺其有過徵色發聲者其過形於外皆謂人之有過
而能改者如此 人傑 ○明道曰自舜發於畎畝之中云云若要熟
也須從這裏過只是要事事經歷過 賀孫 ○問人須從貧困艱

若中做來、方堅牢、曰、若不從這裏親歷過、也不識所以堅牢者、似一條路、須每日從上面往來、行得熟了。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若素不曾行。忽然一旦撞行將去。少間定墮坑落塹去也。僩

盡其道而死者、順理而吉者也、桎梏死者、逆理而凶者也、以非義而死者、固所自取、是亦前定、蓋其所稟之惡氣。有以致之也。人傑

○問桎梏死者非正命也、雖謂非正、然亦以命言、此乃自取、如何謂之命、曰、亦是自、作、而天殺之、但非正命耳、使文王死於羑里、孔子死於桓魋、却是命、可學

○敬之問莫非命也、曰、在天言之。皆是正命。在人言之。便是不正之命。問有當然而或不然、不當然而或然者、如何、曰、如孔孟老死不遇、須喚做不正之命始得、在孔孟言之。亦是正命。然在天之命。却自有差。恪

○問莫非命也、命是指氣言之否、曰、然、若在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壽夭。皆是合當如此者。如顏子之夭。伯牛之疾是也。廣

○問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因推惠迪吉從逆凶之意、曰、若是惠迪吉、從逆凶、自天觀之、也得其正命、自人得之、也得其正命、若惠迪而不吉。則自天觀之。却是失其正命。如孔孟之聖賢而不見用於世。而聖賢亦莫不順受其正。這是於聖賢分上。已得其正命。若就天觀之。彼以順感。而此以逆應。則是天自失其正命。賀孫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直卿云、如受得一邑之宰、教做三年、這是命、到做得一年被罷去、也是命、曰、有不以罪而枉罷者、亦是命、有罪而被罷者。非正命。無罪而被罷者。是正命也。賀孫

敬之問形色天性、形是耳目口鼻之類、色是如何、曰、一嚬一笑。皆有至道。一語一默。無非天理。南升

○天之生人、耳便必當無有不聰、目便必當無有不明、惟衆人有氣稟之雜、物欲之累、雖同是耳、而不足於聰、雖同是目、而不足於明、故不能充踐此形、惟聖人、耳則十分聰。而無一毫之不聰。目則十分明。而無一毫之不明。如此方可以踐此形、賀孫

敬之問養心莫善於寡欲、養心也只是中虛、曰、固是、若眼前事事

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是說無、只減少、便可漸存得此心、若事事貪、要這箇、又要那箇、未便說到邪僻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才多欲、便將本心都紛雜了、且如秀才要讀這一件書、又要讀那一件書。又要學寫字。又要學作詩。這心一齊都出外去。所以伊川教人。只是都不去他用其心。也不要人學寫字、也不要人學作文章、這不是僻道理是合如此、人只有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去、若只管去閑處用了心。到得合用處。於這本來底都不得力。且看從古作為文章之士。可以傳之不朽者。今看來那箇喚做知道。也是此初心下只趨向那邊。都走做外去。了只是要得寡欲、存這心最是難、以湯武聖人、孟子猶說湯武反之也、反復也、反復得這本心、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只為要存此心。觀呂獒之書。一箇獒受了有甚大事。而反覆切諫。以此見欲之可畏。無小大皆不可忽。賀孫 〇敬之問寡欲、曰、未說到事。只是纔有意在上面便是欲。便是動自家心。東坡云、君子可以寓意於物、不可以留意於物、這說得不是、纔說寓意便不得。人好寫字、見壁間有碑軸、便須要看別是非、好畫、見掛畫軸、便須要識美惡、這都是欲、這皆足以為心病、某前日病中、閑坐無可看、偶中堂掛幾軸畫、才開眼、便要看他、心下便走出來在那上、因思與其將心在他上。何似閉着眼坐。得此心寧靜。子善問、如夏葛冬裘、渴飲飢食、此理所當然、才是葛欲精細、食求飽美、這便是欲、曰、孟子說寡欲、如今且要得寡、漸至於無。賀孫

戒謹恐懼是未發。然只做未發也不得。便是所以養其未發。只是聳然提起在這裏。這箇未發底便常在。何曾發。或問戒懼是已思否、曰、思又別、思是思索了、戒謹恐懼正是防閑其未發、或問即是持敬否、曰、亦是、伊川曰、敬不是中、只敬而無失、即所以中、敬而無失、便是常敬。這中底便常在。淳 〇問戒謹恐懼、以此涵養固善、然推之於事、所謂開物成務之幾、又當如何、曰、此却在博文、此事獨脚做不得。須是讀書窮理。又曰、只是源頭正、發處

自正、只是這路子上來往。德明 ○用之問戒懼不睹不聞、是起
頭處、至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又用緊一緊、曰、不可如此說、戒謹
恐懼是普說。言道理偪塞都是。無時而不戒謹恐懼。到得隱微
之間。人所易忽。又更用謹。這箇却是喚起說。戒懼無箇起頭處、
只是普遍都用、如卓子有四角頭、一齊用著工夫、更無空闕處、
若說是起頭、又遺了尾頭、說是尾頭、又遺了起頭、若說屬中間、
又遺了兩頭、不用如此說、只是無時而不戒謹恐懼、只自做工

夫、便自見得、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不成到臨
死之時方如此、他是一生戰戰兢兢。到那死時方了。僩 ○問不
睹不聞與謹獨何別、曰、上一節說存天理之本然。下一節說遏
人欲於將萌。又問能存天理了、則下面謹獨似多了一截、曰、雖
是存得天理、臨發時也須點檢、這便是他密處、若只說存天理
了、更不謹獨、却是只用致中、不用致和了、又問致中是未動之
前、然謂之戒懼、却是動了、曰、公莫看得戒謹恐懼太重了、此只

是畧省一省、不是恁驚惶震懼。畧是箇敬模樣如此。然道著敬
字已是重了。只畧畧收拾來便在這裏。伊川所謂道箇敬字、也
不大段用得力、孟子曰操則存、操亦不是着力把持、只是操一
操便在這裏、如人之氣。才呼便出。吸便入。賜 ○問謹獨是念慮
初萌處否、曰、此是通說。不止念慮初萌。只自家自知處。如小可
沒緊要處、只胡亂去。便是不謹。寓 ○問謹獨是十目所視十手
所指處、與闇室不欺時一般否、先生是之、又云、如與衆人對坐。

自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椿 ○問謹獨章迹雖
未形、幾則已動、人雖不知、已獨知之、上兩句是程子意、下兩句
是游氏意、先生則合而論之、是否、曰、然、兩事只是一理。幾既動
則已必知之、己既知則人必知之、故程子論楊震四知曰、天知
地知、只是一箇知。廣 ○謹獨、如一片止水、中間忽有一點動處、
此最緊要著工夫處、閎祖 ○問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或問中引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如何、曰、不呼喚時。不見時。常準備着。德明

指坐間問曰、此處便是耳目所睹聞、隱微便是不睹也、曰、不然。只謂照管所不到。念慮所不及處。正如防賊相似。須盡塞其來路。次日再問不睹不聞、曰、此須意會、如或問中引不見是圖、既是不見、安得有圖、只是要於未有兆朕。無可睹聞時。而戒懼耳。德明 〇戒謹恐懼是由外言之以盡於內、謹獨是由內言之以及於外、胡泳 〇問中庸工夫只在戒懼與謹獨、但二者工夫其頭腦又在道不可離處、若能識得全體大用皆具於心、則二者工夫不待勉強、自然進進不已矣、曰、便是有箇頭腦、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古人因甚冠之章首、蓋頭腦如此。若識得此理。則便是勉強。亦有箇著落矣。人傑 〇再論湖南問答曰、未發已發、只是一件工夫、無時不涵養、無時不省察耳、[illegible]謂如水長長地流到高處又畧起伏則箇、如戒謹恐懼是長長地做到謹獨是又提起一起、如水然、只是要不輟地做、又如騎馬。自家常常提撥。及至遇險處。便加些提控。不成謂是大路便有任他自去之理。正淳曰、未發時、當以理義涵養、曰、未發時著理義不得。纔知有理有義便是已發。當此時只有理義本原。未有理義條件。只一箇主宰嚴肅便有涵養工夫。伊川曰、敬而無失便是、然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正淳又曰、平日無涵養者臨事必不能強勉省察、曰、有涵養者固要省察。不曾涵養者亦要省察。不可道我無涵養、已發處更不管他、若於發處能點檢、亦可知得是與不是、今言涵養則曰不先知理義底涵養不得、言省察則曰不先有涵養底省察不得、二者相捱、却成擔閣、要知二者可以相交助。不可相交待。當

問和而不流四者勇之事、必先如此乃能擇中庸而守之否、曰、非也、此乃能擇以後工夫、大知之人、無俟乎守、只是安行、賢者能擇能守、無俟乎強勇、至此樣資質人則能擇能守後。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徹頭徹尾不失。銖 〇和便有流、若是中便自不倚、何必更說不倚、後思之、中而不硬健便難獨立、解倒了、若中而獨

立又終不有所倚、尤見硬健處、義剛

自誠明謂之性、誠是實然之理、此堯舜以上事、學者則自明誠謂之教、明此性而求實然之理、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非使人明此理。此心當提撕喚起。常自念性如何善。因甚不善。人皆可為堯舜。我因甚做不得立得此後觀書亦見理。靜坐亦見理。森然於耳目之前。可學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上句是孤立懸空說這一句四旁都無所倚靠。蓋有是實理、則有是天、有是實理、則有是地、如無是實理、則便沒這天、也沒這地、凡物都是如此、故云誠者自成、蓋本來自成此物、到得道自道、便是有這道在這裏、人若不自去行。便也空了。賀孫問、既說物之所以自成、下文又云誠以心言、莫是心者物之所存主處否、曰、誠以心言者。是就一物上說。凡物必有是心。有是心然後有是事。下面說誠者物之終始、是解誠者自成一句、不誠無物、已是說著自道一句了、蓋人則有不誠、而理則無不誠者、恁地看、覺得前後文意相應、賀孫

○問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實有是理、而後有是物否、曰、且看他聖人說底正文語脈、隨誠者物之終始、卻是事物之實理。始終無有間斷。自開闢以來。以至人物消盡。只是如此。在人之心、苟誠實無偽、則徹頭徹尾無非此理、一有間斷、則就間斷處即非誠矣、如聖人至誠、便是自始生至沒身、首尾是誠、顏子不違仁。便是自三月之初為誠之始。三月之末為誠之終。三月以後便不能不間斷矣。日月至焉。只就至焉時便為終始。至焉之外。即間斷而無誠。無誠則無物矣。不誠則心不在焉。視不見。聽不聞。是雖謂之無耳目可也。且如禘自既灌而往不欲觀、是方灌時誠意存焉、即有其祭祀之事物、及其誠意一散、則雖有升降威儀、已非所以為祭祀之事物矣、大雅。○閎祖錄云、不誠、雖有物猶無物、如禘自既灌誠意一散。如不祭一般。

○不誠無物、人心無形影。惟誠時方有這物事。

中庸末章、恐是說只要收斂近裏、如此則工夫細密、而今人只是

不收向裏、做時、心便麄了、然而細密中、却自有光明發出來、中庸一篇、始只是一。中間却事事有、末後却復歸結於一。剛儀○公晦問中庸末章、與老子玄之又玄、莊子冥冥默默同否、先生不答、臨歸又請教、曰、開闔中又著細密。寬緩中又著謹嚴。這是人自去做。夜來所說無聲無臭。亦不離這箇。老佛說得相似。只是他箇虛。看文字急迫不得、且漸漸思量、若一下便要理會得、如何見得意思出、賀孫

問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人於迷途之復。其善端之萌亦甚微。故須莊敬持養。然後能大。不然。復亡之矣。曰然、又曰、古人所以四十強而仕者、前面許多年。亦且養其善端。若一下便出來。與事物衮了。豈不壞事。賀孫○掩身事齋戒、月令、夏至冬至、君子皆齋戒處必掩身及此防未然、此二句兼冬至夏至說閉關息商旅、所以養陽氣也絕彼柔道牽。所以絕陰氣、易姤之初六繫于金柅是也。銖

問日昃之離、曰、死生常理也。若不能安常以自樂。則不免有嗟戚。曰、生之有死、猶晝之必夜、故君子當觀日昃之象以自處、曰、人固知常理如此、只是臨時自不能安耳。時舉

林一之問、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曰、如晝極必感得夜來、夜極又便感得晝來、曰、感便有善惡否、曰、自是有善惡、曰、何謂心無私主、則有感皆■、曰、心無私主、不是溟涬沒理會也、只是公、善則好之。惡則惡之。善則賞之。惡則刑之。此是聖人之至神之化。心無私主。如天地一般。寒則徧天下皆寒、熱則徧天下皆熱、便是有感皆■通、曰、心無私主最難、曰、只是克去己私、便心無私主、若心有私主、只是相契者應、不相契者則不應、如好讀書人、見書便愛、不好讀書人、見書便不愛、淳○問天下何思何慮、人固不能無私慮、只是不可加私心欲其如此、曰、不曾教人不得思慮、只是道理自然如此、感應之理。本不消思慮。空費思量。空費計較。空費安排。都是枉了。無益於事。只順其自然而已。僩

揚於王庭、孚號有厲、若合開口處。便雖有劒從自家頭上落。也須

着說。但使功罪各當。是非顯白。於吾何慊。道夫 ○中行无咎、言人能剛決、自勝其私、合乎中行、則得无咎。无咎但能補過而已、未是極至處、這是說那微茫間有些箇意思斷未得。釋氏所謂流注想。荀子所謂偷則自行。便是這意思照管不着便走將去那裏去。又雖無此意、孔子作象、所以裨爻辭之不足、淵 ○中行无咎、中未光也、事雖正而意潛有所係吝。荀子所謂偷則自行、佛家所謂流注不斷、皆意不誠之本也。淵

震亨至不喪匕鬯、言人常似那震來時虩虩地。便能笑言啞啞。到得震驚百里時。也不喪匕鬯。這箇相連、做一串說下來、淵

洗心者、聖人之心渾然此理、一似以那易來洗濯自家心淨潔了、更没些私意小智。不勞作用一毫。便是洗心、即退藏於密、密者他人無可捉摸、所謂寂然不動也。㽦 ○退藏於密、密是主靜處、萬化出焉者、動中之靜、固是靜。又有大靜。萬化森然者。方 ○明道愛舉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一句。雖不是本文意思、要之意思自好、因再舉之、榦問此恐是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之意、曰、否、只如上蔡所謂敬是常惺惺法。又問此恐非是聖人分上事、曰、便是說道不是本文意思、要之自好、言畢、再三誦之、榦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旦與明祇一意、這箇豈是人自如此。皆有來處。纔有些放肆他便知。賀孫錄云、這裏若有些違理恰似天知得一般 所以曰日監在茲、又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問渝字如何、曰、變也、如迅雷風烈必變之變、但未至怒耳、道夫 ○道夫言昨來所論、昊天曰明云云至游衍、此意莫祇是言人之所以為人者、皆天之所為、故雖起居動作之頃、而所謂天者未嘗不在也、曰、公說天體物而不遺、既說得是、則所謂仁體事而無不在者、亦不過如此、今所以理會不透。祇是以天與仁為有二也。今須將聖賢言仁處、就自家身上思量。久之自見、

記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

而後君子知仁焉、又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嘆之、道夫曰、如此則是合正理而不紊其序、便是仁、曰、恁地猜。終是血脈不貫。且反覆熟看。道夫 ○時舉說板詩、問天體物而不遺、是指理而言、仁體事而無不在、是指人而言否、曰、體事而無不在、是指心而言也、天下一切事。皆此心發見爾。因言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在吾心目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期限、不見悅處、恐終無益、時舉

問曲禮首三句、是從源頭說來、三句固是一篇綱領要之儼若思安定辭、又以毋不敬為本、曰、然、只下面兩句便是毋不敬、今人身上大節目。只是一箇容貌言語。便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僩錄云箕子九疇其要只在五事○文蔚○小戴禮下同 ○問禮記九容、與論語九思一同、本原之地、固欲存養、容貌之間、又欲隨事省察、曰、即此便是涵養本原。這裏不是存養、更於甚處存養、文蔚。玉藻 ○毋跋來、毋報往、

報音赴 跋是急遽倒從這■邊來、赴是又急再還倒向那邊去、來往只是向背之意、此二句文義猶云其就義若熱。則其去義若渴。言人見有箇好事、火急歡喜去做、這樣人不耐久。少間心懶意闌、則速去之矣、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也、僩。少儀下同 ○不窺密、止無測未至、曰、許多事都是一箇心、此心誠實無欺偽、方始能如此、求放心處。全在許多事上。去攔截此心教定。無測未至、未至之事、自家不知、不當先測、今日未可便說道明日如何、子蒙 ○

問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曰、勝字緊要、只才有些子差處、則禮失其節、樂失其和、蓋這些子。正是交加生死岸頭。又曰、禮樂者皆天理之自然、節文也是天理自然有底、和樂也是天理自然有底、然這天理本是儱侗一直下來、聖人就其中立箇界限、分成段子、其本如此、其末亦如此、其外如此、其裏亦如此、但不可差其界限耳、才差其界限、則便是不合天理、所謂禮樂。只要合得天理之自然。則無不可行也。又曰、無禮之節、則無樂之和、惟有

節而後有和也、壽。樂記下同 ○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此是一箇道理。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處。便是鬼神。或云、明道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不知天尊地卑是禮、鼓之潤之是樂否、先生乃引樂記天尊地卑至樂者天地之和也一段、云此意思極好、再三嘆息、又云、鬼神只是禮樂底骨子。人傑 ○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只是屈伸之義、德明 ○禮樂是可見底、鬼神是不可見底、禮是收縮節約底。便是鬼、樂是發揚底。便是神、故云人者鬼神之會、說得自好、又云、至愛則存、至慤則著、亦說得好、賜 ○樂由天作。屬陽、故有運動底意、禮以地制。如由地出、不可移易、升卿 ○問樂以治心、禮以治躬、曰、心要平易。無艱深險阻。所以說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節 ○問惟聖人為能饗帝、曰惟聖方能與天合德、又曰、這也是難、須是此心蕩蕩地。方與天相契。若有些黑暗。便不能與天相契也。壽。祭義 ○問君子莊敬日強、是志強否、曰、志也強。體力也強。今人放肆。則日怠惰一日。那得強。伊川云、人莊敬則日就規矩、莊敬自是耐得辛苦。自不覺其日就規矩也。寓。表記

人傑問季通說誠無為幾善惡德愛曰仁一段、周子亦有照管不到處、既曰誠無為、則其下未可便著善惡字、如何、曰、正淳如何看、人傑曰、若既誠而無為、則恐未有惡、若學者之心、其幾安得無惡、曰、當其未感五性具備、豈有不善、及其應事、才有照顧不到處。這便是惡。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過了一生、正謂此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亦是如此、因言仲弓問焉知賢才而舉之、程子以為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小大、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且看仲弓之問、未見其為私意、然其心淺狹。欠闕處多。其流弊便有喪邦之理、凡事微有過差。才有安頓不著處。便是惡。人傑 ○問誠精故明、先生引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釋之、却是自明而誠、曰、便是看得文字麄疎、周

人生以辛苦為本耐得便是人耐不得便是逸居而無教

照管不到知之惡也安頓不著行之惡也

子說精字最好、誠精者、直是無些夾雜、如一塊銀。更無銅鉛。便是通透好銀、故只當以清明釋之、志氣如神、即是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之意也。人傑因曰、凡看文字、緣理會未透、所以有差、若長得一格、便又看得分明、曰、便是說得倒了。人傑 〇安卿問神誠幾、學者當從何入、曰、隨處做工夫。淳錄云、本在誠著力在幾。誠是存主處。發用處是神。幾是決擇處。淳錄云、在二者之間。然緊要處在幾。砥 〇問一為要、一者無欲也、何如、曰一便是無欲、今試看無欲之時、心豈不一、又問比主一之敬如何、曰、無欲與敬一般。比敬字分外分明。要之持敬頗似費力。不如無欲撇脫。人只為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此章之言、甚為緊切、學者不可不知、〇問一是純一、靜虛是此心如明鑑止水、無一毫私欲填於其中、故其動也無非從天理流出、靜虛是體、動直是用、曰也是如此、靜虛易看、動直難看、靜虛只是伊川云中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是也、若物來奪之則實。實則暗。暗則塞。動直只是其動也更無所礙、若少

有私欲。便礙便曲。要恁地做、又不要恁地做、便自有窒礙、便不是直、曲則私、私則狹、端蒙 〇聖可學乎云云、一為要、這箇是分明底一、不是鶻突底一。問如何是鶻突底一、曰、須是理會得敬落著處、若只塊然守一箇敬字、便不成箇敬、這箇亦只是說箇大槩、明通在己也、公溥接物也、須是就靜虛中涵養、始得明通方能公溥、若便要公溥、定不得、靜虛明通。精義入神也。動直公溥。利用安身也。又曰、一即所謂太極。靜虛明通。即圖之陰靜。動直公溥。即圖之陽動。賀孫 〇若要不息。須著去忿慾而有所遷改。人傑 〇問艮其背、背非見也、曰、這也只如非禮勿視。非謂耳無所聞目無所見也、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艮其背者只如此耳。所謂背者、只是所當止也、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全是天理、更無人欲、則內不見己、外不見人、只見有理也。砥

楊子順問涵養須用敬、心中一起一滅、何得主一、曰、人心如何教

他不思、如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豈是無思、但不出於私則。可曰某被思擾、思這一事、又牽那事、雖知得、亦自難止、曰、既知得不是、便當絶斷了。淳。程子之書下同〇問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何也、曰、聖人之心虛明、便能如此、常人記事忘事、只是著意之故、淳〇李德之問、明道因修橋尋長梁、後每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學者、心不可有一事、某初謂凡事須思而後通、安可謂心不可有一事、曰、事如何不思、但事過則不留於心可也。明道肚裏有一條梁、不知今人有幾條梁柱在肚裏、佛家有流注想、水本流將去、有些滲漏處、便留滯。蓋卿〇或問心要在腔子裏、曰、今人一箇心終日放去、一箇身恰似箇無稍工底船。流東流西、船上人皆不知、某嘗謂人未讀書、且先收斂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以讀書、求得義理、而今硬捉在這裏讀書。心卻飛揚那裏去。如何得會長進。賀孫〇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曰、天地也似

有箇主宰。方始恁地變易。便是天地底敬。天理只是直上去。更無四邊滲漏。更無走作。賀孫〇問不有躬、无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曰、此意在乎以立己為先、應事為後、今人平日講究治國平天下之道、而自家身己全未曾理會得、若能理會自家身己。雖與外事若茫然不相接。然明德在這裏了。新民只見成推將去。賀孫〇問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何也、曰、己不立、則在我無主宰矣、雖向好事、亦只是見那事物好、隨那事物去。便是為物所化。淳〇問主一、曰、做了這一事、卻做那一事、今人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萬緒、節〇或謂主一不是主一事、如一日萬幾、須要並應、曰、一日萬幾、也無並應底道理。須還他逐一件理會、但只是聰明底人、卻見得快、端蒙〇或問閑邪主一如何、曰、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似無暴其氣。閑邪只是要邪氣不得入、主一則守之於內、二者不可有偏、此內

外交相養之道也、去偽 ○用之問、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曰、這處難說、只爭一毫子、只是看來看去、待自見得、若未感時。又更操這所寓。便是有兩箇物事。所以道只有操而已、只操。便是主宰在這裏。如克己復禮、不是克己復禮三四箇字排在這裏、克復二字只是拖帶下面二字、要挑撥出天理人欲、非禮勿視聽言動、不是非禮是一箇物事、禮又是一箇物事、勿又是一箇物事、只是勿。便是箇主宰。若恁地持守勿令走作也由他、若不收斂一向放倒去也由他、釋氏這處便說得驚天動地、聖人只渾淪說在這裏、教人自去看、賀孫 ○問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如何分別、曰、只是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自其有主於中言之、則謂之實、自其外邪不入言之、則謂之虛、林擇之主一銘云、有主則虛。神守其都。無主則實。鬼闞其室。寓 ○伊川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云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

於一隅、或疑主一則滯、道夫切謂、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則物來順應、何有乎滯、曰、固是、然所謂主一者、何嘗滯於一事、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於彼、這却是滯於一隅、又問方應此事、復有一事、則當何如、曰、也須是做一件了。又理會一件。亦無雜然而應之理。但甚不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道夫 ○問蘇季明問靜坐時、乃說未發之前、伊川以祭祀前旒黈纊、答之、據祭祀時恭敬之心向於神明、此是已畧發、還只是未發、曰只是如此恭敬。未有喜怒哀樂。亦未有思。喚做已發不得。然前旒黈纊、非謂全不見聞、若全不見聞、則薦奠有時而不知、拜伏有時而不能起矣、淳 ○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蓋言雖是耳無聞目無見。然須是常有箇主宰執持底在這裏始得。不是一向放倒。又不是一向空寂了。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是此意否、曰、此亦是有意了、便是已發、只是敬而無失、所以為中、大綱且執持在這裏、賀孫 ○問未發之前、當戒謹恐懼提撕警覺、則

亦是知覺、而伊川謂既有知覺却是動也、何也、曰、未發之前、須
常恁地醒、不是瞑然不省、若瞑然不省、則道理何在、成甚麽大
本、曰、常醒便是知覺否、曰、固是知覺、曰、知覺便是動否、曰、固是
動、曰、何以謂之未發、曰、未發之前、不是瞑然不■省、怎生說做
靜、得然知覺雖是動。不害其爲未動。若喜怒哀樂則又別也、曰、
恐此處知覺雖是動、而喜怒哀樂却未發否、先生首肯曰、是、下
面說復見天地之心、說得好、復一陽生、豈不是動、曰、一陽雖動。
然未發生萬物。便是喜怒哀樂未發否。曰、是、淳 ○問前日論、既
有知覺却是動也、及退而思、大抵心本是箇活物、無間於已發未
發、常恁地活、伊川所謂動字。只似活字。其曰怎生言靜、而以復
說證之、只是明靜中不是寂然不省故爾、不審是否、曰、說得已
是了、但寂字未是、寂含活意。感則便動。不只是昏然不省也、淳
○靜中有物如何、曰、有見聞之理在。即是靜中有物。問敬莫是
靜否、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做敬。去僞 ○問伊川言靜
中須有物始得、此物云何、曰、只太極也、洽 ○蘇季明嘗患思慮
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伊川曰、不可、此不誠之本
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專一、而今
學問只是要一箇專一。若參禪修養。亦皆是專一方有功。修養
家。無底事他硬想成有。釋氏。有底硬想成無。只是專一。然他底
却難。自家道理。本來却是有。只要人去理會得。却甚順。却甚易。
問恭與敬如何、曰、恭是主容貌而言、貌曰恭、手容恭、敬是主事而言、執事敬、思敬、
問敬如何是主事而言、曰、而今做一件事、須是專心在上
面方得、不道是不好事、而今若讀論語。心又在孟子上。如何理
會得。若做這一件事。心又在那事。永做不得。賀孫 ○心定者其
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言發於心。心定則言必審。故的
確而舒遲。不定則內必紛擾。有不待思而發。故淺易而急迫。此
亦志動氣之驗也。端蒙 直卿。 ○明道在扶溝時、謝游諸公皆在彼
問學、明道一日曰、諸公在此、只是學某說話、何不去力行、二公

云、某等無可行者、明道曰、無可行時、且去靜坐、蓋靜坐時。便涵養得本原稍定。雖是不免逐物。及自覺而收斂歸來。也有箇着落。譬如人出外去、才歸家時、便自有箇着身處、若是不曾存養得箇本原、茫茫然逐物在外、便要收斂歸來、也無箇着身處也、廣

○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嘆其善學、曰、這却是一箇總要處。

○先生問、近來全無所問、是在此做甚工夫、義剛對、數日偶看遺書、數版入心、遂乘興看數日、先生曰、遺書錄明道語、多有只載古人全句、不添一字底、如曰思無邪、如曰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皆是、亦有重出者、是當時舉此句教人去思量。先生語至此、整容而誦、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曰、便是聖人也要神明這箇本是一箇靈聖底物事。自家齊戒便會靈聖。不齊戒便不靈聖。古人所以七日戒。三日齊。胡叔器曰、齊戒只是敬、曰、固是敬、但齊較謹於戒。湛然純一之謂齊、肅然警惕之謂戒、到湛然純一時。那肅然警惕也無了。義剛

○改文字自是難、有時意思或不好、便把來改、待得再看、又反不如前底、是以此見皆在此心如何、纔昏便不得、或有所遷就、或有所回避、或先有所主張、隨其意之所重。義理便差了。如今言語、最是難得一一恰好、惟聖人說出、句句字字都恰好、只是這箇心、只是聖人之心平一。賀孫

○心要活、活是生活之活、對着死說、活是天理。死是人欲。（必大錄云、天理存則活。人欲用則死。）周流無窮。活便能如此。僩

○伯豐問、程子曰、覺悟便是信、如何、曰、未覺悟時。不能無疑。便半信半不信。已覺悟了。別無所疑。即是信。僩

○何以窒慾、伊川曰、思、此莫是言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否、曰、然、又問思與敬如何、曰、人於敬上未有用力處。且自思入。庶幾有箇巴攬處。思之一字。於學者最有力。去偽

○惟思為能窒慾如何、曰、思與觀同。如言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蓋是非既見。自然欲不能行。升卿

○思可以勝慾、亦是、曰、莫是要喚醒否。曰、然

○蔡問程子曰、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曰、思慮息不得。只敬便

都沒了。淳

康節當時只是窮得天地盈虛消息之理、因以明得此數、要之天地之理。自是當知。數亦何必知之。伊川謂雷自起處起。何必推知其所起處。惟有孟子見得。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但有今日。都不須問前面事。只自修自盡。明日死也不可知。更二三十年在世也不可知。何必預知之。揚　○康節謂章子厚曰、以君之才、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放一作林下一二十年。使沉慮消

歛。習中豁無一事。乃可相授。夔

或問廖子晦問延平靜坐之說、先生頗不以為然、不知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嘗見李先生說羅先生說春秋不甚好、不知到羅浮靜極後、又理會得如何、時是羅已死　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則心下愈明靜矣。僩　○須是靜

處。方得長進。蓋義理自有著力看不出處、然此亦是後面事。初間亦須著力理會始得。若只靠著靜後、聽他長進、便却不得、然為學自有許多階級、不可不知也、如某許多文字、便覺著力、有這病在、若還更得數年、不知又如何、銖　○李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為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方　○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為驅除。今看得來是如此、廣

近思續錄卷之五

安丘劉源淥纂集

克己篇

此篇論力行蓋窮理既明涵養厚及推於行己之間尤當盡其克治之力也

朱夫子克齋記曰性情之德無所不備而一言足以盡其妙曰仁而已所以求仁者蓋亦多術而一言足以舉其要曰克己復禮而已蓋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為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為衆善之長也然人有是身則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而或不能無害夫仁人既不仁則其所以滅天理而窮人欲者將益無所不至此君子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蓋非禮而視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聽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言且動焉人欲之害仁也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在是於是乎有以拔其本塞其源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胷中之所存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藹然若陽春之溫哉默而成之固無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之不該也感而通焉則無事之不得於理而無物之不被其愛矣嗚呼此仁之為德所以一言而可以盡性情之妙而其所以求之之要則夫子之所以告顏淵者亦可謂一言而舉也與然自聖賢既遠此學不傳及程氏兩先生出而後學者始得復聞其說顧有志焉者或寡矣若吾友會稽石君子重則聞其說而有志焉者也故嘗以克名齋而屬予記之予惟克復之云雖若各為一事其實天理人欲相為消長故克己者乃所以復禮而非克己之外別有復禮之功也今子重擇於斯言而獨以克名其室則其於所以求仁之術又可謂知其要矣是尚奚以予言為哉自今以往必將因

夫所知之要而盡其力至於造次顛沛之頃而無或怠焉則夫
所謂仁者其必盎然有所不能自已於心者矣是又奚以予言
為哉顧其所以見屬之勤有不可以終無言者因備論其本末
而書以遺之幸其朝夕見諸屋壁之間而不忘其所有事焉者
則亦庶乎求仁之一助云爾乾道壬辰月日新安朱熹謹記

答陳明仲曰苟欲聞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無
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必與辨爭恐非告以

有過則喜之意也○克己之目不及思所論大槩得之然有未
盡熹竊謂洪範五事以思為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
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者而為之法則切近明白而易以持
守故五事之次思最在後而夫子於此亦獨舉四者而不及夫
思焉蓋欲學者循其可見易守之法以養其不可見不可係之
心也至於久而不懈則表裏如一而私意無所容矣程子四箴
意正如此試熟玩之亦自可見

答林擇之曰易簀事據曾子自言則非不知者蓋因季孫之賜而
用雖有所緣然終是未能無失但舉扶而易之當下便冰消凍
釋耳

答任伯起書曰熹衰病之軀飲食起居尚未能如舊流竄放殛久
已置之度外諸生遠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若欲行遣亦須符
到奉行難以遽自匆匆也詳觀來論似有仰人鼻息以為慘舒
之意若方寸之間日日如此則與長戚戚者無以異矣若欲學

道要須先去此心然後可以語上上蔡先生言透得名利關方
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不知曾見此
書否

答符復仲曰向所喻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為近利
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只有見未盡舍未
盡者不解有過當也

熊夢兆問每有喜好適意底事便覺有自私之心若欲見理莫當

便與克下曰此等事見得道理分明自然消磨了似此迫切却
生病痛
答楊子順曰正名一義乃可與權者之事今以常情論之決不能
合不若且置勿論而於君臣父子大倫之正深致察焉則亦不
待他求而其輕重取舍之閒當自知所處矣此亦食肉之馬肝
不須深論也至於書中所說則悁忿之外加以猜防意思殊覺
鄙陋此是氣質本不高明寬廣又為學日淺未有得力處所以
不免如此今且未論其他只夫子乘桴之嘆獨許子路之能從
而子路聞之果以為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閒許
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胷次耶若此
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以上文集以下或問
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矣然揆厥所先而循其次第則善者天
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是以人之常性莫不
有善而無惡其本心莫不好善而惡惡然既有是形體之累而

又為氣稟之拘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而天命之本然者不
得而著其於事物之理固有瞢然不知其善惡之所在者亦有
僅識其粗而不能真知其可好可惡之極者夫不知善之真可
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內不知
惡之真可惡則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未能無不惡者以挽之
於中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夫好善
而不誠則非唯不足以為善而反有以賊乎其善惡惡而不誠
則非唯不足以去惡而適所以長乎其惡是則其為害也徒有
甚焉而何益之有哉聖人於此蓋有憂之故為大學之教而必
首之以格物致知之目以開明其心術使既有以識夫善惡之
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至此而復進之以必誠其意之
說焉則又欲其謹之於幽獨隱微之奧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
萌而凡其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
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惡也夫好善而中無

不好則是其好之也如好好色之真欲以快乎己之目初非爲人而好之也惡惡而中無不惡則是其惡之也如惡惡臭之真欲以足乎己之鼻初非爲人而惡之也所發之實旣如此矣而須臾之頃纖芥之微念念相承又無敢有少間斷焉則庶乎內外昭融表裏澄澈而心無不正身無不脩矣若彼小人幽隱之間實爲不善而猶欲外託於善以自蓋則亦不可謂其全然不知善惡之所在但以不知其真可好惡而又不能謹之於獨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是以淪陷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此章之說其詳如此是固宜爲自修之先務矣然非有以開其知識之真則不能有以致其好惡之實故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然猶不敢恃其知之已至而聽其所自爲也故又曰必誠其意必謹其獨而毋自欺焉則大學工夫次第相承首尾爲一而不假他術以雜乎其間亦可見矣（或問下同）

無意者渾然天理不任私意無必者隨事順理不先期必也無固

者過而不留無所凝滯也無我者大同於物不私一身也四者始於意而行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而我復生意循環不窮也此本言聖人之事而程子以爲學者亦所當勉也張子所謂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謂天理一貫則無四者之鑿其旨尤精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胡氏之說詳矣（胡氏曰好德而好色是好德而未能深也不好色而不好德焉則其不好色亦何所就也是故色者人之所好好而難踈德亦人所同好好而難親知其病而痛藥之不使根莠得害嘉穀則志氣清明而獨立乎萬物之表矣）

或問中庸不可能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難明中庸之尤難也蓋三者之事亦知仁勇之屬而人之所難然皆必取於行而無擇於義且或出於氣質之偏事勢之迫未必從容而中節也若曰中庸則雖無難知難行之事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苟一毫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間忽已墮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雖若甚易而實

不可能也故程子以克己最難言之其旨深矣
或問氣質之偏如何救得曰才說偏了又着一箇物事去救他偏越見不平正了越討頭不見要緊只是看教大底道理分明偏處自見得如暗室求物把火來便照見若只管去摸索費盡心力只是摸索不見若見得大底道理分明有病痛處也自會變移不自知不消得費力 賀孫○語類下同
文字講說得行而意味未深者正要本源上加功須是持敬持敬

以靜為主此意須要於不做工夫時頻頻體察久而自熟但是着實自做工夫不干別人事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更看有何病痛知有此病必去其病此便是療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便用簡默意思疏闊便加細密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沉重厚程先生所謂矯輕警惰蓋如此 謨
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 祖道○以下力行 ○善在那裏自家却去行他行之久則與自家為一為一則得之在我未能行善自善我自我 節 ○人言匹夫無可行便是亂說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泛泛地過則不可 升卿 ○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着孔子不去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它求若是大底功業便用大聖賢做

小底功業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強得 僩
○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人亦自見得若不去實踏過却懸空妄想便和最下底層不曾理會得 升卿 ○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皐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者則要牢劄定腳與它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

勝時甚氣象 祖道 ○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將非底換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但看天理私欲之消長如何耳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為始終只此一心 大雅 ○凡一事便有兩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須事事與剖判極處即克治擴充功夫隨事著見然人之氣禀有偏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禀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氣禀偏處克治 閎祖 ○徐子融問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強若是人欲只緣有愛之之意雖知之而不能不好之奈何曰此亦未能真知而已又問真知者還當真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欲不是要就克伐怨欲上面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去求勝做甚麼要去矜夸它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甚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都如氷消凍解無有痕迹矣 賀孫 ○今人日中所為皆苟而已其實只將講學做一件好事求異於人然其設心依舊只是為利其視不講者又何以大相遠天下只是善惡兩言而已於二者始分之中須着意看教分明及其流出去則善者一向善但有淺深爾如水清冷便有極清處有稍清處惡者一向惡惡亦有淺深如水渾濁亦有極渾處有稍渾處問此善惡分處只是天理之公人欲之私耳曰此却是已有說後方有此名只執此為說不濟事要須驗之此心真知得如何是天理如何是人欲幾微間極索理會此心常常要惺覺莫令頃刻悠悠憒憒大雅云此只是持敬為要曰敬不是閉眼默坐便為敬須是隨事致敬要有行程去處如今且未論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截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為說此行程也方其當格物時便敬以格之當誠意時便敬以誠之以至正心脩身以後節節常要惺覺執

持令此心常在方是能持敬今之言持敬者只是說敬非是持
敬若此心常在軀殼中為主便須常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之
色事物之來便成兩畔去又何至如是纏擾 大雅 ○看道理須
要就大處看須要前面開闊不要就那壁角裏去而今須要天
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白將自家日用底與它勘驗須漸
漸有見處若不去那大壇場上行理會得一句透只是一句道
理小了 義剛 ○須於日用間令所謂義了然明白或言心安處

便是義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豈可以安為義也 升卿 ○義利
之辨初時尚相對在若少間主義功深後那利如何着得如小
小竊盜不勞而卻矣 祖道 ○事無小大皆有義利今做好底事
了其間更包得有多少利私在所謂以善為之而不知其道皆
是也 祖道 ○才有欲順適底意思即是利 祖道 ○講學固不可
無須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功夫若只管說不過一兩日都說盡
了只是工夫難且如人雖知此事不是不可為忽然無事又自

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雖知其不義不要做又卻不知不覺自去
做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自要做又卻終不肯做是如何
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為之時此是真心發見之端然才發
便被氣稟物欲隨即蔽固之不教它發此須自去體察存養看
得此最是一件大功夫 賡 ○凡事莫非心之所為雖放僻邪侈
亦是此心善惡但如反覆手翻一轉便是惡只安頓不着亦便
是不善 道夫 ○人未說為善先須疾惡能疾惡然後能為善今

人見不好事都只恁不管他不知這秉彝之良心做那裏去也
是可怪 與立 ○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待臣僕如子弟待子弟
如臣僕伯玉之使孔子與之坐陶淵明篮輿用其子與門人子
路之負米子貢之埋馬夫子之釣弋有若之三踊於魯大夫之
庭冉有用干卻齊以入其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也古之人執
干戈衛社稷躬耕稼與陶漁之事皆是也後世驕侈日甚反以
臣子之職為恥此風日變不可復也 士 君子知此為學者言之

以漸率其子弟庶幾可少變乎人傑○耳目口鼻之在人尚各有攸司況人在天地間自農商工賈等而上之不知其幾階其所當盡者小大雖異界限截然本分當為者一事有闕便廢天職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推是心以盡其職者無以異諸公之論但必知夫所處之職乃天職之自然而非出於人為則各司其職以辦其事者不出於勉強不得已之意矣大雅○有是理方有這物事如草木有箇種子方生出草木如人有此心去做這事方始成這事若無此心如何會成這事夔孫○事無非學文蔚○或說事多曰世事無時是了且揀大段無甚緊要底事不要做又逐旋就小者又揀出無緊要底不要做先去其粗却去其精磨去一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且如中庸說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先且就睹處與聞處做了然後就不睹不聞處用功方能細密而今人每每跳過一重做事睹處與聞處元不曾有工夫却便去不睹不聞處做可知是做不成下梢一齊擔閣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何便做得須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做起方得明作○且須立箇麤底根脚却正好着細處工夫今人於無義理底言語儘說了無義理底事儘做了是於麤底根脚猶未立却求深微縱理會得干己甚事升卿○多是要求濟事而不知自身不立事決不能成人自心若一毫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有一點黑下便有一撲黑上有一毫差下便有尋丈差今若見得十分透徹待下梢遇事轉移也只做得五六分若今便只就第四五着理會下梢如何賀孫○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它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箇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才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它只愛官職便弒父與君也敢夔孫○周旋回護底議論最害事升卿○事至於過當便是偽楊丞通老云陸子靜門人某人常裹頭巾洗面先生因言此○燾

○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麤江西人大抵用心麄祖道○叔蒙
問程子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若是有一項合委
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為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
避嫌者却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却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
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
省察了又如人遺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
竟不薦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他取奉意思不過

這便是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這箇是好人當薦舉之却緣
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不是說親戚親戚自是礙法但以相
熟遂避嫌不舉它又如有某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彼
却有事當治却怕人說道因前怨治它遂休了如此等皆蹉過
多了賀孫○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接物胷中不可先分厚薄
有所別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放令規模寬闊使人人各
得盡其情多少快活大雅○問待人接物隨其情之厚薄輕重

而為酬酢邪一切不問而待之以厚邪曰知所以處心持己之
道則所以接人待物自有準則人傑○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
學耐事升卿○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升卿○學者須要
有廉隅墻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
於其身為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升卿○恥有當忍者有
不當忍者升卿○人須是有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
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為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

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
云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因言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
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
千仞底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
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
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
做工夫處比顏子較麤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

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亦永遠又如論語必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廣○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箇道理若見得這箇道理貧賤不能損得富貴不能添得只要知這道理○若沮人之輕富貴者下梢便愈更卑下一齊衰了升卿○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外物至微末事不得未必便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大雅○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塡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大雅○味道問死生是大關節處須是日用間雖小事亦不放過一一如此用工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曰然○某人立說不須作同異見人作事皆入一分先生曰不曾參得此無礙禪天下事安可必同安可必異且如為子須孝為臣須忠我又如何異於人若是不好事又安可必同只是有理在可學○作事先要成所以常匆匆方

夷巳 十九

夷巳 二十

○每常令兒子門作事只是說箇大綱與它以為那小小處置處也易曉不須說也得後來做得有不滿人意處未有不由那些子說不要區處處起義剛○問見有吾輩臨終多以不能終養與卒學為恨若大段以為恨也是不順理否曰也是如此因言悔字難說既不可常存在胷中以為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着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既做錯此事它時更遇此

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了 胡泳 ○輕重是非它人、最學者大病、是是它是、非是它非、於我何所預、且管自家、可學

○品藻人物、須先看它大規模、然後看他好處與不好處、好處多與少、不好處多與少、又看某長某短、某有某無、所長所有底是緊要與不緊要、所短所無底是緊要與不緊要、如此互將來品藻、方定得它分數優劣、燾

問察其所安云今人亦有做得不是心却不安是如何曰此是良

心終是微私欲終是盛被他盛底勝將去微底但有端倪無力爭得出正如孟子說非無萌蘗之生一段意富良心與私欲交戰時須是在我大段着力與它戰不可輸與它只是殺賊一般一次殺不退只管殺殺數次時須殺退了私欲一次勝他不得但教真箇知得他不好了立定脚根只管硬行從好路去待得熟時私欲自住不得因舉濂溪說果而確無難焉須是果敢勝得私欲方確然守得這道理不遷變問有何道理可助這箇果曰別無道理助得只是自著力戰退他 明作

問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曰季氏初心也知不安然見八佾人數熱鬧便自忍而用之這便是遏絕天理失其初心也 時舉

問子貢得為器之貴者然未至於不器不知是合下無規模抑是後來欠工夫曰也是欠工夫也是合下稟得偏了一般人資稟踈通平日做底工夫都隨他踈通底意思去一般人資稟馴善自是隨這馴善去似人喫藥五臟和平底喫這藥自流注四肢

八脉去若是五臟中一處病受得深喫這藥都做那一邊去這一邊自勝了難得效學者工夫正要專去偏處理會 寓

上蔡說得好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今人才要貪這一件物事便被這物事壓得頭低了申棖想只是悻悻自好只是客氣如此便有以意氣加人之意只此便是慾也 時舉

文振問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曰此與顏子不遷怒意思相似蓋人之有惡我不是惡其人但是惡其惡耳到他既改其惡便自無

可惡者今人見人有惡便惡之固是然那人既改其惡又從而追惡之此便是因人一事之惡而遂惡其人却不是惡其惡也 時舉○南升錄云其所惡者因其人之可惡而惡之而所惡不在我及其能改又只見他善處不見他惡處聖賢之心皆是如此

○不念舊惡非惡其人也昨日為善今日為惡則惡之而不好矣昨日為惡今日為善則好之而不惡矣皆非為其人也伯夷平日以隘聞故特明之 方子

○伊川說怨是人怨舊惡如衣冠不正望望然去之類蓋那人有過自家責他他便生怨然他能改即止不復責他便不怨矣其所怨者只是至愚無識不能改過者耳 淳

叔器曰子路但及朋友不及他人所以較小曰朋友有通財之義故與朋友共那行道之人不成無故解衣衣之但所以較淺小者他能舍得裘馬未必能舍得善勞有善未必不伐有勞未必不施若能退後省察則亦深密向前推廣則亦闊大范益之云顏子工夫是就義理上做子路是就事上做曰子路工夫是就意氣上做顏子自是深潛淳粹 淳錄作縝密 較別子路有些戰國俠士氣象學者亦須如子路恁地割捨得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若今人恁地畏首畏尾瞻前顧後粘手惹脚如何做得事成莫道做好人不成便做惡人也不成 先生至此聲極洪 叔器再反覆說前章先生曰且麄說人之生各具此理但是人不見此理這裏都淬淬地如猫兒狗子饑便待物事喫困便睡到富貴便極聲色之奉一貧賤便憂愁無聊聖人則表裏精粗無不昭徹其形骸雖是人其實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快活 義剛

○子路之心恢廣磨去私意然只去得麄底私意如顏子却是磨去那近裏底了然皆是對物我而言又云狂簡底人做來做去沒收殺便流入異端如子路底人做來做去沒收殺便成任俠去問學者須自子路工夫做起曰亦不可如此說且如有顏子資質底不成交他做子路也 燾

○問顏子子路所答曰此是各就身上病處想平日子路不能

與朋友共裘馬顏子未能忘伐善施勞故各如此言之後云顏則猶有未盡脫然底意思如病安時說頗得不病便是曾病來然二子如此說時便是去得此病了但猶有些根脚未能如夫子自然而已如夫子則橫然如太空更無些滯礙其所志但如此耳更不消着力又曰古人揀己偏重處去克治子路是去得箇吝字顏子是去得箇驕字 祖道○夔孫錄云二子言志恰似新病起人雖去得此病了但着服藥隄防頗得不再發作若聖人之志則曠然太虛了無一物

克己 二十五

問程子曰自訟不置能無改乎又曰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胷為悔今有學者知自訟矣心胷之悔又若何而能不留耶曰改了便無悔又問已往之失却如何曰自是無可救了 必大

○時可問伊川云自訟不置能無改乎譬如人爭訟一訟未決必再必三必至於勝而後已有過則亦必當攻責不置必至於改而後已曰伊川怕人有過只恁地訟了便休故說教着力看來世上也自有人徒恁地訟訟了便休只看有多少事來今日又恁地自訟明日又恁地自訟今年又恁地自訟明年又恁地自訟看來依舊不曾改變只是舊時人他也只知箇自訟是好事只是不誠於自訟 賀孫

問敬鬼神而遠之莫是知有其理故能敬不為他惑故能遠曰人之於鬼神自當敬而遠之若見得那道理分明則須着如此如今人信事浮屠以求福利便是不能遠也又如卜筮自伏羲堯舜以來皆用之是有此理矣今人若於事有疑敬以卜筮決之

克己 二十六

有何不可如義理合當做底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卜筮亦不能遠也蓋人自有人道所當為之事今若不肯自盡只管去諂事鬼神便是不智夫子所答樊遲正是指中間一條正當路與人人於所當做者却不肯去做才去做時又便生箇計獲之心皆是墮於一偏人能常以此提撕則心常得其正矣 燾 ○須先難而後獲不探虎穴安得虎子須是捨身入裏面去如搏寇讐方得之若輕輕地說得不濟事 方子 ○常人之所謂知多求

知人所不知聖人之所謂知只知其所當知而已自常人觀之
此兩事若不足以為知然果能專用力於人道之宜而不惑於
鬼神之不可知却真箇是知　燾
問驕氣吝氣歉氣之盈歉如何曰驕與吝是一般病只隔一膜
驕是放出底吝是不放出底驕正如人病寒熱攻注上則頭
目痛攻注下則腰腹疼熱發出外似驕寒縮在內似吝顯道克
己詩云試於清夜深思省剖破藩籬即大家問何法去此病曰
此有甚法只莫驕莫吝便是剖破藩籬也覺其為非從源頭處
正我要不行便不行要坐便還我坐莫非由我更求甚法　寓
徐問意必固我曰意是要如此聖人只看理當為便為不當為便
不為不曾道我要做我不要做只容一箇我便是意了曰必固
之私輕我意之私重否曰意必固我只一套去意是初創如此
有私意便到那必處必便到固滯不通處固便到有我之私處
意是我之發端我是意之成就曰我是有人己之私否曰人自
這是大節目處而那理者具慎思而明辨之
意必首段

是人己自是己不必把人對說我只是任己私去做便於我者
則做。不便於我者則不做。只管就己上計較私害。與人何相關
人多要人我合一人我如何合得呂銘曰立己與物私為町畦
他門都說人己合一克己只是克去己私如何便說到人己為
一處物我自有一等差只是仁者做得在這裏了要得人也如
此便推去及人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人我只是理一
分自不同　淳　○言必信行必果言自合著信行自合著果何待
安排才有心去必他便是不活便不能久矣又云意是絲毫我
是成一山嶽也　時舉　○意是為惡先鋒我是為惡成就正如四
德貞是好底成就處我是惡底成就處　人傑　○吳仁父問意必
固我曰須知四者之相生凡人做事必先起意不問理之是非
必期事成而已事既成是非得失已定又復執滯不化是之謂
固三者只成就得一箇我及至我之根源愈大少間我又生意
意又生必必又生固■又歸宿於我正如元亨利貞元了亨亨

了又利利了又貞循環不已 僩 ○吳伯英問意必固我曰四者始於我而終於我人惟有我故任私意既任私意百病俱生事未至而有期必之心事既過則有固滯之患凡若此者又只是成就一箇我耳 壯祖 ○問橫渠謂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畧有可疑曰人之為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不能化去者。若曰絕私意則四者皆無則曰子絕一便得何用更言絕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病也。時舉 ○問意必固我伊川

克己　二十九

以發而當者理也發而不當者私意也此語是否曰不是如此所謂毋意者是不任己意只看道理如何見得道理合當如此便順理做將去自家更無些子私心所以謂之毋意若不見道理才有些安排布置底心便是任私意縱使發而偶然當理也只是私意未說到當理在伊川之語想是被門人錯記了不可知 僩

顏子平生只是受用克己復禮四箇字 不遷不貳三月不違不改其樂 ○道夫 ○顏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 道夫 ○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捨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 謨 ○因說克己或曰人欲易見但恐自說是天理却是人欲所以為難曰固是如此且從易見底克去又却理會難見底如剝百合去了一重方去那第二重今且將義利兩字分箇界限緊緊走從這邊來其間細碎工夫又一面理會如做屋柱且去一重粗皮又慢慢出細今人不曾做第一重便要做第二重如中庸說戒謹乎其所

克己　三十

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此是尋常工夫都做了故又說出向上一層工夫以見義理之無窮耳不成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不謹便只去謹獨無此理也 雉 ○林安卿問克復工夫蓋是就發動處天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而用力也曰如此則未發時不成只在這裏打瞌睡懞憧等有私欲來時旋捉來克不亦晚乎發時固是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 僩 ○仲弓主敬行

如是且涵養將去是非猶未定涵養得到一步又進一步方添得許多見識克己復禮便剛決克除將去 南升 ○亞夫問克己復禮克己便已是仁復禮又是一重工夫否曰己與禮對立必復於禮然後為仁若克去己後便無一事則落空去了且如坐當如尸立當如齋此禮也坐而倨傲立而跛倚此己私也克去倨傲跛倚然必使之如尸如齋方合禮也故克己者必須復此身於規矩準繩之中乃所以為仁也 又問從禮說去禮者天理

之節文動作莫非天理若皆不合節文便都是私意曰不必皆不合但有一處不合便是欠闕若克去己私而安頓不着便是不入他腔窠且如父子自是父子之禮君臣自是君臣之禮若把君臣做父子父子做君臣便不是禮又問克復敬恕之別曰仲弓方是養在這裏中間未見得如何顏子克己復禮便規模大精粗本末一齊該貫又問克己復禮如何分精粗曰克去己私便是精底工夫節文欠闕便是粗者未盡然只克去私

意若未能有細密工夫一一入他規矩準繩之中便未是復禮如此則復禮卻是精處曰如此則克己復禮分明是兩節工夫曰也不用做兩節看但不會做工夫底克己了猶未能復禮會做工夫底才克己便復禮也因言學者讀書靜時體認得親切動時別白得分明如此讀書方為有益 時舉 ○晏問克己復禮曰人只有天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便是人欲即無不屬天理又不屬人欲底一節且如坐如尸是天理跛倚是人欲克去跛倚

而未能如尸即是克得未盡卻不是未能如尸之時不係人欲也須是立箇界限將那未能復禮時底都把做人欲斷定先生又曰禮是自家本有底所以說箇復不是待克了己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來克得那二分己去便復得這二分禮來且如箕踞非禮自家克■去箕踞稍稍端坐雖未能如尸便復得這些箇來又問如磨昏鏡磨得一分塵埃去復得一分明曰便是如此然而世間卻有能克己而不能復

禮者佛老是也佛老不可謂之有私欲只是他元無這禮克己私了却空蕩蕩底他是見得這理元不是當克己了無歸着處

又問所以不謂之理而喚做禮者莫是有準則有着實處曰只說理却空去了如曾點與顏子見處不同曾點只是見他精英底却不見那粗底顏子天資高精粗本末一時見得透了便知道合恁地下學上達去禮是那天地自然之理理會得時繁文末節皆在其中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千條萬緒貫通來只是一

克己　三十三

箇道理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是也蓋為道理出來處只是一源散見處都是一箇物事做出底一草一木與他夏葛冬裘渴飲饑食君臣父子禮樂器數都是天理流行活潑潑地理會不得則一事各是一事一物各是一物草木又各自是草木不干自己事莊子曰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　植　〇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才見非禮來則以勿字禁止之才禁止便克己才克去便能復禮又云顏子力量大聖人便就他一刀截斷　明作　〇或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曰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如此類工夫却易視遠惟明才不遠便是不明聽德惟聰才非德便是不聰如此類工夫却難視聽言動但有些箇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〇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徐誠叟說此是工夫積習有素曰不必如此說只是一日用其力之意

問一日之中克己復禮安得天下便歸仁曰只為不曾克己復

克己　三十四

禮一日克己復禮即便有一日之仁顏子三月不違仁只是拳拳服膺而弗失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今日克念即可作聖明日罔念即為狂矣曰顏子地位其德已成恐不如此曰顏子亦只是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除是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說此　明德　〇問上蔡先從偏處克將去其說如何曰也不特恁地夫子說非禮勿視聽言動便盡包得了如偏底固是要克也有不偏而事為有不穩當底也當克且

如偏於嚴克而就寬那寬中又有多少不好處要克今看顏子
也要博文博文又是前一段事窮究得箇事理都明方解克己
復禮若不博文則自家行得是與不是皆不知所以大學先要
致知格物方去正心誠意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
之前面四項只是理會這物事理會得後方去行今不博文只
要撮箇尖底也不親切只是大概綽得終不的當 義剛 ○問程子
曰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一日之間如何得事事皆仁曰一
克己 三十五
日克己復禮了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為事事皆仁雖不■見一人
亦不害其為天下歸仁 植 ○問謝氏前篇謂曾點胸中無一事
此章乃云仁者心與事一曰心與事一只是做此一事則主在
此一事惟其心與事一故能胸中無一事也 必大 ○
子升問克己復禮乾道也是知至以後工夫否曰不必如此說只
見得一事且就一事上克去便是克己不成知未至便不下工
夫大學之序誠意固在知至之後然亦須隨事修為不成知未
至便不用誠意正心但知至已後自不待勉強耳 木之 ○問克復
乾道敬恕坤道曰仲弓資質溫厚靜重顏子資質高明強毅顏
子之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動風行做將去仲弓則斂
藏嚴謹做將去伊川曰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卻與天地
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顏子則是明得盡者也仲弓則是莊
敬持養者也及其成功一也 廣 ○周貴卿問克己復禮乾道持
敬行恕坤道曰乾道是見群龍无首吉既變則成坤故先迷失
克己 三十六
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坤則都無頭但利牝馬之貞
而已所以乾卦自進德修業以至於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
終之可與存義也從知處說來如坤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只
就持守處說得一截如顏子克己復禮工夫卻是從頭做起來
是先要見得天理後卻做將去大要着手腳仲弓卻只是據見
成本子持將去只是依本畫葫蘆都不問着那前一截了仲弓
和粹但精神有所不及顏子是大故通曉 義剛 ○克己復禮乾道

也是喫一服藥便效主敬行恕坤道也是服藥調護漸漸消磨去公看顏子大小大力量一克己復禮便了仲弓只是循循做將去底如何有顏子之勇祖道曰雖是如此然仲弓好做中人一箇準繩不如且學仲弓曰不可如此立志推第一等與別人做顏子雖是勇然其着力下手處也可做釋氏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又問先生適說喫一服藥便效可以着士下手處更望力為開發曰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處便是克己蓋人只有天理人欲日間行住坐臥無不有此二者但須自當省察譬如坐如尸立如齊此是天理當如此若坐欲縱肆立欲跛倚此是人欲了至如一語一默一飲一食盡是也其去復禮只爭這些子所以禮謂之天理之節文者蓋天下皆有當然之理但此理無形無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故謂之天理之節文有君臣便有事君底節文有父子便有事父底節文夫婦幼朋友莫不皆然其實皆天理也天理

人欲其間甚微於其發處子細認取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知其為天理便知其為人欲既知其為人欲則人欲便不行譬如路然上去一條下去一條只於上下之間知上底是路便行下底差了便不行此其所操豈不甚約言之豈不甚易却是行之甚難學者且恁底做將去久久自然安泰此理是本來自有底物但為後來添得人欲一段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豈不是本來底却是後來人欲肆時孝敬之心便失了然而豈真失了于靜處一思念道我今日於父兄面上孝敬之心頗虧則此本來底心便復了也只於此處牢把定其功積久便不可及 道祖

克伐怨欲不行譬如一株草剗去而留其根與連其根剗去此箇意思如何而今人於身上有不好處須是合下便剗去若只在人面前不行而此箇根苗常留在裏便不得問而今覺得身上病痛閑時自謂都無之才感物時便自發出如何除得曰閑時

如何會發只是感物便發當其發時便剗除去莫令發便了又問而今欲到無欲田地莫只是剗除熟後自會如此否曰也只是剗除熟而今人於身上不好處只是常剗去之才發便剗自到熟處 夔孫

○問克伐怨欲須要無先生前日令只看大底道理這許多病自無今看來莫是見得人己一體則求勝之心自無見得事事皆己當爲則矜伐之心自無見得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則忿怨貪欲之心自無否曰固是如此這已是第二着了問莫是見得天地同然公共底道理否曰這亦是如此亦是第二着若見得本來道理亦不待說與人公共不公共見得本來道理只自家身己上是勝箇甚麼是伐箇甚麼是怨欲箇甚麼所以夫子告顏子只是教他克己復禮能恁地則許多病痛一齊退聽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這是防賊工夫克己復禮這是殺賊工夫 賀孫

楊問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與天地同體曰渣滓是私意人欲之未消者天地同體處是義理之精英人與天地本一體只緣渣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渣滓便與天地同體克己復禮爲仁己是查滓復禮便是天地同體處有不善未嘗不知不善處是查滓顏子三月不違仁既有限此外便未可知如曾子爲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傳而不習是曾子查滓處漆雕開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有些查滓處只是質美者見得透徹那查滓處都盡化了若未到此須當莊敬持養旋旋磨擦去教盡 寓

問舍生取義曰■此不論物之輕重只論義之所安耳 時舉

○義在於生則舍死而取生義在於死則舍生而取死又曰欲生惡死人心也惟義所在道心也 夫道

問仁義禮智根於心曰上說君子是通聖人言蓋君子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箇根便着土所以生色形見於外衆人則合下生時便爲氣稟物欲一重隔了這箇根便未着土

在蓋有殘忍底心便沒了仁之根有頑鈍底心便沒了義之根有忿狠底心便沒了禮之根有黑暗底心便沒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今人只要去其氣質物欲之隔教四者之根著土而已如堯舜性之便是根已著土了湯武反之便是元來未曾著土而今方移得來著土了燾○安卿問何謂根曰養得到見得明便自然生根此是人功夫做來義剛

或云諺有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曰此語前輩曾用以解頤之象慎言語節飲食廣○或問伊川自勝者為強之說如何曰雷在天上是甚威嚴人之克己能如雷在天上則威嚴果決以去其惡而必於為善若半上落下則不濟事何以為君子須是如雷在天上方能克去非禮燾○懲忿如救火窒慾如防水大雅○懲忿如汙澤然其中穢濁解汙染人須當填塞了廣○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塡壑遷善如風之迅改過如雷之烈僩

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知與詐勇與怒固相類仁卻如何貪蓋是仁只是愛愛而無義以制之便事事都愛好物事也愛好官爵也愛錢也愛事事都愛所以貪胡泳○智與詐相近勇與怒相似然仁卻與貪不相干蓋南方好也好行貪狠北方惡也惡行廉貞蓋好便有貪底意思故仁屬愛愛便有箇貪底意思又云大率慈善底人多於財上不分曉能廉者多是峻刻悍悻聒噪人底人燾

問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看來不善之發有二有自思慮上不知不覺自發出來者有因外誘然後引動此思慮者閑邪之道當無所不用其力於思慮發時便加省察不使形於事為於物誘之際又當於視聽言動上理會然其要又只在持敬惟敬則身心內外肅然交致其力則自無二者之病曰謂發處有兩端固是然畢竟從思慮上發者也只是外來底天理渾是一箇只不善便是不從天理出來不從天理出來便是出外底了視聽言動該貫內外亦不可謂專是外面功夫若以為在內自有一件功夫

在外又有一件功夫則內外支離無此道理須是誠之於思
守之於為內外交致其功可也端蒙
安卿問伊川言目畏尖物此須克去室中率置尖物曰疑病每如
此那本不曾刺人他眼病只管見刺人耳伊川又一處說有人
嘗見獅子伊川教他見獅子則捉來其人捉來捉去捉不着遂
不見獅子了寓○問習在危階上行底亦此意否曰那箇却分
明是危只習教不怕問習得不怕少間到危疑之際心亦不動
否曰是如此胡泳○或問程子有言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己者我
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此說發明得
好曰此程子為學者言之若聖人分上則不如此也無適也無
莫也義之與比曰痛舍則大段費力矣廣○問饑食渴飲冬裘
夏葛何以謂之天職曰這是天教我如此饑便食渴便飲只得
順他窮口腹之欲便不是蓋天只教我饑則食渴則飲何曾教
我窮口腹之欲淳

克己　甲十三

何以窒慾伊川曰思此莫是言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否曰
然又問思與敬如何曰人於敬上未有用力處且自思入庶幾
有箇巴攬處思之一字於學者最有力去僞○惟思為能窒慾如
何曰思與觀同如言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蓋
是非既見自然慾不能行僩
橫渠云以道體身非以身體道蓋是主於義理只知有義理却將
身只做物樣看待如先理會身上利害是非便是以身體道如
顏子非禮勿視便只知有禮不知有己耳營○問橫渠說以道
體身曰只是有義理直把自家作無物看伊川亦云除却身只
是理懸空只是箇義理人傑○橫渠云學者識得仁體後如讀書
講明義理皆是培壅且只於仁體上求得一箇真實却儘有下
工夫處也謨
原仲說文定少時性最急嘗怒一兵士至親毆之兵輙抗拒無可
如何遂回入書室中作小冊盡寫經傳中文有寬字者於冊上

克己　甲十四

以觀玩從此後遂不復性急矣方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呂丈舊時性極褊急因病中讀論
語於此有省後遂如此好

嘗言坐即眾倚後來雖三四日便坐得先生云氣不從志處乃是
天理人欲交戰處也○季通 方

東己 四十五

庚午十二月二十一日抄克己 癸四十五歳 二十七日卯時訖

近思續錄卷之六　　安丘 編集

家道篇

此篇論齊家、蓋克己之功既至、則施之家而家可齊矣、

朱夫子答呂伯恭曰、兒子蒙教督甚至、舉家感激不可言、但所作
大義、似未入律。聞亦已令專治此業、甚善、觀其氣質、似亦只做
得舉子學、初尚恐其不成、今既蒙獎誘、不知上面更能進步否。
此亦必待其自肯、非他人所能彊也。文集下同○塾子久累誨督感
刻已深、又承許其稍進、尤切銘篆、若湊之習。欲其自知進步。恐
無此日。更得明示好惡、而痛加撙節。則為幸又不可言矣、

與劉子澄曰、向讀女戒、見其言有未備、及鄙淺處、伯恭亦嘗病之、
間嘗欲別集古語。如小學之狀。為數篇、其目曰正、靜曰卑弱、曰
孝愛、曰和睦、曰勤謹、曰儉質、曰寬惠、曰講學、班氏書可取者亦
刪取之、如正靜篇、即如杜子美秉心忡忡、防身如律之語、亦可
入、凡守身事夫之事皆是也、和睦謂宜其家人、寬惠謂逮下無

疾、妬、凡御下之事、病倦不能檢閱、幸更為詳此目。有無漏落、有即補之、而輯成一書、亦一事也。向見所編家訓、其中似已該備、只就彼采擇、更益以經史子集中事。以經為先。不必太多。精擇而審取之。尤佳也。

答許順之曰、順之既有室家、不免畧營生理、此固不得不爾也、粗有衣食之資。便免俯■仰於人。敗人意思。此亦養氣之一助也。但不可汲汲皇皇。役心規利耳。想順之於此必有處決、不至如此也

答王遇曰、前此欲銘先夫人之墓、以未嘗習為之、無以應命、亦自念君子之事親以誠。正不在此。但能篤志力行。使人謂之君子之子。則其為親榮也大矣。祭文尤所未解、凡喪、父在父為主。今自主之一失也。古者將葬祖奠遣奠祝以事告而無文辭二失也。古人居喪則言不文。益哀戚勝之不能文也。今文■甚矣。又將振而矜之。此三失也。孔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吾友其未之思歟、大抵吾友誠慤之心、似有未至、而華藻之飾、常過其哀、故所為文、亦皆辭勝理、文勝質、有輕揚詭異之態、而無沉潛溫厚之風、不可不深自警省、訥言敏行。以改故習之謬也、

答何叔京曰、言舜喜象之來、非不知其將殺己、但舜之心、見其憂則亦憂、見其喜則亦喜、今見其喜而來、故亦為之喜、蓋雖明知彼之將殺己、而自我觀之、則吾弟耳、兄弟之愛、終豈能忘也哉、愚聞之師曰。兄弟之親。天理人倫。蓋有本然之愛矣。雖有不令之人。傲很鬩閱於其間。而親愛之本心也。則有不可得而磨滅者。惟聖人盡性。故能全體此理。雖遭橫逆之變。幾殺其身。而此心湛然。不少搖動。

答胡伯逢曰、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闇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

首於乾坤而中於咸恒、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為正始之道、其以此歟、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

答黄仁卿東曰、示諭食貧之狀、深為歎息、向見擬此闕、意官期必甚近、不謂尚許久也、然從官兩世清貧如此。益見家法之有傳。足使貪濁知所愧矣。所恨自困涸轍。不能少致濡沫之助。但有

歎恨耳。改葬之議、既非人謀所及、假卜筮以決之、亦古人所不廢、更詳思之如何、

答王子合曰、謝氏致生致死之說、亦是且借此字以明當祭與不（是字可疑 誤似當說 字句訛闕）當祭之意、致生之者、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是也、致死之者、如絶地天通、廢撤淫祀之類是也、若於所當祭者、疑其有。又疑其無。則誠意不至矣。是不得不致生之也。於所不當祭者、疑其無。又疑其有。則不能無恐懼畏怯矣。是不得不致死之也。此意與檀弓論明器處、自不相害、如鬼神二字、或以一氣消息而言、或以二氣陰陽而言、說處雖不同、然其理則一而已矣、人以為神便是致生之、以為不神便是致死之、然此兩句獨看却有病、須連上文看可與不可兩字、方見道理實處。不是私意造作。若不然。即是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之說矣、○天神地示人鬼只是一理。亦只是一氣、中庸所云未嘗分別人鬼、不在内也、人鬼固是終歸於盡、然誠意所格、便如在其上下左右、豈可謂

祀典所在、不謂是耶、奇怪不測、皆人心自為之、固是如此。然亦須辨得是合有合無。若都不分別。則又只是一切惟心造之說而古今小說所載鬼怪事、皆為有實矣。此又不可不察也、

熊夢兆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謂之誠心耶、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

答鄭子上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雖是聖人自責之詞、然必

其於責人之際、反求諸己、而見其於道之全體。曲折細微。容有
不能無不盡處。如舜之號泣於旻天之類。但當於此負罪引慝。
益加勉勵。而不敢自恕焉耳。
陳安卿問伯夷何以只知有父命、而不知有天倫、叔齊何以只知
有天倫、而不知有父命、恐是在伯夷則其兄弟係於己、而父命
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父命為尊、而兄弟為卑、在叔齊、則其父
子繫於己、而天倫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天倫為重、而父子為
輕否、曰、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
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便是。
伯夷叔齊得之矣。○問子路請禱、集注舉士喪禮、疾病行禱五
祀、程子曰、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祐也、范氏亦曰、子之於父、
臣之於君、有疾而禱、禮之常也、然世俗纔疾病、則靡神不禱、靡
祀不修、此乃燭理不明而惑於淫怪、不知死生有命在天、彼沉
溺滯崇、安能壽之而安能夭之、是特鄉閭庸夫庸婦鄙陋之見

耳、今子路如此舉、而諸家如此說、則亦有此理而或可為之耶、
曰、疾病行禱者。臣子之於君父。各禱於其所當祭。士則五祀是
也。子路所欲禱、必非淫祀、但一不當請耳。故孔子不以為非、而但
言不必禱之意、○問小學載庾黔婁、父病每夕稽顙北辰、求以
身代、而全文此下更云數日而愈、果有此應之之理否、若果有
應之之理、則恐是父子一氣、此精誠所極、則彼既餒之氣、因復
為之充盛否、抑此適遭其偶然、而實非關於禱、實無轉夭為壽
轉禍為福之理、人子於此、雖知其無應之之理、而又却實行其
禮、則恐心是不相似、曰、禱是正禮。自合有應。不可謂知其無是
理而姑為之、○問程子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如先生舊
時、亦嘗有壽母生朝、及大碩人生朝、與向日賀高倅詞、恐非先
生筆、不審又何也、豈在人子自己言、則非其所宜、而為父母、待
親朋、則其情又有不容已處否、然恐為此、則是人子以禮律身、
而以非禮事其親、以非禮待於人也、其義[illegible]如何、曰、此等事、是

力量不足。放過了處。然亦或有不得已者。其情各不同也。
葉味道問、昔侍先生、見早晨入影堂、焚香展拜、而昏暮無復再入、未知尊意如何、曰、向見今趙丞相、日於影堂行昏定之禮。或在燕集之後。竊疑未安。故每常只循舊禮。晨謁而已。
答徐居甫曰、五異姓爲後、此固今人之失、今亦難以追正。但預祭之時。盡吾孝敬之誠心可也。○有服、則不但男日不飲酒食肉矣、其他則視情、分之、厚薄可也、○問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

其至也察乎天地、蓋夫婦則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玩狎之地、自欺於人所不知之境、人倫大法。雖講於師友之前。亦未保其不壞於幽隱之處。儻知造端之重。隱微之際。恐懼戒謹。則是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爲力而有功矣。曰、本只是說至近處、似此推說亦好、
余國秀問、宋傑嘗於親愛而辟上用功、如兄之子、常欲愛之如己子、每以第五倫爲鑑、但愛己子之心、終重於愛兄之子、曰、常欲二字。即十起之心也。須見得天理發見之本然。則所處厚薄。雖有差等。而不害其理之一矣。○李敬子問、燔近於家間、區處一二事、便覺上下睽隔、情意寖薄、欲遂置而不問、則諸事不整、不知且只於身上、自理會、莫屑屑問它、如何、曰、戚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讀余隱之尊孟辨曰、溫公云、仲子嘗諫其兄而兄不用、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又曰、仲子、狷者有所不爲

者也、愚謂口非之而身享之、一時之小嫌、狷者之不爲、一身之小節、至於父子兄弟。乃人之大倫。天地之大義。一日去之。則禽獸夷狄矣。雖復謹小嫌。守小節。亦將安所施哉。此孟子絕仲子之本意、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愚謂政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觀舜之爲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疑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傳云愛子敎之以義方、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不責善是不諫

不教也、可乎、辨曰、父為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之謂也、愛子教之
以義方、古者易子而教之、豈自教也哉、鯉趨而過庭、孔子告之
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詩與禮、非孔子自以
詩禮訓之也、孟子之言、正與孔子不約而同、其亦有所受而言
之乎、愚謂子雖不可以不爭於父、觀內則論語之言、則其諫也
以微。隱之說已盡、更發此意尤佳、
陳
了翁與兄書曰、章氏議卻不成、農師極惓惓、亦不敢就、自到官
尤覺中饋不可無人、而瑞奴等零丁益可憐、不免議同年周户
曹之妹、 鍔 其家清貧。其人年長。貧則不驕。長則諳事。為瑞奴等
之慮、只欲如此、書尾又云、周氏雖貧。然舉家好善。故就之。男女
可無慮、跋曰、予嘗讀陳忠肅公之文、觀其述己之志、稱人之善、
未嘗不推而決諸義利取舍之間。於是知公之所以常留中浩
然。前定不疚者。其所自得。蓋有在也。孟子曰欲知舜與跖之分
無他、利與善之間耳、又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
得兼、舍生而取義也、陳公之學、蓋得諸此、惟其察而精之也入
毫芒。是以擴而充之也塞宇宙。善觀此帖者、亦足以識其幾矣、
帖藏邯鄲賈元放家、元放文學議論有餘、又通當世之務、而砥
礪廉隅。不為苟合。其亦深有得於斯歟、

太
孺人邵氏墓表畧曰、金華時鎬、使其子源、以永嘉葉適所為其
母夫人行述、及別記事實、各一通、來請表墓、云云而別記手書
條約之詞、一曰、子孫謹守家法、毋得違悖、二曰、晨興鳴板、長幼
詣影堂早參。次會中堂敘揖。三曰、男女出入、財貨出納、僕妾增
減、必稟家長。四曰、凡為子婦、毋得蓄私財。五曰、女僕、無故不許
出中門。蒼頭、毋得輙升堂室入庖廚。則予於是有以知夫人之
所以教者、得齊家之要。至其又謂夫人、天性儉質、不徇華靡。服
御有常、未嘗追逐時好有所變易、歲時奉祭甚謹。嘗以冬享割
肉、手寒刀墜、諸婦請代。而弗許也。毋何、晚得末疾、歸省輙惓惓
不忍去、比卒、年幾六十矣、猶蔬食以終喪。女兄孀居貧病、護視

罔悉。遇其子弟、恩意有加、時君篤於教子、一時髦俊多客其門、夫人日飭饌具、必躬臨之、雖勤劇無倦意。則予於是又有以見夫人之所以教者、蓋以其身。而不專在於言語之間也。嗚呼、是可尚已、

番陽程君公才墓表畧曰、正思病且革、以書抵予告訣、且書其先大父之行事、而求識其墓、予哀正、思力學、任道、而蚤死也、云云君諱汝能字公才、天資純篤、不由學問、而孝弟忠信、自有以絶

人者、父性嚴、府君事之順焉、於其行事有未安者、必以正諫。諫而不入。則退而謹伺之。意解復諫。卒聽從乃已。毋得未疾、三年衣不解帶。居不入室。時其起居飲食之節。而躬致養焉。雖矢溲之役。不以累它人也。事兄謹甚、兄好飲佚遊、府君懼顯兄過。以貽親憂。委曲其間。彌縫甚至。卒以無間言。親没、析其產、兄欲善田宅恣所取、無難色。平生口無惡言妄語。足迹不涉官府之門。居鄉接物、恂恂謹敕。不怒而人敬畏之。周人之急、必盡其力。雖或負之、不計也、鄉人有死而亡子者、治其喪甚飭、或欲没入其貲產、為告官立後。至今不絶。處家慈愛而能嚴。子弟不敢為纖芥非理事、今没三十年、鄉人行旅言之、猶有思慕出涕者、嗚呼、茲非夫子所謂十室之邑。忠信如己者乎。是乃三代之遺民。而非今世之士所能及也。使其得聞聖賢之教。而講學以明之。其所至可量哉。正思病亟作書、其詳如此、而字畫謹細如常時。云云

答毛朋壽曰、就補遠行、為榮親計、此意甚美、然古人亦有所謂不

以得於外者為親榮者。亦不可不知也。續集

答方耕道曰、凡百且勸賢兄、寬以耐事、遠方既難得朋友。兄弟便兼切偲之責。凡事仔細商量為佳也。別集

答林擇之曰、得失既往不足言。正惟立身行道。是乃榮親之大耳。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尹氏得其用心之本。而游氏得其制事之宜。二說相須。為不可易。為人子者、本以守父之道、不忍有改為之心、至有所過之不同、則隨其輕重、而以義制之耳、三年而改者、

意其有為而言也、其不可改、則終身不改、固不待言。其不可以待三年者、則又非常之變、亦不可以預言矣。善讀者推類而求之、或終身不改。或三年而改。或甚不得已。則不待三年而改。顧其所遇如何。但不忍之心。則不可無耳。或曰、昔謝方明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其必宜改、則以漸變之、使無迹可尋、為人子者、不幸而父之過有當必改者、以是為法、而隱忍遷就於義理之中、不亦可乎、曰、吾嘗聞之師矣、以為此其意則固善矣、然用心每每如此。即駸駸然所失却多。必不得已。但當至誠哀痛以改之而已。何必隱忍遷就之云乎。至哉此言、足以警學者用心之微矣、（或問下同）

或問夫子以夷齊為賢、則其不為衛君之意明矣、而子貢復有怨乎之問、至聞得仁之語、然後知夫子之不為、何耶、曰、夷齊之賢、天下孰不知之、子貢蓋不待夫子之言而知之矣、然意二子雖賢、而其所為、或出激發過中之行。而不能無感慨不平之心。則

衛君之爭。猶未為甚得罪於天理也。故問怨乎以審其趣、而夫子告之如此、則子貢之心、曉然知夫二子之為是、非其激發之私、而無纖芥之憾矣、持是心、燭乎衛君父子之間、其得罪於天理、而見絕於聖人、尚何疑哉、此其所以必再問而後知所決也、

菲飲食云云、胡氏嘗論之矣、然禹之儉勤、乃其常德。未必專為是也。然其意亦深矣。（胡氏曰、禹為天子、有常奉矣、然以鯀功不就而殛死。故心常痛之。而不忍享其奉也。至豐享祀。華黻冕。則以奉其先也。盡力溝洫。則以終其事也。古之聖人愛其親有深長之思如此。然而不棄天下者、不敢以一家之私。而害天下之公也。若王裒嵇紹則終身不仕可也。）

或問閔子騫之孝、曰、吳氏詳矣、（吳氏曰、韓詩外傳、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疾惡子騫、以蘆花衣之、父察知之、欲遂後母、子騫啓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而止、母改悔之後至均平、遂成慈母、此夫子所以稱之也、）

或問父子相隱之說、曰、邢氏引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以為得此意。善乎其推言之也。楊氏之說本乎情、謝侯尹氏之說本乎理、皆有所不同也、今試以身處之、則所謂情者、可體而易見、所謂理者、近於汎而不切、然徒徇夫易見之近

情、而不要之以至正之公理、則人情之或邪或正、初無準則、若
之何其必順此、而皆可以為直也耶、苟順其情而皆可謂之直。
則霍光之夫婦相隱。可以為直。而周公之兄弟。石碏之父子。皆
咈其情。而反陷於曲矣。而可乎哉。況孟子所謂情者、乃指下文
四端之善而言、而所謂若者、未必其果為順也、讀者詳之、
或問古之聖人多矣、必言舜為法於天下何也、曰、法者人倫而已、
他聖人者、因其常而處之不失、未足以見人道之盡也、惟舜極

其變而不失其常。是以人道之盡。於此尤可以見焉。故特舉舜
而為言耳、然其所謂法者。亦豈舜之自為哉。但性天之妙。人所
難明。而舜之所行。有以盡發其蘊。使天下後世。無不見聞。故舉
舜以見法耳。程子所謂觀乎聖人則見天地者。正謂此也。曰、楊
氏以為、孟子三自反、不若顏子不校、信乎、曰、自反所以自修、學
者之事也、不校、不見可校、成德之事也、其淺深之序、信如楊氏
之說矣、然自反之說。謹嚴精切。正學者所當用力處。若反之未

至。而遽欲自以不校為高。則恐其無修省之功。而陷於苟且頹
惰之域也。
伊川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人情天理。於是為至。舜之於象、周
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今按象欲殺舜事、程子之言至矣、其
曰人情天理於是為至者、尤為精切、學者所宜反復而深思、未易
草草領畧也、張子之說、曰備之有素、曰在吾術內者、似非所以
語舜之心也。或問楊氏謂舜惟恐不獲於象者、如何、曰舜之所

以然者、不為是也、但其兄弟之愛、發於自然。不以殺己而有變、
耳若曰惟恐不獲於象、而後同其憂喜焉、則是畏其殺己、而幸
其寬己、亦非所以語聖人矣。
蓋夫婦之際、隱微之間、尤可見道之不可離處、知其造端乎此、則
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易首乾坤。而重咸恒。詩首關
雎。而戒淫泆。書記釐降。禮謹大昏。皆此意也。
問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欲絕則傷恩、不與之絕則又似匿怨而

友其人、曰、此非匿怨之謂也。心有怨於人、而外與之交、則為匿怨、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為親。故者毋失其為故者也。淳語類。

同下○李問人倫不及師、曰、師與朋友同類。而勢分等於君父。唯其所在而致死焉。曾云、如在君旁。則為君死。在父旁。則為父死。曰、也是如此、如在君。雖父有罪。不能為父死。賀孫

毅然問、家齊而後國治天下平、如堯有丹朱、舜有瞽瞍、周公有管蔡、却能平治何也、曰、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舜能使瞽瞍不格姦。周公能致辟於管蔡。使不為亂。便是措置得好了。然此皆聖人之變處、想今人家、不解有那瞽瞍之父、丹朱之子、管蔡之兄、都不須如此思量、且去理會那常處。淳

或問正心章說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修身章說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如何、曰、是心卓然立乎此數者之外。則平正而不偏辟。自外來者。必不能以動其中。自內出者。必不至於溺於彼。或問畏敬如何、曰、如家人有嚴君焉、吾之所當畏敬者也、然當不義則爭之。若過於畏敬而從其令、則陷於偏矣、若夫賤惡者固當賤惡、然或有長處。亦當知之。下文所謂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此是指點人偏處、最切當、人傑

○問敖惰、曰、大抵是一種沒要緊底半上落下底人、且如路中撞見如此等人。是不足親愛畏敬者。不成強與之相揖而致其親愛畏敬。敖惰是人之所不能無者、又問敖惰二字恐非好事、曰此如明鑑之懸、妍者自妍、醜者自醜、隨所來而應之、不成醜者至前、須要換作妍者、又敖惰是輕、賤惡是重、既得賤惡、如何却不得敖惰、然聖人猶戒其僻、則又須點檢、不可有過當處、賀孫

胡叔器問追遠是親否、曰、言追則不是親了、包顯道問、遠祖時人不解更有追念之意、想只是親、曰、只江南來不如此、湖北人上墳、不問遠祖也哭、這却好。人之一身。推其所自。則必有本。便是遠祖。畢竟我是它血脈。若念及此、則自不能無追感之情、且如

今老人、不能得見箇孫子、今若便見十世孫時也惜。畢竟是自家骨肉。人只是不思量到這裏、所以追感之誠不至也、義剛

問色難、是承順父母之色、是自己和顏順色、曰、人子胸中。纔有些不愛於親之意。便有不順氣象。此所以愛親之色為難、寓 〇不敬何以別乎、敬大槩是把當事。聽無聲。視無形。色難是大段恭順積得厚方能形見。所以為難、勉強不得、此二者、是因子游子夏之所短而進之、能養服勞、只是外面工夫。遮得人耳目所及者。如今人和養與服勞都無了。且得如此。然後就上面更進將去。大率學者且要儘從小處做起。正如起屋。未須理會架屋。且先立箇基趾定。方得。明作 〇問夫子答子游子夏問孝、意雖不同、然自今觀之、奉養而無狎恩恃愛之失、主敬而無嚴恭儼恪之偏、儘是難、曰、既知二失、則中間須自有箇處之之理、愛而不敬。非真愛也。敬而不愛。非真敬也。敬非嚴恭儼恪之謂、以此為敬則誤矣、只把做件事、小心畏謹、便是敬、道夫 〇子夏之病。乃子游之藥。子游之病。乃子夏之藥。若以色難告子游、以敬告子夏、則以水濟水、以火濟火、故聖人藥各中其病、方

問幾微也、微諫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得孝子深愛其親。雖當諫過之時。亦不敢伸己之直。而辭色皆婉順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才見父母心中不從所諫、便又起敬起孝、使父母歡悅、不待父母有難從之辭色。而後起敬起孝也。若或父母堅不從所諫、甚至怒而撻之流血、可謂勞苦、亦不敢疾怨、愈當起敬起孝、此聖人教天下之為人子者、不惟平時有愉色婉容、雖遇諫過之時、亦當如此、甚至勞而不怨、乃是深愛其親也、曰、推得也好、又云、又敬不違者、上不違微諫之意、切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置父母於無過之地。其心心念念只在於此、若見父母之不從、恐觸其怒、遂止而不諫者。非也。欲必諫、遂至觸其怒。亦非也。南升

問子貢欲知為衛君、何故問夷齊、曰、一是父子爭國、一是兄弟讓

國、此是、則彼非可知、問何故又問怨乎、曰、此又審一審、夫子言
求仁得仁、是就心上本原處說、凡讓出於不得已。便有怨。夷齊之
讓、乃天理之當然。又何怨。問子欲正名、是公子郢否、曰、此又是
第二節事。第一須先正輒父子之名、問輒尚在、則如何正、曰、上
有天子、下有方伯、它不當立。如何不正。寓 ○求仁而得仁、此只
是不傷其本心而已、若夷齊不讓。心終不安。人心本仁。才傷著
本心。則便是不仁矣。謨 ○夫子說古之賢人也、賢人固有做得

問不恰好處、便未知夷齊之讓是與不是、如其不必讓而讓之。
則終未免有怨悔之心矣。若有怨悔則讓便未為是。則未見得
不為輒、所以更問怨乎、夫子說求仁得仁又何怨、便是要讓、方
合道理、始知夫子之不為輒、義剛 ○問伯夷不敢安、嫡長之分、
以違君父之命、叔齊不敢安、父兄之命、以亂嫡庶之義、這便是
求仁、伯夷安於逃、叔齊安於讓、而其心舉無隉杌之慮、這便是
得仁否、曰、然、道夫 ○集注諫伐而餓、非此章本意、然亦是伯夷

不怨底事。故程子同引來說、必大
或言司馬牛所憂、人當兄弟如此、也是處不得、曰、只是如子夏說。
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若大段著力不得。也不奈何。若未然
底可諫、尚可著力、做了時、也不奈何得、明作 ○問四海皆兄弟、
胡氏謂意圓語滯、以其近於二本否、曰、子夏當初之意、只謂在
我者敬而無失、與人又恭而有禮、如此則四海之內皆親愛之、
何患乎無兄弟、要去開廣司馬牛之意。只不合下箇皆兄弟字。

便成無差等了。淳
問公子荊善居室、也無甚高處、聖人稱善何也、曰、公子荊所為、正
合道理恰好處。常人為屋室。不是極其華麗。則牆崩壁倒全不
理會。子荊自合而完、完而美、循循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已。初不
以此累其心。在聖人德■盛、此等事皆能化了、不足言、在公子
荊能如此、故聖人稱之、謙之
或問事親從兄一段、曰、緊要在五箇實字上。如仁是親親而仁民

仁民而愛物、義是長長貴貴尊賢、然在家時、未便到仁民愛物、
未事君時、未到貴貴、未從師友時、未到尊賢、且須先從事親從
兄上做將去。這箇便是仁義之實。仁民愛物、貴貴尊賢是仁義
之英華。若理會得這箇、便知得其他、那分明見得而守定不移、
便是知之實。行得恰好、便是禮之實、由中而出無所勉強、便是樂
之實。大凡一段中必有緊要處、這一段便是這箇字緊要、胡泳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今人將孝弟低看了。孝弟之至、通於神

明、光於四海、直是如此、德明 ○問從兄如何為義。曰、言從兄則
有可否、偏於愛底些子便是仁、偏於嚴底些子便是義、節 ○義
主君臣、今曰從兄、又曰尊賢、隨事立言不同、其實則一否。曰、然、
德明 ○朱飛卿問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曰、如今恁地勉強安
排、如何得樂。到得常常做得熟、自然浹洽通快、周流不息、油然
而生、不能自已、只是要到這樂處、實是難、在若只恁地把捉安
排、纔忘記又斷了、這如■何得樂、如何得生。問如今也且著恁

地把捉。曰、固是且著恁地、須知道未是到處。須知道樂則生處。
是當到這地頭。恰似春月、草木許多芽蘖、一齊爆出來、更止遏
不得、賀孫 問、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
其兄、這箇不是旋安排、這只就他初發上說。曰、只如今不能常
會如此、孩提知愛其親、如今自失了愛其親意思、及其長也知
敬其兄、如今自失了敬其兄意思、須著理會、孟子所以說大人
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須要常常恁地。要之須是知得這二者。使

常常見這意思。方會到得樂則生矣處。要緊却在知斯二者弗
去是也 二句上、須是知得二者是自家合有底。不可暫時失了。
到得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既知了、又須著檢點教詳審子細節
節應拍。方始會不間斷。方始樂。方始生。孟子又云知皆擴而充
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
足以事父母、與知斯二者節文斯二者一段、語勢有不同、一則
說得緊急、一則說得有許多節次、次序詳審、又曰、樂則生。如水

之流。撥盡許多擁塞之物。只恁地滔滔流將去。賀孫

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得乎親者、不問事之是非、但能曲為承順、則可以得其親之悅、苟父母有做得不是處、我且從之、苟有孝心者、皆可然也、順乎親。則和那道理也順了。非特得親之悅。又使之不陷於非義。此所以為尤難也。僩

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養者非速使之中。使之才。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之謂也。下以善養人同、節

王德脩云、親聞和靖說、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曰、親之生也、好惡取舍、得以言焉、及其死也、好惡取舍。無得而言。當是時。親之心即子之心。子之心即親之心。故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先生曰、亦說得好、閎祖

孟子之於匡章、蓋憐之耳、非取其孝也、故楊氏以為匡章不孝、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據章之所為、因責善於父而不相遇、雖是父不是、已是、然便至如此蕩業。出妻屏子。終身不養。則豈得為孝。故孟子言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此便是責之以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絕之地爾、然當時人則遂以為不孝而絕之、故孟子舉世之不孝者五以曉人、若如此五者、則誠在所絕爾、後世因孟子不絕之、則又欲盡雪匡子之不孝而以為孝、此皆不公不正、倚於一偏也、必若孟子之所處、然後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或云、看得匡章想是個拗強底人。觀其意屬於陳仲子。則可見其為人耳。先生甚然之、

曰、兩箇都是此樣人。故說得合。味道云、舜不告而娶、蓋不欲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耳。如匡章。則其懟也甚矣。廣

黃先之說、舜事親處、見得聖人所以孝其親者、全然都是天理、畧無一毫人欲之私、所以舉天下之物、皆不足以解憂、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曰、聖人一身。渾然天理。故極天下之至樂。不足以動其事親之心。極天下之至苦。不足以害其事親之心。一心所慕。惟知有親。看是甚麼物事。皆是至輕。施于兄弟亦然。但知我

是兄。合當友愛其弟。更不問如何。且如父母使之完廩、待上去又捐階焚廩、到得免死下來、當如何、父母教他去浚井、待他入井又從而揜之、到得免死出來、又當如何、若是以下等人處此、定是喫不過、非獨以下人、雖平日極知當孝其親者。到父母以此施於己。此心亦喫不過。定是動了。象為弟、日以殺舜為事、也須喫不過、舜只知我是兄、惟知友愛其弟、那許多不好景象。都自不見了。這道理、非獨舜有之、人皆有之、非獨舜能為、人人皆可為、所以大學只要窮理、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唯是於許多道理見得極盡、無有些子未盡、但舜是生知。不待窮索。如今須著窮索教盡。莫說道只消做六七分。那兩三分不消做盡也得。賀孫

○林子淵說舜事親處、曰、自古及今、何故眾人都不會恁地、獨有舜恁地、是何故、須就這裏剔抉看出來、始得、默然久之、曰、聖人做出。純是道理。更無些子隔礙。是他合下渾全。都無欠闕。眾人却是已虧損了。須加修治之功。如小學前面許多。恰似勉強使人為之。又須是恁地勉強。到大學工夫。方知箇天理當然之則。如世上固是無限事、然大要也只是幾項大頭項、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須看見定是著如此。不可不如此。自家何故却不如此。意思如何便是天理。意思如何便是私慾。天理發見處是如何。却被私慾障蔽了。賀孫

○叔器問舜不能揜父母之惡、如何是大孝、曰、公要如何與他揜、他那頑嚚已是天知地聞了。如何地揜。公須與他思量得箇道理始得、如此便可以責舜、義剛

○問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事、曰、象謀害舜者。舜隨即化了。更無一毫在心。但有愛象之心常有。今人被弟激惱。便常以為恨。而愛弟之心減少矣。

○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燾

○仁與義相拗。禮與智相拗。問云、須是仁之至義之盡、方無一偏之病、曰、雖然如此、仁之至自是仁之至。義之盡自是義之盡。舜之於象、便能如此、封之有庳、當

貴之也、便是仁之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賦、便是義之盡。後世如景帝之於梁王、始則縱之太過、不得謂之仁、後又窮治之甚峻、義又失之、皆不足道、唐明皇於諸王為長枕大衾、雖甚親愛、亦是無以限制之、無足觀者、

亞夫問、中庸言造端乎夫婦何也、曰、夫婦者、人倫中之至親且密者、夫人所為、蓋有不可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子者、昔宇文泰遺蘇綽書曰、吾平生所為、蓋有妻子所不能知者、公盡知之、然則男女居室。豈非人之至親且密者歟。苟於是而不能行道。則面前如有物蔽焉。既不能見。且不能行也。所以孔子有言。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壯祖

或問易傳云、正家之道、在於正倫理、篤恩義、今欲正倫理、則有傷恩義、欲篤恩義、又有乖於倫理、如何、曰、須是於正倫理處篤恩義。篤恩義而不失倫理。方可、柄

大率人之精神萃於己、祖考之精神萃於廟。淵 ○王假有廟、是祖考精神聚於廟。又為人必能聚己之精神。然後可以至於廟而承祖考。今人擇日祀神、多取神在日。亦取聚意也。銖 ○問升萃二卦、多是言祭享、萃固取聚意、不知升何取義、曰、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意。銖

問鯀既被誅、禹又出而委質、不知如何、曰、蓋前人之愆。又曰、禹以鯀為有罪、而欲蓋其愆、非顯父之惡否、曰、且如而今人、其父打碎了箇人一件家事、其子買來填還、此豈是顯父之過、自修

蘇宜久問常棣詩、一章言兄弟之大畧、二章言其死亡相收、三章言其患難相救、四章言不幸而兄弟有鬩、猶能外禦其務、一節輕一節、而其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愈重、到得喪亂既平、便謂兄弟不如友生、其於所厚者薄如此、則亦不足道也、六章、七章、就他逸樂時良心發處指出、謂酒食備而兄弟有不具、則無以共其樂、妻子合而兄弟有不翕、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患難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處逸樂、則多為物欲所轉移、故

天理常隱而難尋、所以詩之卒章、有是究是圖、亶其然乎之句、
反復玩味、真能使人孝友之心油然而生也、曰、所謂生於憂患、
死於安樂、那二章正是遏人欲而存天理、須是恁地看、胡泳 〇
聖人之言、自是精粗輕重得宜、伯恭常棣詩說、聖人之言、大小
高下皆宜、而左右前後不相悖、此句說得極好、銖
楊問、橫渠說斯干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指何事而言、曰、不要相
學不好處、且如兄去友弟、弟卻不能恭其兄、兄豈可學弟之不
恭。而遂亦不友。為兄者但當盡其友可也。為弟能恭其兄、兄乃
不友其弟、為弟者豈可亦學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為弟者但
當知其盡恭而已。如寇萊公㨔倒用印事、王文正公謂他底既
不是。則不可學他不是。亦是此意、然詩之本意、猶字作相圖謀
說、寓
時舉說行葦及旣醉二詩、見古之人君、盡其誠敬於祭祀之時。極
其恩義於燕飮之際。凡父兄耆老所以祝望之者如此、則其獲
福也宜矣、此所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也、先生頷之、時舉
遂以夫人姜氏至自齊、恐是當時史官所書如此、蓋為如今魯史
不存。無以知何者是舊文。何者是聖人筆削。怎見得聖人之意。祖閎
〇宣元年 〇晉驪姬之亂、詛無畜群公子、自是晉無公族、而以卿為
公室大夫、這箇便是六卿分晉之漸。始驪姬謀逐群公子、欲立
奚齊卓子爾、後來遂以為利、疑當作例 則疑六卿之陰謀也。然亦不
可曉、僩 三年。〇申生不辨驪姬、看來亦未是。若辨而後走、恐其他
公子或可免於難、方子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須知得這
意思。則所謂踐其位行其禮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述事
之事、銖 〇延陵季子左袒而旋其封、曰、便有老莊之意。端蒙
公與公族燕、則異姓為賓、注曰、同宗無相賓客之道。銖 〇公族有
[illegible]不剪其類也。纖剸于甸人、特不以示衆耳。刑固不可
免。今之法、乃殺人不死、祖宗時、宗室至少、又聚於京師、犯法絕

寡、故立此法、今散於四方萬里、與常人無異、乃縱之殺人。是何法令。不可不革。可學

李光祖嘗為人後、其家甚富、其父母死、竭家貲以葬之。而光祖遂至於貧。雖不中節。然意思却好。人傑

問取甥女歸嫁一段、與前孤孀不可再嫁相反、何也、曰、大綱恁地。但人亦有不能盡者。淳

問衣不帛襦袴、恐太溫傷陰氣也、曰、是如此、今醫家亦說、小兒子不要大煖、內則、亦是小兒不要著好物事。燾

劉共父劄第、規模宏麗、先生勸止之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忠肅意不樂也、道夫　○劉寶學初娶熊氏、生樞密、生次子方落地、聞是男、即命與其弟直閣為子。熊不樂、都不問。竟以是而沒、後樞密娶呂氏、入門未幾、即命呂一切儀物。盡與直閣女為嫁具。呂即送與之。平父云、○振

辛未四月十四日己巳抄家道二十五日庚辰訖

共三十四章

近思續錄卷之七

安丘劉源淥集

出處篇

此篇論出處之道、蓋身既脩、家既齊、則可以仕矣、然去就取舍、惟義之從、所當審處也、

朱夫子辭免直秘閣狀略曰、三省同奉聖旨、以熹昨任南康、修舉荒政、可除直祕閣者、熹以非才、誤蒙任使、不能布宣德意、以惠遠民、乃以刑政失中。招致殃咎。赤地千里。民不聊生。據罪論刑。豈容幸免。政使粗能措畫、不致大段狼狽、亦是職守之常。何足補塞愆負。而況蠲閣租稅、撥賜錢米、皆是聖主非常之恩。官吏豈有絲毫之力。至於勸諭富民、發廩糶濟、亦是聖朝不愛官爵。以救民命。以故富民觀感、竭其囷倉累歲之積、以應公上一旦之須、此則在所當賞而不可緩者。非一時官吏有罪無功之可比也。有司顧以微文沮卻其事、至今未見報行推賞、是乃聖主過恩。既賞於其所當罪。而有司失信。反吝於其所當賞。熹竊有、

所不安者降到省劄不敢祗受已送建寧府寄庫欲望朝廷數奏收回仍併數奏依熹所乞特與推賞直降付身令本軍日下當官給賜是則不惟熹之私義得以自安亦庶幾自今州郡長吏奉法遵職務格和平不至幸民之災自圖身利而萬一不幸四方復有水旱亦使其他富民知所激勵易為勸誘貧者有所恃賴不復流移其利非止一端而已也 文集下同

賀陳丞相俊卿書畧曰恭聞制書延拜進秉國均中外之望莫不欣然今也亦既月餘政令之出黜陟之施未有卓然大異於前日則是明公蓋未嘗以中外之望於公者自任而苟焉以就其位矣熹竊愧嘆未知明公且將何以善其後也請得少效其愚而明公擇焉蓋聞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扳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為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為其職之所當為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不審明公圖所以善其後者其有合於此乎願亟圖之

答吳晦叔曰兩魏之分東則高歡西則宇文已非復有魏實矣當是之時見微之士固已不立乎其位不幸而立乎其位其賤者乎則亦去之可也其貴者乎則左右近臣從君於西社稷大臣守國於東而皆必思所以為安國靖難興復長久之計不濟則以死繼之而已此外復何策哉

答廖子晦曰所喻已悉但事已如此不若且靜以聽之吾人所學正要此處呈驗若看(看疑作着)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

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為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事已至此、已展不縮。已進不退。只得硬著脊梁。與它斷崖看他如何。自家決定不肯開口告他。東坡在湖州、被逮時、面無人色、兩足俱軟、求入與家人訣、而使者不聽、雖伊川先生、謫涪陵時、亦欲入告叔母。而不可得。惟陳了翁被逮、聞命即行。使人駭之。請其入治行裝。而翁反不聽。奇哉奇哉。願子晦勉旃。毋為後人羞也。此間有吳伯起者、不曾講學、後聞陸子靜門人說話、自謂有所解悟、便能不顧利害、及其作令、纔被對移他邑主簿、却不肯行、而百方求免、熹嘗笑之、吳不能用、竟至憤鬱成疾而死、當時若放得下。却未必死。今不免死。而枉陪了許多下情。所失愈多。雖其臨機失於斷決。亦是平日欠了持論也。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夫子有取於虞人、而孟子亦發明之、李先生說。不忘二字是活句。須向這裏參取。愚謂若果識得此意。辨得此心。則無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

答潘恭叔曰、聖人之門、不使人逃世避人以為潔、故羣弟子多仕於亂邦、然若子路冉有之徒。亦太不擇矣。此學者所當深戒也。

答石天民曰、平生為學、見得孟子論枉尺直尋意思稍分明、自到浙中、覺得朋友間、却別是一種議論、與此不相似、心竊怪之、昨在丹丘、見誠之、直說義理與利害只是一事。不可分別。此大可駭。當時亦曾辨論、覺得殊未相領、至與孟子董子之言、例遭排擯、不審尊兄平日於此見得如何、幸更與諸公講論見教、熹竊以為今日之病。唯此為大。其餘世俗一等近下見識、未足為吾患也、

答時子雲曰、來諭滿紙、深所未喻、必是當時於此見得太重、所以如此執著、放捨不下、今想未能遽然割棄、但請逐日那三五分功夫、將古今聖賢之言。剖析義利處。反復熟讀。時時思省。義理

何自而來。利欲何從而有。二者於人。孰親孰疎。孰輕孰重。必不得已。孰取孰舍。孰緩孰急。初看時似無滋味。久之須自見得合剖判處。則自然放得下矣。捨此不務、紛紛多言、思前算後、展轉纏縛、一生出不得、未論小小得失、政使一旦便登高科、躋顯官、又須別有思量擘畫、終不暇向此途矣、試思之如何、向編近思錄。欲入數段。說科舉壞人心術處。而伯恭不肯。今日乃知此箇病根。從彼時便已栽種培養得在心田裏了。令人痛恨也。

答吳宜之曰、熹身在閑遠、豈能為人究轉求館求試、若能如此、則親戚間如黃直卿輩、當先為圖得矣、兼平生為學、只學固窮守道一事。朋友所以遠來相問、亦正為此、今若曲徇宜之之意、相為經營、則是生師之間。去仁義而懷利以相接矣。豈相尋問學之本意耶、

答方賓王曰、懶辭遂請、深荷上恩、第孤迹殊未可保、且得私義少安、俯仰無愧、它則不暇計爾、舊書讀之。覺得平■淡著實中意味愈長。亦有一二朋友。漸知路徑。閑中少足自慰也。但時論咄咄逼人、一身利害不足言。政恐坑焚之禍。遂及吾黨耳。

鄭子上問、天生德於予一章、上蔡云、使其能害已、亦天也、龜山亦然、諸家多從之、先生解云、言必不能違天害己、可學謂衰亂之世、氣運差謬、福善禍淫、容或有失、若天理則卓然常在、如許盛德、必不應殺得、故伊川云、聖人極能斷致以理、曰、伊川說是夫子正意。謝楊是推說餘意。亦不可不知也。

答方平叔曰、聞師友之訓、讀聖人之書、觀其教人、不過講學修身、以全其所受於天者、出為世用、則隨其大小、推吾之所有以及人、至於用與不用、合與不合、則直任之、蓋未嘗以是必於人。亦未嘗以是變於己。以此自信。誓將終身由之。而不自知其力之果足以有至焉否也。今讀來教、其觀於當世之變詳矣、然諰諰然常有憂其不合、而必於求合之意、其責君子也已詳、其徇小人也已甚、是雖憂世之心甚深、而古之聖賢非不憂世者、其規

模氣象、似或不如此也、孟子曰、人病舍其田而耘人之田、所求
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也輕、其論狂狷鄉原之得失、以及君子
反經之意、尤所謂深切而著明者、孔子亦曰、古之學者為己、今
之學者為人、有志之士。深省乎此。亦足以判然無疑於舜蹠之
間矣。

鄭衛老問、伊川在講筵、不曾請俸、又不求封敘、絅謂若是應舉得
官、便只當以常調自處、雖陳乞封蔭可也、曰、本以應舉得官、則
當只以常調自處、此自今常人言之、如此可也、然朝廷待士。却
不當如此。伊川先生所以難言之也、但云其說甚長、則是其意
以為要當從科舉法都改變了。乃為正耳。近看韓魏公論、不當
使道士於正殿設醮、而不知設醮之非、亦是此類、須說到廢道
士而罷設醮。方是究竟也。

答林正卿曰、季通病處。蓋不先其在己。而欲廣求於外。所以向裏
不甚得力。又不察學者才識之高下。而槩欲其無所不知。所以
誤得他人亦多馳騖於外。吾人當識其好處。而畧其所偏也。聞
渠謫居、却能自適。亦甚不易、歸期正不須問、旬呈亦不必求免、
如陳了翁、曾作諫官、及被謫、猶著白布衫、繫麻鞋、赴旬呈、朝廷
行遣罪人。正欲以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
命。不受天命也。而可乎。〇季通云云、凡在同志、無不痛傷、然人
生要必有死。遲速遠近。亦何足較。聞其臨行。却甚了了。區處付
屬。皆有條理。亦足強人意也。

答龔伯善曰、示喻以門戶之故、不免兩用其心、於道全未有得、此
今日士子之通患、但窮達有命。非可力求。若其有之。當不待求
而自至。如其無之。求亦奚益。惟道義在我。人皆有之。而求無不
得。今乃以彼而易此。其於利害之筭。可謂舛矣。願以此而反思
之、庶乎其有決也、

答方若水曰、龍巖之行、若聞得實、使無罪者不以冤死。而有罪者無
所逃刑。此非細事也。靜退之說亦甚善、但今亦未是教人求退。

只是要得依本分。識廉恥。不敢自衒自鬻。以求知求進耳。然亦須是讀書窮理、使方寸之間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只是本分。求著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萌求之之心。不惟不得說著求字。亦不可說著不求字。方是真能自守。不求人知也。

余圑秀問古人處困、泰然不以累其心、今值窮困、若一切不問、則理勢不容已、若欲辦集、則未免有屈志靦顏之事、曰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韓退之盛山詩序說、玩而忘之、以文辭也、云云文辭淺事、苟能玩而樂之、尚可以忘仕進之窮通、況吾日誦聖賢之言、探索高遠如此、而臨事全不得力、此亦足以見其玩之未深矣。

答葉仁父曰、平生所聞、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為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為也。所以凡為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即當一切聽天所為而無容心焉。其自至者、亦擇其可而受之、其不至者、則無求之之理也、此是終身立脚地位、不可分寸移易、孔孟所說、極是分明、區區早從師友、郎幸見得此理、故嘗以此自勉、亦不敢不以此待人、所以平生未嘗求知於人。亦不欲為朋友求知。雖其一二、或以貧老困危、不得其所、則嘗言之、然亦絕無而僅有也、如吾友者、於學尚可以勉、而亦未為甚貧且老而困危之久者、故前此累承喻及、皆非區區所欲聞、而以方有詭僞之禁、故不欲盡其言、亦意賢者當默曉也、而今所喻、雖若小異於前、似終未悉鄙意、故不得已而索言之、幸試思之。中夜以興。痛自省察。或能奮然一躍。盡脫從前三四十年見聞染習之陋。不亦快哉。不亦快哉。

讀余隱之尊孟辨曰、孟子達尊之義、愚謂達者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尹周公之忠聖耆老、而祗奉嗣王、左右孺

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大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伊尹周公之前矣、其迭為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於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唯可與權者知之矣、官守言責、一職之守耳、其進退去就。決於一事之得失。一言之從違者也。若為師、則異於是矣、然亦豈不問其道之行否而食其祿耶。觀孟子卒致為臣而歸、齊王以萬鍾留之而不可得、則可見其出處大概矣、○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以言之行不行為去就、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未衰為去就、又其次至於不得已而受其賜、則豈君子之本心哉、蓋當是時、舉天下莫能行吾言矣、則有能接我以禮貌、而周我之困窮者、豈不善於彼哉、是以君子以為猶可就也、然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孟子於其受賜之節、又嘗究言之曰、饑餓不能出門戶、則周之亦可受也、明未至於如是之貧則不可受。免死而已矣、言受之有限、不求贏餘、明不多受。以是而觀、則溫公可以無疑於孟子矣、

贈李堯舉序曰、日者李君、以五行七政、推知人生壽夭窮達、循其已然、而逆斷其將然、雖數十年之遠、無一辭之差、顧於予稱說云云、則若有可疑者、豈其言之空多、所以不能無失耶、不然、是殆見吾厄窮之久、意其所不堪、而姑為是言以悅之耳、嗟乎、士之辱於草野泥塗之中、不幸而賴予者、何可勝數、生雖愛之而不忍其窮、然必欲人人揣其所欣厭、以為避就、則可以信吾術於當世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彼為此者。其殆必有以樂乎此。生又安知其果以吾言動其心哉。余為生計、莫若直其辭而已矣、生一直其辭在我者、既無枉道詘身之辱、而天下無不服吾術之精、且又使吾之所愛敬慕悅、而不欲其久窮者。益有以自信。而忘其窮之為累。豈不真有助哉。生將有所適、因書以授之、生行四方且久、其更事寖多、必將深有感予言者矣、

向薌林文集後序曰、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
不葬、為韓報讎、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滅
秦誅項。以攄其憤。然後棄人間事。道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
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
想象歎息、不知其心胃面目為如何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
自以晉世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簒奪勢成、遂不肯
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概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

出處 十四

能言之士、皆自以為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
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槩
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逡唐林、之節。
非不苦。王維、儲光羲之詩。非不翛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
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為後人
嗤笑之資耳。

邵武軍學丞相隴西李公祠記、畧曰、熹惟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
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
所待於外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以固
有、亦且淪胥陷溺、而為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君者、往往接
迹於當世、有能奮然拔起於其間。如李公之為人。知有君父。而
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雖以讒
閒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
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徐君之祠之也。非其志之所好。學之所

出處 十五

講。有在於是。則亦孰能及之哉。故熹喜聞其事。樂推其說。雖病
且衰。而感慨發憤。猶復誤有平日之壯心也。

建昌軍進士題名記、畧曰、夫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
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為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
審、又復澄汰、至於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
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為無用之空言。而便是
以要吾之爵祿。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為如何

哉。二君子（利元吉 節約禮）蓋嘗有所受學、而得其所貴於己者矣、盡亦
推明其說、以告夫鄉之後進、使之因是感發、以求古人之所以
教者而盡心乎、誠盡其心而有得乎此、然後知今日教人之法
雖不由此、而吾之於此、自當有不能已者、今日取士之意雖或
不皆出此、而吾之所以副其意者、自當無日而不在乎此也、是
則不惟無愧於今人、而亦且無愧乎古、不唯無愧於一官、而視
彼文字聲名之盛者、猶將有所不屑、況乎不義而富且貴者、其
又何足道哉、（慶元元年）

胡五峯詩云、幽人偏愛青山好、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雨太
虛、一洗塵埃山更好、跋曰、右衡山胡子詩也、初紹興庚辰、熹臥
病山間、親友仕於朝者、以書見招、熹戲以兩詩代書報之曰、先
生去上芸香閣、（時籍溪先生除正字赴館供職）閣老新裁豸角冠、（劉共父自秘書丞除察官）
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一章）甕牖前頭列畫屏、晚
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二章）或傳
以語胡子、子謂其學者張欽夫曰、吾未識此人、然觀此詩、知其
庶幾能有進矣、特其言有體而無用、故吾為是詩、以箴警之、庶
其聞之而有發也。明年胡子卒、又四年、熹始見欽夫、而後獲聞
之、恨不及見胡子而卒請其目也。因叙其本末、而書之於策、以
無忘胡子之意云。

跋宋君忠嘉集曰、莊周有言、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
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古今以為名言、然
以予論之、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莫非天賦之本然、民彝之固有、
彼乃獨以父子為自然、而謂君臣之相屬、特出於事勢之不得
已、夫豈然哉、今讀東海宋君之事、觀其出身以報國家之難。屢
。鋒鏑蹈危難。濱九死而不悔。及其一旦棄妻子去以逃左衽之
禍則窮困極矣。而變易姓名。猶不能忘於國家興復之念。夫豈
有所不得已而強為之哉。於此觀之、則君臣之義、如吾所論、無
可疑者、而莊生為我、無君、禽獸食人之邪說、亦可以不辨而自

明矣、柳觀諸人所記宋君本末、猶可以想見其魁奇磊落之氣、至於桂國之章、語尤悲壯、則每讀之、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先是天子錄君之遺忠、官其子南強、而南強今為南劍之沙縣、治甚有聲、其亦思有以不墜其先人忠義之教乎哉、

跋劉雜端奏議、及司馬文正公帖曰、士大夫出身事主、上則欲致其君為堯舜之君、下則欲使其民為堯舜之民、至於諫不行、言不聽、而潔身以去、豈其心之所樂哉。是以雖聖賢之處此、不免遲遲其行。而不忍為苟去、甚或眷戀徘徊。三宿而後出境、其於君臣大倫恩義之際篤矣。固不以苟得一時之虛譽為喜。而輕去之也。

跋杜工部同谷七詞曰、杜陵此詞、豪宕奇崛、詩流少及之者、顧其卒章、嘆老嗟卑。則志亦陋矣。人可以不聞道哉。

答黃直卿曰所諭羞惡未亡者、此乃真是當得偽學二字、朋友中只此一番拍試揀汰偽冒、大段得力、但此道之傳、不絕如綫、深使人憂懼也、來歲聚徒、勢所不免、但此間屋子、空虛多時、不知如何處置也、本領分明。義利明白。閑時都如此說。及至臨小利害。便靠不得。此則尤可慮也。○所謂艱窘之狀、令人惻然、不知何故、前此都不說着、今乃一旦驟至此也、自困涸轍。無力相賙。深負愧嘆也。然於此患難之際、正當有以自處、不至大段為彼所動。乃見學力。不然。即與世俗戚戚於貧賤者何以異耶。○親舊皆勸謝絕賓客、散遣學徒、然其既來、即無可絕之理、姑復任之、若合過嶺。亦是前定。非關門閉戶所能避也。○吾人所處。着箇道理二字。便自是隨衆不得。此是不可易之理、但看處之安與否、○居廬讀禮、學者自來、甚善甚善、但亦不易彼中後生乃能如此、前此嘗患來學之徒。真偽難辨。今卻得朝廷如此。鬧大爐鞴。煆煉一番。一等渾殽夾雜之流。不須大段比磨勘辨。而自無所遁其情矣。○齋中諸友、甚不易相信得及、年來此道、為世排斥、其勢愈甚、而後生鄉之者。曾不少衰。自非天意。何以及此。

老拙以此衰病之極、而不敢少懈、但精力不逮、日月無多、無以
副其遠來之意、深愧懼耳、○致仕文字、不知今在何處留滯、若
尚未到、則便遭論列、亦是本分、怪他不得矣、然此如破甑。若不
打破、做兩片。亦須打做兩截。不復能顧慮也。詔旨正為戒救僞
黨、不得自比元祐、想已見之、又曰、題壁揭牓者、正不足怪、但不
易諸生能自安、於是賢於子合矣、初見渠時、聞其說曾子寢大
夫之簀、以為不欲啡季孫之意。便疑其意趣之不高。後來講磨、
尚庶幾其有改、不謂止是舊來見識也、○辭免人度今已到、不
知所請如何、頭勢如此、又非前日之比、只得力辭、鄙意更欲乘
此一有所言。亦為餵鷹餇虎之計。又度得無益於事。亦未必中
於語默之宜。且更籌之、若其不可、但只力辭、亦無害於義也。若
已得請、便不須說、只恐未允、故有此念、蓋猶是從官。不應默默
也。
答蔡季通曰、早禾損及八九、晚田亦未可知、初欲此月乞祠。而事
勢如此。如何敢求去。只得盡力救荒耳。楊簽又以憂去、新官未
到、今只有星子老令、相與同憂。更無分毫好况也、然諸司已有
不相容者、旦夕或以劾去、不可知、但自不敢求耳。
答呂東萊曰、區區所以不得不力辭者、實以無功受爵求退得進。
於心有所不安、若一請不遂、勢必再三、以得請為期而後已、然
又不敢肆然直遂、漠然不以為意者、則以君臣之義、平昔講聞
不為不熟、今此除授、雖未必直由中出、而名為君命、在臣子之
心。亦何敢傲然以不受為高哉。此所以不免委曲懇祈、究轉調
護、計誠欲兩全公私、不使交病而已、區區此心、非特世俗所疑、
雖平生知友、其不哂笑者幾希、度惟忠厚惻怛如吾伯恭者。乃
有以亮此心耳。
與田侍郎子真曰、吾輩今日。事事做不得。只有向裏存心窮理。與
外人無交涉。然亦不免違條礙貫。看來無着力處。只有更攢近
裏面。安身立命耳。不審比日何所用心、因書及之、深所欲聞也、

看前日報行章疏、便要回面汗行、首身投免、亦不可得、只得守吾大去也。〇所喻不平者何事、此等大抵無足深怪、所謂漸平者、今乃激而愈偏、大率天下只有一是一非。是者須還他是。非者須還他非。方是自然之平。若不分邪正。不別是非。而但欲其平。決無可平之理。此元祐之調亭。元符之建中。所以敗也。時事至此、拱手坐視、無着力處、病根豈有窮耶、所得水石、知在何許、恨不敢去一觀耳、間中所讀何書。天下事既有所不得為。顧此一事尚屬自己。若又因循放棄。日月真可惜也。

與章侍郎茂獻曰、其自四月初、大病至今、中間危急、已為納祿之請、近報未允、前此辭職、亦未果決、遂聞有疏其名字、牽連四十餘人、以白於上者、如此則非久勢須別有行遣、然數日前嘗以周易筮之、偶得遯尾之占。見乎蓍龜者如此、則亦非彼之所能為矣、將安避之哉。〇 非幸同朝列、雖不得日夕從容、然荷相予之意甚勤、而襟期所屬。以為可同天下之憂者。如門下亦不過三四人耳。今不幾日、而風流雲散、恍然一夢、嫠不恤緯。毋深此懷。而生死契闊。未暇論也。

答儲行之曰、閑中讀書奉親、足以自樂、外物之來、聖賢所不能必、況吾人乎、但新學一旦措手而委之庸髡、數日前已互遷設象、令人憤歎不能已、而一縣下人若貴若賤若賢若愚、無有以為意者。惟曾堅伯相見新帥來、以為士子當相率訴之。范仲宣深以為然、而漠然無有應者。此亦見人之識見分量之不同也、季通之行浩然。無幾微不適意。丘子服獨為之涕泣流漣。而不能已。處事變極窮交。亦兩得其理也。〇 世路升沉、何足深計、但得此心無愧、所得多矣、又曰、至之且得如此、亦是一事、大抵吾黨例多困窮。只得存活得過。但是十分亨泰矣。

答劉德脩曰、病中痊發狂疾、欲舒憤懣一訴穹蒼。既復自疑。因以易筮之。得遯之家人。為遯尾好遯之占。遂亟焚稾。齚舌然胸中猶勃勃不能已也。餘于數日前得書、處之甚適、亦甚不易、只去

歲忙亂中得其書、字畫言語、皆晏然如平日、固已服其有定力
矣。

答林擇之曰、某竟不免為此來、初到事多、殊不堪、今漸定疊矣、但
野性危蹤、皆非宜久於此者、見為此邦料理减税事、旦夕剡奏
列上、即繼以奉祠之請矣、得否未可期、但若不去必無好出場。
蓋已有氣類不同、望風相疾者、此要為不足恤、然亦何苦將身
博彈射耶。云云 來此間、非苦案牘、即有賓客之擾、比於退食則
形神俱憊、只得瞑目危坐。收拾魂魄。以待事之復來。殊不得看
一字、平生論著、用盡心力、皆已有緒、今乃墮此紛擾中、不得卒
其業、精力又已衰耗如此、大以為懼、朋友中有知識者、亦皆為
某危之、乃知伊川先生做得易傳、却是得涪州一行氣力也。擇
之彼中相從者、有可與進於此者乎、此中一旬兩到學中、然殊
未有慰人意處、未去之間。亦且試撈摸看、若幸指撥得一二人。
亦是一方久遠利害也。〇向來詔命屢下、既懇辭之、又托人究
轉、近得諸公消息、似已許其辭矣、此事只得如此、而貧病殊迫、
亦只得萬事减節。看如何欽夫頗以刊書為不然、却云、別為小
小生計、却無害、此殊不可曉。別營生計。顧恐益猥下耳。

五月初三日戊子巳時抄完出處文
集共二十五章

謝氏以乘桴浮海為設言、亦非是、聖人欲稱子路之勇而可共患難、蓋一言而足矣、又何必迂回究轉、曲為是說、然後足以信之耶、且夫子之言、正為憂則違之、不得已而去耳、豈憤世過中之謂哉、又謂聖人豈終乘桴浮海者、亦未然也、逢萌、管寧、遭漢之亂。皆常浮海而居夷矣。使夫子而甚不獲已焉。則其浮而去也。豈終為虛言哉。但度其未至於是。所以雖有此歎。而卒不行也。子路則不能度於此。而遽喜焉。所以有無所取材之譏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正抑揚之辭也、未有楊氏所謂聖人之勇不可過之意、然自今觀之、則亦可以為偏勝過中之戒矣。或問下同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章、伊川解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騫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如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在他人則不可、所謂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蓋其變化莫測、人雖欲殺之、亦不可得也、況得而污之乎、自聖人而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於衛。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二子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智。又無克亂之才故也。今按謝氏之說、麄厲感奮。若不近聖賢氣象者。而吾獨有取焉。亦以其足以立懦夫之志而已。楊氏惟顏閔不仕之說、原於程子而失之、孔門之不仕者、如曾晳漆雕開之徒。必多有之。不但二子而已也、

或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然則滅明之所謂公事者何事也、曰、以士民之分言之、則凡飲、酒、讀法、而羣至乎有司者、公事也、以邑宰之知己、而訪問焉、則凡一邑之間、利、病、休、戚之所關、而當以告於有司者、亦公事也、以是而至其室、亦何嫌之有、且既曰得人矣、則安知其不已受署、而為之屬乎、去古既遠、風俗之變不可知、固有不可以懸料而盡知者、然大意其無煦濡媚說之私。則亦可見矣。

或問南子既非正嫡、且以淫亂聞於諸侯、而是禮也又非當世之所常行者、則夫子曷為而不辭也、曰、南子之行則醜矣、然其願見、蓋亦有善意焉、且衛君既以為夫人、而已將仕於其國、則所謂禮從宜、使從俗者、其亦有所不得已焉者矣、又況聖人道隆德盛、雖磨而不磷、雖涅而不緇、亦何為拘拘讘讘於此而避一見之嫌乎、曰、子路之不悅也、不告以可見之理、而誓之何也、曰、曾氏言之得矣、曾氏曰、見南子、過物之行。子路不悅、非常談所能曉、故誓之如此 曰、楊氏包承小人之說然乎、曰、易之說亦有云爾者、而楊氏獨屢言之、若使大人處否、而包承乎小人以得亨利、則亦不足以為大人矣、是說之行、將啓後世為苟容幸免之弊、懼非所以為訓也、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章猶以物我對待而言。若孔子之仕止久速。則其可否之幾。渾然在我。而無與於物矣。此章之意、猶止以一己之從違而言。若孔子之天下文明。則風動神化。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矣。

按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之下、桓魋伐其樹、孔子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之鄭、疑孔子既遭伐樹之危、遂微服而去之、弟子欲其速行、而孔子告以此語也、蓋聖人知其不能害己。然避患亦未嘗不深。避患雖深。而處之亦未嘗不閒暇也。所謂並行而不悖者。學者宜深玩於斯焉。

或問君命召不俟駕之說、曰、孟子之時、去聖未遠、其言必有據矣、范氏之說、恐亦有可議者、蓋士之未仕。雖其國君召之。亦不當往。但致仕之後。或召而往。則異他國之君耳。謝氏之說、雖曰人之大倫、不以人廢、然實有輕君之心焉。學者於此、但當觀聖人事君之禮、不當更作此意想也。楊氏之說、尤不可曉、夫孟子固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矣、則固無所遁而不為臣、但不傳贄而仕於其朝、則不得同於在位之臣耳、今曰不得於齊、則無遁不可、故有不為臣之義、則非孟子之意、而於義亦

益薄矣、且天下雖定於一。而君子之進退辭受。未嘗不有義也。豈曰率土莫非其臣。無召而必往哉。况以外無所逼迫不獲已而後委其身焉、非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或問冉求學夫子、於門弟子中亦可謂明達者、今乃爲季氏聚斂何耶、曰冉求之失、不待於聚斂而後見、自其仕於季氏、則已失之矣、蓋當是之時、達官重任皆爲公族之世官、其下則尺地一民皆非國君之有、士雖不仕則已、仕則未有不仕於大夫者、冉求於此、豈亦習於衰世之風而不自知其非與。然使其仕於季氏、而能勸之黜其強僭、而忠於公室、則庶乎小貞之吉矣、今乃反爲之聚斂、是使權臣愈強、公室愈弱也、故孟子以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言之、蓋不自知其學之未至。而謂從仕爲士之常。是以漸靡以至此耳。曰、然則夫子曷爲不於其仕季氏而責之也、曰、聖人以不仕爲無義。而猶望之以小貞之吉也。

或問管仲不死之說、曰、程子至矣、但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爲兄、則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固出於薄昭之前矣、蓋未可以此證其必然、但以公穀春秋所書之文爲據、而參以此章之言斷之可也、蓋聖人之於人。有功則稱其功。有罪則數其罪。雖而兼擧之。既不以罪揜其功。亦不以功揜其罪也。今於管仲、但稱其功、不言其罪、則可見不死之無害於義、而桓公子糾之長少、亦從以明矣、又况所謂匹夫匹婦之爲諒者、正指召忽而言、蓋召忽之於子糾、猶石乞於白公耳、至於程子又謂、若使所事者正、而不死其難、則後雖有大功、聖人豈復稱之、則愚恐記者之失也、蓋曰不與其事桓公則可、曰不稱其功則不可、記者豈因彼言以爲此、而遂失之也與、曰、管仲生死之是非、決於一時之義爾、程子又謂、管仲不死而無功、則是貪生惜死、而不若匹夫匹婦之爲諒、若未免於先功而後義、且管仲又何以自必其後之有功耶、曰、召忽之失。在於輔子糾以爭國。而不在於死。管仲之得。在於九合之功。而不在於不死。後功固不可期、而

其在我者固自可必、但其得就此功、而免於匹夫匹婦之諒、則亦幸而已矣。後之君子、有不幸而處此者、苟自度其無管仲之才、是殆不若為召忽之不失其正也。此又程子言外之意、讀者不可以不察也。曰、諸說如何。曰、范以九合為仁之大、以死節為義之小、是謀利計功之言。其害理甚矣。若聖人之心、果出於此、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亦何憚而不為之乎。謝氏以管仲於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故可以不死、亦非也。夫仲之所以不死者、正以小白兄而子糾弟爾。若使糾兄而白弟、則齊國之士、君臣之義無所逃矣。況如管仲策名委質、親北面而君之、安得幸其未得入國而死、乃托於君臣之義未正、而不死其難哉。楊氏發明程子之意善矣、然不明言小白子糾長幼之序、則亦畧而失之矣。又以忽之死為傷勇、仲之不死為從義、而以子與仲之不死、恐亦非聖人之意也。夫子特以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為過。仲之不死未害義、而其功有足褒爾。固非予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

夫微生固自以其隱遁忘世為高、謂夫子之委曲憂時為佞、是以夫子即其意而反之、使知其所謂高者、是乃所謂固而已爾。

或問敬事後食之說。曰、夫子之意、蓋曰敬於其事、而後其求祿之心耳。諸說皆以為先敬其事、而後可以受祿、則失之。謝氏意謂敬其事、然後可以得祿、則其病有甚焉者。學者於此毫釐之間、尤所當察也。其為貧而仕之疑、則張敬夫嘗辨之、亦可取也。張敬夫曰、事君者主於敬其事而已、後其食、猶後獲之意。然則為貧而仕則奈何。孔子嘗為委吏矣、亦曰會計當而已矣。蓋亦敬其事而鳴主也。若曰為貧而仕、食焉而已、遑恤其事、則失其義矣。楊氏又以庶官代天、不可不敬為說、亦不然。但事自當敬耳、豈必為代天而後敬乎。

觀夫子所以告微生畝、與夫辨長沮桀溺之語、則聖人之自言、未嘗不正其理而明辨之也。至於告陽貨、則隨其所問、應答如響、而畧無自明之意、則亦見陽貨之暴、而不足告、而姑孫辭以答之然。味其旨、則亦無非義理之正、與其心中之實然者。則是初

子 26－126

亦未嘗詘也。胡張之說善矣、胡氏曰、楊氏謂孔子於陽貨、為詘身以伸道、雄之意蓋以身與道為二物也。是以其自為也、黽勉莽賢之間、而擬論語周易、以自附於夫子、豈不謬哉、張敬夫曰、聖人之待惡人、言雖孫而理未嘗枉。若他人、孫言則或至於害理。直理則或至於危言。惟聖人則從容酬酢、而自然中道也、仕優則學、為己仕者言也、蓋時必有仕而不學。如原伯魯者。故有是言。學優則仕、為未仕者言也、蓋未有以明乎修己治人之道。則未可以仕耳。子產於子皮有製錦之譏、而夫子亦悅漆雕開之對、惡子路之佞、程子以少年登高科、席勢為美官者、為不幸、其意亦猶是耳。子夏此章、以先後之次推之、其本意蓋如此。而推其餘意、則又以明夫仕未優而學、則不免有背公徇私之失、學已優而不仕、則亦不免有愛身忘物之累、當時恐或兼有此意也、

或問孟子不見諸侯、此其見梁惠王何也、曰、不見諸侯者、不先往見也。見梁惠王者、答其禮也。蓋先王之禮、未仕者不得見於諸侯。戰國之時、士鮮自重、而孟子獨守先王之禮、故其所居之國而不仕焉、則必其君先就見也。然後往見之。若異國之君、不得越境而來、則必以禮貌先焉。然後往答其禮耳。故史記以為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子至梁、得其事之實矣、

或問孟子見齊王而有去志矣、而其去也則又曰王猶足用為善、何也、曰、齊王無湯武之姿。此孟子所以有去志也、然比當時之諸侯、則猶有可取者。而況孟子居齊之久、又當有所啓發而增益於前者。且其君臣之義亦略定矣、所以將去而不能無眷眷之情也、曰、橫渠曰古之人亦有仕而不受祿者、仕者未嘗遽受其祿、以觀可否。在上者亦不欲便臣使之。此說如何、曰、禮有之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為服也。張子之言蓋取此爾、

或問君子之必仕何也、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況君

子學先王之道、必得君而事之、然後有以行其道、而及於人、使其君為堯舜之君、其民為堯舜之民、是君子之所願欲也、退而窮處、蓋不得已而然耳。

或問孔子畏大人、而孟子藐之、何也、曰、程子以為記錄之誤、或然而未可必也、呂侍講敷陳詳實、反復懇至、尤得告君之體、其曰藐之所以敬之、則所以發孟子言外之意者盡矣、謝楊以孔、孟之分而言、則學者所當知也、然子嘗以為後世之畏大人、非畏大人也。畏其巍巍然而已矣。故進而君公之。退而爾汝之。孟子之藐大人也、不視其巍巍然者而已矣、故雖不肯枉尺而直尋。而齊人之所敬王。莫孟子如也。特以當世之士。以道殉人。內無所守。故特發此。以立其志。使其意氣舒展。無所拘束。勿畏其巍巍然耳。若夫君子以禮存心。固將無所不用其敬。豈特於大人而反藐之哉。

辛未五月初四己丑戌時抄或問訖共十二章

問君臣父子、同是天倫、愛君之心、終不如愛父、何也、曰、離畔也只是庶民。賢人君子。便不如此。韓退之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語程子道是好、文王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此非欺誑衆人。須是有轉語。方說得文王心出。看來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見得君臣之義處。莊子云、天下之大戒二、命也、義也、子之於父、無適而非命也、臣之於君、無適而非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莊子此說、乃楊氏無君之說。它這意思、便是沒奈何了、方恁地有義、却不知此是自然有底道理、又曰、臣之視君如冠讎、三月無君則弔等語、似是逐旋去尋箇君、那時說得、與今世不同、而今却是只有進退。如有去之之理。只得退去。又有一種退不得底人。如貴戚之卿是也。賈生弔屈原云、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又為懷王傅、王墮馬死、誼自傷傅王無狀、悲泣而死、當時誼何不去、直是去不得、看[illegible] 得 誼當初年少、也只是胡說。賜。○語類下同

今來專去理會時文、少間身己全做不是。這是一項人、又有一項人、不理會時文、去理會道理、少間做事。却與所學不相關。又有依本分、就所見定是要躬行、也不須講學、這只是做得會差。亦不至大狼狽。如今這般人、已是大段好了。賀孫。以下論科舉之學。○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却易為力。舉業乃分外事、倒是難做。可惜舉業壞了多少人。賀孫。○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着、蓋不關為己也。聖人教人。只是為己。泳。○專做時文底人。它說底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底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它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家身己些子事。賀孫。○語或人曰、公且道不去讀書、專讀時文、下梢是要做甚麼。屢試不得、到老只恁地衰颯了。沉浮鄉曲間。若因時文得官、只是恁地鹵莽、都不說要為國為民、興利除害、盡心盡職、心心念念、只要做得向上去、便逐人皆後鑽刺、求舉覓薦、無所不至。賀孫。○專一做舉業工夫、不待不得後、枉了氣力、便使得到狀元時。亦自輸却這邊工夫了。伯羽。○說修身應舉、重輕之序、因謂今有恣為不忠不孝冒廉恥。犯條貫。非獨它自身不把作差異事、有司也不把作差異事、鄉曲鄰里也不把作差異事、不知風俗如何壞到這裏。可畏。其都為之寒心。賀孫。○不赴科舉、也是匹似閑事、如今人纔說不赴舉、便把做掀天底大事、某看來才着心去理會道理。少間於那邊便自沒要緊。不知是如何、看許多富貴榮達、都自輕了。賀孫。○或以科舉作館廢學自咎者、曰、不然。只是志不立。不曾做工夫爾。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自是不當怨尤。要你做甚耶。伊川曰、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正為此也、若志立。則無處無工夫。而何貧賤患難與夫夷狄之間哉。伯羽。○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利害

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邪、自有天資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治之者、某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也。正如人天資有不好喫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為害如何也。又人有天資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如何。自是他天資上看見那物事無緊要。若此者。省得工去治此一項。今或未能知此。須用力勝治方可。伯羽

○南安黃謙、父命入郡學習舉業、而徑來見先生、先生曰、既是父要公習舉業、何不入郡學、日則習舉業。夜則看此書。自不相妨。如此則兩全。硬要咈、父之、命如此則兩敗、父子相夷矣、何以學為、讀書是讀甚底。舉業有何相妨、一旬便做五、日、修舉業、亦有五、日、得暇及此、若說踐履涵養、舉業儘無相妨、只是精神昏了。不得講究思索義理。然也怎奈之何。淳

○今人皆不能修身。方其為士、則役役求仕、既仕、則復患祿之不加、趨走奔馳、無一日閑、何如山林布衣之士。道義足於身。道義既足於身。則何物能嬰之哉。壽昌。以下論仕

○人之出處最可畏、如漢晉之末、漢末則所事者止有箇曹氏、晉末所事者止有箇司馬氏、皆逆賊耳。賀孫

○三哥問汀寇姜大老、捉四巡檢以去、人當此時如何、曰、事君則致其身、委質為臣。身非我有矣。有道理殺得它時、即殺之、如被它拘一處都不問、亦須問它、朝廷差我來、你拘我何為、如全無用智力處。只是死。孟子言捨生而取義、只看義如何。當死便須死。古人當此。即是尋常。今人看着是大事。揚

○伯游問溫良恭儉讓一章、曰、最要看得此五字、溫是如何氣象、良是如何氣象、恭儉讓又是如何、深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即之底意思。今人却無非是求。自請舉以往。並是求人。雖做宰相地位。也是恁地。縱不肯明求也須暗地結托。蓋以求人為常。而不知其為非也。學而一篇、多是先以此教人、如人不知而不慍、如巧言令色、如不患人之不己知、皆是、雖中庸

亦多此意、如衣錦尚絅皆是、且要理會那不求底道理。時舉

王孫賈庸俗之人、見孔子在衛、將謂有求仕之意、欲孔子附己、故有媚奧與媚竈之言、彼亦須聞有孔子之聖、但其氣習鄙陋、自謂有權可以引援得孔子也、子曰不然者、謂媚奧與媚竈皆非也、天下只有一箇正當道理。循理而行。便是天。若稍違戾於理。便是得罪於天。更無所禱告而得免其罪也。猶言違道以干進、乃是得罪於至尊至大者、可畏之甚、豈媚時君與媚權臣所得而免乎、此是遜辭以拒王孫賈、亦使之得聞天下有正理也、南升

問里仁章、謝氏引孟子擇術為證、如何、曰、聖人本語、不是說擇術、古人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是合着事、劉問今人數世居此土、豈宜以地鄉俗美而遽遷邪、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近而言之、若一鄉之人皆為盜賊。吾豈可不知所避。聖人言語、說得平正、必欲求奇、說令高遠如何、今人說文字、眼前淺近底、他自要說深在外底、他要說向裏、本是說他事、又要引從身上來、本是說身上事、又要引從心裏來、皆不可、寓

問貧賤如何是不當得而得之、曰、小人放僻邪侈、自當貧賤、君子履仁行義、却得貧賤、這也只得安而受之、不可說我不當得貧賤、而必欲求脫去也、今人■大率於利。雖不當得。亦泯默受之。有害。則必以為不當得。而求去之矣。君子則於富貴之來、須是審而處之、於貧賤、則不問當得與不當得、安而受之、不求去也、

問此猶云怨有不讎。而德無不報之意否。曰、然、僩

問吾斯之未能信、曰、信是於這箇道理上見得透、全無些疑處、他看得那仕與不仕、全無緊要。曾點亦然、但見得那日用、都是天理流行、看見那做諸侯卿相、不是緊要。却不是高尚、要恁地說、是他自看得沒緊要、今人居鄉只見居鄉利害。居官只見居官利害。全不見道理。他見得道理大小大了。植○問漆雕■循守者乎、曰、循守是守一節之廉。如原憲之不容物是也。漆雕開却是收斂近約。伯羽

或問閔子不仕季氏、而由求仕之、曰、仕於大夫家為僕、家臣不與大夫齒、那上等人自是不肯做。若論當時、侯國皆用世臣、自是無官可做、不仕於大夫、除是終身不出。如曾閔方得。燾

問子見南子。曰、此是聖人出格事。而今莫要理會它。向有人問尹彥明、今有南子、子亦見之乎、曰、不敢見。曰、聖人何為見之、曰、能磨不磷、涅不緇。則見之不妨。夔孫〇先生難云、子見南子、既所謂合於禮、夫人皆能、何獨夫子為然、子善答云、夫子無一毫冀望之心、如他人則有此心矣。曰。看得好。植

問命不足道也、曰、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此為子服景伯說、時舉錄云、聖人說命、只是為中人以下說。聖人欲曉子服景伯、故以命言、如曰有命、是為彌子瑕說、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到那無可奈何處、不須說命、如一等人、不知有命。又一等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得聖人、便不消得言命。夔孫〇聖人於用舍甚輕。沒些子緊要。故用則行、舍則藏。如晴乾則著鞋。雨下則赤脚。不消言命也、植〇用舍無預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蓋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了。雖使前面做得去。若義去不得。也只不做。所謂殺一不辜行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若中人之情、則見前面做不得了、方休、方委之於命、若使前面做得、它定不肯已、所謂不得已而安之命者也、此固賢於世之貪冒無恥者、然實未能無求之之心也。聖人更不問命、只看義如何、貧富貴賤、惟義所在、謂安於所遇也、如顏子之安於陋巷。它那曾計較命如何。陶淵明說盡萬千言語、說不要富貴、能忘貧賤、其實是大不能忘。它只是硬將這箇抵拒將去。然使他做那世人之所為、它定不肯做、此其所以賢於人也、或云、看來淵明終只是晉宋間人物、曰、不然、晉宋間人物、雖曰尚清高、然箇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淵明却真箇是能不要此。其所以高於晉宋人也。或引伊川言、晉宋清談因東漢節義一激而至此者、曰、公

且說節義如何能激而為清談、或云、節義之禍、在下者不知其所以然、思欲反之、所以一激而其變至此、曰、反之固是一說、然亦是東漢崇尚節義之時、便自有這箇意思了、蓋當時節義底人。便有傲睨一世。汚濁朝廷之意。這意思便自有高視天下之心、少間便流入於清談去、如皇甫規見雁門太守曰、卿在雁門、食雁肉作何味、那時便自有這意思了、少間那節義清苦底意思。無人學得。只學得那虛驕之氣。其弊必至於此。僩 ○問用舍

行藏、曰、此有數節、最好子細看、未說到用舍行藏處、且先看箇毋意毋必底意。此是甚底心。渾然是箇天理。尹氏謂命不足道、此本未有此意、亦不可不知也、蓋知命者不得已之辭、人要做這事、及至做不得、則曰命、是心裏猶不服它、若聖賢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更不消得說命、到說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八字、雖用舍行藏地位遠了、然就此地頭看、也自好、其嘗謂聖人之言好、如荷葉上水珠顆顆圓。這臨事而懼、便是戒謹恐懼底心。若有所恐懼、心驚膽畏、便不得了、孟子說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立賢無方、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許多事皆是聖人事、然有小大不同、如惡旨酒乃是事之小者。思兼三王乃是事之大者。然亦都是一箇戒謹恐懼底心。人心多縱弛、便都放去、若是聖人行三軍。這便是不易之法。非特行軍如此。事事皆然。莊子庖丁解牛神妙、然每到族、心必怵然為之一動、然後解去、心動便是懼處。豈是似醉人、恣意胡亂做

去、韓文鬭雞聯句云、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謂都困了、一以水噴之則便醒、一噴一醒。所謂懼也。此是孟郊語也說得好、又問觀此處、則夫子與顏子一般了、曰、到此地位、大節也同了。如孟子說伯夷伊尹與夫子是則同處、看伯夷伊尹與夫子豈是一樣人、但是此大節處同、若此處不同。則不足為聖人矣。夔孫 ○三軍要勇。行三軍者要謀。然須要成事。蓋人固有好謀而事不成者、問謀在先、成在後、成非勇亦不能決。曰、然、時舉 ○既謀

了、若不果决去做教成、所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僩 ○問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竊意漆雕曾閔亦能之、曰、舍之則藏易、用
之則行難、若開、用之未必能行也。聖人規模大。藏時不止藏他
一身。煞藏了事。譬如大船、有許多器具寶貝、撐去則許多物便
都住了、衆人便沒許大力量、然聖人行藏、自是脫然無所係累。
救世之心雖切。然得做便做。做不得便休。他人使有此、若未用
時則切切·於求行、舍之則未必便藏、耿直之向有書云、三代禮
樂制度、盡在聖人、所以用之則有可行、某謂此固其可行之具、
但本領更全在無所係累處。有許大本領。則制度黙化出來。都
成好物。故在聖人則為事業、衆人沒那本領、雖盡他禮樂制度、
亦只如小屋、收藏器具、窒塞都滿。運轉都不得。砥
危邦不入、是未仕在外則不入、亂邦不居、是已仕在內、見其紀綱
亂、不能從吾之諫。則當去之。淳 ○或問危邦固是不可入、但或
有見居其國、則當與之同患難、豈復可去、曰、然、到此無可去之
理矣。然其失則在於不能早去。當及其方亂未危之時。去之可
也。僩
或問子路死於孔悝之難、死得是否、曰、非是。自是死得獃。出公豈
可仕也。又問若仕於孔悝、則其死為是否、曰、未問死孔悝是不
是、只合下仕於衛自不是了、況孔悝亦自是不好底人。何足仕
也、子路只見得可仕於大夫、而不知輒之國非可仕之國也、問
孔門弟子、多仕於列國之大夫者何故、曰、他別無科闕、仕進者
只有此一門、舍此則無從可仕、所以顏閔寧不仕耳。僩 ○子路
為人麤。精處未達。如以正名為迂、見他不以出公為非、故其事
悝、蓋自以為善而為之。而不知其非義也。㽦
問季氏富於周公一章、先生令舉范氏之說、歎美久之云、人最怕
資質弱。若過於剛。如子路雖不得其死。百世之下。其勇氣英風。
尚足以起頑立懦。若冉有之徒。都自扶不起。如云可使足民、他
豈不知愛民、而反為季氏聚斂、如范氏云、其心術不明、惟是心

術不明。到這般所在。都不自知。又云、以仕為急、他只緣以仕為急。故從季氏。見他所為如此。又拔不出。一向從其惡。賀孫因云、若閔子善為我辭之意、便見得煞高、曰、然、賀孫○范曰、冉有以其政事之才施於季氏之家、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

吳伯英問、使夫子為政、果能使出公出從蒯聵否、曰、聖人行事。只問義之合與不合。不問其能與不能也。若使每事只管計較其能與不能。則豈不惑於常情利害之私乎。此在學者尤宜用力。而況聖人乎。壯祖○問胡文定只是論正名事理合如此、設若孔子既為之臣、則此說亦可通否、曰、聖人必不肯北面無父之人。若輒有意改過遷善。則孔子須先與斷約。如此方與他做。以姚崇猶先以十事與明皇約。然後為之相。而況孔子乎。若輒不能然。則孔子決不為之臣矣。淳○使孔子仕衛、亦必以此事告之出公、若其不聽。則去之耳。廣

問賢者辟世一章、曰、凡古之隱者、非可以一律看、有可以其時之所遇而觀之者。有可以其才德之高下而觀之者。若長沮桀溺之徒、似有長往而不返之意、然設使天下有道而出、計亦無甚設施。只是獨善其身。如老莊之徒而已。大抵天下有道而見、不必待其十分太平、然後出來、天下無道而隱、亦不必待其十分大亂、然後隱去、天下有道、譬如天之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為之用、天下無道、譬如天之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故亦須先幾而作可也、時舉

或問荷蕢沮溺之徒、賢於世俗之人遠矣、不知比蘧伯玉如何、曰、荷蕢之徒。高於子產晏平仲輩。而不及伯玉。蓋伯玉知為學者也。僩

問明日遂行、在陳絕糧想見孔子都不計較、所以絕糧、曰、若計較。則不成行矣。燾

問柳下惠為士師、曰、三黜非君子之所能免、但不去便是他失於

和處。時舉〇柳下惠瑩然處、皆與伯夷一般、伯夷如一顆寶珠、只常要在水裏、柳下惠亦如一寶珠、在水裏也得、在泥裏也得。時舉〇問柳下惠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雖見必以其道、然亦便有箇不恭底意思、故記者以孔子兩事序於其後、則知柳下惠之事亦未得爲中道、曰也是如此、惟是孟子說得好、曰聖人之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下惠之行、潔身則有餘矣、問或遠或近、是相去之遠近否、曰不然、謂其去人有遠近、若伯夷則直是去人遠矣。賀

問楚狂接輿等、伊川謂荷蓧稍高、曰以其尙可告語、若接輿則全不可曉、問當亂世、必如孔子之才可以救世、而後可以出、其他亦何必出、曰亦不必如此執定。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亦不可一向滅迹山林。然仕而道不行。則當去耳。可學

問孟子將朝王、齊王託疾召孟子、孟子亦辭以疾、莫是以齊王不合託疾否、曰未論齊王託疾、看孟子意、只說他不合來召、蓋在他國時、諸侯無越境之禮、只得以幣來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所謂答禮行義是也、如見梁惠王也是惠王先來聘之、旣至其國、或爲賓師、有事則王自來見。或自往見王。但召之則不可。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也。答陳代如不待其召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答萬章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此以在其國而言。僩

陳希眞問孟子去齊處、集注引李氏說、憂則違之、而荷蕢所以爲果、如何、曰孟子與荷蕢、皆是憂則違之、但荷蕢果於去、不若孟子遲遲吾行、蓋得時行道者。聖人之本心。不遇而去者。聖人之不得已。此與孔子去魯之心同、蓋聖賢憂世濟時之心、誠非若荷蕢之果於去也、時舉

進以禮、揖讓辭遜。退以義、果決斷割。閎祖〇論進以禮退以義曰、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道夫

至之問孟子去就辭受、都從義路也禮門也做出、曰、固是不出二者、然義禮裏面煞有節目。至錄云、其中毫釐必辨。如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固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之類、都是義之節目。如云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之類、都是禮之節目。又如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五十鎰而受、於薛餽七十鎰而受、君子細微曲折、一一都要合義、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至於精、則小事大事。千變萬化。改頭換面出來。自家應副他。如利刀快劍相似。迎刃而解。件件剖作兩片去。孟子平日受用。便是得這箇氣力。今觀其所言所行。無不是這箇物事。初見梁惠王。劈初頭便劈作兩邊去。賀孫

看來人處大運中、無一時閑、寓錄云、跳得時便做、有德無位做不徹、亦不失為潛龍。吉凶悔吝、一息不曾停、如大車輪一般、一恁衮將去、聖人只隨他恁地去、看道理如何、這裏則將這道理處之、那裏則將那道理處之、淳○寓同

問需卦大指、曰、需者寧耐之意、以剛遇險、時節如此、只當寧耐以待之、且如涉川者。多以不能寧耐。致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又問不當位如何、曰、凡初上二爻皆無位。二士、三卿大夫、四大臣、五君位。上六之不當位。如父老不任家事而退閑。僧家之有西堂之類。銖○需待也、以飲食宴樂、謂更無所為、待之而已、待之須有至時。學道者亦猶是也。人傑○後世策士之言只說出奇應變、聖人不恁地。合當需時便需。淵○問敬慎、曰、敬字大。慎字細小。如人行路、一直恁地去便是敬、前面險處防有喫跌便是慎、慎是惟恐有失之之意、如思慮兩字、思是恁地思去。慮是怕不恁地底意思。夔孫

問畜臣妾吉、伊川云待臣妾之道、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如何、曰、君子小人更不可相對。更不可與相接。若臣妾是終日在自家腳手頭、若無以係之。則望望然去矣。又曰易中詳識物情、備極人事、都是實有此事、今學者平日只在燈窗下習讀、不曾應

接世變一旦讀此皆看不得其舊時也如此讀得不相入所以
常說易難讀。礪 ○問九五嘉遯以陽剛中正漸向遯極故為嘉
美未是極處故戒以貞正則吉曰是如此便是剛當位而應處
是去得恰好時節小人亦未嫌自家只是自家合去。莫見小人
不嫌却與相接而不去所以戒他貞正。礪
困卦難理會不可曉易中有數卦如此繫辭云卦有小大辭有險
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困是箇極不好底卦。所以卦辭也做得
出處 二十
如此難曉。如蹇剝否睽皆是不好卦。林錄云却不好得分明故易曉。只如剝卦
分明是剝所以易曉困卦是箇進退不得。窮極底卦。所以難曉。
林錄云所以卦辭亦恁地不好難曉 其大意亦可見。又曰看易不當更去卦爻中
尋求道理當如何處置。這箇與人卜筮以決疑惑若道理當為
固是便為之若道理不當為自是不可做何用更占却是有一
樣事或吉或凶。成兩岐道理。處置不得。所以用占。若是放火殺
人此等事終不可為不成也去占又如做官贓污邪僻由徑求
進不成也去占。僩 ○不失其所亨。這句自是說得好。淵 ○李敬
子問致命遂志曰致命如論語見危授命與士見危致命之義
一般是送這命與他自家但遂志循義。都不管生死。不顧身命。
循言置死生於度外也。僩 ○池本云澤無水困君子道窮之時但當委致其命以遂吾之志而已致命
猶送這命與他不復為我之有。雖委致其命而志則自遂。無所回互。 ○問困於酒食本義作饜飫
於所欲如何曰此是困於好底事在困之時有困於好事者有
困於不好事者此爻是好爻當困時則為困於好事如感時花
出處 二十一
濺淚。恨別鳥驚心。花鳥好娛戲底物。這時却發人不好底意思。
是因好物而困也。酒食饜飫亦如此。又問象云中有慶也是如
何曰他下面有許多好事在。學履 ○問困二五利用祭祀。曰他
得中正。又似取無應而心專一底意思。學履 ○問非所困而困
焉名必辱大意謂石不能動底物。學蒙錄作挨動不得底物事 自是不須去
動他若只管去用力徒自困耳。學蒙錄云且以事言有着力不得處若只管着力去做少間做
不成他人却道自家無能便是辱了或曰若在其位則只得做。曰自是如此。 曰爻意謂不可做底便

不可入頭去做。學蒙

問上下貴賤之位何也。曰、四二、則四貴而二賤。五三、則五貴而三賤。上初、則上貴而初賤。上雖無位、然本是貴重。所謂貴而無位、高而無民、在人君則為天子父、天子師、在他人則清高而在物外。不與事者。此所以為貴也。銖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曰、只是上文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便是明哲。所謂明哲者。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可以保其祿位。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去占取便宜。如楊子雲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底說話。所以他一生被這幾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文蔚○問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有些小委曲不正處。否曰、安得此。只是見得道理分明、事事處之得其理、有可全之道、便有委曲處。亦是道理可以如此。元不失正。特不直犯之耳。若到殺身成仁處。亦只得死。古人只是平說。中庸無一理不明、即是明哲。若只見得一偏、便有蔽。便不能見得理盡。便不可謂之明哲。學至明哲。只是依本分行去。無一事不當理。即是保身之道。今人皆將私看了。必至於孔光之徒而後已。

子武問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曰、聖人教人。合下便是要他用。便要用賢以治不賢。舉能以教不能。所以公卿大夫在下。也思各舉其職。不似而今上下都恁地了。使窮困之民無所告訴。聖賢生斯世、若見而今都無理會、他豈不為之惻然思有以救之。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但不可枉尺直尋以利言之耳。天生一人。便須管得天地間事。如人家有四五子、父母養他、豈不要他使。但其間有不會底、則會底豈可不出來為他擔當一家事。韓退之云、蓋畏天命而悲人窮也。這也說得聖賢心出。義剛

問看聖人汲汲皇皇、不肯沒身逃世。只是急於救世、不能廢君臣之義。至於可與不可、臨時依舊裁之以義。曰、固是。但未須說急

於救世。自不可不仕。又問若據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等語、却似長沮桀溺之徒做得是、曰此為學者言之、聖人做作又自不同、又問聖人亦明知世之不可為、否、曰也不是明知不可、但天下無不可為之時。苟可以仕則仕。至不可處便止。如今時節、臺諫固不可做、洲縣也自做得、到得居位守職。却教自家枉道廢法。雖一簿尉也做不得。便着去位。木之

○孔子在衛甚久、想是靈公有英雄之氣。孔子見其可與有為、故久居而欲輔之、壽昌

范純父言、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為本分不為害、伊川曰、只為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伊川云、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先生云、某因說甚長之意思之、後來人只是投家狀便是陳乞了。以至入仕事事皆然。古者人有才德即舉用、當時這般封贈、朝廷自行之、何待陳乞、程先生之意恐然也、觀後來郊恩、都不曾為太中陳請、則乞封贈、程先生亦不為之矣、揚

龜山彈蔡京、亦是只不迅速、他性慢。看道理也如此、平常處看得好、緊要處却放緩了。做事都渙散無倫理。將樂人性急麤率、龜山却寬平、此是間氣、然其麤率處。依舊有土風在。義剛

○問龜山晚年用蔡薦出得是否、曰亦不妨。亦勝於不出。只是出得不濟事耳。自家言之、彼亦不聽、當時事勢、亦無可為、觀其為諫官所言、第一正心誠意、欲上推誠待宰執、第二理會東南綱運、當時宰執庸繆、待亦不可、却不告以窮理。賊在城外、綱運雖有粟安得而食、諸危急時人屬望、而着數乃如此、所以使世人笑儒者以為不足用。正坐此耳。可學

司馬公憂國之心、至垂絕猶未忘、道鄉亦然、切謂到此無可奈何、亦只得休矣、先生曰、全不念着。却如釋氏之忘。若二公者。又、似太過。問夫子曳杖負手、逍遙而歌、却不然、曰、夫子猶言明王不興、天下孰能宗予、依舊是要做他底。德明

先生看東都事畧、文蔚問曰、此文字如何、曰、只是說得箇影子、這間偶看陳無己傳、他好處都不載、問曰、他好處是甚事、曰、他最好是不見章子厚。不着趙挺之綿襖。傳欽之聞其貧、甘懷銀子見他、欲以賙之、坐間聽他議論。遂不敢出。如此等事、他都不載如黃魯直傳、魯直亦有好處、亦不曾載、文蔚問魯直好在甚處、曰、他亦孝友。文蔚

小人不可與君子同處於朝、昔曾布當建中靖國初、專欲涵養許多小人、漸漸被他得志、一時諸君子皆為其所陷、要之出來做時、小人若未可卒去、亦須與分明開說是非善惡。使彼依自家話時。却以事付之。若不依自家話。自家只得去了。如何含含胡胡。我也做些。他也做些。都不與問那箇是是。那箇是非。久之未有不為其所勝。若與說得是非通透了、他也自要做好人、他若既知是非、又要做人、這須旋旋安頓與在外好差使、吾人也無許多智巧對副他、兼是才做一事、便把許多精神智巧對副他、自家心休休自壞了。明道先生若大用、雖是可以變化得小人、然亦須與明辨是非。舜去四凶、孔子誅少正卯、當初也須與他說是非。到得他自恃其高、不依聖人說話、只得去了、夔孫

劉摯、梁燾諸公之死、人皆疑之、今其家子孫皆諱之、然當時多遣使恐嚇之、又州郡監司、承風旨皆然、諸公多因此自盡。劉元城屢被人嚇令自裁、劉不畏。曰、君命死即死。自死奚為。寫遺祝之類。說曰、今死無難矣。卒無恙、劉只有過當處。然此須學得他始得。劉梁之死、先吏部作實錄云、梁燾劉摯同時死嶺表、人皆寃之、因論范淳夫及此、○揚 ○廣錄云、范淳夫死亦可疑。雖其子孫備載其死時詳細、要之深可疑、惟劉器之死得明白、亦幾不免、只是他處得好。

○果老為張無盡所知、一日語及元祐人才、問相公以為如何、張曰、皆好、如溫公、大賢也、果曰、如此則相公在言路時、論他則甚、張笑曰、公便理會不得、只是後生死急要官做。後如此。廣

因論人物云、浙人極弱、却生得一宗汝霖、至剛果。當時駕既南下、

中原羣盜四起、宗公使人招之、聞其名皆來隷麾下、欲請駕還都。自將往河北討伐金虜。廟堂却行下、問所招人是何等色、以沮其策、遂至發病而死、舊嘗見知宗子壽云、高宗在南京時、有宗室十五太尉者、名叔尚、起兵於汝州。有數萬人。其謀主曰陳烈。叔尚自稱大王、已而下詔召之、令以兵屬大將其人、身赴行在、叔尚顧以兵屬宗澤、陳烈曰、朝廷不令屬宗澤。而自欲屬之。不可。叔尚曰、然則何以為策、烈曰、某有一策、提兵過河北。乃蕭王之舉。是時詔下補烈通直郎、叔尚既就召、烈不受官而去。終身不知所之。子壽云、向見叔尚時、有一人、常着道服隨之。疑即是陳烈、可學

張魏公被召入相、議北征、其時亦被召辭歸、嘗見欽夫與說、若相公誠欲出做、則當請旨。盡以其事付己。拔擢英雄智謀之士。一任諸己。然後可為。若欲與湯進之同做、決定做不成、後來果如此、然那時又除湯為左相、却把魏公做右相、雖便得左相、湯右

相也做不得、賀孫 ○因論張湯主戰和、曰、亦不可徒言戰以恊太上、太上以兩番不成、所以怕主戰者、須是做得模樣在人眼前。教太上看見、自信其可以戰。則自無說也。揚 ○張魏公不與人共事、有自為之意、也是當時可共事之人少、然亦不可如此。天下事未有不與人共而能濟者。汪明遠得旨出措置荊襄、奏乞迂路過建康見張公、張公不與之言、問亦不答、揚

定夫之後、及康侯諸子、會之皆擢用之、此老却留意故家子弟、往往被他牢籠出去。多墜家聲。獨胡明仲兄弟、却有樹立、終是不歸附他。嘗問和仲先世遺文、因曰、先公議論好、但行不得。和仲曰、好議論何故行不得、答曰、公不知、便是六經也有說得行不得處。此是這老子由中之言、看來聖賢說話。他只將做一件好底物事。安頓在那裏。儒用 ○伊川云、人主致危亡之道非一。而逸欲為甚。渠當初一面安排作太平調度、以奉高宗。陰奪其權。又挾虜勢以為重。可學

岳飛恃才不可侮。郭子儀晩節保身甚闒冗。然當緊要處又不然。
單騎見虜云、飛作副樞。便直是要去做。張韓知其謀、便只依違、
然便不做亦不免。其用心如此。直是忠勇也。揚
直卿云、人日日將理義來持箇身心。庶幾遇事住不得。若是平常
底人、也是難得不變、如某人、固謂世人屬望、但此事亦須不要
官爵方做得、曰固是、若是不要官爵、這一項事如何放得過、每
看史策。到這般地頭。為之汗栗。一箇身己。便頓在兵刃之間。然

出處　三十

漢唐時爭議而死、愈死愈爭、其爭愈力、本朝用刑至寬。而人多
畏懦。到合說處。反畏似虎。
子升問伍子胥、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謂之亂臣賊子、亦未可、
又問還是以其出亡在外而言、亦可以為論否、曰、古人自有這
般事、如不為舊君服之義可見。後世天下一家、事體又別、[illegible]
以其出亡之故、若曾臣事之。亦不可也。又問父死非其罪、亦
可仕否、曰、不可、孫曾如何、曰、世數漸遠、終是漸輕、亦有可仕之
理、但不仕者正也。可仕者權也、木之
義剛論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說、雖能折子擊、却非知道者之言、不
成我貧賤、便可凌人、此其忘乎貧賤富貴者哉、[illegible]
然次日請問、先生曰、他是為子擊語意而發、但子方却別有箇
意思、它後面說、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此是說我只是貧賤。
不肯自詘。說大人則藐之。孟子也如此說。雖曰聖人無小大無
敢慢。不肯如此說。但視那為富貴權勢所移者有間矣。聖人氣

出處　三十一

象固不如此。若大賢以下則未免如是。
大抵觀聖人之出處、須看他至誠懇切處。及灑然無累處。文中子
說、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曰、窮理盡
性吾何疑。樂天知命吾何憂。此說是、僩
詠古詩、丈夫棄甲冑。長揖別上官。為楊元禮發也、問元禮[illegible]
曰、緣一二監司相知者已去、後人不應副賑濟、此事[illegible]得
若取之百姓又不可、所以乞祠。問當時合如何處置方善、曰、只

得告監司理會縣濟不從則力爭之又不從則投劾而去之事方分

曉語畢遂諷誦此詩云　徳明

辛未五月十一丙中來時抄出庭說
文集二十五章或問十一章
語類三十二章共九十■五章

近思續錄卷之八　安丘劉

治體篇

此篇論治道蓋明乎出處之義則於治道之綱領不可不
素講明之一旦得時行道則擧而措之耳

朱夫子壬午應詔封事六月孝宗即位詔求直言時朱子年三十三歲畧曰陛下毓德之
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辞吟咏情性比年以來欲求
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
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
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纖悉
照然乎心目之間不容毫髮之隱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
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辨黑白矣苟惟不學與學焉而不主
乎此則內外本末顛倒繆戾雖有聰明睿智之資孝友恭儉之
徳而智不足以明善識不足以窮理終亦無補乎天下之治亂
矣益致知格物者所謂精一也正心誠意者所謂執中也古聖

心傳見於行事者、惟此而已、大學孔氏遺書、學者所當先務、臣願陛下捐去舊習無用之浮文、攘斥似是而非之詖說、留意此經、延訪真儒置諸左右、以備顧問、研究充擴、務於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然後知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間、而獨得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矣、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代之跡、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以陛下之明聖、而所以浚其源、輔其志者、如此其備、則其所

至、豈臣所能量哉、不報、是月予祠。○文集下同

庚子應詔封事、任南康之次年 畧曰、膚言者、不惟天下國家之大體初之舉細故、以為忠、聽言者、不察天下國家之至計、而抉擿隱伏以為明、是以獻言雖多、而實無所益於人之國、聽言雖廣、而實無以盡天下之善、臣嘗謂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為恤民之本、則又在夫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而已矣、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蓋謂此也、

戊申封事、畧曰、蓋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人重病、心腹四肢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臣前輙引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之語、意蓋為此、天下之事、臣不暇言、且獨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深為陛下言之、蓋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

六者是也、臣請昧死而悉陳之、惟陛下之留聽焉、天下之事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

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旣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人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群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飮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懍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臣竊見周禮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考之、可見其實、伏乞聖照、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者、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者、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矣、不勝其籍籍矣、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此輩但當

治體　申

治體　五

守門傳命、佐役掃除、不當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
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諸將、交通內侍、納賂買官、
以小人握重兵、或在周廬肘腋之間、或在江湖千里之外、而中
外無一人敢白其姦、此於國計深恐未便、陛下竭生靈膏血以
奉軍旅、而軍士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是皆將帥奪其糧賜、貨賂
近習、共為欺蔽、而陛下不悟、反寵昵之、以是為我之私人、深相
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

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為也哉、
據己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故自匹夫而言、
則以一家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為
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至於天子、則際天所覆、極地所載、莫非
己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為哉、今以不能勝其
一念之私、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
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

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為皇天所子、全付所覆、使其
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充其大、
而自為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
不可惜也哉、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彊、分則
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
異同、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
是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

保姦回、則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
負也、外有鄰敵、內有陰寇、國家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既如
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蚤正、臣恐貽燕之謀
未遠、輔相之職不修、紀綱壞於上、風俗壞於下、民愁兵怨、國勢
日卑、一旦猝有不虞、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天下大本
惟在一心者、可不汲汲而求有以正之哉。至於選任大臣之
說、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

可任也哉、乃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之間、未
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
用剛明公正之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
肆、是以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
色之人、而揣摩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
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
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其選之不得而精、選之不精、故任之

不得而重、任之不重、則彼之所以自任者亦輕、夫以至庸之材、
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為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
以求不失其窠坐資級、如吏卒之為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修
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則惟有
作姦欺、植黨與、納貨賂、以濁亂陛下之朝廷耳、其尤甚者、乃至
十有餘年而後敗露以去、然其■(布)列於後、以希次補者、又已不
過此等人矣、蓋自其為臺諫為侍從、而其選已如此、其後又擇

其尤碌碌者而登用之、則亦無怪乎陛下常不得天下之賢才
而屬任之也、然方用之之初、亦曰姑欲其無所害於吾之私而
已、夫豈知其所以害夫天下之公者乃至於此哉、陛下試反是
心以求之、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
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重、
不為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為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陛下
誠以此取之、以此任之、而猶曰不得其人、則臣不信也。論者

又以為陛下深於老佛之學、而得其識心見性之妙、於古聖王
不約而合、是以不悅世儒之常談死法、而寧以管商功利之說
為可取、臣以為此亦似是而非之論、非所以進聖德於日新也、
彼老子浮屠之說、固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
性命為真實、而彼以性命為空虛也、此以為實、故所謂寂然不
動者、萬理粲然於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為

空則徒知寂滅為樂而不知其為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別也是以自吾之說而修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治心修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說則其本末橫分中外斷絕雖有所謂朗徹靈通虛靜明妙者而無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失也陛下過聽髠徒誑妄之說而以為真有合於聖道至分治心治身治人以為三術而以儒者之學為最下則臣竊憂陛下此心之害於政事而惜此說

治體

之布於來今也（仁宗時有程顥者與其弟頤同受學於周敦頤實得孔孟不傳之緒又有邵雍張載相與博約遂使聖道復明其功甚大俗學既不足以窺其緼奧姦人又以其居敬由禮害己所為以故指為道學相與怨疾而加詆訕焉世俗無知既以道學為不美則是必欲舉世之人俱無道俱不學悉如己之所為而後適於其意耳邪說肆行人心頹僻無所忌憚乃至於此此正關馬父之所深憂也陛下試觀敦頤等書必有契合而見諸行事者若遂賜一言以表章之則正心之效不惟自得而所以正人心亦在是矣）若夫管商功利之說陛下既斥儒者常談死法彼浮屠之學又不足以應務是以取彼之言而冀其富彊有近效耳然自行其說至今幾年而國日益貧兵日益弱近效亦未之見而聖賢所傳生財之道理財之義文武之怒道德之威則固所以為富彊之大而反未有講之者也豈不誤哉今議者徒見老佛之高管商之便而聖賢所傳明善誠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初無新奇可喜之說遂以為常談死法而不足學夫豈知其常談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固非老佛管商之陋所能彷彿其萬分也哉

己酉擬上封事（二月光宗即位）略曰所謂遠便嬖以近忠直者臣聞蓬生

治體

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聖賢欲修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直蓋君子小人如氷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疏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薰陶之助所以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

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於外者必無偏陂之失一有不審則不惟其妄行請託竊弄威權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導諛薰染使人不自知覺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者然而此輩其類不同蓋有本出下流不知禮義而梢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冠叨竊科第而實全無行檢者是皆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苟非心正身修有以灼見其情狀如臭惡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來忠直之士望德業之成乎

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威靈也本朝大儒程頤在元祐間常進言於朝以為人主當使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此皆切至之言也然後主不能用亮之言卒以黃皓陳祗而亡其國元祐大臣亦不能白用頤說故紹聖元符之禍至今言之猶可哀痛前事不遠惟聖明之留

意焉則天下幸甚○所謂擇師傅以輔皇儲者臣聞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為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撤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誦詩史書工誦箴諫士

傳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弼有丞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廁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降及近世所以教子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

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極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寮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疎畧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所謂振綱紀以厲風俗者、臣聞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

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己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缺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惟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為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羣譏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蝕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苟非斷自聖志、洒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敕之、明黜陟、信刑賞、何以振已頹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會執政有指道學為邪氣者、不果上、)

癸未垂拱奏劄畧曰、大學之道、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

身為本、而家之所以齊、國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莫不由是
出焉、然身不可以徒修也、深探其本、則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而
已、夫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
知、物有迹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瞭然心目之間、而
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繆、是以意誠心正而身
修、至於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亦舉而措之耳、秦漢以來、此
學絕、講儒者以詞章記誦為功、而事業日淪於卑近、亦有意其

治體　十六

不止於此、則又不過轉而求之老子釋氏之門、內外異觀、本末
殊歸、道術隱晦、悠悠千載、前日勸講之臣、限於程式、所以聞於
陛下者、不過詞章記誦之習、而陛下求所以進乎此者、又不過
取之老子釋氏之書、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
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卽理以應事、故天下之
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
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

過也、願陛下清閒之燕、博訪真儒知此道者、講而明之、考之於
經、驗之於史、而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則今日之務、所
當為者、不得不為、所不當為者、不得不止、以至於臣下之忠邪、
計慮之得失、不待燭照數計、而可否黑白判然矣○又曰、臣聞
益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
貳、去邪勿疑、而終之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周之文武、亦以天
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其後中微、小

治體　十七

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衰削、宣王承之、側身修行、任賢使能、內
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周道粲然復興、臣嘗以是觀之、然後知古
先聖王、所以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彊、而在乎德業、其
任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蓋
決然矣、

辛丑、廷和奏劄畧曰、臣願濬發德音、布告中外、反躬引咎、以圖自
新、內自臣工、外及黔庶、有能開寤聖心、指陳闕政者、無間疏賤、

使咸得以自通然後差擇近臣之通明正直者一二人使各引其所知有識敢言之士三數人寓直殿門凡四方之言有來上者悉令省閱擧其盡忠不隱者日以聞於聰聽則夫天人之際譴告所繇將有粲然畢陳於前者然後兼總條貫稱制臨決盡為科品以次施行

延和奏劄曰臣竊惟陛下以大有為之資奮大有為之志即位之初慷慨發憤恭儉勤勞務以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汛掃陵廟恢

復土疆為己任如是者二十有七年於茲矣而因循荏苒日失歲亡了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下慰人望不審陛下亦嘗中夜以思而求其所以然之說耶以為所任者非其人則陛下之神明豈可謂所任盡非其人以為所由者非其道則陛下之仁聖豈可謂所由盡非其道以為規模不定則陛下之規模嘗定矣以為志氣不立則陛下之志氣嘗立矣然且若是何耶臣誠愚賤竊為陛下惑之故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

虛明應物之地所謂天理者有未純所謂人欲者有未盡而然歟天理有未純是以為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常不能去其根為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幾未嘗不朋分角立而交戰於其中故所以體貌大臣者非不厚而便嬖側媚之私顧得以深被腹心之寄所以寤寐豪英者非不切而柔邪庸繆之輩顧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天下之公議正論而

亦有時而不容非不欲堲天下之讒說殄行而亦未免於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之讎恥而或不免於畏怯苟安之計非不欲愛養生靈之財力而或未免於歎息愁怨之聲凡若此類不一而足是以所用雖不至盡非其人而亦不能盡得其人所由雖不至盡非其道而亦不能盡合其道規模蓋嘗小定而卒至於不定志氣蓋嘗小立而卒至於不立虛度歲月以至於今非獨不足以致治而或反足以召亂非獨不可以謀人而實不足以

自守非獨天下之人爲陛下惜之臣知陛下之心亦不能不以此爲恨也問者天啓聖心日新盛德奮發英斷整頓綱維益有意乎天理之純而人欲之盡矣然臣竊以其事觀之則猶恐其未免乎交戰之患也昔者舜禹孔顏之間蓋嘗病此而講之矣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必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謹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子之告顏淵既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

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既告之以損益四代之禮樂而又申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嗚乎此千聖相傳心法之要其所以極夫天理之全而窒乎人欲之盡者可謂兼其本末巨細而舉之矣兩漢以來非無願治之主而莫克有志於此是以雖或隨世以就功名而終不得以與乎帝王之盛其或恥爲庸主而思用力於此道則又不免蔽於老子浮圖之

說靜則徒以虛無寂滅爲樂而不知有所謂實理之原動則徒以應緣無礙爲達而不知有所謂善惡之機是以日用之間內外乖離不相爲用而反以害於政事蓋所謂千聖相傳心法之要者於是不復講矣臣愚不肖竊願陛下即今日之治效泝而上之以求其所以然之故而於舜禹孔顏所授受者少留意焉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

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爲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爲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爲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爲黨也知其爲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

將[illegible]惟陛下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

經筵講義畧曰、抑臣聞之、治古之世、天下無一不學之人、而王者之
子弟、其教之為尤密、蓋自其為赤子之時、而教已行矣、及其出
就外傅、則又有小學之學、及其蓋於冑子、則又有大學之學、凡
所以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識之具、已先熟於為臣為子之時、故
其內外凝肅、思慮通明之効、有以見於君臨天下之日、所以能
秉本執要、酬酢從容、取是舍非、賞善罰惡、而姦言邪說、無足以
亂其心術也、降及後世、教化不修、天下之人、例不知學、而尊且
貴者為尤甚、蓋幼而不知小學之教、故其長也、無以進乎大學
之道、凡平日所以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識者、旣已一切鹵莾
而無法、則其一旦居尊而臨下、決無所恃、以應事物之變、而制
其可否之命、至此而後始欲學於小學、以為大學之基、則已過
於而可賑矣、夫手握天下之圖、身據兆民之上、可謂安且榮矣、
而其心乃茫然不知所以御之之術、使中外小大之臣、皆得以
肆其欺蔽、眩惑於前、騁其擬議、窺覦於後、是則豈不反為大危
人累而深可畏哉、然而尚幸有可為者、亦曰敬而已矣、若能於
此、深思猛省、痛自策勵、兼取孟子程氏之言、便從今日、從事於
敬、以求放心、則猶可以涵養本原、而致其精明、以為窮理之本、
伏惟陛下深留聖意、實下功夫、不可但崇空言、以應故事而已
也、釋致知格物章末

與陳丞相曰、熹竊觀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
賢為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道功德、
以為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
所不至、且慮夫處己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
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
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
於後君之德業、得以無愧乎隱微、而寖極乎光大耳、然彼賢者、
其明旣足以燭事理之微、其守旣足以遵聖賢之轍、則其自處

必高、而不能同流合汙以求譽、自待必厚、而不能陳詞飾說以
丁某自信必篤、而不能趨走唯諾以苟容也、是以王公大人雖
有好賢樂善之誠、而未必得聞其姓名、識其面目、盡其心志之
底蘊、又況初無此意、而其所取、特在乎文字言語之間乎、恭惟
明公以厚德重望、為海內所宗仰者有年矣、而天下之賢士大
夫似未得盡出於門下也、豈明公所以好之者未至歟、所以求
之者未力歟、所以待之者未盡歟、此則必有可得而言之者矣、

蓋好士而取之文字言語之間、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而聞
之矣、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啓之流、則自重有恥之士、吾不得而
見之矣、待士而雜之妄庸便佞之伍、則志節慷慨之士、寧有長
揖而去耳、而況乎所謂對偶駢儷、諛佞無實、以求悅乎世俗之
文、又文字之末流、非徒有志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為、若乃文士
之有識者、亦未有肯深留意於其間者也、而間者竊聽於下風、
似聞明公專欲以此評天下之士、若其果然、則熹竊以為誤矣、

惟明公留意、取其彊明正直者以自輔、而又表其惇厚廉退者
以勵谷、毋先文藝以後器識、則陳太傅不得專美於前、而天下
之士亦庶乎不失望於明公矣、

與劉共父書曰、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
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為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
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
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校量、用之於有事

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己、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須、則其
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
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
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為、而不來、則無巧偽之亂、真久且精、
故有以知其長短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為用
以不乏、幽隱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修、取舍不眩、則望實日
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

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下之
〻目旬漠然不以為意者矣、其求之者、又或得之近、而不知其
遺於遠、足於少、而不知其漏於多、求之備、而不知其失於詳也、
其平居暇日所以自任者雖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
此、是以勤勞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
之計、恩威功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諭乎賢士大夫之
心、此蓋未及乎有為、而天下之士先以訑訑之聲音顏色待之

矣、至於臨事倉卒、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然求已
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當其任、而欲先得
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
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
為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掩大善、不以衆短棄一
下其如此而已、抑吾聞之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
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
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
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
乎士之不至矣、

答廖子晦曰、為政以寬為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
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
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為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
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

及人、而無頹廢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者、亦得以通達明白、
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為本、而今反欲
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為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
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
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
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己、於是姦豪得志、而■善之民反不
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考古今然後知也、

但為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攸可尊、所謂以寬為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

答呂子約曰、熹說善善速惡惡緩、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箇意思常在、便是天地生物之心、若但一向想然無情、則恐或有流於申商慘覈之科矣、

趙致道問四子言志一條、程子曰、夫子與點、蓋與聖人之意同、便是堯舜氣象、使子路若達為國以禮道理、却便是這氣象也、何也、蓋為國不循理道、則必任智力、不任智力、則循理道、不能出此二途也、曾點有見乎發育流行之體、而天地萬物之理所謂自然而然者、但吾不以私智擾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此堯舜事業也、子路則以才氣之勝、自以為雖當顛沛敗壞不可支持之處、而吾為之、亦能使之有成、子路誠足以任此矣、然不免有任智力之意、故志意激昂、而氣象勇銳、不若曾點之閑暇和平也、然不曰理、而曰禮者、蓋言理則隱而無形、言禮則實而有据、禮者理之顯設而有節文者也、言禮則理在其中矣、故聖人之言、體用兼該、本末一貫、若曾點、則見其體而不及用、識其本而遺其末、所以行有不掩而失於狂歟、曰得之、

送張仲隆序畧曰、予竊聞之、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為先、而不以功利為急、夫豈固為是迂闊無用之談、以欺世眩俗、而甘受實禍哉、蓋天下萬事、本於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誠使是說著明於天下、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不知[illegible]出此、而曰事求可、功求成、吾以爲一切之計而已、是申商吳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國雖富、其民必貧、兵雖彊、其國必病、利雖近、其為害也必遠、

顧弗察而已矣吾黨張侯仲隆材氣絕人志節甚偉方舉世晏然弱於無事之時其為有用之學固已久矣及其閧然競於有事之際則反深自閉匿若無能者然其試於百里則善良懷其惠而姦盜懾其威退而間處則杜門讀書以斟酌世故而親仁尚友以培本根廓廓乎其未嘗有嘆老嗟卑之念也然則其於古聖賢仁義之說殆亦概乎其有聞矣今天子聞其為人且欲召而見之豈徒然者哉行矣張侯彊飯自愛平生之學從容為

上一二言之明主且悵見公之晚惟無忘所謂仁義云者則庶乎有以慰友朋之望矣

陳師德墓誌銘畧曰自周衰官失而民無常產士不知學或者務為剽掠纂組之工以希名射利蓋本出於俯仰寒餓之迫有不獲已者而其後或更以為能焉俗弊風訛迭相夸尚於是公卿子弟之才者往往亦慕而為之無所於迫而徒取衒鬻之羞顧反薄君恩輕世祿損本學以從事於場屋無用之文舉世競馳恬不覺悟而聖賢修己治人之方國家禮義廉恥之教益泯泯矣嗚呼斯其為弊也久矣不有卓然高志遠識之士其孰能有以反之哉

少師魏國公張公行狀畧曰臣昨奉清光竊見陛下於君子小人之際反覆詳究退自慶幸以為治道之本莫大夫辨君子小人之分聖意孜孜於此宗社生靈之福也昔唐李德裕言於■武宗曰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

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臣嘗推類而言之君子小人見矣大抵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為心此君子也謀身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小人也志在於為道不求名而名自歸之此君子也志在於為利掠虛美邀浮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辭氣柔佞切切然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閒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

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揜之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旁引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難進易退此君子也叨冒爵祿蔑棄廉恥此小人也臣嘗以此而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幾其可以概見矣小人在位則同於己者譽之以為君子異於己者排之以為小人不顧公議不恤治亂不畏天地鬼神是以自崇觀以來以至今日有異於己者而稱其為君子乎臣以為必無之也彼其專為進身自營之計故好

惡不公以至於忘身忘家亂天下而莫之悔惟陛下親學問節嗜欲清明其躬以臨照百官則君子小人之情狀又何隱焉又曰公奏自古小人傾陷君子莫不以朋黨為言夫君子引其類而進志在於天下國家而已其道同故其所趨向亦同曾何朋黨之有惟小人則不然更相推引本圖利祿詭詐之蹤莫可跡究或故為小異以彌縫其事或內外符合以信實其言人主於此何所抉擇而可哉則亦在夫原其用心而已矣　論朋黨之義增補於此共三百四十餘字

少師魏國公謚正獻陳諱俊卿字應求行狀畧曰公言今日之事可當以嚴守備練將卒戒貪暴省浮費信賞罰抑僥倖為急然此事也非事之本也清心寡欲屏遠便佞使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詞詖行不接心術則庶乎用意專而見理明功業可就而邪正可分矣又言為國之要有三曰用人曰賞功曰罰罪而所以行之者一曰至公而已故古人善為國者賢不以讎而棄愚不以親而用賞不以遠而遺罰不以近而免蓋不敢以一己之

私廢天下之公也若以生殺予奪人莫予違而惟好惡喜怒之私是徇則不惟示天下以不廣而其偏黨反側之害於政事亦且無不至矣

觀文殿學士彭城侯劉公行狀畧曰公知隆興府暇日咨訪賓僚講求利病率常一二延見使得從容各盡所懷以故下情宣通郡無遺事而其人之器識短長亦無所隱訟訴有久不決者取其案牘藏之旬日輒召會官屬之賢可委者合坐堂上人付一

二事使平決之有司共具飲食如法至暮白所予奪而退其大
事則公先閱視默有所處然後參衆說以決焉以故多得其情
無不厭服

恕字之指以如心為義蓋曰如治己之心以治人如愛己之心以
愛人而非苟然姑息之謂也然人之為心必當窮理以正之使
其所以治己愛己者皆出於正然後可以即是推之以及於人
而恕之為道有可言者故大學之傳最後兩章始及於此則其
用力之序亦可見矣至即此章而論之則欲如治己之心以治
人者又不過以強於自治為本蓋能強於自治至於有善而可
以求人之善無惡而可以非人之惡然後推己及人使之亦如
我之所以自治而自治焉則表端景正源潔流清而治己治人
無不盡其道矣所以終身力此而無不可行之時也今乃不然
而直欲以其不肖之身為標準視吾治教所當及者一以姑息
待之不相訓誥不相禁戒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己之不肖而淪

胥以陷焉是乃大亂之道而豈所謂終身可行之恕哉近世名
卿有曰恕己則昏又曰以恕己之心恕人則是既不知自治其
昏而遂推以及人使其亦將如我之昏而後已也藉令其意但
為欲反此心以施於人則亦止可以言下章愛人之事而於此
章治人之意與夫中庸以人治人之說則皆有未合者蓋其為
恕雖同而一以及人為主一以自治為主則二者之間毫釐之
異正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也若漢之光武亦賢君也一旦以
無罪黜其臣郅(音質)惲(委粉反)不能力陳大義以救其失而姑為緩
辭以慰解之是乃所謂不能三年而緦功是察放飯流歠而齒決
是惲者光武乃謂惲為善恕己量主則其失又甚遠而大啓為
人臣者不肯責難陳善以賊其君之罪一字之義有所不明而
其禍乃至於此可不謹哉(或問下同)
度也矩所以為方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者不
異乎己則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人使吾之身一處乎此

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校其所占之地則其廣狹長短又皆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是則所謂絜矩者也夫為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天地之間將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為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嘆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然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強為之哉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

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一有私意存乎其間則一膜之外便為胡越雖欲絜矩亦將有所隔礙而不能通矣若趙由之為守則易尉而為尉則陵守王肅之方於事上而好人佞己推其所由蓋出於此而充其類則雖桀紂盜跖之所為亦將何所不至哉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何也曰仁者不私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仁者惟利是圖故捐身賈禍以崇貨也然亦

即財貨而以其效言之爾非謂仁者真有以財發身之意也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何也曰上好仁則下好義下好義則事有終矣事有終則為君者安富尊榮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也上不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事不終是將為天下僇之不暇而況府庫之財又豈得為吾之財乎若商紂以自焚而起鉅橋鹿臺之財德宗以出走而豐瓊林大盈之積皆以身發財之效也曰其引孟獻子之言何也曰雞豚

牛羊民之所畜養以為利者也既已食君之祿而享民之奉矣則不當復與之爭此公儀子所以拔園葵去織婦而董子因有與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之喻皆絜矩之義也聚斂之臣剝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盜臣竊君之府庫以自私而禍不及下仁者之心至誠惻怛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亦絜矩之義也昔孔子以臧文仲之妾織蒲而直斥其不仁以冉求聚斂於季氏而欲

鳴鼓以聲其罪、以聖人之宏大兼容、温良博愛、而所以責二子者、疾痛深切不少假借如此、其意亦可見矣、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何也、曰、以利為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饜、以義為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葢惟義之安、而自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為利、義之所安、卽利之所在、正謂此也、孟子分別義利、拔本塞源之意也、其傳葢亦出於此云、曰、此其言菑害並至無如之何何也、曰、怨已結於民心、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觧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為無及於事之悔也、以此為防、人猶有用桑羊、孔僅、宇文融、楊矜、陳京、裴延齡之徒、以敗其國者、故陸宣公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瘁、而根柢蹶拔矣、呂正獻公之言曰、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為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嗚呼、若二公之言、則可謂深得此章之指者矣、有國家者可不監哉、

曰、九經之說奈何、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為修身之要也、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賢不篤、賈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一作處 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葢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為勸賢之道也、又曰、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修身尊賢親親三者而已、敬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親親、則又豈無所自而推之哉、亦曰修身之至、然後有以各當其理、而無所悖耳、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任之、不幸而或不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

當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商而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之後則惟康叔聃季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曰子謂信任大臣而無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异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雎所謂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邪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此義而能以修身為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為先則其所置以為大臣者必不襍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為姦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為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

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為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為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為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

或問子張學干祿而夫子告之如此何也曰人之處己接物莫大於言行而聞見者所以為言與行之資也然積之不多則孤陋寡淺無以參驗而知所疑殆知而不缺則冒昧苟且無所依據而流於繆妄能闕疑殆則庶幾矣顧於其餘遂以為已信已安而無事於謹則言行之間物我交戾而尤悔之積有不能免是將無以行乎州里尚何祿之可干哉誠反是而觀之則夫子之所以告子張者其意亦可知矣然自寡聞見而積之多多聞見而擇之審擇之審而猶曰謹其餘焉則其反身亦切矣而聖人

之訓猶曰僅足以寡尤悔而已、蓋未敢以為絕無也、聖人之於
言行之際、其重之如此、而推本所從、有始有卒又如此、學者亦
可以盡心矣、曰、然則是果何以得祿耶、聖人教人真使以是求
祿耶、曰、程子言之詳矣、蓋先王之世、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賓興
之、故士能謹其言行、則有得祿之道、然聖人之意、則以為君子
亦修其在我者而已、其得與不得、非所計也、故曰祿在其中、如
曰仁在其中、樂在其中、直在其中、餒在其中、皆本為此而反得

彼之辭也、豈真教之以是而求祿哉、嗚呼、三代之時、先王之法、
行於上者既如彼、聖人之教、行於下者又如此、是雖欲人才之
不成、風俗之不厚、蓋亦不可得矣、正使士之不賢者、或不免於
外慕、有司之不明者、或不足以為得人、然其所以相求者、蓋猶
出於修身謹行之意、一得其人、則其法固萬世不易之良法也、
豈若後世專以詞藝取人、而不考其言行之素、使士之賢者、猶
不免急於彼而緩於此、有司之良者、每恨無以必得行藝才業

之人、而其不賢且良者、則固皆以為當然、而不之怪也、然則人
才風俗之所成就、又安得不愧於古、上之人亦何重於此而不
之革哉、

或問仲弓之有人君之度、何以知其然耶、曰、以前篇不佞之譏、後
章居敬行簡之對、而有以知其然也、謝氏以為簡以臨之、莊以
蒞之、蓋近之矣、然其深厚廣博、宜在人上之意、則未之發也、曰、
居敬行簡之不同何也、曰、持身以敬、則心不放逸、而禮義著明、

故其所以見於事者、自然操得其要、而無煩擾之患、若所以處
身者既務於簡、而所以行之者又一切以簡為事、則是義理準
則既不素明於內、而紀綱法度、又無所持循於外也、太簡之弊
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范氏專以簡為臨民之道、則是居敬者無
與乎臨民、而內外判矣、且子桑伯子之行簡、其於堯舜之事又
豈可同日而語哉、謝氏似以居敬為舉其大、居簡為畧其細、疑
亦未安、夫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敬豈獨為舉其大哉、且

居敬而行簡者、自然理得而不煩之謂、亦非有所畧也、有所畧、則與不事事者無以異矣、有心於簡、內無道揆、外無法守、苟以無事於一時可也、久則蠹弊生焉、將不勝其多事矣、

或問教民之說、曰、吳氏言之詳矣、吳氏曰、白虎通曰、教民者、皆里中之老而有道德者為右師、教里中之子以道藝孝弟行義、朝則坐於閭門、弟子皆出就農、復罷亦如之、者既成歲皆入教學、立春而就事、則無不教之民、非謂教之戰也、然而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則金鼓旗物之用、坐作進退之節、亦有所教矣、

曰、所謂陳善閉邪者奈何、曰、君有邪心、所當閉也、然不知所以用

之之道、而逆閉之、則動有矯拂之患、其言不可得而入矣、故必為之開陳善道、使之曉然知善道之所在、則所謂邪者亦不難乎閉之矣、孟子與時君論事多類此、其自謂敬上者豈虛語哉、

或問孔子以子產之惠為君子之道、而子以私恩小利言之何也、曰、孔子之言、通乎巨細、故不害其為君子之道、此承上文乘輿濟人而言、則私恩小利而已矣、曰、子產濟人之事、有仁人之心焉、其惠雖小、猶不失乎為政之本、若孟子所謂先王之政者、乃

獨以時修橋梁而已、將不反為治之末邪、徒謹於此、而愛人之心不至、吾恐其所以自結於民者、或反不若子產之深也、曰、子產之事、可謂有不忍人之心矣、然先王則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是以其體正大而均平、其法精審而詳盡、而其利澤之及人、如天地之於萬物、莫不各足其分、而莫知其功之所自、苟有是心而無是政、則不過能以煦濡姑息、苟取悅於目前、而結其驩虞之愛、顧其耳目之所不及、則恩惠之施已不免於

有所遺矣、況以天下國家之大、又安得人人而濟之邪、昔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宮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是亦庶幾乎先王之政矣、曰、子產相鄭、能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則非不知為政者、橋梁之修、尤非難事、乃獨有闕於此何邪、曰、聞之師曰、子產之才之學、於先王之政、雖有所未盡、然其於橋梁之修、蓋有餘力、而其惠之及人、亦有大於乘輿之濟者矣、意者此時偶有故而未就、

又不忍乎冬涉之艱、而為是耳、然暴其小惠以悅於人、人亦悅而稱之、孟子慮夫後之為政者、或又悅而效之、則其流必將有廢公道以市私恩、違正理而干虛譽者、故極語而深譏之、以警其微、亦拔本塞源之意也、此說最為得之、若范氏以為子產自相小國、非深得民心、則無以抗大國、故其濟人如此、其意則恐子產之意不專出於此也、

問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曰、固是以修身為本、只是公言語多走作、如云凡人聽訟、以曲為直、以直為曲、所以人得以盡其無實之辭、聖人理無不明、明無不燭、所以人不敢如此、却是聖人善聽訟、正與經意相反、聖人固不會錯斷了事、只是它所以無訟者、却不在於善聽訟、在於意誠心正、自然有以薰炙漸染、大服民志、故自無訟之可聽耳、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皐將至、遂為衰、子皐何嘗聽訟、自有感動人處耳、僴○語類

同下

德元問我不欲人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與絜矩同否、曰、然、但子貢所問是對彼我說、只是兩人、絜矩則是三人、爾後世不復知絜矩之義、惟務竭民財以自豐利、自一孔以上、官皆取之、故上愈富、而下愈貧、夫以四海而奉一人、不為不厚矣、使在上者常有厚民之心、而推與共之、猶慮有不獲者、況皆不䘏、而惟自封殖、則民安得不困極乎、易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所

以然者、蓋邦本厚、則邦寧而君安、乃所以益也、否則反是、僩 ○
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平天下一章、其事如
此廣闊、然緊要處只在這些子、其粗說不過如此、若細說、則如
操則存、克己復禮等語、皆是也、僩 ○趙唐卿問十章三言得失、
而章句云至此而天理存亡之機決矣、何也、曰、他初且言得衆
失衆、再言善不善、意已切矣、終之以忠信驕泰、分明是就心上
說出得失之由以決之、忠信乃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
所以亡 寓

有自謂能明其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如佛老便是、有不務明其明
德、而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者、如管仲之徒便是、有略知明
德新民、而不求止於至善者、如王通便是、看他於己分上亦甚
修飭、其論為治本末亦有條理、甚有志於斯世、只是規模淺狹、不
曾就本原上著功、安於小成、因於近利、便做不徹、須是無所不
用其極、方始是、看古之聖賢、別無用心、只這兩者是喫緊處、明

明德、便欲無一毫私欲、新民、便欲人於事事物物上皆是當、正
如佛家說、為此一大事因緣出見於世、此亦是聖人一大事也、
千言萬語、只是說這箇道理、若還一日不扶持、便倒了、聖人只
是常欲扶持這箇道理、教他撐天拄地、文蔚

問或問以所占之地言之、則隨所在、如此否、曰、上下也如此、前後
也如此、左右也如此、古人小處亦可見、如並坐不橫肱、恐妨礙
左邊人、又妨礙右邊人、如此則左右俱不相妨、此便是以左之
心交於右、以右之心交於左、如户開亦開、户闔亦闔、有後入者
闔而勿遂、前人之開、所以待後之來、自家亦當依他恁地開、前
人之闔、恐後人有妨、所議、自家亦當依他恁地闔、此是不以後
來而變乎前之意、如後面更有人來、則吾不當盡闔了門、此又
是不以先入而拒乎後之意、如此則前後處得都好、便是以前
之心先於後、以後之心從於前、問凡事事物物皆要如此否、曰、
是、如我事親、便也要使人皆得事親、我敬長慈幼、便也要使人

皆得敬長慈幼、此章上面說、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民之感化如此、可見天下人人心都一般、君子既知人都有此心、所以有絜矩之道、要人人都得盡其心、若我之事其親、備四海九州之美味、都使民之父母凍餓、藜藿糟糠不給、我之敬長慈幼、却使天下之人兄弟妻子離散、便不是絜矩、中庸一段、所求乎子之事我如此、而我之事父却未能如此、所求乎臣之事我如此、而我之事君却未能如此、及所求乎弟、所求乎朋友、亦是此意、上下左右前後及中央、做七箇人看、便自分曉、淳

文振說道千乘之國曰、須看此五者是要緊、古聖王所以必如此者、蓋有是五者而後上之意接於下、下之情方始得親於上、上下相關、方可以為治、若無此五者、則君抗然於上、而民蓋不知所向、有此五者、方始得上下交接、賀孫

子善問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聖人豈是全無所為邪、曰、聖人不是全無一事、如舜做許多事、豈是無事、但民心歸向處、只在德上、却不在事上、許多事都從德上出、若無德而徒去事上理會、勞其心志、只是不服、為政以德、一似燈相似、油多便燈自明、賀孫○恪錄云、子善問為政以德、然後無為、曰、此不是全然不為、但以德則自然感化、不見其有為之迹耳 ○後世天下不治者、皆是不能篤恭盡敬、若能盡其恭敬、則視必明、聽必聰、而天下之治豈有不理、卓○賀孫錄云、老子所謂無為、只是簡忽、聖人所謂無為、却是付之當然之理、如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這是甚麼樣本領、豈可與老氏同日而語、

問使民敬忠以勸、曰、莊只是一箇字上、能端莊、則下便尊敬、至孝慈則是兩事、孝是以躬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如此人方忠於己、舉善而教不能、若善者舉之、不善者便去之、誅之罰之、則民不解便勸、惟是舉其善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皆勸、便是文字難看、如這樣處、當初只是大概看了便休、而今思之、方知集注說得未盡、義剛○孝於親、是做箇樣子、慈於衆、則推此意以及人、兼此二者、方能使民忠於己、若徒孝於親、而不能推及於衆、

若徒慈於衆、而無孝親的樣子、都不得、明作
所因之禮、是天做底、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禮、是人做底、故隨時更變、燾〇忠質文、忠只是樸實頭白直做將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而未及於文釆、文則就制度上事事加文釆、然亦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夏不得不忠、商不得不質、周不得不文、彼時亦無此名字、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名、僩〇此一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者、亦是要扶持箇三綱五常而已、如秦之繼周、雖損益有所不當、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君臣依舊是君臣、父子依舊是父子、只是安頓得不好爾、聖人所謂可知者、亦只是知其相因者也、如四時之運、春後必當是夏、夏後必當是秋、其間雖寒暑不能無繆戾、然四時之運終改不得也、康節詩云千世萬世、中原有人、正與此意合、時舉〇問其所闕者宜益、其所多者宜損、固事勢之必然、但聖人於此、處得恰好、其他人則損益過差了、曰、聖人便措置一一中理、如周末文極盛、故秦興必降殺了、周恁地柔弱、故秦必變為強戾、周恁地纖悉周緻、故秦興一向簡易無情、直情徑行、皆事勢之必變、但秦變得過了、秦既恁地暴虐、漢興定是寬大、故云獨沛公素寬大長者、秦既鑒封建之弊、改為郡縣、雖其宗族、一齊削弱、至漢遂大封同姓、莫不過制、賈誼已慮其害、晁錯遂削一番、主父偃遂以誼之說施之武帝、諸侯王只管削弱、自武帝以下直至魏末、無非剗削宗室、至此可謂極矣、晉武起盡用宗室、皆是因其事勢、不得不然、賀孫問本朝大勢是如何、曰、本朝監五代藩鎮兵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都收了、然州郡一齊困弱、靖康之禍、寇盜所過、莫不潰散、亦是失斟酌所致、又如熙寧變法、亦是當苟且惰弛之餘、勢有不容已者、但變之自不中道、賀孫

問吾從周、曰、孔子為政、自是從周處多、蓋法令自略而日入於詳、詳者以其弊之多也、既詳則不可復略、今法令明備、猶多姦宄、豈可更略、略則姦宄愈滋矣、僩

大凡自正心誠意以及乎天下則其本領便大今人只隨資禀去做管仲資禀極高故見得天下利害都明白所以做得許多事自劉漢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謀功利中做來不是自聖賢門户來不是自自家心地義理中流出使高祖太宗當湯武固自不得若當桓文尚未可知問使二君與桓文同時還在其上還出其下曰桓公精密做工夫多年若文公只是六年（一作踈淺）已自甚快但管仲作内政盡從脚底做出所以獨盛於

諸侯漢高從初起至入秦只是擄掠將去與項羽何異但寛大不甚殺人耳秦以苛虐亡故高祖不得不寛大隋以拒諫失國故太宗不得不聽人言皆是他天資高見得利害分明稍不如此則天下便叛而去之如太宗從諫甚不得已然當時只有這一處服得人又曰漢唐與齊晋之時不同漢唐甚倉猝（驤）

讓是那禮之實處苟徒跪拜俯伏而以是為禮何足取信於人讓者譬如凡事寧就自家身上挨出些子辭尊居卑辭多受少底意思方是禮之實（賜）

以約失之者鮮矣凡事要約約底自是少失矣或曰恐失之吝嗇如何曰這約字又不如此只凡事自收斂若是吝嗇又當放開這箇要人自稱量看便得如老子之學全是約極而至於楊氏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其弊必至此然清虚寡慾這又是他好處文景之治漢曹參之治齊便是用此本朝之仁宗元祐亦是如此事事不敢做兵也不敢用財也不敢用然終是少失如熙

豐不如此便多事（僩）

先生自唐石歸曰路上有人問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恕如以刑罰加人豈其人之所欲便是不恕始得且說如何衆人各以意對先生曰皆未分明伊川云恕字須兼忠字説此説方是盡忠是盡己也盡己而後為恕以刑罰加人其人實有罪其心亦自以為當然故以刑加之而非強之以所不欲也其不欲被刑者乃其外面之私心若其真心既已犯罪亦自知其當刑矣今人

只為不理會忠、而徒為恕、其弊只是姑息、張子韶中庸有云、聖人因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即此論也、今人只為不能盡己、故謂人亦只消如此、所以泛然亦不責人、遂至於彼此皆自恕而已、夔孫

問民無信不立、是民自不立、是國不可立、曰、是民自不立、民不立、則國亦不能以立矣、問民如何是不立、曰、有信則相守而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臣棄其君、子棄其父、各自求生路去、淳

問為天下得人謂之仁、又有嫡長之說、此事不知如何處、曰、所謂可與立、未可與權、此事最要權輕重、若是聖賢便處得、須是見他嫡長真是不賢、庶真賢方得、大賢以上、方了得此事、如太王立王季之事是也、如他人見不到、不如且守嫡長之說、如晉獻公溺於驪姬、要去申生、漢高祖溺於戚姬、要立趙王如意、豈是真見得他賢否、僩錄云、僩曰、若嫡長不賢、便只得付之命、先生曰、是、先生又云、兩漢而下、多有英武之資、為用事者所忌、如清河王是也、特舉

問出納之吝、是不好、所以謂之惡、曰、此吝字說得來又廣、只是戒人遲疑不決、底意思、當賞便用賞、當做便用做、若遲疑怠忽之間、澀縮靳惜、便誤事機、如李絳勸唐憲宗速賞魏博將士、曰、若待其來請而後賞之、則恩不歸上矣、正是此意、如唐家藩鎮之患、新帥當立、朝廷不即命之、卻待軍中自請而後命之、故人不懷恩、反致敗事、若是有司出納之間、各惜而不敢自專、卻是本職當然、只是人君為政大體、則凡事皆不可如此、當為處、便果決為之、僩

看得道理熟、見世間事、才是苟且、底鮮有不害事、雖至小之事、以苟且行之、必亦有害、而況大事乎、只是信不及、所以苟且、凡云且如此作、且如此過去、皆其弊也、卓　○責難之恭、是尊君之詞、先立箇大志、以先王之道為可必信、可必行、陳善閉邪、是子細著工夫去照管、務引其君於當道、陳善閉邪、便是做那責難底工夫、不特事君為然、為學之道亦如此、大立志向、而細密著工

夫如立志以古聖賢遠大自期、便是責難、然聖賢為法於天下、我猶未免為鄉人、其何以到、須是擇其善者而從之、其非者而去之、如日用間凡一事、須有箇是有箇非、去其非便為是、克去己私、便復禮、如此、雖未便到聖賢地位、已是入聖賢路了、淳

○問人臣固當望君以堯舜、若度其君不足以為善、而不之諫、或謂君為中才、可以致小康、而不足以致大治、或導之以功利、而不輔之以仁義、此皆是賊其君否、曰然、人臣之道、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責他十分事、臨了只做得二三分、若只責他二三分、少間做不得一分矣、若論才質之優劣、志趣之高下、固有不同、然吾之所以尊之者、則不可問其才志之高下優劣、但當以堯舜之道望他、如飯必用喫、衣必用著、脾胃壯者喫得來多、弱者喫得來少、然不可不喫那飯也、人君資質、縱說卑近、不足與有為、然不修身得否、不講學得否、不明德得否、此皆是必用做底、到得隨他資質做得出來、自有高下大小、然不可不如此做也、孔子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這般言語、是鐵■定底條法、更改易不得、如此做則成、不如此做則敗、豈可謂吾君不能、而遂不以此望之也、僩

○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燾

須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廣闊處、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只看此數句、是甚麼樣氣象、若使有王者受命而得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天下事一齊被他改換一番、其切近處、則自他一念之微、而無毫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被他剪截裁成過、截然而不可犯、須先看取這樣大意思、方有益、而今區區執泥於一二沒緊要字之閒、果有何益、又曰、考文者、古者人不甚識字、字易得差、所以每歲一番使大行人之屬巡行天下、考過這字是正與不正、這般事有十來件、每歲如此考過、都匝了、則三歲天子又自巡狩一番、須看他這般

做作處僩

問裁成輔相字如何解曰裁成猶裁截成就之也裁成者所以輔相也一作輔相者便只是於裁成處以輔其不及而已 又問裁成何處可見曰眼前皆可見且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聖人便為制下許多禮數倫序只此便是裁成處至大至小之事皆是固是萬物本自有此理若非聖人裁成亦不能如此齊整所謂贊天地化育而與之參也一作此皆天地之所不能為而聖人能之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功與天地參也 又問輔相裁成學者日用處有否曰饑食渴飲冬裘夏葛耒耜罔罟皆是僩

治體

先生舉无所往其來復吉程傳以為天下之難已解而安平無事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求復三代之規模卻只便休了兩漢以來人主還有理會正心誠意否須得人主如窮閻陋巷之士治心修身講明義理以此應天下之務用天下之才方見次第德明

大人虎變正如孟子所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補如世人些小功只是錮露如聖人直是渾淪都換過了如鑪韝相似渾淪鑄過或曰孟子做出來便是新人耳目曰想亦只從五畝之宅百畝之田雞豚桑麻處做起看他三四次只恁地說又曰如那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意思孟子都無這便是氣麁處胡泳

治體

聖賢做事只說箇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凡事只如此做何嘗先要安排紐捏須要著些權變機械方喚做做事又況自家一布衣天下事那裏便教自家做知他臨事做出時如何卻無故平日將此心去紐捏揣摩先弄壞了聖人所說底話光明正大須是先理會箇光明正大底綱領條目且令自家心先正了然後於天下之事先後緩急自有次第逐旋理會道理自分明今於在明明德未曾理會得便先要理會新民工夫及至新民又無那親其親長其長底事卻便先萌箇計功計獲底心要如何濟他如何有益少間盡落入功利窠窟裏去固是此

理無外、然亦自有先後緩急之序、孔子曰未可與權、甚不得已、方說此話、然須是聖人、方可與權、若以顏子之賢、恐也不敢議此、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而今人纔磨便磷、纔涅便緇、如何更說權變功利、所謂未學行先學走也、而今諸公、只管講財貨源流是如何、兵又如何、民又如何、陳法又如何、此等事固當理會、只是須識箇先後緩急之序、先其大者急者、而後其小者緩者、今都倒了這工夫、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

修己以安人、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曾子將死、宜有要切之言、及孟敬子問之、惟在於辭氣容貌之間、此數子者、皆聖門之高弟、及夫子告之、與其所以告人者、乃皆在於此、是豈遺其遠者大者、而徒告以近者小者耶、是必有在矣、

因其生而第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敘、因其敘而與之以其所當得者謂之秩、天敘便是自然底次序、君便教他居君之位、臣便教他居臣之位、父便教他居父之位、子便教他居子之位、秩便是那天敘裏面物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皆是有這箇敘、便有他這箇自然之秩、義剛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若德之大者、則賞以服之大者、德之小者、則賞以服之小者、罪之大者、則罪以大底刑、罪之小者、則罪以小底刑、盡是天命天討、聖人未嘗加一毫私意於其間、只是奉行天法而已、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許多典禮、都是天敘天秩下了、聖人只是因而勑正之、因而用出去而已、凡其所謂冠昏喪祭之禮、與夫典章制度、文物禮樂、車輿衣服、無一件是聖人自做底、都是天做下了、聖人只是依傍他天理行將去、如推箇車子、本自轉將去、我這裏只是略扶助之而已、僩

問洪範諸事、曰此是箇大綱目、天下之事、其大者大槩備於此矣、

問皇極曰此是人君為治之心法如周公一書只是箇八政而已僩〇凡數自一至五五在中自九至五五亦在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五亦在中又曰若有前四者則方可以建極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是也後四者却自皇極中出三德是皇極之權人君所嚮用五福所威用六極此曾南豐說得極好〇五行最急故第一五事又參之於身故第二身既修可推之於政故八政次之政既成又驗之於天道故五紀次之又繼之皇極居五蓋能推五行正五事用八政修五紀乃可以建極也六三德乃是權衡此皇極者也德既修矣稽疑庶徵繼之者著其驗也又繼之以福極則善惡之效至是不可加矣可學〇皇極二字皇是指人君極便是指其身為天下做箇樣子使天下視之以為標準無偏無黨以下數語皆是皇之所建皆無偏黨好惡之私天下之人亦當無作好作惡便是遵王之道遵王之路皆會歸於其極皆是視人君以為歸下文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君體 十八

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說得自分曉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則許多道理盡在此矣但緣聖人做得樣子高大人所難及而不可以此盡律天下之人雖不協于極但不罹于咎者皇亦受之至于而康而色自言好德者亦錫之福極不可以大中訓之只是前面五行五事八政五紀是已却都載在人君之身包括盡了五行是發源處五事是操持處八政是修人事五紀是順天道就中以五事為主視明聽聰便是建極如明如聰只是合恁地三德亦只是就此道理上為之權衡或放高或捺低是人事盡了稽疑又以卜筮參之若能建極則推之於人使天下皆享五福驗之于天則為休徵若是不能建極則其在人事便為六極在天亦為咎徵其實都在人君身上又不過敬用五事而已此即篤恭而天下平之意以是觀之人君之所任者豈不重哉如此則九疇方貫通為一若以大中言之則九疇散而無統大抵諸書初看其言若不勝其異無理會處究其指歸皆

治體 十九

只是此理如召誥中其初說許多言語艱深難曉却緊要處只是惟王不可不敬德而已 賀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這體字只事理合當做處凡事皆有箇體皆有箇當然處問是體段之體否曰也是如此又問如為朝廷有朝廷之體為一國有一國之體為州縣有州縣之體否曰然是箇大體有格局當做處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訐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為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贓吏除暴斂均力役這箇都是定底格局合當如此做如大事不曾做底却以小事為當急便害了那大體如為天子近臣合當謇諤正直又却恬退寡默及至處鄉里合當閉門自守躬廉退之節又却向前要做事這箇便都傷了那大體如今人議論都是如此合當舉賢才而不舉而曰我遠權勢合當去姦惡而不去而曰不為已甚且如國家遭汴都之禍國於東南所謂大體者正在於復中原雪讎恥却曰休兵息民兼愛南北正使真箇能如此猶不是況為此說者其實只是懶計而已 僩

程子曰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所謂文章者便是文飾那謹權審量讀法平價之類耳 僩 ○問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只是要得誠意素孚否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楊雄不曾說到此後世論治皆欠此意 淳

先生在臨漳首尾僅及一期以南陬敝陋之俗驟承道德正大之化始雖有欣然慕而亦有諤然疑譁然毀者越半年後人心方肅然以定僚屬厲志節而不敢恣所欲仕族奉繩檢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慮而不敢行姦豪猾斂蹤而不敢冒法平時習浮屠為傳經禮塔朝岳之會者在在皆為之屏息平時附鬼為妖迎遊於街衢而掠抄於閭巷者亦皆相視斂戢不敢輒舉良家子

女從空門者各閑精廬、或復人道之常、四境狗偷之民亦望風奔進、改復生業、至是及期、正爾安習先生之化、而先生行矣、是豈不為恨哉、淳

治道別無說、若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于心、必求諸道、有言孫于志、必求諸非道、這如何會不治、這別無說、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直是如此、賀孫　〇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君心是大本、其餘萬事各有一根本、如理財以養民為本、治兵以擇將為本、〇論世事曰、須是心度大、方包裹得過、運動得行、振　〇為學是自博而反諸約、為治是自約而致其博、自修　〇古者修身與取才、卹民與養兵皆是一事、今遂分為四、升卿　〇居今之世、若欲盡除今法、行古之政、則未見其利、而徒有煩擾之弊、又事體重大、阻格處多、決然難行、要之因祖宗之法、而精擇其人、亦足以治、只是要擇人、范淳夫唐鑑其論亦如此、以為因今郡縣足以為治、某少時嘗鄙之、以為苟簡因循之論、以今觀之信然、僩

〇德明錄云、問今日之治、當以何為先、曰、只是要得人、〇問三代規模未能遽復、且講究一箇粗法管領天下、如社倉舉子之類、先生曰、譬如補鍋、謂之小補可也、若要做、須是一切重鑄、今上自朝廷、下至百司庶府、外而州縣、其法無一不弊、學校科舉尤甚、又云、今之禮尚有見於威儀辭遜之際、若樂則全是失了、問朝廷合頒降禮樂之制、令人講習、曰、以前日浙東之事觀之、州縣直是視民如禽獸、豐年猶多餓死者、雖百后夔亦呼召他和氣不來、德明　〇天生一世人才、自足一世之用、自古及今只是這一般人、但有聖賢之君在上、氣焰大、薰蒸陶冶得別、這箇自爭八九分、只如時節雖不好、但上面意思略轉、下面便轉、況乎聖賢是甚力量、少間無狀底人自銷鑠、改變不敢做出來、以其平日為己之心、為公家辦事、自然修舉、蓋小人多是有才底、儒用　〇荀悅曰、教化之行、挽中人而進於君子之域、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墮於小人之塗、若是舉世各舉其職、有不能者、亦須勉強去做、不然、也怕公議、既

無公議、更舉無忌憚了、夔孫〇今日人材、須是得个有見識又有度量人、便容受得、將來截長補短使、升卿〇古人立法、只是大綱、下之人得自為、後世法皆詳密、下之人只是守法、法之所在、上之人亦進退下之人不得、揚〇今世有二弊、法弊、時弊、法弊更改却易、時弊則皆在人、人皆以私心為之、如何變得、嘉祐法弊、荊公盡變之、又別起許多弊、以人難變故也、楊〇今人只認前日所行之事、而行之、便謂之循典故、也須揀箇是底始得、

治體 二十四

學蒙〇或問為政者當以寬為本、而以嚴濟之、曰某謂當以嚴為本、而以寬濟之、曲禮謂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須是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為寬、則非也、人傑〇問為政更張之初、莫亦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曰此事難斷定說、在人如何處置、然亦何消要過於嚴、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底人、若曉事底人歷練多、事才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應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過嚴者、多半是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己、又怕人慢己、遂將大拍頭去拍他、要他畏服、若自見得、何消過嚴、便是這事難、又曰、難難、僩

或言太祖受命、盡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亂為治、曰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條目多仍其舊、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如王介甫大綱都不曾理會、却纖悉於細微之間、所以弊也、僩用〇秀才好立虛論事、朝廷纔做一事、鬨鬨地、鬨過了事又只休、且如黃河事、合即其

治體 二十五

處、看其勢如何、朝夕只在朝廷上鬨、河東決西決、揚錄云、漢時在上重、唐亦多為虛論所沮、如憲宗討蔡、不是憲宗如何做得凡作一事皆然、太祖當時、亦無秀才、全無許多閑說、只是今日何處看修器械、明日何處看習水戰、又明日何處教閱、日日著實做故事成、錄僩同保胡泳

太宗時、人多尚文中子、蓋見朝廷事不振、而文中子之書、頗說治道故也、然不得其要、范文正公雖有欲為之志、然也麤、不精密、失照管處多、卓〇談苑說李文靖沒口匏事、極好、可謂鎮浮、然

與不興利事、皆落一偏、胡不廣求有道賢德、興起至治也、方 ○問本朝如王沂公、人品甚高、晚年乃求復相、如寇萊公、也因天書欲復相、曰、便是前輩都不以此事為非所以至范文正方厲廉恥振作士氣植 ○問荊公得君之故、曰、神宗聰明絶人、與羣臣說話、往往領畧不去、才與介甫說、便有於吾言無所不說底意思、所以君臣相得甚懽、向見何萬一之少年時所著數論、其間有說云、本朝自李文靖公王文正公當國以來、廟論主於安靜、凡有建明、便以生事歸之、馴至後來天下弊事極多、此說甚好、且如仁宗朝是甚次第時節、國勢却如此緩弱、事多不理、英宗即位、己自有性氣、要改作、但以聖躬多病、不久晏駕、所以當時諡之曰英、神宗繼之、性氣越緊、尤欲更新之、便是天下事難得恰好、却又撞著介甫出來承當、所以作壞得如此、又曰、介甫變法固有以召亂、後來又却不別去整理、一向放倒、亦無緣治安、儒用 ○問神宗元豐之政、却不要荊公、曰、神宗盡得荊公許

多伎倆、更何用他、到元豐間、事皆自做、只用庸人備左右趨承耳、曰、設使橫渠明道用於當時、神宗盡得其學、他日還自做否、曰、不然、使二先生得君、却自君心上為之、正要大家商量、以此為根本、君心既正、他日雖欲自為、亦不可、可學 ○先生論荊公之學所以差者、以其見道理不透徹、因云、洞視千古、無有見道理不透徹、而所說所行不差者、但無力量做得來、半上落下底、則其害淺、如庸醫不識病、只胡亂下那没緊要底藥、便不至於殺人、若荊公輩、他硬見從那一邊去、則如不識病證、而便下大黃附子底藥、便至於殺人、燾 ○因語荊公、陸子靜云、他當時不合於法度上理會、語之云、法度如何不理會、只是他所理會非三代法度耳、居甫問荊公節儉恬退、素行亦好、曰、他當時作此事、已不合中、如孔子於飲食衣服之間、亦豈務滅裂、它當初便只苟簡、要似一若行然、可學 因論甯武子、義剛、言春秋時識義理者多、曰、也是那時多世臣、君

臣之分密、其情自不能相舍、非是皆曉義理、古時君臣都易得相親、天下有天下之君臣、淳録云、大處有大君臣、小處有小君臣、一國有一國之君臣、一家有一家之君臣、自秦漢以來、便都遼絶、今世如士人、猶畧知有君臣之分、若是田夫、去京師動數千里、它曉得甚麼君臣、本朝但制兵却有古意、太祖軍法曰、一階一級、皆歸服事之儀、故軍中階級却嚴、有定分、義剛 ○太史公三代本紀、皆著孔子所損益四代之説、高帝紀又言色尚黃、朝以十月、此固有深意、且以孔顏而行夏時乘商輅服周冕用韶舞則好、以劉季為之、亦未濟事在、方子 ○高祖子房英、項羽雄、道夫 ○嘗欲寫出蕭何韓信初見高祖時一段、鄧禹初見光武時一段、武侯初見先主時一段、將這數段語、及王朴平邊策、編為一卷、雉 ○問文帝問陳平錢穀刑獄之數、而平不對、乃述所謂宰相之職、或以為錢穀刑獄、一得其理、則陰陽和、萬物遂、而斯民得其所矣、宰相之職莫大於是、惜乎平之不知此也、曰、平之所言、乃宰相

之體、此之所論、亦是一説、但欲執此以廢彼、則非也、要之相得人、則百官各得其職、擇一户部尚書、則錢穀何患不治、而刑部得人、則獄事亦清平矣、昔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陳平之意、亦猶是爾、蓋知音而不知人、則瞽者之職爾、知人則音雖不知、而所謂樂者固無失也、本朝韓魏公為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某為相、歐陽永叔為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是、自今觀之、要説他自不識、安能知歐陽永叔也得、但他偶然自知、亦奈他何、道夫 ○叔器問宣帝言漢雜王伯、此説也似是、曰、這箇先須曉得如何是王、如何是伯、辨別得王伯分明、方可去論他是與不是、叔器云、如約法三章、為義帝發喪之類、做得也似好、曰、這箇是它有意無意、叔器曰、有意、曰、既是有意、便不是王、義剛 ○宣帝也不識王伯、只把寬慈底便喚做王、嚴

酷底便喚做伯、自古論王伯、至明道王伯劄子、無餘蘊矣、義剛

○先生問人傑、姚崇擇十道使、患未得人、如何、曰、只姚崇說患未得人、便見他真能精擇、曰、固是、然唐鑑却貶之、唐鑑議論大綱好、欠商量處亦多、又云、范文正富文忠當仁宗時、條天下事、亦只說擇監司、為治只此是要、人傑

○退之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須要知他斷得是與不是、古今煞有以斷而敗者、知唐德宗非不斷、却生出事來、要之只是任私意、剛愎不明理、不納人言、惟憲宗知蔡之不可不討、知裴度之不可不任、若使他理自不明、胸中無所見、則何以知裴公之可任、若只就斷字上看、而遺其左右前後、殊不濟事、道夫

○周世宗四年之間、煞做了事、問、今刑統亦是他作、曰、開寶通禮、當時做不曾成、後來太祖足成了、而今一邊征伐、一邊制禮作樂、自無害事、自是有人來與他做、今人鄉一邊、便不對那一邊、才理會征伐、便將禮樂做閑慢了、世宗胸懷又較大、胡泳

○周世宗規模雖大、然性迫、無

甚寬大氣象、做好事、亦做教顯顯地、都無些含洪之意、亦是數短而然、揚

辛未六月十一日乙丑抄治體至二十八日壬午大暑午時訖　文集或問四十六章語類三十一章共七十七章

近思續錄卷之九

安丘劉源淥集

治法篇

此篇論治法盖治本雖立而治具不容闕禮樂刑政有一之未備未足以成極治之功也

朱夫子延和奏劄曰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昨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平米六百石委臣與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間本府復令依舊貸與人户冬間納還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斂散或遇小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其支息米造成倉敖三間收貯已將元年陸百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是累年人户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斂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斂散時即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

遇凶年人不闕食竊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他處而法令無文人情難强妄意欲乞聖慈特依義役體例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户有願依此置立社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與本鄉出等人户主執斂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鄉土居或寄居官員士人有行義者與本縣官同共出納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即送原米還官却將息米斂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當撥還如有鄉土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實為久遠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搔擾此在今日言之雖無所濟於目前之急然實公私儲蓄豫備久遠之計及今歉歲施行人必願從者衆其建寧府社倉見行事目謹錄一通進呈伏望聖慈詳察特賜施行右謹具如前取進止

延和奏劄曰臣昨任南康軍日嘗具狀奏乞賜白鹿洞書院勅額及乞以太上皇帝御書石經並板本九經注疏給賜本洞今亦

未蒙施行、而朝野喧傳、相與譏笑、以為怪事、臣誠恐懼、不敢不盡其說、謹按本洞書院、實唐隱士李渤所居、當時學者多從之遊、遂立黌舍、至五代時、李氏為建官師、給田贍養、徒衆甚盛、迨至國初、猶數十百人、太平興國中、嘗蒙詔賜九經、而官其洞主、見于會要、而咸平五年、有勅重修、仍塑宣聖及弟子像、又見于陳舜兪所記、簡牘具存、可覆視也、夫以此洞之興、原其所自、雖若淺鮮、無足言者、而太宗皇帝、真宗皇帝、眷顧褒崇、至于如此、

則聖意所存、至深至遠、必有非下吏淺聞所能窺測者、今乃廢而不舉、使其有屋廬而無勅額、有生徒而無賜書、流俗所輕、廢壞無日、此臣所以大懼而不能安也、然竊意有司所以不能無疑於臣之請、固未必皆如譏笑者之言、殆必以為州縣已有學校、不必更為煩費耳、如其果然、則臣請有以質之、夫先王禮義之官、與異端鬼教之居、孰正孰邪、三綱五常之敎、與無君無父之說、孰利孰害、今老佛之宮、徧滿天下、大郡至踰千計、小邑亦或不下數十、而公私增益、其勢未已、至於學校、則一郡一縣、僅一置焉、而附郭之縣、或不復有、其盛衰多寡之相絕、至於如此、則於邪正利害之際、亦已明矣、今有司非徒不能有所正於彼、而反疑臣之請於此、臣不能識其何說也、今幸蒙恩賜對、故敢復以為請、伏望聖慈、下臣此章、特從其請、既以紹承先志、啓迪羣心、又以丕闡大猷、昭示抑邪與正之漸、實天下萬世之幸、取進止、

戊申延和奏劄曰、臣聞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為司徒之官、敎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慮其敎之或不從也、則命皐陶作士、明刑以弼五敎、而期于無刑焉、蓋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為之敎以明之、為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則亦有之、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

立君臣之義、以權之益、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而所以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所施而不悖、此先王之義刑義殺、所以雖或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於為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矣、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為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臣伏見近年以來、或以妻殺夫、或以族子殺族父、或以地客殺地主、而有司議刑、卒從流宥之法、夫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雖二帝三王、不能以此為治於天下、而況於其繫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三綱之重、又非凡人之比者乎、然臣非敢以此之故、遂勸陛下深於用法、而果於殺人也、但竊以為諸若此類、涉於人倫風化之本者、有司不

以經術義理裁之、而世儒之鄙論、異端之邪說、俗吏之私計、得以行乎其間、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而舜之所謂無刑者、又何日而可期哉、故臣伏願陛下、深詔中外司政典獄之官、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疏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雖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其有不幸至於殺傷者、雖有疑慮可憫、而至於奏讞、亦不許輒用擬貸之例、又詔儒臣博采經史、以及古今賢哲議論、及於教化刑罰之意者、刪其精要之語、聚為一書、以教學古入官之士、與凡執法治民之官、皆使略知古先聖王所以敕典敷教、制刑明辟之大端、而不敢陰為姑息果報便文之計、則庶幾有以助成世教、而仰稱陛下好生惡殺、期于無刑之本意、取進止、

乞修三禮劄子曰、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

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為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

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畧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太常寺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逐空閑官屋數間、與之

居處、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繫衙請俸、但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抄寫人即乞下臨安府差撥貼司二十餘名、候結局日量支犒賞、別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為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天下幸甚、取進止、會去國不及上

山陵議狀畧曰、蓋臣聞之、葬之為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遺體也、以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遺體、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為安固久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則其子孫盛而祭祀不絕、此自然之理也、是以古人之葬、必擇其地、而卜筮以決之、不吉則更擇而再卜焉、近世以來、卜筮之法雖廢、而擇地之說猶存、士庶稍有事力之家、欲葬其先者、無不廣招術士、博訪名山、參互比較、擇其善之尤者、然後用之、其或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水泉螻蟻地風之屬、以賊其內、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亡絕滅之憂、甚可畏也、其或雖得吉地、而葬之不厚

藏之不深、則兵戈亂離之際、無不遭罹發掘暴露之變、此又其所當慮之大者也、至於穿鑿已多之處、地氣已洩、雖有吉地、亦無全力、而祖塋之側、數興土功、以致驚動、亦能挻災、此雖術家之說、然亦不為無理、以此而論、則今日明詔之所詢者、其得失大概已可見矣、若夫臺史之說、謬妄多端、以禮而言、則記有之曰、死者北首、生者南向、皆從其朔、又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即是古之葬者、必坐北而向南、蓋南陽而北陰、孝子之心、不忍死其親、故雖葬之於墓、猶欲其負陰而抱陽也、豈有坐南向北、反背陽而向陰之理乎、若以術言、則凡擇地者、必先論其主勢之彊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政使實有國音之說、亦必先此五者、以得形勝之地、然後其術可得而推、今乃全不論此、而直信其庸妄之偏說、但以五音盡類群姓、而謂塚宅向背、各有所宜、乃不經之甚者、不惟先儒已力辨之、而近世民間亦多不用、

答汪尚書畧曰、正廟配食、只合用初配一人、其再娶、及庶母之屬、皆各為別廟祠之、乃於情義兩盡、

答張欽夫畧曰、祭說二事、但見二先生皆有隨俗墓祭不害義理之說、故不敢輕廢、至於節祠、則又有說、蓋今之俗節、古所無有、故古人雖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既以此為重、至於是日、必具殽羞相宴樂、而其節物亦各有宜、故世俗之情、至於是日、不能不思其祖考、而復以其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但不當專用此而廢四時之正禮耳、夫三王制禮、因革不同、皆合乎風氣之宜、而不違乎義理之正、正使聖人復起、其於今日之議、亦必有所處矣、愚意時祭之外、各因鄉俗之舊、以其所尚之時、所用之物、奉以大槃、陳於廟中、而以告朔之禮奠焉、則庶幾合乎隆殺之節、而盡乎委曲之情、可行於久遠而無疑矣、至於元日履端之祭、禮亦無文、今亦只用此例、又初定儀、時祭用分至、則冬至二祭相仍、亦近煩瀆、今改用卜日之制、尤見

聽命於神不敢自專之意、

答呂伯恭畧曰、郡事比亦甚簡靜、秋間以兩縣破壞、不免暫易其人、即日詞訟便減什七八、今或至當日而無訟者、亦緣畧鉏去一二亂政生訟者之故、戒令勸率、民間亦肯相信、如中間舉行別籍異財之令、父子復合者數家、此緣子澄力勸、下令初恐其未必從令、不謂其能爾也、

與劉子澄畧曰、家塾祀夫子、於古未聞、若以義起、當約釋菜禮為之、乃佳、開元政和兩書、必有之、可參考也、

熹竊以為未嘗行之、不可逆料今日之不可行、且事亦顧理之所在如何耳、理在當行、不以行之難易為作輟也、盡心竭力而為之、不幸而至於真不可行、然後已焉、則亦無所憾於吾心矣、蘇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拔本塞源、以一學者之聽、庶乎其可以障狂瀾而東之、若方且懲之、而又遽有取其所長之意、（與吉甫書曰）

竊恐學者未知所擇、一取一捨之間、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是則執事者之所宜憂也、

答范伯崇曰、在喪廢祭、古禮可放者如此、但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為、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一一合於古禮、即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尚多、即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畧放左傳杜注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左傳〔之意卒哭前亦廢祭也〕 但卒哭之期、須既葬立主、三虞之後、卜日而祭、以成事方可耳、〔溫公高氏二書載此節文甚詳可以熟考〕若神柩在、而欲以百日為斷、墨衰出入、則決然不可、愚見如此、不知伯崇以為如何、然主奉

喪祭乃令兄職此事非伯崇所得專但以此儀從容咨講更與知禮者評之庶其聽則可矣萬一有所不合則熹聞之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夫子亦言喪與其易也寧戚（熹嘗解此義以為具文備禮而非致愨焉之為易今人多此病試思之）此則伯崇所當勉也更思之

答何叔京曰所論立伯升之子以奉私廟此最得之但成哀以下即陵為廟似已允當蓋彼皆致寇亡國之君又未嘗命光武以興復自不當更立廟於京師也如漢獻帝晉懷帝又不同蓋昭烈元帝嘗受二帝之命矣此等事乃禮之變節須精於義理乃能於毫釐之間處之不差若只守常執一便不相應如溫公伊川論濮園事之不同亦可見矣

答陳明仲畧曰配祭只用元妃繼室則為別廟或有庶母又為別廟或妻先亡又為別廟弟先亡無後亦為別廟與伯叔祖父兄之無後者凡五等須各以一室為之不可雜也

答廖子晦曰所問葬法大概得之但後來講究木槨瀝清似亦無益但於穴底先鋪炭屑築之厚一寸許其上即鋪沙灰四傍即用炭屑側厚寸許下與先所鋪者相接（此所謂四傍謂沙灰之四傍也）築之既平然後安石椁於其上四傍又下三物如前（此所謂四傍謂石椁之四傍也）棺底及棺四傍上面復用沙灰實之（此謂棺之外椁之內）候滿加蓋復布沙灰而加灰屑於其上然後以土築之盈坎而止蓋沙灰以隔螻蟻愈厚愈佳須嘗見籍溪先生說嘗見用灰葬者後因遷葬則見灰已化為石矣炭屑則以隔木根之自外至者亦里人改葬者所親見故須令在沙灰之外四面周密都無縫罅然後可以為固但法中不許用石椁故此不敢用全石只以數片石合成庶幾不戾法意爾

答嚴時亨曰親親長長貴貴尊賢皆天下之大經固當各有所尚然亦不可以此而廢彼故鄉黨雖上齒而有爵者則俟賓主獻酬禮畢然後入又席於尊東使自為一列不為衆人所壓亦不

壓却他人、即所謂違也、(違亦作厭) 如此則長長貴貴各不相妨、固不以齒先於爵、亦不以爵加於齒也。〇喪禮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於新死者亦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自虞以後方謂之祭、故禮家又謂奠爲喪祭、而虞爲吉祭、蓋漸趣於吉也、酹酒有兩說、一用鬱鬯灌地以降神、則唯天子諸侯之禮有之、今其書亡、不可深考、一是祭酒、蓋古者飮食必祭、人以鬼神自不能祭、故代之祭也、今人雖存其禮、而失其義不可不知、

答曾先祖曰、所詢喪祭之禮、程張二先生所論自不同、論正禮則當從橫渠、論人情則伊川之說亦權宜之不能已者、但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擧、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蓋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唯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如此則於遠祖不必別議稱呼矣) 遷主、禮經所說不一、亦無端的儀制、竊意恐當以大祥前一日祭當遷之主、告而遷之、然後次日、

撤几筵、奉新主入廟、似亦稍合人情、幸更詳之、此事尙遠、可徐議之也、

胡伯量問主式用尺、程先生所謂省尺者、先生以爲即溫公三司布帛尺、不知其制長短如何、曰、溫公有一小圖刻石、偶尋不見、然此等但得一書爲據足矣、不必屑屑較計、不比聲律有高下之差也、

李繼善問納主之儀、禮經未見、書儀但言遷祠版於影堂、別無祭告之禮、周舜弼以爲昧然歸匣、恐未爲得、先生前書又云諸侯三年喪畢皆有祭、但其禮亡、而大夫以下又不可考、然則今當何所據耶、曰、橫渠說三年後祫祭於太廟、因其祭畢還主之時、遂奉祧主歸於夾室、遷主新主皆歸於其廟、此似爲得禮、鄭氏周禮注大宗伯享先王處似亦有此意、而舜弼所疑與熹所謂三年喪畢有祭者、似亦暗與之合、但旣祥而撤几筵、其主且當祔于祖父之廟、俟祫畢然後遷耳、比已與敬子伯量詳言之、更

細考之可見、

郭子從問實葬曰、壙中實築甚善○問庶人吉凶皆得以同行士禮、以禮窮則同之可也、故不別制禮焉、不審若然否、曰、恐當如此、○問今有人焉、其父尊信浮屠、若子若孫、皆不忍改、將何時而已、恐人子之遭此、勿用浮屠可也、至於家舍所敬形像、必須三年而後改、不知如何、曰、如此亦善、

答濤立之曰、所問祭禮、古人雖有始祖、亦只是祭於大宗之家、若小宗、則祭止高祖而下、然又有三廟二廟一廟祭寢之差、其尊卑之殺、極為詳悉、非謂家家皆可祭始祖也、今法制不立、家自為俗、此等事若未能遽變、則且從俗可也、支子之祭、亦是如此、竊謂只於宗子之家立主而祭、其支子則只用牌子、其形如木主而不判前後、不為陷中及兩竅、不為櫝、以從降殺之義、不知如何、可更商量也、

滄洲精舍釋菜儀○前期、獻官以下皆盛服、今用深衣涼衫、掌儀設神座、用席、先聖南向、配位西向、從祀位東西向、設祝版於先聖位之右、設香爐香案香合於堂中、設祭器於神座前、每位各左一籩、今用漆盤實以脯果、右一豆、今用漆盤實以笋菜、設犧尊一於堂上東南隅、今以瓦尊代、加勺冪、設燭四於堂中、二於東西從祀位之前、設洗二於東階之東、盥洗在東、爵洗在西、卓一於洗東、卓上箱二、巾東、爵西、設獻官位於堂下北面、分奠者二人次之、諸生又次之、皆北向西上、及期、獻官以下序立於東廊下、掌儀帥執事者升堂實酒饌、贊者一人引獻官升堂點閱、降就堂下位、分奠官及諸生各就位、贊者一人離位少前再拜訖、進立於主人之右西向、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掌儀祝司尊者皆升、掌儀立于東序西向、祝立於阼階上西向、司尊者立於尊南北向、贊引獻官詣盥洗之南北向立、盥手帨手、升焚香再拜、降再詣盥帨如初、詣爵洗南北向立、洗爵以授贊、贊升詣尊所西向立、贊以爵授獻官、司尊舉冪酌酒、獻官以爵授贊、俱詣先聖前、獻官北向跪、贊跪授爵、獻官執爵三祭奠爵

於籩(疑脫豆字)之間、俛伏興少立、祝詣獻官之左東向跪、讀祝訖、興
復位、獻官再拜、次詣盥洗爵(疑脫洗字)如初、洗諸配位爵訖、贊者以
盤兼捧升酌、詣配位如初儀、但不讀祝、獻官復位、當獻官詣配
位酌獻時、贊者二人各引分奠官分行東西從祀禮、盥洗以下
並如配位之儀、(東先西後)分奠訖復位、在位者皆再拜退、

獻者(贊者)　分奠二人(贊者二人)

祝　掌儀者

司尊

李敬子問、熘謂後世人才不振、士風不美、在於科舉之法、然使便
用明道賓興之論、伊川看詳之制、則今之任學校者、皆由科舉
而出、亦豈能遽變而至道哉、曰、明道所言、始終本末、次序甚明、
伊川立法、姑以為之兆耳、然欲變今而從古、亦不過從此規模
以漸為之、其初不能不費力矯揉、久之成熟、則自然一至變矣、

答或人曰、諸公稱號、合立一條例、差等、如泰山、海陵、徂徠、濂溪、明
道、伊川、橫渠、康節、稱先生、(如云泰山孫先生)公卿稱謚、(如云王文正公)無謚稱
爵、(如云王荊公)無爵稱官、(如云范太史)程張門人、及近世前輩、亦如之、其
無官者稱字、(如云張思叔)或兼以號舉、(如上蔡、龜山、衡麓、橫浦之類)今人稱郡姓
名、(如東萊呂某)凡姦邪、則直書姓名、(如云章惇)

舜典象刑說曰、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毫髮
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
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蓋自本
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
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
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雖以
天下之大、而舉不出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論、則知聖人
之於天下、其所以為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而舜典
所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與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
得而言矣、雖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

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者、亦不能無小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也、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苟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故其賞也必察其言審其功、而後加以車服之賜、其刑也、必曰象以典刑者、畫象

而示民以墨劓剕宮大辟五等肉刑之常法也、其曰流宥五刑者、放之於遠、所以寬夫犯此肉刑而情輕之人也、其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所以馭夫罪之小而未麗於五刑者也、其曰金作贖刑、使之入金而免其罪、所以贖夫犯此鞭扑之刑而情之又輕者也、此五者刑之法也、其曰眚災肆赦者、言不幸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其曰怙終賊刑者、言有恃而不改者、則賊而刑之、此二者法外之意、猶今律令之名例也、其曰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若此則聖人畏刑之心、閔夫死者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續、惟恐察之有不審、施之有不當、又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教無知而抵冒至此也、嗚呼、詳此數言、則聖人制刑之意可見、而其於輕重淺深出入取舍之際、亦已審矣、雖其重者或至於誅斬斷割而不少貸、然本其所以至此、則其所以施於人者亦必當有如是之酷矣、是以聖人不忍其被酷者之銜冤負痛、而為是以報之、雖若甚慘、而語其實則

為適得其宜、雖以不忍之心畏刑之甚、而不得赦也、惟其情之輕者、聖人於此乃得以施其不忍畏刑之意、而有以宥之、然亦必投之遠方以禦魑魅、蓋以此等所犯、非殺傷人、則亦或淫或盜、其情雖輕、而罪實重、若使既免於刑、而又得便還鄉里復為平民、則彼之被其害者寡妻孤子、將何面目以見之、而此幸免之人、髮膚支體了無所傷、又將得以遂其前日之惡而不知悔、此所以必曰流以宥之、而又有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文也、若

夫鞭扑之刑、則雖刑之至小、而其情之輕者、亦必許其入金以贖、而不忍輙以真刑加之、是亦仁矣、然而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扑、贖專以待鞭扑、而不上及於肉刑、則其輕重之間又未嘗不致詳也、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乎五者之內、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旨、則常通貫乎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雖或至于殺人、而其反覆表裏至精至密之妙、一一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為也、

而或者之論、乃謂上古惟有肉刑、舜之為流為贖為鞭為扑、乃不忍民之斬戮、而始為輕刑者、則是自堯以上、雖犯鞭扑之刑者、亦必使從墨劓之坐、而舜之心、乃獨不忍於殺傷淫盜之凶賊、而反忍於見殺見傷為所侵犯之良民也、聖人之心其不如是之殘賊偏倚而失其正、亦已明矣、又謂周之穆王、五刑皆贖、為能復舜之舊者、則固不察乎舜之贖、初不上及於五刑、又不察乎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也、且以漢宣之世、張敞以討羌之役、兵食不繼、建為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品也、而蕭望之等猶以為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三代之隆而以是為得哉、嗚呼、世衰學絕、士不聞道、是以雖有粹美之資、而不免一偏之弊、其于聖人公平正大之心有所不識、而徒知切切焉飾其偏見之私以為美談、若此多矣、可勝辨哉、若夫穆王之事、以予料之、殆必由其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為計、乃特為此一切權宜之

術以自豐、而又託于輕刑之說、以違道而干譽耳、夫子存之、蓋以示戒、而程子策試嘗發問焉、其意亦可見矣、或者又謂四凶之罪、不輕於少正卯、舜乃不誅而流之、以為輕刑之驗、殊不知共兜朋黨、鯀功不就、其罪本不至死、三苗拒命、雖若可誅、而蠻夷之國、聖人本以荒忽不常待之、雖有負犯、不為畔臣、則姑竄之遠方、亦正得其宜耳、非故為是以輕之也、若少正卯之事、則予嘗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

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說以夸其權耳、吾又安敢輕信其言而遽稽以為決乎、聊並記之以俟來者、

改官議條凡五 〇一諸州教官、以經明行修登第人充、罷去試法、如不足、則令侍從兩省臺諫及諸路監司雜舉、歲無定員、有闕則降指揮令舉、〇一近制新改官人、並令作縣、其舉狀內只言犯入己贓、甘與同罪、即不言若本人改官之後任親民差遣日、如自疲懦殘酷違法害民、即與同罪、是以舉者徇私妄舉、多不擇人、及至負贓、又無譴責、今欲乞於舉狀中添入此項、如有違戾、必罰無赦、〇一今改官人雖有引見之法、然未嘗親奉玉音詢考治行、欲乞今後引見之日、每十人中特宣兩人升殿、詢其前任職事、及民間利病、如有庸繆、即行退黜、仍將舉主降官放罷、則舉者知畏、而庸妄之徒不敢徼倖求進矣、〇一人才有大小、縣道有難易、今銓部之法、未嘗為官擇人、而使人自擇官、才高者

審於擇地、才短者昧於所向、使人與官兩失其所、所以縣多不治、而人有遺才也、欲乞分縣難易大小、委自尚書、將合注知縣之人、精加考究、分作四等、以可任繁難大縣者為上、繁難小縣者次之、優閑大縣又次之、小縣為下、其已任繁難者、後任便與注權通判、其任優閑者、後任須管再入知縣一次、不得別注差遣、願注縣丞者聽、但亦以三年為任、〇一累任教官、不曾實歷治民之人、不許薦舉改官、

學校貢舉私議畧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為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為法制之密、又足以為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

古之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為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塗監視漕試附試詐冒之捷徑以啓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才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驗其為教之得失矣葢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漸復

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至於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畧也其詳則繼此而遂陳之夫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當為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為增益而欲為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為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

命典樂以教冑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為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為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積至於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變而欲變之又不可不以其漸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額之半而又析其半以為德行之科（如解額百人則以二十五人為德行科葢）

法行之初恐考察未精故且取其半而又减其半其餘五十人自依常法明立所舉德行之目如八行之類專委逐縣令佐從實搜訪於省試後保明津遣赴州守倅審實保明申部於當年六月以前以禮津遣限本年內到部撥入太學於近上齋舍安排而優其廩給仍免課試長貳以時延請詢考至次年終以次差充大小職事又次年終擇其尤異者特薦補官餘令特赴明年省試比之餘人倍其取人分數如餘人二十取一則此科十而取一蓋解額中已减其半矣殿試各升一甲其不中人且令住學以俟後舉其行義有虧學術無取舉者亦當議罰則士知實行之可貴而不專事於空言矣所以必罷詩賦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詩賦又空言之尤者其無益於設教取士章章明矣然熙寧罷之而議者不以為是者非罷詩賦之不善乃專主王氏經義之不善也故元祐初議有改革而司馬溫公呂申公皆不欲復其欲復之者唯劉摯為最力然不過以考校之難而為言耳是其識之卑而說之陋豈足與議先王教學官人

之本意哉今當直罷無可疑者矣所以必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者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為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況今樂經亡而禮經缺二戴之記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焉蓋經之所以為教者已不能備而治之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則於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於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時務之大者如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謀刑法之屬亦皆當世所須而不可闕皆不可以不之習也然欲其一旦而盡通則其勢將有所不能而卒至於不行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則亦若無甚難者故今欲以易書詩為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禮

儀禮及二戴之禮為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為一科而
酉年試之（年分皆以省試為界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各一道）
論則分諸子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子則如荀楊王韓老莊之屬及本朝諸家文字當別討論分定年數兼許於當年史傳中出論二道）策則諸史時務亦然（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為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為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為一科通鑑為一科時務則律歷地理為一科通禮新儀為一科兵法刑統勅令為一科通典為一科以次分年如經子之法策各二道）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
而皆可為當世之用矣其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為學官

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若古
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為義而不為利元
祐侍講呂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
求天下賢士真可為人師者如胡翼之之徒使專教導規矩之
事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游太學者端為道藝稱弟子
者心悅誠服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熙寧法壞太學但為聲利之
場掌其教事者不過善為科舉之文嘗得雋於場屋者耳士之

有志於義理者既無所求於學其奔走輻湊而來者不過為解
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
亦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祗以促其嗜
利苟得冒昧無恥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
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為人師者以
為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義以教訓其學者而又痛減解
額之濫以還諸州罷去舍選之法而使為之師者考察諸州所

解德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太學之教不為虛
設而彼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為而至矣其諸州教官亦以德行
充而責以教導之實則州縣之學亦稍知義理之教而不但
為科舉之學矣至於制科則當取其行義器識不取其記誦文
詞罷去詞業六論而直使待對於廷訪以時務之要而不窮以
隱僻難知之事詞科則當稍更文體以深厚簡嚴為主以辨析
利害敷陳法度為工武舉則亦使學官放經義論策之制參酌

定議、頒下武經總要等書、而更加討論、補其遺逸、使之誦習而立其科焉、則庶乎小大之材各得有所成就、而不爲俗學之所病矣、夫如是、是以教明於上、俗美於下、先王之道得以復明於世、而其遺風餘韻、又將有以及於方來、與夫規規然固守末流之弊法、而但欲小變一二於其間者、利害相絶、固有間矣、草茅之處、偶及于此、故敢私記其説、以爲當路之君子其或將有取焉、

天子之禮、（如此者數段、先生初欲以入禮書、後又謂若如此、却是自己著書也、遂除去不用、今惟見此一段、豈禘祫議之類皆是歟）畧曰、天子之禮、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内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傅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微詔之、（微下本有訓字）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在輿有旅賁之規、（旅賁勇士、掌執戈楯、夾車而趨）位宁有官師之典、（門屏之間謂之宁）倚几有訓誦之諫、（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居寢有暬御之箴、（暬近也）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史爲書、（太史君舉則書）瞽爲師、工又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旅陳也、陳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喩政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其書、春秋尚書有存者、）御瞽幾聲之上下、（幾猶察也、察其存樂）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列廷爭、以正捄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於如此、是

以恭己南面、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乂、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羣臣、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不服、傅説所謂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武王所謂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謂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箕子所謂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

時敷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正謂此也

或曰為令之計必封建而後可以為治也耶而度其勢亦可必行而無弊耶曰不必封建而後可為治也但論治體則必如是然後能公天下以為心而達君臣之義于天下使其恩禮足以相及情意足以相通耳使有國家者各自愛惜其土地人民謹守其祖先之業以為遺其子孫之計而凡為宗廟社稷之奉什伍

閭井之規法制數度之守亦皆得以久遠相承而不至如今日之朝成而暮毀也若猶病其或自恣而廢法或彊大而難制則雜建於郡縣之閒又使方伯連帥分而統之察其敬上而恤下與其違禮而越法者以行慶讓之典則何為而有弊耶

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畧曰蓋自周衰田不井授人無常產而為士者尤厄于貧反不得與為農工商者齒上之人乃欲聚而教之則彼又安能終歲裹飯而學於我是以其費雖多而或取之經常之外勢固有所不得已也況今浮屠氏之說亂君臣之禮絕父子之親淫誣鄙詐以毆誘一世之人而納之於禽獸之域固先王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顧乃肆然蔓衍於中國豐屋連甍良疇接畛以安且飽而莫之或禁是雖盡逐其人奪其所據而悉歸之學使吾徒之學為忠孝者得以無營於外而益進其業猶恐未足以勝其邪說況其荒墜蕪絕偶自至此又欲封植而永久之乎趙侯取之可謂務一而兩得矣

建寧府建陽縣主簿廳記畧曰縣之屬有主簿秩從九品縣一人掌縣之簿書凡戶租之版出內之會符檄之委獄訟之成皆總而治之勾檢其事之稽違與其財用之亡失以贊令治蓋主簿之為職如此而予嘗竊論之以為縣之治雖狹而於民實甚親主其簿書者秩雖卑而用人之得失其休戚於民實甚重顧今銓曹所領員以百數既不容有所推擇而為令者又往往私其政不以及其屬是以官多不得其人而人亦不得其職舉天下

之縣、偶能其官者、計百不一二、然亦不過能取夫戸租之版而
朱墨之耳、若其他、則固不得而與焉、而亦莫或知其職之曠也、
靜江府學記畧曰、古者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
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
皆因其天賦之秉彜、而為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
心、修諸身、行乎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
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則又

興其賢且能者、寘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
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
為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
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
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
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
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

遂以學校為虛文、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為士者、求
道於老子釋氏之門、為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學校之
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乃者靜江守臣廣漢張侯栻、
一新其府之學、則命其屬具圖與書、使人於武夷山間、謁熹文
以記之、云云

鄂州社稷壇記畧曰、熹按社、實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
祇、而后土句龍氏其配也、稷則專為原隰之祇、能生五穀者、而

后稷周棄氏其配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是皆著於周禮、領於
大宗伯之官、惟社稷、自天子之都、至於國里、通得祭、而風雨之
神、則自唐以來、諸郡始得祀焉、至於雷神、則又唐制所與雨師
同壇共牲而祀者也、國朝禮文、大抵多襲唐故、故今郡國祀典、
自先聖先師之外、唯是五者、蓋以為二氣之良能、天地之功用、
流行於覆載之間、以育萬物、而民生賴焉者、其德惟此為尤盛、
是以於其壇壝時日之制、牲幣器服之品、降登饋奠之節、莫不

參訂討論著之禮、彙、須下郡國、藏於禮官、有司歲舉行之、而部刺史又當以時循行、察其不如法者、蓋有國家者所以昭事明神、祈以降祥錫福於下、其勤如此、顧今之為吏者、所知不過簿書期會之間、否則觴豆舞歌、相與放焉而不知反、其所敬畏崇飾而神事之者、非老子釋氏之祠、則妖妄淫昏之鬼而已、其於先王之制、國家之典、所以治人事神者、曷嘗有槩於其心哉、嗚呼人心之不正、風俗之不厚、年穀之不登、民生之不遂、其不亦以此歟、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畧曰、予惟古之學者無他、明徳新民、求各止於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徳、所止之善、豈有待於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於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而至於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

考諸載籍之文、沉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徳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唯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聲名干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論議愈高、而其徳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為之地也、今觀常君之為教、既開之以古人教學之意、而後為之儲書、以博其問辨之趣、建閣以致其奉守之嚴、則亦庶乎本末之有序矣、予雖有言、又何以加於此哉、然無已而有一焉、則亦曰、姑使二三子者、知夫為學之本、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清明純一、真有以為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密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乎閣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其必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業者、其將有本而無窮矣、

建寧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曰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予
居崇安之開耀鄉知縣事諸葛侯廷瑞以書來屬予及其鄉之
耆艾左朝奉郎劉侯如愚曰民饑矣盍為勸豪民發藏粟下其
直以振之劉侯與予奉書從事里人方幸以不饑俄而盜發浦
城距境不二十里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劉侯與予憂之不知
所出則以書請於縣於府時敷文閣待制信安徐公嘉知府事
即日命有司以船粟六百斛泝溪以來劉侯與予率鄉人行四
十里受之黃亭步下歸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受粟
民得遂無饑亂以死無不悅喜歡呼聲動旁邑於是浦城之盜
無復隨和而束手就禽矣及秋徐公奉祠以去而直敷文閣東
陽王公淮繼之是冬有年民願以粟償官貯里中民家將輦載
以歸有司而王公曰歲有凶穰不可前料後或艱食得無復有
前日之勞其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府劉侯與予既奉教及明年
夏又請於府曰山谷細民無蓋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
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而官粟積於無用之地後將紅腐不復
可食願自今以來歲一斂散既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
願貸者出息什二又可以抑僥倖廣儲蓄即不欲者勿強歲或
不幸小饑則弛半息大侵則盡蠲之於以惠活鰥寡塞禍亂原
甚大惠也請著為例王公報皆施行如章既而王公又去直龍
圖閣儀真沈公度繼之劉侯與予又請曰粟分貯民家於守視
出納不便請放古法為社倉以儲之不過出捐一歲之息宜可
辦沈公從之且命以錢六萬助其役於是得籍坂黃氏廢地而
鳩工度材焉經始於七年五月而成于八月為倉三亭一門牆
守舍無一不具司會計董工役者貢士劉復劉德輿里人劉瑞
也既成而劉侯之官江西莫府予又請曰復與德輿皆有力於
是倉而劉侯之子將仕郎琦嘗佐其父於此其族子右修職郎
玶亦廉平有謀請得與并力府以予言悉具書禮請焉四人者
遂皆就事方且相與講求倉之利病具為條約會丞相清源公

出鎮茲土入境問俗予與諸君因得具以所爲條約者迎白於
公公以爲便則爲出教俾歸揭之楣間以視來者於是倉之庶
事細大有程可久而不壞矣予惟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
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
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
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饑餓瀕死而不能及也又
其爲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
其封鐍遞相付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獲已然
後發之則已化爲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
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
之人欲一聽其所爲則懼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
府則鉤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必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難
之而有弗暇耳今幸數公相繼其愛民慮遠之心皆出乎法令
之外又皆不鄙吾人以爲不足任故吾人得以及是數年之間

左提右挈上說下教遂能爲鄉閭立此無窮之計是豈吾力之
獨能哉惟後之君子視其所遭之不易者如此無計私害公以
取疑於上而上之人亦毋以小文拘之如數公之心焉則是倉
之利夫豈止於一時其視而傚之者亦將不止於一鄉而已也
因書其本末如此刻之石以告後之君子云淳熙甲午夏五月
丙戌新安朱熹記

婺州金華縣社倉記畧曰予惟有生之類莫非同體惟君子爲無
有我之私以害之故其愛人利物之心爲無窮特窮而在下則
禹稷之事有非其分之所得爲者然苟其家之有餘而推之以
予鄰里鄉黨則固吾聖人之所許而未有害於不出其位之戒
也況叔度之爲此特因其墳廬之所在而近乎十保之間以承
先志以悅親心以順師指且前乎此者又已嘗有天子之命于
四方矣而何不可之有哉抑凡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
王氏之青苗爲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

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為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
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
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
是以王氏能以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子程子嘗極論
之、而卒不免於悔其已甚而有激也、云云 潘君叔度名景憲、與
伯恭父同年進士、年又長、而屈首受學、無難色、師歿、守其說不
懈、益虔、於書無不讀、蓋深有志於當世、然以資峭直、自度不能
隨世俯仰、故自中年不復求仕、而獨於此為拳拳也、

建寧府建陽縣長灘社倉記曰、建陽之南里曰招賢者、三地接順
昌甌寧之境、其陿多阻、而俗尤勁悍、往歲兵亂之餘、莨莠不盡
去、小遇饑饉、輒復相挺、羣起肆暴、率不數歲一發、雖尋即夷滅
無噍類、然憊民良族、晷刻之間、已不勝其驚擾矣、紹興某年、歲
適大侵、姦民處處羣聚、飲博嘯呼、若將以踵前事者、里中大怖、
里之名士 魏君元履為言於常平使者袁侯、復一得米若干斛
以貸、於是物情大安、姦計自折、及秋將斂、元履又為請得築倉
長灘廢置之旁、以便輸者、且為後日凶荒之備、毋數以煩有司、
自是歲小不登、即以告而發之、如是數年、三里之人始得飽食
安居、以免於震擾夷滅之禍、而公私遠近、無不陰受其賜、蓋元
履少好學、有大志、自為布衣、而其所以及人者已如此、蒙其惠
者、雖知其然、而未必知其所以然也、其後元履既沒、官吏之職
其事者、不能勤勞恭恪、如元履之為、於是粟腐於倉、而民饑於

室、或將發之、則上下請賕、為費已不貲矣、官吏來往、又不以時、
而出內之際、陰欺顯奪、無弊不有、大抵人之所得、秕糠居半、而
償以精鑿、計其候伺亡失諸費、往往有過倍者、是以貸者病焉、
而良民凜凜於凶歲、猶前日也、淳熙十一年、使者宋侯若水聞
其事、且知邑人宣教郎周君明仲之賢、即以元履之事移書屬
之、且下本臺所被某年某月某日制書、使得奉以從事、益歲以
夏貸、而冬斂之、且收其息什之二焉、行之三年、而三里之間人

情復安、如元履無恙時、什二之收、歲以益廣、周君既以增葺其
棟宇、又將稍振其餘以漸及於傍近、益其惠之所及、且將日增
月衍、而未知其所極也、周君以予嘗有力於此者、來請文以為
記、予與元履早同師門、遊好甚篤、既追感其陳迹、又嘉周君之
能繼其事而終有成也、乃不辭而為之說如此、則又念昔元履
既為是役、而予亦為之於崇安、其規模大畧放元履、獨歲貸收
息為小異、元履常病予不當祖荊舒聚斂之餘謀、而予亦每憂
元履之粟久儲速腐、惠既狹而將不久也、講論餘日、盃酒從容、
時以相訾警、而訖不能以相詘、聽者從旁抵掌觀笑、而亦不能
決其孰為是非也、及是來、侯周君乃卒用予所請事、以成元履
之志、而其効果如此、於是論者遂以予言為得、然不知元履之
言雖疏、而其忠厚懇惻之意、藹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豈予一
時苟以便事之說、所能及哉、當時之爭、蓋予之所以為戲、而後
日之請、所以必曰息有年數以免者、則猶以不忘吾友之遺教
也、因并書之、以視後人、使於元履當日之心、有以得之、則於宋
侯周君今日之法、有以守而不壞矣、元履名校之、嘗以布衣召
見、天子悅其對、即日除太學錄、尋以數論事、不得久居中、既而
天子思復召用之、則元履既卒矣、上為悵然久之、詔有司特贈
直秘閣云、十三年七月辛卯、新安朱熹記、

常州宜興縣社倉記畧曰、有治人、無治法、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其
實不可易之至論也、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
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
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今固行之、其法亦未嘗
不善也、然考之於古、則三登泰平之世蓋不常有、而驗之於今、
則常平者、獨其法令簿書筦鑰之僅存耳、是何也、蓋無人以守
之、則法為徒法、而不能以自行也、而況於所謂社倉者、聚可食
之物、于鄉井荒閑之處、而主之■不以任職之吏、馭之不以流徒
之刑、苟非常得聰明仁愛之夆如高君、又得忠信明察之士如

今日之數公者相與并心一力以謹其出納而杜其姦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得已日而見之矣此又予之所身試者故并書之以告後之君子云慶元元年記

建昌軍南城縣吳氏社倉記曰乾道四年建人大饑熹請於官始作社倉於崇安縣之開耀鄉使貧民歲以中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什二以償歲小不收則弛其息之半大侵則盡弛之期以數年子什其母則惠足以廣而息可遂捐以予民矣行之累年

人以為便淳熙辛丑熹以使事入奏因得條上其說而孝宗皇帝幸不以為不可即頒其法於四方且詔民有慕從者聽而官府毋或與焉德意甚厚而吏惰不恭不能奉承以布於下是以至今幾二十年而江浙近郡田野之民猶有不與知者其能慕而從者僅可以一二數也是時南城貢士包揚方客里中適得尚書所下報可之符以歸而其學徒同縣吳伸與其弟倫見之獨有感焉經度久之乃克有就遂以紹熙甲寅之歲發其私穀四千斛者以應詔旨而大為屋以儲之並事有堂燕息有齋前引兩廊對列六庾外為重門以嚴出內其為條約蓋因崇安之舊而加詳密焉即以其年散斂如法鄉之隱民有所仰食無復死徙變亂之虞歲以德於吳氏而伸與倫不敢當也則謹謝曰是倉之立君師之教祖考之澤而鄉鄰之助也吾何力之有哉且今雖幸及於有成而吾子孫之賢否不可知異時脫有不能如今日之志以失信於鄉人者則願一二父兄為我教之教之一

再而不能從則已非復吾子孫矣盍亦相與言之有司請正其罪庶其懼而有改其亦可也于是衆益咨嗟嘆息其賢以為不可及而包君以書來道其語且遺倫及伸之子振來請記熹病力不能文然嘉其意不忍拒也乃為之書其本末既以警夫吳氏之子孫使其數世之後猶有以知其前人之意如此而不忍壞抑使世之力能為而不肯為者有所羞愧勉慕而興起焉則亦所以廣先帝之盛德於無窮而又以少致孤臣泣血號弓之

慕也、慶元丙辰、正月己酉、朱熹記、
書廖德明仁壽廬條約後曰、匹夫單行、而遇疾病、無有妻孥之養、親舊之託、與夫室盧枕席之具、醫藥飲食之須、則其舁曳驅馳、暴露饑渴、而轉於溝壑也必矣、先王之政、道路廬舍委積之法、至詳至密、而不聞其及此、豈有司者因失其傳耶、國朝受命、覆冒區宇、涵育黎元、百有餘年、至於崇寧大觀之間、功成治定、惠澤洋溢、隆盛極矣、而上聖之心、猶軫一夫之不獲、始詔州縣、立安濟坊、居養院、以收䘏疾病癃老之人、德至渥矣、中以多虞、不無廢缺、近歲以來、頗復修舉、而莆之為郡縣者、猶未暇也、今其大夫廖君德明、獨有感焉、乃即縣南、為舍一區、榜曰仁壽之廬、使凡道路往來疾病之民、咸得以託宿而就哺、又請於郡、得廢寺之產、歲入粟若干斛者、以供藥餌、給奉守、猶恨其力之不足、而恐其惠之不廣也、乃敘其本末而為之條約、間以示予、請記其事、以告後人、冀有以卒成其志、而不壞於久遠也、余唯廖君於此、實舉先朝已墜之典、以活中路無告之人、固學道愛人之君子所樂聞而願為者、又何待於余言哉、姑為書其條約之後、俾并刻焉、庶幾來者尚有考也、慶元丙辰、三月丁未、新安朱熹記、

知南康榜文畧曰、今恐管下士人父老、僧道軍民、諸色等人、有能知得利病根原次第、合作如何措置、可以寬䘏、並請子細開具著實事狀、不拘早晚、赴軍披陳、切待面加詢問、審實相度、多方措置、庶幾戶口歲增、家給人足、有以仰副聖天子愛養元元之意、又曰、比年以來、士風衰弊、而學校養士、不過三十人、大比應書人數亦少、雖講道修身之士、或未必肯游學校、入場屋、然詢於物論、以求物外之英豪、則亦未聞卓然有可稱、良由長民之吏、未嘗加意、使里閭後生無所從學、以至於此、今請鄉黨父兄、各推擇其子弟之有志於學者、遣來入學、陪廚待補、聽讀供課、本軍亦一面多方措置、增置學糧、當職公務之餘、亦當時時詣

學、與學官同共講說經旨、多方誘掖、庶幾長材秀民、為時而出
有以仰副聖天子長育人材之意、公移下同○示俗曰、孝經云、用天
之道、因地之利、謂依時節耕種田土 謹身節用、謹身謂不作非違、不犯刑憲、節用謂省使儉用
不妄耗費 以養父母、人能行此三句之事、則身安力足、有以奉養其父母、使其父母安穩快樂、 此庶人之
孝也、庶人謂百姓也、能行此上四句之事、方是孝順、雖是父母不存、亦須如此、方能保守父母產業、不至破壞、乃為孝順、若父母生存、不能奉養、父母亡歿、不能保守、便是不孝之人、天所不容、地所不載、幽為鬼神所責、明為官法所誅、不可不深戒也、
以上孝經庶人章正文五句、係先聖至聖文宣王所說、奉勸

民間、逐日持誦、依此經解說、早晚思惟、常切遵守、不須更念佛
號佛經、無益於身、枉費力也、○曉諭兄弟爭財產事曰、照對禮
經、凡為人子、不蓄私財、而律文亦有別籍異財之禁、蓋父母在
上、人子一身尚非自己所能專有、豈敢私蓄財貨、擅據田園、以
為己物、此乃天性人心自然之理、先王制禮、後王立法、所以順
之而不敢違也、當職昨來到任之初、詢訪民俗、考按圖經、曾以
司馬大夫、司馬中郎、熊縣令、洪義門、孝行義居事迹、勸諭士民、

務修孝弟忠信之行、入事父兄、出事長上、敦厚親族、和睦鄉鄰、
有無相通、患難相恤、庶幾有以仰副聖天子敦厚風俗之意、今
已累月、而誠意不孚、未有顯效、比閱詞訴、有建昌縣劉珫兄弟、
都昌縣陳由仁兄弟、並係母親在堂、擅將家產私下指撥分併、
互相推託、不納賦稅、爭論到官、殊駭聞聽、除已行下建昌縣、及
索到陳由仁等指撥關約、盡行毀抹、當廳說諭、今劉珫陳由仁
與其兄弟、依舊同居共財、上奉母親、下率弟姪、協力家務、公共

出納輸送官物外、竊慮管屬更有似此棄違禮法、傷害風教之
人、而長吏不能以時教訓糾禁、上負承流宣化之責、內自循省、
不勝恐懼、今檢坐條法、指揮下項、須至曉諭者、准律云云、又除
已出榜市曹、並星子縣門、都昌建昌縣市、張掛曉示人戶知委、
如有祖父母父母在堂、子孫擅行違法、分割田產、析居別籍異
財之人、仰遵依前項條法指揮、日下具狀、將所立關約、赴官陳
首、毀抹改正、侍奉父母、協和兄弟、同管家務、公共出納輸送官

物不得拖欠如不遵今來約束却致違犯到官之人必定送獄依法斷罪云云淳熙六年八月日牓○提舉浙東社倉事目畧曰一豐年如遇人户請貸官米即開兩倉存留一倉若遇饑歉則開第三倉專賑貸深山窮谷耕田之民庶幾豐荒賑貸有節一申府差官訖即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交納(先近後遠一日一都)仰社首隊長告報保頭保頭告報人户遞相糾率造一色乾硬糙米具狀(同輸共爲一狀未足不得交納如保內有人逃亡即同保均備納足)赴倉交納監官鄉官

吏斗等人至日赴倉收納不得妄有阻節及過數多取其餘並依給米約束施行(其收米人吏斗子要知首尾次年夏支貸日不可差換)○曉諭居喪持服遵禮律事畧曰准律文諸喪制未終釋服從吉若忘哀作樂(自作遣人等)徒三年雜戲徒一年即遇樂而聽及參預吉席者各杖一百自今以來有居父母之喪者雖或未能盡遵古制全不出入亦須服麤布黲衫麤布幞巾繫麻絰著布鞋不飲酒不食肉不入房室如是三年庶幾少報劬勞勉遵禮律仰承聖化如其

不然國有常憲○揭示古靈先生勸諭文曰古靈先生陳公勸諭爲吾民者父義(能正其家)兄友(能養其弟)弟敬(能敬其兄)子孝(能事父母)夫婦有恩(貧窮相守爲恩若棄妻不養夫喪改嫁皆是無恩也)男女有別(男有婦女有夫分別不亂)子弟有學(能知禮義廉恥)鄉閭有禮(歲時寒暄皆以恩意往來燕飲序老少坐立拜起)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借貸財穀)昏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賊盜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善無以富吞貧行者遜路(少避長賤避貴輕避重去避來)耕者遜畔(地有畔不相爭奪)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子弟負重執役不令老者擔擊)則爲

禮義之俗矣以上同保之人今仰互相勸戒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宗姻周卹鄰里各依本分各修本業莫作姦盜莫縱飲博莫相鬬打莫相論訴莫相侵奪莫相瞞昧愛身忍事畏懼王法保內如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事跡顯著即仰具申當依條格旌賞其不率教者亦仰申舉依法究治○勸諭榜畧曰一禁約保伍互相糾察事件常切停水防火常切覺察盜賊常切禁止鬬爭不得販賣私鹽不得宰殺耕牛不得賭博財物不得傳

習魔教保内之人互相覺察知而不糾併行坐罪」一勸諭士民當知此身本出於父母而兄弟同出於父母是以父母兄弟天性之恩至深至重而人之所以愛親敬長者皆生於本心之自然不是強為無有窮盡今乃有人不孝不弟於父母則輙違教命敢闕供承於兄弟則輕肆忿爭忍相拒絶逆天悖理良可歎傷宜亟自新毋速大戾」一夫婦昏姻人倫之首媒妁聘問禮律甚嚴而俗有所謂管顧者公然同室有所謂逃叛者潜相奔誘宜亟自新毋陷刑辟」一鄉黨族姻所宜親睦或有小忿宜各深思更且委曲調和未可容易論訴蓋得理亦須傷財廢業況無理不免坐罪遭刑終必有凶切當痛戒」一勸諭官户既稱仕宦之家即與凡民有異尤當安分循理務在克己利人又況鄉鄰無非親舊豈可恃強凌弱以富吞貧盛衰循環所宜深念」一勸諭遭喪之家及時安葬不得停喪在家及殯寄寺院其有日前停寄棺柩灰函並限一月安葬切不須齋僧供佛廣設威儀但

只隨家豐儉早令亡人入土如違依條科杖一百官員不得注官士人不得應舉鄉里親知來相弔送但可協力資助不當責其供備飲食」一勸諭男女不得以修道為名私創庵宇若有如此之人各仰及時昏嫁」一約束寺院民間不得以禮佛傳經為名聚集男女晝夜混雜」一約束城市鄉村不得以禳災祈福為名斂掠財物裝弄傀儡〇勸農文畧曰契勘生民之本足食為先是以國家務農重穀使凡州縣守倅皆以勸農為職每歳二月載酒出郊延見父老諭以課督子弟竭力耕田之意蓋欲吾民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實而知禮節以共趍於富庶仁壽之域德至渥也當職幸　此承攝敢墜墓言今有勸諭事件開具如後一鄉村小民其間多是無田之家須就田主討田耕作每至耕種耘田時節又就田主生借穀米及至終冬成熟方始一併填還佃户既賴田主給佃生借以養活家口田主亦借佃客耕田納租以供贍家計二者相須方能存立今仰人户遞相告

戒、佃戸不可侵犯田主、田主不可撓虐佃戸、如當耕牛車水之時、仰田主依常年例應副穀米、秋冬收成之後、仰佃戸各備所借本息塡還、其間若有負頑不還之人、仰田主經官陳論、當為監納、以警頑慢、紹熙三年○潭州委教授措置嶽麓書院牒曰、契勘本州州學之外、復置嶽麓書院、本為有志之士、不遠千里求師取友、至於是邦者、無所棲泊、以為優游肄業之地、故前帥樞密忠肅劉公、特因舊基、復創新館、延請故本司侍講張公先生、往來其間、使四方來學之士、得以傳道授業解惑焉、此意甚遠、非世俗常見所到也、而比年以來、師道凌夷、講論廢息、士氣不振、議者惜之、當職叨冒假守、蒙被訓詞、深以講學教人之務為寄、顧恨庸鄙弗克奉承、到官兩月、又困簿書、未能一往謁殿升堂、延見諸生、詢考所合罷行事件、庶革流弊、以還舊規、除已請到醴陵黎君貢士克講書職事、與學錄鄭貢士同行措置外、今議別置額外學生十員、以處四方遊學之士、依州學則例、日破米

一升四合、錢六十文、更不補試、聽候當職考察搜訪、徑行撥入、者、庶幾有以上廣聖朝教育人才之意、凡使為學者知所當務、不專在於區區課試之間、實非小補、牒教授及帖書院、照會施行、仍請一面指揮合干人排備齋舍几案床榻之屬、并帖錢糧官于本州贍學料次錢及書院學糧內通融支給、須至行遣、

答劉韜仲曰、社倉條目、遵平父攜以見過、已商量一一奉報矣、大體最是關防隨行人減尅乞覓之弊、此為最急、向來某在倉中專治此一事、其他亦無甚事也、

答黃商伯畧曰、賑糶減半價、乃得推賞、乃朝廷之命、方欲論其不可、乞只減二分五釐、而建昌乃有願賑濟者、已令邑官敦勸、盛族若以穀二萬碩省賑濟、可得兩名霑賞也、因書更告及之、亦美事也、

辛丑勸農文曰、當職昨為本軍民間農事滅裂、累曾出榜、及復勸諭、自從去歲以來、凡吾父兄子弟、似亦稍相聽信、方欲從事於

深耕疾耘之務以冀一飽而當職不德刑政失中侵迫陰陽招致旱虐使吾父兄子弟終歲勤動而不獲有秋之望求思厥咎愧負何言尚幸一二父兄皆能率其子弟當此荒歉之中種麥耕田及時盡力不為輕去墳墓之計而又賴天之靈宗社之福雨雪應候土潤泉通麥既可期稻又可種嗣歲之功似已有可觀者而當職亦幸免於罪戾且將受代而歸矣今以中春之月祇率典常躬載酒食出郊行田延見一二父兄同舉此觴以告將別父兄其務食自愛謹身循禮以教子弟使之孝敬父母慈愛骨肉和睦鄉鄰救卹災患輸納苗稅畏懼公法專心致力於農桑之務如前此勸諭之云者而勿為飲博遊惰爭鬬論訟一切非禮違法之事以陷刑辟其子孫之敏秀者則又教令讀書講學使知先王禮義之教既以上副國家長育人才之意而爾之門戶亦將與有榮焉其前年舊榜及星子知縣王文林耕田種桑法今亦再行給散並此勸諭各宜體悉淳熙八年二月

增損呂氏鄉約

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有齒德者一人為都約正有學行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為直月（都副正不與）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於一籍德業可勸者書於一籍過失可規者書於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於約正而授於其次

德業相勸

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為善能規人過失能為人謀事能為衆集事能解鬬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居官舉職

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童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如禮

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為之、非此之類、皆為無益、

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修、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於籍、以警勵其不能者、

過失相規

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之過五、

犯義之過、一曰酗博鬬訟、酗謂縱酒喧競、博謂賭博財物、鬬謂鬬毆罵詈、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訟、得已不已者、若事干負累、及為人侵損而訴之者非、二曰行止踰違、踰禮違法、衆惡皆是、三曰行不恭遜、侮慢齒德者、持人短長者、恃强陵人者、知過不改、聞諫愈甚者、四曰言不忠信、或為人謀事、陷人於惡、或與人要約、退即背之、或妄說事端、熒惑衆聽者、五曰造言誣毀、誣人過惡、以無為有、以小為大、面是背非、或作嘲詠匿名文書、及發揚人之私隱、無狀可求、及喜談人之舊過者、六曰營私太甚、與人交易、傷於掊克者、專務進取、不恤餘事者、無故而好干求假貸者、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

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成、四曰患難不相恤、

不修之過、一曰交非其人、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遊惰無行、衆所不齒者、而已朝夕與之遊處、則為交非其人、若不得已而暫往還者非、二曰遊戲怠惰、遊謂無故出入、及謁見人、止務閑適者、戲謂戲笑無度、及意在侵侮、或馳馬擊鞠、而博賭財物者、怠惰謂不修事業、及家事不治、門庭不潔者、三曰動作無義、謂進退太疏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言、及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太華飾、及全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街市者、四曰臨事不恪、主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慢者、五曰用度不節、謂不計有無、過為多費者、不能安貧、非道營求者、

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衆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以告於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於籍以俟、其爭辨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

禮俗相交

禮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四曰慶弔贈遺、

尊幼輩行凡五等、○曰尊者、謂長於己三十歲以上、在父行者、○三一本作二、曰長者、謂長於己十歲以上、在兄行者、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者為稍長、少者為稍少、曰少者、謂少

於己十歲以下者、曰幼者、謂少於己二十歲以下者、造請拜揖、凡三條○曰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四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為禮見、皆具門狀、用幞頭公服、腰帶靴笏、無官具名紙、用幞頭襴衫腰帶繫鞋、唯四孟通用帽子皂衫腰帶、○凡當行禮而有恙故、皆先使人白之、或遇雨雪則尊長先使人諭止來者、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召、皆為燕見、深衣涼衫皆可、尊長令免即去之、尊者受謁不報、歲首冬至、具己名牓子、令子弟報之、如其服、長者歲首冬至具牓子報之、如其服、餘令子弟以己名牓子代行、凡敵者歲首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門狀名紙同上、唯止服帽子、凡尊者長者無事而至少者幼者之家、唯所服、深衣涼衫道服背子可也、敵者燕見亦然○曰凡見尊者長者、門外下馬、俟於外次、乃通名、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他客否、有他幹否、度無所妨、乃命展刺、有妨則少俟、或且退、後皆倣此、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至廡間、主人出降階、客趨進、主人揖之升堂、禮見四拜而後坐、燕見不拜、旅見則旅拜、少者幼者自為一列、幼者拜則跪而扶之、少者拜則跪扶而答其半、若尊者長者齒德殊絕、則少者幼者堅請納拜、尊者許則立而受之、長者許則跪而扶之、拜訖則揖而退、主人命之坐則致謝訖揖而坐、

退、凡相見、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退、或主人有倦色、或方幹事而有所俟者、皆告退可也、後皆倣此、則主人送于廡下、若命之上馬、則三辭、許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不許則從其命、凡見敵者、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於廡下、或廳側、禮見則再拜、稍少者先拜、旅見則特拜、退則主人請就階上馬、徒行則主人送于門外、凡少者以下、則先遣人通名、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馬、則趨出迎揖升堂、來報禮則再拜謝、客止之則止、退則就階上馬、客徒行則迎于大門之外、送亦如之、仍隨其行數步、揖之則止、望其行遠乃入○曰凡遇尊長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否則立於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者則回避之、於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俟過、乃揖而行、若己徒行而尊長乘馬、則回避之、凡徒行遇所識乘馬者皆倣此、若己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然、過既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

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於幼者、則不必下可也、）

請召迎送、凡四條、○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禮薄則不必書、專召他客、則不可兼召尊長、）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以書簡、明日交使相謝、召少者用客目、明日客親往謝、○曰凡聚會、皆鄉人、則坐以齒、（非士類則不以齒、）若有親、則別敘、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猶以齒、）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齒、（異爵謂命士大夫以上、今升朝官是、）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餞、皆以專召者為上客、如婚禮、則姻家為上客、皆不以齒爵為序、○曰凡燕集、初坐、別設卓子於兩楹間、置大盃於其上、主人降席立於卓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於卓西東向、主人取盃親洗、上客辭、主人置盃卓子上、親執酒斟之、以器授執事者、遂執盃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卓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興、取酒東向跪祭、遂飲、以盃授贊者、遂拜、主人答拜、（若少者以下為客、飲畢而拜、則主人跪受如常、）上客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衆賓如前儀、唯獻酒不拜、（若衆賓中有齒爵者、

則特獻如上客之儀、不酢、）若婚會、姻家為上客、則雖少亦答其拜、○曰凡有遠出遠歸者、則迎送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於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

慶弔贈遺、凡四條、○曰凡同約有吉事、則慶之、（冠子生子預薦登第進官之屬、皆可賀、婚禮雖曰不賀、然禮亦曰賀娶妻者、蓋但以物助其賓客之費而已、）有凶事、則弔之、（喪葬水火之類、）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曰凡慶禮如常儀、有贈物、（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衆議量力定數、多不過三五千、少至一二百、）如情分厚薄不同、則從其厚薄、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為之借助器用、及為營幹、凡弔禮、聞其初喪、（聞喪同、）未易服、則率同約者深衣而往、哭弔之、（凡弔尊者、則為首者致辭而旅拜、敵以下則不拜、主人拜則答之、少者以下則扶之、不識生者則不弔、不識死者則不哀、）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幞頭素襴衫素帶、（皆以白生紗絹為之、）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死者是敵以上、則拜而奠、以下則奠而不拜、主

人不易服則亦不易服、主人不哭則亦不哭、情重則雖主人不變不哭亦變而哭之、賻禮用錢帛、衆議其數、如慶禮、及葬又相率致賻、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唱如賻禮、或以酒食犒其役夫、及為之幹事、及卒哭、及小祥、及大祥、皆常服弔之、○曰凡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曰凡聞所知之喪、或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而送之、唯至親篤友為然、過期年則不哭、情重則哭其墓、

右禮俗相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為之期日、當糾集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于約正而詰之、且書於籍、

患難相恤、

患難之事七、一曰水火、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往、多率人救、且弔之、二曰盜賊、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為告之官司、其家貧則為之助出募賞、三曰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為訪醫藥、貧則助其養疾之費、四曰死喪、闕人則助其幹辦、乏財則賻贈借貸、五曰孤弱、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贍、則為之區處、稽其出內、或聞於官司、或擇人教之、及為求婚姻、貧者協力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衆人力為之辨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於不義、六曰誣枉、有為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以聞於官府、則為言之、有方畧可以救解、則為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衆共以財濟之、七曰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衆以財濟之、或為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於約正、急則同約之近者為之告、約正命直月徧告之、且為之糾集而程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於籍、鄰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為之告於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於籍、以告鄉人、

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藍田呂氏、今取其他書、及附己意、稍增損之、以通於今、而又為月旦集會讀約之禮、如左方、曰凡預約者、月朔皆會、朔日有故、則前期三日別定一日、直月報會者、所居遠者、唯赴孟朔、又遠者、歲一再至可也、直月率錢具食、每人不過一二百、孟朔具果酒三行、麪飯一會、餘月則去酒果、或直設飯可也、會日夙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旅罷、皆深衣俟於鄉校、設先聖先

師之衆於北壁下、鄉校、則別擇一寬閒處先以長少敘拜於東序、凡拜尊者跪而扶之、長者跪而答其半、稍長者俟其俯伏而答之、同約者如其服而至、有故、則先一日使人告於直月、同約之家子弟雖未能入籍、亦許隨衆序拜、未能序拜亦許侍立觀禮、但不與飲食之會、或別率錢略設點心於他處、俟於外次、既集、以齒為序、立於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向南上、約正與齒最尊者正相向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約正升降皆自阼階揖分東西向立、如門外之位約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約正以下升自阼階、餘人升自西階皆北面立、

約正以下西上、餘人東上約正少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尊者東向南上、長者西向南上、皆以約正之年推之、後放此、西向者、其位在約正之右少進、餘人如故約正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此拜尊者尊者受禮如儀、唯以約正之年為受禮之節、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者東面如初禮、退則立於尊者之西東上、此拜長者、拜時惟尊者不拜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南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拜、稍長者答拜、退立於西序東向北上、此拜稍長者、拜時尊者長者不拜、直月又引稍少者東面北上拜約正、約正答之、稍少者退立於稍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約正受禮如儀、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次、同列未講禮者、拜於西序如初頃之約正揖就坐、約正坐堂東南向、約中年最尊者坐堂西南向、副正直月次約正之東南向西上、餘人以齒為序、東西相向、以北為上、若有異爵者、則坐于尊者之西南向東上直月抗聲讀約一過、副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其質問、於是約中有善者衆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實狀於衆、無異辭、乃命直月書之、直月遂讀記善籍一過、命執事以記過籍徧呈在坐、各默觀一過、既畢、乃食、食畢少休、復會于堂上、或說書、或習射、講論從容、講論須有益之事、不得輒道神怪邪僻悖亂之言、及私議朝廷州縣政事得失、及揚人過惡、違者直月糾而書之、至晡乃退、

或問商周之改正朔、何以不如夏時之得其正也、曰、陽氣雖始於黃鍾、而其月為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有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叶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是為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未有知其所由始也、至於商周、始以征伐定有天下、於是更其正朔、定為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地、則改歲之義不明、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此孔子所以考論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曰、周輅為過侈何也、曰、夫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為用也賤矣、運行震動、任重致遠、其為物也亦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則其為費也廣矣、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傷財、周輅之所以為過侈與、曰、周冕之不為侈奈何、曰、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此周冕所以雖文而不為過也、夏商之制雖不可考、然意其必有未備者矣、（或問下同）

或問三年之喪何也、曰、人子之心無窮也、聖人以為子生三年、而後免於父母之懷也、故為之立中制節、使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也、齊疏之服、飦粥之食何也、曰、服美不安、而食旨不甘也、其為大本大經何也、曰、自盡其心者、喪禮之大本也、三年齊疏飦粥、喪禮之大經也、孟子生乎戰國分爭之際、不得見先王之全經矣、然其學得孔門之正傳、而於文武之道、則既識其大者、故其於論制度、雖若疏闊、有如張子之所病者、而於大本大經之際、則毫釐之間、有不可得而亂者、以是為主、而酌乎人情世變、以文之、則禮雖先王未之有者、亦可以義起矣、後世議禮者、不明乎此、故常以其節文度數之小不備、而不敢為、卒以就乎大不備而後已、此劉向所以深歎之也、然無孟子之學、而強欲為之、如叔孫通曹褒之流、是又不免乎私意[illegible]而已矣、

今人於冠婚喪祭一切苟簡徇俗都不知所謂禮者又如何責得它違與不違古禮固難行然近世一二公所定之禮及朝廷五禮新書之類人家倘能相與講習時舉而行之不為無補又云周禮忒煞繁細亦自難行今所編禮書只欲使人知之而已觀孔子欲從先進與寧儉寧戚之意往往得時得位亦必不盡循周禮必須參酌古今別制為禮以行之所以告顏子者亦可見世固有人硬欲行古禮者然後世情文不相稱廣因言書儀中冠禮最簡易可行曰不獨書儀古冠禮亦自簡易頃年見欽夫刊行所編禮止有昏喪祭三禮因問之曰冠禮覺難行某云豈可以難行故闕之兼四禮中冠禮最易行又是自家事由己而已若昏禮便關涉兩家自家要行它家又不要行便自掣肘又如喪祭之禮皆繁細之甚且如人遭喪方哀苦中那得工夫去講行許多禮數祭禮亦然行時且是用人多 廣○語類下同

非其鬼而祭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

其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也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此所謂非其鬼也 僩

○問土地山川之神人家在所不當祭否曰山川之神季氏祭之尚以為僭況士庶乎如土地之神人家却可祭之禮云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戶竈亦可祭也 燾

禘是追遠之中又追遠報本之中又報本蓋人於近親曾奉養他底則誠易感格如思其居處言笑此尚易感若太遠者自非極其至誠不足以感之所以難下語答他此等處極要理會在論語中為大節目又曰聖人制祭祀之意深遠非常人所能知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元是這一氣相傳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但法有止處所以天子只得七廟諸侯五大夫三此是法當如此然聖人之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然已自無廟只是祔於始祖之廟然又惟天子得如此諸侯以下不與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若薄俗麤淺之人他誠意如

何得到這裏、不是大段見得義理分明底、如何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深遠、非是將這事去推那事、只是知得此說、則其人見得義理儘高、以之觀他事、自然沛然、所以治天下不難也、明作 ○仁父問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治天下不難、如何、曰、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只是一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七日戒、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故郊焉則天神格、廟焉則人鬼享、此可謂至微而難通者、若能如此、到得治天下、以上感下、以一人感萬民、亦初無難者、這鬼神生死之理、却怕上蔡見得、看他說吾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說得有道理、賀孫 ○禘是箇大祭、那裏有君臣之義、有父子之親、知得則大處是了、便也自易、曰、恐此只是知得報本、又知得名分、又知得誠意否、曰、是、淳

問祭神如神在、何神也、曰、如天地山川社稷五祀之類、曰、范氏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只是心誠則能體得鬼神出否、曰、誠者實也、有■誠則凡事都有、無誠則凡事都無、如祭祀有誠意、則幽明便交、無誠意、便都不相接了、曰、如非所當祭而祭、則為無是理矣、若有是誠心、還亦有神否、曰、神之有無也不可必、然此處是以當祭者而言、若非所當祭底、便待有誠意、然這箇都已錯了、淳 ○問范氏云、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恐是自家心裏以為有便有、以為無便無、曰、若只據自家以為有便有、無便無、如此却是私意了、這箇乃是自家欠了他底、蓋是自家空在這裏祭、誠意却不達於彼、便如不曾祭相似、壽

問天之未喪斯文、文即道否、曰、既是道、安得有喪未喪。文亦先王之禮文、聖人於此極是留意、蓋古之聖人既竭心思焉、將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故常恐其散失而不可考、大雅 ○道只是有發興、却喪不得、文如三代禮樂制度、若喪便掃地、僩

立之問先進後進於禮樂文質何以不同、曰、禮只是一箇禮、用得

自不同如升降揖遜古人只是誠實依許多威儀行將去後人便自做得一般樣式好看了古人只是正容謹節後人便近於巧言令色樂亦只是一箇樂亦是用處自不同古樂不可得而見矣只如今人彈琴亦自可見如誠實底人彈便雍容平淡自是好聽若弄手弄脚撰出無限不好底聲音只見繁碎耳因論樂黄鍾之律最長應鍾之律最短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十二律旋相爲宮宮爲君商爲臣樂中最忌臣陵君故有四清聲如今響板子有十六箇十二箇是正律四箇是四清聲清聲是減一律之半如應鍾爲宮其聲最短而清或蕤賓爲商則是商聲高似宮聲是爲臣陵君不可用遂乃用蕤賓律減半爲清聲以應之雖然減半然只是此律故亦自能相應也此是通典載此一項徽宗朝作大晟樂其聲是一聲低似一聲故其音緩散太祖英明不可及當王朴造樂時聞其聲太急便令減下一律其聲遂平 時舉

○夫子於禮樂欲從先進今觀禮書所載燕饗之禮品節太繁恐亦難用不若只如今人宴集就中刪修使之合義如鄉飲酒禮向來所行真成彊人行之何益所以難久不若只就今時宴飲之禮中刪改行之情意却須浹洽 必大

市廛而不征問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爲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爲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焉賦其廛者謂收其市地錢如今民間之鋪面錢蓋逐末者多則賦其廛以抑之少則不廛而但治以市官之法所以招徠之也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譏察異服異言之類市中惟民乃得入凡公卿大夫有爵位及士者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如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則罰一幕世子過市則罰一帟命夫命婦過市則罰一蓋帷之類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在焉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 僩

○問鄭氏謂民無

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如何罰得恁地重、曰、後世之法、與此正相反、農民賦稅丁錢却重、而游手浮浪之民、泰然都不管他、因說浙間農民丁錢之重、民之彫困、不可開眼、主

今欲處世事於陵夷之後、乃一向討論典故、亦果何益、孟子于滕文公乃云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便說與齊踈之服、飦粥之食、哭泣盡哀、大綱先正了、可學

伊川云、句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始以其有功於水土、故祀之、今以其水旱故易之、夫二神之功萬世所賴、旱乾水溢、一時之災、以一時之災、而遽忘萬世之功、可乎、曰、變置社稷、非是易其人而祀之、如伊川之說也、蓋言遷社稷壇壝於他處耳、謨

問六宗、曰、古注自好、鄭氏宗讀為禜、即祭法中所謂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者、如此說、則先祭上帝、次禋六宗、次望山川、然後徧及群神、次序皆順、又曰、古者昭穆不盡稱宗、唯祖有功、宗有德、故云祖文王而宗武王、且如西漢之廟、唯文帝稱太宗、武帝稱世宗、至唐廟乃盡稱宗、此不可以為據、椎

五載一巡狩、此是立法如此、若一歲間行一遍、則去一方近處會一方之諸侯、如周禮所謂十有二歲巡狩殷國、殷國即是會一方之諸侯使來朝也、又云、巡狩亦非是舜時創立此制、蓋亦循襲將來、故黃帝紀亦云、披山通道、未嘗寧居、廣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象者象其人所犯之罪、而加之以所犯之刑、典常也、即墨劓剕宮大辟之常刑也、象以典刑、此一句乃五句之綱領、諸刑之總括、猶今之刑皆結於笞杖徒流絞斬也、凡人所犯罪各不同、而為刑固亦不一、然皆不出此五者之刑、但象其罪而以此刑加之、所犯合墨則加以墨刑、所犯合劓則加以劓刑、剕宮大辟皆然、猶夷虜之法、傷人者償創、折人手者亦折其手、傷人目者亦傷其目之類、流宥五刑者、其人所犯合此五刑、而情輕可恕、或因過誤、則全

其肌體、不加刀鋸、但流以宥之屏之遠方、不與民齒、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類是也、鞭作官刑者、此官府之刑、猶今之鞭撻吏人、蓋自有一項刑、專以治官府之胥吏、如周禮治胥吏鞭五百鞭三百之類、朴作教刑、此一項學官之刑、猶今之學舍榎楚、如習射習藝、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凡教人之事有不率者、則用此刑朴之、如侯明撻記之類是也、金作贖刑、謂鞭朴二刑之可恕者、則許用金以贖其罪、如此解釋、則五句之義豈

不粲然明白、象以典刑之輕者、有流以宥之、鞭朴之刑之輕者、有金以贖之、流宥所以寬五刑、贖刑所以寬鞭朴、聖人斟酌損益、低昂輕重、莫不合天理人心之自然、而無毫釐杪忽之差、所謂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者、如何說聖人專意只在教化、刑非所急、聖人固以教化為急、若有犯者、須以此刑治之、豈得置而不用、問贖刑非古法、曰然、贖刑起周穆王、古之所謂贖刑者、贖鞭朴耳、夫既已殺人傷人矣、又使之得以金贖、則有

財者皆可以殺人傷人、而無辜被害者、何其大不幸也、且殺人者安然居乎鄉里、彼孝子順孫之欲報其親者、豈肯安於此乎、所以屏之四裔、流之遠方、彼此兩全之■也、僩○惟刑之恤哉、若解做寬恤、如不令償命、死者何辜、大率是說刑者民之司命、不可不謹、如斷者不可續、乃矜恤之恤耳、人傑○法家者流往往常患其過於慘刻、今之士大夫恥為法官、更相循襲、以寬大為事、于法之當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于五刑、以弼五教、雖

舜亦不免、教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人而天下知所勸戒、所謂辟以止辟、雖曰殺之、而仁愛之實已行乎中、今非法以求其生、則人無所懲懼、陷于法者愈衆、雖曰仁之、適以害之、道夫○聖人亦不曾徒用政刑、到德禮既行、天下既治、亦不曾不用政刑、故書說刑期于無刑、只是存心期于無、而刑初非可廢、賀孫○罪疑惟輕、豈有不疑而強欲輕之之理乎、王季海當國、好出人死罪、以積陰德、至于奴與佃客殺主、亦不至死、人傑○廣錄云、豈有此理、某嘗

謂雖堯舜之仁、亦只是罪疑惟輕而已、

林少穎解徂落云、魂殂而魄落、說得好、便是魂升于天魄降于地底意思、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樂是可見底、鬼神是不可見底、禮是節約收縮底、便是鬼、樂是發揚舒暢底、便是神、夔孫

○水火金木土穀、水如隄防灌溉、金如五兵田器、火如出火內火禁焚萊之類、木如斧斤以時之類、良久云、古人設官掌此六府、蓋爲民惜此物、不使之妄用、非如今出之民用財無節也、人傑

問振鷺詩、不是正祭之樂歌、乃獻助祭之臣、未審如何、曰、看此文意、都無告神之語、恐是獻助祭之臣、古者祭祀、每一受胙、主與賓尸、皆有獻酬之禮、既畢、然後亞獻、至獻畢、復受胙、如此、禮意甚好、有接續意思、到唐時尚然、今併受胙於諸獻既畢之後、主與賓尸、意思皆隔了、古者一祭之中、所以多事、如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古人祭禮是大段有節奏、賀孫

問我將、乃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詩傳以謂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祀帝於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時也、此乃周公以義起之、非古禮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曰、諸儒正持此二議、至今不決、看來只得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禮、不知在武王之時、在成王之時、若在成王、

則文王乃其祖也、亦自可見、又問繼周者如何、曰、只得以有功之祖配之、僩　○問配天配上帝、帝只是天、天只是帝、却分祭何也、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寓

古禮繁縟、後人於禮日益疎畧、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修、令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古樂亦難遽復、且於今樂中去其噍殺促數之音、并考其律呂、

令得其正、更令掌詞命之官、製撰樂章、其間畧述教化訓戒、及賓主相與之情、及如人主待臣下恩意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周禮歲時屬民讀法、其當時所讀者、不知云何、今若將孝弟忠信等事撰一文字、或半歲或三月一次、或於城市、或於鄉村、聚民而讀之、就爲解說、令其通曉、及所在立粉壁書寫、亦須有益、必大〇以下考禮 ○古者禮學是專門名家、始終理會此事、故學者有所傳授、終身守而行之、凡欲行禮、有疑者輒就質問、所以上自宗廟朝廷、下至士庶鄉黨、典禮各各分明、漢唐時猶有此意、如今直是無人、又曰、天叙五典、自我五典五敦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這禮、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這都不是聖人白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着如此、後之人此心未得似聖人之心、只得將聖人已行底、聖人所傳於後世底、依這樣子做、做

得合時、便是合天理之自然、賀孫 ○問士禮、如喪祭等、可通行否、古有命士、有不命士、今如之何、曰、喪祭禮節繁多、今士人亦難行、但古今士不同、古時諸侯大夫皆可以用士、如今簿尉之類、乃邑宰之士、節推判官之屬、則是太守之士、只一縣一州之中有人才、自家便可取將來使、便是士、如藩鎮之制、尚存此意、無奈何是如今將下面一齊都截了、盡教做一門入、盡教由科舉而得、是將奈何、歎息久之、賀孫

儀禮、不是古人預作一書如此、初間只以義起、漸漸相襲、行得好只管巧、至於情文極細密極周經處、聖人見此意思好、故錄成書、只看古人君臣之際、如公前日所畫圖子、君臨臣喪、坐撫當心要絰而踊、今日之事、至於死生之際、恝然不相關、不啻如路人、所謂君臣之恩義安在、祖宗時、於舊執政喪、亦親臨、渡江以來、一向廢此、只秦檜之死、高宗臨之、後來不復舉、賀孫〇以下儀禮 ○

■或問禮經、婦三月而後廟見、與左氏不同、曰、左氏說禮處、多與

禮經不同、恐是當時俗禮、非必合於禮經、又問旣爲婦便當廟見、必三月之久何邪、曰、三月而後事定、三月以前、恐更有可去等事、至三月不可去、則爲婦定矣、故必待三月而後廟見、或曰、未廟見而死、則以妾禮葬之、曰、歸葬於婦氏之黨、文蔚 ○問聘禮所言君行一臣行二之義、曰、君行步濶而遲、臣行步狹而疾、故君行一步而臣行兩步、蓋不敢同君之行、而踐其迹也、僩

今只有周禮儀禮可全信、禮記有信不得處、又曰、周禮規模皆是周公做、其言語是他人做、有不是處周公須改、至小可處或未及改、或是周公晚年作此、以下周禮 ○子升問周禮如何看、曰、也且循注疏看去、第一要見得聖人是箇公平底意思、如陳君舉說、天官之職、如膳羞衣服之官皆屬之、此是治人主之身、此說自是、到得中間有官屬相錯綜處、皆謂聖人有使之相防察之意、這便不是、天官是正人主之身、兼統百官、地官主敎民之事、大綱已具矣、春夏秋冬之官、各有所掌、如太史等官、屬之宗伯、蓋以祝史之事用之祭祀之故、職方氏等屬之司馬、蓋司馬掌封彊之政、最是大行人等官屬之司寇、難曉、蓋儀禮覲禮、諸侯行禮旣畢出、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王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然後再拜稽首、出自屛、此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是也、所以屬之司寇、如此等處、皆是合著如此、初非聖人私意、大綱要得如此看、其間節目有不可曉處、如官職之多、與子由所疑三處之類、只得且缺之、所謂其詳不可得而聞也、或謂周公作此書有未及盡行之者、恐亦有此理、只如今時法令、其間頗有不曾行者、木之因說舊時妄意看此書、大綱是要人主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使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又推而至於鳥獸草木、無一不得其所而後已、不如是、不足以謂之裁成輔相參贊天地耳、曰、是恁地、須要識公平意思、因說如今學問、不考古固不得、若一向去採摭故事、零碎湊合、說出來也無甚益、孟子慨然以天下自任、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到說制度處、只說諸侯之

禮吾未之學、嘗聞其畧也、要之後世若有聖賢出來、如儀禮等書也不應便行得、如封建諸侯、柳子厚之說自是、當時却是他各自推戴為主、聖人從而定之耳、如今若要將一州一縣封其人為諸侯、人亦未必安之、兼數世之後、其弊非一、如鄉飲酒之禮、若要教天下之人都如此行、也未必能、只後世太無制度、若有聖賢、為之就中定其尊卑隆殺之數、使人可以通行、這便是禮、為之去其哇淫鄙俚之辭、使之不失中和歡悅之意、這便是樂、木之

〇天官之職、是總五官者、若其心不大、如何包得許多事、且冢宰內自王之飲食衣服、外至五官庶事、自大至小、自本至末、千頭萬緒、若不是大其心者、區處應副事到面前、便且區處不下、況於先事措置、思患預防、是著多少精神、所以記得此、復忘彼、佛氏只合下將那心頓在無用處、纔動步便疎脫、所以吾儒貴窮理致知、便須事事物物理會過、舜明于庶物、物即是物、只是明、便見皆有其則、今文字在面前、尚且看不得、況許多事到面前、如何奈得他、須襟懷大底人始得、又云後人皆以周禮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賀孫

〇今謂周官非聖人之書、至如比閭族黨之法、正周公建太平之基本、他這箇一如碁盤相似、枰布定後、棊子方有放處、因論保伍法。道夫

〇二十五家為閭、閭呂也、如身之有脊呂骨、蓋閭長之居當中、而二十四家列於兩傍、如身之脊呂骨當中、而肋骨分布兩傍也、僩

〇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制田里之法也、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此鄉遂出兵之法也、故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既一家出一人、則兵數宜甚多、然只是擁衛王室、如今禁衛相似、不令征行也、都鄙之法、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然後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五百一十二家、而共只出七十五人、則可謂甚少、然有

征行則發此都鄙之兵悉調者不用而用者不悉調此二法所以不同而貢助之法亦異大率鄉遂以十為數是長連排去井田以九為數是一箇方底物事自是不同而永嘉必欲合之如何合得（閎祖 小司徒）○近郊之民王之內地也共輦之事職無虛月追胥之比無時無之其受廛為氓者固與畿外之民異也七尺之征六十之舍王非姑息於邇民也遠郊之民王之外地也其溝洫之治各有司存野役之起不及其羨其受廛為氓者固與內地之民異也六尺之征六十五之舍王非荼毒於遐民也園廛二十而一若輕於近郊也而草木之毓夫家之聚不可以擾擾則不能以寧居是故二十而稅一漆林二十而五若重于遠郊也而器用之末作商賈之資利不可以輕輕則必至於忘本是故二十而五係近郊遠郊勞逸所繫○六鄉一家出一人排門是兵都鄙七家而出一兵在內者役重而賦輕在外者役輕而賦重（淳）○古人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衛征伐師旅田獵皆只是一項事皆一理也（閎○卿大夫）○問周禮德行道藝德行藝三者可指名道字如何解曰舊嘗思之未甚曉看來道字只是曉得那道理而已大而天地事物之理以至古今治亂興亡事變聖賢之典策一事一物之理皆曉得所以然謂之道且如禮樂射御書數禮樂之文却是祝史所掌至於禮樂之理則須是知道者方知得如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之謂又德是有德行是有行藝是有藝道則知得那德行藝之理所以然也注云德行是賢者道藝是能者蓋曉得許多事物之理所以為能（僩）○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胄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拘束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為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一副當性情（植 保氏）○

問子上不喪出母曰今律文甚分明問伯魚母死期而猶哭如何

曰、既期則當除矣、而猶哭、是以夫子非之、又問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曰、以文意觀之、道隆者古人為出母無服、迨德下衰、有為出母制服者、夫子之聽伯魚喪出母、隨時之義也、若子思之意、則以為我不能效先君子之所為、亦從古者無服之義耳、人傑。以下小戴禮○檀弓 ○問蜡祭何以言仁之至義之盡、曰、如迎貓虎等事、雖至微至細處、亦有所不遺、故曰仁之至義之盡、去偽 ○問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曰、婦既歸、姑與之為禮、喜於家事之

有承替也、僩錄作有傳也 姑反置酒一分以勸飲婦、姑坐客位、而婦坐主位、僩錄云、姑為客、婦為主 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卓 ○殷人求諸陽、故尚聲、周人求諸陰、故尚臭、灌用鬱鬯、然周人亦求諸陽、如大司樂言圜鐘為宮、則天神可得而禮、可見古人察得義禮精微、用得樂便與他相感格、夔孫錄云、大抵天人無間、如云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聖人能全體得、所以參天地贊化育、只是有此理、以祖庇言、如荀子云云、 此還降神之樂、如舞雲門、乃是獻神之樂、荀子謂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瓠巴鼓瑟、而流魚

出聽、祖者亦有此理、賜○郊特牲 ○官師、諸有司之長也、官師一廟、止及禰、卻於禰廟並祭祖、適士二廟、即祭祖祭禰、皆不及高曾、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廟而三、大夫亦有始封之君、如魯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父、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銖○祭法 ○一廟者得祭祖禰、古今祭禮中、江都集禮內有說、府舉 ○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

樂、而嘗無樂、蓋春陽氣發來、人之魂魄亦動、故禘有樂以迎來、如楚辭大招中、亦有魂來之語、秋陽氣退去、乃鬼之屈、故嘗不用樂以送往、義剛○祭義 ○問先生忌日何服、曰、某只著白絹涼衫黲巾、不能做許多樣服、得問黲巾以何為之、曰、紗絹皆可、某以紗、又問誕辰亦受子弟壽酒否、曰、否、衣服易否、曰、否、一例不受人物事、某家舊時常祭立春冬至季秋祭禰三祭、後以立春冬至二祭近禘祫之祭、覺得不安、遂去之、季秋依舊祭禰、而用某

生日祭之、適值某生日在季秋、遂用此日、九月十五日 又問在官所還受人壽儀否、曰否、然也有行不得處、如作州則可以不受、蓋可以自由、若有監司所在、只得按例與之受、蓋他生日時、又用還他、某在潭州如此、在南康漳州、不受亦不送、又問黙巾之制、曰、如帕複相似、有四隻帶若當幞頭然、僩〇古人祭酒於地、祭食於豆間、有版盛之、卒食撤去、人傑 拾遺〇

問程氏昏儀、與溫公儀以何為主、曰、迎婦以前、溫公儀是、入門以後、程氏儀是、溫公儀、親迎只拜妻之父兩拜、便受婦以行、却是程儀、偏見妻之黨、則不是溫公儀、入門便廟見、不是程儀、未廟見、却是、曰、古人納幣五兩、只五疋耳、恐太簡難行否、曰、計較簡則是以利言矣、且吾儕無望於復古、則風俗更教誰變、曰、溫公用鹿皮如何、曰、大節是了、小小不能皆然、亦沒緊要、曰、溫公婦見舅姑、及舅姑享婦儀、是否、曰、亦是古人有此禮、淳 昏禮〇或問古者婦三月廟見、而溫公禮用次日、今有當日即廟見者如何、

曰、古人是從下做上、其初且是行夫婦禮、次日方見舅姑、服事舅姑已及三月、不得罪於舅姑、方得奉祭祀、義剛〇人著書、只是自入些己意、便做病痛、司馬與伊川定昏禮、都是依儀禮、只是各改了一處、便不是古人意、司馬禮云、親迎奠雁、見主昏者即出、不見妻父母者、以婦未見舅姑也、是古禮如此、伊川却教拜了、又入室拜大男小女、這不是、伊川云、婿迎婦既至、即揖入內、次日見舅姑、三月而廟見、是古禮、司馬禮却說婦入門即拜影堂、這又不是古人初未成婦、次日方見舅姑、蓋先得於夫、方可見舅姑、到兩三月、得舅姑意了、舅姑方令見祖廟、某思量今亦不能三月之久、亦須第二日見舅姑、第三日廟見、乃安、亦當行親迎之禮、古者天子必無親至后家之禮、今妻家遠、要行禮、一則令妻家就近處設一處、却就彼往迎歸館成禮、一則妻家出至一處、婿即就彼迎歸自家成禮、賀孫〇直卿曰、古禮難行者、不必拘、義剛曰、俗禮不大害理者、些小不必盡去、曰是、義剛

或問哀慕之情易得間斷如何、曰、此如何問得人、孝子喪親、哀慕
之情、自是心有所不能已、豈待抑勒、亦豈待問人、只是時時思
慕自哀感、所以說祭思敬、喪思哀、只是思著、自是敬、自是哀、若
是不哀、別人如何抑勒得他、因舉宰我問三年之喪云云曰女
安則為之、聖人也只得如此說、不當抑勒他、教他須用哀、只是
從心上說、教他自感悟、以下居喪 ○叔器問、今之墨衰便於出入、而
不合禮經如何、曰、若能不出、則不服之亦好、但有出入治事、則

只得服之、喪服四制說、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
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蓋惟天子
諸侯始得全伸其禮、庶人皆是自執事、不得伸其禮、淳 ○親喪、
兄弟先滿者先除服、後滿者後除、以在外聞喪有先後者、揚 ○
喪妻者、木主要作妻名、不可作母名、若是婦、須作婦名、翁主之、
卒哭即祔、更立木主於靈坐、朝夕奠就之、三年除之、揚 ○長子
死、則主父喪用次子、不用姪、今法如此、宗子法立、則用長子之
子、此法已壞、只從今法、揚 ○喪葬時、只當以素食待客、祭饌葷
食、只可分與僕役、賀孫 ○問坐客有歌唱者、如之何、曰、當起避、
僩 ○或問設如母卒父在、父要循俗制喪服、用僧道火化、則如
何、曰、公如何、曰、只得不從、曰、其他都是皮毛外事、若決如此做、從之也無
妨、若火化則不可、泳曰、火化則是殘父母之遺骸、曰、此話若將
與喪服浮屠一道說、便是未識輕重在、胡泳 ○先生以子喪不
舉盛祭、就影堂前致薦、用深衣幅巾、薦畢反喪服、哭奠於靈至
慟、賀孫 ○先生以長子大祥、先十日朝暮哭、諸子不赴酒食會、
近祥、則舉家蔬食、此日除祔、先生累日顏色憂戚、賀孫。祔 ○本朝
於大臣之喪、待之甚哀、賀孫舉哲宗哀臨溫■公事、曰、溫公固
是如此、至於嘗為執政、已告老而死、祖宗亦必為之親臨罷樂、
看古禮君於大夫、小斂往焉、大斂往焉、於士、既殯往焉、何其誠
愛之至、今乃恝然、這也只是自渡江後、君臣之勢方一向懸絕、
無相親之意、故如此、古之君臣、所以事事做得成、緣是親愛一

體、因說虜人初起時、其酋長與部落都無分別、同坐同飲、相為戲舞、所以做得事、如後來兀朮犯中國、虜掠得中國士類、因有教之以分等陛立制度者、於是上下勢位漸隔、做事漸難、賀孫〇君臨臣喪

〇先生殯其長子、諸生具香燭之奠、先生留寒泉殯所受弔、望見客至、必涕泣遠接之、客去、必遠送之、就寒泉庵西向殯、掘地深二尺、闊三四尺、內以火磚鋪砌、用石灰重重徧塗之、棺木及外、用土磚夾砌、將下棺、以食五味奠亡人、次子以下皆哭拜、諸客拜奠、次子代亡人答拜、問字句蓋兒死子幼、禮然也、賀孫。以下殯

〇伯量問殯禮可行否、曰、此不用問人、當自觀其宜、今以不漆不灰之棺、而欲以瓴土圍之、此可不可耶、必不可矣、數日見公說喪禮太繁絮、禮不如此看、說得人都心悶、須討箇活物事弄、如弄活蛇相似、方好、公今只是弄得一條死蛇、不濟事、某嘗說古者之禮今只是存他一箇大槩、令勿散失、使人知其意義、要之必不可盡行、如始喪一段、必若欲盡行、則必無哀戚哭泣之情、何者、方哀苦荒迷之際、有何心情、一一如古禮之繁細委曲、古者有相禮者、所以導孝子為之、若欲孝子一一盡依古禮、必躬必親、則必無哀戚之情矣、有虞氏瓦棺而葬、夏后氏堲周、必無周人之繁文委曲也、又禮壙中用生體之屬、久之必潰爛、即引虫蟻、非所以為亡者慮久遠也、古人壙中置物甚多、以其觀之、禮文之意太備、則防患之意反不足、要之、只當防慮久遠、毋使土親膚而已、其他禮文、皆可畧也、僩

〇因說地理、曰、程先生亦揀草木茂盛處、便不是不擇、伯恭却只胡亂平地上便葬、若是不知此理、亦不是、若是知有此道理、故意不理會、尤不是、賀孫。以下葬

〇先生葬長子、喪儀、銘旌、埋銘、魂轎、柩止用紫蓋、盡去繁文、埋銘石二片、各長四尺、闊二尺許、止記姓名歲月居里、刻訖、以二面相合、以鐵束之、置於壙上、其壙用石、上蓋厚一尺許、五六段橫湊之、兩傍及底五寸許、內外皆用石灰雜炭末細沙黃泥築之、賀孫

〇見福州人舉移舊墓、一作墳稍深者無不有水、方知

與化漳泉淺葬者蓋防水爾北方地土深厚深葬不妨豈可同
也 僩

如今士大夫家都要理會古禮今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恁底循襲其一是天地同祭於南郊其一是太祖不特五廟而與諸祖同一廟自東漢以來如此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子謂為芻靈也善謂為俑者不仁雖是前代已用物事到不是處也須改 賀孫

○祭禮○以下天地之祭 ○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

共一時祭享之禮當時禮數也簡儀從也省必是天子躬親行事豈有祭天便將下許多百神一齊排作一堆都祭 賀孫 ○如今祀天地山川神塑貌象以祭極無義理 木之 ○堯卿問社主平時藏在何處曰沙隨說以所宜木刻而為主某嘗辨之非是將木截作主也却是以所宜木為主如今世俗神樹模樣以木名社如櫟社枌榆社之類問社稷神曰稷是穀神社是土神問社何以有神曰能生物便是神也又曰周禮亡國之社却用刑

人為尸一部周禮却是看得天理爛熟也 夔孫 ○社 ○舜功問祭五祀想也只是當如此致敬未必有此神曰神也者妙萬物而言者也故天地之間皆神若說五祀無神則是有有神處有無神處是甚麼道理叔器問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此是分當如此否曰也是氣與他相關如天子則是天地之主便祭得那天地若似其他人與他不相關後祭箇甚麼如諸侯祭山川也只祭得境內底如楚昭王病後卜

云河為祟諸大夫欲祭河昭王自言楚之分地不及於河河非所以為祟孔子所以美之云昭王之不失國也宜哉這便見得境外山川與我不相關自不當祭又問如殺孝婦天為之旱如何曰這自是他一人足以感動天地若祭祀則分與他不相干如何祭得又問人而今去燒香拜天之類恐也不是曰天只在我更禱箇甚麼一身之中凡所思慮運動無非是天一身在天裏行如魚在水裏滿肚裏都是水某說人家還醮無意思 一作最可

㕦豈有斟一盞酒盛兩箇餅、便要享上帝、且說有此理、無此理、
義剛○以下五祀 ○問竈可祭否、曰人家飲食所繫、亦可祭、問竈尸、曰、
想是以庖人為之、問祭竈之儀、曰亦略如祭宗廟儀、淳 ○問月
令竈在廟門之外如何、曰、五祀皆在廟中、竈在廟門之東、凡祭
五祀、皆設席於奧、而設主奠俎於其所祭之處、已乃設饌、迎尸
於奧、銖 ○曩者某人來問白鹿塑象、某答以州縣學是天子所
立、既元用象、不可更、書院自不宜如此、不如不塑象、某處有列

右末　二十二

子廟、却塑列子膝坐於地、這必有古象、行古禮須是參用今來
日用常禮、庶或饗之、如太祖祭用簠簋籩豆之外、又設牙盤食
用椀楪之類陳於床、這也有意思、到神宗時廢了、元祐初復用、
後來變元祐之政、故此亦遂廢、賀孫○以下祀先聖 ○謁先聖、焚香不是
古禮、拜進將捻香、不當叩首、只直上捻香了、却出笏叩首、而降
拜、賀孫 ○新書院告成、明日欲祀先聖先師、古有釋菜之禮、約而
可行、遂檢五禮新儀、令具其要者以呈、先生終日董役、夜歸、即

與諸生斟酌禮儀、雞鳴起、平明往書院、以廳事未備、就講堂行
禮、宣聖像居中、兗國顏氏、郕侯曾氏、沂水侯孔氏、鄒國公孟氏、
西嚮配北上、並紙牌子 濂溪周先生、東一 明道程先生、西一 伊川程先生、
東二 康節邵先生、西二 司馬溫國文正公、東三 橫渠張先生、西三 延平李
先生、東四 從祀、亦紙牌子 並設於地、祭儀別錄、祝文別錄、先生為獻官、
命賀孫為贊、直卿居甫分奠、叔蒙贊、敬之掌儀、堂狹地潤、頗有
失儀、但獻官極其誠意、如或享之、鄰曲長幼並來陪、禮畢、先生

沖沖　二十三

揖賓坐、賓再起、請先生就中位開講、先生以坐中多年老、不敢
居中位、再辭不獲、諸生復請、遂就位、說■為學之要、午飯後集
眾賓飲、至暮散、賀孫 ○周廟、后稷、文武、高曾祖考、七廟、揚○以下天子
宗廟之祭 ○鄧子禮問、廟主自西而列、何所據、曰、此也不是古禮、如
古時一代只奉之於一廟、如后稷為始封之廟、文王自有文王
之廟、武王自有武王之廟、不曾混雜共一廟、賀孫 ○昭穆、昭常為
昭、穆常為穆、中間始祖、太廟門向南、兩邊分昭穆、周家則自王

季以上之主、皆祧於后稷始祖廟之夾室、自成王昭王以下、則隨昭穆遞遷於昭穆之首廟、至首廟而止、周則文王為穆之首廟、武王為昭之首廟、新死祔廟、昭則從昭、穆則從穆、不交互兩邊也、又云諸廟皆有夾室、○問家廟在東、莫是親親之意否、曰、此是人子不死其親之意、又曰、唐制猶有近古處、條理可觀、且如古者王畿之內、鬖鬃如井田規畫、中間一圈便是宮殿、前圍中左宗廟右社稷、其他百官府以次列居、是為前朝、後圍中為市、不似如今市中家家自各賣買、乃是官中為設一去處、全凡民之賣買者就其處、若今場務然、無游民雜處其間、更東西六圍、以處六鄉六遂之民、耕作則出就田中之廬、農功畢則入此室處、唐制頗做此、最有條理、城中幾坊、每坊各有牆圍、如子城然、一坊共一門、出入六街、凡城門坊角、有武候舖、衛士分守、日暮門閉、五更二點鼓自內發、諸街鼓承振、坊市門皆啓、若有姦盜自無所容、蓋坊內皆常居之民、外面人來皆可知、官街邊都無閑雜賣買汙穢雜揉、所以杜詩云、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恨鄰里間、十日不一見顏色、亦見出一坊入一坊、非特特往來不可、賀孫○以下士廟

○問先生家廟只在廳事之側、曰、便是力不能辦、古之家廟甚濶、所謂寢不踰廟是也、祭時移神主於正堂、其位如何、曰、只是排列以西為上、祫祭考妣之位如何、曰、太祖東向、則昭穆之南向北向者、當以西方為上、則昭之位次高祖西而妣東、祖西而妣東、是祖母與孫並列、與體為順、人傑○先生云、欲立一家廟、小五架屋、以後架作一長龕堂、以板隔截作四龕堂、堂置位牌、堂外用簾子、小小祭祀時、亦可只就其處、大祭祀則請出、或堂或廳上皆可、揚○家廟要就人住居、神依人、不可離外做廟、又在外時、婦女遇雨時難出入、揚○問祧禮、曰、天子諸侯有太廟夾室、則祧主藏於其中、今士人家無此、祧主無可置處、禮注說藏於西階間、今不得已、只埋於墓所、問有祭告否、曰、橫渠說三年後祫祭於太廟、因其祭畢還主之時、遂奉祧主歸於

夾室、遷主新主皆歸於廟、鄭氏周禮注、大宗伯享先王處、亦有此意、今略倣而行之、問考妣入廟有先後、則祧以何時、曰、妣先未得入廟、考入廟則祧、宗伯注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群廟、自爾以後、率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王制注亦然。○義剛○祧 ○古者宗法、有南宮北宮、便是不分財、也須異爨、今若同爨固好、只是少間人多了、又却不齊整、又不如異爨、問陸子靜家有百餘人喫飯、曰、近得他書、已自別架屋、便也是許多人無頓着處、又曰、見朱子蜚說、廣西賀州有一人家、共一大門、門裏有兩廊、皆是子房、如學舍僧房、每私房有人客來、則自辦飲食、引上大廳、請尊長伴、五盞後、却回私房、別置酒、恁地却有宗子意、亦是異爨、見說其族甚大、又曰、陸子靜始初理會家法亦齊整、諸父自做一處喫飯、諸母自做一處喫飯、諸子自做一處、諸婦自做一處、諸孫自做一處、孫婦自做一處、卑幼自做一處、或問父子須異食否、曰、雖是如此、亦須待父母食畢、然後可退而食、問事母亦須然否、曰、也須如此、問有飲宴何如、曰、這須同處、如大饗、君臣亦同坐、賀孫。宗法 ○無爵曰府君夫人、漢人碑已有、只是尊神之辭、府君如官府之君、或謂之明府、今人亦謂父為家府、義剛○淳同○主式 ○安卿問人於其親始死則復其魂魄、又為重、重用木、司馬儀用帛 為主、節次奠祭、所以聚其精神、使之不散、若親死而其子幼稚、或在他鄉、不得盡其萃聚之事、不知後日祭祀、還更萃得他否、曰、自家精神自在這裏、義剛○以下論家祭

○問祭禮、古今事體不同、行之多窒礙、如何、曰、有何難行、但以誠敬為主、其他儀則隨家豐約、如一羹一飯、皆可自盡其誠、若溫公書儀所說堂室等處、貧家自無許多所在、如何要行、但據某看來、苟有作者興禮樂、必有簡而易行之理、賀孫 ○楊通老問祭禮、曰、極難、且如溫公所定者、亦自費錢、溫公祭儀、庶羞麪食米食共十五品、今須得一簡省之法、方可、璘 ○問舊嘗收得先生一本祭儀、時祭皆是卜日、今聞却用二至二分祭、如何、曰、卜日無定、慮有不虔、溫公亦云、只用分至亦可、問如此、則冬至祭

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此三祭如何、曰、覺得此箇禮數大
遠、似有僭上之意、又問禰祭如何、曰、此却不妨、(廣) 〇排祖先時、
以客位西邊為上、高祖第一、高祖母次之、(只是正排看、正面不曾對排、) 曾祖
祖父皆然、其中有伯叔、伯叔母、兄弟、嫂婦、無人主祭、而我為祭
者、各以昭穆論、如祔祭伯叔、則祔於曾祖之傍一邊、在位牌西
邊、安伯叔母、則祔曾祖母東邊、安兄弟嫂妻婦、則祔於祖母之
傍、(揚) 〇朔旦家廟用酒果、望旦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類、皆名

治法　三十六

俗節、大祭時、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小祭、只就家廟、止二
味、朔旦俗節、酒止一上、斟一盃、(揚) 〇諸家禮皆云薦新用朔、朔
新如何得合、但有新、即薦於廟、(揚) 〇溫公書儀、以香代爇蕭、(義剛)
〇夫祭妻、亦當拜、(義剛) 〇先生每祭、不燒紙、亦不曾用幣、(振) 〇或
問祖宗非士人、而子孫欲變其家風、以禮祭之、祖宗不曉、却如
何、曰、如何議論得恁地差異、公曉得曉不得、(義剛〇淳錄云、公曉得、祖先便曉得、)
〇人家族衆、不分合祭、或主祭者不可以祭及伯叔之類、則須

令其嗣子別得祭之、今且說同居、同出於曾祖、便有從兄弟及
再從兄弟了、祭時主於主祭者、其他或子不得祭其父母、若恁
地、衆做一處祭、不得、要好、當主祭之敵孫、當一日祭其曾祖及
祖及父、餘子孫與祭、次日却令次位子孫、自祭其祖及父、又次
日、却令又次位子孫、自祭其祖及父、此却有古宗法意、古今祭
禮、這般處皆有之、(某後來更討得發家要入未得、) 如今要知宗法祭禮、須是在
上之人、宗室及世族家行了、方可使以下士大夫行之、(賀孫〇主祭)

治法　三十七

〇叔器問士庶當祭幾代、曰、古時一代即有一廟、其禮甚多、今
於禮制大段虧缺、而士庶皆無廟、既無廟、又於禮蔑缺、祭四代
亦無害、(義剛〇論士祭世數) 〇問今士庶亦有始基之祖、莫亦只祭得四
代、但四代以上則可不祭否、曰、如今祭四代已為僭、古者官師
亦只得祭二代、若是始基之祖、莫亦只存得墓祭、(義剛〇以下祭始祖先祖)
〇問冬至祭始祖、是何祖、曰、或謂受姓之祖、如蔡氏則蔡叔之
類、或謂厥初生民之祖、如盤古之類、曰、立春祭先祖、則何祖、曰、

自始祖下之第二世及己身以上第六世之祖曰何以只設二
位曰此只是以意享之而已淳○家廟之制伊川只以元妃配
享蓋古人無再娶之禮娶時便有一副當人了嫡庶之分定矣
只是以媵妾繼室故不容與正室並配今人雖再娶然皆以禮
聘皆正室也祭於別室恐未安故唐會要中載顏魯公家祭有
並配之儀如伊川云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則以所生母配如
此則是嫡母不得祭矣此尤恐未安大抵伊川考禮文却不似
橫渠考得較子細必大伯羽同○配祭○妣者媲也祭所生母只當稱母
則畧有別砥○祭生母○問無後祔食之位曰古人祭於東西廂今
人家無東西廂只位於堂之兩邊祭食則一但正位三獻
畢然後使人分獻一酌而已如今學中從祀然義剛○祭無後者○先
先依婺源舊俗歲暮二十六日烹豕一祭家先就中堂二鼓行
禮次日召諸生餕李丈問曰夜來之祭飲福受胙否曰亦不講
此婺源俗豕必方切大塊首蹄肝肺心腸肚尾胃等每件逐位皆均有亦多肉又以魚佐之云是日甚忌有器皿之毀○淳

俗祭○或問墓祭祭后土否曰就墓外設位而祭義剛○以下墓祭○問
后土氏之祭曰極而言之亦似僭然此即古人中霤之祭而今
之所謂土地者郊特牲取財於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也
教民美報焉故家主中霤而國主社觀此則天不可祭而土神
在民亦可祭蓋自上古陶為土室其當中處上為一竅以通明
名之曰中霤及中古有宮室亦以室之中央為中霤存古之舊
亦不忘本雖曰土神而只以小者言之非如天子所謂祭皇天
后土之大者也義剛同○古無忌祭近日諸先生方考及此賀孫○以
下忌祭○問忌日當哭否曰若哀來時自當哭又問衣服之制曰
其自有吊服絹衫絹巾忌日則服之廣○忌日祭只祭一位燾
古人上下之際雖是嚴而情意甚相通如禹拜昌言王拜手稽首
之類到漢以來皇帝見丞相在坐為起在輿為下贊者曰皇帝
為丞相起到六朝以來君臣逐日相與說話到唐尚有坐說話
底意思而今宰相終年立地不曾得一日坐人主或終日不曾

得見面、■夔孫〇雜儀以下拜〇拜親時、須合坐受、伯叔母、亦合坐受、兄止立受、嫂叔同一家、不可不拜、亦須對拜、夫婦對拜、揚〇族長至己之家、必以族長坐主位、無親疎皆然、比人以姑夫之類外姓之人、亦坐主位、無此義、揚〇以下坐 〇燕居、父子同坐亦得、惟對客不得、揚〇三代之君、見大臣多立、東車亦立、漢初猶立見大臣、後世君太尊、臣太卑、德明〇以下朝廷之儀 〇古時隔品則拜、謂如八品見六品、六品見四品、則拜、宰相禮絕百僚、則皆拜之、若存得

此等舊禮亦好、卻有等級、德明〇開元禮、有刺史弔吏民之禮、畧如古者國君弔臣禮、本朝刪去此條、方子〇問左右必竟孰為尊、曰漢初右丞相居左丞相之上、史中有言朝廷無出其右者、則是右為尊也、到後來又卻以左為尊、而老子有曰、上將軍處右、而偏將軍處左、喪事尚右、兵凶器也、故以喪禮處之、如此則吉事尚左矣、漢初起、習於戰國與暴秦之所為乎、廣

十二律皆在、只起黃鍾之宮不得、所以起不得者、尺不定也、升卿〇樂

〇律管只吹得中聲為定、季通嘗截小竹吹之可驗 若謂用周尺、或羊頭山黍、雖應準則、不得中聲、終不是、大抵聲太高則焦殺、低則盎緩、牛鳴盎中謂此 又云、此不可容易杜撰、劉歆為王莽造樂、樂成而莽死、後荀勖造於晉武帝時、即有五胡之亂、和峴造於周世宗時、世宗亦死、惟本朝太祖神聖特異、初不曾理會樂律、但聽樂聲、嫌其太高、令降一分、其聲遂和、唐太宗所定樂、及本朝樂、皆平和、所以世祚久長、笑云、如此 議論、又卻似在樂不在德也、德明〇樂

律、自黃鍾至中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箇大陰陽、黃鍾為陽、大呂為陰、太簇為陽、夾鍾為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閎祖〇旋相為宮、若到應鍾為宮、則下四聲都當低去、所以有半聲、亦謂之子聲、近時所謂清聲是也、大率樂家最忌臣陵君、故商聲不得過宮聲、問聲氣之元、曰律曆家最重這元聲、元聲一定、向下都定、元聲差、向下都差、植〇古人彈琴、隨月調弦、如十一月調黃鍾、十二月調大呂、正月調太簇、二

月調夾鍾、但此後聲愈緊、至十月調應鍾、則弦急甚、恐絕矣、不知古人如何、季通不能琴、他只是思量得、不知彈出便這〔寄示〕便是無下學工夫、吾人皆坐此病、古人朝夕習於此、故以之上達不難、蓋下學中上達之理皆具矣、如今說古人兵法戰陣、坐作進退、斬射擊刺、鼓行金止、如何曉得他底、莫說古人底曉不得、只今之陣法也曉不得、更說甚麽、如古之兵法、進則齊進、退則齊退、不令進而進、猶不令退而退也、如此則無人敢妄動、然又卻有一人躍馬蹈陣、殺數十百人、出入數四、矢石不能傷者何也、良久又曰、據今之法、只是兩軍相拄住、相射相刺、立得腳住不退底便贏、立不住退底便輸耳、僩 ○范蜀公徒論鍾律、但守死法、若以應鍾為宮、則君民事物皆亂矣、司馬公又低、二公於通典尚不曾看、通典自分曉、史記律書、說律數亦好、此蓋自然之理、與先天圖一般、更無安排、但數到窮處、又須變而生之、卻生變律、人傑

淳問橫渠復井田之說、謂世之病難行者、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如何、曰、這箇事、某皆不曾敢深考、講學時且恁講、若欲行之、須有機會、經大亂之後、如高光之時、殺得天下無人、田盡歸官、方可均給與民、如唐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極、至元魏及北齊後周、乘此機方做得、荀悅漢紀一段、正說此意、甚好、若平世則誠為難行、黃義剛問、東坡破此論、只行限田之法、如何、曰、都是胡說、而今作事初立法、如雷霆霹靂、三五年後、猶放緩了、況限田之法、直是三二十年事、雖舉於今明年、便淡似今年、後年又淡似明年、一年淡一年、便寢矣、若欲行之、便〔須一作〕是行井田、若不能行、則且依今之俗、那限田只是箇戲論、而今役法猶行不得、壽皇初要貴賤通差、令官戶亦作保正、其時蔣侍郎作保正、縣吏呈單子、首曰第一都保正蔣芾、因此不便、後來竟罷、況於田、如何限得、或又說將錢問富人買田來均、不知如何得許多錢、林勲作本政書、

一生留意此事、後守廣郡、亦畫得數井、然廣中無人煙、可以如此、淳○義剛同

國秀問、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梢頭低、只溺於形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何、曰、觀上蔡說得、又自偏了、這都看不得禮之大體、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說橫渠之非、以為欲得正容謹節、這自是好、如何廢這箇得、如專去理會形名度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箇、也不得、如上蔡說、便非曾子籩豆則有司存本末並見之意、後世如有作者、必不專泥於形名度數、亦只整頓其大體、如孟子在戰國時、已自見得許多瑣碎不可行、故說喪服經界諸處、只是理會大體、此便是後來要行古禮之法、賀孫

問、先生禁漳民禮佛朝嶽、皆所以正人心也、曰、未說到此、只是男女混淆、便當禁約爾、侍生諸公各言諸處淫巫瞽惑等事、先生蹙頞嗟嘆而已、因舉江西有玉隆萬壽宮、太平興國宮、每歲兩處朝拜、不憚遠近奔趨、失其本心、一至於此、曰、某嘗見其如此、深哀其愚、上昇一事、斷無此理、如汀民事定光二佛、其惑亦甚、果有知道理人為汀州、合先投畀水火、以袪民惑、愚民施財、崇修佛宇、所在皆然、此輩滋蔓、尤甚、陳後之言泉州妖巫惑民、新立廟貌、海舡運土石、及遠來施財、遭風覆舟相繼、而不悟、曰、亦嘗望見廟宇壯麗、但尋常不喜入神廟、不及往觀、凡此皆是愚而無知者之所為爾、謨

○鄭湜補之問戢盜、曰、只是嚴保伍之法、鄭曰、保伍之中、其弊自難關防、如保頭等易得挾勢為擾、曰、當全逐處鄉村、舉衆所推服底人為保頭、又不然、則行某漳州教軍之法、以戢盜心、這是已試之效、某在漳州初到時、教習諸軍弓射等事、皆無一人能之、後分許多軍作三番、每月輪番入教場挽弓、及等者有賞、其不及者留在、只管挽射、及等則止、終不及則罷之、兩月之間、翕然都會射、及上等者亦多、後多留刺、以填闕額、其有老弱不能者、並退罷之、劉叔通問、韓范當初教兵

甚善、先生云、公道韓公兵法如何、刺陝西義勇事、恁地不曉事、
儇智高反、亦是輕可底事、何故恁地費力、賀孫○楊通老問趙守
斷人立後事、錯了、人無所訴、曰理却是心之骨、這骨子不端正、
少間萬事一齊都差了、如一箇印刊得不端正、看印千箇萬箇
都喝斜、是要自用、不肯分委屬官、所以事叢雜、處置不暇、胡亂
斷去、在法屬官自合每日到官長處共理會事、如有不至者自
有罪、今則屬官雖要來、長官自不要他來、某嘗說、作縣、狀牒須
多、集屬官列位於廳上、均分各自判去、若是眼前易事、各自處
斷、若有可疑等事、便留集衆較量、無有不當、則獄訟如何會壅、
此非獨為長官者省事、而屬官亦各欲自効、兼是如簿尉等初
官、使之決獄聽訟得熟、是亦教誨之也、大抵做官、須是令自家
常閑、吏胥常忙、方得、若自家被文字來叢了、討頭不見、吏胥便
來作弊、做官須是立綱紀、綱紀既立、都自無事、又曰、看百弊之
多、只得嚴限以促之、使他大段邀索不得、又曰、某人世為良宰、

云要緊處有八字、開除民丁、刬割戶稅、世世傳之、又曰、法初立
時、有多少好意思、後來節次臣僚胡亂申請、皆變壞了、如父母
在堂、不許異財、法意最好、以一時之弊、變萬世之良法、只是因
某人私意、今非獨下之人不畏法、上自朝廷、也只把做文具行
了、皆不期於必行、如不許州郡監司饋送、幾番行下、而州郡監
司亦復如前、但變換名目、多是做忌日去寺中焚香、於是皆有
折送、間有甚無廉恥者、乃設為忌日焚香、以圖饋送、朝廷都無
紀綱、人人玩弛、可慮可慮、賀孫
古人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衛征伐、師旅田獵、皆只是
一項事、皆一理也、以下論取士○召穆公始諫厲王不聽、而退居於
鄉、及厲王出奔、國人欲殺其子、召公匿之、國人圍召公之第、召
公乃以己子代厲王之子、而宣王以立、因歎曰、便是這話難說、
古者公卿世及、君臣恩義交結素深、與國家共休戚、故患難相
為如此、後世相遇如塗人、及有患難、則渙然離散而已、然今之

公卿子孫亦不可用者、只是不曾教得、故公卿之子孫、莫不驕
奢淫佚、不得已而用草茅新進之士、舉而加之公卿之位、以為
苟勝於彼而已、然所恃者以為知義理、故勝之耳、若更不知義
理、何所不至、古之教國子、其法至詳密、故其才者既足以有五、
而不才者亦得以薰陶漸染、而不失為寡過之人、豈若今之驕
騃淫奢也哉、僩 ○呂與叔欲奏立四科取士、曰德行、曰明經、曰
政事、曰文學、德行則待州縣舉薦、下三科却許人投牒自試、明

經裏面分許多項目、如春秋則兼通三傳、禮則通三禮、樂則盡
通諸經所說樂處、某看來樂處說也未盡、政事則如試法律等、
及行移決判事、又定為試辟、未試則以事授之、一年看其如何、
辟則令所屬長官舉辟、器遠云、這也只是法、曰、固是法也、待人
而行、然這却法意詳盡、如今科舉、直是法先不是了、賀孫 ○林擇
之曰、今士人所聚多處、風俗便不好、故太學不如州學、州學不
如縣學、縣學不如鄉學、曰、太學真箇無益於國家教化之意何

在、向見陳魏公說、亦以為可罷、義剛 ○凡事須看透背後去、因舉
掌云、且如這一事、見得這一面是如此、便須看透那手背後去、
方得、如國手下棊、一着便見得數十着以後之着、若只看這一
面、如何見得那事幾、更說甚治道、僩
今日兵不濟事、兵官不得人、專務刻剝、兵且驕弱安養、不知勞苦、
一旦如何用、某嘗言宜撒京師之兵、却練諸郡之兵、依太祖法
每年更戍、趲去淮上衛邊、謂如福建之兵、趲去饒州、饒州之兵

趲去衢信、衢信趲去行在、迤邐趲去淮上、今年如此、明年又■
趲去、則京師全無養兵之費、豈不大好、燾兵 ○兵甲詭名、不可
免、善兵者亦不於此理會、才有一人可用、便令其兼數人之料、
渾中若無此、便不足以使人、故朝廷只是擇將、以其全數錢米
與之、只責其成功、不來此屑屑計較、近來刮刷得都盡、朝廷方
以為覈實得好、先生云、闌前萬云云、○揚 ○兵法以能分合為變、不獨一陣
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今日之兵、分者便不可合、合者便

不可分、本朝舊來只郡國禁兵而已、但在西北者稍精銳耳、渡
江後又添上御前軍、卻是張韓輩自起此項兵、後來既不可得
而去、只得如此聚屯、今以不如祖宗時財賦、養祖宗時所無之
兵、安得不窮也、僩 ○今朝廷盡力養兵、而兵常有不足之患、自
兵農既分之後、計其所費、卻是無日不用兵也、時舉 ○今日民困、
正緣沿江屯兵費重、只有屯田可紓民力、見說襄漢間儘有荒
地、某云、當用甚人耕墾、曰、兵民兼用、各自為屯、彼地沃衍、收穀
必多、若做得成、敵人亦不敢窺伺、兵民得利既多、且耕且戰、便
是金城湯池、兵食既足、可省漕運、民力自蘇、然後盡驅州郡所
養歸明北兵、往彼就食、則州郡自寬、遲之十年、其效必著、須是
擇帥、既得其人、專一委任、許令辟召寮屬、同心措置、無數更易、
庶幾有濟、浩。屯田 ○因言淮上屯田、前此朝廷嘗差官理會、其人
到彼、都不曾敢起人所與者、都只令人築起沿江閑地以為屯、
此亦太不立、大抵世事須是出來擔當、不可如此放倒、人是天

地中最靈之物、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覆、恁地大事、
聖人猶能裁成輔相之、況於其他、因舉齊景公答夫子君君臣
臣之語、又與晏子言美哉室之語、皆放倒說話、且如五代時、兵
驕甚矣、周世宗高平一戰既敗、卻忽然誅不用命者七十餘人、
三軍大振、遂復合戰而克之、凡事都要人有志、壯祖 ○屯田須
是分而屯之、統帥屯某州、總司屯某州、漕司屯某州、以戶部尚
書為屯田使、使各考其所屯之多少、以為殿最、則無不可行者、
今則不然、每欲行一文字、則經由數司僉押、相牽制、事何由成、
道夫 ○或問諸公論置二大帥以統諸路之帥、如何、曰、不消如
此、只是擇得一箇人了、君相便專意委任他、卻使之自擇參佐、
事便歸一、今若更置大帥以監臨之、少間必有不相下之意、徒
然紛擾、須是得一箇人委任他、聽他自漸漸理會、許他軍政將
來自有條理、僩 ○今之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
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為

惡耳、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惑於欽恤之說、以爲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當殺者必多爲可出之塗、以俟奏裁、則率多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笞、是乃賣弄條貫、舞法而受賕者耳、何欽恤之有、罪之疑者從輕、功之疑者從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輕而功從重、惟此一條爲然耳、非謂凡罪皆可以從輕、而凡功皆可以從重也、今之律令亦有此條、謂法所不能決者、則俟奏裁、今乃明知其罪之當死、亦莫不爲可生之塗以上之、惟壽皇不然、其情理重者皆殺之、僩。論刑

建寧迎神、先生曰、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今人心都喎邪了、所以如此、泉州一富室、捨財造廟、擧室乘舟、往廟所致祭、落成、中流舟溺、無一人免者、民心不得其正、眼前利害猶曉不得、況欲曉之以義理哉、必大。教民 ○今欲行古制、欲

法三代、煞隔霄壤、今說爲民減放、幾時放得到他元肌膚處、且如轉運使每年發十萬貫、若大段輕減、減至五萬貫、可謂大恩、然未減放那五萬貫、尚是無名額外錢、須一切從民正賦、凡所增名色、一齊除盡、民方始得脫淨、這裏方可以議行古制、如今民生日用頭只管重、更起不得、爲人君、爲人臣、又不以爲急、又不相知、如何得好、這須是上之人一切掃除妄費、臥薪嘗膽、合天下之智力、日夜圖求、一起而更新之、方始得、某在行在不久、若在彼稍久、須更見得事體可畏處、不知名園麗圃、其費幾何、日費幾何、下面頭會箕斂、以供上之求、又有上不至天子、下不在民、只在中間白乾消沒者、何限、因言賦重民困曰、此去更須重在、賀孫。取民 ○程正思言當今守令取民之弊、渠能言其弊、畢竟無策、就使臺官果用其言、而陳於上前、雖戒敕州縣、不過虛文而已、先生云、今天下事只礙箇失人情、便都做不得、蓋事理只有一箇是非、今朝廷之上不敢辨別是非、如宰相固不欲逆

上意、上亦不欲忤宰相意、今聚天下之不敢言是非者在朝廷、
又擇其不敢言之甚者為臺諫、習以成風、如何做得事、(人傑)〇
今上下匱乏、勢須先正經界、賦入既正、總見數目、量入為出、罷
去冗費、而悉除無名之賦、方能救百姓於湯火中、若不認百姓
是自家百姓、便不恤、(必大)〇嘗謂為政者、當順五行、修五事、以
安百姓、若曰賑濟於凶荒之餘、縱饒措置得善、所惠者淺、終不
濟事、(道夫。賑民。)〇賑濟之策、初且大綱、(如抄人口之類、亦且待其抄來、如何、如不實、有人訟、然後或添或去卻罷官吏)
一細碎、便生病、屯田亦然、且理會大處、如薛士龍
輩、皆有一定格子、細細碎碎、皆在我手、尚得、只一出使委人、如
何了得、又此等事、須是上下一心、方行得、(揚)〇直卿言、辛幼安
帥湖南、賑濟榜文、祇用八字、曰劫禾者斬、閉糶者配、先生曰、這
便見得他有才、此八字若做兩榜、便亂道、又曰、要之只是粗法、(道夫)
〇因論保伍法、或曰、此誠急務、曰固是、先王比閭保伍之法、
便是此法、都是從這裏做起、所謂分數是也、兵書云、御衆有多
寡分數、是也、看是統馭幾人、只是分數明、所以不亂、王介甫鋭
意欲行保伍法、以去天下坐食之兵、不曾做得成、范仲達、(名如璋、太史之弟、)
為袁州萬載令、行得保伍極好、自來言保伍法、無及之者、
此人有心力、行得極整肅、雖有姦細、更無所容、每有疑似、無行
止人、保伍不敢著、互相傳送至縣、縣驗其無他、方令傳送出境、
訖任滿、無一寇盜、項張定叟知袁州、託其詢問、則其法已亡、偶
有一縣吏、畧記大概、(僩。役民。)〇其保甲草中所說、縣郭四門外、置
隅官四人、此最緊要、蓋所以防衛縣郭、以制變、縣有官府獄訟
倉庫之屬、須是四面有箇防衛始得、一箇隅官須各管得十來
里方可、諸鄉則只置彈壓之類、而不復置隅官、默寓箇大小相
維之意於其間、又後面子弟一段、須是著意理會、這箇子弟、真
箇要他用、非其他泛泛之比、須是別有箇拔擢旌賞以激勸之
乃可、此等事難處、須是理會教他整密、無些罅縫方可、(僩)〇今
朝廷之財賦、不歸一、分成兩三項、所以財匱、諸路贍軍錢、歸總

領、天下之好名色、錢、蓄易取者多者、皆歸內藏庫封樁庫、惟名
色極不好極難取者、乃歸戶部、所以戶部愈見匱乏、封樁內藏、
孝宗時不肯妄用、及至今日、則供浮費、不復有矣、今之戶部內
藏、正如漢之大農少府錢、大農則國家經常之費、少府則人主
之私錢、財。○古者只是荒歲方鑄錢、周禮所謂國凶荒札喪、則
市無征、而作布、既可因此以養饑民、又可以權物之重輕、蓋古
人錢闕、方鑄、將來添、今淮上亦可且住鑄、數歲、候少時却鑄、必大

○閩下四州塩法分稅、上四州官賣、浙東紹興四州邊海、亦合
如閩下四州法、而官賣之故甚弊、揚

周不置三公之官、只是冢宰以下六卿為之、周公嘗以冢宰為太
師、顧命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注謂此六卿
也、稱公則三公矣、揚。論官○或問漢三公之官、與周制不同何耶、
曰、漢初未見孔壁古文尚書中周官一篇、說太師太傅太保為
三公、但見伏生口授牧誓立政篇中、所說司徒司馬司空、遂誤
以是為三公而置之、古者諸侯只置司徒司馬司空、三公天子
方置三公三孤六卿、牧誓立政所紀、乃周為諸侯時制度、周官
所紀、則在成王時、所以不同、三公三孤以師道輔佐天子、後世
官職益紊、今遂以三公三孤之官為階官貼職之類、不復有師
保之任、論道經邦之責矣、儒用○古者人主左右攜提執賤役若
虎賁綴衣之類、皆是士大夫日相親密、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
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

不似而今太隔絕、人主極尊嚴、直如神明、人臣極卑屈、望拜庭
下、不交一語而退、漢世禁中侍衛亦是士大夫、以孔安國大儒、
而執唾盂、雖儀盆亦是士人執之、文帝時、大臣劉湛入見、則
與坐語、初間愛之、視日影之斜、惟恐其去、後來厭之、視日影之
斜、惟恐其不去、後竟殺之、魏明帝初說大臣太重則國危、小臣
太親則身蔽、當時於大臣已為之處置、後來左右小臣親密、至
使中書令某人、上床執手強草遺詔、流弊便有此事、漢宣懲霍

光之弊、事必躬親。又有宜者恭顯出來。光武懲王莽之弊、不任三公、事歸臺閣。尚書、御史大夫、謁者、謂之三臺。義剛〇方今朝廷只消置一相、三叅政、兼六曹。如吏兼禮、戶兼工、兵兼刑。樞密可罷。如此則事易達。又如宰相擇長官、長官却擇其寮。今銓曹注擬小官煩劇、而又不能擇賢。每道只令監司差除、亦好。每道仍只用一監司。人傑因舉陸宣公之言、以為豈有為臺閣長官則不能擇一二屬吏、為宰相則可擇千百具寮。曰、此說極是。人傑〇嘗與劉樞言、某做時、且精選一箇吏部尚書、使得盡搜羅天下人才。諸部官長得自辟屬官、却要過中書、吏部尚書考察朝官、未闕人時、亦未得薦。俟次第闕人、却令侍從以下各舉一人二人。只舉一二人、彼亦不敢以大段非才者進。今常常薦人、一切都湊了。又併天下監司、一路只著一漕一憲、茶塩將兼了。揚〇自秦置守尉監、漢有郡守刺史、如今監司專主按察。至漢末令刺史掌兵、遂侵郡守之權、兼治民事、而刺史之權獨重。後來或置或否、

漢有十三州、百三郡、郡有太守、州有刺史。歷代添置州名愈多、而郡愈少。又其後也遂去郡而為州、故刺史兼治軍民、而守廢。至隋又置郡守、後又廢守置刺史、而刺史遂為太守之職。其嘗說不用許多監司、每路只置一人、復刺史之職、正其名曰按察使、令舉刺州縣官吏。其下却置判官數員以佐之、如轉運判官、刑獄判官、農田判官之類。農田事主婚田、轉運專主財賦、刑獄專主盜賊刑獄、而刺史總之、稍重諸判官之權、資序視通判、而刺史視太守。判官有事欲奏聞、則刺史為之發奏、刺史不肯發、則許判官自徑申御史臺尚書省、以分刺史之權。蓋刺史之權獨專、則又不便。若其人昏濁、則害貽一路、百姓無出氣處。故又須畧重判官之權。諸判官下却置數員屬官、如職幕官之類。如此則重權歸一、太守自治州事、而刺史則舉刺一路、豈不簡徑省事、而無煩擾耗蠹之弊乎。問、今之主管資格、亦視通判。曰、然。但權輕不能有所為、只得奉承運使而已。若分為判官、俾得專達、則其權重、而監司亦不敢妄作矣。僩〇銓擇之法、只好京官付之監司、選人付之郡守、各

令他隨材擬職、州申監司、監司申吏部、長貳審察聞奏、下授其職、却令宰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如此則朝廷亦可無事、又何患其不得人、道夫〇朝廷只當擇監司太守、自餘職幕縣官、容他各辟所知、方可責成、天下須是放開做、使恢恢有餘地、乃可、浩〇因論薦舉之弊、曰、亦不難革、只是擇諸路監司、得一好吏部尚書、揀薦得不是人材者、退去、便須得人、今胡亂薦來、但不犯贓罪便得、若犯了贓、不過降得兩官、安得不胡薦、僩〇因民户計較沮撓社倉、倉官而知縣不恤、曰、此事從來是官吏見這些米不歸於官吏、所以皆欲沮壞其事、今若不存官倉、數年之間、立使一作便毀壞、雖二十年來之功、俱為無益、賀孫

高宗大行、壽皇三年戴布幞頭、著布衫、遵行古禮、可謂上正千年之失、當時宰相不學、三日後便服朝服、雖壽皇謙德、不欲以此喻群臣、然臣子自不當如此、可謂有父子而無君臣、賜

因論今宗室、與漢差別、漢宗室只是天子之子封王、王子封侯、嫡子世襲、支庶以下、皆同百姓、只是免其繇戍、如漢光武皆是起於民間也、壽〇古者三公坐而論道、方可子細說得、如今莫說教宰執坐、奏對之時、頃刻即退、文字懷於袖間、只說得幾句、便將文字對上宣讀過、那得子細指點、且說無坐位、也須有箇案子、令開展在上、指畫利害、上亦知得子細、令頃刻便退、君臣如何得同心理會事、六朝時、尚有對案畫勑之語、若有一案、猶使大臣畧憑倚細說、如今公吏門呈文字相似、亦得子細、又云、直要理會事、且如一事屬吏部、其官長奏對時、下面許多屬官、一齊都着在殿下、逐事付與某人某人、便着有箇區處、當時便可參考是非利害、即時施行、此一事便了、其他諸部皆如此、豈不了事、如今只隨例送下某部看詳、遷延推托、無時得了、或一二月、或四五月、或一年、或兩三年、如何得了、某在漳州要理會某事、集諸同官商量、皆逡巡泛泛、無敢向前、如此幾時得了、於是即取紙來、某自先寫起、教諸同官、各隨所見寫出利害、只就這

裏、便見得分明、便了得此一事、少間若更有甚商量、亦只是就
這上理會、寫得在這裏定了、便不到推延、若只將口說來說去、
何時得了、朝廷萬事、只緣各家都不說要了、但隨時延歲月、作
展歷遷轉耳、那得事了、古者人君、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
用咸和萬民、一日二日萬幾、如今群臣進對、頃刻而退、人主可
謂甚逸、古人豈是故為多事、又云、漢唐侍御史彈劾人、多抗聲
直數其罪于殿上、又如要劾某人、先榜於闕外、直指其名、不許
入朝、這須是如此、如今要說一事、要去一人、千委百曲、多方為
計、而後敢說、說且不盡、是甚模樣、六朝所載對案畫敕下又云、
後來不如此、有同諧想、看如今言事者、雖所言皆是、亦只類諧
想、賀孫 ○嘗記歐公說舊制、觀文殿大學士、歷資政殿大學士、
資政殿大學士、歷觀文殿學士、觀文殿學士、歷資政學士、後來
改觀文兩學士都歷資政兩學士、議者以見任者難為改動、歐
公以為此不難、已任者勿改、而自今除者始可也、以今觀之、亦
何須如此勞攘、將見任者皆與改定、又何妨、不過寫換數字而
已、又不會痛、當時疑慮顧忌已如此、只緣自來立法建事、不肯
光明正大、只是如此委曲回護、其弊至於今日、略欲觸動一事、
則議者紛然、以為壞祖宗法、故神宗憤然、欲一新之、要改者便
改、孝宗亦然、但又傷於太銳、少商量、僩 ○某事合當如何、這謂
之令、如某功得幾等賞、某罪得幾等罰、這謂之格、凡事有箇樣
子、如今家保狀式之類、這謂之式、某事當如何斷、某事當如何
行、這謂之敕、令人呼為敕令格式、據某看合呼為令格式敕、敕
是令格式所不行處、故斷之以敕、某在漳州、曾編得戶婚兩門
法、賀孫

先生說八陣圖法、人傑因云、尋常人說戰陣事、多用變詐、恐王者
之師不如此、曰、王者勢彊大、自不須用變詐、譬如孟賁與童子
相搏、自然勝他、孟賁不得、且如諸葛武侯七縱七擒事、令孟獲
觀其營壘、分明教你看見、只是不可犯、若用變詐、已是其力不

敵、須假些意智勝之、又今之戰者、只靠前列、後面人更着力不得、前列勝則勝、前列敗則敗、如八陣之法、每軍皆有用處、天衝地軸、龍飛虎翼、蛇鳥風雲之類、各為一陣、有專於戰鬬者、有專於衝突者、又有纏繞之者、然未知如何用之、又問垓下之戰、曰、此却分曉、又問淮陰多多益辦、程子謂分數明、如何、曰、此御衆以寡之法、且如十萬人分作十軍、則每軍有一萬人、大將之所轄者十將而已、一萬又分為十軍、一軍分作十卒、則一將所管者十卒而已、卒正自管二十五人、則所管者三卒正耳、推而下之、兩司馬雖管二十五人、然所自將者五人、又管四伍長、伍長所管四人而已、至於大將之權、專在旗鼓、大將把小旗、撥發官執大旗、三軍視之、以為進退、若李光弼旗麾至地、令諸軍死生以之是也、若八陣圖、自古有之、周官所謂如戰之陳、蓋是此法、握幾文雖未必風后所作、然由來須遠、武侯立石於江邉、乃是水之回洑處、所以水不能漂蕩、其擇地之善、立基之堅、如此、此其所以為善用兵也、又問陰符經有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之說、如何、曰、絕利者絕其二三、一源者一其原本、三反晝夜者、更加詳審、豈惟用兵、凡事莫不皆然、倍如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之謂、上文言瞽者善聽、聾者善視、則其專一可知、注陰符者分為三章、上言神仙抱一之道、中言富國安民之法、下言強兵戰勝之術、又有人每章■作三事解釋、後來一書吏竊而獻之高宗、高宗大喜、賜號渾成、其人後以強橫害物、為知饒州汪某斷配、人傑〇看古來許多陣法、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做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畧不同、只如地圖則須布圖陣、地方則須布方陣、亦豈容槩論也、又曰、常見老將說、大要臨陣、又在番休遞上、分一軍為數替、將戰則食第一替人、既餉遣之入陣、便食第二替人、覺第一替人力將困、即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於困乏、向來張柔直守

南劒戰退范汝爲只用此法方汝爲之來寇也柔直起鄕兵與之戰令城中殺羊牛豕作肉串仍作飯分鄕兵爲數替以入陣之先後更迭食之士卒力皆有餘遂勝汝爲 儒用

唐六典載官制甚詳古禮自秦漢已失比周宇文泰及蘇綽有意復古官制頗詳盡如租庸調府兵之類皆蘇綽之制唐遂因之唐之東宮官甚詳其以前上封事亦言欲復太子宮屬如唐之舊○因論唐府兵之制曰永嘉諸公以爲兵農之分反自唐府兵始却是如此蓋府兵家出一人以戰以戍并分番入衛則此一人便不復爲農矣 僩

舅子謂之內兄弟姑子謂之外兄弟 揚 ○紙錢起于玄宗時王璵蓋古人以玉帛後來易以錢至玄宗惑於王璵之術而鬼神事繁無許多錢來埋得璵作紙錢易之文字便是難理會且如唐禮書所載范傳正言唯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故衣冠效之而國初言禮者錯看遂作紙衣冠而不用紙錢不知紙錢衣冠有何間別 義剛

近思續錄卷之十

安仁劉……集

政事篇

此篇論臨政處事、蓋明乎治道、而通乎治法、則施於有政矣、凡居官任職、事上撫下、待同列、選賢才、處世之道、具焉、

朱夫子癸未垂拱奏劄、孝宗隆興元年三月再召、詳有旨趣行、月至行在、其二曰、臣竊觀今日之論國計者、大槩有三、曰戰、曰和而已、然天下之事、利必有害、得必有失、是以三者之有兩端焉、蓋戰誅進取之勢、而亦有輕舉之失、守固自以而亦有持久之難、至於和之策則下矣、而主其計者、亦而屈己愛民蓄力觀釁、疑敵緩師、未為失計、多事以來、此三說六端者、是非相攻、可否相奪、於冥冥之中、談者各飾其私、而聽者不勝其眩、雖以陛下之明、蓋未能斷然無惑志於其間也、臣竊以為此其所以然者、由不析衷於義理之根本、而馳騖於利害之末流故也、故臣嘗竊妄謂、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為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為而必為、所不當為而必止者、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臣請復指其實而明之、蓋臣聞之、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柔剛、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其曰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專出於一己之私也、恭惟國家之與北虜、乃陵廟之深讎、言之痛以有非臣子所忍聞者、其不可與共戴天明矣、太上皇帝、念此讎之未報、雖享天位、不以為樂、一旦舉而付之陛下者、以陛下聰明智勇為必能成此志也、然則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陛下亦既有意於必為矣、間者不知何人、輒復唱為邪議、以熒惑聖聽、所謂屈己愛民蓄力觀釁疑敵緩師未為失計者、臣請有以議之、夫人以藐然之身、位乎天

地之間至微也、而能與天地並立而為三者、以其有仁義之性、而與夫陰陽之氣、剛柔之體、同出乎萬物之一原而無間也、古之聖人、所以參天地而贊化育者、豈有他哉、亦順此理而無所逆焉耳、今釋然而講和、非屈己也、乃逆理也、已可屈也、理可逆乎、逆理之禍、將使三綱淪、九法斁、子焉而不知有父、臣焉而不知有君、人心僻違、而天地閉塞、夷狄愈勝、而禽獸愈繁、是乃舉南北之民而棄之、豈愛之之謂哉、且未曰愛其君父、而曰兼愛南北之民、其於輕重之倫、緩急之序、亦可謂舛矣、夫子為政、以正名為先、蓋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而民無所措其手足、今乃欲舍復讎之名、而以講和為觀釁緩師之計、蓋不惟使上下離心、中外解體、緩急之間、無以應敵、而吾之君臣上下所為夙興夜寐以修自治之政者、亦將因循隳弛而不復振矣、正使虜人果有可乘而不可失之釁、竊恐吾之可憂、乃甚於所可喜、而信誓之重、名分之素、彼皆得以歸曲於我、蓋不待兩兵相

加、而吾氣已索然矣、且自宣和靖康以來、講和之效、亦可槩見、虜之情偽、吾之得失、蓋不待明者而後知、而小人所以好為是說者、蓋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為、與義理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懾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其所以專為講和之說者、特以便其私耳、而謀國者過而聽焉、豈不誤哉、臣願陛下姑置利害是至之說、而以窮理為先、於仁義之道、三綱之本、少加意焉、體驗擴充、以直人極、深詔任事之臣、亟罷講和之議、大明黜陟、以示天下、使知復讎雪恥之本意、未嘗少衰、然後表裏江淮、合戰守之計以為一、使守固而有以戰、戰勝而有以守、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持以歲月、以必復中原必滅胡虜為期而後已、雖其成敗利鈍、不可逆睹、而吾於君臣父子之間、既已無憾、則其賢於屈辱而苟存、固已遠矣、臣願陛下以此處心、以此立志、則仁義之道、明於上、而忠孝之俗成於

下人道既得天地之和氣自當沂合無間而夷狄禽獸亦將不得久肆其毒則何事之不可成何功之不可立哉臣草茅微賤不識事宜獨以所學妄論大計惟陛下擇焉取進止（與魏元履帖云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顏温粹酬酢如響次讀第二奏論復讎之義第三奏論言路壅塞佞倖鴟張則不復聞聖語矣）

答張敬夫曰熹嘗謂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吾人向來非不知此却是成己功夫於立本處未甚端的（如不先涵養而務求知見是也）故其論此使人主亦無下功夫處今乃知欲圖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為先務聲色貨利為至戒然後乃可為者此區區近日愚見之拙法若未有孟子手段不若且循此途轍之無悔吝也（途原作塗）

乞撥兩年苗稅劄子畧曰闕軍食之禍淺而易見不放稅之禍深而難知故今州縣之吏不過且救目前為應文逃責之計掩蔽災傷阻遏披訴務以餉軍一不闕為先務至於民不堪命而流殍死亡皆不暇恤殊不知民既死徙閭井蕭條田園蕪沒或數十年而戶口賦稅無以復於其舊積其所失比之全放一年之稅何止倍蓰

與陳丞相書畧曰熹竊料比來言者指陳闕失白發姦欺不為不盡而未有開悟之益正坐不正之於本而正之於末不求之於理而求之於事不言所以增崇聖德紀綱政體之意而惟羣小之過惡是攻此其所以用力多而見功少者與伏惟高明深察

乎此、而有以反之、庶乎其有以慰天下之望也、蓋不惟元老大
臣所以告君之體當然、顧其理勢攻之於彼、不若導之於此之
為易誦、衆人之所已言、不若濟其言之所不及者之為切也、願
相公益勉旃、不幸而不得其言、則不可暫而立其位也、

與臺端書、畧曰、此等小人有生以來、自朝至暮、無非罪惡、不可殫
數、且又人主素以倡優奴僕畜之、初不責其名檢、而間者議臣、
乃復抉擿苛細、而一一以陳之、其不納則宜矣、唯其日侍燕閑、

逢迎縱臾、使人主之心恬於逸欲、而法家拂士之言不得以進、
狃於卑近、而正大久遠之計不得以聞、賄賂公行、姦邪堵立、蓋
凡所以為天下國家之綱紀者、日傾月壞、而上下相蒙、莫敢以
告、是則此一二人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而深為今日膏肓之病
者、執事誠能聲此為罪、揚於王庭、深贊聖主去邪勿疑之志、又
引同列之賢合謀並力、以決去之、則天下膏肓之病者、庶幾其
可去矣、

與皇甫帥書、畧曰、聞戎車將有湖廣之役、疎遠偕有所陳、蓋此輩
初無行陳部伍、憑恃險阻、跳踉（音良）山谷之間、正得用其長計、而
官軍乃以堂堂之陳、當之地形兵勢、凡彼之所長者、皆我之所
短、是以每戰而每不勝也、熹願太尉養威持重、擇形勝之地、堅
壁以待之、而廣募土人、鄉兵、厚其金帛、結以恩意、使之出入山
林、上下溪谷、以與此獠從事、則彼之長技、正與賊同、又倚太尉
之威聲、以順討逆、彼假息遊魂之衆、亦將何所逃其命哉、竊恐

太尉不勝忠義奮發之心、直欲以輕兵鈫進、深窮巢穴、草薙而
禽獮之、則非計之得也、大率東南形勢、絶與西北不同、願更博
訪而審度之、

與周參政劄子曰、今歲之旱、其勢甚廣、連日降音、所謂禁屠宰、決
杖罪、放房緡、及茶鹽賞錢者、恐未足為應天之實、而今日又蠲
放綱運欠米十石以下者、此尤近於兒戲、欲以消災息患、吁亦
難矣、成湯桑林之禱、宣王側身修行之意、其反求諸己者為如

何哉、熹竊思之、今日之事、應天之實有四、曰求直言、曰修闕政、曰黜邪佞、曰舉正直、恤民之大者有六、曰重放稅租、乞行下諸路監司察州郡不受訴者、郡守察其縣令、皆以名聞曰通放米船、乞下江西湖南路、仍許下流諸路州軍、具奏重行責罰、曰勸分賑乏、曰截流綱運、曰嚴禁盜賊、曰糾劾貪懦區區念此、至熟悉矣、敢以告於執事、一為明主極言之、則天下幸甚、○上宰相書畧曰、今日之政、一歸弛緩、而荒政兩事、則其甚急而不可少緩者也、一曰給降緡錢、廣糴米斛、二曰速行賞典、激勵當

室、或以為撙節財用、重惜名器、國之大政也、然將帥之臣、軍籍侵欺、餽餫之臣、簿籍盜竊、苞苴輦載、歸於權門、不此之正、顧乃規規較計毫末於饑民口吻之中、以為撙節財用之計、愚不知其何說也、上自執政、下及庶僚、內而侍從、外而牧守、皆可以交結託附而得、而比來歸正之人、近習戚里之輩、大者荷旄仗節、小者正任橫行、不此之愛、顧乃愛此迪功文學承信校尉十數人之賞、以為重惜名器之計、愚亦不知其何說也、然熹嘗思而

得其說矣、大抵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為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為阿諛順指之計、此其自謀可謂盡矣、然自旁觀者論之、則亦可謂不思之甚者也、蓋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以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以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為大盜積者耶、明公試觀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

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饑餓、赤眉黃巾、葛榮黃巢之徒、其已事可見也、明 公自度、萬一事不可知、無以處之、則與其拱手熟視、而俟其禍敗之必至、孰若圖難於易、圖大於細、有以消弭其端、而使之不至於此也、

與趙帥書、畧曰、大抵集衆思者易為力、專己智者難為功、此等事但呼官吏之可與謀者、條畫而筭計之、其贏縮利害、可以一日而決、不必閉閤深念、徒獘精神、而又未必盡乎利病之實也、又

曰、嘗記先儒解孟子訑訑二字、以為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此言甚有味也、今時士大夫、非無愛人憂國之心、但雖賢者、不免有此氣象、所以雖其所知所與、可以盡言而無間者、亦未必得竭懷抱、而況於疎遠卑賤之人乎、此可為長太息也、

與趙帥書、畧曰、熹衰病之餘、災患踵至、殊不自堪、伏蒙問恤、良以為感、又蒙軫其乏絶、割清俸以周之、仰認眷存、尤切愧荷、但窮巷書生、疏食菜羹、自其常分、不知後生輩、以為創見、便爾傳說、致誤台慈、以為深憂、亟加救援、至於如此、在熹之義、豈當復有辭避、實以近日偶復粗可支吾、未敢虛辱厚意、謹已復授來使、且以歸納、萬一他日窘急有甚於今、當別稟請、以卒承嘉惠也、人參附子、則已敬拜賜矣、

答陳同父書、畧曰、來教所云、鄙意轉覺獮怯、況本來只是闘界學問、更過五七日、便是六十歲人、近方措置種得幾畦杞菊、若一脚出門、便不能得此物喫、不是小事、奉告老兄、且莫相攛掇、留取閑漢在山裏咬菜根、與人無相干涉、了却幾卷殘書、與村秀才子尋行數墨、亦是一事、古往今來、多少聖賢豪傑、韞經綸事業不得做、只恁麼死了底何限、顧此腐儒、又何足為輕重、況今世孔孟管葛、自不乏人也耶、來喻恐為豪士所笑、不知何處更有豪士、笑得老兄、勿過慮也、

與留丞相書、畧曰、熹蒙垂諭、深以士大夫之朋黨為患、此古今之通病、誠上之人所當疾也、然熹嘗竊謂朋黨之禍、止於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者、往往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為所擠、而目以為黨、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熹雖至愚、伏讀丞相所賜之書、知丞相愛君憂國之心、無一言一字不出於至誠惻怛、此天下之賢人君子、所以相率而願附於下風也、而未能不以朋黨為慮、熹恐丞相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為己任、是以上之

所以告於君者、未能使之判然不疑於君子小人之分、下之所以行於進退予奪者、未能有以服天下之心、慰天下之望、而陰邪讒賊、常若反有侵凌干犯之勢、丞相又慮此身自陷於君子之黨、而使彼之蓄憾久而為禍深也、又稍故為迷亂昏錯之態、以調柔之、反使之氣豪意健、旁若無人、敢於干祿之章、肆為誣善之語、而朝廷亦不之問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為是、而有黨者為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黨則無黨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責哉、熹不勝愚者之慮、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為己任、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衆、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為黨、而不憚以身為之黨、不惟不憚以身

為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為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庶幾乎、前年逐二諫官、去年逐一御史、近聞又逐一諫官矣、上下不交、而天下將至於無邦、丞相不此之慮、而慮士大夫之為黨、其亦誤矣○前輩有論嘉祐元豐兼收並用異趣之人、故當時朋黨之禍不至於朝廷者、世多以為名言、熹嘗謂此乃不得已之論、以為與其偏用小人而盡棄君子、不若如是之猶為愈耳、非以為君子不可專任、小人不可盡去、而此舉真可為萬世法也、若使當時盡用韓富之徒、而并絀王蔡之屬、則其所以卒就慶曆之宏規、盡革熙寧之秕政者、豈不盡美而盡善乎、後之覽者、得其言而不得其心、知退守其所為不得已之論、而不知進求其盡美盡善之策、是以國論日卑、而天下之勢卒至於委靡而不振、此可悲也、至如元祐則其失在於徒知異己者之非君子、而不知同己者之未必非小人、是以患生於腹心之間、卒以助成仇敵之勢、亦非獨章蔡之能為己禍也、然則元祐之失、

乃在於分別之未精、而丞相以為太甚、熹竊有所未喻也、是以知言知人聖有明誡、區區已效於前矣、深願丞相之加之意也、抑又聞之、天下事勢、有消長賓主之不同、以易而言、方其復而長也、一陽為主於下、而五陰莫之能遏、及其遇而消也、五龍夬犄於上、而不足以當一陰羸豕蹢躅之孚、甚可畏也、丞相觀於今日之勢、孰為主而方長乎、孰為客而方消乎、孰能制人、而孰為制於人者乎、於是焉而汲汲乎以求天下之賢以自助、使之

更進迭入、日陳安危治亂之明戒、以開上心、排抑陰邪、無使主勢小傾、而陷入其黨、尚恐後時而無及於事、不精而未免有失、亦何遽至預憂其分別太甚、而為異日之患乎○又書畧曰、願相公深以前事為戒、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矣、

與趙尚書書畧曰、蓋天下之事、決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為、而未嘗不博求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寘門牆、勸奬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成也、明公自頃出臨藩服、而熹見所與者、率多碌碌凡庸、睢盱傾伺、以希寸進之流、未有職修事舉、為衆所稱者也、而況於其學行醞畜、眞有以大過於人者乎、今者進位於輔相之列、則所資於天下之

才者益衆、若但以前日進退官屬之尺度取之、則熹恐天下之士所以望於明公者、有未厭也、時難任重、而所以求助者如此之狹、熹竊為明公慮之、

與留丞相書曰、熹自少鄙拙、凡事不能及人、獨聞古人為己之學、而心竊好之、又以為是乃人之所當為、而力所可勉、遂委己從事焉、庶幾粗以塞其受中以生之責、初不敢為異以求名也、既而閭里後生、有相問者、因以所聞告之、而流傳之誤、乃有自遠

至者、其才之高下、質之厚薄、雖為不同、然皆以是心至、熹不得拒也、不謂熹之無狀、偶自獲罪於世、而詿誤連染、上累斯道、下及衆賢、例得詭僞之名、詆以不道之法、至有初不相識、而横罹其禍者、杜門循習、私竊負愧、雖欲悔之、而厥路無繇矣、顧其繼而來者、又未忍卻然、毎對之、未嘗不自笑其愚、而又憐彼之愚甚於熹也、今幸旬月以來、各以事歸、計亦聞知外間風色、自不敢復來矣、垂問之及、深感鈞慈、風諭保全之意、故敢詳布委折、

與楊子直書曰、熹一病沈綿、遂不能起、今遣人去下致仕文字、不知尚及拜受否也、世間喻於義者則為君子、喻於利者即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得為君子、而其為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悞用其心矣、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惟老兄念之、

答張定叟書畧曰、熹百病交攻、日甚一日、亟上掛冠之請矣、自惟平生、無所肖似、雖不及趨拜先忠獻公幕府、而荷知遇之意不薄、及遊兄伯仲間、又以道義德業相期於千載、敬夫棄我而先、已十餘年、而熹今衰病又如此、則亦不得久留矣、時論一變、中外震駭、忠賢斥逐、下及韋布、蓋近世所無有、病中憤悶無聊、悲歎累日、顧念踈遠、言之無益、竟不能發一語以效其愚、適會疾亟、遂姑出此下計、庶幾旦夕瞑目、有以見兄家父兄、平生師友於地下耳、此外尚何言哉、時事如此、有識寒心、中外羣公、忠義明白、誰如吾定叟者、異時扶傾補敗、洪濟艱難、熹雖瞑目、豈不能不以此望於門下也、更願勉思令猷、益求彊輔、燕居深念、恬養本原、遠耳目之細娛、圖國家之大計、此又區區所深望也、游誠之才力可仗、不但梾荒一事、得收置門下、異時儘有用處、但亦更願兼收並蓄、更得方正嚴重、有餘識遠慮、可敬畏者、參錯其間、使勤攻吾闕、如崔州平法孝直之於孔明、則天下之事庶乎其可濟也、

與黄直卿書曰、三月八日、庚申三月癸亥日也、次日甲子、午初刻歿、熹啓、人還得書、知

已至三山、一行安樂又知授學次第、人益信向、所示告文、規約
皆佳深以為慰今想愈成倫理凡百更宜加勉力、吾道之託在
此者吾無憾矣衰病本自畧有安意為俞夢達薦一張醫來、用
硇砂巴豆等攻之病遂大變此兩日愈甚將恐不可支吾、泰兒
又遠在千里外諸事無分付處極以為撓然凡百已定只得安
之耳異時諸子諸孫切望直卿一一推誠、力賜敎誨使不大為
門戶之羞至祝至祝思老病事餘干有許意彼所言者、尚有外家之嫌不可問也　禮書今為

用之緩之不來亦不濟事無人商量耳可使報之可且就直卿
處折中如向來喪禮詳略皆已得中矣臣禮一篇兼舊本今先
附案一面整理其他並望參考條例以次修成就諸處借來可
校作兩樣本行道大小並附去並紙各千番可收也謙之公庶
各煩致意不意遂成永訣各希珍重仁卿未行亦為致意病昏
且倦作字不成所懷千萬徒切悽黯不具
答汪尚書甲申畧曰中國所恃者德夷狄所恃者力今慮國事者、大
抵以審彼已較強弱為言、是知夷狄相攻之策、而未嘗及中國
治夷狄之道也、蓋以力言之、則彼常強我常弱、是無時而可勝
不得不和也、以德言之、則振三綱、明五常、正朝廷、勵風俗、皆我
之所可勉、而彼之所不能者、是乃中國治夷狄之道、而今日所
當議也、誠能自勵以此、則亦何以講和為哉、愚之所憂、獨恐力
既不振、德又不修、則曰戰曰和、俱無上策耳、
與張欽夫畧曰、直言義理之效、感應之常、如易六十四卦、無非言

吉凶禍福、書四十八篇、無非言災祥成敗、詩之雅頌、極陳福祿
壽考之盛、以歆動其君而告戒之者、尤不為少、卷阿尤著、孟子最不
言利、然對梁王亦曰、未有仁義而遺後其君親者、答宋牼亦曰、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豈以利害動之哉、但人自以私心計
之、便以為利、故不肖者則起貪欲之心、賢者則有嫌避之意、所
趣雖殊、然其處心之私則一也、若夫聖賢、以大公至正之心、出
大公至正之言、原始要終、莫非至理、又何嫌疑之可避哉、

答張敬夫畧曰、所疑小人不可共事、固然、然堯不誅四凶、伊尹五就桀、孔子行乎季孫、惟聖人有此作用、而明道或庶幾焉、觀其所在為政而上下響應、論新法而荊公不怒、同列異意者亦稱其賢、此等事類非常人所及、所謂元豐大臣當與共事、蓋實見其可、而有是言、非傳聞之誤也、然力量未至此而欲學之、則誤矣、

答呂伯恭畧曰、大抵伯恭天資溫厚、故其論平恕委曲之意多、而熹之質失之暴悍、故凡所論、皆有奮發直前之氣、竊以天理揆之、二者恐皆非中道、但熹之發足以自撓而傷物、尤為可惡、而伯恭似亦不可專以所偏為至當也、無以報箴誨之益、敢效其愚、不審然否、又曰、[illegible]是人材難全、懲其所短、則遺其所長、取其所長、則雜其所短、此須大段子細着眼力、乃可無悔吝耳〇立論相高、吾人固無此疑、然只要得是當、亦良不易耳、論治固有序、然體用亦非判然各為一事、無今日言此而明日言彼之理、

如孟子論愛牛制產、本末雖殊、然亦罄其說於立談之間、大抵聖賢之言、隨機應物、初無理事精粗之別、其所以格君心者、自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為恐彼逆疑吾說之迂、而姑論無事之理以嘗試之也、若必如此、則便是世俗較計利害之私、何處更有聖賢氣象耶、愚見如此、更湛精思而可否之、區區之論、所以每不同於左右者、前後雖多、要其歸宿、只此毫釐之間、講而通之、將必有日矣〇聞携書入山水勝處、想講學之餘、日有佳趣、小兒亦得從行、荷意愛厚矣、感刻何敢忘也〇熹欲修呂氏鄉約鄉儀、及約冠昏喪祭之儀、削去書過行罰之類、為貧富可通行者、旦夕草定寄呈、俟可否然後改行也、所懼自修不力、無以率人、然果能行之、彼此交警、亦不為無功耳〇治財太急、用刑過嚴、二事亦實有之、蓋州郡用度猶可支、吾最是上供綱運、拖下兩年不起、令人坐卧不安、不得不緊急被他、人已寬了、稍可寬處無不放過、若更寬著、即倒却人州縣矣、士人杞

法者、教唆把持、其罪不一、但後來坐法結斷、贓罪為重耳、然亦
（但）送學夏楚、編管江州、其人經赦、便計會彼州官吏、違法放還、今
日到家、明日便陪涉宗室、教唆詞訟、為人所訴、復追來、欲撻之、
而同官多不欲者、只決却小杖數下、再送他州、亦不為過也○
前日妄發、本斷窃贅聖聽、昨日乃聞降付後省、不審失身、從是
始矣、然業已致身事主、生死禍福、惟其所制、非己所得專也、此
間只有三五檐行李、及兒甥一兩人、去住亦不費力、但屏息以

俟雷霆之威耳、欽夫之逝、盛文所叙、從善受言、使言者得自盡、
施於褊狹、所警尤多、平日亦知敬服渠此一節、而不能學、今老
矣、而舊病依然、未知所以藥之也、不惟如此、近日覺得凡百應
接、每事須有些過當處、不知如何整頓得此身心四亭八當、無
許多凹凸也、耐煩忍垢之誨、敬聞矣、兩月來既得不允指揮、又
為狂妄之舉、準備竄謫、身寄郡舍、而意只似燕之巢於幕上也、
言事本只欲依條具民間利病、亦坐意思過當、遂殺不住、索性

說了、從頭徹尾、只是此一箇病根也、又曰、平生性直、不解微詞
廣譬、道人於善、故見人有小失、每忍而不欲言、至於不得已而
有言、則衝口而出、必至於傷事而後已、此亦太陽之餘證也○
救荒之備、郡小財匱、無擘畫處、日夕究心、遂發心疾、急遣人呼
二兒及約子澄、恐有不測、無人主幸、旣而飲藥、僅得少定、賑助
檢放等事、却已稍有緒、但軍糧無所指擬、不免具奏祈哀、並求
罷免、未知如何、但欲退縮省事、以俟終更、而事勢驅迫、有不自

由者、其間隨事措置曲折甚多、未暇一一求教、所幸民間却稍
相信、鄉村士人有事便可來說、上下之情稍通、官吏不敢十分
相罔、凡事省力、但一味無錢、沒摸處耳、
答呂伯恭論淵源錄曰、明道言當與元豐大臣共政、此事昨來已
嘗論之、然亦有未盡、今詳此事、乃是聖賢之用、義理之正、非姑
為權譎、苟以濟事於一時也、蓋伊川氣象自與明道不同、而其
論變化人材、亦有此意、（見外書胡氏所記、）易傳於睽之初爻、亦有不絕

小人之說、足見此事自是正理當然、非權譎之私也、然亦須有明道如此廣大規模、和平氣象、而其誠心昭著、足以感人、然後有以盡其用耳、常人之心、既不足以窺測此理、又無此等力量、自是信不及、設有信者、又不免以權譎利害之心為之、則其悖理而速禍也為尤甚矣、此今之君子所以不能無疑於明道之言也、胡氏所記、尹氏亦疑之、豈所謂未可與權者耶、○折柳事、有無不可知、但劉公非妄語人、而春秋有傳疑之法、不應遽削之也、且伊川之諫、其至誠惻怛、防微慮遠、既發乎愛君之誠、其涵養善端、培植治本、又合乎告君之道、皆可以為後世法、而於輔導少主、尤所當知、至其餘味之無窮、則善學者雖以自養可也、故區區鄙意、深欲存之、蓋其說如此、非一端也、今乃以一說疑之、而遽欲刊去、豈不可惜、若猶必以為病、則但注其下云、某人云國朝講筵儀制甚肅、恐無此事、使後之君子、以理求者得其心、以事考者信其迹、其亦庶乎其可矣○國忌齋筵、葷素所宜、以范公之賢、於己之

所行、自當顧義理之是非以為從違、不當視同列之喜怒以為前卻也、他書所記亦云、范醇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則范公之不畏東坡而每事徇從、亦當時所共知矣、故嘗竊謂范公雖不純師程氏、而實尊仰取法焉、其於東坡、則但以鄉黨游從之好、素相親厚、而立朝議論、趣向畧同、至其制行之殊、則迥然水火之不相入、且觀其辨理伊川之奏、則其心豈盡以東坡為是哉、但不能辨之於當時、而發之於數年之後、此則剛強不足、不免乎兩徇之私者、而其所重在此、故卒不能勝其義理之公也、大抵程蘇學行、邪正不同、勢不兩立、故東坡之於伊川、素懷憎疾、雖無素餘之隙、亦不相容、若於范公、則交情既深、而其氣象聲勢、無足畏者、故雖有右袒之嫌、而不以害其平生之驩也、○橫渠墓表出於呂汲公、汲公雖尊橫渠、然不講其學、而溺於釋氏、故其言多依違兩間、陰為佛老之地、蓋非深知橫渠者、惜乎當時諸老先生莫之正也、如云學者苦聖人之微、而珍佛老之易

入、如此則是儒學異端、皆可入道、但此難而彼易耳、又稱橫渠不必以佛老、而合乎先王之道、如此則是本合由老佛然後可以合道、但橫渠不必然而偶自合耳、此等言語、與橫渠著書立言攘斥異學、一生辛苦之心、全背馳了、今若存之、非但無所發明、且使讀者謂必由老佛易以入道、則其為害有不可勝言者、非若前段所疑年月事迹之差而已也、又行狀記事已詳、表文所記無居狀姓者、亦不必重出、

答劉子澄曰、行記甚佳、但人說天池光怪、有飛空往來、或入簷楹、或出自房闥者、與所記不類、豈偶有所遺、抑所見適止此耶、此為陳寶之屬、無足深怪、世人胷次昏憒隘狹、自以為疑耳、此記流傳、亦足以少祛其惑也○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必編綴異聞、乃為脩業也、近覺向來為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

寄陸子靜曰、來書所謂利慾深痼者、已無可言、區區所憂、却在一種輕為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為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為說乖戾很悖、將有大為吾道之害者、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無極而太極、猶曰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又如曰無為之為、皆語勢之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向見欽夫有此說、嘗疑其贅、今乃正使得著、方知欽夫之慮遠也、）其意則固若曰、非如皇極民極屋極之有方所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若曉此意、則於聖門有何違叛、而不肯道乎、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見得、即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今必如此拘泥、強生分別、曾謂不尚空言、專務事實、而反如此乎、又曰太極固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則少矣、往往只是於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

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亙古亙今、攧撲不破者也、又曰、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古敏求、實亦未嘗不多學、但其中自有一以貫之處耳、若只如此空疎杜撰、則雖有一、而無可貫矣、又何足以為孔子乎、顏曾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為其博文約禮、足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疎杜撰也、

答陳同甫書曰、嘗謂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於古今王伯之迹、但反之於吾心義利邪正之間、察之愈密、則其見之愈明、持之愈嚴、則其發之愈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斂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賁育莫能奪也、是豈才能血氣之所為哉、○來教云云、其說雖多、然其大槩、不過推尊漢唐、以為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為與漢唐不殊、而其所以為說者、則不過以為古今異宜、聖賢之事、不可盡以為法、但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則其所為雖不盡合義理、亦自不妨

為一世英雄、然又不肯說此不是義理、故又須說天地人並立為三、不應天地獨運、而人為有息、今既天地常存、即是漢唐之君只消如此、已能做得人底事業、而天地有所賴以至今、其前後反覆、雖縷縷多端、要皆以證成此說而已、若熹之愚、則其所見固不能不與此異、然於其間又有不能不同者、今請因其所同、而核其所異、則夫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可得而言者矣、來書心無常泯、法無常廢、一段、乃一書之關鍵、鄙意所同、未有多於此段者也、而其所異、亦未有甚於此段者也、蓋有是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法、固無常泯常廢之理、但謂之無常泯、即是有時而泯矣、謂之無常廢、即是有時而廢矣、蓋天理人欲之並行、其或斷或續、固宜如此、至若論其本然之妙、則惟有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也、若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也、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也、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於形體之私、則
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於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
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為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
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
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
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
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為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

不常泯也哉、夫堯舜禹之所以相傳者既如此矣、至於湯武、則
聞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顏淵曾
參者此也、曾子之所以傳之子思孟軻者亦此也、故其言曰、一
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道不可須
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
不聞、又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
間、此其相傳之妙、儒者相與謹守而共學焉、以為天下雖大、而

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自孟子既沒、而世不復知有此學、一
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言一行、偶合於
道者、蓋亦有之、而其所以為之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利欲
之私也、而世之學者、稍有才氣、便自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
業、聖學功夫、又見有此一種道理、不要十分是當、不礙諸般作
為、便可立大功名、取大富貴、於是心以為利、爭欲慕而為之、然
又不可全然不顧義理、便於此等去處、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

滅底道理、以為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比隆、而不察其所以為
之田地本根者之無有是處也、夫三才之所以為三才者、固未
嘗有二道也、然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
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蓋義理之心頃刻不存、則人道息、人道
息、則天地之用雖未嘗已、而其在我者則固即此而不行矣、不
可但見其穹然者常運乎上、頹然者常在乎下、便以為人道無
時不立、而天地賴之以存之驗也、夫謂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

舍人以為道者、正以道未嘗亡、而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耳、非謂苟有是身、則道自存、必無是身、然後道乃亡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為堯、然必堯之道行、然後人紀可修、天地可立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皆桀、然亦不必人人皆桀、而後人紀不可修、天地不可立也、但主張此道之人、一念之間、不似堯而似桀、即此一念之間、便是架漏度日、牽補過時矣、且曰心不常泯、而未免有時之或泯、則又豈非所謂半生半死之蟲哉、蓋道未嘗息

而人自息之、所謂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正謂此耳、惟聖盡倫、惟王盡制、固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為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為準、故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而況謂其非盡欺人以為倫、非盡罔世以為制、是則雖以來書之辨、固不謂其絕無欺人罔世之心矣、欺人者人亦欺之、罔人者人亦罔之、此漢唐之治、所以雖極其盛、而人心不服、終不能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也、

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為一也、今若必欲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為準則、而求諸身、却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黜其

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有以得之於我、不當坐談既往之迹、追飾已然之非、便指其偶同者以為全體、而謂其真不異於古之聖賢也、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蓋舉其始終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少、而其不合者常多、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其不合者常大、但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功夫自

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為無害於理、抑或以為雖害於理、而
不害其獲禽之多也、○向來讀書、頗務精熟、中間亦幸了得數
書、自謂畧能窺見古人用心處、未覺千歲之為遠、然亦無可告
語者、時一思之、以自笑耳、其間一二、有業未就、今病已矣、不能
復成書矣、不知後世之子雲堯夫、復有能成吾志者否、然亦已
置之、不能復措意間也、只今日用功夫、養病之餘、却且收拾身
心、從事於古人所謂小學者、以補前日粗疎脫畧之咎、蓋亦
庶幾焉、而力或有所未能也、今父聞之、當復見笑、然韓子所謂
斂退就新懦、趨營悼前猛者、區區故人之意、尚不能不以此有
望於高明也、
與籍溪胡先生畧曰、天下形勢、當路不可不知也、救之之術、獨在
救其本根而已、若隨其變而一一應之、則其變無窮、豈可勝救
也哉、而所謂救其本根之術、不過視天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
用之、使其舉措用舍、必當於人心、則天下之心、翕然聚於朝廷

之上、其氣力易以鼓動、如羸病之人、鍼藥所不能及、焫其丹田
氣海、則氣血萃於本根、而耳目手足利矣、
與慶國卓夫人畧曰、五哥嶽廟、頃減游燕、復近書冊、寡過可期、更
望因書褒勸、以獎成之、聞尊意欲為經營幹官差遣、熹竊以為
不可、人家子弟、多因為此壞却心性、一生仕宦、費力蓋其生長
富貴、不知艱難、此官遂司只有使長一人、可相拘轄、有寬厚長
者、即以貴遊子弟相待、不以法度見繩、上無職事了辦之責、兼
吏民窺伺之憂、而州縣守倅勢反出己下、可以凌轢、故後生子
弟為此官者、無不傲慢縱恣、席勢凌人、其謹飭者、雖不至此、亦
緣不親民事、觸事懵然、非如州縣小吏、等級相承、職事相轄、一
日廢慢、則罪戾及之、故仕於州縣者、常曉事而少過、愚意以為
平父可且令參部、受簿尉之屬、乃為正當、若不欲如此、即舍人
兄為營一稍在人下、有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
必欲與求幹官、乃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恐非太碩人高

明教子之本意也、受恩深厚、冒昧及此、皇恐皇恐、

上黄端明書曰、八月十一日、丁亥乾道三年、如長沙、訪南軒、道經昭武、謁黄中端明於其家、先之以書、具位熹、敢齋沐裁書、請納再拜之禮於致政尚書端明文丈台座、熹聞之、孟子有言、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此言三者之尊、達於天下、人所當敬、而不可以慢焉者也、雖然、爵也齒也、蓋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其尊施於朝廷者、則不及於鄉黨、施於鄉黨者、則不及於朝廷、而人之敬之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惟德也者、得於心、充於身、刑於家、而推於鄉黨、而達於朝廷者也、有是而兼夫二者之尊焉、則通行天下、人莫不貴、雖斂然退避、不以自居、而人之所以心悅而誠服者、蓋不可解矣、恭惟明公以兩朝侍從元老、上還印綬、而退處於家、自天子不敢煩以政、賜之几杖、而乞言焉、其位與年、固非偶然而得之者矣、而明公則未嘗以是而自異於人、其所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則日新又新、而未嘗有止也、此天下知德之士、所以莫不竊慕下

風之義、俱有執鞭之願、而其之愚、則有甚焉者、蓋其平生氣稟偏駁、治己則不能謹於細微、立志則不能持於常久、以至待人接物之際、溫厚和平之氣、不能勝其粗厲猛起之心、是以常竊自悼、以為安得朝夕望見明公之盛德容貌、而師法其萬一、庶幾可以飭身補過於將來、而不遂為小人之歸也、今日之來、蓋將頓首再拜於堂下、以償其夙昔之願、伏惟明公坐而受之、使得自進於門人弟子之列、而不孤其所以來之意、則熹之幸也、鄉往之深、不自知其僭越、敢以書先於將命者、而立於廡下、以聽可否之命、熹不勝皇恐之至、

與劉共父書曰、語錄說、二先生與學者語、有不合處、明道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云不是、明道氣象如此、與今所刪之書、氣象類乎不類乎、且文定答學者書、雖有不合、亦甚究轉、不至如此無含蓄、況明道乎、今如此刪去、不過是減得數十箇閑字、而壞却一箇從容和樂底大體氣象、恐文定亦是偶然、今豈可曲意徇

從耶

答薛士龍宣季書曰、三復來教、有熹愚不敢當者二焉、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顧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並心合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銖積絲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粗知理義之實、不為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懔然大懼日力之不足、思得求助於當世有道之君子、以速其進、而未得也、執事乃不知此、而反以講道教人之事期之、此熹之所以不敢當者一也、至於聖賢出處之義、則亦略聞之矣、顧以材智淺劣、學無所成、十數年來、不敢復有當世之念、雖奉親之日、急於甘旨、猶不敢自彊其所不足以犯世患、矧今孤露餘生、形神彫喪、懶廢無用、益甚於前、誠不忍復為彯纓結綬之計、以重不孝之罪、是以杜門空山、甘忍窮寂、以遂區區之志、而庶幾或寡過焉、執事又不知此、而反以行道濟時之事責之、此熹所以不敢當者二也、湖學之盛、甲於東南、而其湮廢亦已久矣、蓋自熙寧設置教官之後、學者不復得自擇師、是以學校之正名存實亡、而人才之出、不復如當日之盛、今得賢太守身為之師、其必將有變矣、然竊嘗讀安定之書、考其所學、蓋不出乎章句誦說之間、以近歲學者高明自得之論校之、其卑甚矣、然以古準今、則其虛實淳漓、輕重厚薄之效、其亦相逮至遠、是以嘗竊疑之、敢因垂問之及、而請質焉、聞慶曆間嘗取湖學規制、行之太學、求諸故府、必尚有可考者、錄以見賜、則又幸甚○垂論湖學本末、不勝感歎、而所論胡公之學、蓋得於古之所謂灑掃應對進退者尤為的當、警發深矣、竊意高明所以成己成物之要、未嘗不在於此、而廣大精微之蘊、其所超然而獨得者、又非言之所能論也、

答林謙之光朝書曰、蓋熹聞之、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

弟忠信莊敬持養、為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審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與、今之學者則不然、蓋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處以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示

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為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為險怪懸絶之言、以相高、甚者至於周行却立、瞬目揚眉、內以自欺、外以惑衆、此風肆行、日以益甚、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教、反為荒幻險薄之資、仁義充塞、甚可懼也、非如執事之賢、素為後學所觀仰者、不能有以正而救之、故敢以為請、執事誠有意焉、則熹雖不敏、且將勉策駑頓、以佐下風之萬一、不識執事亦許之否乎、

答陳君舉書曰、嘗謂人之為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功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撑、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講論之際、心即是口、口即是心、豈容別生計較、依違遷就、以為諧俗自便之計耶、今人為學、既已過高而傷巧、是以其說常至於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別、蓋其胸中未能無纖芥之疑、有以致然、非獨以避咎之故、而後詭於詞也、若熹之

愚、自信已篤、向來之辯、雖至於遭讒取辱、然至於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為悔也、不識高明何以敎之、惟盡言無隱、使得反復其說、千萬幸甚、老病幽憂、死亡無日、念此一大事、非一人私說、一朝淺計、而終無面爲之期、是以冐致愚悃、鄉風引領、不勝馳情、

答魏元履曰、汞父所云、欲於論語作數說、此語可疑、尋常讀書、只為胸中偶有所見、不能默契、故不得已而形之於口、恐其遺忘、

故不得已而筆之於書、初不覺其成說也、若讀書而先有立說
之心、則此一念已外馳矣、若何而有味耶、
答范伯崇曰、須送行語、哀苦中不復能為文、然觀伯諫之言、已是藥
石、但更須求所以立其本耳、日用之間、以莊敬為主、凡事自立
章程、鞭約近裏、勿令心志流漫、其剛大之本乎、由此益加窮理
之功、以聖賢之言為必可信、以古人之事為必可行、則世俗小
小利害、不能為吾累矣、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

微細處、亦須照管、不可忽略、因循怠墮、呂氏童蒙訓下卷數條、
防閑之道、甚至皆可佩服、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
誠、臨民以寬、御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
則庶乎其少過矣、暇日勿廢溫習、少飲酒、擇交遊、子澄相去不
遠、真直諒多聞之益、果能受其實攻而不憚改焉、則彼亦將不
憚啓告之煩矣、區區所以相告者、不過如此、恐臨別匆匆、不能
盡舉、預以拜聞、惟所材擇、○論學依舊有好高傷快之弊、熹近

覺此事全放在底下、著實涵養玩味、方見工夫、○伯崇近日、何
以用功、官事擾擾、想不得一向靜坐看書、然暇時速須收斂身
心、或正容端坐、或思泳義理、事物之來、隨事省察、務令動靜有
節、作止有常、毋使放逸、則內外本末、交相浸灌、而大本可立、眾
理易明矣、此外別無著力處、官事有可以及人處、想不憚出力、
然檢身馭下、尤不可不加意也、
答何叔京曰、戒殺子文、近建陽印本、納上數紙、其間雖涉語怪、然

施之盲俗、亦近而易知、不為無助、幸以授鄰里、使張之通塗要
津也、呂公之說、龜山嘗論之、亦以為不過喻以利害、其論尤粹
而切、若鄰里間有可說諭者、令別刻一版、附此呂說之後、為佳、
不然、則別得老兄數語跋之、卻於跋中載龜山之語一道發明、
庶幾曲終奏雅之意尤善、如何、若然、則跋中更不須說機祥報
應事矣、○欽夫論贊權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
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

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膺嗣爵、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此論甚精、思所不及○近日狐鼠𪕰雖去、主人未知窒其穴、繼來者數倍於前、已去者未必容其復來、但獨斷之權、執之益固、中書行文書、適臣具員充位而已、其姦憸者、觀望迎合、至謂天下不患無財、皆欣然納之、此則可憂之大者、其它未易以言旣也、

石子重問曰、嘗問順之、顏淵死、孔子若有財、還與之椁否、順之曰、不與、喪稱家之有無、顏淵家本無、則其無椁乃為得宜、孔子若與之椁、便是使顏淵失宜、孔子必不肯、蓋椁者可有可無者也、若無棺、則必與之矣、曰、孔子若有財、必與顏淵為椁、蓋朋友有通財之義、況孔子之於顏淵、視之如子耶、所謂喪具稱家之有無者、但不可以非義他求耳、

答蔡季通曰、數日在家、看得孟子兩篇、今日讀滕文公篇、觀其答景春之問、直是痛快、三復令人胸中浩然、如濯江漢而暴秋陽

也、胡文定一書、答朱子發、舉南泉新(疑當作斬)猫話者、集中有之否、看此等處、直是好著眼目也○通書注修改甚精、元來誠幾德便是太極二五、此老步子活計、盡在裏許也○見近日朋友、憂道不如憂貧之切、心甚愧恐、平日所講果為何事、而一旦小利害便打不過、欲望其守死善道、難矣○公濟不長進、只管來討書、若有相識、自不須說、若無、如何寫得、不知他許多禪、寄放甚處、臨此等小小利害、便如此手足皆露也、不知今已行未、如未行、煩致意、不成臘月三十日、亦問人討書、去見閻家老子也○啓蒙修了未、早欲得之、通書皇極例等說、不知已下手否、如未、幸早為之、乍歸窘甚、(癸丑三月)爨無欲請之人、只欲得賢者一來、會語數日為幸、切不必多與人同、虛費又難語也、可以他意卻之、不必露此、千萬千萬○伯諫來此已兩三日、約左右一來相聚、千萬即命駕、其所論極不爭多、孤城悉拔、合軍并力、一鼓可克也○得伯恭書云、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淳滀方

始收拾得上、此論甚當、不敢不以告也、元吉來此、未嘗不忠告之、但渠自不耐煩、而憤然訣去、豈長者之絕子乎、李通似亦不須枉費心力、宋元憲公牢籠之事、吾所不能、而聖人亦已固有顯比之訓矣、若必人人贈言以悅之、豈不勞哉、

與方伯謨畧曰、五夫人到日、能畧過此、少款一二日為幸、勿以徒御為憂、白飯青蒻、不難辦也、〇說伯謨頗覺衰悴、何為如此、今想已彊健矣、更宜節遣自愛、但彊其志、則氣自隨之、少小外邪、不能為害也、

答吳伯起畧曰、吾之所謂義者無窮、而彼之具析體究對移者有盡、但十二時中、常切照管、勿令有滲漏處、則彼之來者、不足問矣、今人戚戚不能信命者、固無足道、然謂付之造物、亦非極摯之語、此處儘要見得分明、便不動心、不可只靠一言半句、海上單方便以為足、恐事變之來、抵當不去、恐成好笑也、

答丘子野曰、筮短龜長之說、惟見於左氏 元凱之注、理固有之、但

先王制卜筮之法、至嚴至敬、虛其心以聽於鬼神、專一則應、疑貳則差、故禮曰卜筮不相襲、蓋為此也、晉獻之欲立麗姬、以理觀之、不待卜而不吉可知、及其卜之不吉也、則亦深切著明已矣、乃不勝其私意、而復筮之、是以私心為主、而取必於神明也、豈有感通之理哉、此所以筮之雖吉、而卒不免於凶也、今不推其所以聽於鬼神者之不專不一、而遽欲即此以校龜筮之短長、恐未免乎易其言之責也、

答潘叔昌曰、示諭漢唐初事、以兩家論優劣、則然、以三代之天吏言之、則其本領恐不但如此、若子房孔明之所黽勉、亦正是渠欠闕處、吾輩正當以聖賢為師、取其是而監其非、不當以彼為準則也、今人只為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下梢頭只是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事、若必以為然、即程正叔可終身只作國子祭酒、却讓他陳正己作宰相也、可怪可怪、〇前書示及易傳二義、陰陽

交和、恐非是指君子小人而言、君子之於小人、固不當過為忿疾、然無交和之理、韓富當時事力蓋大學日記問不足以勝二姦、非固欲與之和也、元祐誠有過甚處、然當時事勢、恐不如此、亦不免禍、要當有以開悟人主之心、乃絶後患耳、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大畧皆如來喻、然嘗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為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竇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

答呂子約曰、來書亦於智力二字、必竟看不破、放不下、殊不知此正是智力中之仁義、賓中之主、鐵中之金、若若向這裏覓道理、便落在五伯假之以下規模裏、出身不得、孟子董子、所以拔本塞原、斬釘截鐵、便是正怕後人似此拖泥帶水也、熹嘗語此間朋友、孟子一生、忍窮受餓、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力、費盡言語、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不知諸訳請胡茅切者有言不恭謹

在甚麼處、此話無告訴處、只得仰屋浩嘆也、史遷固非班范之比、然便以為學者於此不可有所未足、而欲專就此處尋討道理、則亦陋矣、

吳伯豐問大人格君心之非、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其效乃遲之三年之後、孔孟於齊梁魯衛之君、終不能改於其德、子房魏證、亦幸遇二君之能聽耳、必大謂孟子之言理則然矣、而未見其人也、曰、雖有萬金良藥、必病者肯服、然後可責其效、若拒而不信、或吐而不納、固難責其已病之功矣、張良之於漢祖、乃智術相役、魏證之於唐宗、亦利害相制耳、大人格心之道、恐非二子所及也、

答劉季章曰、昨已具前幅、而細看來書、方論董子功利之語、而下句所說曾無疑事、即依舊是功利之見、蓋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即彼非、此非即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

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即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即在我亦無爲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向後他人須有信得及底、非但一時之計也、若如此所論、則在我者未免視人顏色之可否、以爲語默、只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然此亦無他、只是自家看得道義自不曾端的、故不能真知是非之辨、而爲此回枉、不是說時病痛、乃是見處病痛也、試思之如何

熊夢兆問、待人接物之道如何、曰、知所以處心持己之道、則所以待人接物、自有準則、

陳安卿問、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集注云、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竊謂善者、微有未穩、善者則有嘉善之意、此不厭但不嫌遠而已、蓋聖人平日簡淡、曰以下文推之、聖人凡事子細、初無簡淡之意、若如所說、則記者當云膾不厭粗、食不厭糲、乃爲正理、不應反作如此說也、

答陳才卿曰、遇事固不當有所厭、然謂欲放令此心疏豁、無所執滯、此却恐硬差排、不得、著意開放、却成病痛、但且守常程、久之純熟、自然疏豁、乃佳耳、

答汪易直曰、管仲事、程子所推、聖人本意、恐己得之、蓋其不死子糾而從桓公、乃是先迷後得、如今叛逆而遭赦宥、自無可死之理、然此事夫子當時不曾明言、但令以其言專取其功、而略無譏貶之詞、可以推見之耳、若果有罪、則聖人必有微詞、以見功過不相掩之意、不特如此說矣、故疑程子此義講之甚精、而鄙意所疑、則其曰若當死而不死、則後雖有功亦不復取、此則未安耳、功自功、過自過、若過可以掩功、則功亦得以掩其過矣、康節先生論學春秋者、當先定五伯之功罪、而以五伯爲功之首、罪之魁、此語最爲切當、然非獨論古事爲然也、見諸行事、則操賞罰之權、持黜陟之柄者、亦當以是爲心、乃能盡用一世之材、

以濟天下之務、而不失其正耳、仁之一字、以其德而言、則必心
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其功、則惟利澤及人、有恩有惠、便
可稱之、初不計其德之如何也、
答孫敬甫曰、正命之說、乃是平日修身謹行、經常之法、若到殺身
成仁、捨生取義處、豈可以其不得正命而避之乎、至於近世前
輩、有大名節者、其處心行事之得失、雖非後進所敢輕議、然其
與聖賢做處有不同者、亦須識得、不可依違苟且、回互而曲從
也、
答或人曰、仁者與天為一、智者聽天所命、與天為一者、嘉人之善、
矜人之惡、無所擇於利害、故能以大事小、聽天所命者、循理而
行、順時而動、不敢用其私心、故能以小事大、然此亦各因一事
而言、惟仁者能如此、智者能如此耳、非專以事大事小為仁智
之分、樂天畏天之別也、仁者固能事小、然豈不能事大、智者固
能事大、然豈不能事小、但其事之情、則有樂天畏天之異耳、

偶讀護記曰、蜀人馮當可之文、號縉雲集、集中有封事、末云、臣前所
言、望陛下移蹕建康、選將練卒、用張浚劉錡、總統諸軍、節用損
己、以充軍費、皆事也、非事之本也、惟陛下遠便佞、疎近習、清心
寡欲、以臨事變、此興事造業之根本、洪範所謂皇建其有極[illegible]
者也、此紹興庚辰辛巳之間所上、其謀畫議論、皆奇偉的當、而
所論皇建有極、又深明治本、而畧識經意、古今論洪範者、少能
及也、余嘗作皇極辯、與之暗合、因筆其語、以證余說、舊見汪端
明嘗稱其人、甚敬重之、今果不謬云、〇俚俗相傳、疫疾能傳染
人、有病此者、鄰里斷絶、不通訊問、甚者雖骨肉至親、亦或委之
而去、傷俗害理、莫此為甚、或者惡其如此、遂著書以曉之、謂疫
無傳染、不須畏避、其意善矣、然其實不然、是以聞者莫之信也、
予嘗以為誣之以無染而不必避、不若告之以雖有染而不當
避也、蓋曰無染而不須避者、以利害言也、曰雖染而不當避者、
以恩義言也、告之以利害、則彼之不避者、信吾不染之無害而

已、不知恩義之為重也、一有染焉、則吾說將不見信、而彼之避也唯恐其不速矣、告之以恩義、則彼之不避者、知恩義之為重、而不忍避也、知恩義之為重而不忍避、則雖有染者、亦知吾言之無所欺、而信此理之不可違矣、抑染與不染、似亦係乎人心之邪正、氣體之虛實、不可一槩論也、吾外大父祝公少時、鄰里有全家病疫者、人莫敢親、公為煮粥藥、日走其家、遍飲病者、而後歸、劉寶之官永嘉時、郡中大疫、寶之日徧走視、親為診脉候其寒溫、人與藥餌、訖事而去、不復盥手、人以為難、後皆無恙云、

○或謂李華著論廢卜、故終失節、王涯首議榷茶、後亦得禍、至如近歲茶商作賊、殺人甚衆、皆涯之罪也、予謂廢卜固其所見之謬、然與失節事不相類、榷茶固為有罪、然甘露之變、死者十餘族、豈皆榷茶所致、且今村民爭田爭水、劫取穀粟、以致殺傷者多矣、又可追咎神農后稷耶、大抵論事只當言其理之是非、不當計其事之利害、此等議論、雖欲因事設為警戒、然其勢將有所窮、反使世人并與正理而疑之、非小失也、

攷歐陽文忠公事蹟曰、公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之至人家也、僕馬鮮明、進退有禮、為人診脉、按醫書、述病証、口辯如傾、聽之可愛、然病兒服藥云無效、則不如貧醫矣、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為人診脉、口訥不能應對、病兒服藥云疾已愈矣、則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材能否、施設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故公為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為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如楊州南京青州、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間、事已十減五六、一兩月後、官府閑然如僧舍、或問公為政寬簡、而事不廢弛者何也、曰、以縱為寬、以畧為簡、則弛廢而民受其弊矣、吾之所謂寬者、不為苛急爾、所謂簡者、不為繁碎爾、識者以為知言、○公嘗為杜祁公墓誌云、簿書出納、為之條目甚密、必使吏不得為姦、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公曰、我之為政、亦如此也、

王梅溪文集序畧曰、知人之難、堯舜以爲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予觀之、此特爲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闇、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祝、閃倐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旣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

傅伯拱字序曰、盈天地之間、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二氣之終始盛衰而已、陽生於北、長於東、而盛於南、陰始於南、中於西、而終於北、故陽常居左、而以生育長養爲功、其類則爲剛、爲明、爲公、爲義、而凡君子之道屬焉、陰常居右、而以夷傷慘殺爲事、其類則爲柔、爲暗、爲私、爲利、而凡小人之道屬焉、聖人作易、畫卦繫辭、於其進退消長之際、所以示人者深矣、而又於其制禮之時、所以依象取類、而立教者、亦莫不審諸此、故凡吉禮則尚左、其變則尚右、自夫手之拱以拜也、以及夫祝號詔相之所由也、咸率是而分焉、蓋不惟其理象之然、有不可易者、抑所以使夫天下之人、平居暇日、宗廟朝廷之上、族黨庠序之中、君臣父子、師友賓主之間、一拜一揖、一進一退、視其所尚、而有以不忘乎君子之道焉、此其所以立教之微指、夫又豈不深切而著明哉、今建寧傅公之季子伯拱、以其名來請字、予惟拱之爲禮畧矣、然奉手當胷、端行正立、則其心固已肅然而主於一矣、從而論其平居吉禮之所尚、則夫所以尊陽抑陰、而使之不忘乎君子之道者、其精微之意又如此、故請得奉字曰景陽、而遂書其說以授

之、景陽風骨秀爽、異於常兒、而亦既從事乎日數方名遜讓之學矣、盍亦識夫尊君所以命己者、而不忘乎恭敬之守、異時少進、則又因夫朋友所以字謂己者、而益求所以擇善固執之方焉、必使陽明勝而德性用、陰濁去而物欲消、剛不屈而明不傷、公足以滅私、而義足以勝利、則庶乎其不迷於入德之途、而有以進夫君子之域也、無疑矣、淳熙改元孟夏甲子序

丞相李公奏議後序、畧曰、顧嘗論之、以爲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於靖康、則宗國必無顛覆之禍、用於建炎、則中原必不至於淪陷、用於紹興、則旋軫舊京、汛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宇、而卒報不共戴天之讎、其已久矣、夫豈使王業偏安於江海之澨、而尚貽吾君今日之憂哉、顧乃使之數困於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固有以迭爲勝負之勢、而至於然歟、嗚呼、痛哉、昔蒯通每讀樂毅書、未

嘗不廢書而泣、安知異時不有掩卷太息、而垂涕於斯者耶、雖然、今天子方總群策、以圖恢復之功、使是書也、得備清閒之燕、而幸有以當上心者焉、則有志之士、將不恨其不用於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真非偶然矣、

金華潘公文集序、畧曰、天地之化、包括無外、運行無窮、然其所以爲實、不越乎一陰一陽兩端而已、其動靜屈伸、往來闔闢、升降浮沉之性、雖未嘗一日不相反、然亦不可以一日而相無也、聖人作易、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其所以爲說者、亦若是焉耳矣、然及其推之人事、而擬諸形容、則常以陽爲君子、而引翼扶奬、惟恐其不盛、陰爲小人、而排擯抑黜、惟恐其不衰、何哉、蓋陽之德剛、陰之德柔、剛者常公、而柔者常私、剛者常明、而柔者常闇、剛者未嘗不正、而柔者未嘗不邪、剛者未嘗不大、而柔者未嘗不小、公明正大之人用於世、則天下蒙其福、私暗邪僻之人得其志、則天下受其禍、此理之必然也、且非獨於易之說爲

然、蓋凡自古聖賢之言、雜出於傳記者、亦未有不好剛而惡柔者、若夫子所謂剛毅近仁、而又嘗深以未見剛者為歎、及乎或人之對、則又直以有慾病棖也之不得為剛、蓋專以是為君子之德也、嗚呼云云、公平生廉介自將、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庇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其清苦貧約、蓋有人所不堪者、而處之超然、未嘗少屈、於檜其子熺、暴起貴勢傾內外、亦未嘗與通問也、常誦君子三戒之言、而深以在得之規、痛自儆飭、至於造次之間、一言一行、凡所以接朋友教子弟、亦未嘗不以孝弟忠敬節儉正直防微謹獨之意為本、其讀書磨鏡之喻、切中學者之病、當世蓋多傳之、而所論汲長孺、蓋寬饒之為人、尤足以見其志之所存也、嗚呼、若公之清明直諒、確然亡慾、其真可謂剛毅而近仁矣、公諱良貴、字義榮、一字子賤、自號默成居士、集凡十有五卷

漳州教授廳壁記、畧曰、教授之為職、其可謂難矣、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為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何也、曰、教授者、以天子之命、教其邦人、凡邦之士、廩食縣官而充弟子員者、多至五六百餘、少不下百十數、皆惟教授者是師、其必有以率厲化服之、使躬問學蹈繩墨、出入不悖所聞、然後為稱、此非反之身而何以哉、是可不謂難矣乎、不特此爾、又當嚴先聖先師之典祀、領護廟學、而守其圖書服器之藏、其體至重、下至金穀出內之纖悉、亦皆獨任之、嗚呼、是亦難矣、然凡仕於今者、無大小、莫不有所臨制總攝、其任無劇易、必皆具文書使可覆視、是以雖甚弛者、亦有所難而不敢肆、獨教授官雖有統、若其任之本諸身者、則非簿書期會之所能察、至其具於有司而可考者、上之人又以其儒官優容之、雖有不合、不問、以是為便、故今之仕者、反利焉而喜為之、而孰知所以充其任者、如彼其難哉、故曰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為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

跋程寧登瀛閣記畧曰、予聞之古之君子、施而不望其報、祀而不祈其福、蓋以為善為當然、而天人之間、應若影響者、自不容已也、

跋余巖起集畧曰、熹少時、猶頗及見前輩、而聞其餘論、覩其立心處己、則以剛介質直為賢、當官立事、則以强毅果斷為得、至其為文、則又務為明白磊落、指切事情、而無含胡醫卷、睢盱側媚之態、使讀之者、不過一再、卽曉然知其為論某事、出某策、而彼此無疑也、近年以來、風俗一變、上自朝廷搢紳、下及閭巷韋布、相與傳習一種議論、制行立言、專以醞藉襲藏、圓熟軟美為尚、使與之居者、窮年而莫測其中之所懷、聽其言者、終日而不知其意之所鄉、回視四五十年之前、風聲氣俗、蓋不啻寒暑晝夜之相反、是孰使之然哉、

跋鄭宣撫帖、畧曰、賢士大夫、不容於邪枉、以放於竄逐流離之禍、雖其平生至親篤友、亦或背而去之、甚者安視其狼狽困辱、而莫之卹也、當此之時、乃有常日未嘗一通聲問之人、獨能奮然不顧一時權臣之威虐、崎嶇反側、以致其擁護扶持之力、而不少懈、彼豈故為詭激之行、以驚世取名哉、特以秉彝好德之良心、憤世疾邪之壯志、獨有得於天分之多、而又能不為私情邪念之所回奪、是以於此自有不能已耳、

少傅劉公神道碑、畧曰、公諱子羽、字彥脩、天姿英毅、卓犖不羣、年二十四五時、佐忠顯公名韐守越、以羸卒數百、破方臘數十萬衆、佐守真定、數月虜不能下、張忠獻公與公謀誅范瓊、召瓊及張俊劉光世飲食、公取黃紙麾瓊、以俟兵送獄、使光世撫其衆曰、誅止瓊耳、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頃刻而定、富平不利、有建策徙治者、公叱曰、孺子可斬也、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收集散亡、堅壁固壘、觀釁而動耳、公請北出單騎至秦州、召亡將悉來會、公命吳玠柵和尚原、守大散關、而分兵守諸險、虜入、玠走、公退守三泉、兵不及三百、與士卒同

粗糲、玠會三泉、夜不寐、視公方甘寢、曰此何等時、而簡易若是、公慨然曰、吾死、命也、亦何言、一夕虜大至、公先至戰地、前當山角、據胡牀坐、不為動、虜亦引退、虜入梁洋、蜀復大震、張公下令徙潼川、軍士憤惋、公力言死守、虜必不敢越我而南、藉令不能守、我死、行未晚也、張公大悟、立止不行、虜書招公及玠、公斬其所遣十餘人、餘一人使還、曰吾有死耳、何可招也、虜無所得、死傷十五六、故適公擊之、墮谷死者不可計、餘數十柵皆降、之時

大酋撒离喝、亢术計必取蜀、不遺餘力、我之謀臣戰將、無敢為必守計者、獨公與張公、協心戮力、身當兵衝、將士視公、感激爭奮、卒全蜀境、以蔽上流、秦檜諷言者論罷之、

朝議大夫黃公碑、畧曰、嗚呼、祖宗百年禮樂廉恥之化、其所以涵養斯人者、可謂至深遠矣、夫以熙寧以來、羣小相師、滅理窮欲、以逮於茲、適已六十年矣、士大夫酣豢之餘、心志潰爛、不可收拾、宜其禍變危迫、而皆不知以為憂、敗衂迎降、而皆不知以為恥、棄君叛父、奉賊稱臣、而皆不知以為辱也、而猶復有如公等者、出於其間、是雖人之秉彝、不容泯滅、然而祖宗所以涵養斯人至深且遠者、亦豈不於此而少見遺餘哉、公諱中美字文昭

義靈廟碑、畧曰、慶元元年春二月、勅以台州士民所請、故直秘閣滕侯之祠、為義靈廟、州人會祠廷、相與言曰、往歲盜陷六州、吾台獨全者、滕侯力也、聞亂之初、闔郡震恐、太守郡丞、謀欲遁去、侯方司戶曹事、乃獨慨然請任其責、有異議者、輒面叱之、即日

移書、訣其父母昆弟、而閉其妻子於官舍、悉召州人、諭以利害、人人感泣踴躍聽命、乃亟下令、發夫守險、增陴濬隍、除器募兵、積糧致用、分屯列柵、為死守計、日夜循撫、甘苦同之、城中之人、始有固志、而守丞以下、則皆已遁去久矣、賊號十萬、攻城數四、侯皆應機設械、立摧破之、手弓臨城、殪厥渠帥、賊遂退走、凡所存活、以大萬計、是則侯之為烈、章章明矣、獨稽史籍、則見守城破賊為丞之功、於是更即諸書、以求其故、然後乃見當時守丞

雖遁、而侯於所下文書、猶必存其位號、冠退圍解、亟迎以歸、俾上功狀、而已不預焉、丞益熙豐故家諸子、又皆貴仕、故得獨冐顯賞、廛策書、而侯反下從捕盜七人之比、僅改京秩、初階、移官旁郡以去、是則閻尹擅兵、賊臣柄國之所為、而後來侵誣妄論所由起也、一時之謬、流惑萬世、向非文獻足證、民吏稱思、則亦何所質正而決其是非哉、嗚呼、是又可[illegible]也已、滕侯名膺、字子勤、後抗狂虜、勲績尤盛、所陳大計、切中機會、其於建炎紹興之史、法當立傳、廟在城西北隅、實侯所再築而力戰破賊處、台人迎侯繼室趙夫人、及諸孫仲宜等、使居其旁、通判州事呂君祖儉、謀為買田、以資奉守、未就而去、談者惜之、

端明殿學士黃公墓誌銘畧曰、公姓黃氏、諱中、字通老、家邵武、生而穎悟端慤、少長、受書不過一再讀、退輙默然危坐竟日、則皆已成誦矣、未冠、從舅御史游先生定夫、愛其厚重、踰冠、入太學、會京城失守、偽楚僭號、公即日出居於外、既而邦昌果致偽詔藥物、勞問諸生、公以前出、故獨無所汙、又曰、公獻十要道之說曰、用人而不自用者、治天下之要道也、以公議進退人材者、用人之要道也、察其正直、納忠訶諫、順旨者、辨君子小人之要道也、廣開言路者、防壅蔽之要道也、考核事實者、聽言之要道也、量入為出者、理財之要道也、精選監司者、理郡邑之要道也、痛懲贓吏者、恤民之要道也、求文武之臣、面陳方畧者、選將帥之要道也、稽考兵籍、省財之要道也、告老致仕、淳熙元年、上使訪天下利害、朝政闕失、公疏畧曰、朝政之闕失多矣、其尤失者、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政出多門、言路壅塞、廉恥道喪、貨賂公行也、天下之利害多矣、其尤害民者、官吏貪墨、賦斂煩重、財用匱竭、盜賊多有、獄訟不理、政以賄成也、又曰、公天性莊重、終日儼然、坐立有常處、未嘗傾側跛倚、語默有常節、未嘗戲言苟笑、宅人視之、若有所拘繫、而不能頃刻安者、公獨泰然、以終其身、雖在燕私、亦未嘗須臾變也、居家孝友篤至、夫婦相敬如賓、與人交、

恭而信淡而久苟非其義一介不取諸人亦不以予人少時貧
窶炊烝或不繼而處之甚安至其力所可致則亦不使親與其
憂也晩歳宦達而自奉簡薄不改於舊惟祭祀則致豐潔細大
必身親之仕州縣奉法循理敦尚風教在朝廷守經據正思深
慮遠不為激訐之言表襮之行以矜己取名然誠意所格愈久
而上下愈信服之上雅敬重公屢有大用意而公卒不少貶以
求合上問進取必謹對曰先自治問理財必謹對曰量入為出

始終一說未嘗少及功利至於忠孝大節痛夫欽廟梓宮之未
返則論之終身至於垂絶之言不釋也嗚呼悲夫推公此心可
謂無歉於幽明而其法戒之所存雖與天壤相敝可也龍大淵
親幸時公獨未嘗與之坐六和塔成宰相命諸達官人寫釋氏
四十二章之一刻之壁間公謝不能請至再終不與所居官人
莫敢干以私然公初未嘗有意固拒之也蜀士有仕於朝者同
列多斬侮之獨感公遇己厚然公亦未嘗有意獨厚之也尤喜

薦士王詹事十朋張舍人震皆公所引張忠獻公劉大尉錡之
復用公力為多然未嘗以告人諸公或不之知也致事里居前
後十五年收死恤孤振貧繼絶蒙賴者衆而公未嘗有自德之
色平居門無雜賓邑里後生有來見者躬與為禮如對大賓諄
諄教語必依於孝弟忠信未嘗以爵齒自高而有懈意惰容也
蓋公之為人生質粹美天下之物既無足以動於其心其學於
天下之義理又皆不待問辨而已識其大者若其誠意躬行則

又渾然不見其勉強之意而謙厚慈實尤以空言為恥以故當
世鮮克知之然親炙而有得焉則未有不厭然心服者嗚呼所
謂訥言敏行實浮於名者公其是與享年八十有五
篤行趙君彥遠墓碣銘畧曰公資純篤孝謹少時父病訪醫行禱
晷不解帶遭喪不內勺飲既殯居廬歠粥既葬乃食菜果終喪
比御猶弗入也事母益兢兢致養嘗以寒夜遠歸從者將叩門
公遽止之曰無恐吾母為也露坐達旦門啓而入以母畏雷夜

或聞雷、必披衣走其所、視門隙有光、則扣而入、否則屏立以待、官薄食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已製矣未服不敢服、雖一瓜果、必相待共嘗之、諸妹遠嫁者、極力致之、相與娛侍親側、內外諸孫、合貴賤且百口、菜羹疏食、恩意均洽、人無間言、從姉妹之遠而貧者、亦以今分俸給之、遭母喪時、年五十有五矣、始侍疾時、嘗刺血和藥以進、至是哭泣嘔血、毀瘠柴立、終日俯首柩旁、聞雷猶起、側立垂涕、凡食之可於口者、不必酒肉、衣之適於體者、不必華采、聲之悅於耳者、不必音樂、皆弗忍以身接、雖其哭泣有時、而哀痛之心無時忘也、三年之外、生朝必哭於廟、有欲為禮者、號泣向之、其後累年、言母及親、猶未嘗不揮涕、晉陵尤袤延之、見而歎曰、古君子也、父以肺疾終、終身不忍以諸肺為羞、母生歲值卯、謂兎卯神、亦終身不食也、墓戶有不能事其母者、觀公之為、惕然悔悟、遂以孝稱、識度超曠、不計有無、平居自奉甚約、而汲汲然惟以愛人及物為事、故人許珪死、家貧女無所

歸、公即聘以為次子婦、嘗與台人蔣曇者同僚、後至其鄉、首問之、則死久矣、貧不克葬、而子亦謀食於外、即往哭之、還其子、予貲使葬、它若是者不勝紀、道見病者、必收養、躬為煑藥、比瘉、或解衣遺之、歲饑、設器於庭、每食先舍其半、家人繼之、則取以濟饑者、其用心之微、每至於夏不去草、冬不破壞、懼百蟲之游且蟄者失其所也、為人謙和坦易、與人語、惟恐失詞色、至誼有不可、則奮然無所顧、雖以公族疏遠、留落江湖、而憂國之深、如在廊廟、聞當世進一善人、行一善政、則喜不自勝、聞遠近或水旱、則憂見顏色、辛巳、江淮之警、為流涕不食者數日、同僚有會飲者、公獨悵然北望曰、此豈諸君樂飲時耶、衆為失色罷去、好讀書、所藏至三萬卷、所著有唐書錄遺三十卷、幸庵見聞錄三卷、台州勸諭婚葬文一卷、居家不設條約、於子弟無所程督、而躬行之實、所漸漬而興起者甚衆、居常稱曰、欲學聖賢、當消客氣、洒掃應對、是其入處也、汝愚從屬籍冠多士、國朝故事所未有、

人為公喜而公處之如平時及闔其入館適與莆田林光朝謙之同舍然後喜可知也于其守上饒而來迎也故不往一日呼二田夫肩輿潛入其境訪問民情閱信宿意無所忤因稍進至近郊人始知之其為人大畧如此顧宗室之在右列者例不得為要官故其事業無以見於世至其潛德隱行與其志念之精微則人又有不得而言者嗚呼其真可謂篤行君子矣陳公之目之也豈虛也哉

直顯謨閣潘公墓誌銘畧曰公諱時止音字德鄜孚音婺州金華縣人子男友端友恭皆ク學ノ志操孫男覆孫公少從中書公學長壻李氏又得莊簡公為依歸中年遊張敬夫呂伯恭間切劘不倦晚歲讀書厲志彌篤自為小官即以治行有聞治郡先教化而訟獄期會無不謹務施舍而出納纖細無所遺興利除害皆有成績為部使者廢置不避權門糾劾不憚大吏咨詢撫摩無隱不達至典方面養威持重務大體不細苛精擇丞史隨才授任治民訓兵禁姦除暴無一不可法者嘗自謂吾之為治主於寬而不使有寬名輔以嚴而不使有嚴迹惟其綱維總攝而脉絡通流是以坐走百吏而我常無為也有所弛張必先究見利病本末然後出令恥為姑息小惠以掠虛譽每言欲寬民力先恤州縣州縣足則科斂自息而田里安矣謂榷酤茶鹽非古法不忍盡以律令從事於犴獄尤兢兢然亦未嘗縱釋有罪也所至必問人材興學校潭州嶽麓衡之石鼓皆一新之學者用勸薦士惟公論是與不私親故不受請囑有所薦輙閉閤草奏勑吏莫敢言雖被薦者亦事下然後知伯恭聞而歎曰潘公薦士可謂盡善盡美矣所部水旱盜賊無巨細必以聞以祥瑞告則抑而不省其愛民如子馭吏如童僕接僚屬如朋友惜官帑如私財治公事如家事事有不便於文法輙身任之不以累其下是以人爭為盡力所至稱治近世士大夫間號精吏道有科指而寬猛適宜大小中度者無出其右其持身尤謹飭言笑有

常度其仕進不即人而人即之然有小嫌輒避不處曾覯貧賤時嘗以詩文見及貴絕不與通使人來致慇懃輒不報以書請事亦不從歸自江東環堵蕭然彈琴讀書有以自遣未嘗一與諸公貴人通聲問晚歲召還蓋將有以處之而公病矣亦會有謀傾宰相者陰尼之遂竟不獲究其用論者莫不歎息而公處之超然少喜學書得歐顏楷法勁挺嚴密如其為人雅不信浮屠詭異之說嘗著石橋錄以斥其妄喪祭不徇流俗平居無所嗜好既病神明不衰起居莊敬如常時顧諸子誦曾子易簀時語而絕是則世之所以知公者猶未足以議其方也熹從公遊雖不久然相知為最深友端等又來學故於其葬來請銘不得辭也銘曰士患不學學患不行口榮身悴物重身輕偉歟潘公夙有奇尚蹈履密微老益堅壯湖清海謐百辟儀之歸歟儀矣道固委蛇唯其德學知者蓋鮮我銘其幽以告幽遠

南嶽處士吳君行狀畧曰君諱翌字晦叔建陽人師事五峯胡先

生捐科舉之學其為人忠信明決通微曉事教撫諸弟曲有恩意與人交表裏殫竭心所不安告語切至而不失其和以是朋友多賴其益而樂親之雖或不能從而亦不厭其言之盡也

答蔡季通曰精舍數日紛紛無意思只得應接酒食說閑話而已亦緣屋舍未就不成規矩它時須共議條約乃可久遠往來耳律書緩寫不妨歷法莫亦可草定一稾槩否若用先天分數不知日月五星之屬遲速進退皆可於此取齊否若得此二書成亦不為無補於世也某今歸山間懶未欲出意欲後月末間一到雲谷度暑未知果能動否恐不能動即奉約一來家中相聚數日殊勝他處惹客生事也〇所論小人共事之說鄙意未能無疑蓋君子隨時捄世無必待學至聖人然後有為之理又不可强其力之所不足挾私任智而僥倖於有成竊意惟循常守正為可以無悔顧其間屈伸變化則自有斟酌不可至於已甚耳易中論此等處當無所不盡更煩考之〇徐共父兄弟又遣

人来奉邀、計須歸來、方得赴其約、然自此亦當重煩諸、庶得安居、為著書養性之計、只管如此、衝寒冒熱、東西遊走、似非老大所宜、尤非所以學安樂祖師之所行也、〇數日相聚、頗覺兼善有急緩駁雜之病、而季通責善傷於急迫、又雜以嘲玩、似非以文會友之道、臨行匆匆忘說、願各矯所偏、以副所望、幸甚幸甚、〇後山米事、若為鄉里之計、實為利便、但為身謀、則吾人今日、是何等時節運氣、而可為此耶、若必欲為之、亦須先踏逐得能負荷得底人、一以付之、而吾無預焉、乃為庶幾、不然則徒使咕咕者得動其喙、區區相愛之深、不敢以此奉贊也、〇參同契、更無縫罅、亦無心力思量得他、但望它日為劉安之雞犬耳、〇三哥所苦痞疾、想已向平復、千萬寬心將護、著頭緒讀書涵泳義理、久之有味、自不見得世間利害榮辱之有異也、閑中些小疾疢、所不能無、但在我者、已看得破、把得定、則外物之來、終不能為吾患矣、所喻雖知已放得下、然亦不必大段安排也、

答向伯元畧曰、衰病之餘、勉強試吏、遭此旱歎、四顧茫然、不免控告朝廷、幸亦畧蒙應副、目今雖似可以支吾、未知來春事體又如何、比及終更、亦當麥熟、遣此凋瘵之民、以付後人耳、過蒙稱許、何以當之、祗益慙懼、然緣此一事、心勦形瘵、精力全衰、百病交攻、求去未得、殊無好懷也、

答程沙隨可久畧曰、大抵近世作事、利民者、常苦於掣肘而不得行、其為民害者、則因循苟且、上下尊守、以為不可易、設使便有姚元崇古有濟世之術、亦未必得如其意、此可歎也、

答劉子澄畧曰、黃子又說、頗欲多所論已此、恐徒取草野倨侮之譏、而匆匆畧刻之間、勢必不容詳細反復、則是無故徧觸衆事之機、紛冗錯雜、而終無感寤之理、不若畧舉大體、切於上心者、專指而極言之、幸而開納、固為莫大之幸、萬一未即聽從、亦足以為之兆、異日猶可尋繹其端緒、而終其說也、

答林井伯畧曰、經界若行、欲挽退翁仲則一來、但其地皆煙瘴之

■鄉不知二君肯一來否煩為徵叩之別有有精神耐勞苦肯任事而能戢吏愛民者不妨更為尋訪喻及此或亦專人去約誠之此不厭人多分頭句當庶事易集也

答鄭景明曰太湖保伍施行有緒乃為強豪所撓敗深可歎惜官府不足倚賴如此子厚之不能安居固宜然遷徙重事不可草草屢屢作書勸之矣小人凌上之風漸不可長能為風曉邑大夫有以正之乃縣道政事所當然非獨為子厚計也〇楊生道夫別居柘芘甚幸聞其懦弱羸為人侵侮或有不得已之懇幸稍稍右之今時外縣例以無訟為美或善良不無受弊此不可不知也

答林子方晷曰伏見大禮赦書有薦士之文而鄉人之議欲以布衣曹南升為請如熊左史諸長者皆已列名具狀而某亦已書其後矣某與之遊為最久知其人為最深蓋其學問不為空言舉動必循正理識慮精審才氣老成雖自中年即謝場屋而安常務實不為激發過中之行本實當世有用之才非但狷介一節之士也

答黃商伯曰建昌納苗實有照管不到處然與抑強似不相干稅務依法收稅亦非州郡所得與況士大夫下爭商賈之利無恥至此亦何足卹近日曾編管建昌一健訟假儒傳者必又喧沸此事自信甚篤絕無可疑是非毀譽付之衆口少忍旬日則吾已在汶上矣〇某無狀居此一月有餘率意直前不能違道干譽行未幾士民多矣請祠已報聞然旦夕自當以他罪行遣不亦久為仁里之害也示喻曲折深荷愛念然必欲使其饑啗虎狼保養蛇蝎使姦猾肆行無所畏憚而得歌頌之聲洋溢遠近則亦平生素心所不為也姓高人事文叔在此備見首尾此而可恕則亦無以官吏為矣至如木炭錢事亦是州郡所當為而幸上司之見聽方恨不能推類盡蠲苛擾初不以是而求歌頌於斯人也此錢都昌所減獨多乃是毛掾攷究之力此人固

有過當處、然細詢田野之言、而攷之案牘、以求其實、則前日銷
滑之毀、亦云甚矣、此舉枉錯直之間、所以難明、非有道以照之、
則自謂公心者、未必非私意之尤也、區區不喜自辨、又於老兄
不可有隱情、故久不知所以為報、今偶有便、信筆及之、非欲較
此是非、乃欲老兄深察於公私名實之間、則真得其所謂本心
之正耳、

范氏深識三子、並與其材而不之取、過也、治賦、為[illegible]之言、皆
有國家者所不可廢之事、雖當隆盛之時、仕天[illegible]豈能
一無事於此、而直以從容風議為高哉、蓋元祐議論意趣多類
此、此所以墮於一偏之見、既不足以救當時之弊、而又啓後
來之禍也、或問下同

蓋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
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明之、今子文仕於蠻荊、執
其政柄至于再三、既不能革其僭王之號、又不能止其猾夏之
心、至於滅弦伐隨之事、至乃以身為之、而不知其為罪、文子立
於淫亂之朝、既不能正君以禦亂、又不能先事而潔身、至於篡
弒之禍已作、又不能上告天子、下請方伯、以討其賊、去國三年、
又無故而自還、復與亂臣共事、此二人者、平日之所為、止於如
此、其不得為仁也明矣、若據子張之問、就其一節而論之、則子
文三仕、未知其所以行者何說、三已、未知其所以止者何為、告新

令尹、則又未知所以言者何事、而所謂無喜慍者、又特不見於色而已、亦安知其心之果無喜慍耶、至於文子、則其去國之時、未知其果能脫然而無所累於心耶、抑其恐畏躁迫、特出於不得已、而有所未能忘懷耶、是又皆未足以見其有合於仁者之意、則指其事實而言之、不過命之以忠清、而無以加矣、若之何而可輕以仁許之耶、然聖人之言、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雖不輕許、而亦不輕絕也、學者因其言而反以求之、則於仁之理、與人之所以得是名者、庶幾其可默識乎、

蓋聖人以義制事、雖極謹嚴、而其宏裕寬大、優暇廉退之意、又未嘗不行乎其間也、故雖以富為不當繼、而不直拒冉子之請、雖以祿為當受、而不責原憲之辭、且又教以及人、而不曰以為私積也、若徒知彼之說、而不察乎此、則其流之弊、將使實吝者得託於一介不與之說、以蓋其陋、實貪者得託於受堯天下之說、以便其私、至於輕財重義、清苦廉遜之人、則必衆疾而共排之、以為是皆不近人情、而欺世以盜名者、此其為害、且將舉一世而溺之汚穢沉濁之中、不但如有所譏■之紛紛者而已也、故愚嘗竊以為學者未得中行、不幸而過、寧與毋吝、寧介無貪、則庶其不失聖人之意、曾氏蓋亦得此意者、其說當矣、曾氏曰、或問冉求之請、夫子不與可乎、曰、請而不與則固、與而不至於傷惠則可矣、此外則胡氏之說亦善、胡氏曰、冉子為其母請、聖人所以重違、而少與之也、

或問十四章范氏之說如何、曰、夫子之言、無上下之異、但為不在此位、則不謀此政耳、范氏為人君言、故自上而下、然其意終不備、更當自下而推、如士不可侵大夫之職、以至於天子不可過於天道、乃為備耳、然不止此、又當知左右前後彼此之間、各有分守、皆不可以相踰、乃為大備、而盡得聖人之意、胡氏所論亦其一事、今附於此、胡氏曰、東漢季年、黨錮禍起、潁川杜密、去官家居、每謁守令、多所請託、而同郡劉勝、亦自蜀還、閉門埽軌、太守王昱見杜密、稱季陵清高、以諷之、密謂昱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知善不薦、見惡不論、隱情惜己、自同寒蟬、乃罪人也、今密舉志義力行之賢、糾違道失節之士、使明府賞罰得中、令聞休暢、不亦萬之一乎、昱乃慚服、以愚觀

之、豈從善服義、固不可嘗、若審之爲、是代星行事也、不在其位而謀其政者、夫桀如此、黨錮諸賢、多陷此失、可不戒哉、

范氏爭友之云、過矣、所謂爭者、亦忠告而善道、但其不可而止、則以厚薄爲淺深耳、呂氏善術誘掖之、似非文意、蓋所謂善道云者、心平氣和、理明意盡、或從容深厚、或親切簡當、使聞者不忤、而樂於聽從之謂也、若但曰以善道之、則所謂忠告者固已包舉之矣、又何爲贅於辭乎、

所論君子之和者、乃以其同寅協恭、而無乖爭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無阿諛黨比之風、若小人則反是焉、此二者外雖相似、而內實相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自古至今如出一軌、非聖人不能究極而發明之也、且以本朝諸公論之、韓富范公上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而未嘗失和氣、王呂章曾蔡氏父子兄弟同惡相濟、而其隙也無所不至焉、此亦足以驗聖言之不可易矣、

或問以德報怨、亦可謂忠且厚矣、而夫子不之許何哉、曰、是亦私意之所爲、而非天理之正也、夫有怨有德、人情之所不能忘、而所以報之、各有所當、亦天理之不能已也、顧德有大小、皆所當報、而怨則有公私曲直之不同、故聖人之教、使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直云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當則止、一視夫理之當然、而不爲己之私意所周耳、是則雖曰報怨、而豈害其爲公平忠厚哉、然而聖人終不使人忘怨、而沒其報復之名者、亦以見夫君父之讎、有不得不報者、而伸夫忠臣孝子之心耳、若或人之言、則以報怨爲薄、而必矯焉以避其名、故於其所怨、而反報之以德、是則誠若忠且厚矣、而于其所德又將何以報之耶、若等而上之、每欲益致其厚、則以德之上、無復可加、若但如所以報怨者而已、則是所以報德者、僅適其平、而所以報怨者、反厚於德、且雖君父之讎、亦將有時而忘之也、是豈不亦逆人情悖天理之甚也哉、或曰、然則君父之讎、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別乎、曰、周禮有之、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

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而報不當報而止、是郎所謂直也、周公之法、孔子之言若合符節、於此可以見聖人之心矣、曰然則楊氏所謂小加委曲、如庾公之斯者如何、曰此意善矣、而亦有所未盡也、蓋天下之事有公義、有私恩、二者常相得焉、則盡其道而不為私可也、不幸而或至於相妨、則權重輕而處之、使公義行於上而私恩伸於下、然後可耳、若小加委曲、而害夫天下之公焉、則亦君子之所不敢為也、

或問樂天畏天之說、曰予聞之亡友何叔京曰、仁者以天下為度、一視而同仁、惟欲使人各得其所、不復計彼此强弱之勢、故以大事小、而不以為難、如葛與昆夷之無道、湯文慇懃而厚卹之、及夫終不可化、而禍及於人、然後不得已而征伐之、仁之至也、智者達於事變、而知理之當然、故以小事大、而不敢忽、然而必自强於政治、期於有以自立功、疑有脫誤 如獯鬻與吳之方强、太王勾踐外卑躬而事之、內則治其國家、利其民人、終焉或與王業、或雪其恥、此智之明也、使湯文保養夷葛惡極而不能去、是不仁而縱亂也、使太王勾踐惟敵人之畏、而終不能自强、是無恥而苟安也、又何取於仁智哉、其說當矣、

或問不以天下儉其親、如子之說、其有稽乎、曰王氏中說、記太原府君之言曰、一布被三十年不易、曰無為費天下也、文意正與此同、

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於害者、可學○語類下同 ○無所為於前、無所冀於後、燾 ○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當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它日臨事不至牆面、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明義理以淑

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柄 ○因論人好習古今治亂典故等學、曰亦何必苦苦於此用心、古今治亂、不過進君子、退小人、愛人利物之類、今人都看巧去了、揭

問人子之諫父母、或貽父母之怒、此不為干犯否、曰此是孝裏面事、安得為犯、然諫時又自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亦非陵犯也、又問諫爭於君、如事君有犯無隱、如勿欺也而犯之、此犯字如何、曰此犯字又說得輕、如君有不是、須直與他說、此之謂犯、然人臣之諫君、亦有箇究轉底道理、若暴揚其惡、言語不遜、叫喚狂悖、此便是干犯矣、故曰人臣之事君當熟諫、僩

問可以託六尺之孤云云、不知可見得伊周事否、曰伊周亦未足道、此只說有才志氣節如此、亦可為君子之事、又問下此一等、如平勃之入北軍迎代王、霍將軍之擁昭立宣、可當此否、曰這也隨人做、聖人做出是聖人事業、賢人做出是賢人事業、中人以上、是中人以上事業、這通上下而言、君子人與、君子人也、上

是疑詞、如平勃當時、這處也未見得、若誅諸呂不成、不知果能死節否、古人這處、怕亦是幸然如此、如藥殺許后事、光後來知却含糊過、似這般所在、解臨大節而不奪否、恐未必然、因言今世人多道東漢名節、無補於事、某謂三代而下、惟東漢人才、大義根於其心、不顧利害、生死不變其節、自是可保、未說公卿大臣、且如當時郡守懲治宦官之親黨、雖前者既為所治、而來者復蹈其迹、誅殛竄戮、項背相望、略無所創、今士大夫顧惜畏懼、

何望其如此、平居暇日、琢磨淬厲、緩急之際、尚不免於退縮、況遊談聚議、習爲軟熟、卒然有警、何以得其伏節死義乎、大抵不顧義理、只計較利害、皆奴婢之態、殊可鄙厭、又曰、東坡議論雖不能無偏頗、其氣節直是有高人處、如說孔北海曹操使人凜凜有生氣、又曰、如前代多有幸而不敗者、如謝安桓溫入朝已自無策、從其廢立九錫已成、但故爲遷延以俟其死、不幸而病小甦、則將何以處之、擁重兵上流而下、何以當之、於此看謝安果可當伏節死義之資乎、寓、曰、坦之倒持手板、而安從容閑雅、似亦有執者、曰、世間自有一般心膽大底人、如廢海西公時、他又不能拒、廢也得、不廢也得、大節在那裏、寓○正卿問可以託六尺之孤章、此本是兼才節說、然緊要處却在節操上、曰、不然、三句都是一般說、須是才節兼全、方謂之君子、如受人託孤之責、自家雖無欺之之心、却被別人欺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託矣、如受人百里之寄、自家雖無竊之之心、却被別人竊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寄矣、雖能死也、只是箇枉死漢、如晉之荀息是也、所謂君子者、豈是斂手束脚底村人耶、故伊川說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既曰君子、須是事事理會得方可、若但有節而無才、也喚做好人、只是不濟得事、僩

問先之勞之、勞字既有兩音、有兩說否、曰、勞之以身勤之以事、亦須是自家喫些辛苦、方能令得他、詩所謂星言夙駕、說於桑田、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必是自耐勞苦、方能率得人、欲民之親其親、我必先之以孝、欲民之事其長、我必先之以弟、子路請益、聖人告之無倦、蓋勞苦亦人之難事、故以無倦勉之、寓

立之說苟有用我者一章、曰、聖人爲政、一年之間、想見以前不好底事都革得盡、到三年便財足兵強、教行民服、時舉

問諸說皆以和如和羹爲義、如何、曰、不必專指對人說、只君子平常自處亦自和、自然不同、大抵君子小人只在公私之間、淳錄云、君

子小人、只是這一箇事、而心有公私不同、孔子論君子小人皆然、和是公底同、同是私底和、如周而不比亦然、周是公底比、比是私底周、同一事而有公私、五峯云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同行異情、說同行異情却是、所謂同體者、却只是言同一事、但既犯了體用字、却成是體中亦有人欲、五峯只緣錯認了性無善惡、便做出無限病痛、知言中節節如此、僩

○立之問君子和而不同、如溫公與范蜀公議論不相下之類、不知小人同而不和如誰、曰、如呂吉甫王荊公是也、蓋

君子之心是大家只理會這一箇公當底道理、故常和、而不可以苟同、小人是做箇私意、故雖相與阿比、然兩人相聚、也便分箇彼己了、故有些少利害、便至紛爭而不和也、時舉

問集注云、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恐未必知、何也、曰、邦有道之時、不能有為、只小廉曲謹、濟得甚事、且如舊日秦丞相當國、有人壁立萬仞、和宮觀也不請、此莫是世間第一等人、及秦既死、用之為臺諫、則不過能論貪汚而已、洽錄云、為侍從、不過做得尋常事、此不免蹈聖人所謂恥也、於國家大計、亦無所建立、且如子貢問士一段、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之人、莫是至好、而聖人必先之以行己有恥不辱君命為上、蓋孝弟之人、亦只是守得那一夫之私行、不能充其固有之良心、然須是以孝弟為本、無那孝弟、也做不得、人有時、方得恰好、須是充那固有之良心、到有恥不辱君命處方是、謙之○洽錄云、子貢問士、必先答以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自今觀之、宗族鄉黨皆稱孝弟、豈不是第一等人、然聖人未以為士之至行者、僅能行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國、不足深貴也、

問為命裨諶草創之、曰、春秋之辭命、猶是說道理、及戰國之談說、只是說利害、說到利害的當處便轉、謙之

問石門章、先生謂聖人無不可為之時、且以人君言之、堯之所以處丹朱、而禪舜、舜之處頑父嚚母傲弟之間、與其所以處商均而禪禹、以人臣言之、伊尹之所以處太甲、周公之所以處管蔡、此可見聖人無不可為之時否、曰然、賡

問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待之自好、及其夷俟、則以杖叩脛、近於太過、曰、這裏說得却差、如原壤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且只得休、至於夷俟之時、不可教誨、故直責之、復叩其脛、自當如此、若如正淳之說、則是不要管他、却非朋友之道矣、人傑

問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莫是未見事實否、曰、未見顏色、是不能察言觀色、曰、如此則顏色是指所與言者、曰、向時范某每奏事、未嘗看着聖容、時某人爲宰相、云此公必不久居此、未幾果以言不行而去、人或問之、云若看聖容、安能自盡其言、自是說得好、但某思之不如此、對人主言、也須看他意思是如何、或有至誠傾聽之意、或不得已貌爲許可、自家這裏也須察言觀色、因而盡誘掖之方、不可汎然言之、使泛然受之而已、固是有一般小人、伺候人主顏色、迎合趨湊、此自是大不好、但君子之察言觀色、用心自不同耳、若論對人主要商量天下事、如何不看着顏色、只恁地說將去便了、賀孫

或問孔子瞯亡而往拜之、不幾於不誠乎、曰、據道理合當如此、彼瞯亡來、我亦瞯亡往、一往一來、禮甚相稱、但孔子不幸遇諸塗耳、去僞〇亞夫問楊子雲謂孔子於陽貨、敬所不敬、爲詘身以信道、不知何以見詘身處、曰、陽貨惡人、本不可見、孔子見之、亦近詘身、却不知聖人是禮合去見他、不爲詘矣、到說話時、只把一兩字答他、辭氣溫厚、而不自失、非聖人斷不能如此也、時舉

問古之矜也廉、曰、廉是側邊廉隅、這則是那分處、所謂廉者、爲是分得那義利去處、譬如物之側稜、兩下分去、植

問孟子告梁王省刑罰、薄稅斂、便可以撻秦楚之甲兵、夫魏地迫近於秦、無時不受兵割地求城、無虛日、孟子之言、似大容易否、曰、自是響應如此、當時之人焦熬已甚、率歡欣鼓舞之民而征之、自是見效速、後來公子無忌縞素一舉、直擣至函谷關、可見、德明

問孟子告滕文公三段、皆是無可奈何、只得勉之爲善之辭、想見

滕國至弱、都主張不起、故如此、曰、只是如此、只是吾得正而斃焉之意、蓋滕是必亡、無可疑矣、況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事、他又界在齊楚之間、二國視之、猶泰山之壓雞卵耳、若教他粗成次第、此二國亦必不見容也、當時湯與文王之興、皆在空閑之地、無人來覷他、故日漸盛大、若滕則實是難保也、立之云、若教他能舉國以聽孟子、如何、曰、他若能用得孟子至二三十年、使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則大國亦想不能動他、但世間事只是難得恰好耳、齊梁之國甚強、可以有為、而孟子與其君言、恬然不恤、滕文公卻有善意、又以國小、主張不起、以此知機會真不易得也、時舉

孟子言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他主意只在取傷廉上、且將那與傷惠來相對說、其實與之過厚些子、不害其為厚、若纔過取便傷廉、便是不好、過與畢竟當時是好意思、與了再看之、方見得傷惠、與傷廉不同、所以子華使於齊、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雖說他不是、然亦不大故責他、只是纔過取便深惡之、如冉求為之聚斂而欲攻之是也、僩

問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似天下之事重乎私家也、若家有父母、豈可不入、曰、固是、然事亦須量緩急、問何謂緩急、曰、若洪水之患不甚為害、只是那九年泛泛底水、未便會傾國覆都、過家見父母亦不妨、若洪水之患其急、有傾國溺都、君父危亡之災、也只得且奔君父之急、雖不過見父母亦不妨也、又問鄉鄰有鬬者、雖閉戶可也、此便是用權、若鄉隣之鬬、有親戚兄弟在其中、豈可一例不救、曰、有兄弟固當救、然事也須量大小、若只是小小鬬毆、救之亦無妨、若是有兵戈殺人之事、也只得閉門不管而已、僩

敬之問經正則庶民興、這箇經正、還當只是躬行、亦及政事否、曰、這箇不通分做兩件說、如堯舜雖是端拱無為、只政事便從這裏做出、那曾恁地便了、有禹湯之德、便有禹湯之業、有伊周之

德、便有伊周之業、終不如萬石君不言而躬行、凡事一切不理
會、有一家、便當理會一家之事、有一國、便當理會一國之事、又
曰、孟子當楊墨塞道、其害非細、孟子若不明白說破、只理會躬
行、教他自化、如何得化、賀孫問此卽大學明德新民之至否、曰、
然、新民必本於明德、而明德所以為新民也、賀孫
問隱惡而揚善、曰、其言之善者播揚之、不善者隱而不宣、則善者
愈樂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所愧、而不復言也、若其言不善、我

又揚之於人、說他底不是、則其人愧恥、不復敢以言來告矣、此
其求善之心、廣大如此、人安得不盡以其言來告、而吾亦安有
不盡聞之言乎、蓋舜本自知、能合天下之知為一人之知、而不
自用其知、此其知之所以愈大、若愚者既愚矣、又不能求人之
知、而自任其愚、此其所以愈愚、惟其知也、所以能因其知、以求
人之知、而知愈大、惟其愚也、故自用其愚、而不復求人之知、而
愈愚也、僩 〇才卿問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且如衆論有十
分厚者、有一分薄者、取極厚極薄之二說、而中折之、則此為中
矣、曰、不然、此乃子莫執中也、安得謂之中、兩端只是箇起止二
字、猶云起這頭至那頭也、自極厚以至極薄、自極大以至極小、
自極重以至極輕、於此厚薄大小輕重之中、擇其說之是者而
用之、是乃所謂中也、若但以極厚極薄為兩端、而中折其中間
以為中、則其中間如何見得便是中、蓋或極厚者說得是、則用
極厚之說、極薄之說是、則用極薄之說、厚薄之中者說得是、則

用厚薄之中者之說、至於輕重大小、莫不皆然、蓋惟其說之是
者用之、不是棄其兩頭不用、而但取兩頭之中者以用之也、且
如人有功當賞、或說合賞萬金、或說合賞千金、或有說合賞百
金、或又有說合賞十金、萬金者其至厚也、十金其至薄也、則把
其兩頭、自至厚以至至薄、而精權其輕重之中、若合賞萬金便
賞萬金、合賞十金也只得賞十金、合賞千金便賞千金、合賞百
金便賞百金、不是棄萬金十金至厚至薄之說、而折取其中以

賞之也、若但欲去其兩頭而只取中間、則或這頭重、那頭輕、這
頭偏多、那頭偏少、是乃所謂不中矣、安得謂之中、僩 ○隱惡揚
善、惡底固不問了、就善者之中、執其不同之極處、以量度之、如
一人云長八尺、一人云長九尺、又一人云長十尺、皆長也、又皆
不同也、不可便以八尺為不及、十尺為過、而以九尺為中也、蓋
中處或在十尺上、或在八尺上、不可知、必就三者之說、子細量
度、看那說是、或三者之說皆不是、中自在七尺上、亦未可知、然
後有以見夫中也、半折之說、誠為有病、○問舜是生知、如何謂
之擇善、曰、聖人也須擇、豈是全無所作為、他做得更密、生知安
行者、只是不似他人勉强耳、堯稽於衆、舜取諸人、豈是信采行
將去、朋友好論聖賢等級、看來不消如此、聖人依舊是這道理、
如千里馬也須使四脚行、駑駘也是使四脚行、不成說千里馬
都不用動脚、便到千里、只是它行得較快爾、而今且學他如何
動脚、又曰、聖人說話、都只就學知利行上說、賜 ○夔孫錄云、問

舜大知章、是行底意多、回擇中章、是知底意多、曰、是、又問擇字、
舜分上莫使不得否、曰、好問好察、執其兩端、豈不是擇、
問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其人有過、既改之後、或為善不已、或止
而不進、皆在其人、非君子之所能預否、曰、非然也、能改即是善
矣、更何待別求善也、天下只是一箇善惡、不善即惡、不惡即善、
如何說既能改其惡、更用別討箇善、只改底便是善了、看他上
文、他緊要處全在道不遠人一句、言人人本自有許多道理、只
是自遠其道、不依這道理、却做從不是道理處去、非道遠人也、
今欲治之、如人本有孝、他却行從不孝處去、君子治之、只與他
說、你本有孝、如何錯行、其人能改、即是孝矣、不是別討他人底
道理治他、又不是分我底道理與他、我但因其自有者、還以治
之而已、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他人底道理來治我、亦只是
將我自思量得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此箇道理、人人具有、
纔要做底便是、初無彼此之別、放去收回、只在這些子、何用別

處討故中庸一書初間便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是如何只是說人人各具此箇道理無有不足故耳他從上頭說下來只是此意又曰以我責子之心而反推己之所以事父此便是則也以我責臣之心而反求之於我則其則在此矣又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須要如舜之事父方盡得子之道若有一毫不盡便是道理有所欠闕便非子之道矣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須要如舜周公之事君若有一毫不盡便非臣之道矣無不是如此只緣道理當然自是住不得 僩

○凡人責人處急責己處緩愛己則急愛人則緩若拽轉頭來便自道理流行因問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此只是恕何故子思將作忠恕說曰忠恕兩箇離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間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非忠者不能也故曰無忠做恕不出來 銖

吉无咎謂如一件事自家做出來好方得无罪咎若做得不好雖是好事也則有咎无咎吉謂如一件事元是合做底自家做出來又好如所謂戰則克祭則受福戰而臨事懼好謀成祭而恭敬齊肅便是无咎克與受福便是吉如行師之道既已正了又用大人率之如此則是都做得是便是吉了還有甚咎 淵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舊時說只作論功行賞之時不可及小人今思量看理去不得他既一例有功如何不及他得看來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得底未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畫爾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illegible]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焉因問古之論功行封真箇是裂土地與之守非如後世虛帶爵邑若使小人參其間則誠有弊病曰如舜封象則使吏治其國若是小人亦自有以處之也 學履

問謙是不與人爭如何五上二爻皆言利用侵伐利用行師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若以其不服而征則非所以為謙矣曰老

子言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又言
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孫子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故
不及拒大抵謙自是用兵之道只退處一步耳所以利用侵伐
也蓋自初六積到六五上六謙亦極矣自宜人人服之尚更不
服則非人矣故利用侵伐也如必也臨事而懼皆是此意銖
問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旣無邪何以不合正■曰有人
自是其心全無邪而却不合於正理如賢智者過之佛氏亦豈

有邪心者夔孫〇因論易傳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
邪心也或以子路使門人為臣事為證先生曰如鬻拳强諫之
類是也或云王荊公亦然曰温公忠厚故稱荊公無姦邪只不
曉事看來荊公亦有邪心夾雜他却將周禮來賣弄有利底事
便行之意欲富國强兵然後行禮義不知未富强人才風俗已
先壞了向見何一之有一小論稱荊公所以辨得盡行許多事
緣李文靖為相日四方言利害者盡皆報罷積得許多弊事所

以激得荊公出來一齊要整頓過荊公此意便是慶曆范文正
公諸人要做事底規模然范文正公等行得尊重其人才亦忠
厚荊公所用之人一切相反僩〇六二在无妄之時居中得正
故吉其曰不耕穫不菑畬是四事都不做謂雖事事都不動作
亦自利有攸往史記无妄作無望是此意六三便是无望之災
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如諺曰閉門屋裏坐禍從天上
來是也此是占辭然吉凶以正勝有雖得凶而不可避者縱貧

賤窮困死亡却無悔吝故横渠云不可避凶趨吉一以正勝是
也又如占得坤六二爻須是自己直方大方與爻辭相應便不
習无不利若不直方大却反凶也㽦
問大過小過先生與伊川之說不同曰然伊川此論正如以反經
合道為非相似殊不知大過自有大過時節小過自有小過時
節處大過之時則當為大過之事處小過之時則當為小過之
事如堯舜之禪受湯武之放伐此便是大過之事喪過乎哀用

過乎儉、此便小過之事、只是在事雖是過、然適當其時、便是合當如此做、便是合義、如堯舜之有朱均、豈不能多擇賢輔而立其子、且恁底平善過、然道理去不得、須是禪授方合義、湯武豈不能出師以恐嚇紂、且使其悔悟修省、然道理去不得、必須放伐而後已、此所以事雖過而皆合正理也、僩 ○過涉滅頂凶、不可咎也、東漢諸人、不量深淺、至於殺身亡家、此是凶、然而其心何罪、故不可咎也、夔孫

或問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一往一來、皆感應之常理也、加憧憧焉、則私矣、此以私感、彼以私應、所謂朋從爾思、非有感必通之道矣、曰、然、憧憧只是加一箇忙迫底心、不能順自然之理、猶言正心助長與計獲相似、方往時又便要來、方來時又便要往、只是一箇忙悶、憧憧往來、如霸者以私心感人、便要人應、自然往來、如王者、我感之也無心而感、其應我也無心而應、周徧公溥、無所私係、是如此否、曰、也是如此、王者之感、如云王用三驅失前禽、去者不以為思、獲者不以為怨、如此方是公正無私心、又問天下何思何慮、人不能無思慮、只是不可加私心欲其如此否、曰、也不曾教人不得思慮、只是道理自然如此感應、本不消思慮、空費思量、空費計較、空費安排、都是枉了、無益於事、只順其自然而已、宰相只是一箇進賢退不肖、若着一毫私心便不得、前輩嘗言做宰相、只要辦一片心、辦一雙眼、心公則能進賢退不肖、眼明則能識得那箇是賢、那箇是不肖、此兩言說盡做宰相之道、只怕其所好者未必真賢、其所惡者未必真不肖耳、若真箇知得、更何用牢籠、且天下之大、人才之衆、可入牢籠之耶、或曰、如某人者、也有文采、也廉潔、豈可棄之耶、曰、公欲取賢才耶、取文采耶、且其廉、一己之事耳、何足以救其利口覆邦家之禍哉、今世之人、見識一例低矮、所論皆卑、某嘗說須是盡吐瀉出那肚裏許多鏖糟惡濁底見識、方畧有進處、如人傷寒、在上則吐、在下則瀉、如此方得病除、或曰、近日多有持

平之說如何曰此所謂惡濁之論也此所謂平者乃大不平也某嘗說今世之士所謂巧者是大拙無有能以巧而濟者空費心力決定無益只有一箇公平正大行將去其濟不濟天也張子房號為有意智者以今觀之可謂甚踈如勸帝與項羽和而反兵伐之此成甚意智只是他命好使一番了第二番又被他使得勝又曰古人做得成者不是他有智只是偶然只有一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其他費心費力用智用數

政事　二十二

牢籠計較都不濟事都是枉了又曰伊川云徇俗雷同不喚做隨時惟嚴毅特立乃隨時也而今人見識低只是徇流俗之論便以為是是可歎也公門只見向時不得差遣底人說他自是然他若教公做方見得難且如有兩人焉自家平日以一人為賢一人為不肖若自家執政定不肯捨其賢而舉其不肖若舉此一人則彼一人怨必矣如何盡要他說好得只怕自家自認不破賢者却以為不肖不肖者却以為賢如此則爭若認得定何害又有一樣人半間不界可進可退此尤難認僩

過舉程子解君子以同而異曰不能大同者亂常咈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爾又如今之言地理者必欲擇地之吉是同也不似世俗專以富貴惑亂此心則異矣如士人應科舉則同也不曲學以阿世則異矣事事推去斯得其旨過

政事　二十三

會通者觀衆理之會而擇其通者而行且如有一事關着許多道理也有父子之倫也有君臣之倫也有夫婦之倫若是父子重則就父子行將去而他有不暇計若君臣重則行君臣之義而他不暇計若父子之恩重則使一作便得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之義而委致其身之說不可行若君臣之義重則當委致其身而不敢毀傷之說不暇顧此之謂觀會通僩

兵家謂窺敵制變欲伍以參今欲窺敵人之事教一人探來恁地說又差一箇探來若說得不同便將這兩說相參看如何以求

其實、所以謂之欲伍以參、學蒙
易曰知幾其神乎、便是這事難、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言孫、今有一樣人、其不畏者、又言過於直、其畏謹者、又縮做一團、更不敢說一句話、此便是不曉得那幾、若知幾則自中節、無此病矣、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蓋上交貴於恭、恭則便近於諂、下交貴和易、和則便近於瀆、蓋恭與諂相近、和與瀆相近、只爭些子、便至於流也、僩 〇凡事未至、而空說道理、易見、事已至、而顯然道理也易見、惟事之方萌、而動之微處、此最難見、或問幾者動之微、何以獨於上交下交言之、曰、上交要恭遜、才恭遜便不知不覺有箇諂底意思在裏、下交不要瀆、亦是如此、所謂幾者只才覺得近諂近瀆、便勿令如此、此便是知幾、僩
問巽何以為德之制、曰、巽為資斧、巽多作斷制之象、蓋巽字之義、非順所能盡、乃順而能入之義、一陰入在二陽之下、是入細直徹到底、不只是到皮子上、如此方能斷得殺、若不見得盡、如何可以行權、當 〇損先難而後易、如子產為政、鄭人歌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人復歌而誦之、蓋事之初、在我亦有所勉強、在人亦有所難堪、久之當事理順人心、這裏方易、便如利者義之和、一般義是一箇斷制物事、恰似不和、久之事得其宜、乃所以為和、如秋、許多嚴凝肅殺之氣、似可畏、然萬物到這裏、若不得此氣收斂凝結、許多生意又無所成就、其難者乃所以為易也、困窮而通、此因困卦說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蓋此是致命遂志之時、所以困彖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蓋處困而能說也、困以寡怨、是得其處困之道、故無所怨於天、無所尤於人、若不得其道、則有所怨尤矣、井居其所而遷、井是不動之物、然其水却流行出去利物、井以辨義、辨義謂安而能慮、蓋守得自家先定、方能辨事之是非、若自家心不定、事到面前、安能辨其義也、巽稱而隱、巽是箇卑巽隱伏底物事、一陰在下、二陽在上、陰初生時、已自稱量得箇道理了、不待

顯而後見、如事到面前、自家便有一箇道理處置他、不待發露出來、如云尊者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蓋才見箇尊長底人、便自不用問其年、不待更計其年、然後方稱量合問與不合問也、稱而隱、是巽順恰好底道理、有隱而不能稱量者、有能稱量而不能隱伏不露形迹者、皆非巽之道也、巽德之制也、巽以行權、都是此意、僩

或問乾是至健不息之物、經歷艱險處多、雖有險處、皆不足為其病、自然足以達之而無難否、曰、不然、舊亦嘗如此說、覺得終是硬說、易之書本意不如此、正要人知險而不進、不說是我至健順了、凡有險阻只認冒進而無難、如此大非聖人作易之意、觀上文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至此之謂易之道也、看他此語、但是恐懼危險、不敢輕進之意、乾之道便是如此、卦中皆然、所以多說見險而能止、如需卦之類可見、易之道正是要人知進退存亡之道、若是冒險前進、必陷於險、是知進

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乾之道耶、惟其至健而知險、故止於險而不陷於險也、又曰、此是就人事上說、又曰、險與阻不同、險是自上視下、見下之險、故不敢行、阻是自下觀上、為上所阻、故不敢進、僩 ○大要乾坤只是循理而已、若人不循理、以私意行乎其間、則陷於險困於阻矣、只是順理便無事、只是當憂患之際方見得、僩 ○他只是不直撞向前、自別有一箇路去、如舜之知子不肖、則以天下授禹相似、○因說乾坤知險阻、非是說那定位底險阻、乾是箇至健底物、自是見那物事皆低、坤是至順底物、自是見那物事都大、敬子云、如云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信於萬物之上相似、曰、然、如云膽欲大而心欲小、至健恒易以知險、如膽欲大、至順恒簡以知阻、如心欲小、又如云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相似、僩 ○能說諸心、乾也、能研諸慮、坤也、說諸心、有自然底意思、故屬陽、研諸慮、有作為意思、故屬陰、定吉凶、乾也、成亹亹、坤也、事之未定者屬乎陽、定吉凶所以為

乾、事之已為者爲陰、成亹亹所以為坤、大抵言語兩端處、皆有
陰陽、如開物成務、開物是陽、成務是陰、如致知力行、致知是陽、
力行是陰、周子之書、纔發此意、推之可見。謨 ○能說諸心、能研
諸慮、方始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凡事見得通透了、
自然歡說、既說諸心、是理會得了、於事上更審一審、便是研諸
慮、研是更去研磨、定天下之吉凶、是剖判得這事、成天下之亹
亹、是做得這事業。學蒙

故事　二十七

高祖初入關、鎮撫人民、到霸上、又不入秦府庫、皆是項羽王他漢
中、他也入去、這箇也是、未幾、却定三秦、已自侵占別人田地了、
但是那三降王不足王秦、却也是、定奪得關中便也好住、又不
肯休、又尋得弑義帝說話出來、尋得也是、若湯武也不肯放過、
便只依傍這箇做、便是、却又率五諸侯合五十六萬兵走去彭
城、日日喫酒、取那美人、却被項羽殺走、湯武便不肯恁地、自此
名義壞盡、從此只是胡做胡殺了、文定謂惜乎假之未久而遽

歸者此也、湯武做時須好、定是不肯恁地、義剛
厚之問、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為難、如何是從容就義、曰、從容
謂徐徐、但義理不精、則思之再三、或汨於利害、却悔了、此所以
為難、曰、管仲如何、曰、管仲自是不死、不問子糾正不正、可學 ○
厚之問、伊川不答溫公給事中事、如何、曰、自是不容預、如兩人
有公事在官、為守令者來問、自不當答、問者已是失、曰、此莫是避
嫌否、曰、不然、本原已不是、與避嫌異、可學

故事　二十八

和靖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益學者、但推
說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進講、少開悟啓發之功、紹興初入
朝、蒲朝注想、如待神明、然亦無大開發處、是時高宗好看山谷
詩、尹云、不知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他做什麼、只說得此一
言、然只如此說、亦何能開悟人主、大抵解經固要簡約、若告人
主、須有反覆開導推說處、使人主自警省、蓋人主不比學者、可
以令他去思量、如孔子答哀公顏子好學之問、與答季康子詳

畧不同、此告君之法也、銖

因説慢令致期謂之賊曰、昔在同安作簿時、每點追稅、必先期曉示、只以一幅紙截作三片、作小榜徧貼、云本廳取幾日點追甚鄉分稅、仰人戶鄉司主人頭知委、只如此、到限日近時、納者紛紛、然此只是一箇信而已、如或違限、遭點定斷、不恕、所以人怕、時舉

因説賑濟曰、平居須是修陂塘始得、到得旱了、賑濟委無良策、然

下手得早、亦得便宜、在南康時、才見旱、便剗刷錢物、庫中得三萬來貫、準擬糶米、添支官兵、却去上供錢内借三萬貫糴米賑糶、早時糴得、却糶錢還官中解發、是以不闕事、舊來截住客舡、糴三分米、至於客舡不來、某見官中及上戶自有米、遂出榜放客舡米自便、不糴客舡米、又且米價不甚貴、又曰、悔一件事、南康煞有常平米、是庚寅辛卯年大旱時糴、米價甚貴、在法不得減元價、遂不曾糶、當時只好糶了、上章待罪、且得為更新米一番、亦緣當時自有米、所以不動此米、久之為南康官吏之害、璘

〇道夫言察院黄公(鑑字用和)剛正、人素畏憚、其族有縱惡馬踏人者、公治之急、其人避之惟謹、公則斬其馬足、以謝所傷、先生曰、某南康臨罷、有躍馬於市者、踏一小兒將死、某時在學中、令送軍院、次日以屬知錄、晚過廨舍、知錄云、已栲治如法、某不能無疑、回至軍院、則其人冠屨儼然、初未嘗經栲掠也、遂將吏人並犯者訊、次日吏人杖脊勒罷、偶一相識云、此是人家子弟、何苦

辱之、某曰、人命所係、豈可寬弛、若云子弟得躍馬踏人、則後日將有甚於此者矣、況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保佑善良、抑挫豪橫、乃其職也、縱而不問、其可得耶、後某罷、諸公相餞於白鹿、某為極口説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一段、今人為秀才者便主張秀才、為武官者便主張武官、為子弟者便主張子弟、其所陷溺一至於此、(賀孫聞之先生云、因出謁回、即取吏杖之譙樓下、方始交割、〇道夫)

〇漳州鬻塩最為横賦、先生至、石丈屢言曲折、先生即先罷瀕海十一鋪、至是

解到塩錢、諸庫先塞、先生曰、某而今方見得塩錢底裏、與郡中
歲計無預、前後官都被某見過、無不巧作名色支破者、古者山
澤之利、與民共之、今都占了、是何理也、合盡行除罷、而行迫無
及矣、淳○本朝立法、以知州為不足恃、又置通判分掌財賦之
屬、然而知州所用之財、下面更有許多幕職官通管、尚可稽考、
惟通判使用、更無稽考、僴○而今官員、不論大小、盡不見客、敢
立定某日見客、某日不見客、甚至月十日不出、不知甚麼條貫、
如此是禮乎、法乎、可怪、不知出來與人相應接少頃、有甚辛苦
處、使人之欲見者、等候不能得見、或有急幹欲去、有甚心情等
待、欲吞不可、欲吐不得、其苦不可言、此等人所謂不仁之人、心
都頑然無知、抓着不痒、掐着不痛矣、小官嘗被上位如此、而非
之矣、至他榮顯、又不自知矣、因言夏漕每日先見過往人客了、
然後請職事官相見、蓋恐稽滯職官禀事、多時過客不能久候故
也、潭州、初一十五、例不見客、諸司皆然、某遂破例、令皆相見、先生

在潭州、每間日一詣學、士人見於齋中、官員則於府署、○僴 ○不問官大小、每日詞狀、須置
一簿、穿字號、錄判語、到事、亦作一簿、發放文字、亦作一簿、每日
必勾了號、要一日內許多事都了、方得、若或做不辦、又作一簿
記未了事、日日檢點了、如此方不被人瞞了事、今人只胡亂隨
人來、理會來、與不來、都不知、豈不誤事、銖
今日言事官、皆先探上意如何、方進文字、振○先生閱報狀、見臺
中有論列章疏、嘆曰、射人須射馬、擒賊須擒王、如何卻倒了、道夫
○有一宰、通監司書、先說無限道理、陳公亮作帥、謂之曰、若要
理會職事、且不須如此迂闊、其以為名言、人傑○謂李思永曰、
衡陽訟牒如何、思永曰、無根之訟甚多、先生曰、與他研窮道理、
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厭其多、不與分別、愈見事多、蓋卿
○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箇公、若公時、做得來也精采、便若小
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來做去、也只得箇沒下
梢、椅與立○如看道理辨是非、又須是自高一着、方判決得別人

說話、如堂上之人、方能看堂下之人、若身在堂下、如何看得子
細、又如今兩人厮炒、自家要去決斷他、須是自家高得他、若與
他相似、也斷他不得、況又不如他、李雖不與熟、嘗于其見先人
時、望見之、先人稱其人有才畧、因云今做官人、幾時箇箇是闒
冗、人多是要立作向上、那箇不說道先著馭吏、少間無有不拱
手聽命於吏者、這只是自家不見得道理、事來都區處不下、吏
人弄得慣熟、却見得高於他、只得委任之、賀孫 〇吳公路、為本

路憲、崇安宰上世與之有契、在邑恣行無所不至、有訴於吳、其
罪甚衆、只謂其上世有恩於我、我今居官、終不成以法相繩、遂
寬釋、訟者遣之、斯人益肆其暴虐、邑民皆無所告訴、看來固當
不忘上世之恩、若以私恩一向廢法、又如何當官、漢武帝不以
隆慮公主之故、而赦其子昭平君、雖其初以金錢豫贖其死罪、
後竟付之法、云法令者先帝之所造也、奈何以弟故而廢先帝
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東方朔上壽曰、臣聞聖主為政、賞不避
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帝三王之所
重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夫天討有罪、是大小之事、豈可以私
廢、直卿云、若是吳憲待崇安宰、雖當一付之法、還亦有少委曲
否、曰、如恩舊在部屬、未欲一寘於法、亦須令尋醫去可也、賀孫
〇為稅官、若是父兄宗族舟舡過、只得稟白州府、請別委官檢
稅、豈可直拔放去、所以祖宗立法、許相迴避、又曰、臨事須是分
毫莫放過、如某當官、或有一村識親戚之類、如此越用分明、不

肯放過、道夫
本朝祖宗積累之深、無意外倉卒之變、所以都不為意外之防、今
樞密院號為典兵、倉卒之際、要得一馬使也沒討處、今樞密要
發兵、須用去御前畫旨、下殿前司、然後可發、若有緊急事變、如
何待得許多節次、漢三公、都帶司馬及將軍、所以倉卒之際、便
出得手、立得事、扶得傾危、今幸然無意外之變、若或有之、樞密
且倉卒下手未得、苗劉之事、今人多責之朱呂、當時他也是自

做未得、古人定大難者、不知是如何、不知范文正、寇萊公、人物生得如何、氣貌是如何、平日飲食言語是如何樣底人、今不復得親自看、且得箇依稀樣子看是如何地、如今有志節擔當大事人、亦須有平闊廣大之意、始得、致道云、若做不得、只得繼之以死而已、曰、固是事極也不愛一死、但捹却一死、於自身道理雖僅得之、然恐無益於事、其危亡傾頹自若、奈何、如靖康李忠愍死於虜手、亦可謂得其死、但當時使虜人感慨、謂中國有忠臣義士如此、可以不必相擾、引兵而退、如此却於宗社有益、若自身既死、事變只如此、濟得甚事、當死而死、自是無可疑者、賀孫

〇因說歷代承襲之弊、曰、本朝鑒五代藩鎮之弊、遂盡奪藩鎮之權、兵也收了、財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禍、虜騎所過、莫不潰散、因及熙寧變法、曰、亦是當苟且廢弛之餘、欲振而起之、但變之不得其中爾、賀孫

某嘗謂天生人才、自足得用、豈可厚誣天下以無人、自是用不到耳、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秤停到第四五等人、氣宇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某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非天下第壹流矣、道夫

〇韓魏公、富鄭公、皆言新法不便、韓公更能論列、上面不從、他也委曲作箇道理、着行他底、如富公更不行、自用他那法度、後來遂被人言、雖如此、畢竟喚做是不得、今事有不便、但當如韓公論列、若不從、也須做道理、減省了行他底、大不可行、則有去而已、如富公直截自用己意、則不可也、端蒙

〇先生因泛言交際之道、云、先人曾有雜錄冊子、記李仲和之祖、同包孝肅同讀書一僧舍、每出入必經由一富人門、二公未嘗往見之、一日富人俟其過門、邀之坐、二公託以他事不入、他日復招飯、意慶甚厚、欲往、包公正色與語曰、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豈不為他日累乎、竟不往、後十年、

二公果相繼典鄉郡、先生因嗟嘆前輩立己接人之嚴、蓋如此、方二公爲布衣、所志已如此、此古人所謂言行必稽其所終、慮其所敝也、或言近有爲鄉邑者、泛接部內士民、如布衣交、甚至狎溺無所不至、後來遇事入手、處之頗有掣肘處、曰爲邑之長、此等處當有限節、若脫略繩墨、其末流之敝、必至於此、包李之事、可爲法也、時舉 ○元祐諸賢議論、大率凡事有據見定底意思、蓋矯熙豐更張之失、而不知其墮於因循、既有箇天下、兵須用練、弊須用革、事須用整頓、如何一切不爲得、又曰、元祐諸賢、多是閉着門說道理底、後來見諸行事、如趙元鎮意思、是其源流、大略可睹矣、儒用 ○方子錄云、趙元鎮亦只欲和、但秦檜既擔當了、元鎮却落得美名、○元祐特立一司、名理訴所、令熙豐間有所屈抑者、盡來雪理、此元祐人之過也、揚 ○問元成了翁之剛、孰爲得中、曰、元城得中、了翁後來有大過處、元城只是居其位便極言無隱、罪之即順受了、翁後來做得都不從容了、所

以元城嘗論其尊堯集所言之過、而戒之曰、告君行己、苟已無憾、而今而後、可以忘言矣、僩 ○元城在南都、似箇銀山鐵壁、地又當往來之衝、過者必見、歷歷爲說平生出處、無少回護、辟小雖睥睨、不敢動着他、德明 ○或曰、京師再被圍時、張叔夜首領勤王之師以入、叔夜爲人亦好、曰、他當時亦不合領兵入城、只當駐在旁近、以爲牽制、且伸縮自如、一入城後、便有許多掣肘處、所以迄無成功、至於扈從北狩、儒用 ○因論姚平仲劫寨不勝、种音充 師道字彝叔、世衡之孫也、少從橫渠學、煉古今事宜、全再劫、曰、虜人以其不再來了、再劫却是、虜怕人劫寨、他那大勢定、相殺時却不怕、此中人輕挑、劫寨時却會相殺、却易困、那人三四月只喫火燒之類、此人半日不食便軟了、後魏帝嘗言吳兒長於斫營、吾但三四十里下寨、云云 斫營便是劫寨、是他最怕此也、汪丈帥福時、某亦在道、亮來時、一日送劉寶去用兵、汪丈問云、今太尉去時如何、曰、與虜人戰時、第一陣決勝、第二陣未可知、第三陣殺他不

去矣、蓋此中只有些精鋭在前、彼敵不得、他頑不動、第三四陣、已困於彼矣、楊 〇天下不可謂之無人才、如靖康建炎間、未論士大夫、只如盜賊中、是有多少人、宗澤在東京、收拾得諸路豪傑甚多、力請車駕至京圖恢復、只緣汪黄一力沮撓、後既無糧食供應、澤又死、遂散而為盜、非其本心、自是當時不會收拾得他、致為饑寒所迫、以苟旦夕之命、後來諸將立功名者、往往皆是此時招降底人、所以成湯說、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聖人見得

意思直是如此、僴用 〇某嘗說廝殺無巧妙、只是死中求生、兩軍相拄、一邊立得脚住不退、即贏矣、須是死中求生方勝也、卓 〇韓世忠作小官時、一城被圍、郡將無計、世忠令募敢死士、得二百人、世忠云不消多、只擇得精者八十人、令人持一斧、世忠問云、其間豈無能為盜者、遂令往偷了鼓槌、卻畧將石頭去驚他門、他必往報中軍、便隨入、見有紅帳者便斫、俟彼人集便出來、恐有馬軍來趕、便與相殺、城上皆噉云馬軍進、如是果退圍、

楊 〇後世用兵、只是胡廝殺、那曾有節制、如季通說八陣可用、怕也未必可用、當臨陣時、只看當時事體、排撥得着所在、如吳璘敗虜於殺金平、前面對陣、交兵正急、後面諸軍一齊擁前、欄殺虜人、這有甚陣法、且如用兵前陳交接、後陳即用木車隔了、不令突出、當吳璘那時、軍勢勇猛、將來隔了、一齊都斫開突前去、有甚陳法、看來兵之勝負、全在勇怯、又云、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賀孫

〇籍溪嘗云、建炎間、勤王之師、所過州縣、如入無人之境、恣行擒掠、公私苦之、有陳無玷者、以才畧稱、嘗作某縣、宿戒邑人各備器械、候聞鍾聲則人執以出、隨其所居、相比排列、未幾勤王之師入縣、將肆縱橫之狀、即命擊鍾、邑人聞之、如其夙戒以出、師徒見其戈矛森列、不虞其有備若此也、相顧■失色、遂整師以遁、秋毫無犯、邑人德之、僴用 〇或問胡邦衡在新州十七八年不死、先生曰、天生、天殺、道之理也、人如何解死得人、廣 〇三

山黃明陟登、是黃傳正之父、(楊錄云、張登、福建人、㽦錄云、張致中父登、從周錄云、永福姓張人、)其人朴實公介、為甚處宰、(諸錄云尤溪)初上任、凡邑人來見者都請、(諸錄云、士夫僧道百餘人、)但一揖、(楊錄云、坐處亦不足、只立說話、)問諸公能打對否、人皆不敢對、因云、天對甚、其中有人云、對地、又問日對甚、云對月、陽對甚、云對陰、却又問利對甚、云對害、乃大聲云、這便不是了、天下一切人、都被這歹子壞了、才把害對利、便事事上只見得利害、更不問義理、(㽦錄云、人只知以利對害、便只管尋利去、)須知道利乃對義、才明得義

政事　四十

利便自無爭爭之事、自後只要如此分別、不要更對訟庭、後來在任果有政聲、此事雖近於迂闊、然却甚好、今不可多見矣、(時舉○㽦錄云、一揖而退、此亦可書其桃符云、奉勸邑人依本分、莫將閑事到公庭、言雖質、意亦好、○楊錄云、其人為政簡易無係累、後坐化死、)○王龜齡學也粗疏、只是他天資高、意思誠慤、表裏如一、所至州郡、上下皆風動、而今難得此等人、(賀孫)○辛幼安為閩憲、問政、答曰、臨民以寬、待士以禮、馭吏以嚴、恭甫再為潭帥、律己愈謹、御吏愈嚴、某謂如此方是、(道夫)○戴少望云、洪景盧、楊廷秀爭配享俱出、可謂無黨、曰、不然、要無黨、須是分別得君子小人分明、某嘗謂凡事都分做兩邊、是底放一邊、非底放一邊、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即守而勿失、非即去而勿留、此治一身之法也、治一家則分別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曰無黨、是大亂之道也、戴曰、信而後諫、意欲委曲以濟事、曰、是枉尺直尋而可為也、(閎祖)○

政事　四十

孫逢吉從之、煞好、初除便上一文字、盡將今所諱忌、如正心誠意、許多說話、一齊盡說出、看來這是合着說底話、(賀孫)

瀘州之事、朝廷既委清強官體究、帥司若有謀、只那體究官、便是捉賊官、當着隨宜處分到彼地頭、他見朝廷之意、未十分來煎迫、亦須開門放入、但與之言今日之事、大兵勦滅不難、今亦未能如是、但你這頭首人、合當出來陳說、始初是如何、及其既至、則收而梟之事即定矣、若遽然進兵掩捕、則事勢須激城中之

人不可保、而州郡必且殘破、道夫 ○西夏人勇健喜鬪、三五年
必一次為邊害、本朝韓范張魏公諸人、他只是一箇秀才、於這
般事也不大段會、只是被他忠義正當、故做得恁地、道夫 ○或
問范文正公經理西事、多是收拾人才、曰然、如滕子京、孫元規
之徒、素無行節、范公皆羅致之幕下、後犯法、又極力救解之、如
劉滬張亢亦然、蓋此等人是有才底、做事時須要他用、但要會
用他、又云、范公嘗立一軍為龍猛軍、皆是招收前後作過願配

底人、後來甚得其用、時人目范公為龍猛指揮使、又曰、方范公
起用事時、軍政全無紀綱、從頭與他整頓一番、其後却只務經
理內地、養威持重、專行淺攻之策、以為得寸則吾之寸、得尺則
吾之尺、卒以此牽制夏人、遣使請和、僩用 ○南渡之後、說復讎
者惟胡氏父子說得無病、其餘並是半上落下說、雖魏公要用
兵、其實亦不能明大義、所以高宗只以區區成敗進退之、到秦
檜主和、虜歸河南、上下欣然、便只說得地之美、更不說大義、若

無范伯達如圭、則陵寢一向忘之矣、魏公時責永州、亦入文字、
只說莫與之和、如何感動、魏公傾五路兵為富平之敗、又潰於
淮上、若無氣力、也是做不得事、韓魏公煞是箇人物、然亦適是
人事恰做得、若更向上、且怕難擔當、賀孫 論規恢。 ○恢復之計、須是
自家喫得些辛苦、少做十年、或二十年、多做三十年、豈有安坐
無事、而大功自致之理哉、道夫 ○令朝廷之議、不是戰、便是和、
不和便戰、不知古人不戰不和之間、亦有箇且硬相守底道理、

却一面自作措置、亦如何便侵軼得我、今五六十年間、只以和
為可靠、兵又不曾練得、財又不曾蓄得、說恢復底、都是亂說耳、
○某嘗謂恢復之計不難、惟移浮靡不急之費、以為養兵之
資、則虜首可梟矣、道夫 ○近見吳公濟會中朋友讀時文策、其
間有問道德功術者二篇、一篇以功術為不好、一篇以為、有道
德、則功術乃道德之功術、無道德、則功術不好、前篇不如後篇、
某嘗見一朋相說、上甚有愛人之心、不合被近日諸公愛說恢

復、其應之曰、公便說得不是、爲何不曰、愛人乃所以為恢復、恢復非愛人不能、因說為政篇、道德政刑、與此一般、有道德則刑政乃在其中、不可道刑政不好、但不得專用刑政耳、

温公通鑑、不信四皓輔太子事、謂只是叔孫通諫得行、意謂子房如此、則是脅其父、曰、子房平生之術、只是如此、唐太宗從諫、亦止是識利害、非誠實、高祖只是識事機、明利害、故見四人者輔太子、便知是得人心、可以為之矣、叔孫通嫡庶之說、如何動得他、揚

○温公謂魏為正統、使當三國時、便去仕魏矣、升卿

○常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樂毅用兵、始常懼難、乃心謹畏、不敢忽易、故大國堅城無不破者、及勝則驕、膽大而恃兵強、因攻二城亦不下、壽昌

廣武之會、太公既已為項羽所執、高祖若去求告他、定殺了、只得以兵攻之、他却不敢殺、時高祖亦自知漢兵已強、羽亦知殺得無益、不若留之、庶可結漢之懽心、人傑錄云、使高祖屈意事楚、則有俱斃而已、惟其急於攻楚、所以致大公之歸也、

問舜棄天下猶敝蹝、曰、如此則父子俱就戮耳、淳○人傑錄云、分羹之說、則大不可、然豈宜以此責高祖、若以此責之、全無是處也、○或問太史公書項籍垓下之敗、實被韓信布得陣好、是以一敗而竟斃、曰、不特此耳、自韓信左取燕齊趙魏、右取九江英布、收大司馬周殷、而羽漸困於中、手足日翦、則不待垓下之敗、而其大勢蓋已不勝漢矣、壯祖

○伯豐問四皓是如何人品、曰、是恃人材、都沒理會學術、權謀、混為一區、如安期生、蒯通、蓋公之徒、皆合做一處、四皓想只是箇權謀之士、觀其對高祖言語重、如顧為大子死、亦脇之之意、僩

○問不疑誣金事、徐節孝以金還人、曰、初也須與他至誠說是無、看如何、他人解便休、若是硬執、只得還他、若皆不與之解說、人才誣便還、則是以不善與人、而自為善、其心有病矣、揚

○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陳、須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為人所屠、今人率以才自負、自待以

英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謹密、未聞麤魯闊畧、而能有成者、僩 ○漢儒專以災異讖緯、與夫風角鳥占之類、為內學、如徐孺子之徒、多能此、反以義理之學為外學、且如鍾離意傳、所載修孔子廟事、說夫子若會射覆者然、甚怪、義剛 ○漢律、康成注、今和正文皆亡矣、淳 ○因論三國形勢曰、曹操合下便知據河北、可以為取天下之資、既被袁紹先說了、仏又不成出他下、故為大言以誑之、胡致堂說、史臣後來代為之辭、以欺後世、看來只是一時無說了、大言耳、此着被袁紹先下了、後來崎嶇萬狀、尋得箇獻帝來、為挾天子令諸侯之舉、此亦是第二大着、若孫權據江南、劉備據蜀、皆非取天下之勢、僅足自保耳、雉 ○曹操用兵、煞有那幸而不敗處、却極能料、如征烏桓、便能料得劉表不從其後來、端蒙 ○誦武侯之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從周 ○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曰、靜便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淳 ○諸葛亮臨

陣對敵、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而苻堅踴躍、不寐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淝水而決矣、方 ○三代而下、以義為之、只有一箇諸葛孔明、若魏鄭公、全只是利、李密起、有一道士說密即東都縛煬帝、獨夫天下必應、楊謂密不足道、漢唐之興、皆是為利、先生曰、漢高見始皇出、謂丈夫當如此耳、項羽謂彼可取而代也、其利心一也、郭汾陽功名愈大、而心愈小、意思好、易傳及諸葛、次及汾陽、揚 ○漢高祖取天下、卻、當為他直截恁地做去、無許多委曲、隋亂如此、高祖太宗、[illegible]並之起、直截如此做去、只是誅獨夫為他心中打不過、又立恭帝假[illegible]、回護委曲如此、亦何必爾、所以不及漢之創業也、端蒙

人言仁不可主兵、義不可主財、某謂惟仁可以主兵、義可以主財、道夫 ○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守固、丁未耳聽○至 ○鄭叔友謂、敗不可懲、勝不可狃、此言殊有味、振 ○陳亢澤二子求字、先生字萃曰仲亨、云萃便亨、凡物積之厚、而施之也廣、如水積得科

子蒲便流又字華曰仲蔚云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變謂變其志若裏面變得是虎外面便有虎之文變得是豹外面便有豹之文義剛○問心無私主有感皆通曰無私主也不是憔悴沒理會只是公善則好之惡則惡之善則賞之惡則刑之此是聖人至公至神之化心無私主如天地一般寒則徧天下皆寒熱則徧天下皆熱便是有感皆通曰心無私主最難曰亦是克去己私心便無私主心有私主相契者便應不相契者便不應如好讀書人見書便愛不[illegible][illegible]人見書便不愛寓○問應務不煩是如何曰閑時不曾理會得臨時旋理會則煩若豫先理會得則臨時事來便從自家理會得處理會將去如理會得禮則禮到面前便理會得如理會得樂則樂到面前便理會得更不煩也燾○天機有不器於物者在方為方在圓為圓方

近思續錄卷之十一

安丘劉源淥集

教人篇

此篇論教人之道蓋君子進則推斯道以覺天下退則明斯道以淑其徒所謂得英才而教育之即新民之事也

朱夫子與陳丞相書畧曰嘗聞之元城劉忠定公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而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大抵諸郎為學正當以得師為急擇交為難耳文集下同

答詹帥書畧曰高教授有意為己必能開道其人也近日諸處教官亦有肯留意教導者然其所習不過科擧之業伎倆必精心術愈壞蓋不如不教猶足以全其純愚之為愈也

答張敬夫曰建陽一二士人歸自臨安云嘗獲奉教亦錄得數十段答問來其間極有可疑處雖所錄或失本意亦必有些來歷也又有泛然之問畧不曾經思索答之未竟而遽已更端者亦皆一一酬酢此非惟於彼無益而在我者亦不中語默之節矣

又隨問遽答、若與之爭先較捷者。此其間豈無牽彊草畧處、流傳謬誤、為害不細、就令皆是、亦徒為口耳之資。程子所謂轉使人薄者。蓋慮此耳。元履舊疑學徒日衆、非中都官守所宜、熹却不慮此、但恐來學者皆只是如此、而為教者俯就太過。畧不審其所自。則悔吝譏彈、將有所不免矣、況其流弊無窮。不止為一時之害、道之興喪、實將繫焉、願明者之熟慮之也、○近來尤覺接引學者、大是難事、蓋不博、則孤陋而無徵、欲其博、則又有此等駁雜之患、況其才質又有高下、皆非可以一格而例告之、自非在我者充足有餘。而又深識幾會。亦何易當此責耶。大率學者須更令廣讀經史。乃有可據之地、然又非先識得一箇義理蹊徑。則亦不能讀、正惟此處為難耳、

答呂伯恭畧曰、孟子平時論楊墨、亦平平耳、及公都子一為好辯之問、則遂極言之、以至於禽獸、蓋彼之惑既愈深。則此之辯當愈力。其擒縱低昂、自有準則、蓋亦不期然而然、然禽獸之云、乃

其分內、非因激而增之也、來教又謂吾道無對、不當與世俗較勝負、此說美則美矣、而亦非鄙意之所安也、夫道固無對者也。然其中却着不得許多異端邪說。直須一一剔撥出後。方曉然見得箇精明純粹底無對之道。若和泥合水。便只着箇無對包了。竊恐此無對中。却多藏得病痛也。孟子言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而大易於君子小人之際、其較量勝負、尤為詳密、豈其未知無對之道耶、蓋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陽消則陰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循環無窮、而初不害其為無對也、況熹前說已自云、非欲較兩家已往之勝負、乃欲審學者今日趨向之邪正、此意尤分明也、科舉之教無益、誠如所喻、然謂欲以此致學者而告語之、乃是釋氏所謂先以欲勾牽。後令入佛智者。無乃枉尋直尺之甚。尤非淺陋之所敢聞也、○誘掖之道、雖各不同、要是且令於平易明白處漸加工夫。時加警策。而俟其自得。此為正法耳、○示喻令學者兼看、經史、甚善甚善、此

間來學者少、亦欲放此接之、但少通敏之姿、只看得一經、或論
孟、已無餘力矣、所抄切己處。便中得數段見寄幸甚。然恐亦當
令多就經中留意為佳。蓋史書閙熱。經書冷淡。後生心志未定。
少有不偏向外去者。此亦當預防也。如何、○熹昨見奇卿、敬扣
之以比日講授次第、聞只令諸生讀左氏、及諸賢奏疏、至於諸
經論孟、則恐學者徒務空言、而不以告也、若果如此、則恐未安、
蓋為學之序。為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故程夫
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
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
左史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其為
空言、亦益甚矣、而欲使之從事其間、而得躬行之實、不亦背馳
之甚乎、

答劉子澄曰、卷子隨看、各以鄙見抵在紙背、請更詳之、似此講論、
初聞之以為當有益、故嘗往求問目、欲令諸生條對、以今觀之、
則問者本無所疑、而答者初無所見、多是臨時應課、塞白、似此
講論、恐無所益、又有一種切己病痛、日用工夫、只在當人着實
向前自家了取、本不用與人商量、亦非他人言說所能干預、縱
欲警覺同志、只合舉起話頭、令其思省、其聞之者、亦只合猛省
提撕、向自己分上着力、不當更着言語論■量應對、如人有病、
只合急急求藥、既得藥、只合急急服餌、不當更着言語、形容此
病更着言語、贊歎此藥也、今將實踐履事。却作閒言語說了。方
其說時。意在於說。而不在於行。此恐不惟無益。而又反有害也。
以愚見觀之、似不若將聖賢之書。大家講究一件。有疑即問。有
見即答。無疑無見者。不必拘以課程。如此却似實有功夫、不枉
了閑言語不知老兄以為如何也、

答林正夫 湜 畧曰、蓋嘗聞之先生君子、觀浮屠者、仰首注視而高
談、不若俯首歷階而漸進、蓋觀於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
之為美、孰若入於其中者、能使真為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

累結架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爲之指其門户、表其梯級、而先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宜亦甚易而無難矣、而有志焉者、或不能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粗覗彷彿。而便謂吾已見之、遂無復入於其中、以爲真有而力究之計、此所以驟而語之、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途而廢。而卒不能以有成耳、

敎人　六

與魏應仲書曰、三哥年長、宜自知力學、以副親庭責望之意、不可自比兒曹、虛度時日、逐日早起、依本點禮記左傳各二百字、參以釋文、正其音讀、儼然端坐、各誦百遍訖、誦孟子三二十遍、熟復玩味訖、看史數板、不過五六反復數遍、文詞通暢、議論精密處、誦數過爲佳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纔看過了、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即更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冊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俟歸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資問。而終身受此黯暗以自欺也、又置簿、記逐日所誦說起止、以俟歸日稽考、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剽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閑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

敎人　七

癸未答范伯崇曰、前書所詢民可使由之一段、熹竊謂兩說似不相妨、蓋民但可使由之耳、至於知之、必待其自覺、非可使也、由之而不知、不害其爲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使之知。則人求知之心勝。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復由。而惟知之爲務。其害豈可勝言。釋氏之學是已。大抵由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使之知、則知之必不至、至者亦過之、而與不

又者無以異、此機心惑志所以生也、○不可使知之、謂凡民耳、學者固欲知之、但亦須積累涵泳。由之而熟。一日脫然。自有知處乃可。亦非可使之彊求知也。機心惑志、就呂博士之說求之、則只如前日所說為是、學者未知所止、則不必言機心惑志、只是冥行妄作耳、機心惑志。正謂見得一斑半點。而驟知自私之流也。聖人教人、不過博文約禮、而學者所造、自有淺深、此喟然弗畔、所以不同也、顏子見聖人接人處。都從根本上發見。橫渠所指是也、餘人但能因聖人所示之方、博文以窮理、約禮以修身、如此立得定。則亦庶乎可以不為外物■誘怵。異端遷惑矣。自今觀之、顏子地位見處固未敢輕議、只弗畔一節、亦恐工夫未到、此不可容易看也、

答石子重書曰、欽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為多、但其天姿明敏、從初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湘中學子、從之游者、遂一例學為虛談。其流弊亦將有害、比來頗覺此病矣、別後當有以救之、然從游之士、亦自絕難得朴實頭理會者、可見此道之難明也、○大抵講學難得是當而應事接物、尤難中節、向來見理自不分明、不得入德門戶、而汲汲為人、妄有談說、其失已誤人、非一事矣、今每思之、不覺心悸、故近日議論率多畏怯。無復向來之勇銳。惟欲修治此身。庶幾寡過。自非深信得及。下得朴實功夫者。未嘗敢輒告語。以此取怒於人益多。然與其以妄言妄作得罪於聖人。不若以此得罪於流俗之為愈。

答林擇之曰、遊山之計、束裝借人、行有日矣、得伯恭書、卻欲此來、遂復中輟、山水之興。雖未能忘。然杜門省事。未必不佳也。潘史之政、為閩中第一、其愛民、好士、近世誠少比、恨未識之耳、端叔、向見欽夫稱之、恭叔昨在建寧得一見、匆匆不能款、然知其惑於世俗高妙之虛談矣、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而為此說者。立論高而用功省。適有以投其隙。是以聞其說者。欣然從之。

惟恐不及。往往遺棄事物。畧脫章句。而相與馳逐於虛曠冥漠之中。其實學禪之不至者。而自托於吾學。以少避其名耳。道學不明。變恠百出。以欺世眩俗。後生之有志者。爲所引取。陷於邪妄而不自知。深可悼懼也。擇之既從其招致。要當有以開之。使決然無惑於彼。乃爲不負其相向之意。然擇之向來。亦頗有好奇自是之■弊。今更當虛心下意。向平實處加潛玩浸灌之功。不可令小有自主張之意。則自益益人之功。庶乎其兩進矣。○

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朴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着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答呂子約曰。日用功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其忘己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

答王子合畧曰。所喻復見天地心之說。此須通動靜陰陽善惡觀之。見得各是一理。而此意無所不通。始盡其曲折耳。學者工夫。則只如易傳所說。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此是要約處。若說須要識得端倪。而心體可識。則却是添却一事也。○昨承問及復卦之說。蓋陰陽生殺。固無間斷。而亦不容並行。且如人方窮

物欲、豈可便謂其間天理元不間斷、而且肆其欲哉、要須窮欲之心熄息、然後天理乃得萌耳、程夫子所謂天地間雖無截然為陰為陽之理、然其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也、此語最為完備、然陰陽動靜、是造化之機、不能相無者、若善惡則有真妄之分、人當克彼以復此、然後可耳。至所謂可識心體者、則終覺有病。蓋窮理之學、只是要識如何為是。如何為非。事物之來。無所疑惑耳。非以此心又識一心、然後得為窮理也。○前書所論■

答人　十二

實地工夫者、甚善、但常存此意、時復提撕、勿令墮惰、乃佳、今時學者、未論外誘、多只是因循怠惰、自放倒耳、真不可以不戒、至於出門有礙之說、則似未然。自家持守處、固是不可放過。至於應世接物、同異淺深。豈容固必。但看得破。把得定。自不妨各隨分量應副將去。何必如此懷不平之心。而浪自若哉。纔有此等意思。恐亦便是本原有不察處。政不可作兩截看也○李伯諫初去時、極要整頓學校、後來病痛多■般、立腳不住、都放倒了、

大抵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便更無話可說也。大學解義平穩、但諸生聽者、須時時抽摘問難、審其聽後、果能反復尋繹與否。近覺講學之功。不在向前。只在退後。若非溫故。不能知新。蓋非惟不能知新。且并故者亦不記得。日用之間。便成相忘。雖欲不放其良心。不可得矣。此事切宜自警。并以提撕學者為佳。如其不然。則呂藍田所謂無可講者、真不虛矣。若得它就此得些滋味趣向、立得一箇基址、即向後自住不得、若都茫然無本可

答人　十三

據、徒然費人詞說、久遠成得甚事、切望於此留意、不須鐫碑立名為觀美、或生事也○子餘留此久、適熹病、不得朝夕相聚、又見渠長上、不欲痛下鉗鎚、後來自覺如此含胡、恐誤朋友、方着力催儹功夫、則渠已有行日矣。其有尚宿留者、用新法課程。近日却頗長進。信乎小仁者大仁之賊。而無面目者。乃長久人情也。

答陳膚仲孔碩畧曰、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

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功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衆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細事。○喻及教導曲折、傳丞亦言近況、知人情頗相信、足以為喜、但更須自家勉力。使義理精通。踐履牢實。足以應學者之求。而服其心。則成己成物。兩無虧欠。如其不然。只靠些規矩賞罰以束縛之。則亦粗足以齊其外而已。究竟亦何益乎。

答滕德粹、畧曰、夫學者、患不知其所歸趣、與其所以蔽害之者、是以徘徊岐路、而不能得所從入、今足下既知程氏之學、不異於孔孟之傳、而讀其書矣、又知科舉之奪志、佛老之殊歸、皆不足事、則亦循是而定取舍焉爾、復何疑、而千里以問於僕之不能耶、意者於其所欲去者。既未能脫然於胸中。所欲就者。又雜然並進。而不無貪多欲速之意。是以雖知其然。而未免於茫然無

得之歎耳。足下誠若有志、則願暫置於彼、而致精於此、取其一書、自首而尾、日之所玩、不使過一二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復有他書者、如是終篇、而後更受業焉、則漸涵之久、心定理明。而將有以自得之矣、論語一書、聖門親切之訓、程氏之所以教、尤以為先、足下不以愚言為不諳、則願自此書始、○答滕德章珙曰、知教授里門、來學者衆、甚善甚善、大抵今日後生輩。以科舉為急。不暇聽人說好話。此是大病。須先與說破此病。令其安心俟命。然後可教。告以收拾身心。討論義理。次第當有進耳。

潘恭叔問、友恭生時、亦間有虛靜之象、此時却是無欲而未能無欲也、此謂平時所恨工夫未能接續、故憚煩失錯之處極多、惟其憚煩、愈多失錯、深知之而不能改、蓋欲靜意勝也、曰、所論皆善、但不可如此迫切計功。非惟無益、反有所害、宜深戒之、○答潘恭叔、畧曰、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

答劉季章曰所喩為學之意甚善但覺如此私下創立條貫太多指擬安排之心太重亦是大病子約自有此病賢者從來亦未免此今又相合打成一片恐非所以矯偏補敝而趨於顯明正大之途也聖賢教人自有成法其間又自有至簡約極明白處但於本原親切提撕直便向前着實進步自可平行直達迤邐向上何必如此迂曲繚繞百種安排反令此心不虛轉見昏滯耶〇近來福州得黃直卿南康得李敬子說誘得後生多有知趣鄉者雖未見得久遠如何然便覺得此箇氣脉未至斷絶將來萬一有可望者却是近上一種老成朋友若得回頭便可倚賴乃復安於舊習不肯放下深可歎惜耳〇來喩所云書能益人與否只在此心等說此又是病根不曾除得以鄙見觀之都無許多閑說只著實依文句玩味意趣自深長不須如此又只是立說取勝也敬子諸人却甚進此亦無他只是渠肯聽人說話依本分循次序平心看文字不敢如此走作閑說耳大率江西人尚氣不肯隨人後凡事要自我出自由自在故不耐煩如此逐些理會須要立箇高論籠罩將去譬如讀書不肯從上至下逐字讀去只要從東至西一抹橫說乍看雖似新巧壓得人過然橫拗粗疎不成義理全然不是聖賢當來本說之意則於己分究竟成得何事只如臨川前後一二公巨細雖有不同然原其所出則同是此一種見識可以為戒而不可學也因見無疑可出此紙大家評量趂此光陰未至晚暮之時做些着實基址積累將去只將排比章句玩索文理底工夫換了許多杜撰計較別尋路脉底心力須是實有用力處久之自然心地平夷見理明徹庶幾此學有傳不至虛負平生也如於稚意尚未有契可更因書極論勿遽罷休乃所望也〇又謂病只在懶惰者亦只消得此一病便是無藥可醫人之所以懶惰只緣見此道理不透所以一向提掇不起若見得道理分明自住不得豈容更有懶惰時節耶

答高應朝畧曰、所示講義、發明深切、遠方學者、得所未聞、計必有感動而興起者、然此恐但可為初學一時之計。若一向只如此說、而不教以日用平常意思、涵養玩索功夫、即恐學者將此家常茶飯、做箇怪異奇特底事看了、日逐荒忙、陷於欲速助長。躁率自欺之病。久之茫然。無實可據。則又只學得一場大話、互相恐嚇、而終無補於為己之實也、

答朱子繹曰、知讀大學、甚善、大抵其說雖多、多是為學之題目次第、緊要是格物兩字、却未曾說着下手處。故學者之讀此而不得其要者、類如數遺弃之齒、而求有獲、亦沒世窮年而無得矣、須著精神、領畧箇大體規模、便尋箇的當下手處。著實用功。始是會讀大學也、

答郭希呂津曰、蓋人心有全體運用、故學問有全體工夫、所謂孝。弟乃全體中之一事。但比他事為至大而最急耳。固不可謂學者止此一事便了、而其餘事可一切棄置而不問也、故聖賢敎人、必以窮理為先、而力行以終之、蓋有以明乎此心之全體、孝弟固在其中、而他事不在其外、孝弟固不容於不勉、而他事之緩急本末、亦莫不有自然之序、苟不明此、則為孝弟者未必出於有意、且又未必能盡其理、而為衆事之本根也、今以六經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諸書考之、可見矣、希呂自謂多病、故不能精思博學、而姑用力於其所及、則固已為自棄、而猶可諉曰、近本、若遂以為孝弟之外。更無學問。則其繆見甚矣。且誠多病而不能精思博學矣、則又何為而若心竭力以從事於科舉之文耶、此之不為、而彼之久為、雖曰不厚於利而薄於義、吾不信也、

又曰、大抵學者、不可有放過底事。久之不已。雖無緊要功夫。亦有得力處也。〇所謂收心正心、不是要得溟然無思念。只是要得常自惺覺、思所當思、而不悖於義理耳。

答黃冕仲曰、所論為學工夫甚善、但若果是見得日用周旋無非至善、則亦不必大段著力把捉、却恐迫切而反失之。但且悠悠、

隨其所向、便是持守、久之純熟、自見次第矣、讀書且就分明處。看觀涵泳。不必過為考索。久之浹洽。自然通透也。向說小善不足為重輕、非是以小善為不足為、但謂要識得大體。有用功處。不專恃此為本領耳、善之所在、即當從之、固不可以其小而忽之也、

答徐彥章、畧曰、示喻主善之云甚佳、但善中有動靜二者、相對而言、則靜者為主、而動者為客、此天地陰陽自然之理、不可以寂滅之嫌而廢也、〇經說所疑、動靜尤是大義、此處一差、非惟錯會經旨、且於道體便不分明、而日用工夫、常有急迫之意。無深沉安靜氣象。恐不可草草放過也、〇純於善而無間斷之謂一、此語甚善、但所論老釋之病、體用之說、則恐未然、蓋老釋之病、在於厭動而求靜、有體而無用耳、至於分別體用、乃物理之固然、非彼之私言也、求之吾書、雖無體用之云、然其曰寂然而未發者、固體之謂也、其曰感通而方發者、固用之謂也、且今之所謂一者、其間固有動靜之殊、則亦豈能無體用之分哉、非曰純於善而無間斷。則遂晝度夜思。無一息之暫停也。彼其外物不接。內欲不萌之際。心體湛然。萬理皆備。是乃所以為純於善而無間斷之本也。今不察此、而又不能廢夫寂然不動之說、顧獨詆老釋以寂然為宗、無乃自相矛盾邪、大抵老釋說於靜、而欲無天下之動、是猶常寐不覺、而棄有用於無用、聖賢固弗為也、今說於動、而欲無天下之靜、是猶常行不止、雖勞而不得息、聖賢亦弗能也、蓋其失雖有彼此之殊、其倚於一偏、而非天下之正理、則一而已、嗚呼、學者能知一陰一陽。一動一靜之可以相勝。而不能相無。又知靜者為主。而動者為客焉。則庶乎其不昧於道體。而日用之間。有以用其力耳。

答李守約閎祖、畧曰、所問誠字之說、大槩得之、禽獸於義理上有見得處、亦自氣稟中來、如飢食渴飲、趨利避害之類而已、只為昏愚、故上之不能覺知、而下亦不能作偽也、大中之說、此亦只是

無事之時、涵養本原、便是全體、隨事應接、各得其所、便是時中、
養到極中而不失處、便是致中、推到時中而不差處、便是致和、
不可說學者方能盡得一事一物之中、直到聖人地位、方能盡
得大中之全體也、

答李時可問誠者物之終始曰、凡有一物、則其成也必有所始、其
壞也必有所終、而其所以始者、實理之至而向於有也、其所以
終者、實理之盡而向於無也、若無是理、則亦無是物矣、此誠所
以為物之終始、而人心不誠、則雖有所為、皆如無有也、蓋始而
未誠、則事之始非始、而誠至之後、其事方始、終而不誠、則事之
終非終、而誠盡之時、其事已終、若自始至終皆無誠心、則徹頭
徹尾皆為虛偽、又豈復有物之可言哉、此即向來所說之意、但
章句或問、說得都不分明、故讀者不能曉、今得時可反復問辨、
方說得到、次第兩處皆須更定、此可並以示守約也、

李堯卿問明道先生云、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

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唐咨禹意宅百揆總元戎之任、
與高卧草廬悠然自樂者、其理則一、本無大小之分、所謂禹稷
顏回同道也、萬變乃人之萬變、在吾心實無一事、吾之所以為
心者、蓋無入而不自得、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而
己不啻是否、曰、吾之所以為心者、如何而能無入而不自得、此
須意會、不可只作閑話說過便休也、

陳安卿問志學、是於斯道方識得大綱大體、其心一直向乎此以
求之、視聽寢食、講論思索、無時不念念在此、更不參差揷雜、轉
慮却顧、遲回於天理人欲之間而不決、此即格物致知用功處
也、立、是於大綱大體已把得定、確然有主於中、持之堅、守之固、
而不為外物所遷奪、此即誠意正心修身用功處也、不惑、是於
大綱大體中、又極節目纖悉、皆昭晰明徹、灼然真知其蘊、而無
一理之或疑矣、此即物格處也、知天命、是又總其精粗大小、根
原所自來處、全體廓然洞明、而會萬理於一本矣、此即知至處

也、耳順、是我與理一、徹表徹裏、無間隔違逆、聲纔入心便通、不待吾有以聽於彼、凡入吾聞者、無非至理精義、此又物格知至之熟處也、從心、則心體渾淪是義理、如一團光潤良玉、如百鍊明瑩精金、至是則非由我矣、凡有動皆隨心之所之、行便行、止便止、喜便喜、怒便怒、惻隱便惻隱、羞惡便羞惡、無不從容大道上行、而莫非準繩規矩之至、纔不容一毫有我於其間、此又意誠心正身修之熟處也、不審如此分別得否、曰、立是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之効、不止是用功處、不惑知命、是意誠心正而所知日進不已之驗、以至耳順、則所知又至極而精熟矣、餘則來說得之、

答徐居甫曰、鳶飛魚躍、是子思喫緊為人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孟子喫緊為人處、皆是要人就此瞥地便見得箇天理全體。若未見得。且更虛心涵泳。不可迫切追求。穿鑿注解也。

張敬之顯父問、以善服人則有心於求勝、故人得以勝之、以善養人、

則至誠樂與、而人自心悅誠服、其原亦判於公私義利之間也、曰、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也。如張華之對晉武帝、恐吳人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類、是也、以善養人者、惟恐人之不入於善也。若湯之事葛、遺之牛羊、使人往為之耕之類、是也、

答朱朋孫畧曰、夫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為學之方、故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蓋惟專、為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博、則反苦於雜亂淺畧、而無所得也。今一旦而讀八書、則其茫然而不得其要也、豈足怪哉、願且致精一書、優柔厭飫、以求聖學功夫次第之實、俟其心通意解、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功夫處。然後更易而少進焉、則得尺得寸、雖少而皆為吾有矣、

答曽無疑畧曰、大率人之為學。當知其何所為而為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為學。然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耳。

答林德久至曰、大學歸來不暇整理、蓋此等多因朋友辨論問。彼此切磨。說得細密。今無事時自作文字。却有捜索不到處。因暇試為追記前日所論、便中亦及、或便可用也、昨在玉山學中、與諸生說話、司馬宰令人錄來、當時無人劇論。說得不痛快。歸來偶與一朋友說。因其未喩。反復曉譬。却說得詳盡。因并兩次所言錄以報之、試取一觀、或有助於思索也、○德久問、諸先生皆謂盡心而後知性知天、而先生謂知性而後能盡心、與諸先生議論不同、曰、此言人之所以能盡其心者、以其知其性故也、蓋盡心與存心不同。存心即操存求放之事。是學者初用力處。盡心則窮理之至。廓然貫通之謂。所謂知性、即窮理之事也、須是窮理、方能知性、性之盡、則能盡其心矣、

答高國楹曰、所喩不能處事、乃學者之通病、然欲別求方法、力與之競、轉成紛擾、而卒無可勝之理、不若虛心讀書觀理。收拾念慮。使之專一長久。則自然精明。而此病可除矣。但讀書亦有次

第、且取其切於身心者讀之、若經理世務、商畧古今、竊恐今日力量未易遽及、且少緩之、亦未為失也、

答常鄭卿曰、聞學中諸事、漸有條理、尤以為喜、學校規矩。雖不可無。亦不可專恃。須多得好朋友在其間。表率勸導。使之有鄉慕之意。則教者不勞。而學者有益。今得擇之復來、則可因之以招致其餘矣、

李敬子問、熇嘗謂、欲君德之美、當重保傅之選、欲士風之美、當正教取之法、欲吏道之良、當久其任、欲民俗厚、當興禮樂、欲疆甲兵、當做寓兵之意、欲足財用、當急農桑之務、曰、大槩是如此、然須更讀書窮理、博觀古今聖賢所處之方、始有實用、不為空言也、

答李繼善孝述畧曰、來喩甚精到、但思之過苦。恐心勞而生疾。析之太繁。恐氣薄而少味。皆有害乎涵養踐行之功耳。

答孫仁甫自任曰、所論今世講學之士愈衆、而聖人之道愈隱、此切

至之論也、然又有謂不必王道之行、而天下之治可立而待者、則恐賢者所講之學非聖人之學、亦無怪其講者愈衆而道愈聽也、大抵天之生物。便有常性。方寸之間。萬善皆足。聖人於此。不過教人保養發揮。先成諸己。而後及於物耳。故聖人已遠。而萬世之下。祖述其言。能出於此者。乃為得其正統。其過之者。則為墮於老佛之空虛。其不及乎此者。則為管晏。為申商。又其每下者。則不自知其論於盜賊之行。而猶欲自託於講學。其亦誤矣。道之聽也。不亦宜乎。〇奉告反復其詞、又知賢者英邁之氣有以過人、而慮其不屑於下學、且將無以為入德之階也、夫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為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强之氣、而為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惟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為

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故今為賢者計、且當就日用間、致其下學之功、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奈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粗立、而有可據之地、不然、終恐徒為此氣所使、而不得有所就也、

答劉朝弼曰、承示以文編、感相與之意甚厚、讀之三日、未得其所以然、故敢布之左右、熹聞之、君子之於學、非特與今之學者並而爭一旦之功也、固將求至乎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然後可與語學矣、夫將求至乎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則非規撫綴緝之所能就、其必有以度越世俗庸常之見、而直以古人之事自期、然後可得而至也、夫古人之學何為哉、致知以明之。立志以守之。造之以精深。充之以光大。雖至乎聖人可也、不出乎此、而營營馳騁於末流、竭精傷思、惟懼夫蓄藏之不富、誦說之不工、雖曰能之、非吾之所謂學也、蓋循乎古人之事、上之可以至聖

賢之域。下之可以安性命而固貧窮。得時而行、亦何所不利哉、
由今之所為、極其效、足以與今之為士者並而爭一旦之功、其
得與失、又未可知也、　非棄學與、故足下之患、患知之
不明、志之不果、造之未至乎剛大而已、蓄藏之不富、誦說之不
工、則君子不患矣、僕之所聞如此、故於足下之文詞義之間、不
知所以裁、惟足下有以亮之、

答或人曰、見善明。是平日功夫。用心剛。是臨事決斷。二者皆不可
闕。而當以平日功夫為先。不然。則其所謂剛者。未必不為狂妄
激發過中之行矣。

記疑、畧曰、愚謂川上之歎、聖人有感於道體之無窮、而語之以勉
人使汲汲於進學耳。然先儒不明其所感之意、故程子特發明
之、而不暇及乎其他、傳者不深考、遂以聖人此言專為指示道
體而發。則已誤矣。今若以其正而言之、則問者本無可疑、而告
者但當告以汲汲進學之意、若循其誤而言之、則學者每見必
問、才見即問、甚躐等甚矣。告者乃不之抑、而反引之於恍惚不
可測知之境。其凌節亦甚矣。且其人者、自謂有得、而所為詩語、
乃老佛陳腐之常談而已、惡在其有得耶、

同安縣諭諸生曰、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
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
也、葢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降登
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脉、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
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
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為盛也、自學絶而道喪、至今千有
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挾筴而
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為事、至於語聖賢之
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為動息。
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
罪哉、然君子以為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

青采色之盛、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爲、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故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又豈非學者之罪哉。僕以吏事得與諸君遊、今期年矣、諸君之業不加進、而行誼無以自著於州里之間。僕心愧焉、今既增修講問之法、蓋古者理義養心之術、諸君不欲爲君子耳則誰能以是强諸君者、苟有志焉、是未可以舍此而他求也、幸願留意毋忽、

同安縣諭諸職事曰、嘗謂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諸生蒙被教養之日久矣、而行誼不能有以信於人、豈專法制之不善哉、亦諸君子未嘗以禮義教告之也、夫教告之而不從、則學者之罪、苟爲未嘗有以開導教率之、則彼亦何所趨而興於行哉、故今增修講問之法、諸君子其專心致思、務有以漸摩之、無牽於章句、無滯於舊聞、要使之知所以正心誠意、於飲食起居之間、而由之以入於聖賢之域、不但爲舉子而已、豈不美哉、然法制之不可後者、亦既議而起之矣、惟諸君子相與堅守而力持之、使義理有以博其心、規矩有以約其外、如是而學者猶有不率、風俗猶有不厚、則非有司之罪、惟諸君留意、

同安縣補試牓諭曰、蓋聞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爲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爲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爲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今勸諭縣之父兄、

有愛其子弟之心者、其為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為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俛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己之羞哉、今茲試補縣學弟子員、屬熹典領、故怱勸諭、各宜知悉、

論語課會說曰、古之學者、潛心乎六藝之文、退而考諸日用、有疑焉則問、問之弗得弗措也、古之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如此而已、後世設師弟子員、立學校以群之、師之所講。有不待弟子之問。而弟子之聽於師。又非其心之所疑也。汎然相與、以具一時之文耳、學問之道、豈止於此哉、自秦漢以迄今、蓋千有餘年、所謂師弟子者、皆不過如此、此聖人之緒言餘旨、所以不白於後世、而後世之風流習尚、所以不及於古人也、然則學者欲求古人之所至、其可以不務古人之所為乎、今將以論語之說與諸君相從學。而惟今之所謂講者。不足事也。是以不敢以區區薄

陋所聞告諸君。諸君第因先儒之說。以逆聖人之所志。孜孜焉蚤夜以精思。退而考諸日用。必將有以自得之。而以幸教熹也。其有不合。熹請得為諸君言之。諸君其無勢利之急。而盡心於此。一有得焉。守之以善其身。不為有餘。推之以及一鄉一國。而至於天下。不為不足。熹不肖。不敢以是欺諸君也。

滄洲精舍諭學者曰、老蘇自言、其初學為文時、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賢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以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歷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予謂老蘇、但為欲學古人說話聲響、極為細事、乃肯用功如此、故其所就、亦非常人所及、如韓退之、柳子厚輩、亦是如此、其答李翊韋中立之書、可見其用力處矣、然皆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稱賞而已、究竟何預己

事、却用了許多歲月、費了許多精神、甚可惜也、今人說要學道、乃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却全然不曾着力、蓋未有能用旬月功夫、熟讀一人書者、及至見人泛然發問、臨時揍合、不曾舉得一兩行經傳成文、不曾照得一兩處首尾相貫、其能言者、不過以己私意、敷衍立說、與聖賢本意、義理實處、了無干涉、何況望其更能反求諸己、真實見得、真實行得耶、如此求師、徒費脚力、不如歸家杜門。依老蘇法、以二三年為期。正襟危坐、將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及詩書禮記。程張諸書。分明易曉處。反復讀之。更就自己身心上、存養玩索、着實行履、有箇入處。方好求師。證其所得。而訂其謬誤。是乃所謂就有道而正焉者。而學之成也可冀矣、如其不然、未見其可、故書其說、以示來者云、◯又諭學者曰、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伏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功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

送李伯諫序曰、國家建立學校之官、遍於郡國、蓋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此其德意可謂厚矣、然學不素明、法不素備。選用乎上者。以科目詞藝為足以得人。受任乎下者。以規繩課試為足以盡職。蓋在上者不知所以為人師之德。而在下者不知所以為人師之道。是以學校之官雖遍天下。而游其間者。不過以追時好取世資為事。至於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則寂乎其未有聞也。是豈國家所為立學教人之本意哉。吾友李君伯諫、敦潔好修、篤志問學、其於古之大學所以修己治人之道、講之熟矣、今也受命於朝、而將掌教於蘄之學、吾知其所以為盡職者、其必有異於世俗之為矣、然伯諫方且歉然、自以不足乎人師之

德為憂、而辱顧於予以為問、惟予言之淺陋、固已無足陳者、抑自其與伯諫遊、而講於斯也、亦三年矣、凡持守之要、玩索之端、巨細精粗、蓋已無所不論、今使之言、其又何以加此、然有一焉、主敬致知。權驕破吝。謹之於細微雜亂之域。而養之於虛閑靜一之中。是則雖屢言之、而豈患乎其瀆哉。感伯諫下問之勤、不能黙黙、因叙前說、而並書之、祖行之軸、奉以為別、伯諫行乎哉、今而後聞蘄之士、其有慨然興起於學、而明乎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則伯諫之德之修之驗也夫、

建寧府崇安縣學二公趙清獻公胡文定公祠記畧曰、熹惟今之為政者。固已不遑於學校之事。其或及之。而不知所以教。則徒以祿利誘人。而納之卑汚淺陋之域。是乃賊之。而於教何有。今諸葛侯於益邑。既新其學。而語之以聖賢之事。又能尊事兩公。俾學者由是而達焉。則可謂知所以教矣。此其志豈特賢於今之為政者而已哉。

南劒州尤溪縣學記畧曰、蓋熹聞之、天生斯人、而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使之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所謂民彝者也、惟其氣質之稟、不能一於純秀之會、是以欲動情勝、則或以陷溺而不自知焉、古先聖王、為是之故、立學校以教其民、而其為教。必始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際。使之敬恭朝夕。修其孝弟忠信而無違也。然後從而教之格物致知以盡其道。使知所以自身及家。自家及國。而達之天下者。蓋無二理。其正直輔翼。優游漸漬。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焉。此二帝三王之盛、所以化行俗美、黎民醇厚、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自漢以來、千有餘歲、學校之政、與時盛衰、而其所以為教者、類皆不知出此、至於所以勸勉懲督之者、又多不得其方、甚者至或使之重失其性、益亂其倫而不悟、是不亦可悲也哉、至於我宋、文治應期、學校之官、遍於郡縣、其制度詳密、規摹宏遠、蓋已超軼漢唐、而娓娓乎唐虞三代之隆矣、

而有司無仲山甫將明之材、不能祗承德意、若稽治古、使學校之所以為教者、卓然有以遠過於近代、儒先君子或遺恨焉、今石君誠、乃獨能學乎古之學、而推之以行於今、使其學者。惟知修身窮理。以成其性、厚其倫之為事。而視世俗之學。所以干時取寵者。有不屑焉。是則石君所以敷教作人、可書之大者、其視葺新廟學一時之功為如何哉、然是役也、石君之意、亦將以尊嚴國家教化之宮、而變其學者之耳目、使之有以養於外而齊其內、非徒以誇壯觀飾游聲而已也、蓋其敷教作人之功、於是為備、惜乎所試者小、而所及之不遐也、故獨序其本末、而悉書之、蓋非特明石君之志、以厲其學者、且將以風天下之凡為郡縣者、使其皆以石君之心為心焉、則聖人之道、聖人之化、將不憂其不明於天下矣、乾道九年

衢州江山縣學記、略曰、建安熊君可量、為衢之江山尉、始至、見先聖廟壞、學政廢墜不脩、已數十年、於是告於其長湯君悅、請任

其事、湯君予錢五萬、熊君徧語邑人之宦學者、久之乃得錢五十萬、踰月訖功、熊君合群吏、率諸生而釋菜焉、則又振其餘財、生師之舍、亦葺其舊、熊君乃復揖諸生而進之、官居廩食、弦誦以時、邑人嗟嘆、以為尉本以逐捕盜賊為官、苟食焉而不曠其事、則亦足矣、廟學興廢、豈其課之所急哉、熹聞以語熊君曰、吾子之為是役則善矣、而子之所以為教、則吾所不得而聞也、抑先聖之言有之。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二者之分。實人材風俗盛衰厚薄之所繫。而為教者不可以不審焉者也。顧予不足以議此、子之邑、故有儒先曰徐公誠叟者、受業程氏之門人、學與行高、講道於家、弟子自遠而至者、當以百數、其去今未遠也、吾意大山長谷之中。隘巷窮閻之下。必有獨得其傳。而深藏不市者。為我訪而問焉。則必有以審乎此。而知所以為教之方矣。熊君謝曰、走則敬聞命矣、願卒請之、以識茲役、而並列之、熹不得辭、因記其事、以勵熊君、且視其徒、又以告凡後之為師

弟子而食於此者、使知所以自擇云爾、淳熙三年記、

漳州龍巖縣學記畧曰、夫所謂聖賢之學者。非有難知難能之事也。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以脩其身。而求師取友。頌詩讀書。以窮事物之理而已。是二端者。豈二三子之所不知不能哉。特怵迫於俯仰衣食之資。而不暇顧。誘奪於場屋雕篆之習。而不及為爾。夫徇區區目前近小之利。而忘其所貴於己者。固已悖矣。況其所徇。又未必果可求也。二三子循己事而觀之、則曷若慨然

反是心以求之、而一用其力於吾之所謂者乎、使吾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日篤、而身無不修也。求師取友誦詩讀書之趣日深、而理無不得也。則自身而家、自家而國、以達於天下、將無所處而不當。固不必求道義功烈之顯於時、而根深末茂、實大聲閎、將有自然不可揜者矣、

題曹操帖曰、余少時曾學此表時、劉共父方學顏書鹿脯帖、余以字畫古今請之、共父謂予、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簒賊耳、時予默然亡以應、今觀此。謂天道禍淫。不終厥命者。益有感於共父之言云。晦翁、

答黄直卿畧曰、世道如此、吾人幸得竊聞聖賢遺教。安可不推所聞以拯斯人之溺。政使不得行於當年。亦須有補於後也。○輅孫、不知記得外翁否、渠愛壁間獅子、令畫一本與之、可皆起與看、勿令揉壞却也、此是陸探微畫、東坡集中有贊、顧他似此獅子奮迅哮吼。令百獸腦裂也。○此理要處。無多說話。不知如何

人自不曉、以此追念伯豐、愈深傷惜、○二孫、切煩嚴教督之、閫外還捜羅剔沸、如今便得解、亦不敢赴省、況於其他、只可着力學做好人。是自家本分事。平時所望於兒孫者。不過如此。初不曾說入太學取科第也。○古之禪宿、有慮其學之無傳、而至於感泣流涕者、不謂今日乃親見此境界也、前書所說常惺惺。此是最切要處。○精舍諸友、講論頗有緒、通老甚慰人意、所助非細也、以此知人之學所以不進、只緣從初無入處、不見其有可

嗜之味、而所以無入處。又只是不肯虛心遜志。耐煩理會。更無
他病也。輩仲至、苦心欲作詩、而所謂詩者、又只如此、大抵人若
不透得上頭一關。則萬事皆低。此話卒乍說不得也。○鉅鈞到
彼、（須直卿鈐束之、）勿令私自出入、及請謁知舊、有合去處、亦須令隨行、不可令
自去、早晚在齋、隨衆讀書、供課之外。更煩時與提撕。痛加鐫戒。
勿令怠惰放逸。乃幸之甚、○示諭讀書次第甚善、但所論先天
太極之義、覺得大段局促、日用之間。只教此心常明。而隨事觀
理以培養之。自當有進。才覺如此狹隘拘迫。却恐不能得展拓
也。○知彼中學徒甚盛、學業外。亦須說令知有端的合用心處。
及功夫次第。乃佳、近日看得後生且是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
文義分明為急。自此反復。不厭日久月深。自然心與理熟。有得
力處。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誑誤後生、輾轉相欺、其實都曉不得
也、（此風永嘉為甚、）○書來知甚長進、可喜、近得漳州陳淳書、亦甚進也、
念老病無它念、只得朋友多見得此道理、即異時必須有立得

住者萬一其庶幾耳、

與長子受之曰、早晚授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
用冊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
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劄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亦錄取歸來、
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令見
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
步、居處須是居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
喧譁。
凡事謙恭、不得尚氣凌人。自取恥辱。
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己忤人、尤當深戒、
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于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
交遊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此皆當請
於先生、聽其所教、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諂

詇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為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

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己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不拘長少、惟善是取、

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為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為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既不能如此、即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汩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為、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

答孫季和、曰、來諭諄悉、備詳為學次第、甚慰所懷、大抵學者專務持守者。見理多不明。專務講學者。又無地以為之本。能如賢者兼集衆善、不倚於一偏者、或寡矣、更望虛心玩理。寬以居之。卒究遠大之業、幸甚、

或問十三章之說、子以爲以人治人、爲以彼人之道、還治彼人、善矣、又謂責其所能知能行、而引張子之說以實之、則無乃流於姑息之論、而所謂人之道者、不得爲道之全也邪、曰、上章固言之矣、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道也、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猶有憾者、亦道也、然自人而言。則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也。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及。則其求之當有漸次。而或非日用之所急矣。然則責人而先其切於

身之不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急者、是乃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序、使其由是而不已焉、則人道之全。亦將可以馴致。今必以是爲姑息、而遽欲盡道以責於人、吾見其失先後之序。違緩急之宜。人之受責者、將至於有所不堪、而道之無窮、則終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盡也、是亦兩失之而已焉爾、或問下同

或問學思罔殆之辨、既曰昏且危矣、而又繫以無得不安之說、不已贅乎、曰、罔者其心昏昧、雖安於所安、而無自得之見、殆者其心危迫、雖得其所得、而無可卽之安、此固兼夫內外始終而言、而後足以盡夫罔殆之義也、昏以心言。無得者無得於理。而卒於罔也。危以心言。不安者。不安於理。而卒於殆也。

謝氏以張子正容謹節之學、爲外面威儀、非禮之本、故其學無傳之者、此亦不然、考諸程子之言、則正取其以禮敎人、使人有所據守。其所病者、乃在於淸虛一大之云、使人向別處走耳。謝氏之言、大率未免好高之弊也、

或問切切偲偲之義、其詳奈何、曰、切切者。教告懇惻而不揚其過。偲偲者。勸勉詳盡而不强其從。二者皆有忠愛之誠。而無勁訐之害。子路剛直。故夫子以此告之也。

胡氏以爲原壤之喪母而歌也、孔子爲弗聞者矣、今乃責其夷俟、何舍其重而責其輕也、蓋數其母死而歌、則壤當絕。叩其箕踞之脛、則壤猶爲故人耳。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其說亦善、曰、然則程子何以知其非莊周之流也、曰、使其爲莊周之流、

則夫子必將以理曉之、不但直數其罪而已也、

或問貞諒之別、曰、處義既精。不期固而自固者貞也。不擇邪正。惟知必信而不易者諒也。楊侯或以貞為正而不及於固、或以貞為固而不本於正、亦胥失之、

張敬夫說有教無類則詳且盡矣、張敬夫曰、所稟之資雖有不同、然善惡之類未有一定而不可變者、蓋均是人也、原其降衷、何莫而不善、故聖人有教焉、所以反之於善也、教之行、愚者可使之明、柔者可使之強、豈有氣類之不可變者乎、然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則氣類又若有異何也、蓋氣有可反之理。人有能反之道。而教有善反之功。其卒莫能反者、則以其自暴自棄而已也、

楊氏以為子貢能言、而理有言之不能論者、故夫子以是發之、夫謂夫子固以是發子貢者信矣、然理之實、形於事物之間、而其論、不必得於言說之際、蓋無不可論之理也、聖人於此、但以子貢專求之於言語之間、而不發諸踐履事為之實、故言此以發之、以見夫言之所論者、其實在此、而非以為子貢能言、而於此有所不能論也、故因子貢之未喻、而復以四時行百物生曉之、夫天之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者、特不待言而理自著耳、豈言不能論之謂耶、且其所引以為說者、如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夫豈言不能論之謂耶、且必以為理有不可論者、是亦老佛之意耳、夫既曰理矣、則仁義禮智、君臣父子之間、無不可言者、特以為專求之言、而不察其實、則為不可、而其實則又有不待言而顯者耳、夫豈以為日用彝倫之外、別有一物、恍恍惚惚、迥脫根塵、而不可以言論耶、必由是說、近則失其文義、而不可尋繹、遠則乖於天理、而流於異端、不可以不深察也、

辛未十月二十日辛丑
酉時抄教人上
十月初八戊午卯時訖
文集卷四十七或問四十五十一

這道體（饒本作理）浩浩無窮。（語類下同）〇聖人教人有定本。[illegible]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illegible]有信、夫子對顏淵曰、克己復禮為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是定本。（人傑）〇學者工夫、但患不得其要。若是尋究得這箇道理、自然頭頭有箇着落、貫通浹洽、各有條理、如或一不然、則處處窒礙、學者常談、多說持守、未得其要、不知持守甚底、說擴充、說體驗、說涵養、皆是揀好底言語、做箇說話、必有實得力處方可、所謂要於本領上理會者。蓋緣如此、（謨）〇為學須先立得箇大腔當了、却旋去裏面修治壁落教綿密、今人多是未曾知得箇大規模、先去修治一間半房、所以不濟事、（僩）〇須就源頭看教大底道理透、闊開基廣開址、如要造百間屋、須着有百間屋基、緣這道理本同。甲有許多。乙也有許多。丙也有許多。（賀孫）〇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〇學者莫說要待一箇大項目工夫方做、即今逐些零碎積累將去、才等待大項目、即今便蹉過了、學（者）只今便要做去、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至）〇今之學者、本是困知勉行底資質、却要學他生知安行底工夫、便是生知安行底資質、亦用下困知勉行底工夫、況是困知勉行底資質、（文蔚）〇小立課程、大作工夫、（可學）〇學者只是不為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閑事上時多。於義理却生。於閑事却熟。（方子）〇今學者要緊且要分別箇路頭。要緊是為己為人之際。為己者、直接要自家理會這箇物事、不是漫恁地理會做好看、教人說道自家也曾理會來、這假饒理會得十分是當、也都不關自身己事、要先分別得這

箇路頭了、方可理會文字、賀孫〇為學須是切實為已、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銖〇不可只把做面前物事看了、須是向自身上體認教分明、如道家存想、有所謂龍虎、亦是就身上存想、士毅〇學者須是直前做去、莫起計獲之心。如今說底、恰似畫卦影一般、吉凶未應時、一場鶻突、知他是如何、到應後方始知。元來是如此。廣〇最怕麤看了、便易走入不好處去。士毅〇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僩〇如其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頹惰則當涵泳振作氣象、方子〇常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德明〇只有一箇界分出、則便不是。廣〇今人言道理、說要平易、不知到那平易處極難、被那舊習纏繞、如何便擺脫得去、譬如作文一般、新巧者易作、要平淡便難、然須還它新巧。然後造於平淡。又曰、自高險處移下平易處甚難、端蒙〇人之資質有偏、則有縫罅、就偏處做將去、若資質平底、則如死水然、終激作不起、謹愿底人。更添些無狀。便是鄉原。不可以為知得些子便了、燾〇只聞下學而上達、不聞上達而下學、德明〇今學者之於大道、其未及者、雖有遲鈍、却須終有到時、唯過之者。便不肯復回來耳。必大〇學者議論工夫、當因其人而示以用工之實。不必費辭。使人知所適從以入於坦易明白之域可也。若泛為端緒、使人迫切而自求之、適恐資學者之病、人傑

止於至善、是包在明明德在新民、已也要止於至善、人也要止於至善、蓋天下只是一箇道理、在他雖不能。在我之所以望他者。則不可不如是也。道夫

孟子教人、多言理義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人、端蒙〇孔子教人、只就中間起。使人便做工夫去、久則自能知向上底道理、所謂下學上達也、孟子始終都舉。先要人識心性着落、却下功夫做去、端蒙〇論語不說心。只說實事。節錄作只就事實上說、孟子說心。後來遂有求心之病。方子〇孟子所謂集義、只是一箇是字、孔子

所謂思無邪、只是一箇正字、不是便非、不正便邪、聖賢教人、只
是求箇是底道理、夔孫〇孔子只說忠信篤敬、孟子便發出性善、
直是漏洩、德明〇孟子言存心養性、便說得虛。至孔子教人、居處
恭、執事敬、與人忠等語、則就實行處做工夫。如此則存心養性
自在。端蒙

就有道而正焉、須是上面做得許多工夫、既有根本、方可就正於
有道、或錄云、學者須先有根本、方有可正者、禪家云、三家村也有叢林、須是自去
做工夫、得七八分了、方來從師有質正、當此時一兩句便可剖
判、今來此遊旋學也難、又云、能久從師去也好。南升

問子貢是因文章中悟性天道、抑後來聞孔子說耶、曰是後來聞
孔子說。曰、文章亦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曰固亦是發見處、然
他當初只是理會文章、後來是聞孔子說性與天道、今不可硬
做是因文章得、然孔子這般也罕說、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
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因繫易方說此、豈不是言性與天道、又如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豈不是言性與
天道、淳

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蓋他狂也是做得箇狂底人成、
不是做得一上、又放掉了、狷也是做得狷底成、不是今日狷、明
日又不狷也、如孝真箇是做得孝成、忠真箇是做得忠成、子貢
之辯、子路之勇、都是真箇做得成了、不是半上落下。今日做得。
明日又休也。僩〇問裁之為義、如物之不正、須裁割令正也、曰、
自是如此、且如狂簡底人、不裁之、則無所收檢、而流入於異端、
蓋這般人、只管是要他身高、都不理會事。所以易入於異端。大
率異端皆是遯世高尚底人、素隱行怪之人、其流為佛老、又曰、遯世
高尚、皆是若行底人。而今所以無異端、緣那樣人、都便入佛老去了、且如
孟之反不伐、是他自占便宜處、便如老氏所謂不為天下先底
意思、子桑戶死、琴張弔其喪而歌、是不以生死芥蔕、便如釋氏、
子桑戶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同人、道於牛馬、或問、又云、皆老氏之流也、如此等人、雖是志意高遠、

然非聖人有以裁正之、則一向狂去、更無收殺、便全不濟事了、又云、仁民愛物。固是好事。若流入於墨氏。摩頂放踵而利天下為之。則全不好了。此所以貴裁之也、燾

中人以下、說與它高遠底、怕它時下無討頭處、若就它地位說時。理會得一件。便是一件。庶幾漸漸長進。一日强似一日。一年强似一年。不知不覺。便也解到高遠處。義剛〇正淳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使之下學、而未可語以上達否、曰、如此則下學上

達分而為二事矣。況上達亦如何說得與他。須是待他自達。此章只是說智識。未理會得此義理者、語之無益爾、必大〇行夫問此章、曰、理只是一致。譬之水也、有把與人少者。有把與人多者。隨其質之高下而告之、非謂理有二致也。時舉〇或說此一段、曰、正如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持敬行恕、告司馬牛以言之訒、蓋清明剛健者自是一樣、恭默和順者自是一樣、有病痛者自是一樣、皆因其所及而語之也。僩

問伊川言聖人教人常俯就、若是掠下一着教人、是聖人有隱乎爾、何也、曰、道有小大精粗、大者精者固道也、小者細者亦道也、觀中庸言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言道之大處、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言道之小處、聖人教人。就其小者近者教人。便是俯就。然所謂大者精者。亦只在此。初無二致。要在學者下學上達。自見得耳。在我則初無所隱也。銖〇子善說文行忠信、恐是教人之序、當先博以文、使之躬行、

方教之忠信、曰、此是表裏互說在這裏、不是當學文修行時、不教之存忠信、在教人當從外說入、又云、學者初來、須是先與他講說、不然、是行箇甚麼、忠是甚麼物事、信是甚物事、到得為忠為信時、自是說不得、若平日講說到忠信、且只是文、到得盡此忠信二節、全在學者自去做、如講說如何是孝、如何是弟、這都只是文、去行其所謂孝所謂弟、方始是實事、賀孫〇世上有難曉底人、便把忠信與說。又教如何理會也。須且教讀書。漸漸壓伏

這箇身心教定。方可與說。賀孫

問罕言利、乃放於利而行之利、若利用出入、乃義之所安處、曰利用出入之利、亦不可去尋討。尋討着便是放於利之利。如言利物足以和義、只去利物。不言自利。又曰、只元亨利貞之利、亦不可計較。計較着即害義為義之人、只知有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必大

聖人極其高大、人自難企及、若更不俯就、則人愈畏憚而不敢進、

賢人有未熟處、人未甚信服、若不引而自高、則人也必以為淺近不足為、孟子人皆以為迂闊把做無用、使孟子亦道我底誠迂闊無用、則何以起人慕心、所以與他爭辨、不是要人尊己。直使人知斯道之大。庶幾竦動着力去做。孔子嘗言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又言吾其為東周乎、只作平常閑說、孟子言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便說得廣、是勢不得不如此、狂者知之過。狷者行之過。僩

○問不得中行而與之一段、曰、謹厚者雖是好人。無益於事。故有取於狂狷、然狂狷者又各墮於一偏、中道之人、有狂者之志。而所為精密。有狷者之節。又不至於過激。此極難得、時舉

○人須是氣魄大。剛健有立底人。方做得事成。而今見面前人、都恁地衰、做善都做不力、便做惡也做不得那大惡、所以事事不成、故孔子歎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人須有些狂狷方可望、僩

○聖人不得中行而與之、必求狂狷者、以狂狷者尚可為、若鄉原則無說矣、今之人、才說這人不識、時之類、便須有些好處、才說這人圓熟、識體之類、便無可觀矣、揚

切切偲偲、胡氏說為當懇到有苦切之意、然一向如此苦切、而無浸灌意思、亦不可、又須着詳細相勉。方有相親之意。寓

問予欲無言、恐是言有所不能盡、故欲無言否、曰、不是如此、只是不消得說。蓋已都撒出來了。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又更說箇甚底、若是言不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

盡動容周旋無不盡、惟其無不盡。所以不消說了。燾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須知得是引箇甚麼、是怎生地不發、又是甚麼物事躍在面前、須是聳起這心與他看、教此心精一、無些子夾雜。方見得他那精微妙處、又曰、道理散在天下事物之間。聖賢也不是不說、然也全說不得。自是那妙處不容說。然雖不說。只纔挑動那頭了時。那箇物事自跌落在面前。如張弓十分滿而不發、箭雖不發、然已知得真箇是中這物事了、須是精一其心、無些子他慮夾雜、方看得出。僩

問、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曰、都只就教者身上說、取於人者、是人來求我、我因而教之、取人者、是我求人以教、今欲下一轉語、取於人者、便是有朋自遠方來。童蒙求我。取人者。便是好為人師。我求童蒙。文蔚○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動靜語默之間、無非教人處、孔子於鄉黨便恂恂。朝廷便便便。到處皆是人樣。更無精粗本末。何嘗有隱。賜○九年知類通達、橫渠說得好、學者至於能立、則教者無遺恨矣、此處方謂大成、蓋學者既到立處、則教者亦不消得管他、自住不得、故橫渠又云、學者能立。則自強不反。而至於聖人之大成矣、而今學者、不能得扶持到立處、嘗謂此段是箇致知之要、如云一年視離經辨志、古註云、離經斷絕句也、此且是讀得成句、辨志是知得這箇是為己。那箇是為人。這箇是義。那箇是利。三年敬業樂群、敬業是知得此是合當如此做、樂群是知得滋味好、與朋友切磋、五年博習親師、博習是無所不習、親師是所見與其師相近了、七年論學取友、論學是他論得有頭緒了。取友是知賢者而取之。此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此謂之大成、橫渠說得推類兩字最好、如荀子論類不通不足謂之善學、而今學者只是不能推類、到得知類通達、是無所不曉、便是自強不反、這幾句都是上兩字說學、下兩字說所得處、如離經便是學、辨志便是所得處、他皆倣此。賜○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非特善問、

讀書求義理之法皆然、置其難處。先理會其易處。易處通。則堅節自迎刃而解矣。若先其難者、則刃頓斧傷、而木終不可攻、縱使能攻、而費工竭力、無自然相說而解之功、終亦無益於事也、問相說而解、古注說音悅、解音佳買反、曰、說只當如字、而解音蟹、蓋義理相說之久、其難處自然觸發解散也、僩

問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只是教人鞭辟近裏、竊謂明善是致知、誠心是誠意否、曰、知至即便意誠、善才明、誠心便進、又

問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便是應那省外事一句否、曰然、外事所可省者即省之、所不可省者亦強省不得、善只是那每事之至理、文章是威儀制度、所守不約、汎濫無功、說得極切、這般處只管將來玩味、則道理自然都見、又曰、這般次第是呂與叔自關中來、初見二程時說話、蓋橫渠多教人禮文制度之事。他學者只管用心不近裏。故以此說教之。然只可施之與叔諸人。若與龜山言。便不着地頭了。公今看了近思錄、看別經書、須將遺書兼看、蓋他一人是一箇病痛、故程先生說得各各自有精采、道夫

○昨夜說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思也好、也有病、蓋且養他氣質。淘潠（音巽共含一水噴也）去了那許多不好底意思。如學記所謂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之意、此意思固好、然也有病者、蓋天下有多少書、若半年間都不教他看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所以尹彥明終竟後來工夫少了。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須是如此方得、天下事無所不當理會

者、纔工夫不到、業無由得大、少間措諸事業、便有欠缺、此便是病、人說話也難、有說得響、感動得人者、如明道會說、所以上蔡說才到明道處、聽得他說話、意思便不同、蓋他說得響。自是感發人。伊川便不似他、伊川說話方。終是難感動人。僩

○問謝氏說何思何慮處、程子道恰好著工夫、此是著何工夫、曰、人所患者。不能見得大體。謝氏合下便見得大體處、只是下學之工夫却欠、程子道恰好着工夫、便是教他着下學底工夫。淳

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纔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敏底、秖學得他說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着摸、某則性鈍。讀書極是辛苦。故尋常與人言、多不敢為高遠之論。蓋為是身曾親經歷過。故不敢以是責人。觀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今教者之病、多是如此、道夫 ○學者於理有未至處、切不可輕易與之說、張敬夫為人明快。每與學者說話。一切傾倒說出。此非不可。但學者見未到這裏。見他如此說。便不復致思。亦甚害事。某則不然、非是不與他說、蓋不欲語學者以未至之理耳。枅

教人 十五

君舉到湘中、一收收盡南軒門人、胡季隨亦從之問學、某向見季隨、固知其不能自立其胸中自空空無主人。所以纔聞他人之說便動。季隨在湖南頗自尊大、諸人亦多宗之、凡有議論、季隨便為之判斷孰是孰非、此正猶張天師、不問長少賢否、只是世襲做大、正淳曰、湖南之從南軒者、甚衆且久、何故都無一箇得其學、曰、欽夫言自有弊、諸公只去學他說話。凡說道理。先大柏下。然欽夫後面却自有說。諸公却只學得那大柏頭。大必 ○因說鄉里諸賢文字、以為皆不免有藏頭亢腦底意思、有學者來問、便當直說與之、在我不可不說、若其人半間不界、與其人本無求益之意、故意來磨難、則不宜說、外此說儘無害。我畢竟說從古聖賢已行底道理、不是為姦為盜、怕說與人、不知我說出便有甚罪過。諸賢所見皆如此、秖緣怕人譏笑、遂以此為戒、便藏頭不說、某與林黃中爭辨一事、至今亦只是說、不以為悔。夫道若大路然、何揜蔽之有、打空說及某人、鄉里皆推其有所見、其與朋友書、言學不至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處、則學為無用、先生曰、近來人自要向高說一等話、要知初學及此。是為躐等。詩人這句、自是形容文王聖德不可及處、聖人教人。何嘗不由知由識入來。寓

教人 十六

這道理易晦而難明。某少年過莆田、見林謙之、方次榮、說一種道

理、說得精神極好聽。為之踴躍鼓動、退而思之、忘寢與食者數時、好之念念而不忘、及至後來再過、則二公已死、更無一人能繼其學者、也無一箇會說了。個

今學者、皆是就冊子上鑽、却不就本原處理會、只成講論文字、與自家身心都無干涉、須是將身心做根柢、德明問、向承見教、須一面講究。一面涵養。如車兩輪。廢一不可。曰、今只就文字理會、不知涵養、便是一輪轉。一輪不轉。問只涵養、不講究、雖能閑邪存誠、懲忿窒慾、至處事差失則奈何、曰、未說到差處、且如所謂居處恭、執事敬、若不恭敬、便成放肆、如此類不難知、人却放肆不恭敬、以下訓德明 ○問涵養於未發、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為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德明云、這處最難、因舉橫渠戰退之說、曰、此亦不難、只要明得一箇善惡。每日遇事。須是體驗。見得是善。從而保養取自然不肯走在惡上去。○今人多是偏重了、只知涵養未發。而已發乃不能制。是有得於靜。而無得於動也。只知制其已發。而未發不能涵養。是有得於動。而無得於靜也。○先生舉遺書云、根本須先培擁、然後可立趨向、又云、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今且要收斂此心、常提撕省察、且如坐間說時事、逐人說幾件、若只管說、有甚是處、便截斷了。提撕此心令在此。凡遇事應物皆然、問當官事多、膠膠擾擾奈何、曰、他自膠膠、我何與焉、濂溪云、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中與仁是發動處、正是當然定理處、義是截斷處、常要主靜、豈可只管放出不收斂、截斷二字最緊要。○又云、須培擁根本令豐壯、以此去理會學、三代以下書、古今世變治亂存亡、皆當理會、今只看此數書、又半上落下、且如編禮書不能就、亦是此心不壯、須是培養令豐碩。呂子約讀三代以下書之說、亦有謂、大故有書要讀。有事要做。○問五典之彝、四端

之性推尋根源既知為我固有日用之間大倫大端自是不爽其間少有差失只是為私欲所撓其要在窒慾曰有一分私慾便是有一分見不盡見有未盡便勝他私欲不過若見得脫然透徹私欲自不能留大要須是知至才知至便到意誠心正一向去又舉虎傷事○問山居頗適讀書罷臨水登山覺得甚樂曰只任閑散不可須是讀書又言上古無閑民其說甚多不曾記錄大意似謂閑散是虛樂不是實樂○問前承先生書云李

十九

先生云賴天之靈常在目前如此安得不進蓋李先生為默坐澄心之學持守得固南軒深以默坐澄心為非自此學者工夫愈見散漫反不如默坐澄心之專先生曰只為李先生不出仕做得此工夫若是仕宦須出來理會事向見吳公濟為此學時方授徒終日在裏默坐諸生在外都不成模樣蓋一向如此不得問龜山之學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自得於燕閑靜一之中李先生學於龜山其源流是如此曰龜山只是要閑散然

却讀書尹和靖便不讀書○初七日稟辭因求一言為終身佩服先生未答且出晚謁再請先生曰早間所說用功事細思之只是昨日說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是切要工夫佛氏說得甚相似然而不同佛氏要空此心道家要守此氣皆是安排子思之時異端並起所以作中庸發出此事只是戒謹恐懼便自然常存不用安排戒謹恐懼雖是四箇字到用着時無它只是緊鞭約令歸此稟曰來問佛氏似亦能謹獨曰他只在靜處做得與

二十

此不同佛氏只是占便宜討閑靜處去老莊只是占姦要他自身平穩先生又自言二三年前見得此事尚鶻突為他佛說得相似近年來方見得分曉只是戒謹所不睹恐懼所不聞好頹子約禮事是如此佛氏却無此段工夫

問廣誠敬二字如何看廣云先敬後誠曰且莫理會先後敬是如何誠是如何廣曰敬是把捉工夫誠則到自然處曰敬也有把捉時也有自然時誠也有勉為誠時亦有自然誠時且說此二

主者心也一者理也

字義。敬只是箇收斂畏懼不縱放。誠只是箇朴直慤實不欺誑。初時須着如此不縱放不欺誑。到得工夫到時則自然不縱放不欺誑矣。（以下訓廣）○此箇道理問也問不盡。說也說不盡。頭緒儘多。須是自去看。看來看去則自然一日深似一日。一日分曉似一日。一日簡易似一日。只是要熟。熟則一喚在面前。不熟時。纔被人問着。便須旋去尋討。迨尋討得來時。意思已不如初矣。○須有主一工夫。則所講底外面許多義理。方始有安着處。都是自家物事。才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沒意思。廣云。歸去當閉戶自做工夫。曰。也不問在這裏不在這裏。也不說要如何頓段做工夫。只自脚下（便）做將去。固不免有散緩時。但纔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節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孟子說求放心。自家心不用別求。只才覺放心便在此。橫渠資稟有偏駁夾雜處。他大段用工夫來。觀其言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說得來大段精切。○先生謂廣見得義理雖稍快。但言動之間。輕率處多。仁者其言也訒。自不恁地容易。謝氏曰。視聽言動不可易。易則多非禮。須時時自省覺。自收斂。稍緩縱則失之矣。又曰。義理不是面前物。皆吾心固有者。如道家說存想法。所謂鉛汞龍虎之屬。皆人身內所有之物。又曰。伊川云。人心有主則實。無主則虛。又云有主則虛。無主則實。蓋心虛則理實。心實則理虛。有主則實。此實字是好。蓋指理而言也。無主則實。此實字是不好。蓋指私欲而言也。以理為主。則此心虛明。一毫私意着不得。譬如一泓清水。有少許砂土便見。○或問邪僻之思慮易制。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慮底便莫要思（此法）。便從脚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才要行時。便自省覺莫要行（此法）。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于坐處置兩器。每起一

教人　三十一

教人　三十二

善念、則投白荳一粒于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荳一粒于器中、初時黑荳多、白荳少、後白荳多黑荳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荳、最後則雖白荳亦無之矣、（死法）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活法）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有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遏捺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殞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隔夕嘗有為去意見之說者）此皆是不奈煩去修治他一箇身心了、作此見解、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真妄、存其真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真妄、盡欲除之、所以游游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只如喜怒哀樂、皆人之所不能無者、如何要去得、只是要發而中節爾、所謂致中、如孟子之求放心、與存心養性是也、所謂致和、如孟子論平旦之氣、與充廣其仁義之心是也、今却不奈煩去做這樣工夫、只管要求捷徑去意見、只恐所謂去意見者、正未免為意見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

○先生問廣、到此幾日矣、廣云、八十五日、曰、來日得行否、廣曰、來早拜辭、曰有疑更問、廣云、今亦未有疑、自此做工夫去、須有疑、却得拜書請問、曰、且自勉做工夫、學者最怕因循、莫說道一下便要做成、今日知得一事亦得、行得一事亦得、只不要間斷、積累之久、自解做得徹去、若有疑處、且須自去思量、不要倚靠人、道待去問他、若無人可問時、不成便休也、人若除得箇倚靠人底心、學也須會進、

大雅謁先生於鉛山觀音寺、納贄拜謁、先生問所學、大雅因質所見、先生曰、今所論、只於渺渺茫茫處想見一物懸空在、更無捉摸處、將來如何頓放、更沒收殺、如此則與身中日用、自然判為二物、何緣得有諸己、只看論語一書、何嘗有懸空說底話、只為

漢儒一向尋求訓詁、更不看聖人意思、所以二程先生、不得不發明道理、開示學者、使激昂向上、求聖人用心處。故放得稍高。不期今日學者、乃捨近求遠、處下窺高、一向懸空說了、扛得兩脚都不着地、其為害反甚於向者之未知尋求道理、依舊只在大路上行、今之學者、却求捷徑、遂至鑽山入水、吾友要知、須是與他古本相似者、方是本分道理、若不與古本相似、盡是亂道。以下訓大雅

○義字須要見之於事、那裏是義、那裏是不義、不可謂心安於此便是義。如宰我以食稻衣錦為安。不成便是義。此所以要於聖賢言語、精加考究、從而分別輕重、辨明是非、見得槩然有倫、是非不亂、方是所謂文理密察是也、自此應事接物、各當事幾、而不失之過。不失之不及。此皆精義之効也、

○大抵事只有一箇是非、是非既定、却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歉、仰不愧。俯不怍。別人道好道惡、莫管他。

○臨別請益、曰大要只在求放心、此心流濫、無所收拾、將甚處做管轄處、其他用功總閑慢、須先就自心上立得定。決定不雜。則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所謂是非美惡。亦不難辨矣。況天理人欲、決不兩立、須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見得人欲消盡、義之與利、不待分辨而明、至若所謂利者、凡有分毫求自利便處、皆是。便與克去。不待顯著方謂之利、此心須令純純只在一處。不可令有外事參雜。遇事而發。合道理處。便與果決行去。勿顧慮。若臨事見義、方復遲疑、則又非也、仍須勤勤把將做事、不可俄頃放寬、日日時時如此、便須見驗、人之精神。習久自成。大凡人心若勤緊收拾、莫令寬縱逐物、安有不得其正者、若真箇提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

先生問看甚文字、曰、看論語、看得論語如何、曰、自看論語後、覺得做工夫緊、不似每常悠悠、曰、做甚功夫、曰、只是存養、曰、自見住不得時便是。某怕人說我要做這箇事。見飯便喫、見路便行、只

管說我要做這箇事、何益、以下訓文蔚 〇因說僧家有規矩嚴整、士人却不循禮、曰、他却是心有用處、今士人雖有好底、不肯為非、亦是他資質偶然如此、要之其心實無所用、每日閑慢時多、如欲理會道理、理會不得便掉過、三五日、半月日、不當事、鑽不透、便休了、既是這一門不透。又須別尋一門。不從大處入。須從小處入。不從東邊入。便從西邊入。及其入得。却只一般。須是皇皇汲汲然無有理會不得者。譬如人有大寶珠失了。不着緊尋。如何會得。〇問色容莊最難、曰、心肅則容莊。非是外面做那莊出來。陳才卿亦說九容、次早才卿以右手拽涼衫左袖口偏於一邊、先生曰、公昨夜說手容恭。今却如此。才卿赧然、急叉手鞠躬、曰忘了、先生曰、為己之學有忘耶。向徐節孝見胡安定、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節孝自思不獨頭容要直、心亦要直、自此更無邪心、學者須是如此始得、仁支 〇次日相見、先生偶脚氣發、因蘇宜久欲歸、先生蹙然曰、觀某之疾如此、非久於世

間者、只是一兩年間人、亦欲接引後輩一兩人、傳緒此道、荷公門遠來、亦欲有所相補助、只是覺得如此苦口。都無一分相啓發處。不知如何。橫說竪說。都說不入。如昨夜才卿問程先生如此謹嚴、何故諸門人皆不謹嚴、因舉夜說及門諸弟子有後來失節者、 某答云、是程先生自謹嚴、門人自不謹嚴、干程先生何事、某所以發此者、正欲才卿深思而得、反之於身。如針之劄身。皇恐發憤。無地自存。思其所以然之故。却再問某、李先生資質如何、全不相干涉、非惟不知針之劄身。便是刀鋸在身。也不知痛了。每日讀書、心全不在上、只是要自說一段文義便了、如做一篇文義相似。心中全無所作為。恰似一箇無圖之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若是心在上面底人、說得話來自別、自相湊合、敢說公門、無一日心在上面、莫說一日、便十日心也不在、莫說十日、便是數月心也不在、莫說數月、便是整年心也不在。每日讀書、只是讀過了便了、更不知將此心去體會、所以說得來如此疎、先生意甚不樂、

僩

○陳才卿說詩、先生曰、公曉文義、只是不見那好處、如公說窮理、也知是隨事精察、只是不見所謂好處、所謂民生日用而不知。所謂小曉得而大不曉得。這箇便是大病。此句厲聲說了。如昔人賦梅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這十四箇字、誰不曉得、須要自得言外之意。看得那物事有精神。自是活動。有意思跳躑呌喚。自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這箇有兩重、曉得文義是一重、識得意思好處是一重、如公看詩、自宣王中興諸詩至節南山、中間有一詩最好、如白駒是也。公却不說、不曾看得那物事出、若是具眼底人、何肯放過、僩

先生因學者少寬舒意、曰、讀書縝密固好。但恁地逼截成一團。此氣象最不好。明道一見顯道、曰、此秀才展拓得開、下稍可望、以下訓賀孫

○問、初學心下、恐空閑未得、才稍空閑、便思量別所在去、奈何、曰、才要閑便不閑。才要靜便不靜。某向來正如此、可將明道答橫渠書看、其間非外是內之說。○一件事走過眼前。匹似閑。也有箇道理。也有箇是非。緣天地之間。上蟠下際。都無別事。都只是這道理。○如今理會道理、且要識得箇頭。若不識得箇頭、只恁地散散逐段說、不濟事、假饒句句說得、段段記得、精微奧妙都理會得、也都是閑話、若識得箇頭、上有源頭。下有歸着。看聖賢書、便句句着實、句句爲自家身己設、如此方可以講學、要知這源頭是甚麼、只在身己上看、許多道理、盡是自家固有底、仁義禮智。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這箇是源頭。見得這箇了、方可看聖賢說話、恰如人知得合當行、只假借聖賢言語作引路、一般聖賢急急教人、只在這些子、才差過那邊去、便都是要將去附合別人、才就這邊來、便是自家工夫、這正是爲己爲人處、公今且要理會志趣是要如何、如今見得這道理了、到得進處、有用力戇實緊密者、進得快、有用力慢底、便進得鈍、不見得這源頭道理。便緊密也徒然。不濟事。何況慢慢地。便全然是空。如今捜轉亦快、如舡遭逆風、吹向別處去、若

得風翻轉、是這一載不問甚麽物色、一齊都捘轉、若不肯轉時、
一齊都不轉、見說毋不敬、便定定着無不敬始得、見說思無邪、
便定定着思無邪始得、書上說毋不敬、自家口讀毋不敬、身心
自恁地怠慢放肆。詩上說思無邪、自家口讀思無邪、心裏却胡
思亂想。這不是讀書、口即是心、心即是口、又如說足容重、須着
重、是天理合下付與自家便當重。自家若不重、便自壞了天理。
手容恭、須着恭、是天理合下付與自家便當恭。自家若不恭、便

自壞了天理。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
容莊、云云、把聖賢說話將來學、便是要補填得元初底教好。又
如說非禮勿視、自是天理賦與自家雙眼、不曾教自家視非禮。
纔視非禮、便不是天理、非禮勿聽、自是天理賦與自家雙耳、不
曾教自家聽非禮。才聽非禮、便不是天理、非禮勿言、自是天理
付與自家一箇口、不曾教自家言非禮。才言非禮、便不是天理、
非禮勿動、自是天理付與自家一箇身心、不曾教自家動非禮。
才動非禮、便不是天理、○賀孫請問、語聲末後低、先生云、公仙
鄉人、聲氣都恁地、說得箇起頭、後面懶將去、孔子曰聽其言也
厲、恁地下梢不分明。將漸入於幽暗。含含胡胡。不能到得正大
光明之地。說話須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要見得是非。
時舉問觀書粗率、病根何在、曰、不要討甚病根、但知道粗率、便是
病在這上、便更加子細便了、今學者亦多來求病根、某向他說、
頭痛灸頭。脚痛灸脚。病在這上。只治這上便了。更別討甚病根

也、以下訓時舉　○只要常提醒此心、心才在這裏。外面許多病痛。自
然不見。○書所以維持此心、若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若
能時時讀書。則此心庶可無間斷矣。○早拜朔、先生說、諸友相
聚已半年、光陰易過、其間看得文義分明者、所見亦未能超詣、不
滿人意、若無存養、儘說得明、自成兩片、亦不濟事、要須發憤忘
食、痛切去做、巳分上本領工夫、莫荏苒歲月可惜也、是日問時
舉、看詩經外、別看何書、答云看近思錄、曰、大凡為學有兩樣、一

者是自下面做上去。一者是自上面做下來。自下面做上者、便是就事上、旋尋箇道理、湊合將來得到上面極處、亦只一理、自上面做下者、先見得箇大體、却自此而觀事物、見其莫不有箇當然之理、此所謂自大本而推之達道也、若會做工夫者。須從大本上理會將去便好。昔明道在扶溝謂門人曰、爾輩在此、只是學某言語、盍若行之、謝顯道請問焉、却云且靜坐、時舉因云、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在學者分上說、便是要安靜涵養這些子善端耳、曰、若着實做工夫。要知這說話也不用說。若會做工夫。便一字也來這裏使不着。此說某不欲說與人。却恐學者聽去。便做空虛認了。且如程門中、如游定夫、後來說底話、大段落空、無理會處、未必不是在扶溝時、只恁地聽了、時舉因言平日學問、先生曰、此心自不用大段拘束他。他既在這裏。又要向那裏討他。要知只是爭箇醒與睡着耳。人若醒時、耳目聰明、應事接物、便自然無差錯處、若被私慾

引去。便一似睡着相似。只更與他喚醒。才醒又便無事矣。問釋氏豁然頓悟之說、倚靠得否、曰、也見頓悟者、其人也只尋常、如陸子靜門人、初云有悟、後來所為顛倒錯亂、看來所謂豁然頓悟者、乃是當時略有所見、覺得果是潔凈快活、然稍久則却漸漸淡去了。何嘗倚靠得、問工夫如何便得超詣、曰、只從大本上理會、亦是逐旋挨去、自會超詣、且如今學者考理、一如在淺水上撐舡相似、但覺辛苦、不能鄉前、須是從上面放得些水來添。便自然撐得動。不用費力。滔滔然去矣。今有學者在某門者、考理非不精當、所為却顛倒錯謬、全與所知相反、只是不曾在源頭上用力故也、時舉云、此乃是行上功夫欠、曰、也緣知得不實、故行得無力、此心虛明。萬理具足。外面理會得者。即裏面本來有底。只要自大本而推之達道耳。先生又謂時舉曰、朋友相處、要得更相規戒、有過則告、時舉應喏、先生曰、然小過只曉曉底說、又似沒緊要相似、大底過失、又恐他已深錮、不容易說、要知

只盡公之誠意耳、又云、本領上欠了工夫。外面都是閑。須知道大本若立。外面應事接物上道理。都是大本上發出。如人折這一枝花、只是這花根本上物事、○問久侍師席、今將告違、尚望賜以一言、使終身佩服、曰、前所講論、不過如此、別無他說、但於大本上用力、凡讀書窮理、須要看得親切、某少年曾有一番專看親切處。其他器數。都未暇考。此雖未為是、却與今之學者汎然讀過者、似亦不同、

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曰、他合下見得大了、未精密也、正淳之病、大概說得渾淪、都不曾嚼破殼子、所以多有纏縛、不索性、絲來線去、更不直截、無那精密潔白底意思、若是實識得、便自一言兩語斷得分明、如今工夫須是一刀兩段、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如此做頭底、方可無疑慮、如項羽洗舡破釜、示士卒必死、故能破秦、若更瞻前顧後、便不可也、禪語云、寸鐵可殺人、無殺人手段、則載一車鎗刀、逐件弄過、畢竟無益、以下訓人傑○人傑將行請教、先生曰、平日工夫、須是做到極時。四邊皆黑。無路可入。方是有長進處。大疑則可大進。若自覺有些長進、便道我已到了、是未足以為大進也、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及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直是無去處了。至此可以語進矣、○問每有喜好心、便當克下、使無喜好、雖適意亦視為當然否、曰、此等事、見得道理分明。自然消磨了。似此迫切。却生病痛。

問濂溪遺事、載康節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曰、六合之外、莊周亦云、聖人存而不論、以其難說故也、舊嘗見漁樵問對、問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意者當時所言。不過如此。某嘗欲注此語於遺事之下、欽夫若不許、細思無有出是說者。以下訓道夫○問向見先生教童蜚卿、於心上着工夫、數日來專一靜坐、澄治此心、曰、若如此塊然都無所事、却如浮屠氏矣、所謂存心者、或讀書以求義理、或分別是非以求至當之

歸只那所求之心。便是已存之心。何俟塊然以處。而後為存耶。○無事則靜坐、有書則讀書、以至接物處事、常教此心光瞻瞻地。便是存心。豈可凡百放下、祇是靜坐、○此心既存、則雖不讀書、亦有一箇長進處、纔一放蕩、則放下書冊、便其中無一點學問氣象、○問處鄉鄰宗族、見他有礙理不安處、且欲與之和同、則又不便、欲正己以遠之、又失之孤介、而不合中道、如何、曰、這般處也是難、也只得無忿疾之心爾。○仲思言正大之體難存、曰、無許多事、古人已自說了、言語多則愈支離、如公昨來所問、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如做事須用人、纔放下、或困睡、這事便無人做主、都由別人、不由自家、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為本。敬却不是將來做一箇事、今人多先安一箇敬字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這心。莫

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見了。便行將去。驤

先生謂寓曰、文字可汲汲看、悠悠不得、急看方接得前面看了底。若放慢。則與前面意思不相接矣。以下訓寓○讀書看義理。須是開豁胸次。令磊落明決。恁地憂愁作甚底。亦不可先責効。才責効。便見有憂愁底意思。只管如此。胸中結聚一餅子不散。須是胸中寬閑始得。而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閑思[illegible]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問前後先生所答一之動靜處云、譬如兩人同事、須是相救始得、寓看來靜却救得動、不知動如何救得靜、曰、須是明得這理、使無不盡、使到萬理明徹之後、此心湛然純一、便能如此、如靜也不是閉門獨坐、塊然自守、事物來亦須應、既應了、此心依然又靜、心既虛明無累、事物來應將去便不難、便是安而後能慮、這一事合當恁地做、便截然斷定、便是慮而後能得、得是靜、慮是動、如艮其止、止是靜、所以止

之便是動、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仁敬是靜、所以思要止於仁敬便是動、應事得力。則心地靜。心地靜。應事分外得力。便是動救靜。靜救動。然其本、又自此心湛然純一、素無一毫之私始得、心無私。動靜便一齊當理。心才有一毫自私。便都差了。動了又靜、靜了又動、動靜相生、循環無端、若要一於動靜不得、如人之噓吸、若一向噓、氣必絕了、若一向吸、氣必滯了、噓之所以為吸、吸之所以為噓、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一屈一伸、一闢一闔、一消一息、一往一來、其機不曾停息。大處有大闔闢、小處有小闔闢、大處有大消息、小處有小消息、此理萬古不易。如目有瞬時、豈能常瞬、定又須開、豈能常開、開了又瞬、瞬了又開、只管恁地去、消息闔闢之機。至纖至微。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寓臨漳告歸、稟云先生所教、待歸子細講求、曰、那處不可用功、何待歸去用功、古人於患難。尤見得着力處。今夜在此。便是用功處。○居父

如僧家禮懺、今日禮多少拜。說懺甚罪過。明日又禮多少拜。又說懺甚罪過。日日只管說。如浙中朋友、只管說其今日又如此、明日又說如此、若是見得不是。便須掀飜做教是當。若只管恁地徒說何益。如宿這客店不穩、便明日須進前去好處宿、若又只在這裏住、又只說不好、豈不可笑、賀孫

孟子求放心操則存兩節、及明道聖賢千言萬語一條、自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箇道理上用功、放心不是走別處去、一劄眼間即便不見、才覺便又在面前、不是難收拾、公自去提撕便見得、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着處、公既年高。又做這般工夫不得。若不就此上面着緊用功。恐歲月

悠悠。竟無所得。又曰、顏子與聖人不爭多、便是聖人地位、但顏子是水初平。風浪初靜時。聖人則是水已平。風恬浪靜時。又曰、某十六歲便好理學、十七歲便有如今學者見識、後得謝顯道論語、甚喜、乃熟讀、先將朱筆抹出好處、又熟讀得趣、覺朱抹處太煩、再用墨抹出、又熟讀得趣、別用青筆抹出、又熟讀得其要領、乃用黃筆抹出、至此自見所得處甚約。只是一兩句上。却日夜就此一兩句上用意玩味。胸中自是洒落。訓洪慶

先生謂徐仁父曰、為學須是裂破藩籬。痛底做去、所謂一杖一條痕、一摑一掌血、使之歷歷落落、分明開去、莫要含糊、訓道夫。訓容

問事有合理、而有意為之、如何、曰、事雖義而心則私。如路好人行之亦是路。賊行之亦是路。合如此者是天理、起計較便不是、訓節

世間只是這箇道理。譬如晝日當空、一念之間。合著這道理。則皎然明白。更無纖毫窒礙。故曰、天命之謂性、不只是這處有、處處皆有、只是尋時、先從自家身上尋起。所以說性者、道之形體也、此一句最好、蓋是天下道理、尋討將去、那裏不可體驗、只是就自家身上體驗、一性之內。便是道之全體。千人萬人一切萬物無不是這■道理、不特自家有、他■也有、不特甲有、乙也有、天下事都恁地。以下訓義剛

○問漆雕開章、先生不應、又說與點章、先生又不應、久之、却云、公那江西人、只管要理會那漆雕開與曾點、而今且莫要理會、所謂道者只是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便是、而今只去理會言忠信行篤敬、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須是步步理會。坐如尸。便須要常常如尸。立如齊。便須要常常如齊。而今却只管去理會那流行底。不知是箇甚麼物事。又不是打破一桶水。隨科隨坎皆是。

○義剛啓曰、向時請問平生多悔之病、蒙賜教謂第二番莫為便了。也不必長長存在胸中。義剛固非欲悔、但作一事時、千思萬量、不透處又與朋友相度、做時自謂圓密了。事過又便猛省有欠缺處。便被氣動了志、三兩日精神不定、不知此病生於何處、曰、便是難

便是難、不能得到恰好處、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便是如此、便是不能得見這箇物事定帖、這也無着力處、聖人教人、但不過是博文約禮、須是平時只管去講明。講明得熟時後、却解漸漸不做差了。〇義剛啓曰、半年得侍洒掃、曲蒙提誨、自此得免小人之歸。但氣質昏蒙、自覺易為流俗所遷、令此之歸、且欲閉門不出、刻意讀書、皆未知所向、欲乞指示、先生曰、只杜門便是所向。別也無所向。只是就書上。子細玩味。考究義理。便是。義剛之初拜先生也、具述平日之非、與所以遠來之意、力求陶鑄。及所以為學之序、先生曰、人不自訟、則沒奈何他、令公既自知其過、則讀書窮理。便是為學。也無他陶鑄處。問讀書以何者為先、曰、且將論語大學共看、至是又請曰、大學已看了、先生解得分明、也無甚疑、論語已看九篇、今欲看畢此書、更看孟子如何、曰好、孟子也分明、甚易看、

或問講學不明、用處全差、曰、不待酬酢應變時、若學不切己、自家一箇渾身自無處着、雖三魂七魄、亦不知下落、何待用時方差、有言及傅子困者、曰、人雖見得他偏此邊、却未肯做自家工夫、如何不為他所譏、近世人大被人所譏、可笑、見人胡亂一言一動、便被降下了、只緣自無工夫、所以如此、便又有不讀書之說、可以誘人、宜乎陷溺者多、先生又云、彼雖是說禪、却能鞭逼得人緊、後生於此邊既無所得、一溺其說、便把做件事做、如何可回、終竟他底不是、愈傳愈壞了人、以下訓謙〇問舉子程文曰、此是一厄。過此一厄、當理會學問、却又去理會應用之文、作古文、作詩篇、亦是一厄。須是打得破、方得、

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曰、也是不曾去看、會看底就看處自虛靜。這箇互相發、訓夔孫

欽夫說道、凡肯向此者、吾二人直如此放過了、不特使人泛然來行一遭、便道我曾從某人處講論一向胡說、反為人取笑、今後須是截下看、晚年要成就得一二人、不妨是吾輩事業、自後相

過者、這裏直是不放過也。曰、頃年見象山、與祖道言、目能視、耳能聽、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硬要將一物去治一物、詠歸舞雩、自是吾子家風、祖道恐成猖狂妄行。先生曰、子靜所學、分明是禪、然今黨事方起、礙公進取時、如何、曰、此是自家身己上事。進取何足擬。曰、可便遷入精舍。以下訓祖道 ○問進德之方、曰、大率要修身窮理、若修身上未有工夫、亦無窮理處、問修身如何、曰、且先收放心、如心不在、無下手處、要去體察你平日用心、是為己、是為人、若讀書計較利祿、便是為人。○資稟純厚者、須要就上面做工夫、問如何、曰、人生與天地一般、無些欠闕處、且去子細看秉彛常性是如何、將孟子言性善處、看是如何善、須精細看來、

某嘗喜那鈍底人、若工夫透徹時極好、却煩惱那敏底、只略綽看過。無滋味。不耐久。莊仲便是如此、做那鈍底工夫方得、以下訓僩 ○問遇事也知天理、及做乃為人欲引去、事已却悔、曰、是無克己工夫、如明知合行大路、然小路面前有箇物引着自家。不知不覺行小路。至荆棘蕪穢、却生悔、此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須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上聖資質自然循理、賢人資質遇事先分別教是、而後行之、中人資質、須大段着力、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治始得。曾子曰、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又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直是恁地用功方得、○每日工夫、只是常常喚醒、所謂主一、所謂常惺惺法、是也、然這裏便有致知底工夫。○問色容莊、持久甚難、曰、非用功於外也。心肅而容莊○今公欿然有飛揚之心、以為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不知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事業、古時英雄豪傑不如此、張子房、不問着他不說。孔明甚麼樣端嚴。公浙中一般學務為跅弛豪縱、全不點檢身心、某這裏須是事事從心上理會起。舉止動步事事有箇道理。一毫不然。便是欠缺了他道理。固是天下事無不當理會。只是

先立其本。方及其餘。今公門學都倒了、不知學底、他心放得猶近、公雖知學、然心放得却遠、少間會失心去、不可不覺。○問南軒云、鳶飛魚躍、天地之中庸也、曰、看公如此說、便是不曾理會得了、莫依傍他底說、只問取自家是真實見得不曾、自家信是信得箇甚麼、這箇道理、精粗小大。上下四方。一齊要着到四邊合圍起理會。莫令有些子走透。少間方從一邊理會得。些小有箇見處。有箇入頭處。若只靠一邊去理會。少間便偏枯了。录。捉那物事不得。若是如此悠悠、只從一路去攻擊他、而又不曾着力、何益於事、早間說如負痛相似、因言持敬、如書所云若有疾、如此方謂之持敬、如人負一箇大痛、念念在此、日夜求所以去之之術、理會這一件物、須是徹頭徹尾、全文記得、始是如此、末是如此、中間是如此、如此謂之是、如此謂之非、理會透徹、無些子疑滯方得、若只是如此輕輕拂過、濟甚事、如兩軍廝殺、兩邊擂起鼓了、只得拚命進前、有死無二、方有箇生路、更不容放慢、若才放慢、便被他殺了、

或問論語或問、何故不肯刊行、曰、不必如此、文字儘多、學者愈不將做事了、只看集註儘得、不曾子細、恐正文亦記不全、且如康節始學於百原、堅若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有年、公門曾如此否、以下訓友仁 ○誨郭兄云、讀書者當將此身葬在此書中、行住坐臥、念念在此、誓以必曉徹為期、看外面有甚事、我也不管、只恁一心在書上、方謂之善讀書、卓 ○讀書須立下硬寨、定要通得這一書、方看第二書、若此書未曉、我寧死也不看那箇、如此立志、方成工夫、郭言記書不得、曰、公不可欲速、且讀一小段、今日讀不得、明日又讀、明日讀不得、後日又讀、須被自家讀得。○郭德元告行、先生曰、人若於日間閑言語省得一兩句、閑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讀得書、人若逐日無事。有見成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僴

問謨於鄉曲、自覺委靡隨順處多、恐不免有同流合汙之失、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處鄉曲固要人情周盡。但須分別是非。不要一面隨順。失了自家。天下事、只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便是非底便非、問是非自有公論、曰、如此說便不是了、是非只是是非。如何是非之外。更有一箇公論。才說有箇公論、便又有箇私論也、此却不可不察、以下訓謨

〇謨于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却知用力克除、覺方寸累省、頗勝前日、更當如何、曰、此只是強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不可不知也、

問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須這裏要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飢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欲。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不曾尋着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分曉、畢竟無與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工夫處、蓋天理在人。亘萬古而不泯。選甚如何蔽固、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砂礫中、零零星星、逐時出來、但只於這箇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簇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靡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充長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鬭敵。縱一時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隔去私意後別尋一箇道理主執而行、才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只如一件事、見得如此為是、如此為非、便從是處行將去。不可只恁休、誤了一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孟子說牛山之木、既曰若此其濯濯也、又曰萌蘖生焉、既曰旦晝梏亡、又曰夜氣所存、如說求放心、心既放了、如何又求得、只為這些道理。根於一性者渾然至善。故發於日用者多是善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不知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不可做好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去只是去著這些子、存只是存着這些子、學者所當深察也、謨再三稱贊、先生曰、未可如此、便做領畧過去、有些說話、且留在胸次。烹治煅煉。教這道理成熟。若只一時以為說得明白、便道是了、又恐只做一場話說、○既受詩傳、併力抄録、頗疎侍教、先生曰、朋友來此、多被冊子困倒、反不曾做得工夫、何不且過此說話、彼皆紙上語爾、有所面言、資益為多、又問與周茂元同邸、所論何事、曰周宰云、先生著書立言、義理精密、既得之熟讀深思、從此力行、不解有差、曰、周宰才質甚敏、只有些麁疎、不肯去細密處求、說此便可見、載之簡牘、縱說得甚分明、那似當面議論。一言半句。便有通達處。所謂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說到透徹處。何止十年之功也。○誠意一節、是聖凡分別關隘去處、若能誠意。則是透得此關後。滔滔然自在去為君子。不然。則崎嶇反側。不免為小人之歸也。○同舜弼遊屏山歸、因說山園甚佳、曰、園雖佳、而人之志則荒矣。方子

問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頃。不加提省之力。則淪於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柄近見如此、不知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然初學亦未能便如此也、訓柄

必大初見、曰、讀大學見得道理、却有未能、自待姑息、氣習物欲不能頓革、為善去惡不能勇決、操存少懈、則其隱伏於中者紛起不自覺、今須一刀兩段、勿復凝滯、於道理合如此處、便撐當着做、不得遲疑、庶可補既往之過、致日新之功、如何、曰、要得如此、必大又曰、向因子夏大德小德之說、小者苟且放過、德之不脩、實此為病、張子曰、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學者須是毫髮不得放過、德乃可進、曰、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為無傷、是誠不可、訓必大

淳、冬至、以書及自警詩為贄見、翌日入郡齋、問工夫大要、曰、學固

在讀書、亦不專在讀書、公詩甚好、可見用功、然以何為要、有要、則三十五章可以一貫、若皆以為要、又成許多頭緒、便如東西南北禦冦一般、曰、晚生妄意、未知祇衷、問平日如何用工夫、曰、只就己上日用間、察其天理人欲之辨、問如何察之、曰、只就秉彝良心處察之、曰、心豈直是發、莫非心也、今説話也是心、對坐也是心、動作也是心、然則緊要着力在何處、扣之再三、淳思未答、先生縷縷言曰、凡看道理、須要窮箇根原來處、如為人父如何便止於慈、為人子如何便止於孝、如論孝須窮箇孝根原來處、論慈須窮箇慈根原來處、人君人臣仁敬亦然、凡道理皆從根原來處窮究、方見得確定、不可只道我操修踐履便了、多見士人有謹守資質好者、此固是好、及到講論義理、便偏執己見、自立一般門户、移轉不得、又大可慮、道理要見得真、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徹、無有不盡、真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得、不可只窺見一班半點、便以為是、如為人父須真知是決然止於慈而不可易、為人子須真知是決然止於孝而不可易、善須真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真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做、如看不好底文字、固是不好、須自家真見得是不好、好底文字、固是好、須自家真見得是好、聖賢言語、須是真看得十分透徹、如從他肚裏穿過、一字或輕或重、移易不得、始是看理徹、則我與理一、然一下未能徹、須是浹洽始得、這道理甚活、其體渾然、而其中粲然、上下數千年、真是昭昭在天地間、前聖後聖相

傳、所以斷然而不疑、夫子之所教者、教乎此也、顏子之所樂者、樂乎此也、圓轉處儘圓轉、直截處儘直截、先知所以覺後知、先覺所以覺後覺、問顏子之樂、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樂可求之否、曰、非也、此一下未可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令極徹、已而曰、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顏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真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

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礙。胷中泰然。豈有不樂。以下訓淳○問
日用工夫、曰、大綱只是恁地窮究根原來處、直要透徹、又且須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二句為要、○擇善而固執之、如致知格
物便是擇善、誠意正心修身便是固執、只此二事而已、淳舉南
軒謂知與行互相發、曰、知與行須是齊頭做、方能互相發、程子
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下須字在字、便是皆要齊頭着
力、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有一般人儘聰明、知得而行不及、是
資質弱、又有一般人儘行得、而知不得、因問淳資質懦弱、行意
常緩於知、克己不嚴、進道不勇、不審何以能嚴能勇、曰大綱亦
只是適間所說、于那根原來處。真能透徹。這箇自都了。○問看
道理須尋根原來處、只是就性上看否、曰、如何、曰、天命之性、萬
理完具、總其大目、則仁義禮智、其中遂分別成許多萬善、大綱
只如此、然就其中須件件要徹、曰、固是如此、又須看性所因是
如何、曰、當初天地間、元有這箇渾然道理、人生稟得便是性、曰、

性只是理。萬理之總名。此理亦只是天地間公共之理。稟得來
便為我所有。天之所命、如朝廷指揮差除人去做官、性如官職、
官便有職事、○天下萬事、都是合做底、而今也不能殺定合做
甚底事、聖賢教人、亦不曾殺定教人如何做、只自家日用間看
甚事來便做工夫、今日一樣事來、明日又一樣事來、預定不得、若指
定是事親、而又有事長、指定是事長、而又有事君、只日用間看
有甚事來、便做工夫○這道理不是如堆金積寶在這裏、便把
分付與人去、亦只是說一箇路頭、教人自去討、討得、便是自底、
討不得、也無奈何、須是自着力着些精彩去做。容易不得。○若
道生做一世人、不可汎汎隨流、須當了得人道、便有可望、若道
不如且過了一生、更不在說、須思量到如何便超凡而達聖。今
日為鄉人。明日為聖賢。如何會到此。便一聳拔。聳身着力詁 如此方
有長進。若理會得也好、理會不得也好、便悠悠了、○讀書理會
一件了又一件、不止是讀書、如遇一件事、且就這事上思量、合

當如何做、處得來當、方理會別一件、書不可只就皮膚上看。事
亦不可只就皮膚上理會。天下無書不是合讀底、無事不是合
做底、若一箇書不讀、這裏便缺此一書之理、一件事不做、這裏
便缺此一事之理、大而天地陰陽、細而昆蟲草木、皆當理會、一
物不理會。這裏便缺此一物之理。○天下無不可說底道理、如
為人謀而忠、朋友交而信、傳而習、亦都是眼前底事皆可說、只
有一箇熟處說不得、未熟時頓放這裏又不穩帖、拈放那邊又

教人　五十七

不是、然終不成住了、也須從這裏更着力始得、到那熟處、頓放
這邊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顛八倒無不是、所謂居之安則資
之深、資之深則左右逢其原、譬如梨柿、生時酸澁喫不得、到熟
後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遠。只在熟與不熟之間。○看道理須
要就那大處看。便前面闊闊。不要就壁角裏地步窄。一步便觸
無處去了。而今且要看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將自家
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漸漸有見處、前頭漸漸開闊、那箇大壇、場、

不去上面做、不去上面行、只在壁角裏、縱理會得一句、只是一
句透、道理小了。如破斧詩、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
公用心始得。○諸友問疾、請退、先生曰、堯卿、安卿、且坐、相別十
年、有甚大頭項工夫、大頭項疑難、可商量處、淳曰、數年來、見得
日用間大事小事、分明件件都是天理流行、無一事不是合做
底、更不容挨推閃避、撞着這事、以理斷定、便小心盡力做到尾
去、兩三番後、此心磨括出來、便漸漸堅定、雖有大底、不見其為

教人　五十八

大、難底不見其為難、至磽确至勞苦處、不見其為磽确勞苦、橫
逆境界、不見其有憾恨底意、可愛羨、難割捨底、不見其有拈滯底
意、見面前只是理、覺如水到船浮、不至有甚悭澁、而夫子與點、
顏子樂底、鳶飛魚躍、周子灑落、程子活潑潑底意、覺見都在面
前、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易三百八十四爻、便是日用上剖析箇
天理流行底條目、前聖後哲、都是一揆、而此理大處、只在人倫、
工夫要處、只在主敬、心常敬則常仁、先生曰、恁地汎說、也容易、

久之曰只恐勞心落在無涯可測之處因問向來所呈與點說一段如何曰某平生不愛人說此話論語自學而至堯曰都是做工夫處聖賢說事親便要如此事君便要如此言便要如此行便要如此都是好用工夫處通貫浹洽自然見得在面前若都掉了只管說與點正如喫饅頭只撮箇尖處不喫下面餡子許多滋味都不見向來此等無人曉得說出來也好今說得多了都是好笑都是閑說不是真積實見昨廖子晦亦說與點及鬼神反覆問難轉見支離没合殺了聖賢教人無非下學工夫一貫之旨如何不便說與曾子直待他事事都曉得方說與他萬理雖只是一理學者且要去萬理中千頭百緒都理會四面湊合來自見得只是一理與點顏子之樂程先生語錄只有一兩處說此何故說得恁地少而今學者何故說得恁地多只是空想像呂晉伯問伊川語孟且將緊要處理會如何伊川曰固是好若有所得終不浹洽後來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學去大抵看道理要得寬平廣博平心去理會若實見得只說一兩段亦見得許多道理不要將一箇大底語言都來罩了淳

又曰聖人千言萬語要見摠會處曰不要說摠會如博我以文便是要一一用功又如深造之以道便是要一一用功到自得方是摠會處如顏子不成只守箇克己復禮將下面四勿都除了如公說易只大綱說箇三百八十四爻皆天理流行若如此一部周易只一句便了聖人何故作許多十翼聖賢之學非老氏之比老氏說通於一萬事畢其他都不說少間又和那一都無了學者固是要見摠會處而今只管說箇摠會處如與點之類只恐孤單没合殺下梢流入釋老去如何會有詠而歸底意思○子思說尊德性而道問學五句是為學用功精粗全體說盡了如今所說却只偏在尊德性上去無道問學底許多工夫恐只是占便宜自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做一事不得今人之患在於徒務末而不究其本然只去理會那本而不理會那末

亦不得時變日新而不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那時
牽强去應、只成杜撰。誤認人欲作天理。則平日許多工夫依舊
都是錯了、吾友衎在遠方、無師友講明、又不接四方賢士、又不
知遠方事情、又不知古今人事之變、這一邊易得暗昧了、事變
無窮、都要人做、不是人做、却教誰做、不成我只管得自家、學者
須是立定此心、汎觀天下之事、精粗巨細、無不周徧、下梢打成
一塊。亦是一箇物事、方可見於用、不是揀那精底放在一邊、粗
底放在一邊、須是就事物上辨別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〇
聖人平日也不曾先說箇天理在那裏、方教人做去湊、只是說
眼前事、教人平平恁地做工夫去、自然到那有見處、淳曰、因做
工夫後見得天理也無妨、只是未做工夫、不要先去討見天理
否、曰、畢竟先討見天理立定在那裏、則心意便都在上面行。易
得將下面許多工夫放緩了。聖人不是不說這道理、也不是便
說這道理、只是說之有時、教人有序、子晦之說無頭、如吾友所

說從原頭來、又却要先見箇天理在前面、方去做、此正是病處、
是先見有所立卓爾、然後博文約禮也、若把這天理不放下、相
似把一箇空底物、放這邊也無頓處、放那邊也無頓處、放這邊
也恐攧破、放那邊也恐攧破、這天理說得蕩漾、似一塊水銀、滚
來滚去、捉那不着、又如水、不沿流溯源、合下便要尋其源、鑿來
鑿去、終是鑿不着、下學上達、自有次第、於下學中又有次第、
致知又有多少次第、力行又有多少次第、淳曰、下學中如致知
時、亦有理會那上達底意思否、曰、非也、致知今且就這事上理
會箇合做底是如何。少間又就這事上思量合做底因甚是恁
地。便見得這事道理合恁地。又思量因甚道理合恁地。便見得
這事道理原頭處。逐事都如此理會。便件件知得箇原頭處。淳
曰、件件都知得箇原頭處、湊合來便成一箇物事否、曰、不怕不
成一箇物事。只管逐件恁地去。千件成千箇物事。萬件成萬箇
物事。將間自然撞着成一箇物事。方如水到船浮。而今且去放

下此心、平平恁地做、把文字來平看、不要得高、第一番且平看
那一重文義是如何、第二番又揭起第一重看那第二重是如
何、第三番又揭起第二重看那第三重是如何、看來看去、二十
番、三十番、便自見得道理有穩處、不可才看一段、便就這一段
上要尋見原頭處、○問前夜承教誨、不可先討見天理、私心更
有少疑、蓋一事各有一箇當然之理、真見得此理、則做此事便
確定、不然、則此心末梢又會變了、不審如何、曰、這自是一事之
理。前夜所說。只是不合要先見一箇渾淪大底物攤在這裏。若
就這裏放出去做那萬事。○淳有問目、先生讀畢曰、公說只要
撮那頭一段尖、底末梢便要到那大而化之極處、中間許多都
把做渣滓、截斷都不用了、這是大病、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斯
便是見處、未能信便是下工夫處、曾點雖是曾見這箇物事、也
須低着頭隨衆從學問思辨篤行底做、襯貼起來方實證驗出
來方穩。不是懸空見得便了。博學審問五者。終始離他不得。只

是見得後。做得不費力也。如曾子每日三省、只是忠信傳習底
事、何曾說着一貫、一貫之說、夫子只是謾提醒他、縱未便曉得、
且放緩、亦未緊要、待別日更一提之、孟子自得之說、亦只說一
番、何曾全篇如此說、今卻懸虛只要那一去貫、則中庸只消天
命之謂性一句、及無聲無臭至矣一句、便了、中間許多達道達
德九經之類、皆是粗迹、不能耐煩理會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
千、今須從頭讀那書、許多訓詁名物度數、一一理會通透始得、
○問氣弱膽小之病、曰、公只去做工夫、到理明。而氣自強。而膽
自大矣。○諸友入侍、坐定、先生目淳、申前說曰、若把這些子道
理、只管守定在這裏、則相似山林苦行一般、便都無事可做了、
所謂潛心大業者何有哉、淳曰、已知病痛、大段欠了下學工夫、
曰、近日陸子靜門人、寄得數篇詩來、只將顏淵曾點數件事重
疊說、其他詩書禮樂不說、如吾友下學也。只是揀那尖利底說。
麤鈍底都掉了。今日下學。明日便要上達。如孟子、從梁惠王以

下都不讀、只揀告子盡心來說、只消此兩篇、其他五篇都刪了、
緊要便讀、閑慢底不讀、精底便理會、粗底便不理會、書自是要
讀、恁地揀擇不得。如論語二十篇、只揀那曾點意思來涵泳、都
要蓋了、單單說箇風乎舞雩詠而歸、只做箇四時景致、論語何
用說許多事、前日江西朋友來問、要尋箇樂處、某說只是自去
尋、尋到那極苦澀處。便是好消息。人須是尋到、那意思不好處。
這便是樂底意思來。都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理、而今做工
夫、只是平常恁地去理會、不要把做差異看了、粗底做粗底理
會、細底做細底理會、不消得揀擇、論語孟子、恁地揀擇、史書及
世間粗底書、如何地看得、○諸友揖退、先生留淳獨語、曰、何故
無所問難、淳曰、數日承先生教誨、已領大意、但當歸去做工夫、
曰、此別定不再相見、淳問曰、已分上事已理會、但應變處更望
提誨、曰、今且當理會常。不要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
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

闊着心胷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
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
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
徧、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閉
門獨坐便了。便可以為聖賢。自古無一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
通變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
箇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國家有九經、便要理會許多物事、
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身之視聽言貌思、極至於天人之際、
以人事則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稽之於卜筮、驗之於庶證、
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書、載周公許多經國制度、那裏便有國
家當自家做、只是古聖賢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蓋這道理、無
所不該、無所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
節之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理會得熟時、道理便
在上面、又如律曆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

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箇規模大槩、道理方浹洽通透、若只守箇些子。捉定在那裏。把許多都做閑事。便都無事了。如此便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不得。所以聖賢教人要博學。二字說力。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審、亦有箇大要處、縱詳審處未曉得、而太要處已被自家見了、今公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底樣了。便要去通那萬事。不知如何得。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天理大。所包得亦大。須撤開心胸去理會。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說、他人於己分上不曾見得、汎觀萬事固不得、如吾友於己分上已自見得、已有箇本領、若不說與公、却只捉定這些子便了、也不得、如今只道是持敬收拾身心、日用要合道理無差失、此固是好、然出而應天下事、應這事得時、應那事又不得、學之大本中庸大學已說盡了、大學首便說格物致知、便是要無所不格。無所不致。方能意誠心正身修、推而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無障礙、〇淳稟曰、伏承教誨、深覺大欠下學工夫、恐遐陬僻郡、孤陋寡聞、易致差迷、無從就正、望賜下學說一段、以為朝夕取準、曰、而今也不要先討差處、待到那差地頭、便旋旋理會、下學只是放闊去做。局促在那一隅。便窄狹了。須出四方遊學一遭。這朋友處相聚三兩月日、看如何、又那朋友處相聚三兩月日、看如何、胡叔器曰、游學四方、固好、恐又隨人轉了、曰、要我作甚、義剛錄云、胡叔器曰、恐又被不好底人壞了、先生曰、我須是先知得他是甚麼樣人、及見後、與他相聚數日便見、若是不合便去。不合便去。若恁地隨人轉、又不如只在屋裏孤陋寡聞〇先生餞席酒五行中筵親酌一杯、勸李丈云相聚不過如此、退去反而求之、次一杯與淳曰安卿更須出來行一遭、村裏坐不覺壞了人、昔陳了翁說一人棊甚高、或邀之入京參國手、日久在側、並無所教、但使之隨行携棊局而已、或人詰其故、國手曰、彼棊已精、其高著已盡識之矣、但低着未曾識、教之隨行、亦要都經歷一過。

○漳州陳淳會問、方有可答、方是疑、賀孫

先生問伯羽如何用功、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曰、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卻有思慮矣、又言也不可全無思慮、無邪思耳。以下訓伯羽

〔一〕人須打疊了心下閑思雜慮、如心中紛擾。雖求得道理。也沒頓處。須打疊了後、得一件方是一件、兩件方是兩件、○書不可進前一步看。只有退看。譬如以眼看物、欲得其大體邪正曲直、須是遠看方定、若近看、愈狹了、不看見、○

蜚卿欲類仁說看、曰、不必錄。只識得一處。他處自然如破竹矣。道夫

○先生謂蜚卿、看論語未子細、這讀書是要得義理通、不是要做趕課程模樣、若一項未通、且就上思索、只管看教通透方得、若便寫在策上、心下便放卻、於心下便無所得、某若有未通解處。自放心不得。朝朝日日。只覺有一事在這裏。賀孫

○蜚卿曰、某欲謀於先生、屏棄科舉、望斷以一言、曰、此事在公自看如何、如人飢飽寒煖、須自知之、他人如何說得、道夫

○蜚卿云、某正為心不定、不事科舉、曰、放得下否、曰、欲放下、曰、才說欲字便不得、須除去欲字。驤

看今世學者病痛、皆在志不立。嘗見學者、不遠千里來此講學、將謂真以此為事、後來觀之、往往只要做二三分人。識些道理便足。夫人與天地並立為三。自家當思量天如此高。地如此厚。自家一箇七尺血氣之軀。如何會並立為三。只為自家此性元善、同是一處出來一出一入。若有若亡。元有之性、不曾見得、則雖具人衣冠、其實與庶物不爭多。伊川曰、學者為氣所奪、習所勝、只可責志、顏淵仰高鑽堅、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在顏子分明見此物、須要做得、如人在戰陣、雷鼓一鳴、不殺賊、則為賊所殺、又安得不向前、又如學者應舉覓官、從早起來、念念在此、終被他做得、但移此心向學、何所不至、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至三十而立、以上節節推去、五峯曰、為學在立志、立志在居敬、此言甚佳、夫一陰一陽相對。志纔立。則已在陽處立。雖時失

脚入陰。然一覺悟。則又在於陽。今之學者皆曰它是堯舜我是衆人何以為堯舜為是言者曾不如佛家善財童子曰我已發善提心行何行而作佛渠却辦作佛自家却不辦作堯舜問志何以立曰自端本立以身而參天地以匹夫而安天下實有此理方伯謨問使齊王用孟子還可以安天下否曰孟子分明往見齊王以道可行只是他計些小利害。愛些小便宜。一齊昏了。自家只立得大者定。其他物欲一齊走退。因舉中庸一段曰德性曰高明曰廣大皆是元來底。問學中庸精微所以接續此也。

教人　七十

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狂士何足思蓋取其有志。以下訓可學 〇問反其性如何曰只吾友會道箇反時此便是天性只就此充之別無道理滕文公纔問孟子孟子便道性善自今觀之豈不躐等不知此乃是自家屋裏物。有甚過當。既立得性了。則每事點檢。是者從之。非者違之。根本上用工夫。審觀自見。〇問可學稟性太急遇事不覺忿暴何從而去此病曰亦在手熟耳。如小兒讀書遍數多自記得此熟之驗也大抵稟賦得深。多少年月。一旦如何便盡打疊得。須是日夜懲戒之。以至於熟。久當自去。〇看書麄則心麄。看書細則心細。若研窮不熟得些義理以為是亦得以為非亦得須是見得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方可。〇操者固是亦須先見其本。不然方操而存時已捨而亡矣〇義理所在當為則為。無渾厚。無矯激。如此方可

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須是猛起。服瞑眩之藥相似。教他麻了一上了。及其定疊。病自退了。人之為學正如說恢復相似且如東南亦自有許多財賦許多兵甲儘自好了如何必要恢復只為祖宗元有之物。須當復得。若不復得。終是不了。今人為學。彼善於此隨分做箇好人。亦自足矣。何須必要做聖賢。只為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可不復得。若不復得。終是不了。所以須要講學。求造聖賢之極。以下訓璘 〇問璘昨日臥雲庵中何所為璘曰歸時日已暮不曾觀書靜坐而已先生舉橫渠六有說言有教動有法

教人　七十一

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以為雖靜坐亦有所存主始得不然兀兀而已可學録云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是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已絶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

誨力行云若有人云孔孟天資不可及便知此人自暴自棄萬劫千生無緣見道所謂九萬里則風斯下

外面來底須自家有箇道理處置得下恐懼憂患只是徒然事來亦合當思慮不妨但只管累其本心也不濟得事以下訓明作

○凡日用工夫須是自做喫緊把捉見得不是處便不要做勿徇他去所説事有善者可從又有不善者間之依舊從不善處去所思量事忽為別思量勾引將去皆■是自家不曾把捉得住不干別人事須是自把捉不被他引去方是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把捉之説固是自用著力然又以枯槁無滋味辛急不易著力須平日多讀書講明道理以涵養灌培使此心常與理相入久後自熟方見得力處且如讀書便今日看得一二段來日看三五段殊未有緊要須是磨以歳月讀得多自然有用處但始初須大段着力窮究教通徹不過一二番稍難向後也只是以此理推去更不艱辛可以觸類而長正如入仕之初看公案自是未諳須著些心力如法考究看得三五項了自然便熟向後亦可類推也如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亦是熟後便精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

與立同問常苦心氣怯弱恐懼太過心下常若有事少悦豫底意思不知此病是如何曰試思自家是有事是無事曰本無事曰若是無事便是無事又恐懼箇甚只是見理不徹後如此若見得理徹自然心下無事然此亦是心病因舉遺書捉虎及滿室置尖物事又曰且如今人害淨潔病那裏有淨潔病只是疑

病、疑後便如此、不知在君父之前、還如此得否。僩又因論氣質、各有病痛不同、曰、纔明理後、氣質自然變化。病痛都自不見了。

以下訓與立僩

○為學無許多事、只是要持守身心。研究道理。分別得是非善惡。直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到這裏方是踏着實地。自住不得。僩因說先立心志為難、曰、也無許多事、只是一箇敬、徹上徹下、只是這箇到得剛健、便自然勝得許多物欲、溫公謂人以為如制悍馬、如斡盤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僩問思無邪、如何能得如此、曰、但邪者自莫思便了。

問每日暇時、略靜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靜越不靜、曰、程子謂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他不思、只是不可胡亂思、纔着箇要靜底意思、便是添了多少思慮。且不要恁地拘迫他。須自有寧息時。又曰、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正。以下訓胡泳

○伯量問南軒所謂敬者通貫動靜內外而言、泳嘗驗之、反見得靜時工夫少、動時工夫多、少間隨事逐物去了、曰、隨事逐物。也莫管他。有事來時須着應他。也只得隨他去。只是事過了。自家依舊來這裏坐。所謂動亦敬。靜亦敬也。又問但恐靜時工夫少、動時易得撓亂耳、曰、如何去討靜得、有事時須著應、且如早間起來有許多事、不成說事多撓亂人、我且去靜坐、不是如此、無事時固是敬、有事時敬便在事上。且如早間人客來相見、自家須着接它、接它時敬便在交接處。少間又有人客來、自家又用接它、若自朝至暮人客來不已、自家須盡着接它、不成不接他、無此理、接他時敬便隨着在這裏。人客去後。敬亦是如此。若厭人客多了心煩。此却是自撓亂其心。非所謂敬也。所以程子說學問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答或人之問說一大片、末稍只有這一■句是緊要處、又曰、不可有厭煩好靜之心。人在世上。無無事底時節。要無事時。除是死也。隨事來便着應他、有事無事、自家之敬、元未嘗間斷也、若事至

面前、而自家却自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死矣。僩

問子遊廬山、嘗聞人說一周宣幹否。壽昌對以聞之。先生曰、周宣幹有一言極好。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要罷三十年科舉、始得。訓壽昌

先生奉天子命、就國于潭、道過臨江、長孺自吉水山間越境迎見、四拜、先生受半答■半。跪進劄子、略云、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先生推先聖之心、慰學者之望、不孤委身受教之誠。先生閱劄子、笑曰、恁地却不得。此只是與子貢一箇恕字。其他學者要學聖人、煞有事件。如何將一字包括得盡。問曰、大道茫茫、何處下手、須有切要用功夫處。先生舉誦大哉聖人之道一章、曰、從尊德性五句下功夫。曰、何者是德性、何者是問學。曰、不過是居處恭、執事敬。言忠信、行篤敬之類、都是德性。至於問學、却煞闊。條項甚多。事事物物皆是問學。無窮無盡。曰、德性却如何尊。問學却如何道。曰、將這德性做一件重事、莫輕忽他。只此是尊。因舉手中扇而言、且如這扇、自家不會做、問人如何做、人教之以如何做、如何做。既聽得了、須是去做這扇、便得。如此方是道問學。若只問得去、却掉下不去做、如此便不是道問學。曰、先生之言、道字莫只是訓行否。先生頷之、而曰、雖是五句、却是一句總四句。雖是十件、却是兩件統八件。問如何致廣大、如何盡精微。曰、自家須要做聖賢事業、到聖賢地位。這是致廣大。然須是從洒掃應對進退間、色色留意、方得。這是盡精微。問如何極高明、如何道中庸。曰、此身與天地並。這是極高明。若只說、却不踏實地、無漸進處、亦只是胡說。也須自家周旋委曲於規矩準繩之中。到俯仰無愧怍處、始得。這是道中庸。問如何溫故、如何知新。曰、譬如讀論語、今日讀這一段、所得是如此、明日再讀這一段、所得又如此。兩日之間、所讀同、而所得不同。這便是溫故知新。問如何敦厚、如何崇禮。曰、若只是恁地敦厚、却塊然無用。也須是見之運量酬酢、施為注措之間、發揮出來、始得。先生又

誦前數節云、須先了得三百三千。留飯、辭去、訓長孺

包顯道領生徒十四人來、四日皆無課程、先生令義剛問之、於是次日皆依精舍規矩、說論語、一生說務本章、先生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這是揮開說、凡事若是務本時、道便自然生、此若拈定孝弟說、下面自不要這兩句了、又曰、今江西人。皆是要偷。然自在才讀書。便要求箇樂處。這便不是了。某說若是讀書尋到那苦澀處。方解有醒悟。康節從李挺之學數、而曰、但舉其端、勿盡其言、容其思之、它是怕人說盡了。這便是有志底人。因言聖人漉得那天理似泥樣熟。只看那一部周禮。無非是天理。纖悉不遺。一生說顏子不恁章、先生曰、聖人便是一片赤骨立底天理。光明照耀。更無蔽障。顏子則是有一重皮子。但其他人。則被這皮子包裹得厚。剝了一重又一重。不能得便見那裏面物。事顏子則皮子甚薄。一剝便爆出來。夫子與他說、只是要與他剝這一重皮子、他緣是這皮子薄、所以一說便曉、更不要再三、如說與他克己復禮、他更不問如何是克己、如何是復禮、他便曉得、但問其目而已、義剛。以下訓揭 ○包顯道侍坐、先生方修書、語之曰、公輩逍遥快活、某便是被這事苦、包曰、只據見成底書讀、先生曰、恁地却不濟事、次日又言昨夜睡不著、因思顯道恁地、便不是自強不息底道理、人最是怕陷溺其心、而今顯道輩。便是以清虛寂滅陷溺其心。劉子澄輩。便是以求多務博陷溺其心。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聖賢之心直是如此、

砥初見、先生問曾做甚工夫、對以近看大學章句、但未知下手處、曰、且須先操存涵養。然後看文字。方始有浹洽處。若只於文字上尋索、不就自家心裏下工夫、如何貫通、問操存涵養之道如何、曰、才操存涵養、則此心便在、仲思問操存未能無紛擾之患、曰、才操便存。今人多於操時不見其存。過而操之。愈自執捉。故有紛擾之患。以下訓砥 ○問有事時須應事接物、無事時此心如何、

曰無事時亦只如有事時模樣只要此心常在也又問程子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如何曰心若走作不定如何見得道理且如理會這一件事未了又要去理會那一件事少間都成沒理會須是理會這事了方去理會那事又問只是要主一曰當如此又問思慮難一如何曰徒然思慮濟得甚事某謂若見得道理分曉自無閑雜思慮人之所以思慮紛擾只緣未實見得此理若實見得此理更何暇思慮天下何思何慮不知有甚事可思慮也又問伊川常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思慮且以此教人收拾此心耳若初學者亦當如此○用之問動容周旋未能中禮於應事接物之間未免有礙理處如何曰只此便是學但能於應酬之頃逐一點檢便一一合於理久久自能中禮也 砥 訓礪

陳廷秀問今當讀何書曰聖賢教人都提切己說話不是教人向外只就紙上讀了便了自家今且剖判一箇義利試自睹當自家今是要求人知要自為己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孟子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大凡為學且須分箇內外這便是生死路頭今人只一言一動一步一趨便有箇為義為利在裏從這邊便是為義從那邊便是為利向內便是入聖賢之域向外便是趨愚不肖之途這裏只在人劄定脚做將去無可商量若是已認得這箇了裏面煞有工夫却好商量也顧謂道夫曰陸子靜來南康某請他說書他却說這義利分明如云今人只讀書便是為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為利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今人初生稍有知識此心便恁亹亹地去了干名逐利浸浸不已其去聖賢日以益遠豈不深可痛惜 道夫 ○先生謂陳廷秀曰今只理會下手做工夫處莫問他氣稟與習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莫做一直做將去那箇萬里不留行更無商量如今推說雖有許多般樣到做處只是是

底便做。一任你氣稟物欲。我只是不恁地。如此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氣習不期變而變矣。夫道

○為學有用精神處。有惜精神處。有合著工夫處。有枉了工夫處。要之人精神亦不多。自家將來枉用了。亦可惜。惜得那精神。便將來看得這文字。上下四傍。都不管他。只見這物事在面前。任你孔夫子見身。也還我理會這箇了。直須抖擻精神。莫要昏鈍。如救火治病。豈可悠悠歲月。道夫。○以上訓芝

問主一無適。遇事之時也須如此。曰。無事之時。這心只是主一。遇事之時。也是如此。且如這事當治不治。當為不為。便不是主一了。若主一時。坐則心坐。行則心行。身在這裏。心亦在這裏。若不能主一。如何做得工夫。以下訓卓

○語黃先之病處數日。諄諄。先之云。自今敢不猛省。曰。何用猛省。見得這箇是要緊。便拽轉來。如東邊不是。便挈過西邊。更何用猛省。只某夜來說得不力。故公領得尤未切。若領會得切。只眼下見不是。便一下打破沙瓶。便了。公今只看一箇身心。是自家底。是別人底。是自家底。今纔挈轉。便都是天理。挈不轉。便都是人欲。要識許多道理。是為自家。是為別人。看許多善端。是自家本來固有。是如今方從外面強取來附在身上。只恁地看。便瀧然分明。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纔思便在這裏。某嘗說孟子雞犬之喻。也未甚切。雞犬有求而不得。心則無求而不得。纔思便在這裏。更不離步。莊子云。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心之變化如此。只怕人自不求。如桀紂盜跖。他自向那邊去。不肯思。他若纔會思。便又在這裏。心體無窮。前做不好。便換了。後面一截生出來。便是良心善性。賀孫

○昨夜與先之說思則得之。纔思便在這裏。這失底已自過去了。自家纔思。這道理便自生。認得著。莫令斷。始得。一節斷一節。便不是。今日恁地。一節斷了。明日又恁地一節斷。只管斷了。一向失去。賀孫

體驗是自去心裏暗自講量。重復思繹過。訓士毅

枅嘗問先生自謂矯揉之力雖勞而氣稟之偏自若警覺之念雖至而惰怠之習未除異端之教雖非所願學而芒忽之差未能辨善利之間雖知所決擇而正行惡聲之念或潛行而不自覺先覺之微言與論讀之雖間有契而不能浹洽於心意之間云云曰所論皆切問近思今既自知所不足則亦即此而加勉焉耳為仁由己豈他人所能與惟讀書窮理之功不可不講也。訓枅

問堯卿近看道理所得如何曰日用間有些着落不似從前走作曰此語亦是鶻突須是端的見得是如何譬如飲食須見那箇是好喫那箇滋味如何不成說都好喫。淳○以下訓諸門人

○問堯卿今日看甚書曰只與安卿較量下學處曰不須比安卿公年高且據見定底道理受用安卿後生有精力日子長儘可闊着步去。淳

○李丈問前承教只據見定道理受用某日用間已見有些落着事來也應得去不似從前走作曰日用間固是如此也須隨自家力量成就去看如何間工夫到此自是不能間斷得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這工夫常恁地昔李初平欲讀書濂溪曰公老無及矣只待某說與公二年方覺悟他既讀不得書濂溪說與他何故必待二年之久覺悟二年中說多少事想見事事說與他不解今日一說明日便悟頓成箇別一等人無此理也公雖年高更著涵養工夫如一粒菜子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壅澆灌方得成不成說道有那種子在此只待他自然生根生苗去若只見道理如此便要受用去則一日止如一日一年止如一年不會長進正如菜子無糞去培壅無水去澆灌也須是更將語孟中庸大學中道理來涵養。淳

○語通老早來說無事時此理存有事時此理亡無他只是把事做等閑須是於事上窮理方可理於作事本無異今見事來別把做一般看自然錯了。可學

○李公謹問讀書且看大意有少窒礙處且放過後來旋理會如何曰才恁地立規模只是要苟簡小處曉不得也終不見大處窒礙十分不得已只得且放下如何先如此

立心。賀孫〇胡問靜坐用功之法、曰、靜坐只是恁靜坐、不要閑勾當、不要閑思量、也無法、問靜坐時、思一事則心倚靠在事上、不思量則心無所倚靠、如何、曰、不須得倚靠、若然、又是道家數出入息、目視鼻端白一般、他亦是心無所寄寓、故要如此倚靠、若不能斷得思量、又不如且恁地也無害。淳。義剛錄同、又曰、靜坐息閑雜思量。則養得來便條暢。〇胡叔器患精神短、曰、若精神少、也只是做去、不成道我精神少、便不做、公思索不精、讀書泛泛、公與安卿之病正相反、安卿思得義理甚精、只是要將那麁底物事都掉了、公又不曾向裏去義理上思量、事物來皆奈何不得、叔器曰、安之在遠方、望先生指一路脉、去歸自尋、曰、見行得便是路、那裏有別底路來、道理星散在事物上。卻無總在一處底。而今只得且將論孟中庸大學熟看、如論語上看不出、少間就孟子上看得出、孟子上底只是論語上底、又問優游涵養勇猛精進字如何、曰、也不須恁地立定牌榜、淳錄作做題目、也不須恁地起草、只做將去、又問應

事當如何、曰、士人在家、有甚大事、只是着衣喫飯理會眼前事而已、其他天下事、聖賢都說十分盡了、今無他法、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自家只就他說話上寄搭些工夫、便都是我底、某舊時看文字甚費力、如論孟諸家解有一箱、每看一段、必檢許多、各見得落着、然後斷其是非、是底都抄出、一兩字好亦抄出、大綱已定、今集注只是就那上刪來、今人守見成說、只草草看了、今試將精義來參看一兩段。所以去取底是如何。便自見得。大抵事要思量、學要講、如古人一件事、有四五人共做、自家須看那人做得是、那人做得不是、又如眼前一件事、有四五人共議、甲要如此、乙要如彼、自家須見那人說得是、那人說得不是、便待思量底不是、此心曾經思量一過、有時那不是底發我這是底、如十箇物事。團九箇不着。那一箇便着。則九箇不着底也不是枉思量。又如講義理、十人十樣說、自家平心看、或他說是底。卻發得自家不是底。或十人都說不是。有時因此發得自

家是底。只是自家見識到、別無法、學者須是撤開心胸、事事逐
件都與理會過、未理會得底且放下、待無事時復將來理會。少
間甚事理會不得、剛義 ○林恭甫問、論語乃記堯曰一篇何也、曰、
人說夫子嘗述前聖之言、弟子類記於此、然道理緊要却不在
此、這只是外面一重、須體驗聖人之心、體驗得熟、自家心便是聖
人之心、某自二十時、看道理便要看那裏面、嘗看上蔡論語、初
時紅筆抹出、又用青筆又用黃筆、三四番後、又用墨筆抹出、是
要尋那精底。看道理須是漸漸向裏。尋到那精英處方是。未看
得時。正要去緊要處鑽。少間透徹。則無書不可讀。便是七言雜
字、也有道理、今人不知尋緊要處、也都討箇不着、剛義 ○語敬之
黃名顯子 曰、某舊時看文字、有一段理會未得、須是要理會得、直是
辛苦。近來衰晚。却看得平易。不甚着力。看公慢慢、要進又不敢
進、要取又不敢取、只如將手恁地探摸、只怕物事觸了手相似、
徒然費了時光、須是勇猛向前。匹馬單鎗做將去。彼丈夫也我

丈夫也、吾何畏彼哉、某近看得道理分明。便是有甚利害。有甚
禍福。直是不怕。只是見得道理合如此。便做將去。賀孫 ○某平生
不會懶、雖甚病、然亦一心欲向前做事、自是懶不得。今人所以
懶、未必是真箇怯弱、自是先有畏事之心。才見一事、便料其難
而不為、緣先有箇畏縮之心、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所為也、
僩 ○問曾光祖曰、公讀書有甚大疑處、曰、覺見持敬不甚安、曰、
初學如何便得安、除是孔子方始恭而安、今人平日恁地放肆
身心、一下自是不安、初要持敬也、須有些勉强、但須覺見有些
子放去、便須收斂提掇起、教在這裏、常常相接、久後自熟、又曰、
雖然、這箇也恁地把捉不得。須是先理會得箇道理。而今學問
便只要理會一箇道理、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有一箇物、便有一
箇道理、所以大學之道、教人去事物上、逐一理會得箇道理、若
理會一件未得、直須反覆推究研窮、行也思量、坐也思量、早上
思量不得、晚間又把出思量、晚間思量不得、明日又思量、如

此、豈有不得底道理、若只畧畧地思量思量、不得便掉了、如此千年也理會不得、只管責道是自家魯鈍、某嘗謂此道理無他、只是要熟、只是今日把來恁地看過、明日又把來恁地看過、看來看去。少間自然看得。或有看不得底。少間遇着別事。沒巴沒鼻也會自然觸發。蓋為天下只是一箇道理。賀孫〇如說思不出其位、這位字却不是只守得這軀殼、這位字煞大。若見得這意思。天下甚麼事不關自家身己。極而至於參天地贊化育。也只是這箇心。都只是自家分內事。如云洛底也是、蜀底也是、某定道他元不曾理會得、如云熙豐也不是、元祐也不是、某定保他自元不曾理會得、如云佛氏也好。老氏也好。某定道他元不曾理會得。若見得自底分明、是底直是是、非底直是非、那得恁地含含胡胡、怕觸着人、這人也要周旋、那人也要周旋、賀孫〇問持敬、曰、且放下了持敬、更須向前進一步、曰、如何是進步、曰、心中若無一事時。便是敬。蓋卿〇器遠言少時好讀伊洛諸書、後來見

陳先生、却說只就事上理會、較着實、若只管去理會道理、少間恐流於空虛、曰、向見伯恭亦有此意、却以語孟為虛、看語孟開陳許多大本原、多少的實可行、反以為恐流於空虛、却把左傳做實、要人看、殊不知少間自都無主張、只見許多神頭鬼面、一場沒理會、此乃是大不實也、又只管教人看史書、後來諸生皆衰了、如潘叔度、臨死、却去討佛書看、且是止不得、緣是他那裏都無箇捉摸、却來尋討這箇、如人乘船、一齊破散了、無奈何將一片板、且守得在這裏、又曰、孟子曰、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若不就自家身心理會教分明、只道有些病痛不妨、待有事來旋作安排、少間也把捉得一事了、只是有些子罅縫。少間便是一箇禍端。這利害非輕。假饒你盡力極巧、百方去做、若此心有些病根、只是會不好、又曰、又有說道身已自着理會、一種應出底事又自着理會、這分明做兩邊去、不知古人云、脩身而天下平、大學云、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云

云、今來却截斷一項、只便要理會平天下、如何得。某不是要教人步步相循、都來入這圈套。只是要教人分別是非、教明白。是底還他是、不是底還他不是。大家各自着力、各自撑拄。君盡其職、臣效其功、各各行到大路頭、自有箇歸一處。是乃不同之同。乃所以為真同也。若乃依阿鶻突、委曲包含、不別是非、要打成一片、定是不可。賀孫 ○器遠問、初學須省事、方做得工夫。曰、未能應得事、終是省得、然又怕要去省、却有不省病痛。某嘗做事要省工夫、到得做出却有不好、却不厭人意、依前是不曾省得。省事固好、然一向不經歷、到得事來、却被他倒了。問、處鄉黨閭當自盡、不要理會別人、若有事與己相關、不可以不說、當如何。曰、若合說便着說。如所謂若要我頭也須說。若是不當自家說、與其人不可說、則只得不說。然自家雖然是不說、也須示之以不然之意。只有箇當說與不當說、若要把他不是處做是說、便決是不可。賀孫 ○江文卿博識羣書、因感先生之教、自咎云、某五十

年前枉費許多工夫。曰、也不妨、如今若理會得這要緊處、那許多都有用。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公却無擇善一着。如東坡說話固多不是、如說易說甚性命、全然惡模樣。然說書、如帝王之興、受命之祥、如河圖洛書、玄鳥生民之詩、固有是理、然非以是為先。恨學者推之過詳、流入讖緯、後人舉從而廢之、亦過矣。這是他說得好處、公却不記得這般、亦■是自家本領不明。若理會得原頭正、看那許多方有辨別。程先生與樿子讀碑云、公所看都是字、某所看都是理。似公所說、亦都是字、自家看見都是理。賀孫 ○李周翰請教、屢歎年歲之高、未免時文之累。曰、其所編小學、公且子細去看。因舉在漳州日、詞訟訖、有一士人立庭下、待詢問、乃是要來從學。居泉州、父母遣學舉業、乃厭彼要從學、某以其非父母命、令且歸去、得請再來、始無所礙。然其有所見如此、自別。賀孫 ○吳宗直翁問學、亦頗知自立、而病痛猶多、奈何。曰、未論病痛、人必全體是、而後可以言病痛、譬如

純是白物事了、而中有黑點、始可言病痛、公今全體都未是、何病痛之可言、設雖有善、亦只是黑上出白點、特其義理之不能己、與氣質之或美耳、大抵人須先要趨向是、若趨向正底人、雖有病痛、也是白地上出黑花。此特其氣稟之偏、未能盡勝耳、要之白地多也、趨向不正底人、雖有善、亦只是黑地上出白花。却成差異事、如孔門弟子、亦豈能純善乎、然終是白地多、可愛也、人須先拽轉了自己趨向始得。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旣志於義理、自是無惡、雖有未善處、只是過耳、非惡也、以此推之、不志於仁、則無善矣、蓋志在於利欲、假有善事、亦偶然耳、蓋其心志念念只在利欲上、世之志利欲與志理義之人。自是不干事。志利欲者。便如趨夷狄禽獸之徑。志理義者。便是趨正路。鄉里如江德功、吳公濟、諸人、多少是激惱人。然其志終在於善。世亦有一種不激惱人底、又見人說道理、他也從而美之、見人非佛老、他亦從而非之、但只是胡亂順人情說。而心實不然。不肯真箇去做。此最不濟事。伯羽

○某人說書、只是捏合、都不詳審、活熟、此是心上病、蓋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要須養得此心令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便好、銖

○惟其心無主宰。故為私意所勝。若常加省察。使良心常在。見破了這私意。只是從外面入。縱饒有所發動。只是以主待客。以逸待勞。自家這裏。亦容他不得。此事須是平日着工夫、若待他起後方省察、殊不濟事、道夫

○蘇宜久辭、問歸欲觀易、曰、而今若教公讀易只看古註、並近世數家注、又非某之本心、若必欲教公依某之易看、某底又只說得三分、自有六七分曉不得、亦非所以為教、看來易是箇難理會底物事、卒急看未得、不若且未要理會、聖人云、■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看來聖人教人不過此數者、公既理會詩了、只得且理會書、理會書了、便當理會禮、禮之為書、浩瀚難理會、卒急如何看得許多、且如箇儀禮、也是幾多頭項、某因為思得一策、不若且買一本溫公書儀、歸去子細看、看得這箇、不惟

人家冠昏喪祭之禮、便得他用。兼以之看其他禮書、如禮記儀禮周禮之屬、少間自然易、不過只是許多路逕節目。溫公書儀固有是有非、然他那箇大槩是。僩 ○廖晉卿請讀何書、曰、公心放已久、精神收拾未定、無非走作之時、可且收斂精神、方好商量讀書、繼謂之曰、玉藻九容處、且去子細體認、待有意思、却好讀書。時舉 ○先生問元昭、近來頗覺得如何、曰、自覺此心不實、曰、但不要窮高極遠、只於言行上點檢、便自實、今人論道、只論理。不論事。只說心。不說身。其說至高。而蕩然無守。流於空虛異端之說。且如天下歸仁、只是天下與其仁、程子云事事皆仁、是也、今人須要說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其說非不好、但無形無影、全無下手脚處、夫子對顏子克己復禮之目、亦只是就視聽言動上理會、凡思慮之類、皆動字上包了、不曾更出非禮勿思一條、蓋人能制其外、則可以養其內、固是內是本、外是末、但偏說存於中、不說制於外、則無下手脚處。此心便不實、外面儘有過言過行更不管、却云吾正其心、有此理否、浙中王蘋信伯、親見伊川來、後來設教作怪、舒州有語錄之類、專教人以天下歸仁、才見人便說天下歸仁、更不說克己復禮、璘 ○楊丞問心思擾擾、曰、程先生云、嚴威儼恪、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只纔整頓起處。便是天理。無別天理。但常常整頓起。思慮自一。璘 ○黃達才言思不能精之病、曰、硬思也不得。只要常常提撕莫放下。將久自解有得。義剛 ○立之問某常於事物未來、思慮未萌時、覺見有惺惺底意思、故其應變接物、雖動却有不動之意存、未知是否、曰、應變接物、只要得是。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可以盡天下之事、若須要不動。則當好作事處又蹉過了。時舉 ○李伯誠曰、打坐時意味也好、曰、坐時固是好、但放下脚、放開眼、便不恁地了、須是臨事接物時。長如坐時方可。如挽一物樣。待他要去時。硬挽將轉來。方得。義剛 ○丘玉甫作別請益、曰、此道理、儘說只如此、工夫全在人、人却聽得頑去聲了、不曾真箇做、須知此理在

己不在人。得之於心而行之於身方有得力。不可只做冊子工
夫。如某文字說話朋友想都曾見之。想只是看過。依然只如舊
時。只是將身掛在理義邊頭。不曾真箇與之為一。須是決然見
得未嘗離不可捨處。便自然着做。不能已也。又曰學者肯做
工夫。想是自有時。然所謂時者不可等候。只自肯做時便是也。
今學者自不以為飢。如何強他使食。自不以為渴。如何強他使
飲。必大○江元益問門人勇者為誰。曰未見勇者。幹○林叔和請
教。曰凡讀書須虛心。且似未識字底。○方叔弟問尋求古人意
思。曰嘗謂學者須是信。又須不信。久之却自尋得箇可信底道
理。則是真信也。大雅○與馮德英說為己為人。曰若不為己。看做
甚事。都只是為別人。雖做得好。亦不關己。自家去從師也不是
要理會身己。自家去取友也不是要理會身己。只是漫恁地。只
是要人說道也曾如此。要人說道好。自家又識得甚麼人。自家
又有幾箇朋友。這都是徒然。說道看道理不曾着自家身己。如
何曉得。世上如此為學者多。只看為己底是如何。他直是苦切。
事事都是自家合做底事。如此方可。不如此定不可。賀孫○問宋
傑資質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若敬心稍不存。則裏面昏雜。
外亦鶻突。所以專於敬而無失上用功。曰這裏未消說敬與不
敬在。蓋敬是第二節事。而今便把來夾雜說。則鶻突了。愈難理
會。且只要識認得身心性情之德。就發處認得在裏面物事。仁
有箇仁模樣。義有箇義模樣。禮智皆然。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
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
得這物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箇黑底虛靜。不是白底虛靜。而
今須是要打破那黑底虛靜。換做箇白淨底虛靜。則八窗玲瓏。
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那裏底虛靜。終身黑淬淬底。莫之通曉
也。燾○用之舉似先生向日曾答蔡丈書承喻以禮為先之說。
又似識造化之云。不免倚於一物。未知親切工夫耳。大抵濂溪
說得的當。通書中數數拈出幾字。要當如此瞥地。即自然有箇

省力處無規矩中卻有規矩。未造化時已有造化。此意如何曰幾箇（疑當作字）要得且於日用處省察善便存放這裏惡便去而不為便是自家切己處古（至知）人禮儀都是自少理會了只如今人低躬唱喏自然習慣。今既不可改而今人去理會合下便別將做一箇大頭項又不道且理會切身處直是要理會古人因革一副當將許多精神都枉耗了元未切自家身己在又曰只有大學教人致知格物底便是就這處理會到意誠心正處展開去自然大。若便要去理會甚造化。先將這心弄得大了少間都沒物事說得蒲。（賀孫）○林仲參問下學之要受用處曰潑底椅卓在屋下坐。便是受用若貪慕外面高山曲水。便不是受用底。舉詩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好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前人只恁地說了（銖）○趙恭父再見問別後讀書如何曰近覺得意思卻不甚迫切曰若只恁地據見定做工夫。卻又有苟且之病去。曰安敢苟且曰既不迫切便相將向這邊來又不可不察又問切己工夫如何曰愈見得己私難勝曰這箇也不煩苦苦與他為敵。但才覺得此心隨這物事去。便與他喚回來。便都沒事。○純叟問方讀書時覺得無靜底工夫須有讀書之時有虛靜之時曰某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凡心不可放入無何有之鄉須收斂在此）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德明）○先生見劉純叟閉目坐曰純叟待要遺物物本不可遺。（大雅）（物不可遺道不可離也）○禮記云疑事毋質直而勿有看古人都是恁地不敢草草周先生所以有主靜之說如蒙艮二卦皆有靜止之體洪範五事聽曰聰聰作謀謀屬金金有靜密意思人之為謀亦欲靜密貌曰恭恭作肅肅屬水水有細潤意思人之舉動亦欲細潤聖人所以為聖人只是動靜不失其時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聖人這般所在直是則得好自家先恁地浮躁如何要發得中節做事便事事做不成說人則不曾說得着實又曰老子之術自有退後

教人　百十

一着、事也不擬前去做、說也不曾說將出、但任你做得狠狠了、
自家徐出以應之、如人當紛爭之際、自去僻靜處坐、任其如何、
彼之利害長短、一都冷看破了、從旁下一着、定是的當、此固
是不好底術數、然較之今者浮躁胡說亂道底人、彼又較勝、因
舉老子語、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
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無用。賀孫○戴明伯請教、
曰、且將一件書讀、聖人之言、即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即天下之
理、且逐段看令分曉、一段分曉、又看一段、如此至一二十段、亦
未解便見箇道理、但如此心平氣定、不東馳西騖、則道理自逐
旋分明、去得自家心上一病。便是一箇道理明也。道理固是自
家本有、但如今隔一隔了、須逐旋揩磨呼喚得歸、然無一喚便
見之理。如金溪只要自得、若自得底是、固善、若自得底非、卻如
何、不若且虛心讀書、讀書切不可自謂理會得了、便理會得、且
只做理會不得、某見說不會底、便有長進、不長進者、多是自謂
己理會得了底、如此則非特終身不長進、便假如釋氏三生十
六劫、也終理會不得、又云、此心先錯用向東去、及至喚回西邊、
又也只是那向東底心、但只列轉些頓放、元不曾改換、有一學
者先佞佛、日逐念金剛大悲呪不停口、後來雖不念佛、來誦大
學論孟、卻依舊趕徧數、荒荒忙忙誦過、此亦只是將念大悲呪
時意思、移來念儒書爾、大雅○包詳道書來、言自壬子九月一省
之後云云、先生謂顯道曰、人心存亡之決、只在出入息之間、豈
有截自今日今時便鬼亂、已後便悄悄之理、聖賢之學、是捐捐
定定做、不知不覺自然做得徹、若如所言、則是聖賢修為講學
都不須得、只等得一旦恍然悟去、如此者起人僥倖之心、義剛○
看孫吉甫書、見得是要說文字底氣習、且如兩漢晉宋隋唐風
俗、何嘗有箇人要如此、變來只是其風俗之變、衮來衮去、自然
如此、漢末名節之極、便變作清虛底道理、到得陳隋以後、都不
理會名節、也不理會清虛、只是相與做一般纖豔底文字、君臣

之間把文字做一件大事理會如進士舉是隋煬帝做出來。至唐三百年以至國初。皆是崇尚文辭。鄭子上問風俗衮來衮去如何到本朝程先生出來便理會發明得聖賢道理曰周子二程說得道理如此亦是上面諸公那趲將來當楊劉時只是理會文字到范文正孫明復石守道李泰伯常夷甫諸人漸漸刋落枝葉務去理會此事。思學問見於用處。及胡安定出又教人作治道齋理會政事漸漸那得近裏所以周程發明道理出來非

一人之力也璘〇李繹勸蔡季通酒止其泉南之行蔡决於先生先生笑而不答良久云身勞而心安者為之利少而義多者為之。人傑〇先生看糊窓云有些子不齊整便不是他道理朱季繹云要好看却從外糊直卿云此自欺之端也賀孫

朋友乍見先生者先生每曰若要來此先看熹所解書也過〇以下總訓門人而無名氏〇世昌問先生教人有何宗旨曰某無宗旨尋常只是教學者隨分讀書文蔚〇讀書須是成誦方精熟若曉文義不得只背得少間不知不覺自然相觸發曉得這義理蓋這一段文義橫在心下自是放不得必曉而後已橫渠云讀書須是成誦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古人記得故曉得今人鹵莽記不得故曉不得緊要處慢處皆須成誦。自然曉得。也只要熟看熟讀而已。別無方法也。卓〇嘗見老蘇說他讀書孟子論語韓子及其他聖人之文兀然端坐終日以讀者七八年又韓退之答李翊柳子厚答韋中立書言讀書用功之法亦可見某

嘗歎息以為此數人者。但求文字言語聲響之工。費了許多精力甚可惜也。今欲理會這箇道理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乃不曾用得旬月功夫。熟讀得一卷書其能言者不過敷演已說與聖人言語初不相干是濟甚事今請歸家正襟危坐取大學論語中庸孟子逐句逐字分曉精切求聖賢之意切己體察。着己踐履。虛心體究。如是兩三年然後尋師方可商量方是就有道而正焉者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己入那道理中去漸漸

相親、久之與己為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因言及釋氏而曰、釋子之心、却有用處、他直是朝夕汲汲不捨、所以無有不得之理、今公等學道、安得似他、每日只是悠悠度日、說閑話、逐物而已、敢說公等無一日心在此上、莫說一日、一時也無、莫說一時、頃刻也無、悠悠漾漾。似做不做。從生至死。忽然無得而已。今朋友謹飭不妄作者、亦是他資禀自如此、然其心亦無所用、只是閑慢過日、或云、須是汲汲、曰、公只會說汲汲、元不曾汲汲、若是汲汲用功底人、自別、他那得工夫說閑話、精專懇切、無一時一息不在裏許思量一件道理、直是思量得徹底透熟、無一毫不盡、今公等思量這一件道理、思量到半間不界便掉了、少間又看那一件、那件看不得又掉了又看那一件、如此沒世不濟事、若真箇看得這一件道理透。入得這箇門路。以之推他道理。也只一般。僩 ○今學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說、只記得前賢與諸家說便得、某舊時看文字極難、且如毛詩、古今諸家說盡用記取、閑時將起思量、這一家說得那字是、那字不是、那一家說得那字不是、那字是、那家說得全是、那家說得全非、所以是者是如何、所以非者是如何、只管思量少間這正當道理、自然光明燦爛、在心目間、如指諸掌、今公門只是紐捏巴攬來說。都記得不熟。所以這道理收拾他不住。自家也使他不動。他也不服自家使。相聚得一朝半日、又散去了、只是不熟、敬子云、而今每日只是優游和緩、分外讀得幾遍、意思便覺不同、曰、而今須是苦心竭力下工夫。做得八分九分成了。方使得優游和緩。而今便說優游和緩、只是泛泛而已矣、這箇做工夫、須是放大火中鍛煉。鍛教他通紅。溶成汁。瀉音寫傾也成鋌。音定上聲銅鐵璞也方得。今只是略略火面上熁音脅火迫得透、全然生硬、不屬自家使在、濟得甚事、須是縱橫舒卷。皆由自家使得。方好。搦音諾按也成團。捺乃八切按也成匾。放得去。收得來。方可。今之學者、只緣一箇不熟、少間無一件事理會得精、呂居仁記老蘇說、平生

因聞升裏轉斗裏量之語、遂悟作文章妙處、這箇須是爛泥醬熟。縱橫妙用。皆由自家。方濟得事也。僩 ○某煞有話、要與諸公說、只是覺次序未到、而今只是面前小小文義、尚如此理會不透、如何說得到其他事、這箇事須是四方上下。小大本末。一齊貫穿在這裏。一齊理會過。其操存踐履處、固是緊要、不可間斷、至於道理之大原、固要理會、纖悉委曲處、也要理會、制度文為處、也要理會、古今治亂處、也要理會、精粗大小。無不當理會。四

教人　百九

邊一齊合起、功夫無些罅漏。東邊見不得、西邊須見得、這下見不得、那下須見得、既見得一處。則其他處亦可類推。而今只從一處去攻擊他、又不曾着力、濟得甚事、如大軍廝殺相似、大軍在此坐以鎮之、游軍依舊去別處邀截、須如此作功夫、方得、而今只是悠悠、都不曾抓莊交切着那痒處、何況更望掐苦洽切入聲着那痛處、所以五年十年、不見長進、這箇須是勇猛奮厲、直前不顧去做、四方上下。一齊着到。方有箇入頭。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所謂奕秋、某八九歲時讀到此、未嘗不慨然奮發、自後更不肯休、今學者不見有奮發底意思、只是悠悠地過、今日見他是如此、明日見他亦是如此、○因建陽士人來請問、先生曰、公門如此做工夫、大故費日子、覺得今年只似去年、前日只是今日、都無昌大發越底意思、這物事須教看得精透後。一日千里始得。做工夫一似穿井、穿到水處、自然流出來不住、而今都乾燥、只是不曾着心、如何說道出去一日、便不曾

教人　百十

做得工夫、某嘗說正是出去路上好做工夫、且如出十里外、既無家事炒、又無應接人客、正好提撕、思量道理、所以學貴時習、到時習自然說也、如今不敢說時習、須看得見那物事、方能時習、如今都看不見、只是不曾入心、所以在窓下看、才起去便都忘了、須是心心念念在上、便記不得細注子、也須時時提起經正文在心、也畢事、而今都只在那皮毛上理會、盡不曾抓着痒處、若看得那物事熟時。少間自轉動不得。自家腳才動。自然踏

着那物事行。又云、須是得這道理入心、不忘了、然後時時以義理澆灌之、而今這種子、只在地面上、不曾入地裏去、都不曾與土氣相接着、○這箇道理規模大體面闊。須是四面去包括。方無走處。今只從一面去、又不曾着力、如何可得、且如曾點、須子細看他是樂箇甚底、是如何地樂、又曰、而今持守便打疊教淨潔。看文字。須着意思索。應接事物。都要是當。四面去討他。自有一面通處。又曰、如見陳厮殺、擂着鼓、只是向前去。有死無二。莫更回頭始得。胡泳○或言在家衮衮、雖不敢忘舊冊、未免間斷、曰、只是無志、若說家事、又如何汨沒得自家、如今有稍高底人、也須會擺脫得過、山間坐一年半歲、是做得多少工夫、只恁地、也立得箇根脚、若時往應事亦無害、較之一向在事務裏衮、只作一是爭那裏去、公今三五年不相見、又只恁地悠悠、人生有幾箇三五年耶、賀孫○每思以前諸先生、盡心盡力、理會許多道理、當時亦各各親近師承、今看來各人自是一說、只各人挑載得些

去。自做一家說話。本不曾得諸先生之心。某今惟要諸公看理透徹。某之心即諸公之心。諸公之心即某之心。都只是這箇心。賀孫○須着火急痛切意思。嚴了期限。趲了工夫。辦幾箇月日氣力。去攻破一過。便就裏面旋旋涵養。如攻寨、須出萬死一生之計、攻破了關限始得、而今都打寨未破、只循寨外走、道理都咬不斷、何時得透、淳○謂諸生曰、公說欲遷善改過而不能、只是公不自去做工夫、若恁地安安排排。只是做不成、如人要赴水火。這心才發。便入裏面去。若說道在這裏安排、便只不成、看公來此、逐日只是相對默坐無言。恁地慢騰騰。如何做事。數日後復云、坐中諸公、有會做工夫底、有病痛底、某一一都看見、逐一救正他、惟公恁地循循默默、都理會公心下不得、這是幽冥暗弱、這是大病、若是剛勇底人、見得善、便做得透、做不是處也顯然在人耳目、人皆見之、前日公說風雷益、看公也無些子風意思、也無些子雷意思、賀孫○某於相法、卻愛苦硬清癯底人。然須

是做得那苦硬底事。若只要苦硬。亦不知為學。何貴之有。而今莫說更做甚工夫。只真箇看得百十字精細底。也不見有。僩 ○今來朋友相聚。都未見得大底道理。性也 須要直截盡理會許多道理。教身上沒些子虧欠。若只恁地逐段看。依前不濟事。見得大底道理。方有立腳安頓處。若不見得大底道理。如人無箇居著。趂得百十錢。歸來也無頓放處。況得明珠至寶。安頓在那裏。人人有許多道理。蓋自天降衷。萬理皆具。仁義禮智。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自家一身都擔在這裏。須是緩心直要理會了。體認教一一周足。略欠闕些子不得。須是大作規模。闊開其基。廣闢其地。少間到逐處。即看逐處都有頓放處。日用之間。只在這許多道理裏面轉。喫飯也在上面。上床也在上面。下床也在上面。脫衣服也在上面。更無些子空闕處。堯舜禹湯也只是這道理。如人刺繡花草。不要看他綉得好。須看他下針處。如人寫字。不要看他寫得好。只看他把筆處。賀孫 ○孔子之語。渾然溫厚。然他那句語。更是斬截。濂溪二程橫渠門說話。無不斬截有力。語句自是恁地重。今只心念不整肅。所以意思寬緩。都湊泊他那意思不着。說從別處去。須是整肅心念。看教他意思嚴緊。說出來有力。四方八面。截然有界限始得。僩 ○人合是疑了問。公今却是揀難處來問。教人如何描摸。若說得。公又如何便曉得。若升高。必自下。今人要入室奧。須先入門入庭。見路頭熟。次第入中間來。如何自階裏一造要做後門出。伊川云。學者須先就近處。賀孫 ○諸公所以讀書無長進。緣不會疑。某雖看至沒緊要底物事。亦須致疑。纔疑便須理會得徹頭。僩 ○諸生請問不切。曰。羣居最有益。而今朋友乃不能相與講貫。各有疑忌自私之意。不知道學問是要理會箇甚麼。若是切己做工夫底。或有所疑。便當質之朋友。同共商量。須有一人識得破者。已是講得七八分。却到某面前商量。便易為力。今既各自東西。不相講貫。如何得會長進。欲為學問。須要打透這些子。放令開闊。識得箇以能

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底意思、方是切於為己、時舉〇或問太極、
曰看如今人、與太極多少遠近、或人自說所讀書、曰、徒然說得
一片、恁地多不濟事、如今且要虛心、心若不虛、雖然恁地問、待
別人恁地說自不入、他聽之如不聞、只是他自有箇物事橫在
心下。如顏子、人道他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他不曾自知道
得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他見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他不曾自知道見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他不遷怒不

貳過、他不曾自知道不遷怒不貳過、他只見箇道理當如此。易
曰君子以虛受人、書曰惟學遜志、舊有某人來問事、略不虛心、
一味氣盈色滿。當面與他說、他全不聽得。賀孫〇問氣質之害、直
是全人不覺、非特讀書就他氣質上說、只如每日聽先生說話、
也各以其所偏為主、如十句有一句合他意。便硬執定這一句
曰是如此。且如仲山甫一詩、蘇子由專歎美既明且哲以保其
身二句、伯恭偏喜柔嘉維則一句、某問何不將那柔亦不茹剛

亦不吐以下四句做好、某意裏又愛這四句、問這四句如何、曰、
也自剛了、問剛底終是占得分數多、曰、也不得、只是比柔又較
牟、胡泳〇質敏不學、乃大不敏、自家杜撰、不學不問、便已是凡下
了、聖人之所以為聖、也只是好學下問、舜自耕稼陶漁以至于
帝、無非取諸人以為善、孔子說禮聞諸老聃、賀孫〇或言今且看
先生動容周旋以自檢、先生所著文義、却自歸去理會、曰、文義
只是目下所行底、如何將文義別做一邊看、若不去理會文義、

終日只管相守閑坐、如何有這道理、文義乃是躬行之門路。躬
行即是文義之實事。賀孫〇或問格物一項、稍支離、曰、公是箇計
較、利害、底心下在這裏、恰似箇船未放去、只管計較怕有艱險、
如何得到岸、聖人嘗說有殺身以成仁。今看公那邊人、教他殺
身成仁、道他肯不肯、決定是不肯、才說着他也道是怪在。吾未
見剛者。聖人只是要討這般人。須是有這般資質。方可將來磨
治。詩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須是有金玉之質。方可琢磨得出。

毛是泥土之質。假饒你如何去裝飾。只是箇不好物事。自是你
根脚本領不好了。如讀書只是理會得、便做去。伊川云、人所最
可畏者便做。孫賀 ○先生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
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
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閑坐而已。如此做
工夫、豈有長進之理、佛者曰、十二時中、除了着衣喫飯、是別用
心、夫子亦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

公等每日、只是閑用心、問閑事、說閑話底時節多、問緊要事、究
竟自己事底時節少、若是真箇做工夫底人。他自是無閑工夫
說閑話。問閑事。聖人言語、有幾多緊要大節目、都不曾理會、小
者固不可不理會、然大者尤緊要、僩 ○先生語諸生曰、人之為
學、五常百行、豈能盡常常記得、人之性惟五常為大、五常之中
仁尤為大、而人之所以為是仁者。又但當守敬之一字。只是常
求放心。晝夜相承。只管提撕。莫令廢惰。則雖不能常常盡記衆
理。而義禮智信之用。自然隨其事之當然而發見矣。子細思之、
學者最是此一事為要、所以孔門只是教人求仁也、祖壯 ○或曰、
每常處事、思慮發得正者心常安、其不正者心常不安、然義理
不足以勝私欲之心、事過又悔、悔時是本心發處■否、曰、然、只
那安不安處便是本心之德、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
有殺身以成仁、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箇安
與不安而已、又曰、不待接事時方流入於私欲。只那未接物時。

此心已自流了。須是未接物時。也常剔抉此心。教他分明。少間
接事。便不至於流。上蔡解為人謀而不忠云、為人謀而忠、非特
臨事而謀、至於平居靜慮、思所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矣、
此雖於本文說得太過、然却如此、今人未到為人謀時方不忠。
只平居靜慮閑思念時。便自懷一箇利便於己。將不好處推與
人之心矣。須是於此處常常照管得分明、方得、僩 ○或問靜時
見得此心、及接物時又不見、曰、心如何見得。接物時只要求箇

是應得是便是心得其正。應得不是。便是心失其正。所以要窮理。且如人唱喏、須至誠還他喏、人問何處來、須據實說某處來、即此便是應物之心、如何更要見此心、浙間有一般學問、又是得江西之緒餘、只管教人合眼端坐、要見一箇物事、如日頭相似、便謂之悟、此大可笑、夫子所以不大段說心。只說實事。便自無病。至孟子始說求放心、然大槩只要人不馳騖於外耳。其弊便有這般底出來、以此見聖人言語不可及、學蒙 ○或問左傳疑

教人　百十九

義曰、公不求之於六經語孟之中、而用功於左傳。且左傳有甚麼道理、縱有能幾何、所謂棄却甜桃樹、緣山摘醋梨、天之所賦於我者、如光明寶藏、不會收得、却上他人門、教化一兩錢、豈不哀哉。只看聖人所說、無不是這箇大本、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不然、子思何故說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得、方見得聖賢所說道

理、皆從自己胸襟流出、不假他求。某嘗見呂伯恭愛與學者說左傳、某嘗戒之曰、語孟六經、許多道理不說、恰限說這箇、縱那上有些零碎道理、濟得甚事、伯恭不信、後來又說到漢書、若使其在、不知今又說到甚處、想益卑矣、固宜為陸子靜所笑也、子靜底是高、只是下面空疏、無物事承當、伯恭底甚低、如何得似他、又曰、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自然心胸開闊、見世間事皆瑣瑣不足道矣、又曰、每日開眼、便見這四箇字在面前、仁義禮智、

教人　百二十

只趯（他歷切、音剔）著脚指頭便是這四箇字、若看得熟、於世間道理沛然若決江河而下、莫之能禦矣、若看得道理透、方見得每日所看經書、無一句一字、一點一畫不是此理之流行、見得天下事無大無小、無一名一件不是此理之發見、如此方見得這箇道理渾淪周遍不偏枯、方見得所謂天命之謂性底全體、今人只是隨所見而言、或見得一二分、或見得二三分、都不曾見那全體、不曾到那極處、所以不濟事 僩 ○浙中朋友一等底只理會

上面道理、只一箇空底物事、都無用、少間亦只是計較利害、一
等又只就下面理會事、眼前雖粗、有用、又都零零碎碎了、少間
只見得利害、如橫渠說釋氏有兩末之學、兩末兩頭也、都是那
中間物事轉關處、都不理會、賀孫問如何是轉關處、曰、如致知
格物。便是就事上理會道理。理會上面底。却棄置事物為陳迹。
便只說箇無形影底道理。然若還被他放下來。更就事上理會。
又却易。只是他已見得上面一段物事。不費氣力省事了。又那

肯下來理會。理會下面底。又都細碎了。這般道理。須是規模大。
方理會得。遂舉伊川說、曾子易簀、便與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
不辜不為一同、後來說得來、便無他氣象、大底却可以做小、小
底要做大却難、小底就事物、細碎上理會、賀孫○先生問浙間事、
曰浙間難得學問、會說者不過孝弟忠信而已、先生曰、便是守
此四字不得。須是從頭理會來。見天理從此流出便是。炎○學
者同在此一般講學、及其後說出來、便各有差誤、要其所成、有

上截底無下截。有下截底無上截。有皮殼底無肚腸。有肚腸底
無皮殼。不知是如何、必大曰、工夫有間斷、亦是氣質之偏使然、
曰、固是氣質、然大患是不子、細嘗謂令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
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子細、令人才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
下梢都不曾理會得、必大○政和有客同侍坐、先生曰、這下人全
不讀書、莫說道教他讀別書、只是要緊如六經、漢書、唐書、諸子、
也須着讀始得、又不是大段直錢了不能得他讀、只問人借將

來讀也得、如何一向只去讀時文、如何擔當箇秀才名目在身
已上、既做秀才、未說道要他理會甚麼高深道理、也須知得古
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是如何、古今盛衰存亡治亂事體是
如何、從古來人物議論是如何、這許多眼前底都全不識、如何
做士人、須是識得許多方始成得箇人、又云、向來人讀書為科
舉計、已自是末了、如今又全不讀而赴科舉、文末之末者、若以
今世之所習雖做得官貴窮公相。也只是箇沒見識底人。若依

○聖賢所教做去、雖極貧賤、身自躬耕、而胸次亦自浩然、視彼污濁卑下之徒、曾犬彘之不若。賀孫○先生因言學者、平居議論多頹塌、臨事難望他做得事。遂說一姓王學者、後來很很是其平時議論亦專是回互、有一處責曾子、許多時用大夫之簀、臨時不是童子說、則幾失易簀、王便云、這是曾子好處、既受其簀、若不用之、必至取怒季孫、故須且將來用、大抵今之學者多此病、如學夫子、便學他微服過宋、君命召不俟駕、見南子、與佛肸召之類、有多少處不學、只學他這箇。胡泳○大率為善、須自有立、今欲為善之人、不可謂少、然多顧浮議、浮議何足恤、蓋彼之是非、干我何事、亦是我此中不痛切耳。若自着緊自痛切、亦何暇恤他人之議哉。大雅○或言某人好善、曰、只是徇人情、與世浮沉、要教人道好、又一種人見如此、却欲矯之、一味只是說人短長、道人不是、全不反己、且道我是甚麼人、他是如何人、全不看他所為是如何、我所為是如何、一向只要胡亂說人、此二等人、皆是不知本領、見歸一偏、坐落在窠臼中、不能得出、聖賢便不如■此。謙○有一朋友輕慢、去後因事偶語及之、先生曰、何不早說得、某與他道、坐中應曰、不欲說、曰、他在却不欲說、去後却後面說他、越不是。端蒙○門人有與人交訟者、先生數責之、云、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爭奪而至怨仇。賀孫○每夜諸生會集、有一長上、纔坐定、便閑話、先生責曰、公年已四十、書讀未通、纔坐便說他人事。夜來諸公閑話至二更、如何如此相聚、不回光反照、作自己工夫、却要閑說、歎息久之。夔孫○有侍坐而困睡者、先生責之、敬子曰、僧家言、常常提起此志、令堅強、則坐得自直、亦不昏困、纔一縱肆、則嗒然頹放矣、曰、固是、道家修養、也怕昏困、常要直身坐、謂之生腰坐、若昏困倒靠、則是死腰坐矣、因舉小南和尚少年從師參禪、一日偶靠倚而坐、其師見之、叱曰、得恁地無脊梁骨、小南悚然、自此終身不靠倚坐。僴○先生今、臥內相見、云、某病此番甚重、恐必不久於世、諸公全靠某不

待須是各自努力時舉〇目前諸友亦多有識門戶者某旦暮死耳不敢望大行且得接續三四十年說與後進令知。亦好。可學

教人　　百三十五

教人下共抄百二十五章十一月初八起至十二月十三日癸巳卯時訖

近思續録卷之十二

安丘劉源淥

警戒篇

此篇論戒謹之道修己治人常當存警省之意不然則私欲易萌善日消而惡日積矣

朱夫子與張敬夫曰伯恭想時時相見欲作書不暇告為致意向得渠兩書似日前只向博雜處用功却於要約處不曾子細研究病痛頗多不知近日復如何大抵博雜極害事。如閩範之作。指意極佳。然讀書只如此。亦有何意味。所以深懲玩物喪志之弊者。正為是耳。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功夫。想見將聖賢之言都只林中草草看過抄節一番便是事了。元不曾子細玩味。所以從二先生許久見處全不精明。是豈不可戒也耶。渠又為留意科舉文字之久出入蘇氏父子波瀾新巧之外更求新巧壞了心路。遂一向不以蘇學為非。左遮右攔陽擠陰助此尤使人不滿意向雖以書極論之亦未知果以為然否近讀孟子

警戒

至答公都子好辨一章、三復之餘、廢書太息、只為見得天理忒
暸分明、便自然如此住不得、若見不到、此又如何強得也、然聖
賢奉行天討、却自有箇不易之理、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
徒也、此便與春秋討亂臣賊子之意一般。舊來讀過亦不覺、近
乃識之耳、不審老兄以為如何、

答劉子澄書曰、學者正欲習中廓然大公、明白四達、方於致知窮
理有得力處、今乃追咎往昔、念念不忘宏尚恐是自煎熬無復■
理義悅心之味也。程子所謂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亦正處
此耳、升高自下、陟遐自邇、能不遺寸晷。而不計近功。則終必有
至矣、〇蓋世俗啾喧。自其常態。正使能致焚坑之禍。亦何足道。
却是自家這裏無人接續、極為可憂耳、讀所寄文字、切切然有
與世俗爭較曲直之意、竊謂不必如此、若講學功夫實有所到、
自然見得聖人所謂不知不慍、不是虛語、又曰、班范外事、不知
編得於己分■有何所益。於世教有何所補。而埋沒身心於此、
不得超脫、亦無惑乎子靜之徒、高視大言、而竊笑吾徒之枉用
心也、〇所喻戲讌本欲詞之巧而然、此固有之、然亦是自家有
此玩侮之意、以為之根、而日用之間、流轉運用、機械活熟、致得
臨事不覺出來、又自以為情信詞巧。主於愛人。可以無害於義
理。故不復更加防遏、以至於此、蓋不惟害事、而所以害於心術
者尤深、昔橫渠先生嘗言之矣、見之近思四卷、此當痛改、不可緩也、〇
端良止此、極可傷惜、信道不及、亦是合下看得記誦詞章太重
了、後來又於此得味、所以一向不肯放下、未必專為禁忌指目
也、若使見得此道理重。便斬作萬段。亦須向前。豈容復有顧慮
耶。近年道學外面被俗人攻擊、裏面被吾黨作壞、婺州自伯恭
死後、百怪都出、至如子約別說一般差異底話、全然不是孔孟
規模、却做管商見識。令人駭歎、然亦是伯恭自有些拖泥帶水、
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根也、子靜一味是禪、却無許多功利術數、
目下收斂得學者身心、不為無力、然其下梢、無所据依。恐亦未

免害事也、

答林巒曰、辱示書、及所為文三篇、若以是質於熹者、熹少不喜辭、長復懶廢、亡以副足下意、然嘗聞之、學之道非汲汲乎辭也。必其心有以自得之。則其見乎辭者非得已也。是以古之立言者、其辭粹然不期以異於世俗、而後之讀之者、知其卓然非世俗之士也、今足下之辭富矣、其主意立說高矣、然頗多採摭先儒數家之說以就之、耳足下之所以自得者何如哉、夫子所謂德之棄者、蓋傷此也、足下改之、甚善、示諭推所聞以講學閭里間亦甚善、記曰、教然後知困。知困則知所以自彊矣。熹所望於足下者在此、足下勉旃、

答柯國材畧曰、不合無愧之說、在我固然、第所不能無根者、精神言語。不足以感悟萬一。為根耳。若人人持不合無愧之說、則君臣之大倫廢矣、如何如何、又曰、欲識仁字大槩、且看不仁之人可見、蓋其心頑如鐵石。不問義理。事任己知。是以謂之不仁。識此氣象則仁之為道可推而知矣、

答許順之畧曰、人皆本有仁義之心、但為物欲所害、恰似都無了、然及其夜中休息之時、不與物接、其氣稍清、自然仁義之良心却存得些子、所以平旦起來未與物接之際、好惡皆合於理、然才方如此、旦晝之所為便來梏亡之、此仁義之心便依前都不見了、至其甚也、夜間雖得休息、氣亦不清、存此仁義之心不得、便與禽獸不遠、學者正當於旦晝之所為處理會。克己復禮懲忿窒慾。令此氣常清、則仁義之心常存、非是必待夜間萬慮澄寂、然後用功也、若必如此、則日間幹當甚事也、○大抵舊來多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故每有過高之弊。近年方覺其非。而亦未能盡革。但時有所覺。漸趨平穩耳。順之此病尤深、當痛省察矯揉也、鄧尉持己愛人如此、甚不易得、但今時學者輕率大言。先將恭敬退讓之心壞了。不是小病、若實有為己之意、先去此病、然後可耳、

允夫（洵）問、讀蘇氏書、愛其議論不爲空言、竊敬慕焉、曰蘇氏議
論、切近事情、固有可喜處、然亦謫矣、至於衒（音眩自矜也賣也）浮華而
忘本實、貴通達而賤名檢。此其爲害、又不但空言而已、然則其
所謂可喜者、考其要歸、恐亦未免於空言也、○問窮理之要、不
必深求、先儒所謂行得卽是者、此最至論、若論雖高而不可行、
失之迂且矯、此所謂過猶不及、其爲失中一也、曰、窮理之要不
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卽是、固爲至論、然窮理不
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爲安。是以不可爲可也。
子路以正名爲迂。是以可爲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
有是失、況於餘人、恐不但如此而已、窮理旣明、則理之所在、動
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
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
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
之所在。卽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
未有窮理旣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
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爲、皆出於私意之
鑿、冥行而已、雖使或中、君子不貴也、○問所謂行事者、內以處
己、外以應物、內外俱盡、乃可無悔、古人所貴於時中者此也、不
然、得於己而失於物、是亦獨行而已矣、曰、處己接物、內外無二
道也、得於己而失於物者無之、故凡失於物者、皆未得於己者
也、然得謂得此理。失謂失此理。非世俗所謂得失也。若世俗所
謂得失者。則非君子所當論矣。時中之說、亦未易言、若如來諭、
則是安常習故。同流合汚。小人無忌憚之中庸。後漢之胡廣是
也。豈所謂時中者哉、大抵俗學多爲此說、以開苟且放肆之地。
而爲蘇學者爲尤甚。蓋其源流如此、其誤後學多矣、○蘇氏之
學、方其年少氣豪、固嘗妄觝禪學、如大悲閣中和院等記可見
矣、及其中歲流落不偶。鬱鬱失志。然後匍匐而歸焉。始終迷惑、
進退無據、心術之蔽、反覆畔援、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而

九、吾弟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其義理之悖、日往月來、遂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矣、而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靡閎衍之辭。縱橫捭闔之辨。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蠱其心。自非真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真積力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髮邪妄雜於其間。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慕者。而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之為明道墓表曰、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蓋為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偽交熾。士溺於見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真偽。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況欲望其至之乎。此熹之所不得不為吾弟極言而忘其僭越之罪也。

答胡廣仲、畧曰、上蔡雖說明道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却從敬入、然其記二先生語、却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自云、諸君不須別■求見處、但敬與窮理、則可以入德矣、二先生亦言、根本須先培擁、然後可立趨向、又言莊整齊肅、久之則自然天理明、五峯雖言、知不先至則敬不得施、然又云、格物之道、必先居敬以持其志、此言皆何謂邪、熹竊謂明道所謂先有知識者、只為知邪正、識趨向耳、未便遽及知至之事也、上蔡五峯既推之太過、而來喻又謂、知之一字、便是聖門授受之機、則是因二公之過而又過之、試以聖賢之言考之、似皆未有此等語意、却是近世禪家說話多如此、若必如此、則是未知已前、可以怠慢放肆、無所不為、而必若曾子一唯之後、然後可以用力於敬也、此說之行、於學者日用工夫大有所害、恐將有談玄說妙以終其身、而不及用力於敬者、非但言語之小疵也、上蔡又論橫渠以禮教人之失、故其學至於無傳、據二先生所論、却不如此、蓋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人先有所據守、但譏其說清虛一大、使人向別處走、不如且道敬耳、此等處上蔡說皆有病、如云、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尤未穩當、

答蔡季通書曰、修身齊家、固當警省、至於有無之慮、姑直任之、不必切切介意、若此等處更放不下。即脩行轉無力矣。區區於此可憂者大於老兄、然亦只得隨事驅遣、瞑目之後。一切任之。亦不復屬自己界分矣。

答李深卿泳曰、儒釋正邪之異、未暇遠引、且以來教所舉中庸首章論之、則吾之所謂一者。彼以為二。吾之所謂實者。彼以為虛。其邪正得失、於此已判然矣、然世之學者、於吾學初未嘗端的用功、而於彼說顧嘗着力研究、是以於彼說日見其高妙、而視吾學為不足為、陷溺益深、則遂不復自知其為陷溺、是雖以孟子之辨、守而告之、恐未易拔、而況今日才卑德薄之人乎、然有一於此、疑若可救、蓋天理人心。自有至當。我順彼逆。體勢不侔。是以為吾學者、深拒力排、未嘗求合於彼、而為彼學者、支辭蔓說、惟恐其見絕於我、是於其心疑亦有所不安矣、誠如是也、則莫若試於吾學求其所以用力者、如往時之一意於彼而從事焉、

假以歲時、不使間斷、則庶乎其可以得本心之正、而悟前日之非矣、所論不當啓後學輕視前輩之弊、此則至論、敢不承教、然觀聖賢議論、雖未嘗不推尊前輩、而其是是非非之際。亦未嘗有毫髮假借之私。若孟子之論伊尹夷惠、抑揚其辭、不一而足、亦可見矣、若呂氏之學、在近世則亦近正矣、然觀正獻對神祖空寂之問。則以堯舜所知所急為兩途。觀原明述正獻學佛之事。則見正獻所學所言為二致。諸若此類、不可殫舉、蓋猶未免於習俗之蔽、而以前輩之故、一例推尊、禁不得復議其失、是孔子不當論臧文仲之不仁不智、且當直許子文文子以仁、然後為可也、凡此二條、皆近世學者深錮之弊、顧試以愚言思之、一事正則其餘皆正矣、蓋理無二致。非如老兄所論中庸首章三句別為兩事、與呂氏所知所急所學所言、有彼此之殊也、

廖子晦問、德明舊嘗極力尋究、於日用事上、若有所感、而知吾身之具有者、廣大虛靜、範圍天地、根本萬物、易所謂寂然不動、中

庸所謂喜怒之未發者是也、德明將以此爲大本、漸加修治之功、未知所見是否、曰、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不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是以爲說雖詳、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是說情之未發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無不由是而出焉、故學者於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無不中節耳、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極力尋究忽然有感、如來喻之云、然後爲得也、必若此云、則是溺於佛氏之學而已、然爲彼學者自謂有見。而於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人心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畧見彷彿。甚者披根拔本。顚倒錯繆。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太過。意慮泯絕。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耳。與聖門真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豈可同年而語哉。

○性命之理雖微、然就博文約禮實事上看、亦甚明白、正不須向無形象處、東撈西摸、如捕風繫影、用意愈深、而去道愈遠也、

答詹元善畧曰、夫義利之間、所差毫末、而舜跖之歸異焉、是以在昔君子之爲學也、莊敬涵養以立其本。而講於義理以發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焉。今左右乃方讀水經而治詞業、是何外慕之重、而自待之輕邪、竊謂此心不除、決無入道之理、至於養氣之說。掇拾老莊荒誕之餘。以求入乎聖賢敬義之實、亦非熹之所敢聞也、前書所謂儒名而釋學、湍張特其小小者耳、蘇氏兄弟。乃以儀秦老佛合爲一人。其爲學者心術之禍。最爲酷烈。而世莫之知也。前書微發其端、蓋預憂左右之將陷焉、而不知其深入之久、已如此矣、感下問之勤、不忍隱嘿、不識能聽之否、

答潘叔度曰、所論標準彀率取之戒、極為精密、然所謂有為若是、如舜而已者、必自有的實平穩下功夫處、非是徒然晝思夜度。以己所為、校舜所為、而切切然惟恐不如舜也、譬如病人、正當循序服藥、積漸將理、使氣體浸充、可及平人而後已、豈可責効於一九一散一朝一夕之間、而遽怪其不及平人哉、默誦中庸一卷、於寤覺之時、此亦甚善、然與其必誦一遍。不若虛心玩理之從容而有味也。

答呂子約曰、氣質未化、偏重難反、學者之通病、今亦但當用力於恭敬持養之地、而玩意義理以培養之、不必反復較計悔咎尅責。如此太深。却恐有害清明和樂之氣象。亦足以妨日新之益也。○所謂收拾向裏、固為急務、但亦當虛以待之。則心體自存、善端自著。不可一向抑遏安排也。○聞嘗感疾不輕、來書以為勞耗心力所致、而諸朋書亦云讀書過苦使然、不知是讀何書、若是聖賢之遺言、無非存心養性之事、決不應反至生病、恐又只是太史公作崇耳、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耶、更祝深以門戶道學之傳為念、幸甚幸甚、枉尺直尋、素未嘗以此奉疑也、但見頃來議論一變、如山移河決、使學者震蕩回撓、不問愚智、人人皆有趨時徇勢、馳騖功名之心、令人憂懼、故不得不極言之、蓋非獨為子約惜、實為伯恭惜、

又重為正獻榮陽諸公惜也、○所論為學、省節視聽、及閑得心地半時、便是半時功夫者、却似微有趨靜之偏、所謂鬼神雖無形聲可求、而須著視聽者、又似推求考索之過、由前之說、且可為目前養病之計、而非所以為學、由後之說、則不惟義理有差、而亦非所以休養已憊之精神也、

答呂子約曰、叔度忽為佛學、私竊憂之、前當因書扣之、今此書來、不答所問、但云實病難除、實功難進、不敢容易言之而已、如此

則是以為求進實功除實病、必求之釋氏然後可、而吾聖賢立言垂訓、與吾黨平日講學存養、皆容易之空言也、叔度所見不應如此、蓋一不欲人之議己、而設此以峻却之耳、區區雖欲再進其說、而已覺難於發口、然鄙意猶有未能已者、顏子約從容自以己意言之。勸其且讀論語、看諸先生說、而深思之、以求聖人之意、聖人之意、卽是天地之心。思而得之、則實理可見、而實病可除、實功可進、初不待求之釋氏之言矣、且求之釋氏、却是適越北轅、却行求進、此區區所以深惜叔度平日之用心、而不欲其陷於此也、頃在靜安、見其議論之間、每不欲人攻釋氏之非、私心固已疑之、今果如此、蓋本其平日用功、只以博學力行為事。而未嘗虛心平氣。熟玩聖賢之言。以求至理之所在。故其弊至於如此、熹恐伯恭亦不得不任其責、不知其聞此消息、以為如何、然熹之愚、猶竊有疑於伯恭詞氣之間、恐其未免有陰主釋氏之意。但其德性深厚、能不發之於口耳、此非小病、吾輩於此、若猶或有纖芥之疑、速須極力講究、以去其非、而審其是、不可含胡隱忍、存而不決、以貽他日走作之患也、大抵彼中朋友。立說過高。立心太迫。不肯相聚討論。只欲閉門獨讀。以必其自得。故人自為學。而或不免蔽於一己之私見。此亦殊非小病耳。

答陳膚仲曰、來書云、今且反復諸書以收心、至涵養工夫、日有所奪、未見其效、此又殊不可曉、夫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為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為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然所謂涵養功夫、亦非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諸書解、偶未有定本、謾此奉報、可試思之、若於此得力、却遠勝看解也、聞有用度不足之憂、何故如此、豈非意氣太豪。日用間蓋言撙節計量之事。而又多徇人情。應副求假。不免有虛內事外之弊耶。此雖與吾黨鄙細者相去懸

陽然其為失中則均恐亦當自省而改之也

答潘端叔端友曰示諭講學之意甚善甚善但此乃吾人本分事只
以平常意思審加懇實久遠功夫而勿計其效則從容之間日
積月累而忽不自知其益矣近時學者求聞計獲之私勝其於
學問思辨之功未加毫末而其分畫布置準擬度量之意已譁
然於其外矣是以內實不足而游聲四馳及其究也非徒無益
於己而其為此學之累有不可勝言者惟明者思有以反之則
友朋之望也

答程正思曰遷葬重事似不宜容易舉動凡百更切審細為佳若
得已不如且已也異論紛紜不必深辨且於自家存養講學處
朝夕點檢是切身之急務朋友相信得及者審加評訂自不可
■廢切不可於稠人廣坐論說是非著書立言肆意排擊徒為
競辨之端無益於事向來蓋嘗如此今乃悔之故不願賢者之
為之耳

答吳伯豐書曰閑中頗有學者相尋早晚不廢講學得以自警然
覺得今世為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畧過高一則專務
外馳支離繁碎其過高者固為有害然猶為近本其外馳者詭
譎狼狽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却涵養本原工夫
此不可不自反也〇問子曰弟子入則孝游氏學文之說固足
以深警後世棄本逐末之弊然古之所謂學文者非弄翰墨事
詞藻如後世之所謂文也蓋無非格物致知修己治人之實事
故既學則必有以究義理之端而趨於聖賢之域矣然則文以
滅質博以溺心以為貪饕以資發冢託真以酧偽飾奸言以濟
利心古之學者豈有是哉游氏之說有激而云耳然抑揚太過
併與古之所謂學文者與後世等而視之不得不辨也曰古之
學文固與今異然無本領而徒誦說恐亦不免真如游氏之譏
也〇所示疑義皆精審可喜已一一報去此亦有十數朋友然
極少得會看文字者不免令熟看注解以通念為先而徐思其

義、只尋正意、毋得支蔓、似方畧有頭緒、然却恐變秀才為學究。

又不濟事耳、

答沈叔晦、畧曰、大抵近年學者、求道太迫。立論太高。往往嗜簡易而憚精詳。樂渾全而畏剖析。以此不見天理之本然。各隨一偏之私見。別立門庭。互分彼我。使道體分裂。不合不公。此今日之大患也。

答陳正己 剛 畧曰、示喻為學大致、區區不能無疑、蓋上為靈明之空見所持、而不得從事於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實、下為俊傑之豪氣所動、而不暇用力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本、是以所論、嘗有厭平實而趨高妙。輕道義而喜功名之心。其浮陽動俠之意、往往發於詞氣之間、絕不類聖門學者氣象、不知向來伯恭亦嘗以是相規、否也、熹自年十四五時、即嘗有志於此、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臆度、所幸內無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貪。全此純愚、以至今日、反復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却是自家帖體出來者、真不妄也、

答路德章畧曰、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閑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為變化氣質之法、不知平時曾與朋友說及此事否、德章從學之久、不應不聞、如何全不學得些子、是可謂不善學矣〇讀書亦須隨章逐句、子細研窮、方見意味、若只用麤心、但求快意、恐終無以滌蕩塵埃、刮除鱗甲也、

答趙昌甫 蕃 曰、斯遠殊可念、吾人當此境界、只有固窮兩字、是着力處、如其不然、即墮坑落塹、無有是處矣、尤是文士巧於言語、為人所說、易入邪徑、如近世陳無己之不見章雷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絕無而僅有之、為可貴也、答徐斯遠曰、昌甫志操文詞、皆非流輩所及、然欲其刋落枝葉、就日用間、深察義理之本然、庶幾有所據依、以造實地、不但為騷人墨客而已。今渠切己處、却全未有所安也、

答趙子欽彥肅書曰、所示屯卦之說、深所未曉、若欲以此揍（千候切音湊投揍也）補易傳七分之心、恐合不着也、大率近日學者例有好高務廣之病、將聖人言語不肯就當下着實處看、須要說教玄妙深遠、添得支離蔓衍、未論於己無益、且是令人厭聽、若道理只是如此、前賢豈不會說、何故却只如此平淡簡短、都無一種似此大驚小怪底浮說、蓋是看得分明、思得爛熟、只有此話、別無可說耳、其曰只說得七分者、亦言沉酣浸漬自得之功、更在學者自着力耳、豈是更要別添外料、釀玄酒而和太羹也耶、

答方賓王（誼）曰、心固不可不識、然靜而有以存之、動而有以察之、則其體用亦昭然矣、近世之言識心者、則異於是、蓋其靜也、初無持養之功、其動也又無體驗之實、但於流行發見之處、認得頃刻間正當底意思、便以為本心之妙不過如是、擎夯作弄、做天來大事看、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便息、豈有只據此頃刻間意思、便能使天下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當之理耶、所以為其學者、於其功夫到處、亦或小有效驗、然亦不離此處、而其輕肆狂妄、不顧義理之弊、已有不可勝言者、此真不可以不戒、然亦切勿以此語人、徒增競辨之端也、○間中頗得講學之友否、比來道術分裂、人自為師、真胡公所謂人人各說一般見解、誑嚇眾生者、勢方橫流、力不能遏、可歎、

朱飛卿問曰、比欲窮理、而事物紛紜、未能有灑落處、近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曰、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為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

答謝成之書曰、諸詩亦佳、但此等亦是枉費功夫、不切自己底事、若論為學治己治人、有多少事、至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着實有用之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玩意於空言、以校工拙於篇

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萬矣、若但以詩言之、則淵明所以為高、正在其超然自得、不費安排處、東坡乃欲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合揍得着、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况今又出其後、正使能因難而見奇、亦豈所以言詩也哉、東坡亦自曉此、觀其所作黄子思詩序、論李杜處、便自可見、但為才氣所使、又頗要驚俗眼、所以不免為此俗下之計耳、

答朱澤之畧曰、大抵今之學者之病、最是先學作文干祿、使心不寧靜。不暇深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義利之間、不復能察其界限分別之際、而無以知其輕重取捨之所宜、所以誦數雖博、文詞雖工、而祗以重為此心之害、要須反此、然後可以議為學之方耳、向者益亦嘗相為道此、然覺賢者意中未甚明了、終未免以文字言語為工夫、聲名利祿為歸趣、今以所述事狀觀之、亦可驗其不誣矣、若諸賢者果以愚言為不謬、則願且以定省應接之餘功、收拾思慮、完養精神、暫置其所已學者、勿令汩

湧鼓發狂鬧、却於此處、深察前所謂古今之學、義利之間、粒剖銖分、勿令交互、則其輕重取舍之極、自當判然於胷中、不待矯拂、而趣操自分、聖學之門庭、始可以漸而推尋矣、此是學者立心第一義、此志先定、然後修己治人之方、乃可決擇而修持耳、人還無以為意、臨漳所刻諸書十餘種、謾見遠懷、書後各有題跋、見所為刻之意、近思録比舊本增多數條、如買櫝還珠之論、尤可以警今日學者用心之謬、家儀鄉儀、亦有補於風教、幸勿以為空言、而輕讀之也。

答汪叔耕畧曰、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彞之則。初不在外。與其向於人、孰若反求諸己、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己、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至於文詞。一小伎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己。以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校其利害、勤懇反復。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

答竇文卿曰、進學甚善、但自以不能致疑、便謂賢於辯論而不能行者、似有臨深為高。不求進益之病。亦未免為自畫也。彼以空言生辯、我以實見致疑、自不相妨、固不當以似彼為嫌、而倦於探討、亦不當一概視彼皆為空言、而遂料其全無實見也、顏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曷嘗敢是己非人、而自安於不進之地哉、程先生說、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長進、此不可不深念也、知日誦四書、時時省察、此意甚善、但不知何故都無所疑、恐只是從頭讀過。不曾逐段思索玩味。所以不見疑處。若果如此、則不若且看一書、逐段思索、反復玩味、俟其畢而別換一書之為愈也、近思錄、說得近世學問規模病痛親切。更能兼看、亦佳也、

答楊子順（復正）曰、古人之學。雖不傳於天下。而道未嘗不在於人心。但世之業儒者。既大為利祿所決潰於其前。而文詞組麗之習。見聞掇拾之工。又日夜有以滲泄之於其後。使其心不復自知道之在是。是以雖欲慕其名而勉為之。然其所安。終在彼而不在此也。及其求之、而茫然如捕風繫影之不可得、則曰此亦口耳之習耳、吾將求其躬行力踐之實而為之、殊不知學雖以躬行力踐為極、然未有不由講學窮理而後至、今惡人言仁言恕言西銘言太極者之紛紛。而吾乃不能一出其思慮以致察焉。是惡人說河而甘自渴死也。豈不誤哉。

答趙恭父（師鄭）畧曰、說日用間、似見光景。不覺喜悅。此亦非好消息。且宜就平實明白處、看道理是非。久之自然開明安穩、無凝滯也、

答周純仁畧曰、年來時論、似亦漸平、昨日又聞廟堂一番除拜、固不足為吾道之重輕、然於故舊或畧能垂意、但在自己分上、只合閉門堅坐、聽其所為、切不可因此便起妄念、徒爾紛紜、有損無益也、似此專人來往勞費、亦是未能省事隨寓而安之病、又如多服燥熱藥、亦使人血氣偏勝、不得和平、不但非所以衛生、亦非所以養心、竊恐更須深自思省、收拾身心、漸令向裏、令寧

靜閑退之意勝而飛揚躁擾之氣消則治心養氣處世接物自然安穩一時長進無復前日内外之患矣

答杜叔高 游 書曰聖遠道晦人心頗僻險詞怪說雜然並起不憚於誣天罔聖詭經破義而務以遂其利欲之私自非剛健明哲之才確然以勝私復理為己任者鮮不惑焉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其兆已見於此甚可懼也足下試以愚言思之反諸其身而驗以聖賢之明訓必有以得其本心之正然後可以燭理揆事而無不合毋徒若心勞力為此附會穿鑿而卒以陷溺其良心也〇克己固學者之急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此處立定脚根凡是己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不但輕躁二字也

答李誠之 訦 曰特承寄示新刻二先生祠記並枉長書一通記文鄙淺而書意勤厚非區區所敢當也然先生之道即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所傳之道先生之書即所以發明六經孔孟之書初非別有玄妙奇特自為一家之說而與古之聖賢異軌殊轍也世之君子固未必嘗讀其書而驟讀其書亦未能遽曉是蓋不惟不知程氏之學實乃並與古昔聖賢之學而不之知也舉世昏冥恬不覺悟而其聰明辯博能為文字語言名有氣概才力者則其惡之為尤甚今以門下之才之美宜已無愧此數者而其用心獨不然蓋不惟立祠伐石以著其尊慕之意而來書之喻又將不鄙迂陋而辱問津焉此其志豈獨賢於今世之士也哉竊感下問之勤故粗論其梗概如此近所刊定大學章句一通今致几下所欲言者不能外此幸一讀而三思之其必將有以得之而異時所以見於文章事業者愈有光矣僭率皇恐

潘子善問遯九三畜臣妾吉傳曰係吝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為吉也小人女子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若專以私恩懷之未必不有悔吝而此爻以為吉何耶

曰此文不可大事但可畜臣妾耳御下而有以懷之未爲失正但恐所以懷之者失其正耳。〇答子善畧曰純仁可念此間方爲李通遠論作惡怨又聞此其禍乃更甚於李通使人不能忘懷然此中近日改移新學復爲僧坊塑象摧毁要脅斷折令人痛心彼聖賢者猶不免遭此厄會況如吾輩何足道哉精舍春間有朋友數人近多散去僅存一二未有精進可望者亦緣無長上在彼唱率功夫殊無次第諸友頗思董叔重也〇子善問事君數斯辱矣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時擧竊以爲事君而納忠交友而責善職所當然而心之不能已者本非有求榮求親之心恐胡氏之說不能無過未知如何曰胡氏說盡人情。未有不是處

答王晉輔畧曰向來子約每言鄉學之意甚美然於愚意竊恐務實之意。未若好名之多。學道之志。未若爲文之力。此亦鄕黨習尚流風之弊其所從來也遠宜賢者之未免也自今以往更願反躬自省以擇乎二者之間察其孰緩孰急以爲先後姑屛舊習而取凡聖賢之言若大學若論孟若中庸者朝夕讀之精思力行以序而廣使道義之實。有以悅於心而充諸己。則自將無慕於外。而所以顯親揚名者。必有以異乎前日之爲矣。若以名位之爲尊言語之爲麗聞譽之爲誇而汲汲乎伐石攻木以爲事則是非獨老拙羞之抑子約平生所望於賢者亦將大不滿於泉下矣

答余國秀(宋傑)曰所謂貼裏者但謂不可向外理會不干己事及求知於人之類耳若學問之功則無內外身心之間無粗細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全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今看此冊大抵不曾着實持守。而遽責純熟之功。不曾循序講究。而務極精微之蘊。正使說得

相似。只與做舉業一般。於己分上全無干涉。此正不貼裏之病也。

答鞏仲至豐書曰、此有一黄子厚者、其詩自楚漢諸作中來、絶不類世人語。人亦少能知之、近以社倉出內、譏察不謹、很很憂鬱、以至於死、甚可傷也、放翁詩書、筆力精健、頃嘗憂其迹太近、能太高。或為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此晩節。計今決可免矣、此亦非細事也、熹病益甚、跬步不能自致、而神昏氣痞、支體酸痛、殆非久、作人間客者矣、

答吳尉曰、聞以職事、見知憲臺甚慰、然聲聞過情。君子恥之。初官僻縣、遽為上官奬拔如此、可以為懼。而未可遽以為喜、且當痛自檢飭、黽勉王事、謹終如始、不可便為恣肆、及萌躁進之心也、〇大抵守官、只要律己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也、官所不比鄉居、凡百動有利害、諸事切宜畏謹也、

答陳蓍曰、為學乃終身事業。非可索於咄嗟指顧之間者。但當循序講明、着實持守、不令日用之間少有間斷、如是久久、當自得之、不當較計功程。如世之出擧錢商子本者之營營也。

讀蘇氏紀年曰、聖人之所謂道者、天而已矣。天大無外。造化發育。皆在其間。運轉流行。無少間息。雖其形象變化、有萬不同。然其為理、一而已矣。聖人生知安行、與天同德、其於天下之理、幽明巨細、固無一物之不知、而日用之間、應事接物、動容周旋、又無一理之不當、然非物物而思之、事事而勉之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固非塊然以守一物於象罔之間、如所謂五鼓振衣、何思何慮者、遂指以為妙道之極、而陰秘藏之、不以告人、而時出其餘以愚學者之未達、使姑為善人君子而已也、至於天下何思何慮、正謂雖萬變之紛紜。而所以應之各有定理。不假思慮而知也。今以中夜起坐、斯須之頃當之、則是日出事生之後、此何思何慮者、遂為閑廢之物而無所用矣、彼所謂得一貫之旨者、

殆不過此、豈不陋哉、

記疑、畧曰、問伊川先生答鮮于侁之問、曰若顏子而樂道、則不足為顏子、如何、曰、心上一毫不留、若有心樂道、即有着矣、愚按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為一。故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為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二。而非所以為顏子耳、某子之云、乃老佛緒餘、非程子之本意也、

警戒　三十四

偶讀謾記、畧曰、釋氏有清草堂者、有名叢林間、其始學時、若(疑富作苦)無所入、有告之者曰、子不見猫之捕鼠乎、四足據地。首尾一直。目睛不瞬。心無它念。惟其不動。動則鼠無所逃矣。清用其言、乃有所入、彼之所學、雖與吾異、然其所以得之者、則無彼此之殊、學者宜以是而自警也、

古史餘論、畧曰、夏紀與賢與子之論、孟子言之盡矣、彼以好異期聖人者固妄、而謂聖人畏天下後世喜名失實之弊、而後不敢與賢以為異、至累數十百言以辨之者、亦淺乎其知聖人矣、序文所謂水寒火熱、騶虞竊脂者、又安在哉、且於篇首即以苟字為言、則其簡慢狥情之意勝、又以不求為異為主、則其同流合污之願深、大抵不知天命人心、為義理本原之正、而橫斜曲直、惟其意之所欲、此則蘇氏膏肓沈痼之疾、凡其父子兄弟少日之言若此類者、不可勝舉、而少公資稟稍為靜厚、故其晚歲粗知省悟、而意聖賢之心不徒若是其卑也、是以特序此書、以救前失、然舊習已安、未易猝拔、而本原綱領、終未明了、故其平日

警戒　三十五

之邪論、乘間竊發、而一時正見之暫明者、不足以勝之也、若長公之志林、則終身不能有以少變於其舊、又不逮其弟遠矣○

周論之云似矣、然細考之、有不能無失者、請試言之、夫民生之初、固未始有禮義之文也、然自其相生養而有父子、則知有相愛之恩矣、自其相保聚而有君臣、則知有相敬之義矣、是則禮義之實、豈可謂之無哉、今曰民生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此其不知道體之言一也、(父子言義、君臣言禮、亦非是、今以此等處多、皆不暇辨也、)夫人惟其

本有禮義之心也、是以凡所作為、有所準則、而知其安與不安、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也、今曰無禮義矣、則觸情而行、從欲而動、乃其當然、無所不可、而又謂其戚然有所不寧、而後反求諸心以得所安、則未知其何所準則而知之也、此其不知道體之言二也、且人心固有禮義之實矣、然非有聖人、全體此心以當君師之寄、因其有是實者而品節之、則禮義之文亦何自而能立、其品節之也雖非彊之以其所不欲、然亦非苟徇其私意之所便也、今味蘇子之言、乃若以為天下之人自能為禮、而無待於聖人、又以為人之為禮、但求以即其所安、而不論其所安之準則、其末流之弊、必將反有至於裸袒踞肆而後已者、此又其不察事理之言也、若夫古今之變、極而必反、如晝夜之相生、寒暑之相代、乃理之當然、非人力之可為者也、是以三代相承、有相因襲而不得變者、有相損益而不可常者、然亦惟聖人為能察其理之所在、而因革之、是以人綱人紀、得以傳之百世

而無弊、不然、則亦將因其既極、而橫潰四出、要以趨其勢之所便、而其所變之善惡、則有不可知者矣、若周之衰、文極而弊、此當變之時也、而聖王不作、莫有能變周用夏、救僿以忠、如孔子董生太史之言者、是以文日益勝、禮日益繁、使常人之情、有所不能堪者、於是始違則作僞以赴之、至於久而不堪之甚、則遂敺倦簡忽、而有橫潰四出之患、若秦之掃除二帝三王之迹、而專為自恣苟簡之治、以至於今、遂有如蘇子所謂冠婚喪祭不為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者、正坐此也、而蘇子固謂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不趨於文、郎是又謂禮俗之變、皆惟衆人之所自為、而聖人之通其變者、為無所與於其間也、且曰日趨於文矣、則又安有秦之苟簡、與今之無禮、如蘇子之所病、而秦之苟簡與今之無禮、又豈為治者真有革薄從忠之意、而故為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如彼之所譏者耶、其言反覆自相矛盾、此又不察時變不審物情之甚者也、然則有聖賢出而欲

為今日之禮者宜奈何曰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樂韶舞此吾夫子之言萬世不易之通法也今以繼周而言則固當救之以忠更以適時而慮亦恐其未能遽及夫文也亦曰躬行以率之講學以開之擧其實而粗[illegible]節之使其文雖未備而不至於鄙野大綱畧擧而不至於難行則亦庶乎其有移風易俗之漸矣

建寧府建陽縣學藏書記曰古之聖人作為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之故書以紀政事之實詩以導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其於義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該貫發揮究竟窮極可謂盛矣而揔其書不過數十卷蓋其簡易精約又如此自漢以來儒者相與尊守而誦習之傳相受授各有家法然後訓傳之書始出至於有國家者歷年行事之迹又皆各有史官之記於是文字之傳益廣若乃世之賢人君子學經以探聖人之心考史以驗時事之變以至見聞感觸有接於外而動乎中則又或頗論著其說以成一家之言而簡冊所載篋櫝所藏始不勝其多矣然學者不欲求道則已誠欲求之是豈可以舍此而不觀也哉而近世以來乃有所謂科擧之業者以奪其志士子相從於學校庠塾之間無一日不讀書然問其所讀則擧非向之所謂者嗚呼讀聖賢之言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猶不免為書肆況其所讀又非聖賢之書哉以此道人乃欲望其教化行而風俗美其亦難矣

答馬奇之畧曰某衰晚疾病待盡朝夕無足言者細讀來示備詳別後進學不倦之意世間萬事須臾變滅不足置胷中惟有致知力行修身俟死為究竟法耳

與魏元履畧曰今日正攫狐鼠之妖蠱食君心此為本根之禍不去此物國勢無自而張邊備無自而立賢才無由而見任直言無由而上聞矣○芮漕通書否不相怪否此諸公只好閑處說葛藤緩急實難仗也

答劉共甫畧曰區區過計以為萬一氣體小或未復故常則塞垣

高秋、不宜久處、伏惟深以家國大慮為心、勿為目前華靡細娛、牽制回奪、則於此不難處矣、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自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為多焉。其自罹禍罰、號慕之餘、無復外事、稍得溫習舊學、若淡寂寥之中。時有絲髮之見。乃知前日所謂學問者、極為草草、而欲以此仰希聖賢、下脫塵俗、亦已難矣、方作書為欽夫言之、想其未免於此也、然此事、自古聖賢、近代先覺、言之已詳、病在學者自立意見、別作一般主張耳、其詳非面莫能究、願所謂寡欲養心者、其大端也、不識高明亦有意乎、荊州闃極荒涼、無賢士大夫可奉談燕、人心至危、恐久流放、難復收拾、願日取古聖賢書、熟讀深思、以祛物欲之蔽、幸甚、

與魏元履弟 畧曰、志文所改、大者如此、其它悉如來喻塡補矣、愛君憂國、已云有志於當世、足以見之、此等事、太切切言之、又似出位也、奉親人之常行、若一一紀載、則日用百事、皆當悉書矣、興利除害、賙人之急、如所載請移粟恤親舊之事、便是、更不必重出矣、隆興乾道時政議、不知是何書、噴所未見、大抵此等、皆非草茅所當言者。表而出之、恐益生病、不如為汎辭以包之也、

辛未十二月二十四日申時文集
読共四十一章

曰、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異、曰、此以反身窮理為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摯。彼以徇外誇多為務、而不覈其表裏真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為己為人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

曰、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何也、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古人之深戒也、書所謂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亦是意爾、

測度深微、揣摹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者之過乎中也、昏昧蹇淺、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智之過者、既惟知是務、而以道為不足行、愚者又不知所以行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尚行、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汚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之過者既惟行是務、而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道之所謂中者、是乃天命人心之正、當然不易之理、固不外乎人生日用之間、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是以不知其至而失之耳、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味之正、則必嗜之而不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

或問恥惡衣惡食者、其為未免於求飽求安之累者乎、曰、此固然也、然求飽與安者、猶有以適乎口體之實也、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恧（女六切音衄慙也）焉、若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疏食菜羹、則不能出諸其戶者、蓋其識趣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之下矣、志於道、而猶不免乎是焉、則其志亦何足言哉、

二十五章之說、吳氏曾氏說亦得之（吳氏曰、君子、蓋有賢德、而又有作用者、特不及聖人耳、若善人、則粗能嗣守成務、不至於為惡而已、非若君子之能有為也、曾氏曰、當夫子時、聖人固不可得而見、豈無君子善人有恒者乎、而夫子云然者、蓋其人少、而思見之也、及其見、則又悅而進之曰、君子哉若人、凡此類當得意而忘言、善人明乎善者也、）

有恒雖未明乎善亦必有一節終身不易者若本無一長而為有之狀未能充實而為盈之狀貧約而為泰之狀此亦妄人而已矣孟子所謂雨集溝澮皆盈其涸可立而待也烏能久乎

曰無有虛實約泰之分奈何曰無絕無也虛則未滿之名耳二者兼內外學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約之於泰則貧富貴賤之稱耳為之云者作為如是之形作為如是之事者也為之無以繼則雖欲為有常不可得矣

十章之說胡氏上句小異然亦可取胡氏曰好勇而不疾貧則不肯為亂疾貧而不好勇則不能為亂自古亂民皆其材力出衆而迫於飢寒者也為人上者其可不思制其產厚其生乎抑學者不幸而勇勇又不幸而貧苟無道以持之自行一不義取非其有日長月滋其不流於亂也幾希矣此又學者所當自警也

人之生也氣質之稟清明純粹絕無查滓則於天地之性無所間隔而凡義理之當然有不待學而了然於胷中者所謂生而知之聖人也其不及此者則以昏明清濁正偏純駁之多少勝負為差其或得於清明純粹而不能無少查滓者則雖未免乎小有間隔而其間易達其礙易通故於其所未通者必知學以通之而其學也則亦無不達矣所謂學而知之大賢也或得於昏濁偏駁之多而不能無少清明純粹者則必其窒塞不通然後知學其學又未必無不通也所謂困而學之衆人也至於昏濁偏駁又甚而無復少有清明純粹之氣則雖有不通而懵然莫覺以為當然終不知學以求其通也此則下民而已矣

稱人之惡在己則長浮淺刻薄之心於人則絕勸勉愧恥之意是以君子樂道人之善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聞而口不可道也居下流而訕上使人尊君親上之誼薄悖逆作亂之釁萌是以君子造辟而言詭辭而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也

或問二十一章之說曰聖賢之責改過如此論語一書蓋屢致意焉然亦不得已而開其自新之路耳今謝氏乃謂德性天也過不足以牿亡之過而能改則亦何傷於全德則使學者之心輕慢放肆而不復有謹於其初之意矣學者宜深察之范楊意亦

類此、但其說不至如是之甚耳、侯尹之說為善、而尹氏尤精約、其論人皆見之之意、直以其過失暴著。有不可揜者。最得文意、范氏以為寡過故人皆見之、說者又有以為君子之過顯白易見、無文飾揜蔽之私、故人皆得而見之、恐亦不必如此、人皆仰之、亦復其常耳。范氏以為改而益光、楊氏以成湯之事當之、似亦非是、

或問司馬公曰、仲子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蓋謂其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蓋謂其不以其道取於人而成之也、君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所顧耶、若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為也、孟子過之何甚與、其說奈何、曰、仲子齊之世家、則其祿與室、非其兄不義而得之矣。設其果以不義得之、而非有悖逆作亂之大故、則夫母子兄弟之間、豈可以是而遂戕天性之恩哉。飾小行以妨大倫。是乃欺世亂俗之尤。先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所謂狷者、則亦言行之間小過乎中而已、夫豈出於倫理之外。若是其甚哉。

或問十章之說、曰、楊氏之說甚善、然所謂本分者。乃義理之至當。非苟然而已也。學者於此、宜深察之、一有小差。則流而入鄉原之亂德矣。

曰、或者有謂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不得不然也、信乎、曰、此以世俗計較利害之私心、窺度聖人者之言也、聖人之心。所以異於衆人者。以其大公至正。周流貫徹。無所偏倚。雖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而視之無異於一身耳。是以其於人之病癢疾痛。無有不知。而所以撫摩而抑搔之者。無有不及。此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所以為德之盛而仁之至也。今曰迫於勢而非仁、則不知其視聖人之心為何如、而指所謂仁者為何物哉、蓋其學、本出於權謀機變之巧、故凡其形於心術之間者、莫非計較利害之私、因以己心窺測聖人而不自知其非也、世之學者、始則以其文字之美而悅之、及其誦習之久、而益嗜其腴、則雖

端人良士亦且與之俱化而不自覺其心術之移矣可不戒哉
吾為此論久矣近讀陳魯公集有論此者適與鄙意合是固德人之言也夫

或問程子所謂聖人求道之切須求其所以如此者果何謂耶曰聖人之所以如此亦設詞以教人耳然其所以欲人之如此則豈不曰道不可以須臾離。而天理未易明。人欲未易去。幾微之間。一有間斷。則為失其本心也耶。自此之外則亦無以汲汲為矣

警戒

七

或問十章之說曰程子外書所謂義無對者意亦通此然孟子所論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乏之得我此三者。或物欲之尤。人所易溺。或意氣之私。人所不能免者。自非燭理素明。涵養素定。而臨事有省察之功。未有不以此而易彼者也。昔程子之門人有為不義者或問之曰是人從學之久豈其全無知識以至是耶程子曰謂之全無知識則不可但義理不能勝私欲之心即至此耳愚謂此言。以責人言之則恕。以教人言之則切。尤足以發明孟子此章之意。

或問二章之說曰程子至矣其曰桎梏死者莫非命。然聖人却不說是命。此最是得其文義者若張子曰命之於人無不正。則非文義。而又曰順乃受其正則非文辭矣巖墻一段則善而其他大旨教人毋為不直之求。徒以自陷於不正者。警戒尤切。學者所當深念也

或問好名之人能讓國矣而不能忘情於小物何哉曰千乘之國辭受之間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地也。簞食豆羹得失之際則微矣人亦何暇注其耳目於斯哉。此好名之士所以飾情於彼以取美名而不意其鄙吝之真情實態乃發露於所忽易而不虞之地也。

警戒

八

徐孟寶問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曰會得東坡說能碎千金之璧不能不失聲於破釜否曰如此則能讓千乘之國只是好名至簞食豆羹見於色却是實情也曰然曰如此說時好名大故未是好事在曰只李守約之祖先祖刑定曾如此說來某嘗把此一段對向為身死而不受一段為義蓋前段是好名之心勝人處打得過小處漏綻也動於萬鍾者是小處遮掩得過大處發露也。大雅

燭理致知涵養存養省察克己

氣有不正理無不正聖人全理而已矣

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沉迷而不反。聖人為之屢言。方始肯來。已是下愚了。況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為禽獸而已。蓋人為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與禽獸何別、大雅○語類下同 ○學問是自家合做底、不學問則是欠闕了自家底、知學問則方無所欠闕、今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廣 ○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為底事盡。今做到聖賢、止是恰好、又不是過外、祖道 ○凡人須以聖賢為己任、世人多以聖賢為高、而自視為卑、故不肯進、抑不知使聖賢本自高、而己別是一樣人、則早夜孜孜、別是分外事、不為亦可、為之亦可。然聖賢稟性與常人一同。既與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聖賢為己任、自開闢以來、生多少人、求其盡己者、千萬人中無一二、只是衮同枉過一世、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今世學者、往往有物而不能有其則、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極高明而道中庸、此數句乃是徹首徹尾、人性本善。只為嗜慾所迷。利害所逐。一齊昏了。聖賢能盡其性、故耳極天下之聰、目極天下之明、為子極其孝、為臣極其忠、某問明性須以敬為先、曰、固是、但敬亦不可混淪說、須是每事上檢點。論其大要。只是不放過耳。大抵為己之學、於他人無一毫干預、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復其性耳。可學 ○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不道將這些意氣去蓋他人。只是直截要學堯舜。志不足以有為、此學者之大病、謨 ○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賢直是真箇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修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詠一餉、說修身又將聖賢修身處諷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緝時文、如此為學、卻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這裏須要著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爾。謨 ○人多言為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為不能使船、嫌溪

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
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田單乃因其弱
以取勝、韓信送許多人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
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因舉浮屠
語曰、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力行 ○且如項羽救趙、
旣渡、沉船破釜、持三日粮、示士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若瞻前
顧後。便做不成。僩 ○不帶性氣底人。為僧不成。做道不了。方 ○
前輩也多是背處做幾年、方成、振 ○切須去了外慕之心、力行 ○
有一分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裏、得兩分力、文蔚 ○須要
打疊得盡、方有進。從周 ○看得道理熟後。只除了這道理。是真實
法。外見世間萬事。顛倒迷妄。耽嗜戀着。無一不是戲劇。真不堪
着眼也。又答人書云、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
理修身、為究竟法耳。僩 ○大凡人、只合講明道理而謹守之、以
無愧於天之所與者、若乃身外榮辱休戚、當一切聽命而已、驤

○因說索麵曰、今人於飲食動使之物、日極其精巧、到得義理、
却不理會、漸漸昏蔽了、都不知。廣
義理身心所自有、失而不知所以復之、富貴身外之物。求之惟恐
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況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
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為聖為賢、利害甚明、人心之公。每
為私欲所蔽。所以更放不下。但常常以此兩端體察、若見得時、
自須猛省、急擺脫出來、閎祖
今人多是安於所不安。做些事明知是不好。只說恁地也不妨。正
所謂月攘一雞。以待來年者也。賀孫
或以巧言為言不誠、曰、據其所見、巧言即所謂花言巧語、如今世
舉子弄筆端做文字者便是、看做這般模樣時、其心還在腔子
裏否、文蔚 ○惡訐以為直、也是箇巧言令色底意思、巧言令色、便
要人道好、他便要人道直、色厲而內荏、又是令色之尤者也、幹
人交朋友、須求有益朋友才不如我、便無敬畏之意、而生狎侮之

心、如此則無益、義剛

問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曰、如今人與人要約、當於未言之前、先度其事之合義與不合義、合義則言、不合義則不言、言之則其言必可踐而行之矣、今不先度其事、且鶻突恁地說了、到明日却說這事不義我不做、則是言之不可踐也、言而不踐、則是不信、踐其所言、又是不義、是不先度之故、卓

富貴貧賤、不處不去、此一節且說箇麤底、方是箇君子皮殼、裏面更多有事在、然先會做這事、方始能不去其仁、既把得定、然後存養之功自此漸漸加密、夔孫錄此下云、然必先無終食違仁。然後造次顛沛必於是。如孟子言善利之間、須從間字上看。但孟子之言勇決、孔子之言詳緩、學者須就這上看力、今學者都不濟事、才略略有些利害、便一齊放倒了、某嘗向朋友說、須是就這上立得脚住。方是離得泥水。若不如此、則是在泥裏行、才要出、又墮在泥裏去、縱說得道理、也沒安頓處、如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毋自欺有多少事、他却只就小人閒居為不善、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處說、為甚先要去了這箇。蓋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矣。又曰、審富貴是義、安貧賤是命。賜

仁而不佞、時人以佞為賢、屢憎於人、是他說得大驚小怪。被他驚嚇者。豈不惡之。明作

大抵人被人說惡不妨、但要能改過、過而能改。則前愆頓釋。晉日

是箇不好底人。今日自好。事自不相干。何必要回互、大雅

問冉求自畫、曰、如駑駘之馬、固不可便及得騏驥、然且行向前去、行不得死了、沒奈何、却不行。便甘心說行不得。如今如此者多、

問自畫與自棄如何、曰、也只是一般。只自畫是就進上說、到中間自住了、自棄是全不做。賀孫

大儒小儒、此處正要見得義利分明。人多於此處含糊去了、不分界限、君子儒上達。小人儒下達。須是見得分曉始得、人自是不覺察耳、今自道已會讀書看義理做文章、便道別人不會、自以

為說得行。便謂强得人。此便是小人儒。毫釐間便分君子小人。寓

人之為學、也是難、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而不於身心上著切體認、則又無所益、且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而尚或違於三月之後、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盍亦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其意又如何。又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盍亦每事省察、何者為禮、何者為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為徒言也、壯祖

○因正淳說我欲仁斯仁至矣曰、今人非不知利祿之不可求、求之必不可得、及至得底皆是非用力所至、然而有至終身求之而不止者、如何得人皆欲仁、所以後來聖賢不出。盡是庸凡。便是無肯欲仁者。如何得箇道理、使人皆好仁、所以孔子謂吾未見好仁者、所謂好德如好色、須是真箇好德如好色時方可、如今須是自於這裏著意思量道如何不欲仁。却欲利祿。如何不好德。却只好色。於此猛省。恐有箇道理。當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如今學者、却恁地慢了、譬如捉賊相似、須著起氣力精神、千方百計、去趕捉他、如此猶恐不獲、今却只在此安坐、熟視他、不管他、如何奈得他何、只收座隴切隨手贊意所好也時起來行得三兩步。懶時又坐。恁地如何做得事成、

謝教問子路終身誦之、夫子何以見得終其身也、曰只是以大勢恁地、這處好、只不合自擔當了、便止於此、便是自畫、大凡十分好底事才自擔。■便也壞了。所謂有其善喪厥善。淳

至之問愛之能勿勞乎、曰愛之而弗勞、是姑息之愛也、凡人之愛、多失於姑息、如近有學者持服而來、便自合令他歸去。却念他涉千里之遠、難為使他徒來而徒去、遂不欲却他、此便是某姑息處、乃非所以為愛也。時舉

小人徇人欲。只管被他墜下去。只見沉了。如人墜水相似。因又言

究竟之義、今人多是如此、初間只是差些子、少間究竟將去、越見差得多、如說道理亦是如此、初間錯些子、少間只管去救、救來救去、越弄得大、無不如此、如人相訟、初間本是至沒緊要底事、契不過、胡亂去下一紙狀、少間公吏追呼、出入搔擾、末梢計其所費、或數十倍於所爭之多、今人做錯一件事。說錯一句話。不肯當下覺悟便改。却只管去救其失。少間救得過失越大。無不是如此。僩

味道問損者三樂曰、惟宴樂最可畏。所謂宴安酖毒是也。時舉〇樂道人之善、則心常汲汲於好善者、是佚遊、則是放蕩閑過了日。子雖所損稍輕、亦非小害、又曰、驕樂只是放恣侈靡、最害事、到得宴樂、便須狎近小人。疏遠君子。賀孫

或問君子三戒曰、血氣雖有盛衰、君子常當隨其偏處警戒。勿為血氣所■役。也因論血氣移人、曰、疾病亦能移人。呂伯恭因病後、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有見、遂一意向這下來、大雅〇問注引范氏說、血氣志氣之辨、曰、到老而不屈者。此是志氣。時舉〇問君子有三戒章、謝曰簞食豆羹、呼爾而與之有所不就、蹴爾而與之有所不屑、此非義心勝、血氣壯故也、恐是義心之勝、非血氣之壯、謝又曰萬鍾與不得則死遠矣、有不辨禮義而受之者、血氣衰故也、恐是不辨禮義而受、奚必血氣之衰、曰、謝說只是傷急了、闕三數字、當云、此非特義心自勝。亦血氣之壯故也。蓋血氣助得義心起來。人之血氣衰時、則義心亦從而衰、夫子三戒、正為血氣而言、又問謝氏以血氣為氣質、曰氣只是一箇氣。便浩然之氣也、只是這箇氣、但只是以道義充養起來、及養得浩然、却又能配助義與道也、必大

問色厲而內荏、何以比之穿窬、曰、為他意只在要瞞人。故其心常怕人知。如做賊然。大雅〇不直心而私意如此。便是穿窬之類。又云、裏面如此、外面却不如此、外面恁地、裏面却不恁地、燾

問紫之奪朱、曰、不但易於惑人、蓋不正底、常易勝那正底、如以朱

淤紫、便退不得、紫本不是易惑人底、只為他力勢大了、便易得勝、且一邦一家。力勢也甚大。然被利口之人。說一兩句。便有傾覆之慮。此豈不可畏哉。時舉 ○問范氏謂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曰、此當以時運氣也言之。譬如一日。與人一生。能有幾多好底時節。廣

先生云、南康一士人云、聖賢亦有不誠處、如取瑟而歌、出弔東郭之類、說誠不如只說中、某應之曰、誠而中。君子而時中。不誠而中。小人之無忌憚。閎祖

亞夫問宰我問短喪、曰、此處聖人責之至嚴、植錄云、聖人尋常未嘗輕許人以仁、亦未嘗絕人以不仁。所謂予之不仁者、便謂他之良心已死了也。前輩多以他無隱於聖人而取之、蓋無隱於聖人。固是他好處。然卻不可以此而掩其不仁之罪也。時舉

問賊仁是絕滅天理、賊義是傷敗彝倫、如臣弒君、子弒父、及齊襄公鳥獸之行等事、皆人倫大惡、不審是絕滅天理、是傷敗彝倫、曰、傷敗彝倫、只是小小傷敗常理、若此等、乃是切害天理了、義剛錄云、傷敗彝倫、只是小小傷敗常理、如不以禮食、不親迎之類、若紾兄之臂、踰東家牆底、便是絕滅天理 丹書怠勝敬者滅、即賊仁者謂之賊意、欲勝義者凶、即賊義者謂之殘意、賊義是就一事上說、賊仁是就心上說、其實賊義便即是賊那仁底、但分而言之則如此、淳

仁則榮、不仁則辱、此亦只是為下等人言、若是上等人。他豈以榮辱之故而後行仁哉。伊川易傳、比彖辭有云、以聖人之心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蓋且得他畏危亡之禍。而求所以比附其民。猶勝於全不顧者。政此謂也、僩

不能自强。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今之為國者、論為治則曰、不消做十分底事、只隨風俗做便得、不必須欲如堯舜三代、只恁地做、天下也治、為學者則曰、做人也不須做到孔孟十分事、且做得一二分也得、盡是這樣苟且見識。所謂聽天所

命者也。僩

自暴是剛惡之所爲、自棄是柔惡之所爲、時舉〇自棄者意氣卑弱。志趣凡陋。卓〇言非禮義謂之自暴、要去非議這禮義、如今人要罵道學一般。只說道這許多做好事之人、自做許多模樣、不知這道理是人人合有底。他自恁地非議、是他自害了這道理、賀孫〇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自人身言之。則有動靜。自理言之。則是仁義。祖道

問博學詳說將以反說約也、曰、貫通處便是約、不是貫通了、又去裏面尋討箇約、公說約處、却是貫通了又別去尋討箇約、豈有此理、伊川說格物處云、但積累多後、自然脫然有貫通處、積累多後、便是學之博、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約。楊楫通老問、世間博學之人非不博、却又不知箇約處者何故、曰、他合下博得來便不是了、如何會約、他更不窮究這道理是如何。都見不透徹。只是搜求隱僻之事。鈎摘奇異之說。以爲博。如此豈能得約。今世博學之士、大率類此、不讀正當底書、不看正當注疏、偏揀人所不讀底去讀、欲乘人之所不知以誇人、不問義理如何、只認前人所未說、今人所未道者、則取之以爲博、如此如何望到約處、又曰、某嘗不喜楊子雲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多聞欲其約也、多見欲其卓也、說多聞了、又更要一箇約去守他、正如公說、這箇是所守者約、不是守之以約也、僩

所謂聲聞過情、這箇大段務外郎當、且更就此中間言之、如爲善無真實懇惻之意。爲學而勉强苟且徇人。皆是不實。須就此反躬思量方得、僩

今人有一等杜撰學問、皆是脫空狂妄、不濟一錢事、如天下歸仁、只管自說天下歸仁。須是天下說歸仁方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只管去說。到念慮起處。却又是非禮。此皆是妄論、子韶之學正如此、須是居處恭。執事敬。坐如尸。立如齊。方是禮。不然。便不是禮。履孫

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以理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欲、甚易、而邪之勝正、人欲之勝天理、若甚難、以事言之、則正之勝邪、天理之勝人慾、甚難、而邪之勝正、人慾之勝天理、却甚易、蓋纔是蹉失一兩件事。便被邪來勝將去。若以正勝邪、則須是做得十分工夫。方勝得他。然猶自恐怕勝他未盡在。正如人身正氣稍不足。邪便得以干之矣。僩

一日舉孟子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稊稗、誨諸生曰、和尚問話、只是一言兩句、稊稗之熟者也、儒者明經。若通徹了。不用費辭。亦一言兩句。義理便明。否則却是五穀不熟、不如稊稗、謨　○苟爲不熟不如稊稗、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如今學者、要緊也成得一箇坯模定了、出治一本作治工夫却在人、只是成得一箇坯模了、到做出治工夫却最難、正是天理人欲相勝之地、自家這裏勝得一分、他那箇便退一分、自家這裏退一分、他那箇便進一分、如楚漢相持於成皐滎陽間、只爭這些子、賀孫

方行之際、則明其當然之理。是行之而著、既行之後、則識其所以然。是習矣而察、初間是照管向前去、後來是回顧後面看所行之道理是如何、如人喫飯、方喫時知得飯當喫、既喫後則知飯之飽如此、僩　○習矣不察、行矣不著、如今人又不如此、不曾去習便要說察。不曾去行便要說著。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今人未曾理會可與共學。便要適道。賀孫

敬之問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曰、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爲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却自以爲不妨。便自冒昧爲之欲之耳、今既知其所不當爲不當欲者、便要來這裏截斷。斷然不爲不欲、故曰如此而已矣、恪

利與善之間、若纔有心要人知、要人道好、要以此求利祿、皆爲利也、這箇極多般樣、雖所爲皆善。但有一毫歆慕外物之心。便是利了。如一塊潔白物事。上面只著一點黑。便不得爲白矣。又如好底物事、如腊子之屬、上面只著一點糞穢、便都壞了、不得爲

香矣、若是彙穢上面、假饒著一堆腦麝、亦不濟事、做善須是做
到極盡處、方喚做善。僩
狂狷是箇有骨肋底人。鄉原是箇無骨肋底人。東倒西擂、東邊去
取奉人、西邊去周全人、看人眉頭眼尾、周遮掩蔽、惟恐傷觸了
人。君子反經而已矣、所謂反經、去其不善、為其善者而已。僩
問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曰、此爻本最吉、不解有咎、然須說
艱則无咎、蓋易之書、大抵教人戒謹恐懼、無有以為易而處之
者。雖至易之事、亦必以艱難處之、然後无咎也。僩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木之生也、無日不長。一日
不長則木死矣。人之學也、一日不可已、一日而已、則心必死矣。人傑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
乎、物事到盛時必衰、雖鬼神有所不能違也、人君於此之時、當
如奉盤水、戰兢自持、方無傾側滿溢之患、若才有纖毫驕矜自
滿之心、即敗矣。所以此處極難、崇寧中、某論某人曰、當豐亨豫
大之時、而為困陋就簡之說、君臣上下、動以此藉口、於是安意
肆志、無所不為、而大禍起矣。僩 ○豐其屋、天際翔也、似如翬斯
飛樣、言其屋高大到於天際、却只是自蔽障得闇。學蒙
當無虞時、須是儆戒、所儆戒者何、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樂、
人當無虞時、易至於失法度、游逸淫樂、故當戒其如此、既知戒
此、則當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如此方能罔違道以干
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義剛 ○儆戒無虞至從己之欲、
聖賢言語、自有箇血脈貫在裏、如此一段、他先說儆戒無虞、蓋
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自其未有可虞之時、必儆必戒、能如此、則
不至失法度、淫于逸、遊于樂矣、若無箇儆戒底心、欲不至于失
法度、不淫逸、不遊樂、不可得也、既能如此、然後可以知得賢者、
邪者正者、謀可疑者無可疑者、若是自家身心顛倒、便會以不
賢為賢、以邪為正、所當疑者亦不知矣、何以任之去之勿成之
哉、蓋此三句、便是從上面有三句了、方會恁地、又如此然後能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蓋於賢否邪正
疑審有所未明、則何者為道、何者為非道、何者是百姓所欲、何
者非百姓之所欲哉、夔孫
以非欲起羞、而出言不當、則反足以起羞甲冑本所以禦戎、而出
謀不當、則反足以起戎。衣裳在笥易以與人、不可不謹。干戈討
有罪、則因以省身。
近諸孫將旅獒來讀、是時武王已八十餘歲矣、太保此書、諄諄如
教小兒相似。若自後世言之、則為非所宜言、不尊君矣、銖
天下公器、所謂有德者易以興。無德者易以亡。使紂無道、大王取
之何害、今必言大王不取、則是武王為亂臣賊子、若文王之事、
則分明是盛德過人處、孔子於泰伯亦云至德、可學
問胡氏傳春秋盟誓處、以為春秋皆惡之、自今觀之、豈不可因其
言盟之絫守與否而褒貶之乎、今民泯泯棼棼、罔中於信以覆
詛盟之時、而遽責以未施信而民信之事、恐非化俗以漸之意、
曰、不然、盟詛必竟非君子之所為、故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將
欲變之。非去盟崇信。俗不可得而善也。故伊川有言。凡委靡隨
俗者。不能隨時。惟剛毅特立。乃所以隨時。斯言可見矣。洽
杜斿問濂溪言道至貴者、不一而足、曰、周先生是見世間愚輩為
外物所搖動。如墮在火坑中。不忍見他。故如是說不一。世人心
不在殼子裏。如發狂相似。只是自不覺。淅間只是權譎、功利、之
淵藪、三二十年後、其風必熾、為害不小、某六七十歲、居此世不
久、旦夕便死、只與諸君子在此同說、後來必驗、節○問極重不
可反、知其重而亟反之可也、曰、是說天下之勢、如秦至始皇強
大、六國便不可敵、東漢之末、宦官權重、便不可除、紹興初、只斬
陳少陽、便成江左之勢、極重則反之也難。識其重之機而反之
則易。人傑
人性無不善、雖桀紂之為窮凶極惡、也知此事是惡、但則是我要
恁地做。不奈何。此便是人欲奪了。銖○敬子解不求諸心而求
杈諸功利　外物火坑也

諸述、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詞為工、以為人不知性、故怠於為希聖之學、而樂於為希名慕利之學、曰、不是他樂於為希名慕利之學、是他不知聖之可學、別無可做。只得向那裏去。若只得有箇道理、可以學做聖人、他豈不願為、緣他不知聖人之可學、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成空過、須討箇業次弄、或為詩、或作文、是他沒著渾身處。只得向那裏去。俗語所謂無圖之輩。是也。因曰、世上萬般皆下品。若見得這道理高。劉世間萬般皆低。故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蓋先明諸心了、方知得聖之可學、有下手處、方就這裏做工夫、若不就此、如何地做、僩

問伊川語龜山勿好著書、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如何、曰、怕分卻心。自是於道有害、大雅○呂舍人記伊川說、人有三不幸、以為有高才能文章、亦謂之不幸、便是這事乖、少間盡被這些子能解擔閣了一生、更無暇子細理會義理、只從外面見得些皮膚、便說我已會得、筆下便寫得去、自然無暇去講究那精微、被人扛得來大、又被人以先生長者目我、更不去下問、少問傳得蒲卿蒲保、都是這般種子、橫渠有一段說人多為人以前輩見處。每事不肯下問。壞了一生。我寧終是不如。此段最好看、僩

先生至嶽麓書院、諭諸生曰、學問自是人合理會底事、只如明明德一句、若理會得、自提省人多少、明德不是外面將來安在身上、自是本來固有底物事、只把此切己做工夫、有甚限量、此是聖賢緊要警策人處、如何不去理會、不理會學問。與蚩蚩橫目之氓何異。謙○問先生到此、再指學矣、不知所以教諸生者、規模何如、曰、且教他讀經書。識得聖人法語大訓。曰、鄉來南康白鹿學規、卻是敎條、不是官司約束、曰、屢欲尋訪湖學舊規、尚此未獲、曰、先生如此教人、可無躐等之患、曰、躐等何害。若果有會躐等之人、自可敬服、曰、何故、曰、今若有人在山腳下、便能一躍在山頂上、何幸如之、政恐不由山腳。終不可以上山頂耳。琮

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去為事、挨得過時且過、上下相咻

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會事、且恁鶻突、才理會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負能聲、及少經挫抑、却悔其太惺惺了了、一切刓方為圓、且恁隨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見識長進、當官者大小上下、以不見吏民不治事為得策、曲直在前、只不理會、庶幾民自不來、以此為止訟之道、民有冤抑、無處伸訴、只得忍遏、便有訟者、半年周歲不見消息、不得了決、民亦只得休和、居官者遂以為無訟之可聽、風俗如此、可畏可畏。僩 ○今日人才之壞、

皆由於詆排道學、但說據我逐時恁地做、也做得事業、說治道必本於正心修身、都是閑說話。我自不消用此、若是一人又手並脚、便道是矯激、便道是邀名、便道是做崖岸、須是如市井底人。拖泥帶水。方始是通儒實才。賀孫 ○器遠問事求可、功求成、亦是當如此、曰、只要去求可求成、便不是。聖人做事、那曾不要可、不要成、只是先從這裏理會去、却不曾恁地計較成敗利害。如公所說、只是要去理會許多汩董了、方牽入這心來、却不曾有從這裏流出在事物上底意思、賀孫 ○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燾 ○蔡季通因浙中主張史記、常說道邵康節所推世數、自古以降去、後是不解會甚好、只得就後世做規模、以某看來則不然、孔子修六經、要為萬世標準、若就那時商量別作箇道理、孔子也不解修六經得、如司馬遷亦是箇英雄、文字中間自有好處、只是他說經世事業、只是第二三着、如何守他議論、如某退居老死無用之物、如

諸公都出仕官、這國家許多命脈、固自有所屬、不直截以聖人為標準。却要理會第二三着。這事煞利害。千萬細思之。賀孫

商鞅論人不可多學為士人、廢了耕戰、此無道之言、然以今觀之、士人千人萬人、不知理會甚事、真所謂游手、只是恁地底人、一旦得高官厚祿、只是為害、朝廷何望其濟事、真是可憂。揚 ○康節謂、天下治則人上行、天下亂則人尚文、太祖時、人都不理會文、仁宗時、人會說、今又不會說、只是胡說、因見時文義甚是使

人傷心、揚○因說子張學干祿曰、如今時文、取者不問其能、應
者亦不必其能、只是盈紙、便可得推而上之、如除擢皆然、禮官
不識禮、樂官不識樂、皆是吏人做上去、學官只是備員考試而
已、初不是有德行道藝可為表率、仁義禮智、從頭不識到尾、國
家元初取人如此、為之柰何、明作○今學校科舉、分明以盜賊遇
士、士亦以盜賊自處、動不動鼓譟作鬧、以相迫脅、僩○包顯道
言科舉之弊、先生曰、如他經尚是就文義上說、最是春秋不成
說話、多是去求言外之意、說得不成模樣、某說道此皆是侮聖
人之言、却不如王介甫樣、索性廢了較強、又笑云、嘗有一人作
隨時變通論、皆說要復古、至論科舉、要復鄉舉里選、却說須是
歇二十年却行、要待那種子盡了、方行得、說得來也是、義剛○器
遠問今士人習為時文應舉、如此、須當有个轉處否、曰、某舊時
看只見天下如何有許多道理恁地多、如今看來、只有一个道
理、只有一个學、在下者也着如此學、在上者也著如此學、在上

若好學、自見道理、許多弊政、亦自見得、須要整頓、若上好學、便
于學舍選舉賢儒、如胡安定孫明復這般人、為教導之官、又須
將科目盡變了、全理會經學、這須會好、今未說士子、且看朝廷
許多奏表支離蔓衍、是說甚麼、如誥宰相、只須說數語、戒諭如
此做足矣、敬之云、先生嘗說表奏之文、下諛其上也、誥勑之文、
上諛其下也、賀孫○科舉種子不好、謂試官只是這般人、○揚○科舉是法弊、
大抵立法、只是立个得人之法、若有奉行非其人、却不干法事、
若只得人便可、今却是法弊、雖有良有司、亦無如之何、王嘉叟
云、朝廷只有兩般法、一是排連法、今銓部是也、一是信采法、今
科舉是也、㽦○今教授之職、只教人做科舉時文、若科舉時文、
他心心念念要爭功名、若不教他、你道他自做不做、何待設官
置吏費廩祿教他做也、須是當職底人、怕道人不曉義理、須是
要人識些、如今全然無此意、如何恁地、賀孫○今來最是喚做賢
良者、其所作策論更讀不得、緣世上只有許多時事、已前一齊

話了、自無可得說、如笮𥵠相似、第一番淋了、第二番又淋了、第三番又淋了、如今只管又去許多糟粕裏只管淋、有甚麼得話、既無可得話、又只管要新、最切害處是輕德行毀名節崇智術尚變詐、讀之使人痛心疾首、不知是甚世變到這裏、可畏可畏、這都是不祥之兆、管子、孔門所不道、而其言猶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如今將禮義廉恥一切掃除了、却來說事功、賀孫

因說伯恭少儀外傳、多瑣碎處、曰、人之所見不同、某只愛看人之大體大節。磊磊落落處。這般瑣碎便懶看。伯恭又愛理會這處、其間多引忍恥之說。最害義。緣他資質弱、與此意有合、遂就其中推廣得大、想其於忠臣義士死節底事都不愛他、亦有詩說張巡許遠那時不應出來、淳 〇可憐子約一生辛苦讀書、只是竟與之說不合、今日方接得他三月間所寄書、猶是論寂然不動、依舊主他舊說、時子約已死、它硬說寂然不動是耳無聞目無見心無思慮、至此方是工夫極至處、伊川云。要有此理。除是死也。

幾多分曉。其嘗答之云、洪範五事、貌曰僵、言曰啞、視曰盲、聽曰聾、思曰塞、方得、還有此理否、渠至死不曉、不知人如何如此不通、用之云、釋氏之坐禪入定、便是無聞無見無思無慮、曰、然、他是務使神輕去其體、其理又不同、神仙則使形神相守。釋氏則使形神相離。佛家有白骨觀、初想其形、從一點精氣始、漸漸胞胎孕育、生產稚乳、長大壯實、衰老病死、以至屍骸胖脹枯僵、久之化為白骨、既想為白骨。則視其身常如白骨。所以厭棄脫離。而無留戀之念也。此又釋氏工夫之最下者。僩 〇近得子約書、有未發之本體一句、此語甚好、人須是看得這箇分曉。始得。〇廣 士毅錄云、子約書、有見未用之體一句、此語却好、問未用是未發、那時自覺有箇體段、則是、如着意要見他、則是已發。曰、只是識認他。 〇呂子約死、先生曰、子約竟齎着許多鶻突道理去矣、賀孫 〇伯恭門徒、氣宇厭厭、四分五裂、各自為說、久之必至銷歇、子靜則不然、精神緊峭、其說分明、能變化人、使人旦異而晡不同、其流害未艾也。道夫 〇婺州士友、只流從祖宗故事、與史傳一邊

去其馳、外、之失、不知病在不曾於論語上加功、卿升〇伊川發明道理之後、到得今日、浙中士君子、有一般議論、又費力、只是云不要矯激、遂至於凡事回互、揀一般偎風躲箭處立地、却笑人慷慨奮發、以為必陷矯激之禍、此風更不可長、如嚴子陵是矯激分明、呂伯恭作祠記、須要辨其非矯激、想見子陵聞之亦自一笑、子陵之高節、自前漢之末、如龔勝諸公、不屈於王莽者甚多、漢書末後有傳可見光武是一箇讀書識道理底人、便去尊敬嚴子陵、子陵既高蹈遠舉、又誰恤是矯激不是矯激、在胡文定父子、平生不服人、只服范文正公嚴子陵祠記、云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直是說得好、其議論什麼正大、往時李泰伯作袁州學記、說崇詩書尚節義、文字雖麄、其說振厲、使人讀之森然、可以激懦夫之氣、近日浙中文字雖細膩、只是一般回互、無奮發底意思、此風漸不好、其意本是要懲艾昔人矯激之過、其弊至此、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蓋狂士雖不得中、猶以奮發可與有為、若一向委靡、濟甚事、又說固是矯激者非、只是不做矯激底心、亦是私意、大凡事只看道理合做與不合耳。如合做。豈可避矯激之名而不為。璘〇鄭子上問、昨日所說、浙中士君子多要回互以避矯激之名、莫學顏子之渾厚否、曰、渾厚自是渾厚、今浙中人、只學一般回互底心意、不是渾厚、渾厚是可做便做。不計利害之謂。今浙中人。却是計利害太甚。做成回互耳。其弊至於可以得利者無不為。如陳仲弓送宦者葬、所謂有仲弓之志則可、無仲弓之志則不可、因說東漢事勢、士君子欲全身遠害、則有不仕而已、若出仕、遇宦官縱橫、如何畏禍不與他理會得、若未免仕、只得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若既要為大官。又要避禍。無此理。璘

說同父、因謂呂伯恭烏得為無罪、恁地橫論、却不與他剖說打教破、却和他都自被包裹在裏、今來伯恭門人、却亦有為同父之

說著、二家打成一片。可怪君舉、只道其不合與說、只是他見不
破、天下事不是是便是非。直截兩邊去。如何恁地含糊鶻突其
鄉來與說許多、豈是要眼前好看、青天白日在這裏、而今人雖
不見信、後世也須有人看得此說。也須回轉得幾人。又歎惜久
之云、今有一等自恁地高出聖人之上、一等自恁地陷身汙濁、
要擡頭出不得、賀孫 ○先生說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
好看處。陳同父一生被史壞了。直卿亦言、東萊教學者看史亦
被史壞。泳 ○同父在利欲膠漆盆中、閎祖 ○因言陳同父讀書、譬
如人看劫盜公案、看了須要斷得他罪及防備禁制他教做不
得、它卻不要斷他罪、及防備禁制他、只要理會得許多做劫盜
底道理。待學他做。廣 ○或謂同父口說皇王帝霸之略、而一身
不能自保、先生曰、這只是見不破、只說箇是與不是便了。若做
不是、恁地依阿苟免以保其身、此何足道、若做得是、便是委命
殺身、也是合當做底事、賀孫 ○陳同父學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

已多、家家談王伯、不說蕭何張良、只說王猛、不說孔孟、只說文
中子、可畏可畏、可學 ○江西之學只是禪。浙江卻專是功利。禪學、
後來學者摸索一上、無可摸索、自會轉去、若功利則學者習之、
便可見效、此意甚可憂、

欽宗勤儉慈仁、出於天資、當時親出詔答、所論事理皆是、但於臣
下賢否邪正。辨別不分明。又無剛健勇決之操。纔說看用兵。便
恐懼。遂致播遷之禍、言之使人痛心、如詔旨付主帥論用兵事、
亦儘有商量處置、但其後。須有更當子細不可悞事之語。議臣
請改祖宗科舉之法、上旣俞之矣、明日耿南仲馮澥輩、又論神
宗法制、當紹述不可改、故前降指揮更不施行、當時只緣紹述
做得如此了、猶且不悟、故李伯紀熟與欽宗論說、但卻不合、如
何做事、廣曰、自漢唐來、惟有本朝臣下最難做事、故議論勝、而
功名少、曰、議論勝、亦自 仁廟後而蔓衍於熙豐、若太 祖時、雖有
議論、亦不過說當時欲行之事耳、無許多閑言語也。廣 ○言及

靖康之禍、曰、本朝全盛之時、如慶曆元祐間、只是相共扶持這箇天下、不敢做事。不敢動。被夷狄侮。也只忍受。不敢與較。亦不敢施設一事。方得天下稍寧、積而至於靖康、一旦所為如此、安得天下不亂、卓

龔郯問荆公與坡公之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荆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荆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荆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荆公用兵用得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截底議論。道夫

〇熙寧更法。亦是勢當如此。凡荆公所變更者、初時東坡亦欲為之、及見荆公做得紛擾狼狽、遂不復言、却去攻他、如荆公初上底書所言皆是、至後來却做得不是、自荆公以改法致天下之亂、人遂以因循為當然。天下之弊、所以未知所終也、必大

問劉元城、不知培植君子之黨、才一小事、便一向搏擊、以致君子盡去、而小人用矣、此其過否、曰、過不在此。是他見識有病。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是他不知言。且如說伊川、他只見得祖宗有典故。才有不合便道不是。渠不知輔導少主之理當如此。故伊川一向被他論列。是他見識只如此。又如蔡新州事、被他當時自謂有定策功、宣仁亦甚惡之、謂須與他痛治、恐後來皇帝被人惑治他不得、元城亦欲因其詩以治之、當時執政侍從臺諫有不欲治蔡者、一切逐去、蓋以詩治人自不正、因此以治彼罪又不是、詩胡說何足道、定策謀他又不說了、又無緣治得他、都不消問了、其本原只在開導人主心術。使人主知不賞私恩。不罰私怨之理。則蔡何足慮。元城亦不是私意、只是言不當如此、却不知以詩治人不當、又欲絶其定策姦謀、如此治之、豈不使人主益疑、後蔡死、其家果訴冤、謂蔡有定策功、諸人忌之、遂起大禍、後治元祐諸公、皆為蔡報怨也、溫公治時、必不如此、揚

問邢恕少年見諸公時、亦似好、先生曰、自來便尖利出頭。不確實。
到處裏去入作。章惇用林希作御史、希擊伊川、只俟邢恕便擊
之、恕言於哲宗、臣於程某嘗事之以師友、今便以程某斬作
千段、臣亦不救、當時治恕者、皆尋得明道行狀後所載說、即本
此治之、恕過惡如此、皆不問、只在這一邊者、有毫髮必治之、揚
莊仲問、本朝名公、有說得好者、於行上全不相應、是如何、曰、有一
等人能談仁義之道、做事處却乖、此與鬼念大悲咒一般。更無
奈何他處、又曰、只是知得不明之故。筆談言士人門做文字、問
即不會、用則不錯者、皆是也、豈可便以言取人、然亦不可以人
廢言、說得好處須還他好始得、如孟子取陽虎之言、但其用意
別耳、友仁
問章蔡之姦何如、曰、京之姦惡又過於惇、方惇之再入相也、京諂
之於道、袖出一軸以獻惇、如學校法、安養院之類、凡可以要結
士譽、買覓人情者。具在、惇辭曰、元長可留他時自為之、後京為
相、卒皆建明、時論往往歸之、至詣學自嘗饅頭、其中沒見識士
人、以手加額曰、太師留意學校如此、京四次入相、後至盲廢、終
始只用不患無財、患不能理財之說。其原自荊公。又以塩鈔茶
引、成櫃進入、上益喜、謂近侍曰、此太師送到朕添支也、由是內
庭賜予、不用金錢、雖累巨萬、皆不費力、鈔法之行、有朝為富商、
暮為乞丐者矣、僩用
宣政間、鄆州有數子弟、好議論士大夫長短。常聚州前邸店中、每
士大夫過、但以觜舒縮、便是長短他、時人目為猪觜、以其狀似
猪以觜掘土、此數子弟、因戲以其號自標、為甚猪觜大夫、猪觜
郎之屬、少間為人告以私置官屬、有謀反之意、興大獄鍛煉、
因論賈生治安策中深計者謂之妖言、曰、宣政間、凡危亡亂字皆
不得用。安得無後來之禍、又云、世間有一種却是妖言、如葉夢
得、宇文虛中、二人所為、極是亂道、平日持論却甚正、每進言必
勸人主以正心修身為先、其言之辨裁、雖前輩有說不及處、正

如鬼出來念大悲呪相似。正所謂妖言也、又曰、此等人多是有
才會說底、若使有好人在上、收拾將去、豈不做好人、只緣時節
不好、義理之心、不足以勝其利欲之心、遂由徑捷出、無所不至、
若逢治世、他擇利而行。知爲君子之爲美。亦必知所趨向。治世
之才、亦那得箇箇是好人、但是好人多、自是相夾持在裏面、不
敢爲非耳、儒用○舜舉十六相、誅四凶、如此方恰好、兩邊方停匀、
後世都不然、惟小人得志耳、方天下無事之時、則端人正士、行
義謹飭之士、爲小人排擯、不能一日安於朝廷、遷竄貶謫、及擾
攘多故之秋、所謂忠臣義士者、犯水火、蹈白刃、以捐其軀、而小
人者平世固是他享富貴、及亂世亦是他獨寬縱橫顛倒、無非
是他得志之日、君子者常不幸。而小人者常幸也。子蒙○李丞相
大義分明。極有才。做事有始終、本末昭然可曉、只是中間麄、不
甚謹密。此是他病、然他綱領大規模宏闊、照管得始終本末、才
極大、諸公皆不及、只可惜大麄耳、子蒙○看來文士也是誤人。蓋

真箇能者、未必能言、文士雖未必能、却又口中說得、筆下寫得、
真足以動人聽聞、多至敗事者此也、儒用○某常說、怪不得今
日士大夫、是他心裏無可作做、無可思量、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自然是只隨利欲走、間有務記誦爲詞章者、又不足以救其本
心之陷溺、所以箇箇如此、只緣無所用心、故如此、前輩多有得
於佛學、當利害禍福之際、而不變者、蓋佛氏勇猛精進、清淨
堅固之說、猶足以使人淡泊有守、不爲外物所移也、若記覽詞
章之學、這般伎倆、如何救拔得他那利欲底窠窟動、或曰、某人
讀書、只是摘奇巧爲文章、以求富貴耳、曰、恁地工夫、只做得那
不好底文章、定無氣魄、所以他文字皆困善、某少年見上一輩
未說如何、箇箇有氣魄、敢擔當做事、而今人箇箇都恁地衰、無
氣魄、也是氣運使然、而今秀才便有些氣魄。少年被做那時文。
都銷磨盡了。所以都無精彩。做事不成。僩
一士人見龜山出容貌甚莊、端坐不動、每來必如是、以此喜之、一

日引入書院久坐、忽報有客、龜山出接士人、獨坐、凝然不動如
故、宅春壁外窺之、大段驚異、士人別去、家人以實告、皆稱其如
此好人、愈為所敬、後以女妻之、乃陸宗也、及范汝為作亂、宗入
其黨、見矯情飾貌之難信也。過 ○李楫冠廣西、出榜約不收民
税十年。故從叛者如雲、稱之為李王、反謂官兵為賊。以此知今
日取民太重、深是不便、廣
金人見本朝屢敗兵於燕、遂有入寇之心、是時相王黼主其事、童

貫主兵、蔡攸副之、蔡京不主、作詩送其子云、百年信約宜堅守、
六月師徒早罷休、京作事都作兩下。取蔡有功、則其子在、無功、
則渠不曾主、又有一子絛、上書言其父不是、聞亦是其父之謀
也、揚 ○金人初起時、初未立將、臨發兵、召集庭下問之。有能言
其策之善者、即授以將使往、及成功而歸、又集庭下問衆人。而
賞之金幾多、衆人言未得、又加之、賞罰如此、分明、安得不成事、
揚 ○虜人有一謀時、聚諸酋長、於一屋內、全不言。只用一物畫
地、謀了便各去做、如其事難決、便出野外無人處去商量。揚 ○
嘗有一官人出、有一吏人來至其花園中、皆上黄袱、袱得一束
文字、其問何文字、曰史書也、那官人、伊是史官、某問可借否、曰
不妨、遂開看、內有一段云、詔曰宰相姓名某、謀南伐、若以為是、
合盡心以贊其謀、以為不是、合盡忠極力以諫之、不可依違、以
敗成筭。今某人畧畧諫之、可杖六十、揚
王導為相、只周旋人過一生。嘗有坐客二十餘人、逐一稱讚、獨不

及一胡僧、并一臨海人、二人不悅、導徐顧臨海人曰、自公之來、
臨海不復有人矣、又謂胡僧曰、蘭奢蘭奢、乃胡語之褒譽者也、
二人亦悅、僩 ○謝安之待桓温。本無策。温之來、廢了一君、幸而
討九錫、理資序、未至太甚、猶是半和秀才、若它便做箇二十分
賊、如朱全忠之類、安亦無如之何、王儉平日自比謝安、王儉是
已敗闕底謝安。謝安特幸未疎脫底王儉耳。安比王儉、只是有
些英氣、苻堅之來。亦無措置。前輩云、非晉人之善、乃苻堅之不

善耳、堅不合擁衆來、安必有以料之、兼(秦)國內自亂、晉亦必知
之、故安得以鎮靜待之、堅若不以大衆來、只以輕兵時擾晉邊、
便坐見狼狽、因問正淳曰、桓溫移晉祚時、安能死節否、曰、必不
能、却須逃去、曰、逃將安往、若非死節、即北面事賊耳。到這裏是
築底處。中間更無空地。因說韋孝寬智略如此、當楊堅篡周時、
尉遲迥等皆死、孝寬乃獻金熨斗、始嘗疑之、既不與他爲異、
亦何必如此附結之、元來到這地位、便不與辨、亦不免死、既不

能死、便只得失節耳、又曰、謝安之與苻堅、如近世陳魯公之於
完顏亮、幸而雖得他死耳。伯豐問、寇萊公澶淵事如何、曰、當來
他却有措置、然到此只得向前、不可退後也、營
太宗納巢剌王妃、魏鄭公不能深諫、范純夫論亦不盡、純夫議論、
大率皆只從門前過、資質極平正、點化得甚次第、不知伊川當
時如何不曾點化他、先生嘗語呂丈云、范純夫平生於書冊、皆只從忙中攝過了。蓋所以諷呂丈也。〇
太宗從魏鄭公仁義之說、只是利心。意謂如此便可以安居民

上、漢文帝資質較好、然皆老氏術也。㧑
李白見永王璘反、便從臾之、文人之沒頭腦乃爾。後來流夜郎、是
被人捉著罪過了、剗地作詩自辨被迫脅、李白詩中、說王說霸、
當時人必謂其果有智略、不知其莽蕩。立見疎脫。大〇或問維
州事、溫公以德裕所言爲利、僧孺所言爲義、如何、曰、德裕所言
雖以利害言、然■(意)却全在爲國。僧孺所言雖義、然■(意)却全濟其
己私、且德裕既受其降矣、雖義有未安、也須別做處置、乃縛送

悉怛謀、使之恣其殺戮、果何爲也、僩
凡是名利之地、自家退以待之、便自安穩、纔要只管向前、便危險、
事勢定是如此、如一碗飯在這裏、纔去爭、也有爭得、不被人打
底、也有爭得被人打底、也有爭不得空被人打底、賀孫〇財猶臟
也。近則污人。豪傑之士恥言之、僩
唐文人、皆不可曉、如劉禹錫、作詩說張曲江無後、及武元衡被刺、
亦作詩快之、白樂天、亦有一詩暢快李德裕、樂天人多說其清

高其實安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地涎出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其敍房琯亦正大必○黃巢入京師其夜有人作詩貼三省門罵之次日盡搜京師識字者一切殺之詩莫盛於唐亦莫慘於唐也 揚 ○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爾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如眞味發溢又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却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為學工夫然到極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 必 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個 人盡命去奔做只是無一个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底將做不好底不好底將做好底這箇只是心裏鬧不虛靜之故不虛不靜故不明不明故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好物事雖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理明所以做得來精心裏鬧如何見得 個

近思續錄卷之十三

安丘劉源淥集

異端篇

此篇辨異端蓋君子之學雖已至然異端之辨尤不可以不明苟於此有毫釐之未辨則貽害於人心者甚矣

朱夫子答汪尚書 甲申十月 畧曰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為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畧厭棄以為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 蓋以多聞博識自為一事不甚精察其理之所自來却謂別有向上一着與此兩不相關此尹和靖所以有此三事中一事看破則此患亡矣之說可謂切中其病矣 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 格物只是窮理物格即是理明此乃大學功夫之始潜玩積累各有淺深非有頓悟險絕處也近世儒者語此似亦太高矣呂舍人書別紙錄呈 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憒然也則

亦何以悟為哉（儒者為此學而自謂有悟者雖不可謂之惜然其察之亦必不詳者矣）又况僕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倀倀耳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略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絶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畢察醻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縱言至此亦可謂躐等矣然以閣下之明勉而進之恐不足以為難也）此其與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為優劣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就使其說有實非吾儒之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之矩而與不及者亡以異也（窮極幽深過也反倫悖理不及也）蓋大本既立準則自明此孟子所以知言而詖淫邪遁接於我者皆不能逃其鑒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可不戒哉可不懼哉幸少留意既

以自任又以是為格非定國之本則斯言之發庶不得罪於君子矣○又蒙教諭以兩蘇之學不可與王氏同科此乃淺陋辭不別白指不分明之過請復陳之於後而來教又以歐陽司馬同於蘇氏則熹亦未能不以為疑也蓋歐陽司馬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者然其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恐有所未盡耳至於王氏蘇氏則皆以佛老為聖人既不純乎儒者之學矣（非惡其如此特於此可驗其於吾儒之學無所得）而王氏支離穿鑿尤無義味至於甚者幾類俳優本不足以惑衆徒以一時取合人主假利勢以行之至於已甚故特為諸老先生之所排詆（龜山與胡文定書及答蕭子莊書可見其意矣）在今日則勢窮禍極故其失人人得見之至若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如易之主命書之人心道心古史之中一性善道器中和論語則東坡之論見陽貨子由之論彼子西皆以利害言之也已）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蘇氏此等議論不可殫舉且據）其智識才辨謀為氣槩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

學則迷大本（如前注中性命諸說多出私意雜佛老而言之性命之說尤可笑熹嘗辨老子說中一段今以拜呈可見其梗槩矣）論事實則尚權謀（如陽貨子西事乃以此論聖人可見其底蘊矣）衒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之下也哉但其身與其徒皆不甚得志於時無利勢以輔之故其說雖行而不能甚久凡此患害人未盡見故諸老先生得以置而不論使其行於當世亦如王氏之盛則其為禍不但王氏而已主名教者亦不得恝然而無言也（龜山集中雜說數段為蘇氏發也當時固已慮此矣程氏語錄中論賢良處亦似有所指）蓋王氏之學雖談空虛而無精彩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昂之徒而已蔡京雖名推尊王氏然其淫侈縱恣所以敗亂天下者不盡出於金陵也（龜山所論覓罵詩乃其所假以為號耳）若蘇氏則其律身已不若荊公之嚴其為術要未忘功利而詭秘過之其徒如秦觀李廌之流皆浮誕佻輕士類不齒相與扇縱橫捭闔之辨以持其說而漠然不知禮義廉恥之為何物雖其勢利未能有以動人而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已紛然向之使其得志則凡蔡京之所為未必不身為之也世徒據其已然者論之是以蘇氏猶得在近世名卿之列而君子樂成人之美者亦不欲逆探未形之禍以加譏貶至於論道學邪正之際則其辨有在毫釐之間者雖欲假借而不能私也今乃欲專貶王氏而曲貸二蘇道術所以不明異端所以益熾實由於此愚恐王氏復生未有以默其口而厭其心也〇（己丑）去春賜教語及蘇學以為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為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為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

其不為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況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旣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伏蒙語及前此妄論平易蹉過之言竊觀來意似以為先有見處乃能造夫平易此則又似禪家之說也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饜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今曰此事非言語臆度所及必先有見然後有以造夫平易則是欲先上達而後下學譬之是猶先察秋毫而後睹山岳先舉萬石而後勝匹雛也夫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為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叙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為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嘆而欲火其書也舊讀明道行狀記其學行事業累數千言而卒道其言不過力排釋氏以為必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後得呂榮公家傳則以為嘗受學於二程而所以推尊稱美之辭甚盛考其實亦誠有以大過人者然至其卒章而誦其言則以為佛之道與聖人合此其師生之間分背矛盾一南一北不審台意平日於此是非之際何以處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蓋不容並立而兩存也

答范伯崇曰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旣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此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學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

如此然後能距楊墨、而列於聖賢之徒、不然、譊譊（乃交切音鐃爭也恚呼也）相訾、以客氣爭勝負、是未免於前輩自敝之譏也、

答何叔京畧曰、大抵墨氏以儒者親親之分仁民、而親親反有不尊、釋氏、以儒者仁民之分愛物、而仁民反有未至、

甲申答李伯諫曰、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為主、而於吾儒之說近於釋者取之、異於釋者在孔孟、則多方遷就、以曲求其合、在伊洛則無所忌憚、而直斥其非、夫直斥其非者、固未識其旨而然、所取所合、亦竊取其似是而非者耳、故語意之間、不免走作、不得於言而求諸心、則從初讀孔孟伊洛文字、止是資舉業、（此來書之語、）固無緣得其指歸、所以敢謂聖學止於如此、至於後來學佛、乃是怕生死、（此亦來書中之語、）而力究之、故陷溺深、從始至末、皆是利心、所謂差之毫釐者、其在茲乎、然敢詆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以舉世尊之、而吾又身為儒者、故不敢耳、豈真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是猶不敢顯然背畔、而毀冠裂冕、拔本塞源之心、已竊發矣、學者豈可使有此心萌於胷中哉、〇來書云、於程氏雖未能望其堂奧、而已窺其藩籬矣、熹竊謂聖人道在六經、若日星之明、程氏之說、見於其書者亦詳矣、然若只將印行冊子、從頭揭過、畧曉文義、便為得之、則當時門人弟子、亦非全然鈍根無轉智之人、豈不能如此領會、而孔門弟子之從其師、厄窮饑餓、終其身而不敢去、程氏之門、已仕者忘爵祿、未仕者忘饑寒、（此洞家院語、）此亦必有謂矣、試將聖學、做禪樣看、日有孜孜、竭才而進、竊恐更有事在、然後程氏藩籬、可得而議也、〇來書云、夫子語仁、以克己為要、佛氏論性、以無心為宗、而以龜山心不可無之說為非、熹謂所謂己者、對物之稱、乃是私認為己、而就此起計較、生愛欲、故當克之、克之而自復於理、則仁矣、心乃本有之物、虛明純一、貫徹感通、所以盡性體道、皆由於此、今以為妄、而欲去之、又自知其不可、而曰有真心存焉、（此亦來書之語、）則又是有心矣、如此則無心之說、何必全是、而不言無心之說、何必全非

乎、若以無心為是、則克己乃是有心、無心何以克己、若以克己
為是、則請從事於斯而足矣、又何必克己於此、而無心於彼、為
此二本而枝其辭也、〇來書云、形有死生、真性常在、熹謂性無
僞冒、不必言真、未嘗不在、不必言在、蓋所謂性、即天地所以生
物之理、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曷
嘗不在、而豈有我之所能私乎、釋氏所云真性、不知其與此同
乎否也、同乎此、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固有所為、非欲

其死而常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妄心、見真性、惟恐其死而失
之、非自私自利而何、是猶所謂廉賈五之、不可不謂之貨殖也、
伊川之論、未易遽非、亦未易遽曉、他日於儒學見得一箇規模、
乃知其不我欺耳、〇來書云、儒佛見處既無二理、其設教何異
也、蓋儒教本人事、釋教本死生、本人事故緩於見性、本死生故
急於見性、熹謂既謂之本、則此上無復有物矣、今既二本、不知
所同者何事、而所謂儒本人事、纔見性者、亦殊無理、三聖作易、

首曰乾元亨利貞、子思作中庸、首曰天命之謂性、孔子言性與
天道、而孟子道性善、此為本於人事乎、本於天道乎、緩於性乎、
急於性乎、然者急字亦不得 俗儒正坐不知天理之大、故為異說所迷、
反謂聖學知人事、而不知死生、豈不誤哉、聖賢教人盡心以知
性、躬行以盡性、終始本末、自有次第、一皆本諸天理、緩也緩不
得、急也急不得、直是盡性至命、方是極則、非如見性之說、一見
之而遂已也、上蔡云、釋氏之論性、猶儒者之論心、釋氏之論心、
猶儒者之論意、此語剖析極精、試思之如何、

答吳公濟曰、來書云、夫子專言人事生理、而佛氏則兼人鬼生死
而言之、熹按伯諫書中亦有此意、已於答伯諫書中論之矣、他
日取觀、可見鄙意、抑又有說焉、不知生死人鬼為一乎、為二乎、若
以為一、則專言人事生理者、其於死與鬼神、固已兼之矣、不待
兼之而後兼也、若須別作一頭項、窮究曉會、則是始終幽明、却
有間隔、似此見處、竊恐未安、〇來書云、夫子罕言之者、正謂民

不可使知、恐聞之而生惑、熹謂聖人於死生鬼神、雖不切切言之、然於六經之言格物誠意之方、天道性命之說、以至文爲制度之間、名器事物之小、莫非示人以始終幽明之理、蓋已無所不備、若於此講究分明、而心得之、則仰觀俯察、洞然其無所疑矣、豈聞之而反有所惑耶、但人自不學、故聖人不能使之必知耳、非有所秘而不言也、今乃反謂聖人秘而不言、宜其惑於異說、而不知所止也○來書云、幽明之故、死生之說、晝夜之道、初無二理、明之於幽、生之於死、猶晝之於夜也、鬼神之情狀、見乎幽者、爲不可誣、則輪回因果之說、有不可非者、謂上智不在此域可也、謂必無是理、不可也、熹竊謂幽明死生晝夜、固無二理、然須是明於大本、而究其所自來、然後知其實無二也、不然則所謂無二者、恐不免於彌縫牽合、而反爲有二矣、鬼神者造化之跡、伊川語乃二氣之良能也、橫渠語不但見乎幽而已、以爲專見乎幽、似此未識鬼神之爲何物、所以溺於輪回因果之說也、幽則有鬼神者、對禮樂而言之大抵未嘗熟究聖人六經之旨、而遽欲以所得於外學者、籠罩臆度言之、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至又謂不可謂無此理、特上智不在此域、此尤害理、蓋不知此理、是合有耶、合無耶、以爲不可謂必無是理、則是合有也、合有則盈天地之間、皆是此理、無空闕處、而上智之人、獨不與焉、不知又向甚處安身立命、若是合無、則凡此所謂不可無之理、乃衆生之妄見、而非真諦也、此其與聖人之心、大相遠矣、而曰聖人無兩心、吾不信也、

答呂子約書曰、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爲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己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

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八字乃朱書本語 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
之教爲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
既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
以爲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悞人、而
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遷固賢於仲尼矣、無乃
悖之甚邪、

答鄭子上曰、儒釋之異、正爲吾以心與理爲一、而彼以心與理爲
二耳、然近世一種學問、雖說心與理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
私、故其發亦不合理、却與釋氏同病、又不可不察、〇吾以心與
理爲一、彼以心與理爲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見處不同、彼見
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物咸備也、

答吳斗南人傑書曰、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
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
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如今更不可別

求用力處、只是持敬以窮理而已、參前倚衡、今人多錯說了、故
每流於釋氏之說、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
不忘、到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耳、如言見堯於羹、見
堯於牆、豈是以我之心、還見我心、別爲一物、而在身外耶、無思
無爲、是心體本然未感於物時事、有此本領、則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矣、恐亦非如所論之云云也、所云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
絕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
理之發見、豈待心思路絕、而後天理乃見耶、且所謂天理、復是
何物、仁義禮智、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豈不是
天理、若使釋氏果見天理、則亦何必如此悖亂殄滅一切、昏迷
其本心、而不自知耶、

答陳衛道璧曰、釋氏所見、較之吾儒、彼不可謂無所見、但却只是
從外面見得箇影子、不曾見得裏許真實道理、所以見處則儘
高明脫洒、而用處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儒者則要得見此心此

理元不相離、雖毫釐絲忽間、不容畧有差舛、才是用處有差、便是見得不實、非如釋氏見處行處打成兩截也、嘗見龜山先生引龐居士說神通妙用運水般柴話、來證孟子徐行後長義、竊意其語未免有病、何也、蓋如釋氏說、則但能般柴運水、即是神通妙用、此即來喻所謂舉起處其中更無是非、若儒者則須是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行先長、即便不是、所以格物致知、便是要就此等處微細辨別、令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而其中是非黑白各有條理、是者便是順得此理、非者便是逆著此理、胷中洞然無纖毫疑礙、所以才能格物致知、便能誠意正心、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亦不是兩事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已是命他以此性了、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非有塊然一物可命為性而不生不滅也、蓋嘗譬之、命字如朝廷差除、性字如官守職業、故伊川先生言、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其理甚明、故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

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畧無餘矣、非虛語也、此話甚長、然其梗概、於此可見也、

趙致道 師夏 問曰、上蔡云、佛氏之言性、如儒者之言心、釋氏之言心、如儒者之論情、蓋釋氏以作用者為性、而儒者以主宰為心、所以相似也、釋氏以緣景而生者為心、儒者以感物而動者為情、所以相似也、大要釋氏不識理、故其言遞低一級、故雖欲歸於清淨寂滅、而卒不能離乎形而下者也、然雖遞低一級、而僅相似、即其僅相似者、實大不同、何也、其於作用、則不分真妄而皆以為真、其於感物、則不分真妄而皆以為妄、儒者則於其中分真妄云耳、此其大不同也、曰、大槩亦是、

或問當惻隱時體其仁、曰、孟子論四端、只欲人擴而充之、則仁義禮智不可勝用、不言當此之時別起一念、以體其為何物也、無垢此言、猶是禪學意思、只要想象認得此箇精靈、而不求之踐

履之實、若曰一面充擴、一面體認、則是一心而兩用之、亦不勝其煩且擾矣、疑此不足引以為證、又云一處通透、四處廓然、此亦禪學意思、正初學躐等之病、尤不當引以為證也○答或人曰鄉原是一種小廉曲謹、阿世徇俗之人、○示諭為學次第、甚慰所望、果能充此、聖賢門戶、真可策而進矣、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是為萬事根本、其知之者、又只是撐眉努眼、喝罵將去、便謂只此便是良心本性、無有不善、却不知道

若不操存踐履、講究體驗、則只此撐眉努眼、便是私意人欲、自信愈篤、則其狂妄愈甚、此不可不深察而遠避之也、

觀心說曰、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為一耶、為二耶、為主耶、為客耶、為命物者耶、為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較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於前而倚於衡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奥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絀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為一心、人為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

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晝之所為、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若盡心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

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為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輿、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耶、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齕（下沒切音紇齧也）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辨之君子、其亦孰能無惑於斯耶、

觀列子、偶書曰、向所謂未發者、即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爾、豈子思中庸之旨哉、丙申臘日、因讀列子書此、又觀其言、精神入其門、

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由出也、他若此類甚衆、聊記其一二如此、可見剽掠之端云、

讀大紀曰、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為性、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既有以得於心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間、而其所以修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有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所見之不差、所行之不繆、則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為學之本心、正為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己不得一席無理之地

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已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勢亦已逆矣、然以其立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為至玄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亙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實理、則反瞢然其一無所覩也、雖自以為直指人心、而實不識

心、雖自以為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蓋其實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為是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為說之窮、然後乃有不舍一法之論、則似始有為是遁詞以蓋前失之意、然亦其秉彝之善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剪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又以牽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有以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為釋氏者、始終本末、不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滞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回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苦也、則天下之傭奴爨婢黥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為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為吾徒者、方且蠢焉鞠躬屏氣、為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間世之傑、乃能不為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詆以

為幻見空說、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為主、則既不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戎狄之醜號加之、其於吾徒、又未嘗教之以內修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中華列聖之可以為重、則吾恐其不惟無以坐收摧陷廓清之功、或乃往遺之禽、而反為吾黨之詬也、嗚呼、惜哉、

雜學辨○辨蘇氏易解、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蘇曰、人所以不知死生之說者、駭之耳、原始反終、使之了然而不駭也、

愚謂人不知窮理、故不知死生之說、不知死生之說、故

不能不駭於死生之變、蘇氏反謂由駭之而不知其說、失其指、矣窮理者、原其始之所自出、則知其所以生、反其終之所於歸、則知其所以死、夫如是、凡所以順生而安死者、蓋有道矣、豈徒以了然不駭為奇哉、蘇氏於原始反終言之甚畧、無以知其所謂、然以不駭云者驗之、知其溺於坐亡立化、去來自在之說、以為奇、而於聖人之意則昧矣、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蘇曰、物鬼也、變神也、鬼常與體魄俱、故謂之物、神無適而不可、故謂之變、精氣為魄、魄為鬼、志氣為魂、魂為神、故禮曰、體魄則降、志氣在上、鄭子產曰、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古之達者、已知此矣、一人而有二知、無是道也、然而有魄者有魂者何也、衆人之志、不出於飲食男女之間、與凡養生之資、其資厚者其體強、其資約者其氣微、故氣勝志而為魄、聖賢則不然、以志一氣、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雖祿之天下、窮至匹夫、無所損益也、故志勝氣而為魂、衆人之死為鬼、而聖人為神、非有二致也、志之所在者異也、愚謂精聚則魄聚、氣聚則魂聚、是以為人物之體、至於精竭魄降、則氣散魂遊、而無不之矣、降者屈而無形、故謂之鬼、遊者伸而不測、故謂之神、人物皆然、非有聖愚之異也、孔子答宰我之問、言之詳矣、蘇氏蓋不考諸此而失之、子產之言、是或一道、而非此之謂也、○辨呂氏大學解、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呂氏曰、致知格物、修身之本也、知者良知也、與堯舜同者也、理既窮則知自至、與堯舜同者忽然自見、默而識之、愚謂致知格物、大學之端、始學之事也、一物格則一知至、其功有漸、積久貫通、然後胷中判然、不疑所行、而意誠心正矣、然則所致之知、固有淺深、豈遽以為與堯舜同者一旦忽然而見之也哉、此殆釋氏一聞千悟、一超直入之虛談、非聖門明善誠身之實務也、其與前章所斥異端之學不知所先後者、又何以異哉、呂氏曰、草木之微、器用之別、皆物之理也、求其所以為草木器用之理、則為格物、草木器用之理吾心存焉、忽然識之、此為物格、愚按伊川先生嘗言、凡一物上有一理、物之微者亦有理、又曰、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小而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呂氏蓋推此以為說、而失之者、程子之為是言也、特以明夫理之所在、無間於大小精粗而已、若夫學者之所以用功、則必有先後緩急之序、區別體驗之方、然後積習貫通、馴致其極、豈以為直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與堯舜同者、無故忽然自識之哉、此又釋氏聞聲悟道、

見色明心之說，殊非孔氏遺經程氏發明之本意也，嚮以呂氏之博聞彊識，而不爲是說所迷，則其用力於此事半而功必倍矣。今乃以其習熟見聞者爲餘事，而不復精察其理之所自來，顧欲置心草木器用之間，以伺其忽然而一悟，此其所以始終本末判爲兩途，而不自知其非也。○附何叔京跋語曰：先王之世，一道德同風俗，故天下之大人無異言，家無異學，豈復知有異端之害哉。及周之衰，正道陵遲，禮壞樂崩，夫子憂之，乃緒正

六經以明先王之教，當是時異端雖不能無，猶未有以名家者也。及夫子沒，世道益衰，狂僭之士見聖人之有作也，遂各逞其聰明，競立異說，以自名於世，顧與正道並馳而爭勝，於是天下之人耳目眩瞶（音會，耳聾），而莫知適從矣。然諸子百家雖各主其說，而其爲害則有淺深，如老莊之虛浮，人固知其無著，申韓之刑名，人固知其少恩，皆不足以惑人也。惟楊墨之學假仁義以爲名，而實爲仁義之害，惑人之尤甚者也。故孟子起而闢先聖之道，舍諸子而獨闢楊墨，以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使天下若醉而醒，夢而覺，然後正道廓如也。噫，孟子以來千有餘載，儒者溺於詞采，實不見道，徒辨楊墨之非，至身爲楊墨則不自覺，徒惡楊墨之害，至躬蹈楊墨則不自知，況敢冀其有孟氏之功乎。其浮屠出於夷狄，流入中華，其始也言語不通，人固未之惑也。晉宋而下，士大夫好奇嗜怪，取其侏離之言而文飾之，而人始大惑矣。非浮屠之能惑人也，導之者之罪也。今有人於此

詭衣冠而談空無，衆必止而詬之，一旦有貴顯名譽之士亦從而效尤，則人皆眙（音夷，舉目貌，又驚貌）愕改觀，未論其事之是非，且以其人而信之矣，幾何其不胥而爲夷狄哉。此有識之所深憂而永嘆也。二蘇張呂，豈非近世所謂貴顯名譽之士乎，而其學乃不知道德性命之根原，反引老莊浮屠不經之說，而紊亂先王之典，著爲成書，以行於世，後生既未有所聞，必以其人而尊信之，漸染既深，將如錮疾，可不哀乎。新安朱元晦以孟子之心爲心，

大懼吾道之不明也弗顧流俗之譏議嘗即其書破其疵繆鍼其膏肓使讀者曉然知異端為非而聖言之為正也學者苟能因其說而求至當之歸則諸家之失不逃乎心目之間非特足以悟疑辨惑亦由是而可以造道焉故余三復而樂為之書云

乾道丙戌孟冬晦日臺溪何鎬謹跋

讀余隱之尊孟辯

末曰知堯舜孔孟所傳之正然後知異端之為害也深而息邪距詖之功大矣彼曰景風時雨與戾氣旱蝗均出

於天五穀桑麻與荑稗鉤吻均出於地此固然矣人生其間混然中處盡其燮理之功則有景風時雨而無戾氣旱蝗有五穀桑麻而無荑稗鉤吻此人所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天地所以待人而為三才也孟子之闢異端如宣王之攘夷狄其志亦若此而已豈秦始皇漢武帝之比哉聖人作易以立人極其義以君子為主故為君子謀而不為小人謀觀泰否剝復名卦之意則可見矣而曰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嗚呼作易者其知道乎其不知易者甚哉

跋李後主詩後

曰平叔任散誕夷甫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此陶隱居託魏晉以諷蕭梁之詩也當時不悟竟蹈覆轍其為商監益以明矣而違命李侯乃復以無生混茫者亡其國何哉道學不明人心不正詖淫邪遁之說肆行而莫之禁也嗚呼痛哉

跋李壽翁遺墨

曰韓退之著書立言觝排佛老不遺餘力然讀

其謝潮州表答孟簡書及張籍侑奠之詞則其所以處於禍福死生之際有愧於異學之流者多矣其不能有以深服其心也宜哉侍郎李公玩心於易以沒其身平居未嘗深斥異教而間獨深為上言天地變化萬物終始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性命之理幽明之故死生之說盡備於易不當求之無父無君之言以偽俗化其言雖約而功實倍於韓子至其平生大節則不惟進退險夷一無可憾而超然於生死之際又如此此足以明吾道

之有人、而信其言之不妄矣、易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其
公之謂歟、

釋氏論下、曰、或問子之言釋氏之術、原於莊子承蜩（音迢蟬也）削鐻之
論、其有稽乎、朱子曰、何獨此哉、凡彼言之精者、皆竊取莊列之
說以為之、宋景文公於唐書李蔚等傳、旣言之矣、蓋佛之所生、
去中國絕遠、其書來者、文字音讀、皆累數譯而後通、而其所謂
禪者、則又出於口耳之傳、而無文字之可據、以故人人得竄其

說以附益之、而不復有所考驗、今其所以或可見者、獨賴其割裂
裝綴之迹、猶有隱然於文字之間、而不可揜者耳、蓋凡佛之書、
其始來者、如四十二章遺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其所言者、不
過清虛緣業之論、神通變見之術而已、及其中間、為其學者、如
惠遠僧肇之流、乃始稍竊莊列之言以相之、然尚未敢正以為
出於佛之口也、及其久而恥於假借、則遂顯然篡取其意、而文
以浮屠之言、如楞嚴所謂自聞、即莊子之意、而圓覺所謂四大

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
根、我尚何存者也、凡若此類、不可勝舉、然其說皆萃於書首、其
玄妙無以繼之、然後佛之本真乃見、如結壇誦呪二十五輪之
類、以至於大力金剛吉盤茶（一作荼）鬼之屬、則其麁鄙俗惡之狀、
校之首章重玄極妙之指、蓋水火之不相入矣、至於禪者之言、
則其始也、蓋亦出於晉宋清談論議之餘習、而稍務反求靜養
以默證之、或能頗出神怪以衒流俗而已、如一葉五花之讖、隻

履西歸之說、雖未必實有是事、然亦可見當時所尚者、止於如
此也、其後傳之旣久、聰明才智之士、或頗出於其間、而自覺其
陋、於是更出己意、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以陰佐之、而盡諱其
怪幻鄙俚之談、於是其說一旦超然、真若出乎道德性命之上、
而惑之者、遂以為果非堯舜周孔之所能及矣、然其虛夸詭譎
之情、險（一作淫）巧儇浮之態、展轉相高、日以益甚（一作盛）、則又反不
若其初清虛（一作閒）靜默之說、猶為彼善於此也、以是觀之、則凡

釋氏之本末真偽可知、而其所竊豈獨承蜩削鐻之一言而已哉、且又有一說（一無說字）焉、夫佛書本皆胡語、譯而通之、則或以數字為中國之一字、或以一字而為中國之數字、而今其所謂偈者、（一作呪）句齊字偶、了無餘欠、至於所謂二十八祖傳法之所為者、（一作書）則又頗協中國音韻、或用唐詩聲律、自其徒之稍黠、如惠（一作洪）筆者、則已能知其謬、而強為說以文之、顧服衣冠通今古號為士大夫、如楊大年、蘇子由者、反不悟而筆之於書也、嗚呼、以是推之、則亦不必問其理之是非、而其增加之（一作詭）偽、迹狀明白、益無所逃矣、宋公之論、信而有證、世之惑者、於此其亦可以少悟也哉、

益有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之所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之所謂無者非道矣、有以得乎修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而去其所本無、背其所至難、而從其所甚易、而凡世儒之訓詁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衆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為教矣、由是以往、因其所因有之不可昧者、而益致其學問思辨之功、因其所甚易之不能已者、而益致其持守推行之力、則夫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豈不昭然日用之間、而修道之教、又將由我而後立矣、

或問至誠如神之說、曰、呂氏得之矣、其論動乎四體為威儀之則者、尤為確實、（藍田呂氏曰、至誠與天地同德、與天地同德、則其氣化運行、與天地同流矣、興亡之兆、禍福之來、感於吾心、動於吾氣、如有萌焉、無不前知、況乎誠心之至、求乎蓍龜而蓍龜告、察乎四體而四體應、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也、此至誠所以達乎神明而無間、故曰至誠如神、動乎四體、如傳所謂威儀之則以定命者也、游氏心合於氣

氣合於神之■云、非儒者之言也、且心無形、而氣有物、若之何而反以是為妙哉、廣平游氏曰、至誠之道、精一無間、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無聲無臭、而天地之間、物莫得以遁其形矣、不既神矣乎、程子用便近二之論、蓋因異端之說、程子曰、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須是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知不如不知之愈、蓋用便近二、所以釋子謂又不是野狐精也、如蜀山人、董五經之徒、亦有能前知者。程子曰、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又嵩前有董五經、隱者也、程子聞其名、謂其亦窮經之士、特往造焉、董平日未嘗出、是日不值、還至途中、遇一老人、負茶果以歸、且曰、君非程先生乎、程子異之、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某特入城、置少茶果、將以奉待也、程子以其誠意、復同至其舍、語甚款、亦無大過人者、但久不與物接、心靜而明矣、故就之而論其優劣也、非以其不用而不知者為真可貴、而賢於至誠之前知也、至誠前知、乃因其事理朕兆之已形、而得之、如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者、非有術數推驗之煩、意想測度之私也、亦何害其為一也哉、

或問朝聞夕死、得無近於釋氏之說乎、曰、吾之所謂道者、固非彼之所謂道矣、且聖人之意、又特主於聞道之重、而非若彼之恃此以死也、曰何也、曰、吾之所謂道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當然之實理也、彼之所謂道、則以此為幻為妄、而絕滅之、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也、人事當然之實理、乃人之所以為人、而不可以不聞者、故朝聞之、而夕死亦可以無憾、若彼之所謂清淨寂滅者、則初無所效於人生之日用、其急於聞之者、特懼夫死之將至、而欲倚是以敵之耳、是以為吾之說者、行法俟命、而不求知死、為彼之說者、坐亡立脫、變見萬端、而卒無補於世教之萬分也、故程子於此、專以為實見義理重於生、與夫知所以為人者為說、其旨亦深切矣、但所謂不虛生、死得是者、意若小偏耳、張子前說大意、與程子前說同、後段之說、則幾於釋氏之云、而呂氏又祖其說亦誤矣、范說既疎、而謝氏又不可曉、以意推之、其所謂道者、又若其論活者為仁之說也、故又以為不聞此而死、則謂生而死者、為吾身血氣之為、聞此而死、則知生而死者、乃道之出乎生入乎死、而無所復憂、若其果然、則與釋氏之言、尤不能有以異矣、

或問何以言小道之為農圃醫卜技巧之屬也、曰、小者對大之名、正心修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業以治於人、道之小者也、然是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而各有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也、然能於此者、或不能於彼、而皆不可以達於君子之大道、是以致遠恐泥、而君子不為也、

或問夷之請見者再、而孟子不許何也、曰、孟子雖以闢邪說為己任、然不過講明其說、傳之當世、使聞者有以發寤於心、而自得之耳、固不輕接其人、交口競辨、以屈吾道之尊也、譬如蠻夷寇賊之害、聖人固欲去之、然豈肯被■甲執兵、而親與之角哉、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何也、曰、天之生物、有血氣者、本於父母、無血氣者、本於根荄、皆出於一、而無二者也、惟其本出於一、故其愛亦主於一焉、蓋一體而分、血氣連屬、眷戀之情、自不能已、固非他人之可比也、自是之外、則因其分之親疏遠近、而所以為愛者有差焉、此儒者之道、所以親親仁民、以至於愛物、而無不各得其所也、今夷之乃謂愛無差等、則是不知此身之所從出、而視其父母無以異於路人也、雖其施之先後、稍不悖於正理、然於親而謂之施焉、則亦不知愛之所由立矣、是非二本而何哉、而說者乃或謂其施由親始之言、暗合於吾儒之一本者、愚以為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為是說者、亦自不知一本所以為一本矣、又有以愛有差等為一本者、雖無大失、而於文義有所未盡、蓋謂其一本、故愛有差等則可、直以愛有差等為一本、則不可也、曰、夷子之學於墨矣、而必推其說以求合於儒者何也、曰、天下之理、其本有正而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故天下之勢、正而順者、常重、而無待於外、邪而逆者、常輕、而不得不資諸人、此理勢之必然也、且胡不以近世之佛學觀之乎、夫吾所以拒彼至矣、而彼未嘗不求自附於吾儒者也、雖其陰陽離合、有不可信、要不如是、則吾知其反側而無以自安也、其理之悖、說之窮、於此亦可槩見、惜乎世無孟子、無能因其所明以誘

之者、是以卒於漂蕩而不返也、

或問孟子之欲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而必以正人心為先者何也、曰、此探本之言也、以聖道之不明、是以人心不正、而邪說得以乘間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人心而已矣、又何必為此之紛紛、而涉於好辨之嫌乎、曰、邪說既入、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其本之不可不理者也、故孟子之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其所以正人心、而為息邪距詖之本也、排為我、斥兼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詖之不可由者、此其所以息邪距詖而為正人心之用也、蓋其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所以雖得其本、而不免於多言也、然豈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故不得已而然耳、昔湯伐桀、而誓其衆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紂、而誓其衆曰、予弗順天、厥罪維鈞、夫豈好戰也哉、孟子之心、亦若此而已矣、豈得以好辯之小嫌、而遂輟不言哉、曰、其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何也、曰、吾亦既言之矣、然反其言而推之、則知不討亂賊而謂人勿討者、凶逆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距者、禽獸之徒也、聖賢立法之嚴、至於如此、可不畏哉、可不畏哉、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論楊墨之源流、考之有未精者、吾已辨之於論語之篇矣、克己復禮之說、分而為之、亦所未曉、豈其記錄之差歟、若曰佛氏之害、甚於楊墨、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云者、則皆至論矣、

飲食男女、固出於性、然告子以生為性、則以性為止於是矣、因此又生仁內義外之說、正與今日佛者之言、以作用為性、義理為障者相類、然孟子不攻其食色之云者、使彼知義之非外、則性之不止於食色、其有以察之矣、

或問公都子問性、而孟子以情與才者告之何也、曰、性之本體、理而已矣、情則性之動而有為、才則性之具而能為者也、性無形象聲臭之可形容也、故以二者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則性之

為善必矣曰然則程子何以言才之有不善也曰此以其稟於氣者言之也蓋性不自立依氣而形故形生質具則性之在是者為氣所拘而其理之為善者終不可得而變但氣之不美者則其情多流於不善才亦有時而偏於不善若其所以為情與才之本然者則初亦未嘗不善也孟子程子之說所以小異而不害其為同也曰孟子初未嘗有氣質之說也孔子雖以性之相近而言然亦不明言其為氣質也程張之說亦何所據而云乎曰孔子雖不言相近之為氣質然其於易大傳之言性則皆與相近之云者不類是固不無二者之分矣但聖人於此蓋罕言之而弟子有不得而聞者故其傳者止是而無以互相發明耳孟子雖不言氣質之性然於告子生之謂性之辯則亦既微發其端矣但告子辭窮無復問辯故亦不得盡其辭焉孟子既沒學失其傳吾儒之言性者漫不省此而支離穿鑿之說滿天下學者方且昏迷眩瞀不知所定而為釋氏者又鼓其荒誕之

說而乘之雖其高妙虛無若不可詰然覈其實則所謂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之說所謂作用是性之說皆不過告子生與食色之餘論耳至於性之為理與其仁義禮智之蘊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發則反以為前程妄想而棄絕之及論智愚善惡之不齊則舉而歸之輪廻宿習不可致詰之地舉世之人亦且崇信而歸往之無有能異其說者及周子出始復推太極陰陽五行之說以明人物之生其性則同而氣質之所從來其變化錯揉有如此之不齊者至於程子則又始明性之為理而與張子皆有氣質之說然後性之為善者無害於氣質之有不善氣質之不善者終亦不能亂性之必為善也此其有功於聖門而惠於後學也厚矣子尚安得以其無所據而為疑耶曰孟子之言性也情也才也皆未嘗不善也而程子以來乃有以才為有善不善者何也曰以性而言則才與情本非有不善也特氣質之稟不齊是以才有所拘情有所徇而不能一於義理耳至於性則

理而已矣、其純粹至善之德、不以氣質之美而加多、不以氣質之惡而為有損、特其蔽之厚薄、隨有不同耳、曰、然則孔子之所罕言者、孟子詳言之、孟子之所言而不盡者、周程張子又詳言之、若是何耶、曰、性學不明、異端競起、時變事異、不得不然也、曰、程子嘗云佛亦言性本善、然則所以異於吾說者何也、曰、佛之所謂善、空而無物之謂也、若吾之所謂善者、則彼固以為塵勞妄想、而為不善之尤矣、惜乎問者之不及此、而不足以盡發程子之言也、若其所謂性即是理、而原其所自、未嘗不善者、則自孟子以來、未有及此者矣、

[illegible]二月二十六日丁未始抄或問
三月初三日壬子[illegible]誌共抄十章

氣久必散。人說神仙、一代說一項、漢世說甚安期生、至唐以來、則不見說了、又說鍾離權、呂洞賓、而今又不見說了、看得來他也只是養得分外壽考。然終久亦散了。賀孫。語類下同

問神仙之說有之乎、曰、誰人說無、誠有此理。只是他那工夫大段難做、除非百事棄下。辦得那般工夫、方做得、又曰、某見名寺中所畫諸祖師、人物皆魁偉雄傑、宜其傑然有立如此、所以妙喜贊某禪師有曰、當初若非這箇、定是做箇渠魁、觀之信然、其氣貌如此、則世之所謂富貴利達、聲色貨利、如何籠絡得他住、他視之亦無足以動其心者、或問若非佛氏收拾去、能從吾儒之教、不知如何、曰、他又也未是那無文王猶興底。只是也須做箇特立獨行底人、所為必可觀、若使有聖人收拾去、可知大段好、只是當時吾道黑淬淬[illegible]地。只有些章句詞章之學。他如龍如虎、這些藝解、都束縛他不住、必決去無疑也、煞被他引去了好人。可畏可畏、僩

佛家一向撤去許多事、只理會自身己、其教雖不是、其意思却是要自理會。所以他那下常有人、自家這下自無人。今世儒者、能守經者、理會講解而已。看史傳者、計較利害而已。那人直是要理會身己、從自家身己做去、不理會自身己、說甚別人長短、明道曰、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只是從程先生後、不再傳而已衰、所以某嘗說自己這下無人、佛家有三門、曰教、曰律、曰禪、禪家不立文字、只直截要識心見性、律本法甚嚴、毫髮有罪、如云不許飲水、纔飲水便有罪過、如今小院號為律院、乃不律之尤者也、教自有三項、曰天台教、曰慈恩教、曰延壽教、延壽教南方無傳、有此文字、無能通者、其學近禪、故禪家以此為得、天台教專理會講解、慈恩教亦只是講解、吾儒家若見得道理透、就自家身心上理會得本領、便自兼得禪底、講說辨討、便自兼得教底、動由規矩、便自兼得律底、事事是自家合理會、顏淵問為邦、

看它陋巷簞瓢如此、又却問為邦之事、只是合當理會、看得是合做底事、若理會得入頭、意思一齊都轉。若不理會得入頭、少間百事皆差錯、若差了路頭、底亦多端、有纔出門便錯了路底、有行過三兩條路了方差底、有略差了便轉底、有一向差了煞遠、終於不轉底、賀孫

知、只有箇真與不真分別、如說有一項不可言底知、便是釋氏之誤。士毅 ○若曰須待見得箇道理、然後做去、則利而行之、勉强而行之工夫、皆為無用矣、頓悟之說、非學者所宜盡心也。聖人所不道。人傑

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反成不靜。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為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流入此者、不可不察、

所謂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這箇道理、非是別有一箇道、被我忽

然看見、攫音卻，攫取也挐得來、方是見道、只是如日月底道理、恁地是、恁地不是、事事理會得箇是處便是道也。近時釋氏便有箇忽然見道底說話、道又不是一件甚物、可摸得入手、當〇佛經云佛為一大事因緣、出見於世、聖人亦是為這一大事出來、這箇道理、雖人所固有、若非聖人、如何得如此光明盛大、你不曉得底、我說在這裏教你曉得、你不會做底、我做下樣子在此與你做、只是要扶持這箇道理、教他常立在世間、上拄天、下拄地、常如此端正、才一日無人維持、便傾倒了、少間腳拄天、頭拄地、顛倒錯亂、便都壞了、所以說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天只生得你、付得這道理、你做與不做、卻在你、做得好也由你、做得不好也由你、所以又為之立君師以作成之、既撫養你、又教導你、使無一夫不遂其性、如堯舜之時、真箇是寵綏四方、只是世間不好底人、不定疊底事、才遇堯舜、都安帖平定了、所以謂之克相上帝、蓋助上帝[illegible] 及也、自秦漢以來、講學不明、世之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業、然無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間有得其一二、而師道則絕無矣、卓〇莊子神鬼神帝、生天生地、釋氏所謂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它也窺見這箇道理、只是它說得驚天動地、聖人之學、則其作用處與它全不同、聖人之學。則至虛而實實。至無而實有。有此物則有此理、僩錄此下云、須一一與它盡得 佛氏則只見得如此便休了、所以不同、

問明德而不能推之以新民、可謂是自私、曰、德既明、自然是着新民、然亦有一種人不如此、此便是釋老之學、此箇道理、人人有之、不是自家可專獨之物、既是明得此理、須當推以及人、使各明其德、豈可說我自會了、我自樂之、不與人共、因說、曾有學佛者王天順、與陸子靜辯論云、我這佛法、和耳目鼻口髓腦、皆不愛惜、要度天下人各成佛法、豈得是自私、先生笑曰、待度得天下人各成佛法、卻是教得他各各自私。陸子靜從初亦學佛、嘗

言儒佛差處、是義利之間、某應曰、此猶是第二着、只它根本處便不是、當初釋迦為太子時、出遊、見生老病死苦、遂厭惡之、入雪山修行、從上一念、便一切作空看、惟恐割棄之不猛、屏除之不盡、吾儒却不然、蓋見得無一物不具此理。無一理可違於物。佛說萬理俱空。吾儒說萬理俱實。從此一差。方有公私義利之不同。今學佛者云識心見性、不知是識何心、是見何性、德明

問程子曰、佛氏之言近理、所以害甚於楊墨、看來為我近於義、兼愛疑於仁、其禍已不勝言、佛氏如何又却甚焉、曰、楊墨只是硬恁地做、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處、本朝許多極好人、無不陷焉、如李文靖、王文正、謝上蔡、楊龜山、游先生、諸人。賀孫

○問集注何以言佛而不言老、曰、老便只是楊氏。人嘗以孟子當時只闢楊墨不闢老、不知闢楊便是闢老。如後世有隱■遯長往而不來者、皆是老之流。他本不是學老、只是自執所見、與此相似、淳

江西學者、偏要說甚自得、說甚一貫、看他意思、只是揀一箇儱侗底說話、將來籠罩、其實理會這箇道理不得、且如曾子、日用間做了多少工夫、孔子亦是見他於事事物物上、理會得這許多道理了、却恐未知一底道理在、遂來這裏提省他、然曾子却是已有這本領、便能承當、今江西學者、實不曾有得這本領、不知是貫箇甚麼、嘗譬之、一便如一條■索、那貫底物事便如許多散錢、須是積得這許多散錢、却將那一條索來一串穿、這便是一貫、若陸氏之學、只是要尋這一條索、却不知道都無可得穿、且其為說、喫緊是不肯教人讀書、只恁地摸索悟處、譬如前面有一箇關、纔跳得過這一箇關、便是了、此煞壞學者、某老矣、日月無多、方待不說破來、又恐後人錯以某之學亦與他相似、今不奈何、苦口說破、某道他斷然是異端。斷然是曲學。斷然非聖人之道。但學者稍肯低心、向平實處下工夫、那病痛亦不難見、

或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曰、聖人只是使得人孝足矣、使得人弟足矣、却無緣又上門逐箇與他解說、所以當孝者是如何、

所以當弟者是如何、自是無緣得如此、頃年張子韶之論以為、當事親、便當體認取、那事親者是何物、方識所謂仁、當事兄、便當體認取那事兄者是何物、方識所謂義、某說若如此、則前面方推這心去事親、隨手又便去背後尋摸取這箇仁、前面方推此心去事兄、隨手又便著一心去尋摸取這箇義、是二心矣。禪家便是如此、其為說曰、立地便要你究得、坐地便要你究得、他所以撐眉努眼、使棒使喝、都是立地便拶教你承當識認取、所以謂之禪機、若必欲使民知之、少間便有這般病、某嘗舉子韶之說、以問李先生曰、當事親便要體認取箇仁、當事兄便要體認取箇義、如此則事親事兄。却是沒緊要底事。且姑借此來體認取箇仁義耳。李先生笑曰、不易公看得好、或問上蔡愛說箇覺字、便是有此病了、曰、然、張子韶初間便是上蔡之說、只是後來又展上蔡之說、說得來放肆無收殺耳、或曰、南軒初間也有以覺訓仁之病、曰、大槩都是自上蔡處來、又曰、呂氏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云、不可使知、非以愚民、蓋知之不至、適以起機心而生惑志也、此說亦自好、所謂機心、便是張子韶與禪機[illegible]之說、方才做這事、便又使此心去體認、少間便啓人機心、只是聖人說此語時、却未有此意、在向姑舉之、或問、不欲附集注、或曰、王介甫以為不可使知、蓋聖人愚民之意、曰、申韓莊老之說、便是此意、以為聖人置這許多仁義禮樂、都是殃考人、

或問子在川上、曰、此是形容道體、伊川所謂與道為體、此一句最妙、某嘗為人作觀瀾詞、其中有兩句云、觀川流之不息兮、悟有本之無窮、又問明道曰、其要只在謹獨、如何、曰、能謹獨、則無間斷、而其理不窮、若不謹獨。便有欲來參入裏面。便間斷了也。如何却會如川流底意、又問明道云自漢以來諸儒皆不識此、如何、曰、是他不識、如何却要道他識、此事除了孔孟、猶是佛老見得些形象、譬如畫人一般、佛老畫得些模樣、後來儒者於此全無相著、如何教他兩箇不做大、祖道曰、只為佛老從心上起工

夫、其學雖不是、然却有本、儒者只從言語文字上做。有知此事是合理會者。亦只做一場話說過了。所以輸與他。曰、彼所謂心上工夫本不是、然却勝似儒者多、公此說却是。祖道

義剛云、去冬請問、鄉原比老子如何、蒙賜教謂老子害倫理。鄉原却只是箇無見識底人、今春又問色取仁而行違、比鄉原如何、蒙賜教謂、色取仁而行違底、是大拍頭揮人、鄉原是不做聲。不做氣。做罪過底人。深玩二說、微似不同、先生笑云、便是世間有這一般半間不界底人、無見識、不顧理之是非、一味謾人。看時也似是箇好人、然皆地裏却乖。却做罪過。義剛

○敬之問鄉原德之賊、曰、鄉原者、為他做得好、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本朝范質、人謂其好宰相、只是欠為世宗一死爾、如范質之徒、却最敬馮道輩、雖蘇子由議論、亦未免此、本朝忠義之風。却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來也。時舉

小道易行、易見効、漢文尚黃老、本朝李文靖、便是以釋氏之學致治、孔孟之道、規模大。若有理會得者、其致治又當如何、廣

居之問孟子豈好辯章、先生令看大意曰此段最好看、看見諸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正救之者。是這般樣子。這見得聖賢是甚麼樣大力量、恰似天地有闕齾處、音押缺也得聖賢出來補得教周全補得周全後、過得稍久又不免有闕、又得聖賢出來補、這見得聖賢是甚力量直有闔闢乾坤之功。賀孫

○問孟子好辯一節、曰當時如縱橫刑名之徒、孟子却不管他、蓋他只壞得箇粗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著與之辯。時舉謂當時人心不正、趨向不一、非孟子力起而闢之則聖人之道無自而明、是時真箇少孟子不得、曰孟子於當時、只在私下恁地說、所謂楊墨之徒、也未怕他、到後世。却因其言而知聖人之道為是。知異端之學為非。乃是孟子有功於後世耳。時舉

○敬之問楊墨、曰、楊墨只是差了些子、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蓋楊氏見世間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

自高。如荷蕢接輿之徒是也。然使人皆如此絜身而自為。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也。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或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之、在他人則後救之、若君親與他人不分先後。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便是無父。此二者之所以為禽獸也。孟子之辯、只緣是放過不得、今人見佛老家之說者、或以為其說似勝吾儒之說、或又以為彼雖說得不是、不用管他、此皆是看他不破、故不能與之辯、若真箇見得是害人心亂吾道、豈容不與之辯、所謂孟子好辯者非好辯也、自是住不得也、南升○問墨氏兼愛何遽至於無父。曰、人也只孝得一箇父母、那有七手八脚愛得許多、能養其父母無闕則已難矣、想得他之所以養父母者、粗衣糲食、必不能堪、蓋他既欲兼愛。則其愛父母也必疎。其孝也不周至。非無父而何。墨子尚儉惡樂、所以說里好朝歌、墨子回車、想得是箇淡泊枯槁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見、又問率獸

食人、亦深探其弊而極言之、非真有此事也。曰、不然、即它之道、便能如此、楊氏自是箇退步愛身不理會事底人。墨氏兼愛、弄得沒合殺、使天下倀倀然必至於大亂而後已、非率獸食人而何。如東晉之尚清談、此便是楊氏之學、楊氏即老莊之道、少間百事廢弛。遂啓夷狄亂華。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害。○又如梁武帝事佛、至於社稷丘墟、亦其驗也、如近世王介甫其學問高妙、出入於老佛之間、其政事欲與堯舜三代爭衡、然所用者盡是小人、聚天下輕薄無賴小人作一處、以至遺禍至今、他初間也何嘗有啓狄亂華率獸食人之意。只是本原不正義理不明。其終必至於是耳。或云、若論其修身行己、人所不及、曰此亦是他一節好、其他狠厲偏僻招合小人、皆其資質學問之差、亦安得以一節之好、而蓋其大節之惡哉、吁、可畏可畏、僩○孟子若死要與楊墨辯、是如何、與他有甚冤惡、所以闢之如不共戴天之讎、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才說道要距楊墨便

是聖人之徒、如人逐賊、有人見了、自不與捉、這便喚做是賊之
黨、賊是人情之所當惡、若說道賊當捉當誅、這便是主人邊人、
若說道賊也可捉、也可恕、這只喚做賊邊人、賀孫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或曰有
性善有性不善、此三者雖同為說氣質之性、然兩或之說猶知
分別善惡、使其知以性而兼言之、則無病矣、惟告子無善無不
善之說最無狀。他就此無善無惡之名。渾然無所分別。雖為惡
為罪。揔不妨也。與今世之不擇善惡、而顛倒是非、稱為本性者、
何以異哉、僩

子武問道之不行也一章、這受病處只是知有不至、所以後面說
鮮能知味、曰、這箇各有一般受病處、今若說道之不明也智者
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恁地
便說得順、今却恁地蹺說時、緣是智者過於明、他只去窮高極
遠後、只要見得便了、都不理會行、如杲老之屬、他便只是要見

得、未見得時是恁地、及見得後也只恁地、都不去行、又有一般
人、却只要若行、後都不去明、如老子之屬、他便只是說不要明、
只要守得自家底便了、此道之所以不明也、儀剛

或問中庸說道之費隱、如是其大且妙、後面却只歸在造端乎夫
婦上、此中庸之道所以異於佛老之謂道也、曰、須更看所謂優
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處、聖人之道、彌蒲充塞、無少空闕
處、若於此有一毫之差、便於道體有虧欠也、若佛則只說道無
不在、無適而非道、致政一作使於禮儀有差錯處、亦不妨、故它於
此都理會不得、莊子却理會得、又不肯去做、如天下篇首一段、
皆是說孔子、恰似快刀利劍斫將去、更無些子窒礙、又且句句
有着落、如所謂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可煞說得好、雖然
如此、又却不肯去做、然其才亦儘高、正所謂智者過之、曰、看得
莊子比老子、倒無老子許多機械、曰、亦有之、但老子則猶自守
箇規模子去做、到得莊子出來、將他那窠窟盡底掀番了、故他

自以為一家、老子極勞攘、莊子較平易、廣

極高明、須要道中庸、若欲高明而不道中庸、則將流入佛老之學、

且如儒者遠庖廚、佛老則好高之過、遂至戒殺食素、儒者不邇

聲色、不殖貨利、他是過於高明、遂至絕人倫、及欲割己惠人之

爲、如陸子靜、天資甚麽高明、却是不道中庸後、其學便誤人、某

嘗說、陸子靜說道理有箇黑腰子、主化也 其初說得瀾翻、極是好聽、少

間到那緊處時、又却藏了不說、又別尋一箇頭緒、瀾翻起來、所

以人都捉他那緊處不著、義剛

今人凡事所以說得恁地支離者、只是見得不透、如釋氏說空空、

亦未是不是。但空裏面須有道理始得。若只說道我見得箇空、

而不知他有箇實底道理、却做甚用得、譬如一淵淸水、淸冷徹

底、看來一如無水相似、他便道此淵只是空底、却不曾將手去

探看自冷而濕、南升錄作是冷是溫 終不知道有水在裏面、此釋氏之見

正如此、今學者須貴於格物、格至也、須要見得到底、今人只是

知得一班半點、見得些子、所以不到極處也、又云、某病後、自知

日月已不多、故欲力勉諸公、不可悠悠、天下只是一箇道理。更

無三般兩樣。若得諸公見得道理透、使諸公之心便是某心、某

之心便是諸公之心、見得不差不錯、豈不濟事耶、時舉

問佛家如何有敬以直內、曰、他有箇覺察、可以敬以直內、然與吾

儒亦不同、他本是箇不耐煩底人。故盡欲掃去。吾儒便有是有。

無是無。於應事接物。只要處得是。幹

程先生謂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

佳、莊子云嗜慾深者天機淺、此言最善、又曰、謹禮不透者、深看

莊子、然則莊老之學、未可以為異端而不講之耶、曰、君子不以

人廢言、言有可取、安得而不取之、如所謂嗜慾深者天機淺、此

語甚的當、不可盡以為虛無之論而妄詆之也、謨曰、平時慮為

異教所汨、未嘗讀莊老等書、今欲讀之如何、曰、自有所主、則讀

之何害、要在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者如何爾、謨 ○遺書說、老

子言雜、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而未盡者也、程先生可謂言約而理盡括盡二書曲折、友仁○伊川謂釋氏之見、如管中窺天、只見直上、不見四傍、某以為不然、釋氏之見、蓋見瞥見水中天影耳。方子○禪家言性、猶日下置器、謂輪迴也、如以蟻性與牛、是傾此於彼、方子○問昨日先生說佛氏但願空諸所有、此固不是、然明道嘗說胸中不可有一事、如在試院推算康節數、明日問之便已忘了、此意恐亦是空諸所有底意曰此出上蔡語錄中、只是錄得他自意、無這般條貫、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孟子必有事焉而勿忘、何嘗要人如此、若是箇道理、須着存取、只如易繫說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亦只是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意、在他門說、便如鬼神變怪、有許多不可知底事、德明

問橫浦語錄載張子韶戒殺不食蟹、高抑崇相對故食之、龜山云子韶不殺、抑崇故殺、不可、抑崇退、龜山問子韶、周公何如人、對曰仁人、曰周公驅猛獸、兼夷狄、滅國者五十、何嘗不殺、亦去不

仁以行其仁耳、先生曰、此特見其非不殺耳、猶有未盡、須知上古聖人制為網罟佃漁、食禽獸之肉、但君子遠庖廚、不暴殄天物、須如此說、方切事情、德明

陸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處、又却不肯說破、某嘗代之下語云、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illegible]○今金溪學問真正是禪、欽夫伯恭緣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只某便識得他、試將楞嚴圓覺之類一觀、亦可粗見大意、釋氏之學、大抵謂若識得透、應千罪惡即都無了、然則此一種學在世上、乃亂臣賊子之三窟耳、王履道做盡無限過惡、遷謫廣中、剗地在彼說禪非細、此正謂其所為過惡、皆不礙其禪學爾、必大○象山杜撰、不依格法、應事只是杜撰、賀孫○向見陸子靜與王順伯論儒釋、某嘗竊笑之、儒釋之分、只爭虛實而已、如老氏亦謂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所謂物精亦是虛、吾

道雖有寂然不動、然其中粲然者存、事事有。節○象山與王順伯書、論釋氏義利公私、皆說不着。蓋釋氏之言見性、只是虛見、儒者之言性、止是仁義禮智、皆是實事。■以義利公私斷之、宜順伯不以為然也。人傑○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晉○禪學熾、則佛氏之說大壞。緣他本來是大段着工夫、收拾這心性、今禪說只恁地容易做去、佛法固是本不見大底道理、只就他本法中、是大段細密、今禪說只一向麄暴。陸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麄惡底氣、都把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向在鉛山、得他書云、看見佛之所以與儒異者、止是他底全是利、吾儒止是全在義、某答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二着、看他意、只說儒者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稟不好、今才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衮將去、道

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麄暴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才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着得些工夫、看來這錯處只在不知有氣稟之性、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孟子不說到氣一截、所以說萬千與告子幾箇、然終不得他分曉、告子以後、如荀楊之徒、皆是把氣做性說了、賀孫○陸氏一向任私意做去、全不睹是、人同之則喜、異之則怒、任喜怒打人罵人、後生才登其門、便學得不遜無禮出來、木之○因坐中有江西士人問為學、曰、公門都被陸子靜誤、教莫讀書、誤公一生、使公到今已老、此心悵悵然、如村愚柏盲無知之人、撞牆撞壁、無所知識、使得這心飛揚跳躑、渺渺茫茫、都無所主、若涉大水、浩無津涯、少間便會失心去、今教公之法、只討聖賢之書、逐日逐段、分明理會、且降伏其心、遜志以求之、理會得一句、便一句理明、理會得一段、便一段義明、積累久之、漸漸曉得、近地有朋友、便與近地朋友商量、近地無朋友、便遠求師

友商量、莫要閑過日子。在此住得旬日、便做旬日工夫。公看此
間諸公、每日做工夫、都是逐段逐句理會、如此久之、須漸見步
道理、公今只是道聽塗說、只要說得行、若聖賢之道、只是說得
贏、何消做工夫、只半日便說盡了、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理
會甚事、僩 ○或問陸象山大要說當下便是、與聖人不同處是
那裏、曰、聖人有這般說話否、又曰、某看來如今說話只有兩樣、
自淮以北不可得而知、自淮以南不出此兩者、如說高底便如
當下便是之說、世間事事都不管、這箇本是專要成己、而不要
去成物、少間只見得上面許多道理、切身要緊去處、不曾理會、
而終亦不足以成己、如那一項、却去許多零零碎碎上理會事
事要曉得、這箇本是要成物、而不及於成己、少間只見得下面
許多羅羅雜嘈嘈、自家自無箇本領、自無箇頭腦了、後去更不知
得那箇直是是、那箇直是非、都恁地鶻鶻突突、終於亦不足以
成物、這是兩項如此、真正一條大路、却都無人識、這箇只逐一
次第行將去、那一箇只是過、那一箇只是不及、到得聖人大道、
只是箇中、然如今人說那中、也都說錯了、只說道恁地含含胡
胡、同流合汙、便喚做中、這箇中本無他、只是平日應事接物之
間、每事理會教盡、教恰好、無一毫過不及之意、賀孫 ○人之喜怒
憂懼、皆是人所不能無者、只是差些便不正、所以學者便要於
此處理會、去其惡而全其善、今他只說一箇心便都道是了。如
何得。雖曾子顏子、是着多少氣力、方始庶幾其萬一、又曰、孟子
更說甚性善、與浩然之氣、孔子便全不說、便是怕人有走作、只
教人克己復禮、到克盡己私、復還天理處、自是實見得這箇道
理、便是貼實底聖賢、他只是恁地了、便是聖賢、然無這般顛狂
底聖賢、賀孫 ○論子由古史言帝王以無為宗、因言佛氏學、只是
任它意所為、於事無有是處、德明云楊敬仲之學是如此、先生
曰、佛者言、但願空諸所有、謹勿實諸所無、事必欲忘却、故曰但
願空諸所有、心必欲其空、故曰謹無實諸所無、楊敬仲學於陸

氏、更不讀書、是要不實諸所無、已讀之書皆欲忘却、是要空諸所有、明德〇至之舉似楊敬仲詩云、有時父召急趨前、不覺不知造淵奧、此意如何、曰、如此却二了、有箇父召急趨底心、又有箇造淵奧底心、纔二便生出無限病痛、蓋這箇物事、知得是恁地、便行將去、豈可更帖着一箇意思在那上、某舊見張子韶有箇文字、論仁義之實云、當其事親之時、有以見其溫然如春之意、便是仁、當其從兄之際、有以見其肅然如秋之意、便是義、某嘗對其說、古人固有習而不察、如今却是畧畧地習、却加意去察、古人固有由之而不知、如今却是畧畧地由、却加意去知、因笑云、李先生見某說、忽然曰、公適間說得好、可更說一遍看、道夫〇撫學有首無尾、婺學有尾無首、禪學首尾皆無、只是與人說、泳〇有說悟者、有說端倪者、若說可欲是善、不可欲是惡、而必自尋一箇道理以爲善、根脚虛矣、非鄉人皆可爲堯舜之意、說悟者指金溪、說端倪者指湖南。人傑〇今之言學問者、人自爲說、無限差異、胡文定

曰、諸子百家、人肆其說、誑惑衆生者是也、必大。胡本上蔡說

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廣〇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爲。沖退自守爲事。故其爲說、常以懦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其爲治、雖曰我無爲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爲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爲然也、若曰、旁日月、扶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何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爲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子之意矣、僩〇伯豐問、程子曰、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何也、曰、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是它亦窺得些道理、將來竊弄、如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

治它、自有別人與他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嘗曰、此正推惡離己、曰、固是、如子房為韓報秦、攛掇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讐、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他亦自處閑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定之。僩 〇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世之紛拏、畏一身之禍害、耽空寂以求全身於亂世而已、及老子唱其端、而列禦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孟子嘗闢之、以為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汲黯太史談輩、亦皆主之、以為真足以先於六經、治世者不可以莫之尚也、及後漢以來、米賊張陵、海島寇謙之之徒、遂為盜賊、曹操以兵取陽平、陵之孫魯即納降欵、可見其虛繆、不足稽矣、僩 〇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才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麄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工夫極難、常見畫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肖他、然亦是他氣象也、只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如子房之術、全是如此、嶢關之戰、啗秦將以利、與之連和了、即回兵殺之、項羽約和、已講解了、即勸高祖追之、漢家始終治天下、全是得此術、至武帝盡發出來、便郎當、子房閑時、不做聲氣、莫教他說一語、更不可當、少年也任俠殺人、後來因黃石公教得來較細、只是都使人不疑他、此其所以乖也、莊子比老子便不同、莊子又轉調了、精神發出來麄、列子比莊子又轉細膩、問御風之說、亦寓言否、曰、然、僩 〇甘叔懷說、先生舊常說老子也見得此箇道理、只是怕與事物交涉、故其言有

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廣因以質於先生、曰、老子說話、大抵如此、只是欲得退步占姦。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莫若嗇、迫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樣意思、故為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皆是也、其後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他說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據他所謂無事者、乃是大奇耳、故後來如宋齊丘、遂欲以無事竊人之國、如今道家者流、又卻都不理會得他意思、廣 ○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樣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強咆哮跳躑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為弱。人纔弱時。卻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不卹、故其流多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廣 ○易不言

有無、老子言有生於無、便不是、閎祖 ○人言仙人不死、不是不死、但只是漸漸銷融了、不覺耳、蓋他能煉其形氣。使查滓都銷融了。惟有那些清虛之氣。故能升騰變化。漢書有云、學神仙尸解銷化之術、看得來也是好則劇、然久後亦須散了。且如秦漢間、所說仙人、後來都不見了、國初說鍾離權呂洞賓之屬、後來亦不見了、近來人又說劉高尚、過幾時、也則休也、廣 ○老氏初只是清淨無為、清淨無為卻帶得長生不死、後來卻只說得長生不死一項、如今恰成箇巫祝、專只理會厭禳祈禱、這自經兩節變了、賀孫 ○道家行法、只是精神想出。恐人不信、故以法愚之、太史遷 呂與叔集、記一事極怪、舊見臨漳有孫事道巡檢、亦能此、可學云、天下有許多物事、想極物自入來。曰然、可學

孟子不闢老莊而闢楊墨、楊墨即老莊也、今釋子亦有兩般、禪學、楊朱也、若行布施、墨翟也、道士則自是假、今無說可闢、大雅○以下論釋氏出於楊墨 ○達摩過來、初見梁武、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

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莊老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愈精妙、然只是不是耳、又有所謂頑空真空之說、頑空者如死灰槁木、真空則能攝衆有而應變、然亦只是空耳。今不消窮究他、伊川所謂只消就跡上斷便了、他既逃其父母、雖說得如何道理、也使不得、如此却自足以斷之矣、時舉〇佛氏乘虛入中國、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齋戒變為義學、如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學、然又只是盜襲莊子之說、今世所傳肇論、云出於肇法師、有四不遷之說、日月歷天而不周、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山嶽偃仆而常靜、此四句只是一義、只是動中有靜之意、如適間所說東坡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之意爾、此是齋戒之學一變、遂又說出這一般道理來、及達磨入來、又翻了許多窠臼、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學、以為可以直超徑悟、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以為資足衣食之計、遂使有國家者、割田以

贍之、擇地以居之、以相從陷於無父無君之域、而不自覺、蓋道釋之教、皆一再傳而浸失其本真、有國家者、雖隆重儒學、而選舉之制、學校之法、施設注措之方、既不出於文字言語之工、而又以道之要妙無越於釋老之中、而崇重隆奉反在於彼、至於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大法、一切不復有行之者、唐之韓文公、本朝之歐陽公、以及關洛諸公、既皆闡明正道、以排釋氏、而其言之要切、如傳奕本傳、宋景文李蔚贊、東坡儲祥觀碑、陳後山白鶴宮記、皆足以盡見其失、此數人皆未深知道、而其言或出於強為、是以終有不滿人意處、至二蘇兄弟、晚年諸詩、自言不墮落、則又躬陷其中而不自覺矣。僴

以下論釋氏出於莊老 〇釋氏書、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經、所言甚鄙俚、後來日添月益、皆是中華文士、相助撰集、如晉宋間自立講師、孰為釋迦、孰為阿難、孰為迦葉、各相問難、筆之於書、轉相欺誑、大抵多是剽竊老子列子意思、變換推衍、以文其說、大般若經、卷

帙甚多、自覺支離、故節縮為心經一卷、楞嚴經只是強立一兩箇意義、只管疊將去、數節之後、全無意味、若圓覺經、本初亦能幾何、只鄙俚甚處便是、其餘增益附會者爾、佛學其初只說空、後來說動靜、支蔓既甚、達摩遂脫然不立文字、只是默然端坐、便心靜見理、此說一行、前面許多皆不足道、老氏亦難為抗衡了、今日釋氏其盛極矣、但程先生所謂攻之者執理反出其下、吾儒執理既自卑污、宜乎攻之而不勝也、（說佚書皆能舉其支離篇章成誦此不能盡記、謨）○道之在天下、一人說取一般、禪家最說得高妙去、蓋自莊老來、說得道、自是一般物事、闃闃在天地間、後來佛氏又放開說、大決藩籬、更無下落、愈高愈妙、吾儒多有折而入之、把聖賢言語來看、全不如此、世間惑人之物、不特於物為然、一語一言可取、亦是惑人、況佛氏之說、足以動人如此乎、有學問底人、便不被他惑、（謙）○因論佛曰、老子先唱說、後來佛氏又做得脫洒廣闊、然考其語多本莊列、公晦云、曾聞先生說、莊子說得更

廣闊似佛。後若有人推演出來。其為害更大在。（僩壽）○老氏欲保全其身底意思多、釋氏又全不以其身為事、自謂別有一物、不生不滅、歐公嘗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老則皆悖之者也、（賡○以下雜論釋老同異）○佛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巧。厭薄世故、而盡欲空了一切者、佛氏之失也、關機巧便、盡天下之術數者、老氏之失也、故世之用兵筭數刑名、多本於老氏之意、（端蒙）○老氏只是要長生、節病易見、釋氏於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然却認為己有、而以生為寄、故要見得父母未生時面目、既見便不認作眾人公共底、須要見得為己有、死後亦不失、而以父母所生之身為寄寓、譬以舊屋破倒、即自跳入新屋、故黃蘗一僧有偈與其母云、先曾寄宿此婆家、止以父母之身為寄宿處、其無情義絕滅天理可知、當時有司見渠此說、便當明正典刑、若聖人此道則不然、於天理大本處見得是眾人公共底。便只隨他天理

去。更無分毫私見。如此便倫理自明。不是自家作爲出來。皆是
自然如此。往來屈伸。我安得而私之哉。大雅○釋氏只四十二章
經是古書、餘皆中國文士潤色成之、維摩經、亦南北時作、道家
之書、只老子莊列、及丹經而已、丹經如參同契之類、然已非老
氏之學、清淨消災二經、皆模學釋書而誤者、度人經生神章、皆
杜光庭撰、最鄙俚是北斗經、蘇子瞻作儲祥宮記、說後世道者、
只是方士之流、其說得之、僩○或問佛與莊老不同處、曰、莊老
■絕滅義理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禪則義理滅盡。方子錄云、正卿
問莊子與佛所以不同、曰、莊子絕滅不盡、佛
絕滅盡、佛是人倫滅盡、到禪家義理都滅盡、儒初入中國、止說
修行、未有許多禪底說話、學蒙。釋老滅綱常論○儒者以理爲不生
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龜山云儒釋之辨其差眇忽以
某觀之眞似氷炭方子。以下儒釋之辨○先生問衆人曰、佛氏言牧牛、
老氏言抱一、孟子言求放心、皆一般、何緣不同、節就問曰、莫是
無這理。曰、無理煞害事。節○舉佛氏語曰、千種言、萬般解、只要

教君長不昧、此說極好、問程子謂佛氏之言近理、所以爲害尤
甚者、指此等否、曰、然、它只守得這些子光明、全不識道理、所以
用處七顛八倒、吾學則居敬爲本、而窮理以充之、其本原不同
處在此、○釋氏云、不染一塵、不捨一法、旣不染一塵、却如何不
捨一法、到了是說那空處、又無歸着、且如人心須是其中自有
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他做得徹到底、便與父子君臣兄弟
夫婦朋友都不相親、吾儒做得到底、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兄
弟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吾儒只認得一箇誠實底道理、誠
便是萬善骨子。○問佛氏所以差、曰、■從劈初頭便錯了、如天
命之謂性、他把做空虛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若見得到、自家
底從頭到尾小事大事都是實、他底從頭到尾都是空、恁地見
得破、如何解說不通、又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叢中、不捨
一法、等語、這是他後來桀黠底、又撰出這一僩話來、倚傍吾儒道
理、正所謂遁辭知其所窮、且如人生一世間、須且理會切實處、

論至切至實處、不過是一箇心、不過一箇身、若不自會做主、更理會甚麼、然求所以識那切實處、則莫切於聖人之書、聖人之書便是箇引導人底物事、若舍此而他求、則亦別無門路矣、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只怕不見得、若果是有志之士、只見一條大路、直上行將去、更不問着有甚艱難險阻、孔子曰、向道而行、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孜孜、斃而後已、自家立着志。向前做將去。鬼神也避道。豈可先自計較、先自怕却、如此終於無成、賀孫 ○問昔有一禪僧、每自喚曰、主人翁惺惺着、大學或問亦取謝氏常惺惺法之語、不知是同是異、曰、謝氏之說地步闊、于身心事物上皆有工夫、若如禪者所見、只看得箇主人翁便了、其動而不中理者、都不管矣、且如父子天性也、父被他人無禮、子須當去救、他却不然、子若有救之之心、便是被愛牽動了心、便是昏了

主人翁處、若如此惺惺、成甚道理、仁友 ○徐子融有枯槁有性無性之論、先生曰、性只是理、有是物斯有■是理、子融錯處、是認心為性、正與佛氏相似、只是佛氏磨擦得這心極精細、如一物、剝一重皮、又剝一重、到極盡無可剝處、所以磨弄得這心精光、他便認做性、殊不知此正聖人之所謂心。故上蔡云、佛氏所謂性、正聖人所謂心、佛氏所謂心、正聖人所謂意、心只是該得這理、佛氏元不曾識得這理一節。便認知覺運動做性。如視聽言貌、聖人則視有視之理、聽有聽之理、言有言之理、動有動之理、思有思之理、如箕子所謂明聰從恭睿是也、佛氏則只認那能視能聽能言能思能動底便是性、視明也得、不明也得、聽聰也得、不聰也得、言從也得、不從也得、思睿也得、不睿也得、它都不管、橫來豎來、它都認做性、它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除掉了、此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僩問禪家又有以揚眉瞬目知覺運動為弄精魂、而訶斥之者、何也、曰、便只是弄精魂。只是它磨擦

得來精細有光彩、不如此麁糙爾。僩問彼言一切萬物、皆有破壞、惟有法身、常住不滅、所謂法身、便只是這箇、曰、然、不知你如何占得這物事住。天地破壞。又如何被你占得這物事常不滅。問彼大槩欲以空為體、言天地萬物皆歸於空、這空便是他體、曰、他也不是欲以空為體、它只是說這物事裏面本空著一物不得、僩。以下論釋氏誤認心性〇問聖門說知性、佛氏亦言知性、有以異乎、先生笑曰、也問得好、據公所見如何、試說看、曰、據友仁所見及佛氏之說者、此一性、在心所發為意、在目為見、在耳為聞、在口為議論、在手能持、在足運奔、所謂知性者知此而已、曰、且據公所見而言、若如此見得、只是箇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若在聖門、則在心所發為意、須是誠始得、在目雖見、須是明始得、在耳雖聞、須是聰始得、在口談論、及在手在足之類、須皆動之以禮始得、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如公所見及佛氏之說、只有物、無則了、所以與聖門有差、況孟子所說知性者、乃是物格之謂、仁友〇

釋氏棄了道心。却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遺其精者、取其粗者以為道、如以仁義禮智為非性、而以眼前作用為性是也、此只是源頭處錯了、人傑〇昨夜說作用是性、因思此語亦自好、雖云釋氏之學是如此、他却是真箇見得、真箇養得、如云說話底是誰、說話底是這性、目視底是誰、視底也是這性、聽底是誰、聽底也是這性、鼻之聞香、口之知味、無非是這箇性、他凡一語默、一動息、無不見得此性、養得此性、或問他雖見得、如何能養、曰見得後、常常得在這裏、不走作、便是養、今儒者口中雖常說性是理、不止於作用、然却不曾做他樣存得養得、只是說得如此、元不曾用功、心與身元不相管攝、只是心麁、若自早至暮、此心常常照管、甚麼次第、這箇道理、在在處處發見、無所不有、只是你不曾存得養得、佛氏所以行六七百年、其教愈勝者、緣他也依傍這道理、所以做得盛、他却常在這身上、做得這些子、卻未欺負你秀才、你秀才無一人做得似他、今要做無他、只說四端

擴充得便是、孟子說存心養性、其要只在此、凡有四端於我者、
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學只要守得這箇、如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若常存得這惻隱之心。便養得這惻隱之
。性若合當愛處。自家却不起愛人之心。便是害了那惻隱之性。
如事當羞惡、自家不羞惡、便是傷害了那羞惡之性、辭遜是非
皆然、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人能充無受爾
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只要就這裏存得養得、所以說利
與善之間、只爭這步子、只是絲髮之間、如人靜坐。忽然一念之
發。只這箇便是道理。便有箇是與非。邪與正。其發之正者理也。
雜而不正者邪也。在在處處。無非發見處。只要常存得。常養得
耳。僩 ○凡遇事、先須識得箇邪正是非、盡掃私見。則至公之理
自存。大雅云、釋氏欲驅除物累、至不分善惡、皆欲掃盡、云凡聖
情盡、即如知佛、然後來往自由、吾道却只要掃去邪見、邪見既
去、無非是處、故生不為物累、而死亦然、曰、聖人不說死。已死了

更說甚事。聖人只說既生之後。未死之前。須是與他精細理會
道理教是。胡明仲侍郎自說得好、人生物也、佛不言生而言死、
人事可見、佛不言顯而言幽、釋氏更不分善惡、只尊向他底便
是好人、背他底便入地獄、若是箇殺人賊、一尊了他、便可生天、
大雅云、于頔杜歷切音伏好貌 在傳燈録為法嗣、可見、曰、然、大雅 ○沈存
中記、水中金剛經不濕、蓋人心歸向深固、所感如此、因言後世
被他佛法橫入來、鬼神也没理會了、又曰、世人所謂鬼神。亦多
喫酒喫肉漢。見他戒行精潔、方寸無累底人、如何不生欽敬、閎祖
○僧家所謂禪者、于其所行全不相應、向來見幾箇好僧、說得
禪、又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為人好耳、非禪之力也、所謂禪。是僧
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己全不相干。學得
底人、有許多機鋒、將出來弄一上了、便收拾了、到其為人、與俗
人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僧家有云行解者、行是
行己、解是禪也、璘 僩學 ○問佛法如何是以利心求、曰、要求清淨寂

藏。超脫世界。是求一身利便。可學〇釋氏之學、務使神輕去其幹、以為坐亡立脫之備、其魄之未盡化者、則流為膏液、散為珠琲、以驚動世俗之耳目、非老子專氣致柔之謂也、僩〇釋氏神異未必有、便有亦只是妖怪、方子〇奪胎之說、無此理、淳〇問禪家言性、傾此於彼之說、曰、此只是偷生奪陰之說耳、禪家言偷生奪陰、謂人懷胎、自有箇神識在裏了、我却撞入裏面去、逐了它、我却受他血陰、他說傾此於彼、蓋如一破弊物在日下、其下日影自有方圓大小、却欲傾此日影為彼日影、它說是人生有一塊物事包裹在裏、及其既死、此箇物事又會去做張三、做了張三、又會做王二、便如人做官、做了這官、任滿又去做別官、只是無這道理、或舉世間有如此類底為問、先生曰、而今只是理會箇正理。若以聞見所接論之。則無了期。又曰、橫渠說形潰反原以為人生、得此箇物事、既死、此箇物事却復歸大原去、又別從裏面抽出來生人、如一塊黃泥既把來做箇彈子了、却依前歸一塊裏面去、又做箇彈子出來、伊川便說是不必以既屈之氣。為方伸之氣。若以聖人精氣為物游魂為變之語觀之。則伊川之說為是。蓋人死則氣散。其生也。又是從大原裏面發出來。變孫〇德粹問、人生即是氣、死則氣散、浮屠氏不足信、然世間人為惡、死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曰、吾友且說堯舜三代之世、無浮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為惡者滿天下、若為惡者必待死然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焉用、滕云、嘗記前輩說、除却浮屠祠廟、天下便知向善、莫是此意、曰、自浮屠氏入中國。善之名便錯了。渠把奉佛為善、如修橋道造路、猶有益於人、以齋僧立寺為善、善安在、所謂■除浮屠祠廟便向善者。天下之人。既不溺於彼。自然孝父母。悌長上。做一好人。便是善。問今道家之傳、莫是張角術、曰、是張陵見三國志、他今用印、乃陽平治都功印、張魯起兵之所、所謂米賊是也、其設醮用五斗米 問漢時如康成注二禮、但云鬼神是氣、至佛入中國、人鬼始亂、曰、然、可學

〇王質不敬父母、謂自有物無始以來、自家是換了幾箇父母了、以此知佛法之無父、其禍乃至於此、佛法說君臣父子兄弟只是偶然相遇、逍子直戒殺子文、末爲因報之說云、汝今殺他、他再出世必殺汝、此等言語、乃所以啓其殺子、蓋彼安知不說道、我今可以殺汝、必汝前身曾殺我、賀孫 〇論釋氏滅人倫之害

〇問釋氏之失、一是自利、厭死生而學、大本已非、二是滅絕人倫、三是逕求上達、不務下學、偏而不該、曰、未須如此立論、人傑

〇次日因余國秀解物則語及釋氏、先生曰、他佛家都從頭不識、只是認知覺運動做性、所以鼓動得許多聰明豪傑之士、緣他是高於世俗、世俗一副當汙濁底事、他是無了、所以人競趨他之學、元初也不如此、佛教初入中國、只是脩行說話、如四十二章經是也、初間只有這一卷經、其中有云、佛問一僧、汝處家爲何業、對曰、愛彈琴、佛問絃緩如何、曰不鳴矣、絃急如何、曰聲絕矣、急緩得中如何、曰諸音普矣、佛曰、學道亦然、心須調適、道可得矣、初間只如此說、後來達磨入中國、見這般說話中國人都會說了、遂換了話頭、專去面壁靜坐默照、那時亦只是如此、到得後來、又翻得許多禪底說話來、盡掉了舊時許多話柄、不必看經、不必靜坐、越弄得來闊、其實只是作弄這些精神。或曰、彼亦以知覺運動爲形而下者、以空寂爲形而上者、如何、曰、便只是形而下者。他只是將知覺運動做玄妙說、或曰、如此則安能動人、必更有玄妙處、曰、便只是這箇。他那妙處。離這知覺運動不得。無這箇便說不行。只是被他作弄得來精、所以橫渠有釋氏兩末之論、只說得兩邊末梢頭、中間眞實道理、却不曾識、如知覺運動、是其上一梢也、因果報應、是其下一梢也、或曰、因果報應他那邊有見識底亦自不信、曰、雖有不信底、依舊離這箇不得、如他幾箇高禪、縱說高殺也、依舊掉舍這箇不下、將去愚人、他那箇物事沒理會、捉撮他不得、你道他如此、他又說不如此、你道他是知覺運動、他又有時掉翻了都不說時、雖是掉翻、依舊離這

箇不得。或問今世士大夫、所以晚年都被禪家引去者何故、曰、是他底高似你、你平生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所藉以為取利祿聲名之計者、到這裏都靠不得了、所以被他降下、他底是高似你、且是省力、雖不悅而趨之、王介甫、平生讀許多書、說許多道理、臨了捨宅為■寺、却請兩箇僧來住持、也是被他笑、你這箇物事、如何出得他、或問今世不消學他、那一層只認依着自家底做便了、曰、固是、豈可學他、只是依自家底做、少間自見得他底低、（圖○以下論士大夫好佛）○今之學者、往往多歸異教者何故、蓋為自家這裏工夫有欠缺處、奈何這心不下。沒理會處、又見自家這裏說得來疎略、無箇好藥方治得他沒奈何底心、而禪者之說、則以為有箇悟門、一朝得入、則前後際斷、說得恁地見成捷快、如何不隨也去、此却是他實要心性上理會了如此、不知道自家這裏有箇道理、不必外求。而此心自然各止其所。非獨如今學者、便是程門高弟、看他說那做工夫處、往往不精切、

集錄　四十六

賀○問近世王日休立化、如何、曰、此人極不好、貪汙異常、曰、既如此、何故立脫、曰、它平日坐心向西、心在於此、遂想而得此、乃佛氏最以為下者、（僅以氣聚、何精、正是以如此為不足貴。）可學○當初佛學、只是說無存養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當初學者、亦只是說、不曾就身上做工夫、至伊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所以謂伊川偷佛說、（剛義）

道夫問坡公苦與伊洛相排、不知何故、曰、他好放肆、見端人正士、以禮自持、却恐他來檢點、故恁詆訾、老蘇辨姦、初間只是私意如此、後來荊公做不着、遂中他說、然荊公氣習、自是一箇要遺形骸、離世俗底模樣、喫物不知飢飽、嘗記一書載公於飲食絕無所嗜、惟近者必盡、左右疑其為好也、明日易以他物、而置此品於遠、則不食、這往往於食未嘗知味也、至如食鉤餌、當時以為詐、其實自不知了、近世呂伯恭亦然、面垢身汗、似所不恤、飲食亦不知多寡、要之即此便是放心、辨姦以此等為姦、恐不然

集錄　四十七

也、老蘇之出、當時甚敬崇之、惟荊公不以為然、故其父子皆切
齒之、然老蘇詩云、老態盡從悲裏亂、壯心偏傍醉中來、如此無
所守、豈不為他荊公所笑、如上韓公書求官職、如此所為、又豈
不為他荊公所薄、道夫○東坡與荊公固是爭新法、東坡與伊川
是爭箇甚麼、只看這處、曲直自顯然可見、何用別商量、只看東
坡所說云、幾時得與他打破這敬字、看這說話、只要奮手捋臂、
放意肆志、無所不為便是、只看這處、是非曲直自易見、論來若

說爭、只爭箇是非、若是、雖斬首穴胸、亦有所不顧、若不是、雖日
食萬錢、日遷九官、亦只是不是、看來別無道理、只有箇是非、若
不理會得是非分明、便不成人、若見得是非、方做得人、這箇是
處、便是人立腳底地盤、向前去雖然便有裏面子細處、要知大
原頭只在這裏、這裏要理會這箇較明白始得、這箇是處便即是
道、便是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萬物萬事之所以流行、
只是這箇、做得是、便合道理、纔不是、便不合道理、所謂學問也

只在這裏、所以大學要先格物致知、一件物事、固當十分好、若
有七分好、三分不好、也要分明、這箇道理直是要分明、細入於
毫髮、更無些子差錯、又云、東坡如此做人、到少間便都排廢了
許多端人正士、卻一齊引許多不律底人來、如秦黃雖是向上、
也只是不律、周舉覃直飲食怙、東坡雖然疎闊、卻無毒、子由不做聲、卻
險、少游文字煞弱、都不及眾人、得與諸蘇並稱、是如何、子由初
上書、煞有變法意、只當是時、非獨荊公要如此、諸賢都有變更

意、賀孫○問二蘇之學、得於佛老、於這邊道理元無見處、所以其
說多走作、曰、看來只是不會子細讀書、它見佛家之說、直截簡
易、驚動人耳目、所以都被引去、聖人之書、非細心研究、不足以
見之、某數日來、因閑思聖人所以說箇格物字、工夫盡在這裏、
今人都是無這工夫、所以見識皆低、然格物亦多般、有只格得
一兩分而休者、有格得三四分而休者、有格得四五分五六分
者、格到五六分者已為難得、今人元不曾格物、所以見識極卑、

都被他引將去、二蘇所以主張箇一與中者、只是要恁含糊不
分別、所以横說竪說、善作惡作、都不害道理也、然當時人又未
有能如它之說者、所以都被他說動了、故其嘗說今人容易爲
異端說引去者、只是見識低、只要鶻突包藏、不敢說破、纔說破、
便露脚手、所以都將一與中蓋了、則無面目、無方所、人不得而
非之、個 ○兩蘇既自無致道之才、又不曾遇人指示、故皆鶻突
無是處、人豈可以一己所見、只管鑽去、謂此是我自得、不是聽
得人底、○東坡只管罵王介甫、介甫固不是、但教東坡作宰相
時、引得秦少游黄魯直一隊進來、壞得更猛、淳 ○問東坡與韓
公如何、曰、平正不及韓公、東坡說得高妙處、只是說佛、其他處
又皆麄、又問歐公如何、曰、淺、久之又曰、大槩皆以文人自立、平
時讀書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
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詩飲酒戲謔度日、義剛 ○或問東坡
言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代、而卒莫消長也、只是老

子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之意否、曰然、又問此語莫也無病、
曰、便是不如此、既是逝者如斯、如何不往、盈虛如代、如何不消
長、既不往來不消長、卻是箇甚底物事、這箇道理其來無盡、其
往無窮、聖人但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逝者如斯夫、只是
說箇不已、何嘗說不消長不往來、它本要說得來高遠、卻不知
說得不活了、既是往者如斯、盈虛者如代、便是這道理流行不
已也、東坡之說便是肇法師四不遷之說也、個 ○這道理只是
一箇道理、只理會自家身己是本、其他都是閑物事、緣自家這
一身是天造地設底、已盡擔負許多道理、才理會得自家道理、
則事物之理莫不在這裏、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一飲一食、皆有
理、纔不是、便是違這理、若盡得這道理、方成箇人、方可以拄天
踏地、方不負此生、若不盡得此理、只是空生空死、空具許多形
骸、空受許多道理、空喫了世間人飯、見得道理若是、世上許多
閑物事、都沒要緊、要做甚麼、又曰、伊尹說天之生斯民也、使先

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聖賢與衆人皆具此理、衆人自不覺察耳、又曰、聖人之心、如青天白日、更無嶮巇蔽翳、又曰、如今學者只要收放心、又曰、萬理皆具於吾心、須就自家身己做工夫、方始應得萬理萬事、所以大學說在明明德、在新民、賀孫○先生因論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箇物事、不知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有軀殼底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兩箇物事看、燾

才卿問韓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陳曰、文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說皆是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卻是把本為末、以末為本、可乎、其後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說蘇文害正道、甚於老佛、且如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卻解為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若如此、非惟失聖言之本指、且又陷溺其心、先生正色曰、某在當時、必與他辨、卻笑曰、必被他無禮、友仁

康熙壬申正月初三日　抄異端篇三月二十三日

壬申訖文集三十三章、或問十一章、語類五十三章、共九十七章

近思續錄卷之十四

安丘劉

聖賢篇

此篇論聖賢相傳之統、而諸子附焉、斷自唐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道統相傳、至於孔子、孔子傳之顏曾、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遂無傳焉、於是楚有荀卿、漢有毛萇、董仲舒、楊雄、諸葛亮、隋有王通、唐有韓愈、雖未能傳斯道之統、然其立言立事、有補於世教、皆所當考也、逮於本朝、人文再闡、則周子唱之、二程子、張子、推廣之、而聖學復明、道統復續、故備著之、

朱夫子語類○問遺書云、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何謂也、曰、此是心之理、今則分明昭昭、具在面前。淳。語類下同○問伊川言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但孔子微服而過宋相類、曰、舜知象之將殺己、而象憂則亦憂、象喜則亦喜、孔子知桓魋必不能害己、又微服過宋、此兩事若相拗、然皆是道並行而不相悖。故云相類、非謂舜與孔子事一一相類也、銖。節錄云、舜知象欲殺己、而不防、夫子知桓魋不能殺己、而微服、此兩事甚相拗、故伊川曰相類○靜江府虞帝廟碑、曰、虞帝祠在城東北五里而近、虞山之下、張侯栻撤而新之、侯率其僚、俯伏灌薦、拜手言曰、天降生民、厥有常性、仁義禮智、父子君臣、爰及昆弟、夫婦朋友、是曰天叙。民所秉彝、失之毫分、穹壤易位。惟帝躬聖、誠明自然。慈孝於家、仁敬于邦。友弟刑妻、取人與善。從容鉅細、各極其極。如規之圓、如矩之方。使凡天下後世之爲人倫者、莫不取則。高明博厚、化育竝流。孰是遐陬、敢私其施。惟蒼梧野、謂帝所藏、寅緣此邦、獲恭明祀、茲率羣吏、祗於新宮、穆穆咸神、不仁者遠、敢不再拜稽首、惟帝之神、實臨照之、文集○或問韶武美善、曰、德有淺深、舜性之、武王反之、自是有淺深、又舜以揖遜、武以征伐、征伐雖是順天應人、自是有不盡善處、今若要强說舜武同道、也不得、必欲美舜而貶武也不得、又曰、舜武不同、正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不同、至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

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是則同也、舜武同異正如此。故武之德雖比舜自有淺深、而治功亦不多爭、韶武之樂、正是聖人一箇影子、要得因此以觀其心、大凡道理、須寬心看。使各自開去。打疊了心胸、安頓許多道理在裏面、高者還他高、下者還他下、大者還他大、小者還他小、都歷歷落落、是多少快活、通夫。語類下同

〇問程子曰、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與天地同體、求之古人、誰可當之、顏子孔門高弟、猶或有違仁時、不知已上別有人否、曰、想須有之、曰、湯武如何、先生却問湯武與顏子孰優、未及對、先生徐曰、呂與叔云、論成德。顏子不若湯武之廣大。論學則湯武不若顏子之細密。湯武功夫、誠恐不若顏子細密、如湯聖敬日躋、猶是密切處、至武王、並不見其切已事、大雅

〇涂端叔問泰伯章、友端竊謂、文王有盛德、蓋天命之所在也、泰伯知天命之所在。故其讓也純乎天下之公。而不係乎一己之私。雖斷髮文身。舉世不見知而不悔。止於至善而已。庸他計乎。非精於義。達於權者。其孰能與於此。至德云者人心之安、天理之極、無過與不及、而不可一毫加損者也、曰、此段意思甚佳、文集下同

〇答楊志仁埒畧曰、至德之論又更難言、論語中只有兩處、一為文王而發、則是對武王、誓師而言、一為泰伯而發、則是對太王翦商、而言、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為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不然則又何以有武未盡善之嘆。且以夷齊為得仁耶。前此諸儒說到此處、皆為愛惜人情、究轉回護、不敢窮究到底、所以更不敢大開口說、令人■胸次憒憒。古外切心亂也自欺自誑。此病不小。想賢者尤當疑駭、未敢以為然也、然當更思之、若信未及、即且放下、向後時時提起、畧一審玩、便自見得也、

〇詩辯、多是出于當時鄉、談鄙俚之語、雜而為之、如鴟鴞云拮据、捋荼之語、皆此類也、又曰、此言乃周公為之、周公不知其人如何。然其言皆聱牛刀切牙、難攷。

如書中周公之言便難讀、如立政君奭之篇是也、最好者、惟無逸一書、中間用字、亦有譸（音舟[illegible]也）張為幻之語、至若周官蔡仲等篇、卻是官樣文字、必出於當時有司潤色之文、非純周公語也、（卓。語類）

或問程子以為夷惠聖人、傳者之誤、今考之孟子之言、此者非一、豈皆誤乎、曰未必誤也、彼曰聖之清、聖之和、則固不思不勉而從容自中矣、但其所至出於一偏、而不若孔子之備、所以不得班於孔子耳、曰孟子學孔子者也、乃屢稱夷惠而深歎仰之何耶、曰夷惠之行高矣、然偏勝而易能。有迹而易見。且世人之貪懦鄙薄者衆、一聞其風而興起焉、則其為效也速。而所及者廣。譬如薑桂大黃之劑、雖非中和、然其于去病之功為捷、而田夫販婦大寒大熱、皆之所便也、若孔子之道、則廣大而中正、渾然而無迹、非深於道者、不能庶幾其萬一、如參苓芝朮之為藥平。居有養性之益。而緩急伐病之功。未必優于薑桂大黃、非所以施於閭巷之間。危急之候也、孟子屢稱夷惠、而不及於孔子、其意殆以此耶、（或問）

○才卿問伯夷是中立而不倚、下惠是和而不流否、曰柳下惠和而不流之事易見、伯夷中立不倚之事何以驗之、陳曰、扣馬之諫餓而死、此是不倚、曰、此之謂偏倚、亦何可以見其不倚、（文蔚錄云、如此卻是倚做一邊去、文蔚曰、他雖如此、又卻不念舊惡、曰亦不相似、）劉用之曰、伯夷居北海之濱、若將終身焉、及聞西伯善養老、遂來歸之、此可見其不倚否、曰、此下更有一轉、方是不倚、蓋初聞文王而歸之。及武王伐紂而去之。遂不食周粟。此可以見其不倚也。（僩。語類下同）

○問夷惠得百里之地、果能朝諸侯有天下否、曰孟子如此說想是如此、然二子必不肯為。問孟子比顏子如何、曰孟子不如顏子、顏子較細。問孟子亦有任底意否、曰然、孟子似伊尹。（僩）

○問夷惠、曰、伯夷格局更高似柳下惠。道夫曰、看他伯夷有壁立萬仞之氣、曰然、（道夫）

○仲尼不為已甚、（已訓太）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如人合喫八棒、只打八棒、不可說這人可惡更

添一棒、稱人之善、不可有心於溢美、稱人之惡、不可溢惡、皆不為已甚之事也、或上龜山書云、徐行後長、得堯舜之道、不為已甚、知仲尼之心、龜山讀之甚喜、龜山平日喜說此兩句也、僩

○問非其君不仕、非其民不使、治亦進、亂亦進、不羞汙君、不辭小官、氣象可謂已甚矣、而目之曰聖人之清和、似頗難會、頃之乃曰、雖是聖、終有過當處、又問伯夷不念舊惡、求仁得仁、似是清中之和、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似亦是和中之清、曰然、凡所謂聖者、以其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意、若所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者皆不為也、這便是聖人同處、便是無私意處、但只是氣質有偏、比之夫子終有不中節處、所以易說中正、伊川謂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也、言中則正已在其中、蓋無正則做中不出來、而單言正、則未必能中也、夷惠諸子、其正與夫子同、而夫子之中、則非諸子所及也、又問夷惠皆言風、而不以言伊尹何哉、曰、或者以伊尹為得行其道、而夷惠不得施其志、故有此論、似不必然、亦偶然爾、道夫曰、以意揣之、竊恐伊尹勝似夷惠得些、曰也是、伊尹體用較全、頃之復曰、夷惠高似伊尹、伊尹大似夷惠、道夫

○厚之問三聖事、是當初如此、是後來如此、曰、是知之不至、三子不惟清不能和、和不能清、但於清處和處亦皆過。如射者皆中而不中鵠。某問既是如此、何以為聖人之清和、曰、却是天理中流出。無駁雜。雖是過當。直是無纖毫查滓。曰、三子是資禀如此否、曰、然、可學

○問聖人若處伊尹之地如何、曰、夫子若處此地、自是不同、不如此着意。或問伊尹治亦進、亂亦進、無可無不可、似亦可以為聖之時、曰、伊尹終是有任底意思在。賀孫

○問伊川云伊尹終有任底意思在、謂他有擔當作為底意思、只這些意思便非夫子氣象否、曰然、然此處極難看、且放那裏、久之看道理熟、自見、強說不得、若說伊尹有這些意思在、為非聖人之至、則孔孟皇皇汲汲。去齊去魯。之梁之魏。非無意者。其所以異伊尹者何也。

僩○問孔子時中、所謂隨時而中否、曰然、問三子之德、各偏於一、亦各盡其一德之中否、曰非也、既云偏、則不得謂之中矣、三子之德、但各至于一偏之極、不可謂之中、如伯夷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此便是偏處、若善其辭命而至、受之亦何妨、只觀孔子便不然、問既云一偏、何以謂之聖、曰、聖只是做到極至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强、故謂之聖、聖非中之謂也、所謂智譬則巧、聖譬則力、猶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便是中處、如顔子之學。則已知夫中處。但力未到耳。若更加之功。則必中矣。蓋渠所知已不差也。如人學射、發矢已直、而未中者、人謂之箭苗、言其已善發箭、雖未至的、而必能中的、若更開拓、則必能中也、僩云顔子則已知中處而力未至、三子力有餘而不知中處否、曰然、僩○問孔子集大成、曰、孔子無所不該、無所不備、非特兼三子之所長而已、但與三子比並說時、亦皆兼其所長、僩○問金聲玉振、舊說三子之偏在其初、不曾理會

得許多洪纖高下、而遽以玉振之、今又却以金聲玉振盡爲孔子事、而三子無與、如何、曰、孟子此一句只是專指孔子而言、若就三子身上說、則三子自是失於其始、所以虧於其終、所謂聖之清、只是就清上聖、所謂聖之和、只是就和上聖、聖之任亦然、蓋合下便就這上面徑行將去、更不回頭、不自覺其爲偏也、所以偏處。亦只是有些私意。却是一種義理上私意。見得這清[illegible]和任是箇好道理。只管主張這一邊重了。亦是私意。謨

或問小德大德之說、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此推之可見諸說之得失矣、曰、子之所謂兼內外該本末而言者何也、曰、是不可以一事言也、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則由其書之有得夏時贊周易也、由其行之有不時不食也、迅雷風烈必變也、以至於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也、而其所以律天時之意可見矣。由其書之有序

禹貢述職方也、由其行之有居魯而逢掖也、居宋而章甫也、以至於用舍行藏之所遇而安也、而其襲水土之意可見矣。若因是以推之、則古昔聖王之所以迎日推策、頒朔授民、而其大至於禪授放伐、各以其時者、皆律天時之事也、其所以體國經野、方設居方、而其廣至於昆蟲草木、各遂其性者、皆襲水土之事也、使夫子而得邦家也、則亦何慊於是哉、七虞書序云、帝釐下土、方設居方、言帝舜理四方諸侯、隨方別其居方之法也。○或問 ○問夫子多材多藝、何故能爾、曰、聖人本領大、故雖是材藝、他做得自別、只如禮、聖人動容周旋、俯仰升降、自是與他人不同、如射亦然、天生聖人、氣稟清明、自是與他人不同、列子嘗言聖人力能拓關、雖未可信、然要之聖人本領大後、事事做得出來自別。銖。語類下同 ○問聖人真箇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否、曰、聖人也曾恁地來、聖人說發憤忘食、却是真箇、惟橫渠知得此意、嘗言孔子煞喫辛苦來。橫渠又言堯不曾喫辛苦、舜喫辛苦、但三十徵庸、後來便享富貴、孔子一生貧

賤、是事都去理會過來、問堯不曾喫辛苦做工夫、依舊聰明聖知、曰、堯固是聰明聖知、無欠缺、但不如孔子於事理又周、匝、詳盡、德輔 ○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箇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箇孟子、也未有分曉、孟子後數千載、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見在史策者、便直是說夢、只有箇韓文公依稀說得略似耳、賀孫 ○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唐子西嘗於一郵亭梁間見此語、季通云、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二程亦不得、方 ○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吞許多不得、一日因話又說、今覺見朋友間、都無大精神、文蔚 ○問時中、曰、自古來聖賢講學、只是要尋討這箇物事、語訖若有所思、然他日又問、先生曰、從來也只有六七箇聖人把得定。夫

問自孔子後何故無聖人、曰、公且看三代而下、那件不薄。文卓字

畫亦可見、只緣氣日薄。因問康節一元開物閉物之說、是否。曰、有此理。不易他窺測至此。(浩。揚錄云、自周後氣薄、亦不生聖賢。)○問孔子當孟子時如何。曰、亦須稍加峻厲。(去僞)○龜山謂孔子如知州、孟子如通判權州、也是如此。通判權州、畢竟是別人事。須著些力去做始得。(賡)○才仲舉先生舊語云、顏子優於湯武如何。曰、覺得顏子渾渾無痕迹。(賀孫)○問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擴。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要索學以充之。此莫是才具有異、否。曰然、孟子覺有動蕩底意思。(可學)○或問顏子比湯。曰、顏子只據見在、事業未必及湯。使其成就、則湯不得比顏子。禹比顏子又麤些。孟子當麤看。磨稜合縫、猶未有盡處。諸葛亮大體正當。細看不得。(大雅)○問顏子之學、莫是先(與)性情上著工夫否。曰然。凡人為學、亦須先於性情上著工夫。非獨於性情上著工夫、行步坐立、亦當著工夫。(增。謨錄云、學者固當存養性情、然處事接物、動止應酬、皆是著工夫處、不獨性情也。)○邵漢臣問顏淵仲弓不同。曰、聖人之德、自是無不備。其次則自是

易得不備。如顏子已是煞周全了、只比之聖人更有些未完。如仲弓則偏於淳篤。而少顏子剛明之意。若其他弟子未見得、只如曾子則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腳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著。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考、只孟子所稱、如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賀孫)○孔門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腳跟底人、定立不住。(淳)○曾點開闊、漆雕開深穩。(振)○曾點父子為學不同。點有康節底意思、將那一箇物玩弄。(道夫)○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日用間應事接物上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底了。點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卻又欠闕。如一座大屋、只見廳堂大概、裏面房室元不曾經歷、所以夷考其行而有

不揜、卒歸于狂、儒用〇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煞高。然終不及曾子。如一唯之傳、此是大體畢竟他落脚下手立得定。壁立萬仞。觀其言、如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可以托六尺之孤、士不可以不弘毅之類、故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永遠、孟子氣象尤可見、毅〇曾子本是魯拙、後來旣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敏、見得易、然又雜。往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因竇問子貢之學無傳。○德明〇子貢俊、敏子夏謹、嚴孔子門人自曾顏而下、惟二子後來想大故長進、僴〇論語子夏之言甚嚴毅、節〇子游是箇簡易人、於節文有未至處、如譏子夏之門人、與喪致乎哀而止。○賀〇子張過、高子夏窄、狹、瑞蒙〇子張是箇務外、底人、子游是箇高、簡、虛曠不屑細務底人、子夏是箇謹守■■規矩、嚴毅底人、因觀荀子論三子之賤儒、亦是此意、蓋其末流必至是也、僴〇問孔門學者、如子張全然務外、不知如何地學却如此、曰、于他學甚事、他在聖門、亦豈不曉為學之要、只他資質是箇務外底人、所以終身只是這意思、子路是箇好勇底人、終云只是說出那勇底話、而今學者、閑時都會說道理、只臨事時、依前只是他那本來底面目出來。都不如那閑時所說者、僴〇子路全義理。管仲全功利。振〇孟子極尊敬子路、〇孟子比原憲、謹守必不似他。然他不足以及人。不足以任道。孟子便擔當得事。淳〇孟子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又記千門字上、有東西南北字。○節〇蔡問孟子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如養氣處、豈得為無可依據、曰、孟子皆是要用。顏子須就已做工夫、所以學顏子則不錯、淳

或問三子之偏如此、而孟子以聖名之何也、曰、三子之聖、因其氣質之偏。而力行以造極。卒至于不思不勉之地。而表裏洞然。無一毫人欲之私者。雖謂之聖、然于孔子則有不得而班者矣、蓋以孟子之言差之、則金玉備而巧力全者孔子也、若顏子之博于文而約以禮。竭其才而不能及。則金聲已備。而玉有未振。巧

足以中。而力有未充者與。故以所至論之、則顏子不若三子之成。以所期言之、則三子不若顏子之大。以學之序而論之、則三子皆失其所當先、故行愈力而見愈偏、而顏子循序以進、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惜乎早死而不及見其成耳、然就三子而論之、則伊尹之學又密於夷惠矣、或問 ○問顏子心麄之說恐太過否、曰、顏子比之衆人純粹、比之孔子便麄、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他細膩如此、然猶有這不善便是麄。伊川說未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便是過。一段說得好、淳。語類下同 ○子路須是有箇車馬輕裘、方把與朋友共、如顏子不要車馬輕裘。只就性分上理會。無伐善無施勞、車馬輕裘則不足言矣、然以顏子比之孔子、則顏子猶是有箇善有箇勞在。若孔子便不見有痕迹了、夫子不厭不倦、便是純亦不已、植 ○子路底收斂、也可以到顏子、顏子底純熟、可以到夫子、節 ○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得其所之心、道夫 ○問顏子春

生、孟子並秋殺盡見、曰、仲尼無不包、顏子方露出春生之意。如無伐善無施勞是也。使此更不露。便是孔子。孟子便如秋殺都發出來、露其才、如所謂英氣、是發用處都見也、伯羽 ○問孟子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淳

問四子言志、曰、曾點與三子、只是爭箇粗細、曾點與漆雕開只是爭箇生熟、曾點說得驚天動地、開較穩貼、三子在孔門、豈是全不理會義理、只是較粗、不如曾點之細、又曰、子路使民、非若後世之孫吳。冉有足民、非若後世之管商。寓。語類下同 ○問再看浴沂章、程子云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若如程子之說看、則事皆切實、

若只從曾點見得箇大底意思看、恐易入于虛無、先生曰、此一段唯上蔡見得分曉、蓋三子只就事上見得此道理。曾點是去自己心性上見得那本原頭道理。使曾點做三子事未必做得、然曾點見處。雖堯舜事業亦不過以此爲之而已。程子所說意思固好、但所錄不盡其意、看得來上面須別有說話在、必先說曾點已見此道理了。然後能如此。則體用具備。若如今恁地說、則有用無體。便覺偏了。因說一貫之旨忠恕之說、程先生門人中、亦只上蔡領畧得他意思、餘皆未曉、廣〇上蔡說鳶飛魚躍、因云、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看來此一段好、當入在集注中舞雩後、僩〇書劉子澄所編曾子後曰、右曾子書七篇、其內篇一、外篇雜篇各三、吾友清江劉清之子澄所集録也、昔孔子歿、門人唯曾氏爲得其傳、其後孔子之孫子思樂正子春、公明儀之徒、皆從之學、而子思又得其傳、以授孟軻、故其言行、雜見於論語孟氏書及他傳記者爲多、然皆散出、不成一家之言、而世傳曾子書者、乃獨取大戴禮之十篇以充之、其言語氣象、視論孟檀弓諸篇所載、相去遠甚、子澄蓋病其然、因輯此書、以傳學者、而於其精粗純駁之際。尤致意焉。於戲、若子澄者、其可謂嗜學也已、然熹嘗考之、竊以謂曾子之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其眞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是以從之游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爲謹厚脩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疎、亦必有以切于日、用躬、行、之實、蓋雖或附而益之、要亦必爲如是之言、然後得以自託于其間也、然則是七篇者、等而別之、雖有內外雜篇之殊、而其大致、皆爲有益於學者、非他書所及也、讀者誠能志其大。而必謹其小。歷其淺。而徐望其深。則庶乎其無躐等之病。而有日新之功矣。淳熙八年、九月丁丑、新安朱熹謹記、文集下同〇答連嵩卿畧曰、易簀結纓。未須論優

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心。此是緊要處。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子路却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爲也。

或問仲弓之有人君之度何以知其然耶、曰以前篇不佞之識、後章居敬、行簡之對、而有以知其然也、謝氏以爲簡以臨之、莊以莅之、蓋近之矣、然其深、厚、廣、博、宜在人、上之意則未之發也、或問 仲弓坤卦六五也

○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時。方擔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未實、却也是曉、得的、孔子愛與他說話。以他曉得。故可以擔荷得去。雖所行有未實。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門自曾顏而下、便用還子貢、如冉閔、非無德行。然終是曉不甚得。擔荷聖人之道不去。所以孔子愛呼子貢而與之語、意蓋如此、語類。 個○楊氏論子路所以升堂者、直以結纓一事言之、則古今之勇不懼死者多矣。子路之所以得升孔氏之堂、恐其

未可專以此論之也。或問下同 ○胡氏論游夏之學、其意亦善、胡氏曰、人之資稟不同、故夫子引而進之之術不一、味游夏之言、子游敏于聞道、而脫畧於小物、施之武城者也、子夏從事小物、而後有得、施諸小子者也、 ○平江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記、畧曰、句吳之墟、在虞夏五服要荒之外、太伯虞仲之後、累世、乃能自通上國、其俗蓋亦朴鄙而不文矣、公生其間、乃獨能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語言、類皆簡易疏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誚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皆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蓋有不足爲者、至使聖師爲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又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黙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矧今

全吳、通為叢輔、文物之盛、絶異曩時、孫君應時、作為此祠、以勵學者弦歌之意、於是乎在、願諸生相與勉焉、使此邑之人百世之下、復有如公者出、而又有以一洒夫媮懦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之譏焉。是則孫君之志、而亦熹之願也、文集〇問孔子誨子夏勿為小人儒、曰、子夏是箇細密謹嚴底人、中間忒細密、于小小事上不肯放過、便有委曲周旋人情投時好之弊。所以能流入於小人之儒也、子游與子夏絶不相似、子游高爽疎暢、意思闊大、似箇蕭散底道人。觀與子夏爭洒掃應對一段可見、如為武城宰、孔子問女得人焉爾乎、他卻說箇澹臺滅明、及所以取、、卻只是行不由徑、未嘗至於偃之室兩句、有甚干涉、可見這箇意思好。他對子夏說本之則無如之何、它資稟高明、須是識得這些意思、方如此說、又問子張與子夏亦不同、曰、然、子張又不及子游、子游卻又實、子張空說得箇頭勢太大了、裏面工夫卻空虛、所以孔子誨之以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便是救其病、

子張較聒噪人、愛說大話而無實。語類下同〇舊曾問李先生顏子非助我者處、李先生云、顏子於聖人根本有默契處、不假枝葉之助也、如子夏乃枝葉之助、祖道〇大抵子夏之說自有病、只是他力量有行不及處、然既是有力不及處、不免有些小事放過者。已是不是、豈可謂之可也、卻是垂訓于人、教人如此、則甚不可耳、蓋子夏為人不及、其質亦弱、夫子亦每提他、如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無欲速、無見小利之類、子夏亦自知之、故每亦要做夾細工夫、只這子細。便是他病處。徐彥章以子夏為狷介只是把論交處說、子夏豈是狷介、只是弱耳、僩

答何叔京畧曰、孟子雖多言存養、然不及其目。至論養氣、則只以義為主。比之顏子、便覺有疎闊處、程子之言、恐不專為所稟與氣象、蓋所學繫于所稟、氣象又繫於所學。疎則皆疎、密則皆密。唯大而化之、然後不論此耳、文集下同〇答林擇之畧曰、近畧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但常放教到極險處、方與一斡

轉斡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處便是才高無可依據處學者亦不可不知也○讀余隱之允文尊孟辯畧曰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夫孟子之所傳者何哉曰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何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如斯而已矣然則所謂仁義者。又豈外乎此心哉。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則為得其傳耳。雖窮天地亙萬世。而其心之所同然。若合符節。由是而出宰制萬物。酬酢萬變。莫非此心之妙用。而其時措之宜。又不必同也。故堯舜與賢而禹與子湯放桀文王事殷武王殺受孔子作春秋以翼衰周孟子說諸侯以行王道皆未嘗同也。又何害其相傳之一道而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亦不過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者耳。○聖人說話磨稜合縫盛水不漏如云一言喪邦以直報怨自是細密孟子說得便粗如云今樂猶古樂太王好色公劉好貨之類橫渠說孟子比聖人自是粗顏子所以未到聖人處亦只是心粗夔孫。語類下同○問盡己之忠此是學者之忠聖人莫便是此忠否曰固是學者是學聖人而未至者聖人是為學而極至者只是一箇自然。一箇勉強爾。惟自然。故久而不變。惟勉強。故有時而放失。因舉程子說孟子若做孔子事儘做得只是未能如聖人龜山言孔子似知州孟子似通判權州此喻甚好通判權州也做得只是不久長。壯祖○問望之不似人君此語孔子還道否曰孔子不說。孟子忍不住便說。安卿煞不易他會看文字疑得都是合疑處若近思固不能疑蜚卿又疑得曲折多無事生出事又曰公疑得太過都落從小路去了伯羽○嘗思之孟子發明四

端。乃孔子所未發。人只道孟子有闢楊墨之功、殊不知他就人心上發明大功如此、看來此說那時若行。楊墨亦不攻而自退。闢楊墨是扞邊境之功。發明四端是安社稷之功。若常體認得來、所謂活潑潑地。真箇是活潑潑地。賀孫〇楊至之云、看孟子見得一箇大意、是性之本體、仁義之良心、到戰國時君臣上下都一齊埋沒了。孟子所以推明發見之端緒、教人去體認擴充。曰孟子高他都未有許多意思。今說得一體認字、蚤是遲鈍了孟子。孟子大段見得敏、見得快。他說話恰似箇獅子跳躍相似。且如他說箇惻隱之心、便是仁之端、羞惡之心、便是義之端、只他說在那裏底便是。似他說時、見得聖賢大段易做、全無許多等級。所以程子云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道夫〇程先生說孔子為乘田則為乘田、為委吏則為委吏、為司寇則為司寇、無不可者。至孟子則必得賓師之位、方能行道。此便是他能大而不能小處。唯聖人則無不遍。大小方圓無所不可。又曰、如孟子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此亦是講學之有闕、蓋他心量不及聖人之大、故于天下事有包括不盡處。天下道理儘無窮、人要去做又做不辦、極力做得一兩件、又困了。惟是聖人、便事事窮到徹底、包括淨盡、無有或遺。賀

不要看楊子。他說話無好處、議論亦無的實處。荀子雖然是有錯、到說得處也自實、不如他說得恁地虛胖。賀孫。語類下同〇問荀楊王韓四子。曰凡人著書、須自有箇規模、自有箇作用處、或流於申韓、或歸于黃老、或有體而無用、或有用而無體、不可一律觀。且如王通、這人于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為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于這作用曉得處却有病。韓退之則於大體處見得、而於作用施為處却不曉。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它見得。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說得極無疵。只是見得箇本原如此、下面工夫都空疏、更無物事撑拄襯墊。所以

於用處不甚可人意、緣他費工夫去作文、所以讀書者只為作文用、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只是火急去弄文章、而於經綸實務不曾究心、所以作用不得、每日只是招引得幾箇詩酒秀才和尚度日、有些工夫只了得去磨煉文章、所以無工夫來做這邊事、兼他說我這箇便是聖賢事業了、自不知其非、如論文章、云自屈原荀卿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卻把孟軻與數子同論、可見無見識、都不成議論、荀卿則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暗主、戰國不息、憤悶惻怛、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他那做處麄如何望得王通、楊雄、則全是黃老。某常說楊雄最無用、真是一腐儒。他到急處只是投黃老、如反離騷並老子道德之書可見、這人更無說、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一卷、議論不明快、不了決、如其為人、他見識全低、語言極獃、甚好笑、荀楊二人自不可與王韓同日語、世人說坑焚之禍起於荀卿、

荀卿著書立言、何嘗教人焚書坑儒、只是觀它無所顧藉。敢為異論。則其末流便有坑焚之理。然王通比荀楊又夐別、王通極開爽、說得廣闊、緣他于事上講究得精、故于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襲、施為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曾向上去透一著。于大體處有所欠闕。所以如此、若更曉得高處一著、那裏得來、只細看他書、便見他極有好處、非特荀楊道不到、雖韓退之也道不到、韓退之只曉得箇大綱、下面工夫都空虛。要做更無下手處。其作用處全疎。如何敢望王通。然王通所以如此者、其病亦只在于不曾子細讀書。他只見聖人有箇六經、便欲別做一本六經、將聖人腔子填滿裏面、若是子細讀書、知聖人所說義理之無窮、自然無工夫閑做他、死時極後生、只得三十餘歲、它卻火急要做許多事、或云若少假之年必有可觀、曰不然、它氣象局促。只如此了、它做許多書時、方只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歲方

繫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聖人許多事業氣象去
不得了宜其死也。僴 ○子升問仲舒文中子曰仲舒本領純正。
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全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
謂純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王通見識高
明如說治體處極高。但于本領處欠。如古人明德新民至善等
處皆不理會却要鬪合漢魏以下之事整頓為法這便是低處
要之文中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與似仲舒而純不

及因言魏證作隋史更無一語及文中自不可曉文中有志于
天下亦識三代制度較之房魏諸公文稍有本領只本原上工
夫都不曾理會若究其議論本原處亦只自老莊中來。木之 ○先
生令學者評董仲舒楊子雲王仲淹韓退之四子優劣或取仲
舒或取退之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楊子雲不足道這兩人不須
說只有文中子韓退之這兩人疑似試更評看學者亦多主退
之曰看來文中子根脚淺然却是以天下為心分明是要見諸

事業天下事他都一齊入思慮來雖是卑淺然却是循規蹈矩
要做事業底人其心却公如韓退之雖是見得箇道之大用是如
此然却無實用功處他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始終只是這
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為傳道。至其每日工夫只
是做詩博■奕酣飲取樂而已。觀其詩便可見都襯貼那原道
不起。至其做官臨政也不是要為國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只
是要討官職而已。僴 ○楊子雲為人深沉會去思索如陰陽消

長之妙它直是去推求然而如太元之類亦是拙底工夫道理
不是如此蓋天地間只有箇奇耦奇是陽耦是陰春是少陽夏
是太陽秋是少陰冬是太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
走不得而楊子却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
且有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恐不是道理。亦如孟子既說性
善荀子既說性惡他無可得說只得說箇善惡混。若有箇三底
道理聖人想自說了不待後人說矣看他裏面推得辛苦却

就上面說此道理、亦不透徹、看來其學似本于老氏 如惟清惟靜、惟淵惟默之語、皆是老子意思、時舉 ○問先生王氏續經說云、荀卿固不足以望之、若房杜輩觀其書則嘗往來于王氏之門、其後相業亦有得於王氏之道否、曰、某常說房杜只是个村宰相、何敢望文中子之萬一、其規模事業無文中子髣髴、文中子制度規模、誠有非後人之所及者、又問仲舒比之如何、曰、仲舒却純 正、然亦有偏、又是一般病、韓退之却見得又較活、然亦

只是見得下面一層、上面一層却不曾見得、大概此諸子之病皆是如此、都只是見得下面一層、源頭處都不曉。所以伊川說西銘是原道之宗祖、蓋謂此也。僩 ○問楊子避礙通諸理之說是否、曰、大概也似、只是言語有病、問莫是避字有病否、曰、然、少間處事、不看道理當如何。便先有箇依違閃避之心矣。僩 ○問文中子之學、曰、他有箇意思以為堯舜三代也只與後世一般、也只是偶然做得著、問他續詩續書意只 如此、因舉答賈瓊

數處說、曰、近日陳同父便是這般說話、它便忌程先生說帝王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智力把持天下、正緣這話說得它病處、它便忌、又問它說權義舉而皇極立如何、曰、如皇極某曾有辨、今說權義也不是、蓋義是活物、權是稱錘。義是稱星。義所以用權。今似它說、却是以權為嫂溺援之之義、以義為授受不親之禮、但不如此、問義便有隨時底意思、曰、固是、夔孫 ○問韓文公說人之所以為性者五、是它實見得到後如此說邪、惟復是偶

然說得著、曰、看他文集中說、多是閑過日月、初不見做工夫處、想只是才高偶然見得如此。及至說得到精微處、又却差了、因言惟是孟子說義理、說得來精細明白、活潑潑地、如荀子空說許多、使人看着如喫糙米飯相似、廣 ○退之晚年、覺沒頓身己處。如招聚許多人博塞去聲 為戲、所與交如靈師惠師之徒、皆飲酒無賴、及至海上見大顛壁立萬仞、自是心服、其言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此是退之死款。樂天莫年賣馬遣

妾、後亦落莫、其詩可見、歐公好事金石碑刻、都是沒着身己處。却不似參禪修養人、猶是貼著自家身心理會也、宋子飛言、張魏公謫永州時、居僧寺、每夜與子弟賓客盤膝環坐於長連榻上、有時說得數語、有時不發一語、默坐至更盡而寢。率以為常、李德之言、東坡晚年却不衰、先生曰、東坡蓋是夾雜些佛老、添得又鬧熱也。方子 〇韓退之、歐陽永叔所謂扶持正道、不雜釋老者也、然到得緊要處、更處置不行、更說不去、便說得來也拙、不分曉、緣他不曾去窮理。只是學作文。所以如此、東坡則雜以佛老、到急處、便添入佛老、相和、去声 澒户孔切 瞞人、如裝鬼戲放烟火相似、且遮人眼、如諸公平日擔當正道、自視如何、及才議學校、便說不行、臨了又却只是詞賦好、是甚麼議論、如王介甫用三經義取士、及元祐間、議廢之、復詞賦、爭辨一上、臨了又却只是說經義難考、詞賦可以見人之工拙易考、所爭者只此而已、者大可笑也。僩 〇論大成從祀、因問伊川於毛公、不知何所主而

取之、曰、程子不知何所見而然、嘗考之詩傳、其緊要處有數處、如關雎所謂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要之亦不多見、只是其氣象大槩好、問、退之一文士耳、何以從祀、曰、有闢佛老之功、曰、如程子取其原道一篇、蓋嘗讀之、只打頭三句便也未穩、曰、且言其大槩耳、便如董仲舒、也則有疎處、裴卿曰、伊川謂西銘乃原道之祖、如何、曰、西銘更從上面說來、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天命之謂性說了。道夫 問如此說定名虛位如何、曰、後人多譏議之、但其實謂便如此說也無害、蓋此仁也此義也、便是定名、此仁之道仁之德、義之道義之德、則道德是總名、乃虛位也、且須知它此語為老子說方得、蓋老子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而後智、所以原道後面又云、吾之所謂道德、合仁與義言之也、須先知得他為老子設方看得、曰、如他謂軻之死、不得其傳、程子以為非見得真實、不能出此語、而

屛山以爲孤聖道絕後學、何如、先生笑曰、屛山只要說釋子道流皆得其傳耳、又問如十論之作、於夫子全以死生爲言、似以此爲大事了、久之乃曰、他本是釋學、但只是翻騰出來說許多話耳、道夫〇答尤延之袁書略曰、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于楊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楊雄死。以爲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文集下同〇答或人曰、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處、豈其學有未足故耶、觀其讀書之時、他人務爲精熟、而已則獨觀大指、此其大者固非人所及、而不務精熟、亦豈得無欠闕耶。若極言之、則以孟子顏子亦未免有如此處、故橫渠先生云、孟子之於聖人、猶是麤者〇問孔子所稱管仲、奪伯氏邑、沒齒無怨言、此最難、恐不但是威力做得、曰、固是難然、亦只是伯者事、問武侯于廖立李平是如何、

曰、看武侯事迹、儘有駁雜去處、然事雖未純。却是王者之心。管仲連那心都不好。程先生稱武侯有王佐之才、亦即其心而言之、事迹間有不純也、然其要分兵攻魏、先主將一軍入斜谷、關羽將荊州之衆北向、則魏首尾必不相應、事必集矣、蜀人才難得、都是武侯逐旋招致許多人、不似高祖光武時、雲合響應也、賀孫。語類下同〇問子房孔明人品、曰子房全是黃老、皆自黃石一編中來、又問一編非今之三略乎、曰、又有黃石公素書、然大率是這樣說話、廣云、觀他博浪沙中事、也甚奇偉、曰、此又忒煞不黃老、爲君報仇、此是他資質好處、後來事業則都是黃老了、凡事放退一步、若不得那些清高之意來緣飾遮蓋。則其從衡詭譎。殆與陳平輩一律耳。孔明學術亦甚雜、廣云、他雖嘗學申韓、却覺意思頗正大、曰、唐子西嘗說子房孔明皆是好人才、但其所學、一則從黃老中來。一則從申韓中來。又問崔浩如何、曰、也是箇博洽底人、他雖自比子房、然却學得子房獃了、子房之辟

穀、姑以免禍耳、他却眞箇要做、廣 ○或問孔明曰南軒言其體正大、問學未至此語也好、但孔明本不知學。全是駁雜了、然却有儒者氣象、後世誠無他比、御卄 ○問孔明興禮樂如何、曰、也不見得孔明都是禮樂中人、也只是麁底禮樂。富 ○淳錄云、孔明也粗、若興禮樂也是粗禮樂、祗錄云、孔明是禮樂中人、但做時也粗疏 ○諸葛亮之事、其于荊蜀亦合取當日草廬亦是商量準擬在此、但此時不當恁地、若是恁地取時、全不成舉措、如三人視魏而不伐。自合當取。兼在是時、捨此無以為資、若能聲其罪用兵而取之却正。但當時劉馬父子、亦得人情、恐亦未易取、伯豐問聖人處此合如何、曰、亦須別有箇道理、若似如此、寧可事不成、只為後世、事欲苟成、功欲苟就、便有許多事、亮大綱却好、只為如此、便有斑駁處。㽦 ○方子錄云、孔明執劉璋、蓋緣事求可。功求成。故如此。曰、然則寧事之不成。曰然 ○漢唐諸人說義理、只與說夢相似、至程先生兄弟、方始說得分明、唐人只有退之說得近旁、然也只似說夢。廣 ○王氏續經說曰、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

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為不然、而但為模放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為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為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于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于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

若、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旣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為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為湯武、且不待其指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又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為晩也、若能于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逺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

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為己任、則其用心為已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挶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强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畧、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為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

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勉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徳、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旣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為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為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于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

納于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强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為弟子、是乃福郊福畤之所為、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為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為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楊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

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
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楊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
鄉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
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
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于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
是亦春秋責賢者備之遺意也、可勝歎哉、文集下同○答廖子晦書
曰、大顚問答、初疑只是其徒僞作、後細思之、想亦有此彷彿、計

其爲人、山野質朴、雖不會說、而於修己地位、做得功夫著實、故
其言語有力、感動得人、又是韓公所未嘗聞、而亦切中其病、故
公旣聞其語而不覺遂悅之也、然亦只此便見得韓公本體工
夫有欠闕處、如其不然、豈其自無主宰、只被朝廷一貶、異教一
言、而便如此失其常度哉、此等處極不可草草看過、更宜深體
之也、其餘已具見於考異外集卷中者、今不復論、然若不得此
碑、亦無由見得許多曲折也、○讀唐志曰、歐陽子曰、三代而上、

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
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
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于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
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
文于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
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旣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
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

而不可揜、蓋不必託于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
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
姑擧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
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
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
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
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

所以興衰則又以為是皆出于天命之所為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皆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為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辯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惟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

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楊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為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元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為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與精神磨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為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原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

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于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于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為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楊雄為一等而猶不及于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歎至于

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為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為為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為兩物而于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于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于一云者則自荀楊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于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

考之則謫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為一耶為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聖賢

江州重建濂溪先生書堂記畧曰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糅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最其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為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決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億度而強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與不然何其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illegible]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有宋聖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

濂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繇師
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
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
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
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
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章懋丁酉）○隆興府學濂溪祠記。
畧曰。蓋嘗竊謂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理也）。而其實不
離乎日用（事也）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氣也）造化之賾。而其實不離乎
仁義（性也）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理氣）之一源。顯微（事性）之無間。秦漢以
來。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
篇之所傳也。蓋其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一理也）
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
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
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爲一物哉（一理貫之也）。其爲陰陽五行造化之

賾者。固此理也。其爲仁義理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性此理
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堯舜以來至於孔孟。
其所以相傳之說。豈有一言以易此哉。顧孟氏既沒。而諸儒之
智不足以及此。是以世之學者。茫然莫知所適。高則放（過於理也）於虛無
寂滅之外。卑則溺（不及於事也）於雜博華靡之中。自以爲道固如是。而莫或
知其非也。及先生出。始發明之。以傳於程氏。而學者始知聖賢
相傳之實。而有以用其力焉。此先生之教。所以繼往聖。開來學。
而大有功於斯世也。○韶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畧曰。秦漢以
來。道不明于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爲學。言天者遺人而無用。語
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器。必上達
者不務下學而溺於空虛。優於治己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
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是以天理不明
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騖於一世者。
不至于老死則不止。而終亦莫悟其非也。宋興。九疑之下。春陵

之墟、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為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歲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脉絡分明、而規摹弘遠矣、是以人欲自是有所制而不得肆、異端自是有所避而不得騁、蓋自孟氏既沒、而歷選諸儒受授之次

以論其與復開創汎掃平一之功、信未有高焉者也〇周子通書後記曰、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頤字茂叔、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放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為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

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為用意高遠而已〇濂溪先生事實記畧曰、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蚤、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

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為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也、因與為友、且使二子往受學焉。及為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為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即所謂河南二先生也、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

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終始不懈。及
分司而歸、妻子饘（饘餰並同 音旃厚粥也）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為意
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
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
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
黃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光風霽月。
知德者亦深有取其言云、淳熙六年六月乙巳、後學朱熹謹記、

〇問周子是從上面先見得、曰、也未見得是恁地否、但是周■
先生天資高、想見下面工夫也不大故費力、而今學者須是從
下學理會。若下學而不上達也。不成箇學問。須是尋到頂頭。却
從上貫下來。（夔孫。語類下同）〇濂溪清和、孔經甫祭以文曰、公年壯
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墓碑亦謂其精密嚴恕。氣象
可想矣、（道夫）〇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箇字都括
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砥曰、畢竟理

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砥）
與汪尚書（己丑）書曰、蒙喻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耳、
先覺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
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
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受。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
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
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
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
此豈自誣者耶、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
其嘗著通書、而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
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為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
（文集下同）〇黃州州學二程先生祠記曰、齊安在江淮間最為窮僻、
而國朝以來名卿賢大夫多辱居之、如王翰林、韓忠獻（公）、蘇文忠
公、邦人至今樂稱、而於蘇氏尤致詳焉、至於河南兩程夫子、則

亦生於此邦而未有能道之者何哉蓋王公之文章韓公之勲業皆以震耀於一時而其議論氣節卓犖奇偉尤足以驚動世俗之耳目則又皆莫若蘇公之為盛也若程夫子則其事業湮欝既不得以表於當年文詞平淡又不足以夸於後世獨其道學之妙有不可誣者而又非知德者莫能知之此其遺跡所以不能無顯晦之殊亦其理勢之宜然也蓋天聖中洛人太中大夫程公珦初任為黄陂尉秩滿不能去而遂家焉實以明道元年壬申生子曰顥字伯淳又以明年癸酉生子曰頤字正叔其後十有餘年當慶曆丙戌丁亥之間攝貳南安乃得獄掾春陵周公惇頤而與之游於是二子因受學焉而慨然始有求道之志既乃得夫孔孟以來不傳之緒於遺經遂以其學為諸儒倡則今所謂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是也先生之學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為標指而達於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脩其身而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是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沉迷而内之聖賢之域其視一時之事業詞章論議氣節所繫孰為輕重所施孰為短長當有能辨之者而世非徒不之好也甚者乃或目以道學之名而必讙蔑之於斯時也苟無遭其伐木而削跡焉斯已幸矣尚何望於其餘哉今太守李府君侯乃能原念本始追誦遺烈立二夫子之祀於學宮於以風厲其人而作興之非其自信之篤而不以世俗之趨舍動其心其孰能與於此李侯名訦字誠之其為此邦勤事愛民固多可紀特於此舉尤足以見其趣操之不凡而非衆人所能及是以因其請記而具論之以告來者使有考焉紹熙三年秋九月戊子後學新安朱熹記〇

答張敬夫書曰大抵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

師道之不同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功夫造極。可奪天巧。○答劉子澄壬辰畧曰明
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
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
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
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
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
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

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
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
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答孫季和曰明道伊川論性疎密
固不同然其氣象亦各有極至處明道直是渾然天成伊川直
是精細平實正似文王治岐周公制禮之不同又似馬援論漢
二祖也○語孟集義序初曰精義後改名集義畧曰論孟之書學者所以
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

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
得其意其騖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並其言而失之學
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
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
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
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
可以並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

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流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
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
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
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
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
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擴充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
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

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絶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為孔氏之顏曾也。今錄其言、非敢以為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疏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是理也、三代以降、惟董子嘗言之、而諸葛武侯言於其君有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

所能逆睹也。程子語其門人有曰、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非欲獨善其身以求知于人、但天理當然。亦曰循之而已矣。此三[illegible]言者、所指雖殊、要皆行法俟命之意。外此則亦寂寥而無聞矣。斯道之傳不傳、考之於此、其亦可見也夫。或問 ○明道說話渾淪、煞高、學者難看。淳。語類下同 ○定性字、說得也詫異、此性字是箇心字意。此書在鄠時作、年甚少。淳 ○明道說底話、恁地動彈流轉。方子 ○明道語、超邁宏大。伊川語、的確親切。德輔。方 ○某說大處自與伊川合。小處却時有意見不同。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折。寓 ○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是時遊山許多詩、甚好。義剛 ○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到。煇 ○賓問前輩多言伊川似孟子、曰、不然、伊川謹嚴、雖大故以天下自任、其實不

似孟子放脚、放手、孟子不及顏子、顏子嘗自以為不足。德明 ○鄭問明道到處響應。伊川入朝、成許多事、此亦可見二人用處、曰、明道從容、伊川都挨不行、陳後之問、伊川做時、似孟子否、曰、孟子較活絡。問孟子做、似伊尹否、先生首肯、又曰、孟子傳伊尹許多話、當時必有一書該載。淳 ○楊志仁問明道說話、曰、最難看、須是輕輕地挨傍他、描摸他意思方得。若將來解、解不得。須是看得道理大段熟、方可看。節 ○伊川說話、如今看來、中間寧

無小小不同、只是大綱統體說得極善、如性即理也一語、直自孔子後惟是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理是箇公共底物事、不解會不善、人做不是、自是失了性、却不是壞了着修、賀孫○或問明道五十年猶不忘遊獵之心、曰、人當以此自點檢、須見得明道氣質如此、至五十年猶不能忘、在我者當益加操守方是、不可以此自恕。卓○因論司馬文正諸公、當時尊伊川太高、自宰相以下皆要來聽講、遂致蘇孔諸人紛紛、

聖賢　十四

曰、宰相尊賢如此、甚好、自是諸人難與語、只如今賭錢喫酒等人。正在無禮。你却將禮記去他邊讀。如何不致他惡。揚○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廉薄敦、皆有興起、此孟子之善想像者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此程夫子之善想像者也、今之想像大程夫子者、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者、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豈徒想像而已哉、必還以驗之吾身者如何也、若言論風旨、則誦其詩、讀其書、字字而訂之、句句而議之、非惟求以得其所言之深旨、將併與其風範氣象皆得之矣。大雅○問先儒讀書、都不如先生精審、如伊川解易亦甚疎、曰、伊川見得箇大道理、却將經來合他這道理、不是解易、又問伊川何因見道、曰、他說求之六經而得、也是於濂溪處見得箇大道理。占地位了。德輔○問伊川臨終時、或曰、平生學底、正要今日用、伊川開目曰、說要用、便不是、此是如何、曰、說要用。便是兩心。僩○伊川先生年譜曰、先

聖賢　十五

生名頤字正叔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受學茂叔先生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遊太學試好學論胡翼之先生見之大驚處以學職呂希哲首以師禮事焉太中公任子恩輒推與族人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為學不足不願仕也元祐元年召對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論經筵三事其一選賢講

官陪侍宿直陳說道義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
二左右內侍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
俗之言接于耳目仍置內臣十人使伺宮中動息以
語講官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
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懼之德先生再辭崇政
說書之命而後受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
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一日講顏子不改

十六

其樂章畢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
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
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
魯國之蠹也而富于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
之監乎或誚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
而於何所乎先生入侍容貌極莊文潞公侍立終日
不懈或以為問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
不恭吾以布衣職輔道亦不敢不自重也上在宮中
漱水必避螻蟻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
下幸甚一日上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
摧折在職累月不言祿又不為妻求邑封一時人士歸其
門者甚衆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議論褒貶無所顧避
由是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以孔文仲奏差管勾西
京國子監紹聖間以黨論送涪州編管門人謝良佐

十七

曰是行也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爾先生曰族子
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
臧氏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三年以赦還洛先生歸自
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崇寧五年復宣
義郎致仕後寢疾始以易傳授尹焞張繹大觀元
年卒年七十五於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
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着用便不是其人未

出寢門而先生卒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

侯仲良曰朱公掞見明道于汝南踰月而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 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耳明道則已從容惜其早死不及用也○尹焞曰先生之學本于至誠其見于言動事為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為矯異不為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冠襟必整蔬飯必潔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

十八

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子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聚子不踰毋謂無利也遂止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眾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泄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溫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改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概矣○節文

曰是諸先生君子之說子程子則不容議矣敢問餘說之大體得失何如曰是亦豈區區之所敢議然嘗竊揣之則其寬平正大(謝)者或失於未精(氾)整峻嚴恪者或苦於未暢(呂)通達奇偉者或有過高之病醞藉數腴者或有柔緩之失(楊)而清和靡密者又未免牽合支離之患也(游 侯)惟周(疑當作呂)氏敦厚易直雖言不皆中而頗有醲郁之風尹氏平淡簡約雖意有不周而其精實之味為不可及耳若張子之學雖原於程氏然其博學詳說精思力行而自得之功(■多)矣故凡其說皆深約嚴重意味淵永自成一家之言雖或有賢知之過如程子之所識者然其大體非諸人所能及也

(或問)○叔器問橫渠似孟子否曰一人是一樣規模各不同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孟子是箇有規矩底康節安卿曰他宏闊中有縝密處每常於所謂不見諸侯何也曰不敢也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此兩處見得他存心甚畏謹守義甚縝密曰固是至之曰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義剛○語類下同)○

十九

橫渠將這道理、攃弄得來大後。更柰何不下。大必 ○明道之學、從
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端蒙 ○橫渠之於程
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若海 ○問孔子六經之書、盡是說道理
内實事、故便覺得此道大、自孟子以下如程張之門、多指說道
之精微、學之要領、與夫下手處、雖甚親切易見、然被他開了四
至、便覺規模狹了、不如孔子六經氣象大、曰、後來緣急欲人曉
得。故不得不然。然亦無他、不得若無他說破、則六經雖大。學者
從何處入頭。橫渠最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其後學者、少有能如
橫渠輩用功者、近看得橫渠用功最親切、直是可畏、學者用功、
須是如此親切、更有一說、奉祝老兄言語更多些、更須刪削、見
簡潔處方是、大雅 ○閭丘次孟云、諸先生說話、皆不及小程先生、
雖大程亦不及、曰、不然、明道說話儘高、邵張說得端的處儘好、
且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大段寬而不切、如橫渠
說心統性情、這般所在說得的當、又如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

聖賢 二十

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也、直卿曰、如何、曰、程子之說
固好、但只渾淪在這裏。張子之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曰、如
所謂功用則謂之鬼神、也與張子意同、曰、只為他渾淪、在那裏、
閭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只這數句便要理會、明便
如何說禮樂、幽便如何說鬼神、須知樂便屬神、禮便屬鬼。他此
語落着主在鬼神、因指甘蔗曰、其香氣便喚作神。其漿汁便喚
做鬼。直卿曰、向讀中庸所謂誠之不可揜處、切疑謂鬼神為陰
陽屈伸、則是形而下者、若中庸之言、則是形而上者矣、曰、今也
且只就形而下者說來。但只是他皆是實理處發見。故未有此
氣。便有此理。既有此理。必有此氣。道夫 ○問會元之期、曰、元氣會
則生聖賢。如曆家推朔旦冬至夜半甲子、所謂元氣會、亦似此
般模樣、僩 ○橫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為無可應接、他人
皆睡了、已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
地、勇方做得、因舉曾子任重道遠一段、曰、子思曾子直恁地、方

聖賢 二十一

被他打得透幹○橫渠作正蒙時中夜有得。亦須起寫了。方放下得而睡不然放不下無安着處○正蒙說道體處如太和太虛虛空云者止是說氣。說聚散處。其流乃是箇大輪廻蓋其思慮考索所至非性分自然之知。若語道理惟是周子說無極而太極最好由氣化有道之名如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然使明道形容此理。必不如此說。伊川所謂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以清虛一大為萬物之原有未安等語槩可見矣人傑○彼以太和狀道體與發而中節之和何異。人傑

范氏之說初是喻於義利次是達於上下其末愈上愈下却有伊川之意大抵范氏說多如此其人最好編類文字觀書多忽遽不子細如學而首章說得亂董董地覺得他理會這物事不下大抵范氏為人宏博純粹却不會研窮透徹如唐鑑只是大體好不甚精密議論之間多有說那人不盡如孫之翰唐論雖淺到理會一事直窮到底教他更無轉側處當語類。○答汪尚書畧曰謝楊二先生事頃見胡明仲家所記侯師聖之言有曰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顙有泚其憤悱如此此語却與羅公所記暗合恐與所謂玩物喪志者有不相害益世固有人聰明辨博。而不敏於聞道者矣。惟其所趣不謬於道。而志之不舍。是以卒有所聞。而其所聞必皆力行深造之所得。所以光明卓越。直指本原。姑以語錄論語解之屬詳考卽可知矣如語解中論子路有聞一章可見其用力處也龜山却是天質粹美得之平易觀其立言亦可見妄論僭越良犯不韙然欲取正有道不敢自隱其固陋耳又曰形色即是天性非離形色別有天性故以色即是空明之龜山又於語解屢空處云大而化之則形色天性無二致也無物不空矣亦此意也然恐此類皆是借彼以明此非實以為此之理即彼之說也所示王丈云天民大人不可分如大聖神之不可優劣熹竊意此等向上地位與學者今日立身處大故懸絕故難遥度今且

以諸先生之言求之、則聖神固不可分、橫渠曰、聖不可知謂神、莊生謬矣、又謂有神人焉、伊川曰、神則聖而不可知、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大與聖則不可不分、伊川曰、大而化之、已與理一也。未化者、如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差。已化者、已即尺度。尺度即己、顏子大而未化、若化則達于孔子矣、橫渠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易所謂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知力能強也、又曰、大人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又曰、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更以言語氣象揣度、則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與正己而物正者、亦不得不異、且如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又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而誰也、此可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矣、其於舜之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如何哉、似此恐未可謂不可分也、但其分難見、如顏子之未達一間處、只是顏子自知耳、文集下同○德安府應城縣上蔡謝先生祠記曰、應城縣學、上蔡謝公之祠、今縣令建安劉炳之所為也、先生名良佐、字顯道、學於河南程夫子兄弟之門、初頗以該洽自多、講貫之間、旁引傳記、至或終篇成誦、夫子笑曰、子可謂玩物喪志矣、

先生聞之、爽然自失、面熱汗下、若無所容、乃盡棄其所學而學焉。然其為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己復禮。日有程課。夫子蓋嘗許其有切問近思之功、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理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則于夫子教人之法、又最為得其綱領、建中靖國中、詔對不合、得官書局、後復轉徙州縣、沈淪卑冗、以沒其身、而處之浩然、未嘗少挫、中間嘗宰是邑、南陽胡文定公、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紹介、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閎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然先生之沒、游公定夫先生實識其墓、而喪亂之餘、兩家文字皆不可見、應城寇暴尤劇、莽為丘墟、其條教設施、固無復有傳者、劉君之來、訪其遺迹、僅得題詠留刻數十字而已、為之慨然永歎、以為先生之遺烈

不違於此邦、後之君子不得不任其責、於是旣新其學、乃即講堂之東偏、設位而祠焉、千里致書、求文以記、熹自少時、妄意爲學、即賴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生平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絶。使人興起。衰病零落、凜然常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也、劉君之請、乃適有會於予心者、於是不辭而記之如此、以示其學者云、紹熙辛亥、冬十月丙子朔旦、新安朱熹記。○仁知雖一、然世間人品所得自有不同、顏子曾子、得仁之深者也。子夏子

貢、得知之深者也。如程門之尹氏則仁勝。上蔡則知勝。升卿。語類○與張欽夫曰、侯子論語、抄畢内上、其語時有不瑩、豈其不長於文字而然耶、抑別有以也、頃在豫章、見阜卿所傳語錄、有尹和靖所稱伊川語云、侯師聖議論、只好隔壁聽、詳味此言、以驗此書、竊謂其學、大抵明白勁正。而無深潛縝密。沈浸醲郁之味。故於精微曲折之際。不免疎略。時有罅縫。不得於言而求諸心、乃其所見所存有此氣象、非但文字之疵也、文集○問程門誰真得其傳、曰也不盡見得、如劉質夫、朱公掞、劉疑當作張思叔輩、又不見他文字、看程門諸公。力量見識。比之康節橫渠。皆趕不上。義剛。語類下同○程子門下諸公便不及、所以和靜云、見伊川不曾許一人。或問伊川稱謝顯道王佐才、有諸、和靜云、見伊川說顯道好、只是不聞王佐才之語、劉子澄編續近思錄、取程門諸公之說。其看來其間好處固多。但終不及程子。難於附入。璘。必大錄云、程門諸先生、親從二程子、何故看他不透。子澄編近思續錄。某勸他不必作、蓋接續二程意思不得。○看道理

不可不子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稍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們只晫音卓日明見上一截少下面着實功夫。故流弊至此、義剛○龜山少年未見伊川時、先去看莊列等文字、後來雖見伊川、然而此念熟了。不覺時發出來。游定夫尤甚、羅仲素時復亦有此意。恪○游楊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却似別立一家。謝氏發明得較精彩、然多不穩貼、和靜語却實、然意短、不似謝氏發越、龜山語錄、與自作文

又不相似、其文大抵照管不到、前面說如此、後面又都反了、緣他只依傍語句去、皆是不透。龜山年高、與叔年四十七、他文字大綱立得、腳來健、多有處說得好又切、若有壽必煞進、游定夫學無人傳、無語錄、他晚年嗜佛、在江湖居、多有尼出入其門、他眼前分曉信得及底、儘踐履得、到變化出入處、看不出、便從釋去、亦是不透。和靜在虎丘、每旦起頂禮佛、鄭曰、亦念金剛經 他因趙相、入侍講筵、那時都說不出。都奈何不得。人責他事業、答曰、每日只講兩行書、如何做得致君澤民事業、高宗問、程某道孟子如何、答曰、程某不敢疑孟子、如此則是孟子亦有可疑處、只不敢疑耳、此處更當下兩語、卻住了、他也因患難後、心神耗了。龜山那時、亦不應出。侯師聖太麤疎、李先生甚輕之、來延平看親、羅仲素往見之、坐少時不得。只管要行。此亦可見其麤疎處、張思叔敏似和靜、伊川稱其朴茂。然亦狹。無展拓氣象。收得他雜文五六篇、其詩都似禪。緣他初是行者出身、郭沖晦有易文字、說

易卦都從變上推、間一二卦推得、豈可都要如此、近多有文字出、無可觀、周恭叔、謝用休、趙彥道、鮑若雨、那時溫州多有人、然都無立作、王信伯乖、鄭問、他說中無倚著、又不取龜山不偏說何也、曰、他謂中無偏倚、故不取不偏說、鄭曰、胡文定只上蔡處講得些子來、議論全似上蔡、如獲麟以天自處等 曾漸又胡文定處講得些子、曰、文定愛將聖人道理張大說。都是勉強如此。不是自然流出。曾漸多是禪、淳 ○學者氣質上病最難救。如程門謝氏、便如師也過、游與楊、便如商也不及、皆是氣質上病、向見無為一醫者、善用鍼、嘗云、是病可以鍼而愈、惟胎病為難治。必大 ○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甚喜之。後細觀之。終不離禪底見解。如洒掃應對處、此只是小子之始學、程先生因發明雖始學、然其終之大者亦不離乎此、上蔡於此類處便說得大了、道理自是有小有大、有初有終、若如此說時、便是不安於其小者初者。必知其中有所謂大者。方安為之。如曾子三省處、皆只是實道理上

蔡於小處說得亦大了、記二先生語云、才得後便放開、不然只是守、此語記亦未備、得了自然開。如何由人放開。此便是他病處、諸家語錄自然要就所錄之人看、上蔡大率張皇不安帖。更如游楊解書之類、多使聖人語來反正、如解不亦樂乎、便云學之不講為憂、有朋友講習豈不樂乎之類、亦不自在。大率諸公雖親見伊川、皆不得其師之說、振○程門弟子多錯、蓋合下見得不盡、或後來放倒、蓋此理無形體。故易差。有百般滲漏。去僞○古之聖賢。未嘗說無形影話。近世方有此等議論、蓋見異端好說玄說妙、思有以勝之、故亦去玄妙上尋、不知此正是他病處。如孟子說反身而誠、本是平實、伊川亦說得分明、到後來人說時、便如空中打箇筋斗。然方其記錄伊川語元不錯、及自說出來便如此、必是聞伊川說時、實不得其意耳。必大○呂與叔、本是箇剛底氣質、涵養得到、所以如此、故聖人以剛之德為君子、柔為小人、若有其剛矣、須却去 那剛之病、全其那剛之德、相次可

以為學、若不剛、終是不能成、有為而言○卓○看呂與叔論選舉狀、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斂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舉法以覆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先生曰、其論甚高。使其不死、必有可用○謝氏謂去得矜字、後來矜字依舊在。說道理愛揚揚地、淳○遺書中謝記有一段、下注云鄭轂言上蔡平日說話、到軒舉處、必反巾揎音宣、捋也、引也袖、掀髯攘臂、以見精采、可學○上蔡家始初極有好玩、後來為克己學。盡舍之。後來有一好硯、亦把與人、方○上蔡言、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是說得過當、只是於訓詁處。尋繹踐履去。自然下學上達、賀孫○胡氏記侯師聖語曰、仁如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一息間斷、此說好、閎祖○李先生云、侯希聖嘗過延平、觀其飲啗麤疏人也、方○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節○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無活法。升卿○王

德修言一日早起見和靖使人傳語令且坐候看經了相見少
頃和靖出某問曰先生看甚經曰看光明經某問先生何故看
光明經曰老母臨終時令每日看此經一部今不敢違老母之
命先生曰此便是平日闕却那諭父母於道一節便致得如此文蔚
〇張思叔與人做思堂記言世間事有當思者有不當思者
利害生死不當思也如見某物而思終始之云云此當思也方
〇或問胡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曰文定却信得於己者可
以施於人學於古者可以行於今其他人皆謂得於己者不可
施於人學於古者不可行於今所以淺陋然文定比似仲舒較
淺仲舒比似古人又淺又曰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
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若陸宣
公之論事却精密第恐本原處不如仲舒然仲舒施之臨事又
恐却不如宣公也學蒙〇文定大綱說得正微細處五峯尤精大
綱却有病方〇胡文定說較疏然好五峯說密然有病〇明仲

甚畏仁仲議論明仲亦自信不及先生云人不可不遇敵己之
人仁仲當時無有能當之者故恣其言說出來然今觀明仲說
較平正揚〇東萊云知言勝似正蒙先生曰蓋後出者巧也方子
〇振錄云正蒙規模大知言小知言疑義大端有八性無善惡心為已發仁以
用言心以用盡不事涵養先務知識氣象迫狹語論過高方〇
心妙性情之德妙是主宰運用之意升卿〇五峯說心妙性情之
德不是他曾去研窮深體如何直見得恁地夔孫〇羅先生嚴毅
清苦殊可畏道夫

答汪尚書書曰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先生所以推尊康節者至
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
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和靖之言恐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
於孔子為不同道之比文集〇王天悅雪夜見康節於山中猶見
其儼然危坐蓋其心地虛明所以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其數以
陰陽剛柔四者為準四分為[illegible]八八分為十六只管推之無窮

有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剛太柔、少剛少柔、今人推他數不行。所以無他胷中。德明○語類下同 ○漢卿問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曰、此在貞元之間。才見孺子入井。未做出惻隱之心時節。因言康節之學、不似濂溪二程、康節愛說箇循環底道理、不似濂溪二程說得活。如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康節無此說、方子 ○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意極好、學者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方 ○伊川之學、

於大體上瑩徹、於小小節目上猶有疏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却於大體上有未瑩處。用之云、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簡與橫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某嘗說、此便是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僩廣同 ○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欲慕邵堯夫之為人、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腹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恃箇甚

後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鋪舒、可謂人豪矣。大雅 ○學之問康節只推到數、曰然、某問須亦窺見理、曰、雖窺見理、却不介意了。可學 ○問康節學到不惑處否、曰、康節又別是一般、聖人知天命以理、他只是以術、然到得術之精處、亦非術之所能盡、然其初只是術耳、璘 ○邵康節須極會處置事、被他神閑氣定。不動聲氣。須處置得精明。他氣質清明、又養得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都在緊要上用。嘗於百原深山中

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常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見得道理如此精明、只是他做得出來、須差異、季通嘗云、康節若做定是四公、八辟、十六侯、三十二卿、六十四大夫、都是加倍法、想得是如此、想見他看見天下之事、才上手來、便成四截了。其先後緩急。莫不有定。動中機會。事到面前、便處置得下矣、康節甚喜張子房、以為子房善藏其用、以老子為得易之體、以孟子為得易

之用、體用分作兩截合二者而用之想見善處事問不知真箇用時如何曰須差異須有些機權術數也。僩〇問程子謂康節空中樓閣曰是四通八達。方子錄云言看得四通八達 莊子比康節亦髣髴相似然莊子見較高氣較豪。他是事事識得了。又却蹴踏着以為不足為。康節略有規矩。然其詩云賓朋莫怪無拘檢真樂攻心不奈何不知是何物攻他心。佐〇康節之學近似釋氏。但却又挨傍消息盈虛者言之問擊壤序中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意否曰然蓋自家都不犯手之意道是指陰陽運行者言之。又問如此則性與心身都不相管攝。亡者自亡。存者自存否曰某固言其與佛學相近者此也。又曰康節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離披是也如此則與張子房之學相近曰固是康節自有兩三詩稱贊子房曰然則與楊氏為我之意何異。先生笑而不言。必大〇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為底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為之纔覺難便拽

身退正張子房之流。必大〇或問康節數學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盛必有衰且如一朵花含蘂時是將開略放時是正盛爛熳時是衰謝又如看人即其氣之盛衰便可以知其生死蓋其學本於明理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頹乎其順浩然其歸若曰渠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其知康節者末矣蓋他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見更不待思慮又云康節以四起數疊疊推去自易以後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想他每見一物便成四片了但才到二分以上便怕乾卦方終便知有姤卦來蓋緣他於起處推將來至交接處看得分曉。廣云先生前日說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少異處莫正在此否若是聖人則處乾時。自有箇處乾底道理。處姤時。自有箇處姤底道理否。曰然。廣〇問先生說邵堯夫看天下物皆成四片如此則聖人看天下物皆成兩片也曰也是如此只是陰陽而已。廣

○易是卜筮之書、皇極經世是推步之書、經世以十二辟卦管十二會、綳（音萠）定時節、却就中推吉凶消長、堯時正是乾卦九五、其書與易自不相干。只是加一倍推將去。（方子）○經世書是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為三十二、又從裏面細推去。（節）○因論皇極經世曰、堯夫以數推、亦是心靜知之。如董五經之類皆然。（可學）○正卿問、邵子所謂道之形體如何、曰、諸先生說這道理、却不似邵子說得最着實、這箇道理纔說出、只是虛空。更無形影。惟是說性者道之形體、却見得實有、不須談空說遠、只反諸吾身求之、是實有這箇道理、還是無這箇道理、故嘗為之說曰、欲知此道之實有者。當求之吾性分之內。邵子忽地於擊壤集序、自說出幾句、最說得好、（賀孫）○若只說道。則渺茫無據。如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自是有箇模樣。所以為形體也。（謨）○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直卿云、其詩多說閑靜樂底意思、大槩把做事了、曰、這箇未說聖人、只顏子之樂、亦不恁地、看他詩、篇篇只管說樂、次第樂得來厭了。聖人得底、如喫飯相似、只飽而已、他却如喫酒、又曰、他都是有箇自私自利底意思。所以明道有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之說、（道夫）

六先生畫像贊

濂溪先生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我一作後）

明道先生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伊川先生

規員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康節先生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
閑中今古醉裏乾坤

橫渠先生

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
訂頑之訓示我廣居（悅當從寶用編作脫）

涑水先生

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
遺象凜然可肅薄夫

延平先生李公行狀畧曰先生諱侗字愿中姓李氏南劒州劒浦人初龜山先生唱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潜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脉絡之不可

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於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故其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忤先生事之致誠盡敬更得其驩心焉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族姻舊故恩意篤厚久而不忘生事素薄然處之有道量入為出賓祭謹飭租賦必為鄉里先親戚或貧不能婚嫁為之經理節衣食

以振助之與鄉人處食飲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年長者事之盡
禮少者賤者接之各盡其道以故鄉人愛敬暴悍化服其接後
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
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嘿坐
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
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又嘗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
氷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
未足道也又嘗曰今人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
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
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嘗以黄太史之稱濂溪周夫子胸
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
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胷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
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
亦奚以為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嘆卓然見其
為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也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
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
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
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其於語孟
他經無不貫達苟有疑問答之必極其趣然語之而不倦者或
寡矣蓋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
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
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以故未嘗為講
解文書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
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
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
大要類此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

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温言厲。神定氣和。語嘿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早歲聞道。即棄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為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蓋辨之於錙銖眇忽之間。而儒釋之邪正分矣。熹先君子吏部府君。亦從羅公問學。與先生為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天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為知言。亟稱道之。其後熹獲從先生遊。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嗚呼。若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

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文集下同○祭延平李先生文曰。猗歟先生。早自得師。身世兩忘。惟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冰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秘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虫。人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混圓。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灑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命之不融。誰實尸之。合散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大公。與化為徒。古今一息。曷計短長。物我一身。孰為窮通。嗟惟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既厚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以殁。孰云非天。○問李先生如何養。曰。只是潛養思索。語類下同○人性褊急。發不中節者。當於平日言語動作間。以緩持之。持之久則心中所發。自有條理。李先生初性甚急。後來所持專一。詳緩養成。行郊外。緩步委

蛇、不計其遠、如從容室中也、方 〇行夫問李先生謂當存此心、勿為事物所勝。曰、李先生涵養得自是別、終日無疾言遽色。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為事物所勝。大率若此。常聞先生後生時極豪邁、一飲必數十盃、醉則好馳馬、一驟三二十里不回、後來却收拾得恁地純粹、所以難及、道夫

張南軒文集序畧曰、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中間董相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為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畏自國家南渡以來、乃有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唱明大義。以斷國論。侍讀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於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若近故荊州牧張侯敬夫者、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旣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嚮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文集下同 〇右文殿修撰張公神道碑畧曰、熹嘗竊病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為天下裂、士之醇慤者、拘於記誦、其敏秀者、衒於詞章、旣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事者、鶩於管商、則於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中間河洛之間、先生君子得其不傳之

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學者又失其指、近歲乃幸得吾友敬夫焉、而天下之士、乃有以知理之未始不該於事。而事之未始不根於理也。公生有異質、長從胡公問程氏學、胡公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以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自警、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學之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深者益深、遠者益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為也。蓋公為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毫髮滯吝意、以至疾病垂死、而口不絕吟於天理人欲之間、則平日可知也、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害於一時、然至於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而揜之也、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

答劉公度、畧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此道不是小事。須喫些辛苦。方可望也。（文集下同）○答劉子澄畧曰、直卿赴試長沙、病於清江、賴向丈診視之、前日聞得、亟遣人往覔信、至今兩旬未還、甚令人懸心、然必是已向安、遂西行矣、此間後生中、只有渠尚可望、但亦傷太狹耳。○答呂子約畧曰、風色愈勁、精舍諸生、方幸各散去、今日輔漢卿忽來。甚不易渠能自拔。向在臨安相聚、見伯恭舊徒、無及之者、說話儘有頭緒、好商量、非德章諸人之比也、○答輔漢卿（廣）畧曰、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

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雖向來金華同門之士亦鮮有見其比者區區之心實相愛重但根前日相見不款今又相去之遠無由面講以盡鄙意更幾勉力卒究大業○陳安卿淳問仁字近看未審認得意是否請質諸明訓之下夫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生所得以為心者其體則通天地而貫萬物其理則包四端而統萬善蓋專一心之全德而為性情之主即所謂乾坤之元者也故於此語其名義則以其冲融涵育温粹渾淳

常生生而不死因謂之仁人惟己私蔽之是以生道息而天理隔遂頑然不識痛痒而為忍人人之所以體乎仁者必此身私欲淨盡廓然無以蔽其所得天地生物之體其中真誠惻怛藹然萬物之春意常存徹表徹裏徹巨徹細徹終徹始渾是天理流行無一處不匝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貫如一元之氣流行無間斷乃可以當渾然之全體而無愧若一處稍有病痛一微細事照管不到一頃刻稍有間斷則此意便私私意行而生道息理便不流通便是頑麻絶愛處烏得渾全是仁如人之一身渾是血氣周流便是純無病人纔一指血脉不到便是頑麻不仁處顔子三月不違仁三月之後則微有少違然當下便覺融化依然復不見其違焉竊意三月之内渾是中心安仁底氣象三月之後便是勉而中否曰中後又不須勉但久則又不免於有違耳○跋程董二先生學則曰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於

家塾黨庠遂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群居終日德進業修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繇此故也番易程端蒙與其友生董銖共為此書將以教其鄉人子弟而作新之蓋有古人小學之遺意。余以為凡為庠塾之師者能以是而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將復見於今日矣於以助成后王降德之意豈不美哉淳熙丁未十一月甲子新安朱熹書○程君正思墓表畧曰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知所

擇之為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之。內不顧於己私。外不牽於俗習。此又難也。嗚呼、若番陽程君端蒙正思者、其所謂知所擇而能行之者歟。乃不及一試、而又無年以死、使人不得見其德業之所成就、是可哀已、正思天資端慤、自幼已知自好。稍長即能博求師友以自開益。遂以詞藝名薦書、既乃見予於婺源、聞諸老先生所以教人之大指、退即慨然發憤。以求道修身為己任。討論探索。功力兼人。雖其精微。或未究極。而其固守力行之功。

聖賢　十二

則己過人遠矣。其居家事親、能闡義理於幾微之際、多所感悟、而不失其懽心、喪母葬祭、推本古經、以正流俗之謬、鄉人多以為法、其在太學、儕輩類趨時好、不復知有聖賢之學、正思擇其可告語者、因事推誠、誨誘不倦、從而化者亦頗衆、然其為人剛介不苟合。聞人講學議政、有所未安、輒造門辨質、或移書譬曉、必極其是非可否之分而後已、會大臣有樂豪縱而賤名檢者、見修士即以邪氣目之、而又言於上曰、是屬且能亡人之國、於

是學官承其風旨、因課試發策、直以王程蘇氏之學為問、益將以其向背為取舍、對者靡然、無敢正言其失、正思獨奮筆抗論。無所依違。而所以分別邪正之間、輕重淺深、又皆中理、雖竟以是無所合而歸。然其扶邪與正之助亦多矣。既歸即以病不起、紹熙二年十一月一日也、享年四十有九、聞者莫不哀之、方疾革時、手書來曰、端蒙死不恨。恨不克終養。而卒業於門耳。然已無可言。願先生自愛。蚤就羣書。以竢來哲。世不我知。天豈亦不

聖賢　十三

我知也哉。予雅意正思任道勇而用志專。必能卒究精微之蘊、以廣斯道之傳者、遽讀其書、不覺失聲流涕、既而視其筆跡、謹好如常日。又知其閒於死生之際如此。為之痛惜久而不能平也、觀其事狀言、正思自少謹信異常兒、大父將沒、知其可託、以一老婢誘焉、正思時年十四五、涕泣受命、護視勤懇、十有六年、始終無少懈、至是屬疾雖病、尊親臨之、必冠巾乃敢見、將卒、悉屏婦女戶外、戒治喪無用浮屠法、所以告二弟朋友皆人

倫大法所繫不雜它語是皆宜書使碣墓上後之君子庶有考焉新安朱熹述○伯豐初亦不知其能自植立如此但見其於講論辨得下功剖析通貫。非一時諸人所及心固期以遠到不謂乃止於此殊可痛惜今承來諭又得聞其後來所守之堅此尤不易吾道不幸遽失此人餘子紛紛纔有毫髮利害便章皇失措進退無門亦何足為軒輊耶○答林德久畧曰漢卿甚不易得想亦難得相聚也齋中自去秋後空無一人亦幸省事今復頗有來者然亦不多目前未見卓然可望也唯江西吳必大伯豐者相從累年明敏過人儘能思索。從事州縣隨事有以及民而自守勁正。不為時勢所屈甚不易得今乃不幸短命而死甚可傷悼耳○答蔡季通畧曰精舍闃然時有一二亦不能久法器固不敢望其能依人口說著實讀書者亦自殊少甚可歎也間亦自思此理人人有分不應今日獨如此難啓發恐亦是自家未有為人手段無以副其遠來之意甚自愧懼耳吳伯豐在後生中最為警敏肯著實用功近年說得儘有條理乃不幸而蚤死死後聞其立志守節不為利害移奪尤使人痛惜也

皇考吏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累贈通議大夫朱公行狀畧曰公諱松字喬年政和八年授建州政和縣尉丁外艱服除調南劒州尤溪縣尉紹興四年除秘書省正字丁內艱服除除校書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兩曹兼領史職與修哲宗實錄書成轉承議郎出知饒州未上請祠而卒紹興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也公生有俊才少長遊學校為舉子文清新灑落及去塲屋始放意為詩文其詩不事雕飾。格力閑暇。超然有出塵之趣。其文汪洋放肆。不見涯涘。如川之方至。而奔騰蹙沓。渾浩流轉。頃刻萬變。不可名狀。然公未嘗以是而自喜一日喟然顧而歎曰是如去道愈遠何。則又發憤折節益讀六經諸史百氏之書以求理亂之變應時之序期於發為論議措之事業如賈長沙陸宣公之為者既又得蒲城蕭公顗子莊劒浦羅公從彥仲素而

與之遊則聞龜山楊氏所傳河洛之學、獨得古先聖賢不傳之
遺意、於是益自刻厲、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
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卞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
以名其齋、蚤夜其間、以自警飭。繇是向之所得於觀考者、益有
以自信而守之愈堅、故嘗稱曰士之所志。其分在於義利之間。
兩端而已。然其發甚微。而其流甚遠。譬之射焉。失毫釐於機括
之間。則差尋丈於百步之外矣。又嘗以謂父子主恩君臣主義、

是為天下之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
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訓、所以
維持防範於其間者、未嘗一日而少忘、其意豈特為目前之慮
而已哉、顧又嘗病士溺於俗學、而不明君臣之大義、是以處於
成敗之間者、嘗有苟生自恕之心、而缺於舍生取義之節、將使
三綱淪墜、而有國家者無所恃以為安、則又奏言宜鑒既往之
失、深以明人倫、勵名節為先務、而又博求魁磊骨鯁、沈汪不回

之士。寘之朝廷。使之平居無事正色立朝、則姦萌逆節、銷伏於
冥冥之中、一朝有緩急、則奮不顧身以抗大難、亦足以禦危辱
凌暴之侮、則庶幾乎神器尊嚴、而基祚強固矣、不幸淮西兵變、
張公去國、論遂變、公求去愈力、檜怒公愈甚、公自請祠、屏居建
溪之上、日以討尋舊學為事。手抄口誦。不懈益虔。蓋玩心於義
理之微。而放意於塵垢之外。有以自樂。澹如也。舊喜賦詩屬文、
至是非有故不徒作、乃其文氣則更為平緩、而詩律亦益閒肆、

視諸少作、如出兩手矣、然公自是不復起、年未五十、而奄至大
故、善人之類、莫不傷之、其後十餘年間、檜遂顓國秉、大作威福、
諸與公同時被逐之人、大者削集投荒、小亦棄置閒散、迄檜死
敗、其幸存者、乃起復用、或至大官、而公皆已不及見矣、嗚呼熹
尚忍言之哉、公性至孝、事太夫人左右無違、友愛諸弟、委曲將
就、有人所難能者、與人交、重然諾、不以生死窮達二其心、撫孤
甥、教之學、而經理其家事、曲有條理、人無間言、援引後進。教誘

不息。聞人之善。推借如不及。至如邪佞嵬瑣。簡賢附勢之流。與
己異趣。則鄙而遠之。或不忍正視其面。至其所以施於吏治者、
亦皆果決明辨。抑邪與正、無所顧避。顧熹生晚、不及於聞見之
詳、故不得而記也、晚既屬疾、自知必不起、而處之泰然。略無憂
懼之色。手書告訣所善、胡公憲原仲、劉公勉之致中、劉公子翬
彥沖、屬以其子、而顧謂熹往受學焉、實其志道服膺。死而後已。垂
裕後人、不使迷於所鄉者、又如此云、所為文有韋齋集十二卷、

聖賢　十八

行於世、外集十卷、藏於家、公娶同郡祝氏、後公二十七年卒、一
男子熹、今以朝奉大夫致仕、一女子、嫁縣丞劉子翔、蚤卒、孫男
三、長塾、亦蚤卒、次埜、次在、女三、其婿劉學古、黃榦、范元裕、曾孫
男五、鉅、鈞、鑑、鐸、銈、女九、長適趙師夏、公卒之明年、熹奉其柩葬
於崇安縣五夫里之西塔山、而碩人別葬建陽縣崇泰里後山
鋪東寒泉塢、然公所藏、地勢卑濕、懼非久計、乃卜以 慶元某年
月、遷於武夷鄉寂歷山、公詩有鄉關落日蒼茫外、尊酒寒花寂

歷中。之句、豈識耶、文集下同○與陳君舉曰、先人自少豪、與出語驚
人、蹈危中第、更折節讀書、慕為賈誼陸贄之學、久之、又從龜
山楊氏門人、問道授業、踐修愈篤。紹興初、以館職郎曹、與修神
宗正史、指徽兩朝實錄、而於哲錄用力為多。其辨明誣謗、刊正
乖謬之功、具見褒詔、後以上疏詆講和之失。忤秦相去國。補郡
不起。奉祠以終。
書畫象自警曰、從容乎禮法之塲。沉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

聖賢　十九

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淵源錄作遺■矩、
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文集下同○答楊子直曰、熹病日覺
沉重、而醫者咸以為可治、但服藥殊不見效、亦付之無可奈何、
安坐拱手。以聽天命耳。曾先祖在此備見、當能道之也、此間諸
況曲折、亦不暇詳布、渠亦可問也、前書所求妙札。曾為落筆否。
便中早得寄示為幸、近以書懇益公求作先人墓碑、不知渠肯
作否、若肯作、又并書郎、不敢奉浼、不然、又當有請也、夏小正文、

已編入禮書、但所見數本、滲多舛誤、所示未暇參考、少俟功夫、子細校畢。即納還也。四民月令、亦見當時風俗、及其治家齊整、即以嚴致平之意推尋也、亦俟抄了並納還。不知近日更得何異書。便中望見告。此却亦讀得舊書、但鍛鍊得愈■純熟、亦頗有實用、不專是空言也、此間新定參同契、曾寄去否、如未有、可喩及、■當續致也、此書理會他下手處不得。但愛其文古雅、因校此本、買櫝還珠、甚可笑也、又曰、光祖家有泉石頗佳、已屬仝去求詩、能為出數語否。王才臣寄示所得諸圖、幽閒淡泊。彼間風俗嗜好不同、未必識此味也、(此庚申閏二月二十七日書、去夢奠十二日、)

(丙辰後。)先生往淨安寺候蔡、蔡自府乘舟就貶、過淨安、先生出寺門接之、坐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以連日所讀參同契所疑扣蔡。蔡應答灑然。少遲諸人醵(音渠、斂錢共飲酒)酒至、飲皆醉。先生間(閒當作行、)列坐寺前橋上飲。回寺又飲。先生醉睡。方坐飲橋上、詹元善即退去、先生曰、此人富貴氣。(賀孫。○語類下同)

○論及偽學事云、元祐諸公、後來被紹聖羣小治時、却是元始曾去撩撥他來、而今却是平地起這件事出。(義剛)

○有一朋友微諷先生云、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却無微服過宋之意、先生曰、某又不曾上書自辨、又不曾作詩謗訕、只是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這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因曰、論語首章言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斷章言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賜錄云、且以利害禍福言之、此是至粗底。此處人都信不及。便講學得待如何。亦沒安頓處。)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賜錄作如履平地、)蓋緣只見得這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又曰、死生有命、如合在水裏死、須是溺殺、此猶不是深奧底事、難曉底話、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覺見此道日孤。令人意思不佳。(僴)

○人或勸先生散了學徒、閉戶省事、以避禍者、先生曰、禍福之來、命也、(廣)

○先生曰、如某輩皆不能保、只是做將去、事到則盡付之、人欲避禍、終不能避。(德明)

○今為避禍之說者、固出於相愛、然得

某壁立萬仞。豈不益為吾道之光。祖問 ○其默足以容。只是不去擊鼓訟冤。便是默。不成屋下合說底話。亦不敢說也。同 ○或有人勸某當此之時。宜略從時。某答之云。但恐如草藥鍛煉得無性了。救不得病耳。僩 ○時偽學之禁嚴。彭子壽鐫三官勒停。諸權臣之用事者睥睨不已。先生曰。某今頭常如黏在頸上。又曰。自古聖人未嘗為人所殺。胡泳

雜記言行○某嘗言吾儕講學。正欲上不得罪於聖賢。中不誤於一己。下不為來者之害。如此而已。外此非所敢與。道夫 ○吾輩不用有忿世疾惡之意。第常自體此心寬明無係累。則日充日明。豈可涯涘耶。泛愛親仁。聖人忠恕體用。端的如此。振 ○人言好善嫉惡。而今在閑處。只見嫉惡之心愈至。伯謨曰。唯其好善。所以嫉惡。道夫 ○先生愛說恰好二字。云凡事自有恰好處。過 ○先生每語學者云。凡事無許多閑勞攘。過 ○先生每論及靖康建炎間事。必蹙頞慘然太息久之。義剛 ○長孺問。先生須得鄧堯夫

先知之術。先生久之曰。吾之所知者。理也 惠迪吉。從逆凶。滿招損。謙受益。若是明日晴。氣也 後日雨。吾又安能知耶。思 ○因言科舉之學。問若有大賢居今之時。不知當如何。曰。若是第一等人。他定不肯就。又問先生少年省試報罷時如何。曰。某是時已自斷定。若那番不過省。定不復應舉矣。僩 ○有為其兄求薦書。先生曰。某兩為太守。嘗備員監司。非獨不曾以此事懇人。而人亦不曾敢以此事懇某。自謂平日修行。得這些力。他明知以私意來懇祝。必被某責。然某看公議舉人。若是舉錯了。也是自家錯了。本不是應副人情。又不是交結權勢。又不是被他獻諛。這是多少明白。賀孫 ○有親戚託人求舉。先生曰。親戚固是親戚。然薦人亦須薦賢始得。今鄉里平平等人。無可稱之實。某都不與發書懇人。況某人事母如此。臨財如此。居鄉曲事長上如此。教自家薦舉他甚麼得。因問所托之人。公且與撰幾句可薦之迹。將來是說得說不得。假使說道向來所為不善。從今日自新。要求舉狀。

是便有此心、何可保、賀孫○人每欲不見客、不知他是如何、若使某一月日不見客、必須大病一月、似今日一日與客說話。却覺意思舒暢。不知他閤一本作門閣着門不見人底。是如何過日。義剛○直卿勸先生且謝賓客數月、將息病、先生曰、天生一箇人。便須著管天下事。若要不管。須是如楊氏為我方得。某却不曾去學得這般學、義剛○擇之勞先生人事之繁、答曰、大凡事。只得耐煩做將去。纔起厭心便不得。道夫○先生病中、應接不倦、左右請少

節之、先生厲聲曰。你懶惰。教我也懶惰。淳○先生病起、不敢峻補、只得平補、且笑曰、不能興衰撥亂。只得扶衰補敝。淳○近日百事都如此醫者用藥、也只用平平穩穩底藥、亦不能為害、亦不能治病、是他初不曾識病。故且如此酌中。世上事都如此、扁鵲視疾、察見肺肝、豈是看見裏面如何、也只是看得證候極精。才見外面、便知五臟六腑事、賀孫○先生一日說及受贓者、怒形於言曰。某見此等人、只與大字面配去、徐又曰、今說公吏不合取錢、為知縣者自要錢矣、節節言之、為之吁嘆、過○梅雨溪流漲盛、先生扶病往觀、曰君子於大水必觀焉。僩○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趺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並詩、並杜子美數詩。謨○先生於父母墳墓所託之鄉人、必加禮。或曰敵己以上拜之、賀孫○先

生每日早起。子弟在書院、皆先著衫、到影堂前擊板、俟先生出、既啓門、先生陞堂、率子弟以次列拜。炷香又拜。而退子弟一人、詣土地之祠。炷香而拜。隨侍登閣、拜先聖像。方坐書院、受早揖、飲湯少坐、或有請問而去、月朔影堂薦酒果、望日則薦茶。有時物薦新而後食。過○先生早晨拈香、春夏則深衣、冬則戴漆紗帽、衣則以布為之、闊袖皂褖、音彖黑衣裳則用白紗、如濂溪畫像之服、或有見任官及他官相見、易窄衫而出、過○問衣裳制度、

曰、也無制度、但畫像多如此、故效之、又問有尺寸否、曰、也無稽攷處、那禮上雖畧說、然也說得沒理會處、義剛○先生嘗立北橋、忽市井游手數人、悍然突過、先生斂衽橋側避之。每閑行道間、左右者或辟人、先生輒厲聲止之曰、你管他作甚。先生每徒行朝謁、步遠而意專。不左右顧。及無事領諸生遊賞、則■徘徊顧瞻。緩步微吟。先生有疾、及諸生省問、必正冠坐揖。各盡其情。略無倦接之意、諸生有未及壯年者、待之亦周詳。先生病少愈、既出寢室、客至必見。見必降階肅之。去必送至階下。諸生夜聽講、退則不送、或在坐有外客。則自降階送之。先生於客退、必立視其車行不復顧。然後退而解衣。及應酬他事。或客方登車猶相面、或以他事稟者、不領之、或前客才登車、而尚留之客輒有所稟議、亦令少待。先生對客語及本路監司守將、必稱其官。賀孫○侍先生到唐石、待野叟樵夫如接賓客。略無分毫畦町。某因侍立及一本作久之、先生曰、此一等人、若勢分相絕、如何使他得以盡

其情、唐石有社倉、往往支發不時、故彼人來告、先生云、救弊之道。在今日極是要嚴。不嚴。如何得實惠及此細民。炎○先生端居甚嚴。而或溫而厲、恭而安、望其容貌、則見面盎背。當諸公攻僞學之時、先生處之雍容、只似平時。故奕祭先生文有云、凜然若衛馭之甚嚴、泰然若方行之無畔、蓋久而後得之、又何止流行乎四時而昭示乎河漢、炎○道間、人多來求詩與跋、某以為人之所以與天地日月相為長久者。元不在此。可學○先生因人求墓銘曰、吁嗟身後名。于我如浮烟。人既死了、又更要這物事做甚、或曰、先生語此豈非有為而言曰、也是、既死去了、待他說是說非、有甚干涉、又曰、所可書者、以其有可為後世法、今人只是虛美其親、若有大功大業、則天下之人都知得了、又何以此為、且人為善、亦自是本分事、又何必須要恁地寫出、賀孫○信州一士人為其先人求墓碑、先生不許、請之不已、又却之、臨別送出、舉指云、贈公務實二字、過

附錄

黄勉齋撰朱夫子行狀曰、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為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為加損也、

自韋齋先生、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蚤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彦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

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李先生、學於豫章羅先生、羅先生學於龜山楊先生、延平於韋齋為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絶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為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為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

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為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為命、人所受為性、感於物為情、統性情為心、根於性、則為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己而為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

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為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已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匙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疏遠必致

其受、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賵賻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設施、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弘偉、亦可概見、雖達而行道、不克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序、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於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之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閫者、既已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沉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

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為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為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二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為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先生既為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辯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為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為、可以造道入德、守虛

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老佛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為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奬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虛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為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以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為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

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畧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沉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摳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後賢未發之機、辯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為世法、是非資禀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各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不足以望其藩牆、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造其閫域哉、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 先生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著

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辯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語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集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本朝名臣言行録、古今家祭禮、近思録、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録、皆行於世、先生著述雖多、於語孟中庸大學尤所加意、若大學論語、則更定數四、以至垂没、大學誠意一章、乃其絶筆也、其明道垂教、拳拳深切如此、楚辭集註、亦晩年所作、其愛君憂國、雖老不忘、通鑑綱目、僅能成編、每以未及修補為恨、又嘗編次禮書、用功尤苦、竟亦未能脫藁、所輯家禮、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平生為文則季子在、類次之矣、生徒問答、則後學李道傳嘗裒輯鋟版、未備也」　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

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而微言幾絶矣、周程張子崛起於斯文湮塞之餘、人心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踳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則摭（音職拾也）其言行、又可畧歟、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閫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內則無二無適、寂然不動、以為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忘乎彼、使之意定理明、而無躁易淩躐之患、心專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讀、

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溯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復以涵泳之、切己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而後為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惑、麤心浮氣、意象匆匆、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嘗徘徊顧戀、如不忍去、以待其浹洽貫通之功、深以為學者之大病、

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先生天姿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脩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道九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為德行、發而為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灝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為之者、先生入以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為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群書、立為準則、使學者有所據依循守、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勲烈之尤彰明盛大者、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為之說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釋言未備、大學中庸至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未補、中庸雖為完篇、而章句渾淪、讀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粲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

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又嘗集小學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須臾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其於易也、推卦畫之本體。辨三聖之旨歸、專主筮占、而實該萬變、以還潔淨精微之

穢、其於詩也、深玩辭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以破後儒之臆說、妄言美刺、悉就芟夷、以復溫柔敦厚之教、其於禮也、則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謂書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澁、得於壁藏者、反平易、學者當沈潛反復於其易、而不必穿鑿附會於其難、謂春秋正義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

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為褒貶之例、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謂周官徧布周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學者既通四子、又讀一經、而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謂通鑑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繩以策牘之法、以編提其要、以目紀其詳、綱倣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褒貶大義、凜乎烈日秋霜、而繁簡相發、又足為史家之矩範、謂諸子百家、其言多詭於聖人、獨韓子

論性、專指五常、最為得之、因為之考訂其集之同異、以傳於世、而屈原忠憤、千古莫白、亦頗為發明其音、樂律久亡、清濁無據、亦嘗討論本末、探測幽眇、雖未及著為成書、而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夫析世學之謬、辨異教之非、搗其巢穴、破其隱遁、使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躓於荊棘蘯穽之塗、摧陷廓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髣髴其萬一也、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曾思孟相與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不

傳、士各以意為學、其篤該洽者、既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汎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也、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或悅於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先生身任道統、而廣覽載籍、先秦古書、即加考索、歷代史記、國朝典章、以及古今儒生學士之作、靡不徧觀、取其所同、而削其不合、稽其實用、而剪其煩蕪、參伍辨證、以扶經訓、而詰其舛差、秋毫不得遁焉、數千年間、世道學術、議論文

詞之變、皆若身親歷於其間、而耳接目覩焉者、大本大根、固已上達直遂、柯葉散殊、亦皆隨其所至、究其所窮、條分派別、經緯萬端、本末鉅細、包羅囊括、無所遺漏、故所釋諸書、悉有依據、不為臆度料想之說、外至文章字畫、亦皆高絕一世、蓋其包涵渟蓄、溥博淵泉、故其出之者、自若是其無窮也、學者據經辨疑、隨問隨析、固皆極其精要、暇而辨難、古今其應如響、愈叩愈深、亹亹不絕、及詳味而細察之、則方融貫於一理而已矣、嘗言曰、學者望道未見、固必即書以窮理、苟有見處、亦當考諸書、有所證驗而後實、有所裨助而後安、不然、則德孤、而與枯槁寂滅者無以異矣、潛心大業、何有哉、刱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耳、謂可轥（同轢、音歷、車陵踐也）紛傳、遽指為糟粕、而不觀乎、要在以心體之、以身踐之、切以空言視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仁豈遠乎哉、至於晚歲、德尊言立、猶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慊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還、博文

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甚嚴、循循有序、不容躐等凌節而進、至於切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為而然之語、必三歎焉、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矣、嗚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與、自孟子沒、千有餘年、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溪之正傳、紹魯鄒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徧全備、其亦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為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脫、諸儒各以己見妄穿鑿為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考訂訛謬、探索深

徽、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
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
皆可覩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
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並李方子撰行實
癸酉、紹興二十三年、先生年二十四、夏、始受學於延平李先生之
門○初先生學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者、幾十年、年
二十四、見李延平、洞明道要。頓悟異學之非。盡能指擊其失。縱、

是精專致識、剖微窮深、一作源晝夜不懈。至忘寢食。而道統之傳、
始有所歸矣○延平與其友羅博文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
畏義、吾黨鮮有、又云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
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從源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
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
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
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

人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為道理所縛。今漸
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
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即非矣。
丁亥、乾道三年、年三十八、秋八月、如長沙。訪南軒張公敬夫。道經
昭武、謁黃端明○是行道經昭武、遂謁黃中端明於其家。端明
端莊靜重、德容粹然、先生自以溫厚和平之氣。不勝其麤厲猛
起之心。故至昭武、先之以書、請納再拜之禮、而見之○先生與

曹晉叔云、九月八日、抵長沙、今半月矣、荷敬夫愛予甚篤、相與
講明其所未聞、日有問學之益、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
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灑然。誠可歎服○留長沙兩
月、講論之語無所考、見南軒贈行之詩曰、遺經得紬繹、心事兩
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先生答詩云、昔我抱冰炭、從君
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妙難名論、謂有寧有迹、謂無復何存、惟
茲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從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

偈若初不煩以二詩觀之則其往復深相契者太極之旨也。

丁酉淳熙四年年四十八夏六月論孟集註或問成○先生既編次論孟集義又作訓蒙口義即詳說也既而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為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為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時書肆有竊刊行者亟請于縣官追索其板故惟學者私傳錄之其後集註刪改日益精密而或問則不復釐正故其去取間有不同者。然辨析毫釐互有發明。亦學者所當熟味也。

甲辰淳熙十有一年年五十五力辨浙學之非○先生患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騖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詖以為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為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為呂祖儉潘景愈孫應時輩言之

丙午淳熙十有三年年五十七春三月易學啓蒙成○易自文王以前皆為卜筮自文王繫彖辭周公繫爻辭至夫子作十翼專用義理發揮經言而未行於世六經遭秦煨燼惟易以卜筮故獨得全迄於漢魏流為讖緯之學王弼始刊落象數釋以清談諸儒因之至我朝伊川程子始發明孔氏之微言而卦爻之本則未及焉康節邵子傳伏羲先天圖蓋得其本而亦未及於卜筮也先生遠推羲文之意作周易本義又懼學者未明厥旨乃作啓蒙四篇以為言易不本象數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本象數又不知法象之自然未免穿鑿附會故其篇目以本圖書原卦畫明蓍策考變占為次凡挂揲及變爻又皆盡破古今諸儒之失。而■易之為經。始還其舊。

丁未三月小學書成○先生既發揮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懼其失序無本。而不足以有進也。乃輯此書以訓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支內篇四曰立教曰明倫曰敬身曰稽古外篇二曰嘉言曰

善行雖已進乎大學者。亦得以兼補之於後。修身之事。此畧備焉。

壬子紹熙三年。年六十三。春。始築室於建陽之考亭。○先是韋齋嘗過考亭而愛之。書日記曰。考亭溪山清邃可居。至是(文公)以韋齋之志遷焉。以六月落成而居之。○先生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州之崇安。至是回至(疑當作自)臨漳。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宴如也。學徒日衆。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飰藜羹。率仿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

甲寅年。至建嶽麓書院。○書院本樞密劉公南軒張公之舊。久(之浸)廢。選擇士之淳實者。使往整復之。別置員額。以待不録課試而入者。其廩給使僅與郡庠等。先生窮日之力。治郡事甚(劇)。夜(則)與諸生講論。隨問而答。畧無倦色。郡之學者。多訓以切己務實。毋厭卑近而慕高遠。懇惻至到。聞者感動。

丙辰慶元二年冬。始修禮書。名曰儀禮經傳通解。其書大要以儀禮爲本。分章附疏。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於他篇及他書可相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其外如弟子職。保傅傳之屬。又自別爲篇。以附其類。其目有家禮。鄉禮。學禮。邦國禮。王朝禮。喪禮。祭禮。大傳。外傳。其大體已具者。蓋十七八。(並年譜)

庚申慶元六年。三月。先生素有足疾。此年加以痞(披上聲氣隔不通也)之症。醫者頻用駃(音快與快同又音觖)藥。己未之夜。爲諸生說太極圖。庚申之夜。復說西銘甚詳。二書蓋先生奉以終身。而至是尤諄諄爲學者言之。其示人以原始反終。存順沒寧之意。甚深切著明矣。○辛酉。改大學誠意章。先是戊午歲。嘗與廖德明(書)云大學(又)修得一番。簡易平實。次第可以絶筆。至是日改誠意章。午刻疾甚。暴下不能興。且言爲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癸亥。精舍諸生入問疾。先生起坐曰。誤諸君遠來。然道理亦止是如此矣。但相倡師。下堅苦工夫。牢固著足。方

有進步處。諸生退、先生乃作三書、一與子在、令蚕歸、收拾遺文。一與黃幹、其書首云、三月八日、熹啓、人還得書、知已至三山一行安樂、又知授學次第、人益信向、所示告文、規約皆佳、深以為慰、今想愈成倫理、凡百更宜加勉力、吾道之託在此者、吾無憾矣、云云○文集卷二十九 令收禮書底本補緝而成之。其書界行開具逐項合修條目、且封一卷去為之式、一與范念德、託寫禮書○甲子、三月初九日 命移寢中堂諸生復入問疾、因請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先生搖首、一作曰疎畧 然則當用儀禮乎、亦搖首、然則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乃頷之、意若索紙筆、然握筆已不能運、少頃置筆就枕、誤觸巾、目門人使正之△。揮婦女毋得近、諸生揖而退、良久從容正巾幘△。恬然而逝。午初刻也、享年七十有一、送終諸禮、皆訓焉、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山。哲人之萎。豈小變哉。○冬十一月壬申、葬於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先生既歿、將葬、正言施康年謂四方偽徒期會送偽師之葬、會聚之門、通鑑作間 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然是時會葬者、幾千人焉、此條粹年譜三部及名臣言行錄外集合而成之○粹將遂切聚也爾雅序會粹舊說

朱夫子初居崇安五夫里、榜讀書之室曰紫陽書堂、識鄉關常在目也、後築室建陽蘆峰之巔、號曰雲谷、其草堂曰晦菴、自號雲谷老人、亦曰晦菴、因自號晦翁、晚居考亭、作精舍曰滄州、號滄州病叟、最後號遯翁。宋名臣言行錄外集

近思續錄四卷副都御史黄登賢家藏本

國朝劉源淥撰源淥字崑石自號直齋安邱人是書因朱子近思錄篇目采輯朱子或問語類文集分門編輯前有康熙辛巳其門人陳舜錫馬恒謙二序舜錫序稱其每祭朱子品物豐潔極其誠敬恒謙序稱其於朱子文集或問語類三書沉潛反覆撮輯纂敘席不暇煖丢不停筆二十餘年凡三創草三脫稿乃成是書云

讀書日記六卷補編二卷

〔清〕劉源淥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書日記六卷》提要

天不變道亦不變又曰下則道曰雖孔子思狂狷孟子思豪傑夫狂狷未至中行豪傑亞於聖歟孔孟何以思之亦猶醫者思蔘附不得不如得薑桂大黄足以療病故孔孟不能學則學朱子朱子亦不易到得一篤志強

力能誦朱子之書法朱子之行是即善學朱子者也吾得安邱直齋劉氏焉直齋生五歲即詢其父曰我生從何處來識者歎其有根柢入膠庠爲諸生高等屢試不遇年四十喟然曰聖賢之學豈科舉之謂耶遂棄舉業

手鈔朱子書晝夜讀之至捐寢食習有所得丙夜披衣秉燭臥書積卅十年窮然成帙晚自刪訂名曰記疑書（後改名讀日記）於陰陽義利古今治亂形神理氣之聯屬儒者佛老之源流橫說豎說洞筋抉髓小疵大醇皆于朱子

有所發明律身居家言笑動止不苟孝于親友于昆弟喪祭遵家禮周卹無德色纂朱子書仿近思錄例為十四卷又建祠以祀朱子率門人子弟講學其中隨人啟稟以為開導如羣飲于河各飽其意氣溫言厲至耄不

衰是真能體認朱子者自直齋歿後二十年余以事過其里後學晚進沐浴其澤者皆知重與書稱述其為人公請于學使要其主於學宮噫所謂篤志強力者直齋殆其人與夫正學榛蕪人心茅塞萬覺人思而闢無公

打破故病症不同而受病之根則一為詞章為訓詁為莊老為禪寂其源皆由於為功利若直齋之土苴榮利壁立千仞如薑桂大黃可以鍼膏肓除惡毒洵乎今之狂狷也今之豪傑也朱子可作亦當置之升堂弟子之

列矣吾鄉稼書陸氏表章朱子講明絕學暗室一燈東南學者翕然從之今宜齋復和于北雖造詣淺深未曾論定而晨星落落相望宇宙間朱子之學為不孤矣其書尚待檢校刊布行世余因其門人子弟之請序其大略如此康熙庚子仲冬朔日歸安陸師頓首拜撰

後學張敬輿謹書

讀書日記序

宜齋劉先生一代醇儒講學於牟山濰水間不務舉業仕進以故海內少有知者壬子之秋余奉檄代攝安邱篆會先生已前没三十餘年矣因讀先生所著讀書日記一書服膺再拜其有進我知識堅我持守正自不少是書殆與胡敬齋先生居業錄略同特有編年分類之小異耳為探先生之學遠有端緒深於濂洛關閩之微言奧義殫竭精力備貫研窮逐處盡格致之功隨時嚴義利之辨融會於經書體貼於言行凡日有感發筆之為

紀莫非從理窟中流出確為實學之總滙也其源至遠其旨至微其體用至大而至正歲庚子余年寅友陸君巢雲先生乃為鑒定而先生之門人暨同里後學諸公付諸棗梨而先生之書乃成其實行義舉似載原叙傳誌中無庸其言惟

余此來原有移風易俗之責第恐多士汩沒於功利競逐輕浮熟軟之習曾刊示勸語以直齋先生為宗而讀書日記實為後學入手之基多士倘有志於此克己窮究得其指歸則直齋先生之道先行於里閈宗戚間將見多士之或出或

處無乎不宜余亦庶不負有安邱之遊矣秉暇訪先生舊廬撫其稱孫拜其壠墓時任滿行將公攜先生書數十百部傳之他方同氣而張君卯君復屬余為序顧先生造道已深諸君子業叙於前余來既晚愛即薄有以知先生弁語諸士

子以先生之學是效者謹書其槪云

雍正十一年歲次癸丑季春夏邑

李肅敬題

後學張扶輿敬書

蔘亭先生將刻直齋讀書日記命小子滌與孫子樹本從事校讐兩人竊從原本中別錄如干則以質於先生先生命并校梓且語兩人以一言誌其首尾滌嘗攷直齋先生生當勝國之末良知慎獨之說蔓衍於天下天下學者名為禘孔而郊朱實則祖陸而宗王濂洛關閩之集幾於庋置不行沿及　國初大江以南龍谿蕺山之餘論未泯孫鍾元先生講學夏峰兩朝十一徵而不起北方之士翕然從之先生伏處海濱望夏峰之門邈迺不進獨抱考亭遺書埋首其中卒能體之於身得之於心融釋脫落於天人理氣之離合諸家所齟齬而

安者皆有以得其受病之源而上合於朱子是豈中無所主而徒以微見承襲負盛氣於口爭舌辯者與抑滌竊有慨焉自古雖有彊力獨行之士要必得大賢以為依歸良友以為夾輔獨至先生前無所承同時無所與齊魯多賢方汩沒於功利辭章而不知返不以先生為魔則以為迂矣既無友朋之揄揚公卿大夫無從而貴其縕帛㷀㷀抱影日與二三門人講學於荒煙寂寞之墟曾未有過而問先生之學為何學者縱先生不以此介意不可謂非所遇之窮矣雖然先儒有言道之所在不係今與後已與人三十年來星迴燧變聲跡銷沉而

蔘亭先生發遺編於煙煤蠹篆之中巢雲先生躋之於平湖陸氏之列先生之學將燦然著明於世亦未可謂先生之不幸也小子滌學識陋劣何足以知先生因往來蔘亭先生門得聞先生生平履畧又得卒業先生書故述其卓然不惑於流俗者以誌景卬之私心云爾雍正丁未立秋前二日同邑後學棣人李滌謹叙

劉直齋先生傳

先生諱源深字崑石號直齋先世自棲霞徙安邱數傳有諱魁者以貢仕休寧簿生河南按察司副使希龍希龍生岸生如岸如芹生惟華惟華生明經鵬謝鵬謝生三子長源清早卒次源深先生其季也生五歲問身所從來父奇之十四歲而孤事母至孝遇難負母而逃卒免於嶮有明末造天下所在寇起爭肆屠掠先生與仲兄率鄉人刻壁而守且與鄉人約寇至關婦女一室收則火之旣而寇薄郵壘鄉人多被創死仲兄身中九矢氣益厲奮呼齊擊先生和之引弩發數十矢矢盡握空弓隨仲兄後仲兄憐先生文弱喝止之先生大呼曰離兄一步非死所矣卒斬首二獲馬六而一郵得全滄桑後室家蕩析四野汙萊先生買田築屋叱牛力耕不數年而旁畝益拓居然素封矣適攜僕閱水濱顧曰斯干奉仲兄居焉徐指所營田宅語仲兄曰兄子女纍纍此區區者為若曹計耳翁豈須此為富家翁哉盡推膏腴與之又分其餘為長兄立嗣又以餘田贍其亡姊家方是時先生年少值鼎革卓犖奇傑之氣無所發抒閒寄衡猗頓而高甍廣廈視猶敝屣迨同父之親戚有恆業先生始壹意讀書矣先是治舉子業有名諸生中非其好也嘗養生家書習之從道士講參同悟真之術寢食俱廢至於咯血仲兄禁之不能止久之自叱有得已讀宋儒語錄又謂斯斯靈靈非性命之眞也復棄去不道遂大購經史庋置一室殫精披讀日不暇給尤篤嗜朱子之書曰修身大法小學備為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取文集或問語類仿近思義例次第編纂閱十餘年數易稿而後成書先生旣專心朱子精神所至夢寐相通穿穴奧窔往往發其所未發四十餘年劄記盈尺其論學以克去己私為主本以敬義夾持見功夫而義理氣質之性尤反覆推究謂佛老陸王所由與聖學差別者皆在於此太極之要涉天人之離合貫宗勾極洞豁胸臆後儒近理亂眞之說始不足為學者惑故元明以來所服膺者前朝惟薛文清公　本朝惟陸稼書先生餘子之書汗牛充棟不以為是也先生嘗自敘其學始去外物而見身繼去身而見心又去心而見理知先生者以為實錄云先生造詣日深從遊者日益衆隨人資稟以為開導每五鼓起謁先祠退居一室與高第弟子陳廣章舜錫馬六吉恒謙劉雪岡仁瑞輩讀書講學亹亹忘倦率至丙夜以為常月為講會列坐數十人先生敷陳經義意指詳明務使人人曉暢而後已四方求學者

紛陳羞蔬若醴粢進以飲食之積月累年所談不出於程朱人有過失正言相規雖其人內愧而發赤而忠告之誠不衰先生自幼篤於內行晚年事仲兄尤謹兄病爲文禱於神願以身代泊歿七日三食衰葬盡禮推其意以厚宗族鄉親故義舍周貧煮粥飼餓先生之言曰財屬人人屬我我屬天此中何分界至於生平未得一命而濟人利物之心隨地湧出不可得而件繫也世風澆薄喪祭廢禮先生詳考經傳一以古人爲式喪禮於附身附棺之外絕去浮靡祭禮則自先祠以逮竈龍土庶家所得行者次第舉事每祭嚴齋戒之期語人曰齋

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戒如誠意齋乃心正也祭之日牲牷肥潔籩豆靜嘉夙興沐浴薦祼雍容入之一邑皆化於禮始祭朱子於家以九月十五日爲朱子嶽降之辰中祀子朱子而以其子敬之及門人黃直卿廖子晦李果齋四先生侑焉後言於邑大夫建祠東郭太王布政轉運羅列歲上丁祭孔子廟後即有事於祠又爲邑前賢官幼安立祠祠成於十月廿六日遂爲祭期先生長幹豐偉美須髯步履端方言笑不苟人望見多避去至獎掖後學孜孜勸勉如陽春之煦座隅也生平所著書續近思錄外有記疑廿四卷冷語五卷人脊補四書小學及或問注草周易解選詩書經傳及大小戴記詩儀禮經傳通解編春秋左傳生前明萬曆戊午十二月十九日寅時卒　本朝康熙庚辰七月廿九日亥時享年八十有三兩娶孫氏皆無子以仲兄第六子行素爲嗣先生歿後二十年大興黃崑圃先生來督山東學祀其主於黌宮又十年歸安陸巢雲先生奉使過安邱閱其書反復翫味比之三魚堂文集將刊布行世間以先生生平詢余余生也晚不獲受先生教先君子與先生爲莫逆交先兄竹船遊先生門最久時爲余言先生行事余又嘗從陳眞章先生遊故收拾舊聞採

其大者著於篇

論曰昌黎韓子稱古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往往特立獨行不顧人是非直齋先生殆其人與余童時見先生講學里中晦明無間每喉乾氣竭而不已當時和者無幾間而訕笑者環起也先生一意孤行不疑不懼卒能行成言立屈於身而傳於後雖古豪傑何以加哉

康熙庚子仲冬望日同里後學馬長淑纂

直齋劉先生別傳

先生歿二十八年矣嘉言懿行久而彌彰崑圃黃公祀之鄉賢巢雲陸公刪定遺書諸同人共謀授梓閒以詢之辛曰予游先生之門久先生生平可得其詳乎辛謝曰某烏足以知先生然侍函丈者幾三十年試即所聞見者述之辛甫成童聞長者言劉崑右先生克敦孝友至性過人值鼎革草竊爲亂先生與兄岷中宰子弟集樓立寨共相守禦膺鋒鏑弗顧家賴以完亂後四野荒蕪叱牛力耕墾田千畝尋即厭之以膏腴盡讓之兄餘則散之戚黨乃習制舉業文好奇不事俗儒章句屢試前茅儀於庠校官以德行舉上臺獎藉夷然不屑也惟日與里中耆宿講身心性命之學而汲引後進爲尤篤辛始得侍先生門下見其立身行事敦本務實博極羣書上下千載知統承道緒者獨朱子得其要歸盡取朱子書讀之以近思錄爲入道津梁於語類或問文集中取其切近精實者仿其義例編成續錄與焉六吉恒謙劉雪阡仁瑞等手披口誦晨窻夜燈鈔錄不輟日有程限暑雨祁寒皆忘其苦又以小學爲入德門戶與衆解說從日用飲食求下學功夫其誨人也不擇賢愚不論資格勸善規過不計其傾受與否皆直言無隱於是顏其室曰直齋門人因共稱直齋先生云先生篤信朱子立有木主朝夕跪拜蔓莪之閒如或見之考九月望日爲朱子誕辰率同人祭於家牲牷必飭籩豆静嘉先期齋沐敬而忘食登降祼獻必誠必潔如是者數年復於東郭營建專祠堂階庭祀次第秩然中刻朱子石像而以朱敬之黃勉齋諸公侑焉一切祭儀用朱子白鹿洞祭孔子例辛向憶己卯之秋先生年八十有二已感痺症當祭期三日不食猶勉強任事多人扶掖不能成步拜伏於庭氣息奄微欲絕移時方甦誠敬以至於此四十年中讀書所得纂成記凝二十四卷冷語五卷續近思續錄以行老病之餘有會於心必正襟危坐而書筋力衰弱聚點成畫如錐劃沙志且亹亹不倦此辛之所聞所見者也不可識先生之生平哉至其家世名諱志傳已詳不復書

雍正五年歲次丁未重九日門人張在辛敬纂

跋語

丙午冬杪務有事過西邨外兄以讀書日記見示乃邑
先進劉直齋先生所撰者而歸安陸巢雲先生所删定
也以方謀鋟木表叔馬蓼亭先生屬余兩人覆校之緣
閱之暇於原本中删有採取輒私鈔撮呈之蓼亭先生
先生以爲然更委西邨詳爲搜剔合成補編附之卷末
旣竣事西邨慨然語務曰區區之私只覺採出者反覆
校勘尚多未淨而原本中終有漏落又曰我輩此舉縱
竭愚誠恐不能使直齋苦心絕學和盤托出務以菲質
汲溺詞章聖賢門路茫如河漢茲膺重任從事校讐[illegible]
抱淺愧聞西邨言愈滋芒刺雖然無鑑而索照處下而
闚高逆知其不免於繆戾者強夏蟲而使之語冰而謂
於冰之性情形質無不肖似也其然乎其不然乎豎自
今惟以是編爲嚆矢而因以沈酣乎朱子之書則失之
東隅收之桑榆其庶不終爲直齋巢雲兩先生之罪人
也夫雍正丁未處暑日後學孫自務敬跋

先君生具異稟穎悟絕人旣長於書無所不讀年四
十後棄去帖括殫心性命取六經四子書諸家箋疏
注解穿求崖穴逴逴有異境荒塗爲先儒之所未經
擴擴評騭皆有定本尤酷嗜朱子之書謂孔孟之道

至朱子而始明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朱子也集或問
語類文集粹語爲近思續錄比義取類數易稿而後
成潛心旣久體驗尤深又諳以宋元明諸儒之說剖
判異同務使冰解霧釋而後已每有所得輒用劄記
久之裒然成帙彙爲記疑廿四卷晚年又著冷語五
卷自棄養以來行秉藏弆僅衍未敢輕以示人康熙
庚子歸安陸巢雲先生奉使過安邱先生一代鴻儒
行秉敬獻藏書淺蒙鑒賞乃取記疑冷語削除冗複
更名讀書日記未及刊布而先生謝世行秉淺懼日
久就湮賴同學諸君子重加校訂補其遺缺乃付[illegible]
人雖闡明道教不敢妄議而陸先生表揚至意與先
君一生學力庶幾不沒於後矣至諸書卷帙浩繁有
志刊行而力未逮云雍正五年歲次丁未七月朔男
行秉恭識

先曾祖翕齋府君與先叔曾祖直齋府君兄弟篤愛
自相師友築斯干樓講學其中兩府君皆論法朱子
先曾祖手鈔語類全集數年乃成先叔曾祖性尤高
明沉酣於朱子之學覃思畢力四十餘年每有所得
輒事劄記積久成記疑冷語二種奉諱以遺後之人
不克負荷棄置敝簏中莫能檢視康熙庚子歸安陸

公以尚書郎奉使過燕馬蓼亭先生因呈其書公見之大加賞歎謂不在平湖陸先生之下遂爲刪定以去又六年從祖躬修公始克付梓蓼亭先生復幸及門李氏西郇孫氏立菴秦氏勁夫更互攷訂俾無遺缺飛得與繕寫之役因憶兩府君講學斯千時諸大父昆弟本知向學彬彬郁郁緯有門風三十年來家學隕落殘編剩簡祇以備鼠嚙供蠹蝕耳向非歸安公發幽光於前蓼亭先生暨同學諸子搜微言於後誰復能於千秋萬世下知北海之濱有埋頭朱子如翁齋直齋兩府君者哉刻成飛感諸君子揀金披沙

顯微闡幽無負叔曾祖之志而又念身爲人後不無墜厥家聲之思也聊贅數言用誌明德且以自勵云爾雍正五年歲在丁未七月上浣姪曾孫汝飛沐手敬跋

雍正丁未孟夏男行秉孫燦辰生曾孫憑信敬刊

跋語

康熙己酉恒謙侍直齋先生於雲門邸舍始得聞爲學規模次第自是往來函丈時蒙提訓自愧顓愚茫如河漢洎甲寅先生移琴書於守先堂講業之餘見敝簏中䌰蹝景纂檢眎之皆先生平日讀書有得劄而存之者也每紙皆注月日恒謙整齊鈔撮按年編次自戊戌逮乙卯凡十八年分爲六卷因求先生訂正公諸同人先生弗許門人固請乃刪其冗蕪強半名曰初學記疑且戒之曰勿示人也先生日潛心朱子書至忘寢饋寒暑無閒倣近思義例輯文集或問語類爲續錄閱十餘年

始成門人因復請先生並出丙辰以來所記鈔之合前六卷都爲一集起順治戊戌訖康熙丁丑歷年四十爲卷二十有四計一千八百八十九條先生仍題卷曰記疑恒謙命男純錫手鈔於墓廬焉恒謙事先生久先生一生精力盡在此書嘗自言生長海曲不獲與當代名儒周旋以匡所不逮每欲攜書命駕不遠千里以就正有道而未能也今先生往矣遺書具存倘後有君子留心討論播之當世於以闡揚道教扶正人心庶孔孟程朱之學燦然復明而亦不負先生繼往開來力肩斯道之苦心也夫康熙四十年辛巳六月三日門人禹恒

謙謹識

劉直齋先生記疑廿四卷冷語五卷庋置遺篋中垂三十年門人陳眞亭先生（諱舜錫）嘗手錄二部一獻學使者徐公章仲（諱烱江南崑山人）一獻邑令羅公含齋（諱英四川嘉定人）皆未及表章康熙庚子歸安陸巢雲先生奉使安邱閱此書深加激賞沉潛反覆至忘寢饋芟繁除蕪彙為一集每刪一卷畢輒命淑參閱有所見以硃筆標識呈之先生再三斟酌乃定手諭諄諄有云惟恐心粗氣浮有悞前賢有云此是學者公共事有云務期簡當精醇有云日內杜門不出覆加較對再刪其可刪者急圖付刻此

行得此為不虛矣舉以質學使陳公狷亭（諱沂震江南吳縣人）晙名讀書日記攜之入都未及授梓遽爾淹逝定本不復可見淑恐其久而湮也即所刪原本偕諸同人悉心校讐刪或裁其重複補其缺漏按年編次定為八卷付劉先生耑嗣躬修鏤板行世竊念劉先生誦法朱子四十餘年一生精力具見此書固自不可磨滅然使不得陸先生眼光如電筆大如椽誰復能向煙煤蠹篆中披沙檢金去瑕存瑜使朱子之學燦然復明於世耶陸先生嘗語淑曰我二人呵凍從事用表幽光良為不偶眞篤論也刻成為述其顛末附之卷尾俾後之學者知是書之傳蓋有天意云雍正丁未重五後學馬長淑謹識

丁未夏余從都門歸適劉直齋先生讀書日記刻垂成馬蓼亭夫子屬余校魯魚之謬既竣事余肅然起曰先生之學何以至此自朱子歿後數百年儒者輩出無論反躬實踐未知於朱子相去何如即求眞能讀朱子之書者已如晨星落落可數先生寢食朱子四十年所每有一得輒事劄記積成數萬言要不外敬義兩字蓋嘗攷朱子之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為學之要無以易此又曰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又曰日用之閒主於敬而行於義先生得力實在於此故千變萬化不離其宗顧

朱子之論主敬也以戒懼愼獨為始而先生以參前倚衡為歸朱子之論集義也以格物致知為先而先生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為極其於本末源流之故實有融會而心得之者而非徒獵取朱子之一二言以欺世者比也昔人問孟子還可為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余亦未敢道先生便是朱子然其學已是朱子請以質世之讀朱子之書與先生是書者雍正丁未立秋日後學秦勷敬跋

劉直齋先生墓誌銘

門人陳舜錫虞章撰

直齋先生既歿門人整齊遺書謀爲狀誌哀誄之文而以誌銘屬舜錫錫念先生挺生海濱獨得程朱不傳之秘於世言淆亂之時力肩斯道四十餘年錫等才識庸下既不能於師說有所發明設並其苦心絶行湮沒不傳其何以詔來世爰不揣固陋姑就所知而件繫之先生姓劉氏諱源淥字昆右直齋其號也先世自棲霞徙安邱河南按察司副使諱希龍庠生諱如芹處士諱惟華先生之高曾祖父也明經諱鵬詡孺人李氏先生之考妣也前明萬曆戊午十二月十九日寅時 本朝康熙庚辰七月二十九日亥時先生之生卒也越九年己丑十一月十八日十二戸之原先壠之右先生之葬期與地也孫孺人其元配繼室亦以孫氏皆無丈夫子女子子三太學生行秉其嗣子而太學生韓知忠李勛清苑曹焰其女夫也先生生十四歲而明經公捐賓客事母最孝長兄源清早世嫂李烈殉先生置產立後當明之季寇賊充斥所在焚掠先生嘗隨仲兄源淡與賊格鬥仲兄止之先生曰離兄一步非死所矣後析箸盡以腴產奉兄且爲築斯干樓翁齋以居 國初嚴捕逃之

令仲兄以逃人牽染禍且不測先生挺身膺訟罄其橐而事得解仲兄病啟金滕故事爲文禱於神洎歿七日三食幾至不起此先生之內行也從兄病目先生迎養於家爲講經書者七年族伯父家素封知子不才病篤持其子語先生曰他日惟汝是賴後其子家業蕩盡先生終始覆露三世昏娶皆出先生之力宗子貧不能娶先生爲之完室每祭必以與贖族人二女曰知之晚是吾過也出粧奩嫁之又欲立學舍祖墓側以教族之不能延師者曰書聲洋洋祖宗含笑矣外家式微先生恤其後終身不怠姊夫潘[illegible]以偏裨剿寇亡於兵姊已先逝先生養其姊十五年卒葬之畢兩甥昏又教其兩孫皆遊庠妻兄孫隆吉勵志讀書先生與之田廬以資薪水孫感憤卒成進士河南流寓顧某故交也病且死先生經紀喪葬風雪中親視入窆擇師教其子子死移其家近處養之馬公鳴宸歿其子恒謙從先生遊每事賙䘏不遺餘力四方來學者豐其食飲歸則贈以錢帛與仲兄設立義倉先後凡五舉歲己未大饑募粟邑中煮粥飼饑者所全活數千人其他藥病棺殯泉粟笈獨不可枚數此先生之敦宗恤故抗慨樂施也先生天姿卓犖五歲問父明經公身所從來及長丁時藝補博

士弟子員食餼於庠文名日起偶閱迪吉錄有感繞庭
樹思兩晝夜不食不寢至於咯血自謂有得已讀朱子
語類謂向之所見昭昭靈靈者耳非性命之真也購朱
子所著書共得二十五部口不絕吟手不停批丙夜就
寢雞初鳴披衣起矣夏不扇冬不爐手指盡皸瘃專精
之至神明默通嘗夢朱子與語天理是流行的指語類
十卷之第三葉曰某生平得力在此初先生發念舉事
時時與朱子相訢合惟恐差謬久之融釋脫落俛卬自
得曰春風沂水吟風弄月之趣豈待遠求晚年德益高
養益邃端坐一室雖盛暑衣冠不去於體疾病未嘗循

情容四方負笈來學者接引恐後與學人問答隨資稟
高下舉輕竅日夜不倦嘗曰此中別一世界惜人不知
求耳每會講聲音宏亮委曲詳明門人有質難者色喜
否則咨嗟嘆息此先生爲學誨人之畧也先生治家以
禮酌古訓今一以朱子爲宗彧券絕去浮文修葺先祠
置祭器當祭七日戒三日齋省牲具饌飲福受胙一一
如儀時人不講於禮乍見或笑之既皆化其追報之誠
先生尊信朱子比之生我歲以九月十五日爲朱子初
度之辰仿白鹿洞祭孔子例偕諸同人祭於家配以黃
勉齋朱敬之廖子晦李果齋四先生而以輔慶源先生

等八人從祀後言於邑侯劉公鳴　霍建祠東郭主祭擇
有德者初以仲兄後以元朗馬公所恒與其執事者李
均宜之彬馬竹船常沛也戊寅九月病甚猶齋戒不食
至期跪不能起息微微欲絕惟以放正相囑少間叩首
成禮而後退　又於
日照立朱子祠置祭田八十畝又欲於勞山建祠爲東
方之遊邑先賢管幼安舊無祠爲立祠於朱子祠後因
朱子文集有祭土地之文又大明集禮許庶人祀竈遂
四時祭土地於宅中以門戶竈配器用大盤門人執事
凡先人及忠臣孝子故友之墓過必再拜生平不入訟

門不入佛寺不裸袒浴長川弗唁不與宴飲不受餽遺
曰陽主施陰主受受必酌之此先生敦古好禮潔己自
愛之大凡也所著有周易解詩書經傳禮記選儀禮經
傳通解評春秋左傳編四書小學及或問補註集朱子
之說爲近思續錄十四卷劄記讀書所得得廿四卷題
曰記疑俟質也晚年又著冷語五卷未及筆削而歿至
手扎一册講學日記一册則門人所錄而質諸先生者
此先生之著述也嗚呼先生往矣其造詣之淺自得之
與舜錫何能知之但受教有年竊觀其置身修行接人
待物實有無愧昔賢者此銘之所爲作也銘曰

天生哲人卓犖非常孝友嫺雎知能之良輔以經書屏棄名利閱彼䖍無求此仁義敬義夾持外內知懼履薄臨淡出入以度師王考亭力肩絕學奥旨微言開關啟鑰推此數訓大道爲公娓娓諄諄一體相通今歸於化廓然太虛無方無體惟有遺書凡厥後人誰無知識念哉敬哉視此銘石

參訂姓氏

同學

楊青藜 瀚邑 歐客　周籛長 君符

馬天挺 元朗　曹 賀 心白

馬天撰 翼辰　兄源淩 畯中

張 貞 杞園

門人

馬恒謙 六吉　陳舜錫 虞章

李之椿 大椿　馬長裕 近溫

李之彬 均宜　馬長沛 竹船

張在辛 卯君　曹士俊 智千

馬長嗣 令貽　馬純錫 錫嘏

姪仁瑞 雪田　姪德讓 虞候

參閱

張在戊 中仲　李 濰 若千

張在乙 亶安　李仁育 惠菴

馬長淑 漢何　曹 澣 幼旬

王壽長 靜山　曹 沔 巨源

孫日務 樹木　張壯輿 景羲

秦 勤 勁夫　張敬輿 景宣

李大本立齋

姪行樿孝孺
行种𪿍生
男行秉躬修　校字
姪曾孫汝飛萬九

族孫邈督工

讀書日記卷次目錄

讀書日記卷之一

安邱劉源淥直齋甫著
歸安陸　師巢雲甫定
後學馬長淑漢荀甫較

記疑起庚子止辛亥凡七十條

聖人經書原以供後學實用讀者尋章摘句以攜浮文而世事人情毫不通曉一見利欲逐而去之本末皆失誦讀何益豈不枉費一生功力庚子五月八日

鬼神仁愛所以報小人者常不肯盡蓋冀其改也六月十一日

語云士窮見節義窮如圖窮而匕首見之窮有直窮到底之義非訓貧字貧乃窮中一事耳人雖愚不肖亦知以笑善自文從容之時未肯露其初心迫利害逼切本來面目無處藏躲任是鬼魅狐狸須現形狀

死生之際大矣明哲保身殺身成仁其說不同何也蓋夜行澤中惴惴然恐遇蛇虎者以其非死所也犯顏強諫及忿爭於敵庭而不屈者以其得死所也時而保身時而殺身其義一也七月二十一日

行善不熟但覺善在一邊我在一邊硬強做去畢竟扞格孟子說集義一件一件用力做去集之既久則積

累漸多胸中充滿纔有物欲之感亦無處安放漸覺善即是我我即是善何扞格之有九月二十五日

吉慶者天之賞凶咎者天之罰功罪定而賞罰從之輕重毫釐不爽皆人所自招也凶咎之來怡然順受痛自改悔不可一毫埋怨不然父母惡之勞而不怨而況於天乎十二月七日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此義利之關君子小人之別也能透此關而後可與共學諸葛武侯食少事煩鞠躬盡瘁范文正公日食虀粥一角先憂後樂高山仰止

我思古人莫善於寡慾矣辛丑三月三日

君子之於義也知有身不知有世何也知責己而不知責人也君子之於利也知有世不知有身何也知利人而不知利己也壬寅五月二十九日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日用之間終食之際無非命也故必存心養性朝乾夕惕而後爲事天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天人呼吸相貫故君子畏天命彼爲惡者勿論矣即如鄉里常人好逸惡勞任情適己飲食則思適口衣服則思適體宮室則思壯觀生而無志死而無神以故見正人則蕭索不喜聞正言則欠

仲欲見大賓王則跼蹐不安官長臨則惶懼失措如
此而望其見利不趨見害不避有是理哉故學不知
命終非學也 十月十三日

怨之一字原無著處殺父兄之仇無論矣此外纖毫之
怨不可留也怨之生也由於識量不廣私欲錮蔽故
藩籬難撤苟能仁禮存心則橫逆不足患矣然必至
於忠而後自反之功始圓滿 十一月二十六日

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古人豈欺我哉中材必磋磨
而後成曲木必繩削而後正不然則棄物矣上天恐
我不成以貧賤爲磋磨爲繩削又何患 乙巳七月朔日

學者登高必自卑登科而後進聖人非不願人一蹴而
至而故爲迂迴也蓋以躐等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耳
苟徒馳於高遠則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擔閣一
生終於無成世儒患不知學學者又不肯下學無怪
乎程朱而後續孔孟之傳者少也 丁未二月十八日

君子居則食其耕仕則食其祿非其耕非其祿一介不
取是故幼安揮金而不顧希文遇金而復掩非今所
稱爲高世之行哉然在比屋可封之時不過道不拾
遺之細民耳是道也何足以淑乎孟子曰觀水有術
必觀其瀾然則揮金不顧遇金復掩幼安希文之瀾
耳幼安之所以爲幼安希文之所以爲希文是在學
者之深思矣 十二月二十三日

孔顏之樂與孟子浩然之氣無二物也義集德崇則樂
自然生浩然之氣自然充足矣此蓋口不能言而自
喻於心者也 七月望日

陽主義陰主利陽主施陰主受故君子喻義而常欲施
小人喻利而常欲受 十月[illegible]一

在上位者有道以敎民頑民梗化則從而刑之君子不
在上位敎刑無所用故可以言則與之言不可以言
則不與之言 戊申二月九日

學者先要明大義大義明則出處進止皆合乎宜武侯
只合伐魏便屢屢出師以至死愈伐愈當也比干只
合諫君便直諫以至死愈諫愈當也泰伯只合讓國
便三讓以至斷髮文身愈讓愈當也伯夷叔齊只爲
合餓便入山采薇以至餓死愈餓愈見仁也凡此者
皆明大義故也大義明則竭盡畢生之力而無足惜
大義不明則誤用一日之力而有餘憾 三月五日

人生天地間當求爲有用之人在一家堪爲一家用在
一國堪爲一國用在天下堪爲天下用若一無所用
而衣布食粟醉生夢死是天地間一蠹耳

醫書所載王節齋曰男子損傷精血是爲勞瘵最重難
治必須病人愛命堅心定志培其命根不則雖服良
藥無用此金石之言也人生於世當畧知大義父母
生我卽望成材有用材成則如葢屋得梁父母居之
而安如行路得杖父母倚之而壯材不成則如痞塊
在父母之腹飲食無味如芒刺在父母之背坐卧不
寧我不知謹身修德則爲父母之痞塊芒刺矣能謹
身修德則爲父母之屋梁倚杖矣大義得失相去何
啻千萬卽如疾病亦聖賢所不能無然盡人事之所
當然乃可曰命否則與桎梏巖牆何異豈正命哉三月
望日

武王伐紂夷齊非之武疾取劉璋程朱以爲不合夷齊
程朱之心惟在天理一毫之是非當否不以天下之
成敗利鈍爲心者也人能存乎天理之是非當否而
而不存乎人事之成敗利鈍則可謂能存心而枉尺
直尋斷斷乎不爲矣十三月二
五日

吾未見剛者大凡立身行己惟剛直之氣可以配道義
一些柔媚邪曲容不得參柔媚隨人邪曲自利此念
稍留於心便墮坑塹中不可拔濟矣凡人氣不能剛
直率皆禍福利害之情害之此前哲讀孟子獨有取

於志士不忘在溝壑二句也九月
十日

循環變化之中能使脚跟立定難矣人世間不惟禍福
盛衰在循環之中卽善惡亦在循環之中人未嘗無
善但善非至善則不至誠旋以物欲之累而復陷於
不善矣不善必有餘殃迨殃極則悔生善端復萌萌
而不能栽培滋息則必仍受物欲之累又陷於惡矣
善惡循環不已所以爲凡人而不可救脚跟誠不易
立哉立之當自一善始我有一善充之至盡守而不
失一善旣立善善如此日積月累善日壯固而惡亦
衰微衰微者漸至滅絕壯固者漸至盛大如此則非

復循環之所能變化矣故立也月肥酉二
望日

儒者動說天理人欲以爲大本所在而人不肯信苟能
專一於理偏全俱到絕頂處俱足超越古今故清任
和與時中同聖也比干之死微子之去同仁也申生
待烹舜浚井而出同孝也伯夷不食周粟鯀殛而禹
襲其官同臣也凡此皆是純理而無欲者也比干不
諫世無言官微子不去殷無血食申生出亡天下皆
逃親之人大舜不出天下皆陷親之子伯夷以舉世
之所是爲非使天下知君臣大義禹以堯舜法所當
受而不得私於其父以幹父蠱所當任而不敢云不

忘父仇爲忠爲孝並行而不悖者也學者苟能務欲以至於無合乎時中尚可以學孔子苑盡乎二途之至善猶射者力及乎百步之外則亦可以學伯夷申生之倫矣（四月二十二日）

學記曰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朱子又云八十九十覺悟亦只就而今地頭便劄住便奮立定脚跟做去栽種後來根株塡補前日欠缺恭人爲學不論早晚不必追究已往只要檢點未來打起精神勉強做去庶幾有補不然悲嘆窮廬復何益哉（五月九日）

孟子一人當戰國而好辯孔明一人當三國而鞠躬盡

瘁死而後已皆是煢煢獨立以一木而撐將傾之大廈以一毛而歷萬里之雲霄不覺爲先賢淚下沾襟（六月朔日）

窮理工夫到實有得處如喫果子一般苦甜只在舌端不可以告人即告人人亦不解須是那人也喫到口裡方解今以青赤黃白語瞽者彼雖聞之亦不能認緣彼未嘗眼見耳然則口耳之學非學也紙上所載不過前聖告我以苦甜語我以黃白青赤耳豈干自己眼舌事耶（六月三日）

人必自己有志爲學有志爲治先有納善之基然後能取天下之善不然雖聖賢耳提面命彼亦茫然不解徒見厭絶耳故孔子不輕告人孟子不輕告君爲此故也（六月十六日）

凡作詩感物興起處只略借外面發吾性情狀景物處不必過巧若只於景物上專意描畫求其巧妙滯於尖小則逐於外物脚重頭輕反使性情蔽錮失其天眞有何益哉（六月二十六日）

凡作事最當愼之於始當初起頭處便下審思明辨之功思審辨明即篤於用力而行之如此方不差謬欠缺若起初或有私意夾雜則行處必有違錯比及猛

省旋轉即不大決裂而所損已多可不謹哉（晦日）

公私二字爲人世一大關鍵苟私歟雖清心寡欲亦私也如老佛是也苟公歟雖好貨好色亦公也如孟子告時君者是也公屬天理私屬人欲此不可不明辨也（庚戌正月二十八日）

論人不可但看事跡須尋其根源如秦檜之惡其根源非爲惡也爲富貴也當時只有戰和二字檜窺高宗之心願和而不願戰故投其隙餌以和之說動之而高宗欣然樂受衆而加諸上位其與主戰者如冰之與炭勢不並立矣故不得不殺武穆也其根源非爲

惡也爲富貴也人能自揣萬萬不附於爲富貴乎斬
斷根源而後有益也四月[illegible]
朱子曰儒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
愚按此言之意非欲以儒者與釋氏較高低也蓋有
自然之別處如法眼禪師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
土妙喜禪師云麻三斤柏樹子乃不落窠臼不墮理
路釋氏之說愈高愈妙然畢竟是在神識邊事却是
落窠臼也不知理路乃神識之根本未有根本播棄
而枝葉獨存者也今只隨他天理去無私見而理自
明矣學者且多讀聖人之書若志下工夫自有至處

不可生計獲期效之心以自附於異學之深坑也四月十日
伊川云夏葛冬裘饑食渴飲若著些私吝心便是廢天
職朱子云須看著些私吝心字愚謂不但葛裘飲食
已也縱使清淡如蟬吸風飲露若有些私吝心在便
只風露亦覺賤私狼藉矣五月晦日
朱子解尙書惟學遜志云遜志則無所墮落志不低則
必有漏落在下面[illegible]故言乎學者但知立志貴高而
不知立志貴低也蓋高者須極其高不可令上面還
有高處低者須極其低不可令下面還有漏落下學

上達兩頭極其至焉聖學在其中矣七月二十日
嘗讀伊訓旅獒而見古人尊君之體忠君之意焉朱子
曰其言諄諄如教小兒相似若自後世言之則爲不
尊君矣朱子發明此義欲使萬世君臣能辨忠佞而
知所以自處也蓋諂諛頌聖奴顏婢膝之臣其意欲
偸國家之爵祿以自肥其身家其君實愚而謬以爲
聖其事實錯而謬以爲宜此等臣子貌似尊君而[illegible]
實狎侮欺誑其君也不恭甚矣若夫有道之士其所
得皆天命人事之大源其事君也本其大源而出於
至誠惻怛其敬君之心不啻父母親之神明仰之故

其愛君之言不啻嬰兒保之此恭之極也故曰忠焉
能勿誨乎[illegible]日
聖賢陽也佛老陰也聖賢識天地萬物與吾身爲一物
不容自私故曰陽也佛老謂天地萬物爲外物吾身
自爲一物不容不自私故曰陰也八月朔日
知欲其高清明剛健行欲其篤厚重平實論先後知爲
先乾知大始之義也論輕重行爲重坤作成物之義
也故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八月五日
一友云財利者血脈也兄弟者手足也愚謂以財利爲
血脈非是惟兄友弟共乃是血脈耳能友其則兄弟

既翕方知痛癢而手足活也不能友其則不關痛癢而手足痿痺矣是友其乃其血脉也若夫財利則癰疽耳手有癰疽則手病足有癰疽則足病方且醫而去之不暇何血脉之有哉（八月二十二日）

余讀魯頌閟宮篇未嘗不嘆息也清廟我將之詩言簡而意長功弘而德峻何其質也僖公不過嘗從齊桓一伐楚耳功德安在而乃爲此洋洋大篇耶文胡爲哉孔子載之之意隱然見矣朱子附息夫躬於楚辭之後其意亦猶是歟文質關乎國運係乎民風有如是夫（八月二十三日）

水淡而酒濃人嗜酒而不嗜水至於祭則先明水而後酒醴豈鬼神與人異嗜乎非然也其始也鴻濛初開但飲水也水者本也其終也飲食精鑿酒醴興焉酒者末也人食淡則神清食濃則氣濁一氣騰倒自古至今濁亂甚矣是以人不及古也而又濟之以濃以益其濁君子不忍也故祭明水先焉不忘本也敬之至也故禮以淡而安樂以淡而和也（八月二十四日）

卬眞人登高山半危崖抱木毬以練筋骨神氣稍懈則毬墜山下乃下取之往返登降所以自辛勤而堅其性也今也五倫之責其爲木毬也大矣五敎欠闕其毬之墜也遠矣風雨晦明不敢安逸間斷其自辛勤而堅其性者深矣苟抱偸安之志則木毬墜而筋骨神氣之懈爲何似耶（十月二十二日）

明道好獵不獵十二年矣一見獵者而喜心生焉甚矣人心之易活而道心之易死也（十一月十六日）

理本完具而氣有偏勝偏勝則理爲所剋故木剋火寬測虛無如老莊之流廢禮不用是智剋禮也火剋金禮文太過恭不近禮而恥辱隨之是禮剋義也金剋木裁斷過甚殘酷不仁如申商之徒是義剋仁也木剋土溫柔依違輕諾不踐發揚太過反失其實如微生乞鄰是仁剋信也土剋水有言必信證父攘羊如尾生孝己是信剋智也凡此之類氣稟一偏理所露者亦偏矣豈理之本有偏哉但賢者能充不肖則不能充耳（辛亥正月十一日）

理無渣滓氣有渣滓人之氣稟用事者鮮不差矣渣滓故也化其渣滓則歸於理故聖賢純以理宰乎氣非如釋老之以寂滅爲清虛也（仝日）

道理到恰好處便無作爲只覺其恰好耳天道原無作爲楊氏爲我墨氏兼愛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老氏以精氣神爲妙用處俱只是有作爲故不合聖人

之道也（二月十四日）

蜣樂彈丸蟬樂風露蜣蟬一物耳而前後所樂不同者氣質變化故也故學者欲尋眞樂當以變化氣質爲先（二月十日）

克己當如牛刀割雞不動聲色苟如衝陣破敵安排介冑戈兵則勝負未可知矣（四月朔日）

日用間常依乎無聲無臭者以爲萬變之主宰如易之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則利害不能擾而天命之源可以流行矣但此理非可襲取必言行事物在在檢點日積月累而後此理參吾前耳（四月十一日）

佛氏打破窠臼張開這心以爲占得住儒家只聽他那公共底主張並自家亦忘却恰似自家全無主張一般所以夫子說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儒家有知而實無知佛家無知而實有知（四月二十六日）

佛氏言人之患莫大乎有身聖人只說踐形便是聖人力量大老佛氏都奈何不下（仝日）

佛氏空而私聖賢實而公佛氏空而有聖賢實而無（六月三日）

朱子謂聖人安於死死後氣便消散這是何等樣立心佛氏原於生老病死處迥見這便是趨利避害之心其後割肉餧鷹捨身餧虎亦只是去大害收大利耳便不如聖人心腸潔淨一無所爲也（六月三日）

聖人不教人斷意只教人誠意不教人滅思只教人思無邪故寂滅之說聖人必不取也（六月二十八日）

天地有不正之氣斯有不正之人但不正者客也正者主也不正者變也正者常也故夏霜冬雷不害四時之行虎狼梟鳥不害百物之生正者常爲主也理未嘗改也觀理者先觀其正而常者以見天地之心後觀其襍而變者以窮天地之化則氣有不正理無不正君子教人使歸於至正之理而已矣（七月朔日）

嗜欲著落身軀五臟之中義理著落精神魂魄之中以理勝欲安能勝哉要之勝與不勝惟在理之熟與不熟而已身從理出本來自熟但自有身以來欲日以熟理日以生今以精神魂魄日浸於義理之淵使我本熟者日以熟則居安資深沛然不可遏矣理親則欲自踈淡以沛然之理勝漠然之欲安得不勝哉（七月八日）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靜者無欲之謂也一落氣質便有血肉便有情欲而天性不爲主氣質斯用事矣所謂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故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

靜立人極焉所以反乎其初耳七月九日

聖人之言平易中和如藥中旣濟丹雖氣血衰者服之亦可以補塡元氣三代而上臟腑無病止服五穀三代以下諸病生故聖人診脉立方而經書行焉秦漢以來元氣損傷大毒潰腫莫可救藥佛入中國刀砭妄用毒藥横施似可以除病根而元氣已絶病人死矣是以居爲醫也周程張朱應運而起所先服者大黄牽牛以除癧毒旋服平和之劑而元氣大振由是不用藥餌止食五穀反乎三代以上何難乎今人腫大毒深亦宜倍服猛藥以救其危亡而後服平補之藥以固其根本此非有定見有定守者鮮不傷其生也七月九日

天只是著人活聖人也只是著人活養人者著人身活也教人者著人心活也刑人殺人者去其碍於活而全其活也七月十三日

北溪陳氏曰所謂活潑潑云者只是眞實見這道理在面前如活底物相似陳氏此說正如顔子所謂卓爾孟子所謂躍如之意都是眞見得這道理分明故如此說譬如火在天地間本無形影只是著物便然便生光燄不似禪家謂理爲障而其所謂道者但空虛寂滅而已也七月十三日

佛老指陰陽爲道指知覺爲性把性道只說成一箇虛無只聽陰陽流轉我並不費手脚不起念慮萬物自然遂生復性殊不知自然之理乃萬物各具一定之條理也其不順條理者我須順他安得無爲耶聖人所爲乃依順其本來之理而我無與焉故曰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非謂任其空無自然而可以成己成物也彼空無爲體自然爲用者事壞則制之以術人亂則禁之以刑由是而殘刻少恩此必至之勢也全日

明道乾道也伊川坤道也明道忠信修辭也伊川敬直義方也故朱子謂明道動彈流轉伊川都挨不行七月十四日

感而不應感未誠也帥而不從帥未善也誠善無缺未有不應不從者故君子無責人之時亦無不自責之時也全日

論天地者但言氣質而道在焉論人者不言氣質言理而後道在焉以天地無情欲而公故氣質卽道也人有情欲而私故必合理而後爲道也七月十七日

死生禍福利害相爲循環此不易之常理也故聖賢不思利害不思禍福不思死生而主宰自定也八月二十日

莊子謂嗜慾深則天機淺人之天機爲嗜慾所壞三代之時嗜慾尙淺秦漢而後日深一日故佛教入中國智高力猛刋劃一切嗜慾然其嗜慾愈大也八月二十九日

佛氏不見事物之理而陷於空虛之中然猶可以理救之莊子見事物之理却蹴踏了以爲不足爲則不復可救矣故朱子處莊子之書更廣濶似佛後世有人推演出來其害尤大九月十三日

心者神之舍也聖賢之舍充滿以善庸愚之舍充滿以欲佛老之舍則空舍耳同此神也主之以理則神明染之以欲則神昧矯之以淨則神空雖曰空而能照然能照空而不能照理也九月二十七日

天生萬物不以自養而以養人聖人法天發育萬物不以自利故智者無欲愚者多欲十一月二十七日

雁秋南春北其北也不得不北其南也若有物驅之不得不南人之一生呼吸動靜壯老生死不能自已亦流行者驅之耳流行者流行也不流行者亦流行也譬之行旅晝行行也夜宿亦行也十二月五日

陽明清剛之氣爲神陰暗濁汞之氣爲鬼神親上而伸於上鬼親下而屈於下各從其類也人尙義則氣清剛而爲陽尙利則氣濁暗而爲陰陽升於天而爲神陰降於地而爲鬼必然之理也十二月十日

讀書日記卷之一終

讀書日記卷之二

安邱劉源淥直齋甫著
歸安陸　師巢雲甫定
後學馬長淑漢荀甫較

記疑起壬子止甲寅凡九十八條

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遷改移三字之義一也皆離去前非變化氣質之義也從前是此等人而今依舊是此等人從前幹此等事而今依舊幹此等事是不遷不改而不移也（壬子正月十三日）

唐虞三代之世聖人以大道主持天下民安物阜而天下共由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佛教入中國以冷水澆熾炭以大黃下積疾若謂寧使人陷空寂猶愈於溺汚濁耳然空寂如餓死汚濁如蠱死等死也君子扶持世教須以大道爲昭使高者不陷於空寂卑者不溺於汚濁則斯民之厚幸也（二月二十日）

教人之道自有差等一端之善亦我所當成就天地成物原不能齊况人之成物乎曲成萬物而不遺聖賢無所遺棄也（二月二十六日）

計較之心爲學者大害論語言後獲孟子言勿正董子言不謀其利不計其功皆所以去其計較之心也計小效則淪於俗儒計大效則陷於異端能去此心乃可以入道（仝日）

道者公物也不可據爲己有不可參一己於其間古今聖賢只通作一人之事看便見人與天地同悠久孔子至朱子一千六百餘年而道復彰焉孔朱有何分別所謂子孫精神便是祖考精神合天下古今之人只作一箇人看豈非載道之人便與天地同悠久矣（二月二十九日）

語云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此等言語俱說得不切要了蓋人周身都是陰陽之氣一句私語周身氣動舌根耳根五臟六腑無不響亮自家鬼神豈不驚動自聞耶說天聞不如說自聞也（三月三日）（批云此段議論闡幽乃先賢所未發）

太虛之中有大天氣清剛包地於內剛氣外緊中間鬆處容地與萬物如旋風裹葉而不墮也自北極至南極相對處一直路逕皆是鬆氣天體欹斜北極高南極低地却平居中間北方鬆氣高至北極處愈鬆而近地處氣却稍緊故北方風大地底則氣極緊而浮地使地不陷南方鬆氣低地上氣極鬆故南方風小過南極鬆處氣方緊地底近地處氣鬆而亦能浮地使地不陷者水力助之也水性下故因南極低而漸

南方在地底者浮地而露出者爲南海水性隨夜因
天氣左旋爲剛氣帶出東方而爲東海天有升降升
時攝水與地以升地重水活重者後而活者先故水
溢地上而爲海潮降時連水與地以降重者遲而活
者速故水先降而爲潮落及降至下地重擊水水又
當溢且天即旋升故總成其勢而爲海潮及升至上
地重衝水水又當下且天即旋降故總成其勢而爲
潮落天之升降有定時故潮有定時天之升降有大
小故潮汐亦有大小非地能升降爲天所帶携而升
降耳天之一升一降如人之一呼一吸而不止也子

於地之四時四游之說亦即衆於此中蓋地浮於緊
氣之上居於鬆氣之間天之升降亦非挺直上下蓋
亦天爲左旋而地隨之故因以游於四方耳此可類
推也蓋地下氣稍鬆處俱是水到氣緊處方無水北
方地底氣緊浮地南方地底氣稍鬆浮水而水却浮
地也北極上面當有孔竅如鼻在上而爲呼吸而腹
中剛氣乃能運轉此竅爲上帝出入之處上帝當居
咽喉之下如人心處南極當如囊之有底無孔竅有
竅亦當微當不似北極之呼吸也吸時天升呼時天
降而剛氣則運於腹中以包地與萬物也老子曰天

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動而不屈虛而愈出朱子解橐
籥即鞴扇鞴扇有底如囊橐下連籥字當是有底之
物非如囊之無底也無底則洩水洩氣而無力矣安
能浮水浮地乎天有剛勁之氣又有呼吸之氣升降
於上下又游行於四方其形如雞卵其游如鳶飛蓋
生物也惟其爲生物所以能生物也三月九日
人受天地之氣以生乃天地之氣凝結一塊而爲人氣
既成人即爲人氣人身內外皆有氣不但經絡呼吸
之氣而已軀殼外數尺皆人氣也氣盛則陽盛而邪
魔陰氣不能近之陽輕清剛硬屬義陰重濁軟弱屬

利喻於義則純陽之氣與天爲一不間乎死生也喻
於利則純陰之氣與陰邪無二亦不間乎死生也三月十日
過有精粗小大顯微久暫寡過有深淺染淨遲速斷續
過無窮盡寡過亦無窮盡此道惟蘧伯玉知之三月十四日
從來說天無體經星二十八宿等類便是天體天與經
星行最速一日一周又過一度竊疑月行至遲不及
天十三度者以其爲太陰也星少陽耳稍疾於月或
有之安能反疾於太陽乎或者日高如在大輪上離

甚疾而不能及於至遲至卑之小輪也經星嵌在最下輪小極低故雖最遲而尤能在日月之先也火之近者閃爍最甚遠則不見其閃爍若有定光矣經星閃爍者以其近於地也地與經星俱爲陽氣之餘所凝結者故隨地不移而有常處緯星高遠故常移且不閃爍矣日光芒最大猶有定光如輪郭者太遠故也人在下面但見經星不移便依此以齊七政徵有未安存此疑以待識者之論定三月十四日

有作用處是氣無作用處是理佛家說作用是性便誤以氣爲性矣然理與氣說到微妙處極難分辨形骸

氣也精氣亦氣也魂魄氣也鬼神亦氣也天地氣也五行亦氣也陰陽氣也變化亦氣也鬼神變化天人之至精也當未有鬼神變化之時其氣未兆安辨其孰爲理孰爲氣乎氣必待有而後有理則不待於有而先有既有理便有氣有則偕有無則偕無非二物也但以理爲主則氣不能外而鬼神變化不遺以氣爲主則雖至神極變而理多罅漏三月二十日

性字理字微有別以其有圓缺之不同也人生而靜以上則常圓理墮性中則多缺圓者理也缺者氣缺之也理自圓也故曰性即理也明道生之謂性一章是拘在性中看定性書是逼融看逼融看則人性皆圓拘著看則人性多缺四月十四日

理本無臭味但不能不附著於氣一著於氣則木氣酸金氣辣便有些臭味矣天地五氣全故中和而不偏至於著物則不全人得木氣多則慈愛多金氣多則斷制多然人雖得偏氣而氣亦無孤行之理慈愛之休歇處便近義斷制之生發處便近仁君子不貴氣而貴理取理之圓滿不取氣之尖缺四月二十日

視不明者見小不見大天以仁義禮智與人是甚樣大而人不見天以富貴福澤與人是甚樣小而人偏見

之王者以教養與民是甚樣大而民不見霸者以私惠與民是甚樣小而民偏見之君子惟以大與人善與人同是也仝日

以理爲主氣不用事直前行去並無障礙天地人物無非理有形無形無非理也說甚生滅說甚不生不滅仝日

火炎上水潤下下而居下則上而不潤上而居上則下而不炎故火下水上而爲既濟也萬物居中上受水潤下受火炎水升火降寒燠備故萬物生也智水也禮火也萬事居中上有智覆下有禮載智崇禮卑明

誠備故萬事理也（仝日）

天地間止有一善充塞徧滿所以惡者亦從善來如仁是善木氣勝則爲貪愛爲姑息而流於惡矣義是善金氣多則爲吝嗇爲殘酷而流於惡矣氣靜時皆善動時或偏便有惡故貴主靜也（仝日）

水火本相交之物如雨中出電海中出日是也日電無形之火也氷炭之不相入者炭有形之火也有形則失眞故滅耳心之神明火也本是不滅之火但入於氣質如火之在炭不能如日電之無形故失眞耳惟以義理培養之則保其眞火不爲形累而不可滅矣

（四月二十四日）

予常刻一圖印中心篆一氣字氣外爲轂轂外爲輻輻外篆吉凶悔吝四字圓而圍之以象輪搭取循環之義或曰此氣圖也還須刻一理印予笑曰氣中之文卽理也若再刻理圖則止一白圈無文矣有文又是氣也且爲兩印是理氣爲二也如周子太極圖非陰陽之外別有五行陰陽之外別有太極也（四月二十四日）

泄漏天機四字不知起於何時出於何人天機莫明於羲文孔朱其泄漏也甚矣惟外道之人私竊造物之未嘗與人而人所不當有者以自私故帝天禁之（四月

二十五日）

理純而氣襍故氣質爲累然氣亦能助理故又要以義養氣恐無他則倭扎得其養則襍氣變而浩然矣

如人心精一則成道心也非有兩心也（仝日）

聖賢言語厚足以載華嶽廣足以振河海不可等閒看過如無私二字是多少蘊藉人有軀殼有神明愚者私其軀殼智者私其神明如佛氏割肉餧鷹捨身餧虎人謂他不私軀殼矣不知他却私其神明至於禪說人又謂其不私神明矣不知他正善於私其神明只要這箇不生不滅耳聖人則不私軀殼亦不私神明只是落一箇公共之理與天下人順之而已却只容說一箇無私並不驚天動地說大話也（五月朔日）

理與神爲最重理是道理神是知覺儒家把知覺看輕了佛家把知覺看重了儒家把理字看重了佛家把理字看輕了以理爲重則知覺在其中以知覺爲重則恐有障礙而義爲外也（五月七日）

天地人初生時皆本於氣氣化之後斯有形化當其氣化時人氣卽天地之氣故清明純粹聖賢多而風俗淳至於形化既久則天地之氣亦不清矣况人之氣乎所以聖賢少而風俗日漓學者可不反其初乎（五月

八日

塵世中開眼無非物欲一切禍福死生顛倒反覆無時休歇人既生此自不可脫但自己有神與此無預也

以理存神則神清以欲汨神則神濁仝日

古人凡有言動制作俱與天不相違天神地祇人鬼夫婦日用飲食俱是一落索事未嘗截闢盖為其有形上之道斯而為一也後人不識道為何物因此日與天違一似隔絕不相聯屬然其實人自絕於天天未嘗不在人內也兆思耳五月十六日

開闢混沌之說非杜撰也驗之寤寐可見矣魂為陽神

魄為陰神此二氣之動靜也心之神明則合二者而主之當其寤也二氣動靜而神主乎其中此開闢之象也及其寐也魂魄斂藏神亦伏焉此混沌之象也寐屈也寤伸也混沌大屈也開闢大伸也五月十七日

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呼吸者氣之盛也血肉者魄之盛也張子曰其始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此之謂也仝日

先賢言心中不可有一物盖謂心本虛明也有一物則不虛明矣惟身最能遮障此心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又有何物足在心中乎如此則於天地間

都無窒礙心虛而本來之明無所不徹矣故朱子謂心如經藏除去經函裏面點燈四方八面光明燦爛也又云須要和根拔盡身者根也拔去此根則萌芽不能復發而不有一物矣仝日

孟子謂形色為天性莊子謂身為贅疣以理修之則一身皆道也以欲累之則一身為累也豈身之罪哉五月晦日

范希文所至有恩學者宜服膺也凡我所至之處必當有益於人不可有損於人六月二日

聖人分別君子小人君者主也謂其能主宰萬物也小

者識見小力量小也小人侮奪爭競計較忿怨皆其識見不及力不足以勝物也一遇物欲便只見其重大如扛千鈞之鼎斷筋絕脰而不能舉焉所以忿惡辭讓消滅無存而簞食豆羹見於色也六月三日

佛氏只為一箇身撇不下只管費許多作用窮至空無反成留滯何如聖人當前放下這身只憑公理流行何等索性

朋友責善良藥苦口常人之情安有告之以有過則喜者孔子不見孺悲孟子不見夷之此聖賢待學人之道當然也我是一箇初學方慮人不見我何敢顯等

上學孔孟且孺悲夷之還是有意爲學之人近日窮
鄉十室有如孺悲夷之求見孔孟者誰耶乃欲童蒙
求我而學孔孟不見之道卽或見之而又自持不憤
不啟不悱不發之說則責善輔仁之義從我而廢矣
於人乎何尤

蜀山人十年不起念便能前知靜以爲治也卭崃人三
年坐懸崖抱木毯少放便墜拾毯往返以自勞動以
爲治也二者動亦定靜亦定也六月六日

凡物終不如始消長之自然也天地亦然初開闢時氣
清而形質亦清三代而後日濁矣人始生清氣未遠

故心猶淳其後血氣用事日濁矣此心在方寸之舍
每動一念皆自腥血中發出故多汚濁而粘滯於物
欲有時提撕起來則似别有初心超於窠臼之上故
明醒而清虛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始者善
也卒歸於善則終不失始矣六月七日

橫渠張子說如今子弟自幼便驕惰壞了驕惰二字爲
害最大君臣驕惰則國亡子弟驕惰則家敗志氣驕
惰則身損朱子敎子只是勤謹二字勤謹者驕惰之
藥石也六月二十八日

寶劍有用之器也然須於爐中煉石上磨而後成器有
用爲用無窮故煉磨亦多多者所以成就其無窮也
勿患其多也仝日

朱子曰學則處事都是理不學則看理不恁底周匝廣
大細密理乃自家固有學只是復其舊底不學則硬
隄防處事一向任私意平時却也勉強得去到臨事
變便亂了觀朱子所云覺得自家眞心在血肉圈中
爲氣禀物欲昏蔽已久一遇事變只憑舊日私意支
吾本來心性不能出頭露面事過興醒却又追悔無
及此蓋不窮理居敬之過不可言智力不足也仝日

窮理之學在於讀書處事書有難讀不厭思索事有難

處不厭研窮久之書多理會事盡省悟而理在我矣
奈何憚書而惰事乎七月一日

朱子說敬字之義云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
盡在此愚按盡字如盡己之謂忠之盡聖賢只一箇
盡字便見主一無適十分完足之道些微空缺休歇
處便非盡也七月九日

大道極活極死極活一息不停也極死一定不易也七月望日

天地不能無過不及方且用栽成輔相況所生之人其
氣質豈能無過不及耶故須學問之力過者抑之不

及者補之所以就中也至於人欲惟舉而殲滅之已矣七月二十日

孔顏說樂又說修己以敬敬字樂字俱聖學中緊要字面故程子教人主敬又教人尋孔顏樂處樂字只是工夫熟後之效敬字則徹上徹下自始至終不能外也學者不可言樂字惟敬字七月二十七日

孟子云或勞心或勞力看來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莫是皆以勤勞爲本仙佛雖不管世事然非勞苦功夫亦不能成況聖賢乎天地運轉不休流行不已生物成物何勞如之人乃不肯習勞而好逸無惑乎其愚謬背馳也七月二十七日

稷只司農契只司教夔只典樂皐陶只掌刑罰終身不改後人使之管兵便去管兵使之管餉便去管餉使之理刑便去理刑使之治水便去治水絕不自問其能與不能而循例爲之豈人人皆全材耶甚屬可笑七月二十九日

私也者自私其身求利益以自便也雖有高下清濁之不同私則一也隨世就功記誦詞章固皆私也爲學而迫切求益欲見長進亦私也先難後獲先事後得不謀其利不計其功聖賢無私之敎也閏七月二日

天行一日一周如此催趲日月奔馳如此逼迫聖賢知其然而居敬窮理日進不止故不知老之將至也凡人不覺而謬自宴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心與物下身與歲盡良可嘆也閏七月五日

夜半因念思無邪一句而忽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無怪乎註以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解之也蓋天理流行發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此心一刻不存則天理壅塞隔礙而不流行發見矣此邪之爲害也然不但邪之爲害即正亦有偏倚之害天理雖存而不能周徧則不能活潑上則遺下下則

礙上而不能在在流行發見矣夫天理雖活實一定不易之物君子順而安之與物同行與時同流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與鳶魚天淵同運並行而無違焉者也其活潑潑地爲何如乎閏七月二十五日

存心致知二者爲學之大端只看各人自家以何者爲重有人於此千伶百俐於道理皆能有見却不能得之於己這便該以存心爲重有人於此篤志苦行於凡事皆能有守却不能合乎大道這便該以致知爲重如堂有前後門由前門可升堂由後門亦可升堂也但二者缺一不可耳閏七月二十六日

心不可毗著一物不可戀著一物聖人順天之道清明在躬未嘗一物倚著心如太虛愛憎取舍皆不足以撓之利害死生皆不足以動之伊川先生嘗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懼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問之曰心存誠敬爾觀此見古人存心功夫非一朝一夕而然也全日

橫渠學成德尊然猶秘其學明道曰聖人之道不明於世久矣時人是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之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又

橫渠以為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雖貧不能自給苟門人之無資者輒麤與其由程張觀之則今日欲接引後進不待其人之能問能疑而先有以導之不賒繩以清苦之矩而先有以贍之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也全日

聖學不明今人厭棄道學久矣與人語只宜先論世事把事情說透了末後引歸經書去則人可因事而悟理若啟口先引聖言而後論事則人早有厭棄心不惟不信聖學將並我所論之事亦不信矣八月二十二日

朱子謂上蔡之學初見其無礙甚省之後細觀之終不

離礙底見解如灑掃應對只是小學之始然其終之大者不離乎此上蔡於此類處便說得大了便是不安於其小者初者朱子說個安字最為儒釋之別處蓋不惟利欲之心當無即學術中好高騖遠之心亦當無也一有此心便不安矣淡然無欲者安也處事接物不厭煩勞者亦安也九月三日

義利判然兩途如水火之不相入利心一分不斷則心術一分不好須斬斷了這根子世間東西皆不足置胸中事物之來便一刀兩斷去凡有攸往無不利矣九月六日

守心守口呼吸勿走九月八日

宇宙止以道為主宰天地聖賢一體而已聖賢用於世則為見龍不用於世則為潛龍潛見無殊同一龍德也以其陽剛之道足為天地間之主宰也九月二十日

讀書為身上之用而人以為紙上之用做官乃辛苦之時而人以為快樂之時衰年正勤學之日而人以為養安之日科第本消退之根而人以為長進之根可嘆九月二十六日

變化氣質無如主敬本性陷於氣質之中須用敬以陶鎔之陶鑄久漸得鎔化而氣質復歸本性矣十月十四日

讀聖賢書易治病難讀兵書易用兵難讀經傳易做事難聖賢所做的事載在經傳讀之理似可尋至於本身做時則其理不見矣蓋事物之來紛紜變化其理微而難測非有心致知工夫純熟者不能運書理於事也十月五日

老年見小兒所玩者淡而無味至於利欲外物自君子視之與小兒所玩者何異人奈何耽嗜戀著十月五日

天地只是太虛中一物耳如日月便是他兩隻眼睛風便是他氣息水便是他血雨露便是他汗液之類蒼蒼與黃土便是他氣質乾坤便是他性情聖賢便是他心合數者觀之總只是一箇大物耳一箇大物中又包許多小物如人一身須合許多骨節毛髮而後成一身也豈有二物哉程子云人當終日對越在天此是下學之士既失而復求之之法若論本初何須恁地十一月八日

比干是能中庸不是蹈白刃故孔子謂之三仁得與微箕並也十一月十日

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歐陽公云老氏貪生佛氏畏死不知生死之道把生死當一件天大底事高者陷於佛老卑者溺於憂懼而無自立之地矣十一月十一六日

太極只是公共之理鐵定在這裏無動無靜而動靜陰陽自生生而不亂孔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矩便是太極模樣心所欲便是陰陽動靜任他陰陽動靜而此心之理定在這裏未嘗與之俱動俱靜也周子云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此之謂也仝日

大學註言氣稟物欲人之害性不外二者而已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有清濁則質有清濁如豚魚木石則濁之至也是以不能通理而拘於氣也物欲雖後來所增似不難去然其來也如面牆如陷水而浹於血氣橫於心目何害如之乎十一月二十八日

朱子謂聖人是赤骨立底天理蓋聖人八面玲瓏一清徹骨如無血肉底一般身邊那有一毫濁氣太極圖上一白圈子似之其中寂感動靜非無陰陽之氣而氣以理爲骨無拂淸白仝日

軀殼城郭也血氣水火也心神主君也城郭而周圍矣水火而焚溺矣主君而寇盜矣失其本初變而至此故克己爲要也克而勝之化之則主君以宰治而不害水火以溫潤而不傷城郭以閑衛而不困此己又何嫌乎故又曰古之學者爲己十二月朔日

儒言萬理釋言理障儒言生生釋言無生儒言天命釋言天地爲幻妄儒言踐形釋言四大爲假合儒言朝聞夕死釋言不生不滅非大智大勇者不能距釋而業儒也非至仁者不能成儒而滅釋也十二月三日

人用錢財只可向天地求不可向人求天地生物原以濟人人有物只以自濟我求諸濟人者尚可得若求諸自濟者則必不可得而刼奪從此生矣君子不求錢有錢以濟人不以自濟也十二月三日

禍兮福所倚禍兮福所伏一陰一陽互爲其根輪回環轉往來而不息也畜避禍者先避福福無則禍亦無矣貪福者禍必隨之蓋二物相伸往來之自然也孟子云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孟子非示人求福也智者知之則俱不求愚者不知則但求福十二月十六日

理之一字孟子而後無知者至宋周程始接其緒至朱子大明其旨而曰理者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北溪陳氏又曰理本圓本渾淪無形狀無界限間隔朱子蓋言其用而體在其中矣陳氏蓋言其體也是卽程子冲漠無眹萬象森然已具之說也卽孔子之太極周子之無極也學者不能知此則性命之旨不曉所學何事乎十二月十八日

理生神神生氣氣生形形氣神有也理無也自無而有其初則神神盛則氣氣結則形愈趨於有也有者無之所爲無者有之所宰其離也判然二其合也混然一故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者諸子之陋也癸丑二月朔日

仙佛皆見道之虛而不見道之實皆知留此身而不知去此身不見實道故一念一事皆足礙道不去此身故長生無生皆不離身也夫道者公共之物也泰一我於其間而長生無生一我不化則其礙道也甚矣故聖人生則神氣皆合依形以存死而神氣皆散隨化以亡身存而道與存身亡而道不亡何嘗礙道乎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二月二日

善爲學者見異學而所學益堅不善爲學者見異學而所學不同是以學貴精專也張旭學草書耳見公孫大娘舞劍而悟夫劍何與於書而旭何因以悟哉蓋精專之功益弘多也異學不移吾學而助吾學也二月八日

學者之學當如女子之嫁從一而終百年苦樂依之而己不可見異而遷也學學聖人而不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嗚呼決矣二月二十五日

君子善善長而惡惡短此道從來遠矣況至後世天地之氣日衰生物漸不及古理勢必然雖天地亦無如何也抱不平之氣輒謂世無好人即此不平之氣自己先墮於衰氣之中而不自覺矣更何暇責備他人乎君子以仁禮存心凡所到之處所接之人惟以愛敬之心行之蓋如同舟共濟相與引掖扶持其度此日月共治此身心客氣安所用哉十二月十日

張子說顏子不及聖人處只是心麤心者神明之物亦血氣之物也純乎義理則心細雜乎血氣則心麤顏子只是尚有一半分血氣在血氣亦非不好之物自古忠臣孝子不知學問者多矣豈非血氣之正乎但非以理爲主耳所以學者必入聖人之室也二月十八日

聖人無我仙佛亦無我仙佛無我仍有我在聖人無我則我與萬物同歸大化而我竟無矣故爲仙佛者多爲聖賢者少也三月二十四日

不可生出世間離人事之心只於世間人事中鍊磨鍊磨之久事事合道事即是道矣四月九日

聖賢心內熱氣如大暑蒸蒸萬物長養常人熱氣只一發便化不能再繼其氣甚微也苟能即此微氣擴而充之必有到處五月四日

儒者不講心性只講文詞是猶不立粉壁只求繪畫不買布帛只求染皂也不知先立粉壁縱無繪畫猶可以蔽風雨先買布帛縱無染皂猶可以遮形軀苟置心性於不論雖有文詞將焉用之五月十四日

世人終日不知恐懼憂勤二程先生獨知恐懼憂勤故周子復以聖賢之道進之令尋仲尼顏子樂處今人且宜先知苦如此三年五載收定此心而不放然後於苦中見樂也周子令程子尋樂吾今欲世人尋苦六月十一日

莫非命也一句兼理氣說順受其正單主理說九月二十日

持其志無暴其氣思慮須依道理不使心有閑雜思慮便是持言語動作須依道理不使口有戾詞身有慢容便是無暴十二月二十四日

道理虛處易到實處便難做故仙佛常有而聖賢常無也學者讀書推測道理似能覺悟及發言處事便多窒碍故朱子臨終諄諄教門弟子云惟事上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學者離物與形而求道終不得也甲寅三月二十四日

伊川離京令朱公掞訖范淳夫取資善堂近冬小魚投之河中此微末事伊川言之朱范二公遵之朱子録

之可知存心不論事之大小也五月十四日

變化氣質如鷹化爲鳩雉化爲蜃並形體而改換也雖肥瘦長短鬚髯多寡仍是舊狀而肺肝骨肉之習染故態已銷鑠盡矣要之在誠其意耳五月望日

今人讀書動說某人能目下十行殊爲可笑朱子讀書只云讀上句如無下句讀前章如無後章古今人用心不同如此五月十七日

天氣也地之上皆氣也地上之氣稍鬆緩漸高遠漸緊急日月星辰猶在不甚緊急處星在內日在外故星行過於日非星速而日遲內外遠近之勢異也日月星辰皆陰魄皆依地而有不動之根故晝夜運轉而步位不亂也若天則陽魂無形狀無方體愈高遠而氣愈急故能舉地也蒼蒼者非天有色也凡物遠視皆蒼色也無物遠視亦蒼色也八月二日

這道理鐵定不可挪移常川不可止息上蒼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有一寸差錯便亂自古至今有一刻停止便壞天道如此故所生之物亦如此不如此則不誠無物矣八月十九日

以氣質而仗節死義者有之苟加之以學問之功以變化其氣質則其公而大也又將何如八月二十三日

邪思起宜止之止之可以無乎曰未也思雖不起而邪根猶在不能無起時也程伯子見獵心喜是獵根猶在也欲除根者除其苗而可矣除之不已至於積久則其根自絕故四勿在視聽言動用功外面攔截正是裏面鋤除也八月二十五日

古之學者爲己俗儒不知己開有知己者又每流入佛老去看得這己又私小了惟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矣這才是知己九月十二日

既在覆載生成內做人有物必有則則者理之節文也節文者禮也一言一動非禮則已悖於天地覆載父母生成矣此所謂小人悖之凶也理無界限間隔毫一髮而全體爲之動故我之一言一動而天地萬物之從違應之十二月二十六日

人在道中如魚在水中魚不能離水人不能離道飲食語默動靜坐立無不與道爲融也融洽則吉違逆則凶不違計及後報也鳶飛魚躍俱在道中但彼不自知耳十二月十五日

有滅國滅家滅身而不失其公正者有國在家在身在而不免於私邪者可見道論邪正不論成敗也義在是非不在利害也故君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

不計其功十二月二十四日

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一語學者宜終身奉為龜鑑蓋成敗利害壽夭總付之不可知之天而以正心為主也除夕

讀書日記卷之二終

讀書日記卷之三

安邱劉源淥直齋甫著
歸安陸師巢雲甫定
後學馬長淑漢荀甫較

記疑起乙卯止癸酉凡一百三十一條

人之胸襟須要廣大高明方能窮理方能應事稍有狹小卑暗處便有悖理害事處乙卯四月十七日

合抱參天一芽之充也桀紂幽厲一念之充也易云小人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小惡者一念也閏月二十五日

舜不殺象而封之以其害私而未害公也管蔡則勢與天下不得不除矣父為子隱者其害止一家故不以義掩恩若及天下則不為子隱矣六月四日

有血氣而後有智慮此人心也故多欲焉然資此以悟道人心即道心矣所謂變化氣質者變人心為道心也此誠之者人之道也仝日

火著物則然物盡則火亦盡此陰火也陰善著物與物俱息與物俱消惟日火為陽火故不著物而能然不與物息不與物消凡人之心陰火也聖人之心陽火也六月十日

才以治事敬以執事然聖人但以敬教人不以才責人

盖以才能治事亦能亂事徹則收斂此心事無大小無敢慢雖不中不遠矣故聖人常以敬教人（七月十六日）

神貴虛理貴實神稍不虛則纖毫已足爲累理稍不實則絲髮便是罅漏佛氏以神爲主故虛之以至於寂無吾儒以理爲主故實之以至於充滿然至實之理蔵於至虛之中一念不虛則一理不載便罅漏百出矣佛氏如一潭空潭吾儒如一潭清水相去何止千萬（七月二十八日）

君子之心以理爲主一言一動皆依理行凡榮辱得失利害死生衆不得參焉故常剛正明決簡易坦直而

觀萬物萬事皆有定規無容游移又何思何慮乎（八月朔日）

飲食衣服宮室之類皆不得已而後用之則嗜慾清矣（八月十一日）

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故君子謹小慎微不以善小而不爲不以惡小而爲之所謂常言亦信常行亦謹能大而不能小尙爲賢人之病况未能大而先失其小者乎（十月十四日）

得元亨而爲仁禮得利貞而爲義智仁禮爲生長義智爲收藏故君子之於人也仁禮之意多其於己也義智之意多非義無以爲成己之仁非禮無以爲成物之智故四德必相資也（丙辰元日）

動靜者所乘之機也乘字似把太極說得無力了然太極本不用力也（正月四日）

理不離氣而不雜氣理爲主宰而氣聽命焉氣自理出也自理出者浩然之直氣配乎道義者也自形氣生者陰濁勝而害乎道義者也故倚氣而行亦有暗合道義者畢竟氣爲主耳不如理爲主者其氣清正而無過不及也（正月八日）

薛文清曰克勤小物爲學之切要蓋見道之無物不有

無時不然故云（二月三日）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不知其道未有不遺理而治心者蓋理道也心器也理爲本心爲末理爲源心爲流本末源流不分二物然其實則有殊理者自然之物不容修治心者變化之物順理則治逆理則亂修治之功不可一時有缺故心存於理中則爲神明心放於理外則爲鬼魅理也者虎兕之柙龜玉之櫝也學問之道朝乾夕惕日就月將以治此一心使之循規蹈矩無敢一時逸而去之然非見理明守理定則防閑不密而物得引之於外矣

此學問之道不可一時飲也六月念日
父母遺體四字常常省驗不可忘也夫此體爲父母所
有則父母主之不得自由烏可將父母之體妄動乎
丁巳二月十九日
弈之善者謂之通局言其一著即通全局之勝負無一
著不與全局相通也聖人之應萬事亦然事無大小
無不與大本相通也二月二十五日
一向在事物上著力則有功利之弊一向在心意上著
力則有虛無之弊故須敬義夾持也九月四日
無神之形其形必壞無神之氣其氣必散形氣皆以神
爲主也然無理之神其神必滅神又以理爲本耳戊午
三月朔日
人之日晝得日光夜得燈光而後見如月本無光得日
光以爲光耳夫人身惟目爲有光而且如此然則人
一陰物而已矣賦形有定坤之方也然人之性則陽
也以其輕清而無形狀無方體也以性制形則形不
爲得以形蔽性則性不爲功故君子踐形以其能盡
性也己未十月十一日
天命流行人之日用處事接物皆是也聖人自然流行
與天合一學者多私則多違須用思索以通之持敬

以體之處事接物一以天命爲依而我不與焉則事
無不立物無不和矣壬戌七月二十三日
天地如大洪爐何物不銷鑠盡吾心亦當如大洪爐須
敬以束之使之光徹直上如是而私欲之生如點雪
事物之觸如燎毛矣全日
責善固是正道然當和悅從容以出之蓋天理之自然
也若氣太激厲言太迫切不惟於理不合亦且於人
無益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言乃可聽八月朔日
遇事遇人皆當敬之以其素日所學於斯而見體驗之
實也八月二十日
變化氣質者此心變化也如龍蛻骨如蟬蛻殼私欲意
見俱於闇中脫離乃爲變化也八月二十九日
流注想者動之蓮也昏任心者靜之疚也凡人之心動
則流注靜則昏任去此二病存心之要也八月二十九日
心者人之神明爲一身之主何等尊重故稱之曰天君
而乃雜念邪思以役此心使之沉於汚濁卧於灰塵
則輕賤莫甚焉宜其與聖道不相似也所謂致廣大
極高明豈過爲推崇與恭其德性之本分然耳十月四日
易大傳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蓋天地不言鬼
神寂然人於其間忽發一言則聲徹九霄忽行一事

則形見日月不啻驚天動地可不愼乎 十月六日

人只要必有事焉時時刻刻不可休歇間斷纔無事便怠惰昏塞朱子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心無所用閒坐而已玩此可得必有事焉之方矣 癸亥閏六月十九日

上帝居北辰提百神之綱挈萬物之領不宰之宰是以亘古今而不失其序也程子云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至哉言乎非知道者其孰能言之 七月朔日

釋道之克己也尤力然其私己也爲尤深其克己也生葬活埋堅久且固其私己也天消地滅彼自獨存

七月二十六日

小學所以學孝弟也讀萬石君長子建爲郎中令建老白首萬石君尙無恙每五日洗沐歸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浣滌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爲常蓋在朝身爲老臣在家身爲童子不得委之他人而少自怠也爲人子者當知之 九月四日

子思云贊天地之化育朱子云只是大化恁地流行隨得是便好隨得不是便過他不任子思一箇贊字朱子一箇隨字都與孟子故者以利爲本利字一般蓋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他無心流出我隨其

勢而利導之如宥禮祭禮主人行之必用贊者贊者先後遲疾不失其宜主人自不差錯豈非贊者之智隨耶 乙丑三月二十八日

五行之數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土無定位寄旺四者之中故五寄一則爲六寄二則爲七寄三則爲八寄四則爲九四者用事五不用事故易有四象而無五象如六七八九是也由是推廣則河圖仍是五行也河圖一每生二故一生六二生七三生八四生九也夫一每生二則一當生一二當生二三當生三四當生四矣而乃生六生七生八生九何也蓋一之在

先者本體也一之在後者所生之用也此所謂一每生二者也然二之云者後一並先一而爲二耳所生不外乎所本故不成三而成二也有生必有成非土何以成之一者生也五者成也一與五合非六而何凡物之後者重濁有迹先者輕清無形故所生之用各有土五而六七八九各在四圍之外而土五則合四處爲一處而總挈之以居中人但知四行之用各有一土而在外不知四行之體共有一土而在中也故體則五而用則十猶水火木金之有生數必有成數也然則河圖者四象而已四象者五行而已五行

者五性而已丁卯三月二十七日

齊宣王不能用孟子齊之不幸而秦之幸也宋神宗不能用程子宋之不幸而金之幸也十二月九日

上古人心去天未遠故萬國並育而不相害後世人心私欲日肆故雖兩國亦必鬬爭故統一天下不復封建理勢所必至也上世帝王之後必得茅土以保全後世帝王之後求爲匹夫不可得此亦理勢所必至也公私理欲之朋毫釐千里不可不察也若能公理存心勿求天下之利盡歸一己則無論分封一統無不保其後者也戊辰三月望日

死生之際亦一大節目故儒釋不同而其注意則一但釋所重止此儒所重不止此耳周子言原始反終張子言存順歿寧平居之講習者至矣孔子言殺身成仁孟子言舍生取義臨事而應變者盡矣孔孟周張所言不外乎仁義非有所爲而云然也若夫釋氏所言則其意止爲生死計耳豈可同日語哉或曰釋氏云毘尸王割肉餧鷹救鴿慈力王割耳燃燈薩埵太子投崖飼虎月光王捐捨寶首觀此四事豈爲生死計乎曰彼所謂生死者有二物焉其一妄者四大之假合也此爲輪迴生死之物故棄之惟恐不淨其一真者法王之身也此爲不生不滅之物故悟之惟恐不明捐生留其不生滅形存其不滅謂之不爲生死計焉得乎七月十一日

氣稟人欲爲害久矣在人之欲或能去之在天之氣非人力所易去者也其初陰陽五行雜揉之氣稟於人身乃天之所爲若不知此而率氣徑行悍然不顧方且以無愧無怍自負其不收天下事者鮮矣古來亦有以此建功者然而終不可恃也學貴變化氣質理氣均稟於人身即以其人之理還治其人之氣所云德勝其氣性命於德者先儒豈欺我哉己巳八月三十日

伏羲六十四卦橫圖自下而上周子太極圖自上而下主氣而言故自下而上主理而言故自上而下主理言不得不少故言及五行而止主氣言不得不多故言至六十四卦猶未窮而四千九十六卦寓焉蓋太極不離乎陰陽安得不多太極不雜乎陰陽安得不少何可岐而二之乎九月二十一日

書者聖賢已成之器也方其未成鍛鍊錘鉗幾經製造我末之見而驟取其成器觀之遂欲用爲我之器焉宜其扞格而不入也如觀塔者觀其相輪而已矣曾不知其鳩工聚材築基之艱難也聖賢之言類撲不

破盛水不漏固有由也讀者須求其由來而盡其致此之功焉斯爲善讀書十一月三日

仁包四德必兼四德而後成仁不然虧俗文少斷制欠明察而一於溫惠則必至於兼愛無父率獸食人矣十一月望日

周子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朱子曰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長底義義便是收回底仁愚按義之方長則曰仁仁之收回則曰義是一物而已但以消長而異其名耳當其長也義在裏面此即動中靜感而寂之道也及其消也仁在裏面此即靜中動寂而感之道也義中有仁仁中有義是一物而已一仁一義互爲其根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人之道一也十二月十六日

上蔡以生意論仁與朱子天地生物之心之說同蓋卽所謂天機活物者也苟不能領會則錯認爲生之謂性之生而以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爲性矣故程子說識得則活潑潑地不識則只是弄精魂正謂此耳毫釐千里之別不可不辨十二月二十日

心之體靜也心之用動也靜中有動者存焉動者卽命之流行者也動中有靜者著焉靜者卽成之者性也流行繼善之動藏於寂然之中乃一本之大德也成性各正之靜見於感通之際乃萬殊之小德也庚午元日

仁義禮智根於心是集義所生者根生二字俱不倚靠造物只憑自家力量自爲造化理氣二物由我而前以至壯固一似並不與陰陽五行相干者然如此方是學力正月二十七日

大禹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此聖人之中道也僊人白玉蟾自贊書像曰千古蓬頭跣足一生服氣飡霞笑指武夷山下白雲深處吾家此不衣服不飲食不宮室賢者過之者也朱子曰君子思量苦底小人思甜底蓋天理人欲之分正在苦甜之間也禹惡旨酒而好善言亦是此意正月二十八日

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其待人則渾是一團和氣蓋端坐體也待人用也體是實理用是和氣體用兼全理氣統備此所謂體信達順者也二月十三日

此人身實爲欲種種子不滅旋生芽櫱所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者也君子知之故己旣克矣而猶防身戰戰兢兢臨深履薄得正而斃而後已焉也二月二十日

朱子每言須臾毫釐一息一髮小而無閒處非過於纖悉也蓋天理滅亡之所關人欲入寇之所在微有間隙生死攸分豈淺鮮哉如日月周天江河流地一有斷隔則不周流矣諸小天下莫能破焉信哉十二月二十一日

厭人事之煩猥則是私意而已大公之理生生無窮人事之所以無窮也而可厭棄乎哉聖人但有調燮參贊耳曾晳能見大意而畧於事爲猶不免於狂焉此顏子博文約禮之功所以爲至要也五月七日

或問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程子以此二

句爲浩然之氣何也曰言生氣也七夕

上面天理下面人欲心在中閒可上可下登而上則甚難崩而下則甚易安得不下達者多上達者少耶八月二日

人能看得文章富貴輕了便可以入道文章是名富貴是利若是貪名圖利如何做得君子九月五日

只是直豎脊梁骨提醒這心勿教昏惰走失遇事接物須要子細分別是非非底決要不爲是底決要去做如此度日朝暮時刻不敢忽忘便了別無計較利害指望功效之意也九月二十五日

看孟子須識性善求放心兩章性善道體也求放心爲學工夫也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章此便是性善之注解看牛山之木嘗美矣一章此便是求放心之注解十二月二十五日

靜而理感便是動動而理安便是靜感也者知天命也知覺不昧而敬以直內也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安也者敦典庸禮也發皆中節而義以方外也艮之所以止其所也一理貫之動靜不貳者也辛未正月十九日

桑田海水是小變化天消地滅是大變化太極不雜乎變化而不離乎變化所以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而循環無窮也若非太極則陰陽且不能自生況能無窮

乎二月十九日

學須要變化氣質然難措手不如說克己己既克矣又何氣質之有三月二十五日

大德者必受命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此皆以理言若事則有不必然者故理氣爲二物也四月二十三日

以克己爲存養則心力剛強以致知爲存養則心神明快致知克己皆爲學之要務而皆所以養此心也朱子曰統體操存不作兩段其此意歟六月朔日

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此朱子臨終教門人之口訣也夫爲學之要不過致知存養克己三者而已是者

為是非者為非此致知之學也審求決去此克己之學也事事如此念念不忘此存養之學也勉勉不已循環無端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學者豈可舍是而他求哉六月二十七日

朱子祠事齋居聽雨詩云刀筆常時倦簿盈齋祠今喜骨毛清與君此日俱無事共愛寒堦滴雨聲聖人之心寂然不動空蕩蕩地故點著便動觸著便應故浴沂風雩鳶飛魚躍吟風弄月無不活潑潑地也七月九日

人閒之事紛件有始有終乾知大始坤代有終非乾道提綱挈領以啟其端則坤無起頭之機非坤道貞靜堅實以就其業則乾無結成之處閏月八日

問敬何以用工朱子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問三月後亦違仁否曰畢竟久亦閒斷如不貳過過便是違視聽言動照管不到便是過愚按身易過動心易過思二者之過賴敬以寡之人保身心如保赤子畧錯錯眼便入井矣閏月十二日

登州海市氣所結也山澤中亦閒有之溫州甌海亦有之蓋氣聚則成物也陰氣勝則成有形之物陽氣勝則成有氣無形之物日星雲漢有氣無形山川人物有氣有形但形屬陰氣屬陽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所以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物各從其類焉閏月十六日

做官只一箇不要錢便已與吏畫為兩途與民合為一體而吏畏其威民懷其德矣此外有無窮道理尚要細講閏七月十日

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屬金屬秋剛果決烈劈物兩開擴充此心勿令依違瞻顧則天下事物不難制矣至於遷善改過尤宜此心制之蓋惟斷決痛絕乃能變惡而成善耳八月十八日

朱子教人持守曰學者工夫且去翦截那浮泛底思慮

愚按此正是誠意工夫初下手處蓋人心無形影其分善惡全在動意發慮處不惟大段惡念是惡只此乍往乍來底閒念慮便不與正理相干人能翦截了此等意念使此心常常惺覺則清明之中義理昭著矣八月二十二日

輯書如製狐白裘自是良工心苦十月十九日

學者只要一箇不閒斷造化閒斷造化便死了而況於人乎不容一物不閒斷也不與俱往不閒斷也精神昏惰閒斷也浮泛思慮閒斷也橫而言之閒斷則脈直而言之閒斷則滅十一月八日

儒者能務本則於死生禍福一切外誘不能奪其志矣彼異端者首以死生禍福恐嚇衆生因以虛無寂滅或誣聖道謂其虛無足以去理障起輪回使聰明者厭道理愚騃者怵禍福是以天下之人陷溺其中而不能反也學士大夫讀聖賢書自家門裏有堂有室曠而不居而乃墜坑落塹匍匐而從異途以利其苟免之妄術可哀也哉壬申正月五日

學者須如勾踐圖吳卧薪嘗膽做一二十年死工夫方得正月五日

天地如大洪爐何物不銷鑠人生洪爐之中銷鑠何待言異教乃有長生無生之說以求自私自利到底豈能外此銷鑠聖人發明性命而言大本一源之妙人能自立大本則夭壽不貳此身自有大公之主宰尚何利害生死之足言二月二日

靜時只是存心動時方可窮理葢心雖具衆理然當靜時只有義理根本未有條件故只操存此心以養其大本及乎事至物來一事一物各具一理但理是箇埋頭底東西非盡心研窮必不能見又須常常持敬以存心方能不放過也二月四日

天理流行不息吾心是也必有事焉則活潑潑地不待觀諸鳶魚飛躍也須是靜裏不要滅了他動裏不要走了他把住放行乃常常在我手中也二月九日

太極形而上者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形上者理也形下者形上之渣滓也陰陽太極之渣滓也天地又陰陽之渣滓也地與萬物又天之渣滓也氣質血肉乃人之渣滓也至於名利富貴又渣滓中之渣滓也二月二十三日

尋常約信斷不可失雖事細小無甚關係而關於心則大也小事不信此心慣成游移大節亦易奪矣三月八日

理本自然天地生物雖是至沒緊要之物亦生生而不已非天地有爲而生之也自然之理在後儒遵天地不能自已耳夫此自然之心人皆有之者也即如孺子入井惻隱之心非無所爲而然者乎一有所爲納交要譽而自然之理喪矣人之初生本全此理既生之後氣漏欲塞此心隔礙此理故不得不學耳學者但求復吾本來之理依舊無所爲而已矣三月八日

朱子謂講論之樂講論者申明聖賢道理也常人聽之總是逆耳苦口如人久在鮑魚之肆一旦聞芝蘭之氣方且噦嘔不受安知其香耶豈知逆耳苦口正起死回生之藥服之瞑眩病乃得瘳今之樂處即昔之

所謂若但腸胃蕩滌眞性來還故能辨香臭而識眞味之本然三月十一日

吟風弄月這便是下學處若上天之載則無吟無弄矣三月十七日

敬齋箴學者所持誦而奉行者也其中如對越上帝云者學者不敢不信至於折旋蟻封一句學者未必愼思不知此乃是最喫緊處稍一忽畧則蟻封壞而折旋差矣獲罪於天無所禱矣尙何對越之可言哉下文數段各有地頭總是折旋蟻封之注解三月二十一日

本天親上本地親下自有清濁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均得乎天性而蜂取花蘂蟻慕羶臊清濁迥別四月七日

太極兩儀降生人物靈光寶藏落在人身然有精粗上下之等其粗者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所謂形而下者也其精者則仁義禮智之性所謂形而上者也儒家收拾其粗而下者所以曰日飛昇儒者窮盡其精而上者所以爲聖爲賢四月十六日

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以天治人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以人勝天也五月十五日

太古之人氣化而已理氣無遺何有物欲其後男女形化嗜慾生焉踵事增華有加無已文物日繁嗜慾日多禮樂不興殺伐不息所以三代不及唐虞漢唐宋明不及三代聖人刪定贊修立教垂世所以反吾之天立吾之命者也善乎南軒之言曰無所爲而爲者義也有所爲而爲者利也君子學道爲所無爲則是形化之人理氣無遺嗜慾不生與氣化等人貌而天者也五月二十一日

爲學須是涵泳從容有箇活潑意思方有長進若是苦切則心不靜身不安去道愈遠矣今日講學每愈苦切全無和氣出來人安肯聽此無他只爲以形氣爲主不能以理爲主故爾六月九日

程子四勿箴切而詳矣要知仁統四德然成仁工夫却在義禮智上四非字即智四禮字是禮四勿字即義三者備焉而後仁在裏面活潑潑地流行而不息也七月五日

明道先生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飮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朱子以爲此是艮其背氣象又言心不可有一事由其說觀之則明道之心如鑑空如衡平不規規於事爲之末豈非百世之師耶七月十七日

明道先生放蝎頌曰殺之則不仁放之則不義愚按蝎是毒物自帶得箇剪滅之理來然而蝎亦天之所生

常得循生生之理來遇此左右兩難無所逃吾過矣然與其失之不仁寧失之不義於是決意放之又作頌以自責其過學者須知仁包四德元爲善長苟能自熟其仁使生生之理常流行於吾心雖有過舉亦不害仁所謂觀過斯知仁也八月二日

子溫而厲仁中有義也威而不猛義中有仁也恭而安禮之用和爲貴也八月十日

剛氣生聖賢聖人是全剛氣賢人是偏剛氣仝日

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者貞也及其待人則渾是一團和氣者元也學者未能學此則當先學仲弓敬以持己所以爲貞也恕以及物所以爲元也十一月十一日

史書本是喫緊爲人勸戒而作也前人已死善者自不用此浮烟之名惡者又何必載其遺臭之跡善讀者能以之勸己之善戒己之惡則史爲有用之書矣若見褒語而動圖名心見貶語而生文過念則史書徒爲壞人心術之物矣豈不大負聖賢哉更有最下者徒記誦其故事誇多鬬靡以濟其詞章之用而欺無學之人並壞人家少年子弟則天理滅盡矣十月二十六日

福善禍淫天道自當如此苟或不然便是天自失其道聖人則賞善罰惡毫釐不差故聖人爲天地立心而能贊天地之化育也十一月十六日

學者當尋孔顏樂處朱子謂顏子之樂恬靜曾晳之樂勞擾邵子之樂顛蹶學者辛苦工夫日久有得其始顛蹶其繼勞擾至於成德萬理明徹無思無爲乃可言恬靜耳十二月二十八日

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蓋蔵至於極則和氣油然生焉此即貞下有元翕聚而後發散之義也春之本在冬也癸酉正月二十八日

朱子詩曰有情從是妄倘裏定無情所以大學云心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也明道先生曰心不可有一事尹和靖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其皆無情之義歟故朱子說謙卦有曰太極中本無物仝日

艮其背不獲其身內不見己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外不見人也所見者何物惟見忠信篤敬參前倚衡而已矣二月六日

小人用物閎而取精多則其爲鬼也必厲君子用理閎而取義多則其爲神也必誠仝日

三光有象而無形又在剛風之內輪轉無休如何定位不亂蓋有陰精爲之主耳故聖人以主靜立人極焉

坤之六二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主靜之謂也即陰精
也日全
萬理澄徹則一心愈精而愈謹一心凝聚則萬理愈通
而愈流二月十六日
在下位者犯上則觸法援上則枉道君子由義亦不觸
法亦不枉道詩曰不忮不求語曰危行言遜皆是惟
義所在而已二月二十日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
平橫渠先生賜學者語不知今日讀書人有能念及
此者否二月二十三日

五倫各有所屬父子兄弟屬仁君臣夫婦朋友屬義屬
仁者早故生於有生之初屬義者晚故成於既生以
後屬仁者主愛而不論是非屬義者主敬而專論是
非二者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所能爲者也人各欲自
盡而已二月二十七日
人當心機不活意思窒塞之時便是氣質昏濁天理將
滅之兆便要抖擻精神喚醒此心使勿退息二月晦日
人當惻隱萌動之時須要廓然大公克去己私天理方
得流行不然則是兒女子態耳三月初日
天地之間但以理爲主理不與天地同成壞欲者空中

之雲水中之影旋起旋泯者也三月十九日
明道謂心不可有一事蓋言存養之道也朱子謂應事
如無事時方好蓋言艮背之道也按二說皆言主一
於天理者也三月二十日
欲弭盜必先去貪官故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
去貪官必先清心寡欲故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四月望日
明道先生言君子終日對越在天朱子言對越上帝皆
敬以直內之學也這正如上危木橋一般一失脚便
跌落下去曾子所謂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正是這箇

境界五月朔日
君子造福小人享福造福者憂勤惕厲以成之享福者
般樂怠傲以敗之五月十九日
論語云無求備於一人又云及其使人也器之按朝廷
用衆人以治天下如集狐白以成裘非一材之可完
棄一材則不可也大抵正人多短於才才人未必皆
正善用人者使正人在上位以定天下之志使才人
在下位以辦天下之事則政可舉矣六月十日
兩漢聖學已遠然餘氣未盡所以風俗近古此後則人
心愈壞高者參禪低者科舉盧無害道功利害人明

德新民之事不惟無人做亦並無人說矣朱子平生
精力盡在大學凡有身心家國者欲其治而不亂可
不講習之耶七月二十五日
祥瑞之說乃是姦人逢君杜其憂盛危明之念啟其豐
亨豫大之心大家放縱以遂其私耳如麥秀兩岐等
論雖近農事然亦無補王政耕三餘一耕九餘三使
有蓄粟如水火不此之圖而言祥瑞謬矣大抵小人
自私而不忠故多佞妄君子憂國而愛民故皆實政
也全日

天地之閒一理而已氣者理之所生也理爲母氣爲子
然理微而氣壯壯子勝母類多悖行心者理氣合而
成者也氣之精英爲神故道家謂氣者神之母神者
氣之子然神動而氣愚愚母牽子類多擾亂張子云
德不勝氣正謂此也七月二十九日
朱子謂子靜之學看他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禀
之雜把許多麤惡底氣都把做心之妙理愚按只此
一條便已破的矣蓋人心道心古有定論所謂惟精
惟一者正恐人心亂乎道心耳子靜只說絕斷物欲
便是千了百當任意做出都是天理殊不知氣有不
好處夾雜在裏豈不害事他只認得箇惟危之人心

守得這箇便了所以不教人讀書窮理便近於告子
之外義陽明竊述其意只說良知便以無善無惡爲
心之體二三百年宗主其說莫之能覺　先生剖
分其弊朱子之學乃大明　者朱子之功臣也八月朔日
不罷之君子不可得見也後世國家用人大率只是中
人須是朝廷平日造就之使之成器然後可以應用
若依明道先生學校之法則不患人材不足用矣八月五日
或問司馬子微坐忘論程子謂坐忘卽是坐馳何也曰

程子以其棄却形上之理而徒營營於形下之心則
愈收而愈放也八月九日
道理大則包括乾坤提挈造化細則入毫釐絲忽裏去
如今學者能看得他細大處分曉則日用閒下手工
夫不錯了路頭矣八月十六日
長江從無倒流水以其已發則無有返回者也然岷山
自有本源其出豈有窮乎八月二十三日
孟子云養其性注云養謂順而不害蓋言未嘗加意於
其閒也天地聖人皆無意者也三百六十五度一日
一周無所爲而然也用行舍藏仕止久速無所爲而

然也使有一毫私意則是害而非順矣八月二十六日

日月山川皆能久者性定故也人之不能久者害性故也順而不害則誠而不息矣殀壽非所論也八月晦日

律身須嚴待人須寬不寬則虛驕急迫不嚴則昏憒雜擾九月四日

朱子訓人以立志爲先志者心之所之也志之立也陰陽造化不得而制之天地鬼神不得而動之況於人乎天人性命悉歸吾志而已矣十月四日

我之爲人自我作主不可委之造化蓋有生之先造化爲主有生之後我自爲主十月十八日

動靜無端道之全體也而必以靜爲主故大學貴知止而必繼之以定靜安則雖百慮亦不窮也天地陰陽死生晝夜鬼神只此一靜而已矣十月二十七日

空言上達則易實行下學則難蓋影響之物臆料懸揣若無難者至於下學之事則一言而有是非一行而有可否不可假借不可揜藏稍有不合尤悔立至矣十月二十八日

曾晳已見大意大意便是本初處所謂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是也若曾晳做事時必將使子路主兵冉有主農公西華主禮樂而己則無爲天下自然

二十九日

道精而器粗器又自有精粗器雖有精有粗然總是渣滓而已故有有形之渣滓山川人物是也有無形之渣滓寒暑風雷是也有起初之渣滓所胎芽蘖是也有落後之渣滓糟粕煨燼是也同日

釋氏云一切惟心造這話未嘗不是但只說得下面一截還有上面根原處他未能看見蓋理之在心即所謂性他但見一切俱從心裏做出便認爲心之所造殊不知心焉能造乃是理所造耳然理本無造作只是自然流出有似於造故謂之乾坤造化也十二月朔日

子路終身誦之朱子云十分好事纔自擔了便是自畫所謂有其善喪厥善愚按擔字是自任己善無復謙讓之意有字是留於胸中物而不化之意十二月二十六日

讀書日記卷之三終

讀書日記卷之四

安邱劉源淥直齋甫著

歸安陸　師巢雲甫定

後學馬長淑漢荀甫較

記疑（起甲戌止乙亥凡九十一條）

周子窻前草不除橫渠聞驢鳴亦然中庸鳶飛魚躍亦是此意聖人恐人忽畧毫釐絲忽之地謂此理未必到故草木禽獸亦悉言之令人觸目儆心耳然人有罪惡聖人輒行殛蓋造罪之人害及同類不得不除去豈窻前生草等物之比乎聖人清明在躬洞然

灑落惡不仁之時少好仁之時多學者初閒須要善惡分明好惡正當久久義精仁熟鳶魚驢草皆不在性外矣（甲戌八月）

司馬子微有坐忘論程子謂其坐忘即是坐馳蓋心與理一者心無一事不容一物而衆理備具萬象森然也旹忘則逐於虛無雖與逐於利欲者清濁不同而其逐則一也（正月十日）

太極生天地生萬物惟天地能順太極而不悖日往月來躔度不差山峙川流動靜不錯皆得其所止也惟聖人亦然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故與天地一般無彼

此之與也（正月十三日）

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分明是箇出世底人或曰他既是出世了便是為我而無君矣曰他之去也正所以留君臣也（正月二十四日）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備具然後可以發育萬物萬物發育則峻極于天不待言矣禮儀威儀道問學之事也而尊德性之功寓焉猶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所以為仁也（二月十五日）

昔年嘗夢二句云不向靜中觀造化却來鬧裏看禪機今追繹其旨蓋謂當向理中觀天不當來人裏看心

也（五月朔日）

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以二氣言之爲對待以一氣言之爲流行自復至乾爲闢爲來自姤至坤爲闔爲往對待者左息而右消流行者前消而後息直去而不返如川之逝也曲回而成圜太極之象也天之寒暑人之呼吸皆此理也（五月十五日）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聖人語不可移易東漢嚴子陵無道亦隱有道亦隱漢末管幼安無道則隱雖未知其有道則見是如何然比子陵則隱得是也（閏月二十日）

氣與理不相離者也理形而上氣形而下雖是二物而體用不能相離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閏五月二十六日

周天運不息君子以自強不息朱子曰非是說天運不息自家去趕逐也要學他如此不息只是常存得此心則天理常存而周流不息矣此乾道也朱子又曰思慮息不得只敬便都没了此坤道也六月四日

小學首章胎教之說這箇胎字直須極本窮源追究到自家此身方在胎時混沌之初精氣爲物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負性涵天化育教養無不全備言念及此自然怵惕惻隱戰戰兢兢常存敬畏無時不然矣六月八日

修身大法小學備矣而修身先以收心爲要此心乃是箇走作底物件最難降伏譬如生鷹野獷難馴一見了人影便要飛颺爲今之計只是身不外走口不開談手不釋卷照依朱子讀書之法少看熟讀埋頭理會讀而思思而復讀如此循環繼續不已自然浹洽而悅生焉矣六月八日

心神欲靜骨力欲動胸懷欲開筋骸欲硬脊梁欲直腸胃欲淨舌端欲卷脚根欲定耳目欲清精魂欲正六月十七日

中人者可上可下之人也向上則可以語上向下則不可以語上惟在其志之所向而已但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此所以可以語上者少也六月二十三日

死生有命命者自然之理也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天且如是而況於人乎儒佛乃欲留其生而去其死修其始而遂其終此非不誠無物者乎朱子詩曰盜啓元命秘竊當生死關又曰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息邪距詖厥功大矣六月二十八日

富貴貧賤自仁者處之見得天總是好意思富貴非以淫我使我富而好禮貧賤非以移我使我安貧樂道也自不仁者處之則便似天總是不好底意思富貴使之玩物喪志貧賤使之怨天尤人也同此境遇仁者無往而不受其益不仁者無往而不招其損六月二十九日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這是治不得的而異端俗儒必欲治之縱令異端能超死生俗儒苟得富貴亦不過自私自利都是不受命也仁義忠信天既與我我操其柄去之存之不繫造化而乃自棄不爲自暴不信所謂下愚不移者非耶七月二日

二氏智力淺小不能窮理故不能於形下之中認得形

上之道遂欲脫離生死廣大自勝自謂高妙而不覺其悖天棄理本已撥源已竭猶自喜其超乎陰陽之外五行不到而不生不滅長生不死有是理乎七月九日

動靜無端互爲其根天道也靜中有動動中有靜人道也初學做工夫只覺三頭兩緒滾滾不定無處把捉爲今之計不如且低著頭一直簡易做去只把此心專做一箇靜的物件只把此理專做一箇動的物件無事則心爲主靜之君天理運動不息於未發之中不必著意以轉其機有事則心爲主靜之帥天理因物付形於已發之際不待用智以助其行如此則人

心常靜天理常動心理可以不二天人可以不離矣七月十二日

下學而上達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蓋人自從有這軀殼便與天有大小之異與人有彼己之殊欲使心與理一難矣若非克盡一己之私復乎萬物之源則恐些小遷就改過終不足以濟事程子謂克己最難蓋言上達知易也七月二十日

陳安卿問顏子之樂朱子曰這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爲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愚按顏子博文約禮從事於文章事物之間無所滲漏而後見天理流通密密匝匝無衆寡無小大莫非天也又何人物彼己之阻隔乎故其樂正在人境中實地上非如陸氏教人不須讀書不須修爲只就這人心之中直超頓悟目視霄漢便可得一貫之妙也仝日

讀書須是知箇通處東邊西邊都觸著這關捩子方得只恐下著頭去做莫要思前算後自有至處

或問關捩子是甚底子曰只熟讀大山講義而精思之便可以知貫通處貫通處便是這關捩子然須以博學審問爲先

非直超徑悟所可幸得也七月二十日

周子言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蓋教後學只要內不見己外不見人工夫精熟自無一毫私累人之三綱五典作息語默莫非天理順天之則而人無事焉則日用間何己何人徹上徹下無往而非自然之天矣七月二十六日

命字是兼理氣說以理言之則純是正命以氣言之則多有不正之命如小人悖之凶者是也但君子只受正命耳八月一日

雖蔬食菜羹必祭必齊如也解曰聖人無不敬之食無

不敬之祭也愚按學人下學而上達即在此恭聖人
之心徹上徹下巨細精粗無不渾然一理也八月九日
古者寓兵於農其時禮樂爲治征伐仍有禮焉故獮狩
蒐苗以教之坐作進退以習之斯可以之戰也其戰
用車其兵用農其殺人不至如後世之甚其射御介
胄亦不如後世之精堅故務農之夫無不可以爲兵
漢唐以來爲治不以禮樂而以兵刑取天下不以仁
義而以智力其教兵也不以農隙而以連月累日故
兵不復寓於農而農不可以爲兵也八月十日
中庸誠者自成也朱子云這是孤立懸空說這一句夫

焉有所倚朱子云心不須得倚靠愚謂天依形地附
氣天地自相依附觀於此言一似天地有所倚靠其
實天地非兩物只是太虛中一物耳何嘗有所倚靠
耶其孤立懸空甚矣然則大中至正而無所倚者非
特立獨行之士不能與也八月二十三日
萬物須臾變滅莫非渣滓也莫非煨燼也然而莫非道
也故謂草木有心枯槁有性也莊子亦謂道在瓦礫
道在矢溺其亦見及此歟八月二十四日
地無氣月無光地氣天之氣也月光日之光也八月二十六日
利害禍福皆是氣眾中事與道理無干是以聖賢但講

是非不顧利害是理則順非理則悖順而不悖直求
自心慊耳非有算計也如此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矣八月二十六日
釋氏有清草堂者學者無入或告之曰子不見猫之捕
鼠乎四足据地首尾一直目睛不瞬心無他念唯其
不動動則鼠無所逃矣清用其言乃有所入愚按工
夫須到專一方可以有成雖不如參前倚衡之從容
然用力之久至於既熟則亦趯着脚指頭皆是仁義
禮智四字矣九月五日
釋氏務使神輕所以坐禪入定他只凝神於虛無寂滅

之鄉而以四大爲假合天地爲幻妄一切皆破飢飯
疑自然心得大定學者近而身體爲累遠而利欲爲
牽形神相雜心無主宰物我相攻身無安宅所以道
家謂之苦海釋家謂之火宅如今該把他那虛無寂
滅四字換作我這仁義禮智四字而凝神於四德之
中使此心光明超越首出庶物則百體莫不從令萬
物莫不得所矣九月六日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修德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
之講學也故孟子以爲樂而孔子以不修不講爲憂
易言振民育德大學言明德新民二事之外君子無

有足道胸中者也九月二十五日
前賢言自佛入中國而人鬼始亂蓋佛即亂鬼也天之
所覆地之所載人物莫不賴天理而生旣生以後莫
不賴天理而成而佛則滅天理而強爲無生絶人倫
而總歸無成且作爲變怪橫議禍福以欺誑不學無
識之愚夫蝕壞天下之名教蠱毒天下之人心爲禍
如此更有何鬼作祟如彼之甚者乎有道君子當必
有以處之矣九月二十六日
爲學須立大本所謂大本者在天則無聲無臭在人則
不睹不聞此處未能打掃乾淨則雖說些好言語做

些好事功亦畢竟拖泥帶水遮前掩後未能不愧不
作也故明道謂心不可有一事和靖謂其心收斂不
容一物朱子謂齋莊靜一皆所以立大本者也十月朔日
生知之聖人以方圓而成規矩學知之聖人以規矩而
成方圓十月六日
李初平學於周子胡文定公學於謝上蔡皆以上官而
從學於屬吏猶有湯學於伊尹高宗學於甘盤傳說
之遺風焉皆是能自得師所以成聖賢也十月八日
孔子是風恬浪靜時顏子是風初恬浪初靜時學者是
風乍起乍息浪或平或湧時衆人是風動地浪潑天

時十月十八日
百姓日用而不知醉生夢死而已矣君子仁禮存心與
鄉人處見其有過如見孺子入井惻隱之心常流行
而不息也十一月六日
王陽明主良知此二字出於呂氏乃佛說之緒餘也孟
子當初言良知良能原從性善說來所以明仁義之
發愛敬之質依行之親長達之天下也朱子曰良者
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
不係於人按此乃指性之所從出理之所自來而言
也非指人心而言也況有善字天字所指甚明奈何

不能精察而輒以無善無惡心之體爲良以知覺運
動之知爲知耶夫不知善爲無極之眞又不知心爲
形下之器而謂一切惟心造焉是安得不滅倫棄理
而生心害政耶十一月十一日
去人欲而後可以存天理要去人欲須加麤力氣苟能
刀劈斧斫捨死拚命心神降伏則人盡而天見矣即
如撥亂反正須用長鎗大劍而後可用禮樂詩書也
不然吝於自克憚於自強而徒高談性命潤色文章
畢竟陷於小人之歸十一月十二日
橫渠先生言息有養瞬有存這便見他用力緊密處君

子曰強法天之行天行一息八十餘里一息不行天運斷絕君子之心如天之運晝夜動靜與理爲一無一息之或二也二則雜雜則僞非至誠無妄不已之理矣（十一月二十二日）

仁義禮智四字聖教之總目也中庸三達德有勇字其實勇字即義字也勇有肅殺之氣有剛斷裁割之心非義而何學者能勇當師孟子孟子集義所以有泰山巖巖氣象（十一月二十四日）

一天星月一地沙石皆金氣也而水生焉一天風日一地山澤皆木氣也而火生焉義能生智仁能生禮亦此理也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十一月二十六日）

夫婦以義合者也與君臣朋友一例故有七出之條至嚴也女子適人爲翁姑三年喪父母降而爲期蓋不敢以私恩掩公義也嗚呼其嚴乎（十二月八日）

曾點浴沂風雩能知夫子之志安老懷少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故夫子與之若三子未免規規於事爲之末故夫子不取也然而堯舜爲治尚非兵農禮樂之實事則徒言不足以爲政何以使萬物各遂其性耶聖門學不躐等不使人捨近求遠處下窺高以陷於虛空無用之處吾輩爲學各自量力能如曾皙之聰明自能窺見大意則當自上而下必盡得三子之所長而後不流於狂妄能如三子之篤信自能學習事務則當自下而上必極乎曾點之所見而後不限於卑凡此道之偏學之全也（十二月十五日）

漢時舉孝廉比之周禮所謂智仁聖義中和者爲已淺矣降至隋唐並孝廉不舉乃以文取士不知其所謂文者果是孔子之所謂文乎（十二月二十一日）

殷有三仁焉註中只用至誠惻怛四字便已說盡三仁曲折蓋至誠全體也惻怛大用也至誠性也惻怛情也其心則惟一理而已故曰仁也（十二月二十二日）

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此定理也然至於後來興亡或不盡係此即如東晉之時君臣上下晏喜清談般樂怠敖而江北彼此殘殺千里無烟譬如虎豹相噬而嬰兒嬉笑於其旁尚偏安數十年豈非天乎世有聖人則人賴聖人世無聖人則惟憑氣數莫非天也但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此理却不在氣數之內（十二月二十八日）

求放心齋銘有云非誠曷有非敬曷存蓋心無形影惟誠而心乃有也心多出入惟敬而心乃存也人能持敬立定根基如漢高之關中光武之河內從此攻圖

拔守帝業可成矣八日

橫渠說以道體身曰只是有義理直把自家作無物看伊川亦說除却身只是理懸空只是箇義理愚謂身有形理無形但窮無形之理方可修有形之身今玩張程之說則全反倒過來了使身無形使道有形以道爲主偏寨處空都只是理而自己軀殼全不掛念如此豈不快活自在耶此與曾子易簀得正而斃一般但見有理不見有身也十二月二十九日

臘雪初消野夫耕賣薪買酒看昇平吾君勤儉倡優拙自是豐年有笑聲䟦曰觀此詩足見君民原是一體

但慮中間無堯舜其君堯舜其民之臣耳乙亥正月四日

學者視事太卑視理太高故於理往往求之冥漠之鄉於事往往賦爲覔瑣之物是以理事打成兩橛求理則廢事處事則失理究竟終身未得實理未行善事民可褒也垂拱奏劄有曰未嘗離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斯言盡矣正月十二日

鯀陻洪水殛於羽山禹疏九河地平天成疏則爲善而吉陻則爲惡而凶此順逆之分君子小人之殊也天理之流行如水之逝也以人欲陻之則逆天而凶疏而決之則天理順行而吉正月二十四日

范氏心箴曰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此言發明大體小體之義初學分而觀之使心與形判然二物如舉家白骨觀一般豈肯毗降天君而反爲彼所役乎其於學之漸久貴賤分定大小分殊而後以心使臂以臂使指施於四體不言而喻矣所謂聖人踐形乃可得而言也正月二十六日

虎尾春冰寄此生此等言語出人意想之外君子以爲虎尾春冰者小人以爲大欲存焉此所以君子小人不容並立而修吉悖凶甚懸殊也正月二十七日

陡頓二字今行不得天下事曲折繁細若欲陡頓草率完結必遺後憂爲學亦然急遽苟且必不能達也不觀諸天運乎三百六十五度一度一度挨將去欲緩不得欲急不得蓋理之自然又且不能違也而況人乎二月十一日

論語言所重民食喪祭孟子言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蓋聖人治世以安百姓爲先百姓以生死爲大民食所以安其生喪祭所以安其死民之生也形神相合養其形則神志亦定不思亂矣及其死也形神相離治其喪則形安治其祭則神安矣夫生遂死安

然後服治禮義也二月十日

朱子孟子注所謂本然之權度者即自然之天理也天理自然本有一定之權度非人之私意所能爲也以理度心則心不能違以心之理度物則物又安能違耶二月十三日

舜齊七政禹因之至湯鼎革而改正朔乃觴於建寅之上而建丑殊不知民生以人事爲本奈何以地統於其上耶武又欲以天統建子加於地統之上去人事益遠矣至於秦之建亥欲上而反下尤爲可笑孔子故曰行夏之時嗚呼堯舜孔子尚矣十二月二日

理本至虛而至實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所謂無極而太極也理本至實而至虛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所謂太極本無極也三月朔日

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人當以此鍊磨形神只思量苦底莫思量甜底用事於此而勿忘焉則心不憚煩身不安肆而自强不息之學可漸期也三月九日

季通半即靠倚後來挺得三四日便坐得朱子曰志不勝氣處正是天理人欲交戰處也今按氣本是生物之具清剛之氣少頹塌之氣多人力安能勝之然有志焉知覺之原先自理出者也理爲母氣爲子志能立則氣無敢不從令故程子曰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三月十九日

淨潔田地百神聚之事物汙濁狐魅據之明道曰心不可有一事和靖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林擇之曰有主則虛神守其都無主則實鬼闞其室皆一意也三月二十日

謝上蔡以生意論仁蓋生意者天地萬物之母也惟此生意不窮是以生天生人生物亘古亘今元會運世一箇壞了又有一箇無有止息也所謂樂莫大焉者亦謂此生意在身未嘗隔斷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

流各得其所豈不快樂耶陳北溪所謂以其冲融涵育溫粹渾厚常生生而不死故謂之仁即此四月二日

主敬存誠本是兩事誠以理言敬以心言然而單言存誠則誠者實理實心也理實則心不能外也單言主敬則敬者持守此心之理心存則理無不得也故曰非誠何有非敬何存蓋心與理皆無形影者也誠則皆有矣敬則皆存矣心理一物誠敬一事也四月二日

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人之靈處在此人之病處亦在此蓋此物乃是氣聚則有氣散則無氣有清濁純雜之不齊故人有智愚賢否之相遠後人不知氣之

害卑者流於汙垢高者陷於空虛皆是各有私意不知有規矩之當守問學之宜道也學者當虛心順理心虛則汙垢不能近理順則空虛不能惑而命於是乎可立病復何在耶四月十七日

人爲大化所驅不得自專大而天行之運轉小而一物之造化一日之動止一息之呼吸莫不然也人於其間如撐船然順水之性解維正舵行所無事而已彼憧憧往來者何爲哉四月十八日

朱子詩云應觀物我同根處剖破藩籬即大方顏子克己己即藩籬也克即剖破也苟不能然則生而血肉骨骸爲累死而精神魂魄爲私無有脫落融化之日矣四月二十一日

明史紀事本末曰明宣德六年二月江西巡按御史陳祚上疏勸上務帝王實學命儒臣講說大學衍義上怒曰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豈堪作天下主乎逮祚並其家五口下獄禁錮五年時上方以博綜經史自負祚之措詞若上未嘗學問者故怒不可解今按大學修己治人之道彼時不傳久矣俗儒記誦詞章之習陷溺天下蠱惑人心而三楊輩日侍左右又皆平日失節之人安能養誘陳善以啟宣德號爲賢君亦

不免於俗習如製招隱歌喜雨詩豳風圖詩猗蘭操織婦詞等篇徒敝精神未嘗補治其去帝王實學不亦遠乎四月二十六日

蓋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夫天地好生爲心聖人爲何殺物以安人蓋理與氣有上下之殊貴賤之等人之與物正於此處分別先王制禮取禽獸以供賓祭但取有制用有節便是天理耳若洪荒之世禽獸逼人使不驅除翦滅則天理顛倒豈上帝之心耶故益之焚烈直與稷契教養同功五月二日

好生惡死趨利避害是禽獸心所以聖賢不計較生死利害五月十二日

程氏易傳未必是羲文之本意然而能令天下萬世知有公私邪正之義理胡氏春秋未必是孔子之本意然而能令天下萬世知有尊卑內外之名分是以朱子不加筆削皆以其全書付於後學讀之六月六日

天道流行而氣生焉有生則有滅一聚一散而氣盡矣其所以生生不息者乃根於理而日生者耳如川流不息非既逝而復返又歸於一源之內而再流出也若無本之死水其涸也可立而待豈成大化哉六月七日

禮之用和爲貴和字意思只是甘心情願之謂知其當

然甘心情願則不厭煩雜不憚艱苦而舒心樂意爲之矣六月二十日

大畏民志注云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非有射覆耳報及他心通之術也只如文王緝熙敬止不過是仁敬孝慈信五者至善而已以五者之德深入於天下之民天下人被五者浸灌滋潤透了一切不仁不敬不孝不慈不信底話一句也不敢說況敢盡其虛誕之辭乎苟徒術己之聰明察察爲治雖發奸摘伏一二奇中而姦民窺伺愈巧其術則我之伎倆立見其窮耳豈知本哉六月二十二日

文所以載道猶物不得車載以行安能致遠文者道之光華發越者也人不能見道賴文之發越照在面前而道真如大路然矣夫子所謂辭達是也後世不求索於道而徒眩瞀於文於是妄評文體妄論文法殊不知道乃文之骨也老蘇學文必讀孟子但愛其文之妙不知其文之骨雖皮毛聲響相肖終不知孟子之道矣嗚呼道之不明文又害之可勝嘆哉七月五日

懲忿窒慾雖並重然忿實於慾故言養心者貴乎寡慾七月十一日

學未成則形爲累學已成則踐形以盡性德未至則爲氣所拘德已至則氣能配道義形氣一也其變化不同如此仝日

不該做底事便不要做此是下學之初即是徹上徹下之理即至於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亦只是此理推之耳七月十三日

君子居易以俟命故無入而不自得夫子與點便只是與他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而已凡人徒敝精神思慮安排多見其不知量夫天三百六十五度雖欲增減分毫而不得理定而數不可移耳聖人雖是從容中道而實順帝之則也八月二日

好善則人爲重好利則物爲重人爲重則人倫篤厚而外物不能窒礙物爲重則物欲入心而天理動輒乖違故孟子曰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八月五日

易曰君子慎言語節飲食古注云禍從口出病從口入易又曰修辭立其誠又曰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聖賢所示天理人欲極其分明言語飲食人欲所在慎之節之即爲天理豈可不自管轄而躁妄饕餮以取禍病哉八月九日

聖人之道包括乾坤提挈造化豈有禍福利害窮通生

死之足言至於一切別學雖他各有高下大小之殊然可一言蔽之曰利而已矣八月二十二日

移信異端之意以信聖賢則道明移好財色之念以好仁義則德立移養小人之位祿以養君子則國治移不急之費以濟民則民安移和戎之費以養兵則兵足移侈用之心以節用則財富移宴樂之時以講習則智長移傷人奪人之心以畏天恤民則命常凡此八移即易所謂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者也遷改者移之謂也八月二十三日

莊子本欲脫灑而心多計較言多繁絮反成膠擾只緣有箇私字分了界至故放不下耳聖人無我順帝之則雖千言萬語究竟總歸脫灑也八月二十五日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上天下地日月山川皆然也故朱子感興詩云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但恐逆天道偸生詎能安十月十日

特立獨行之人雖是性偏却不凡庸然須狂者方能爲之志高眼大形不爲累以故爲天下所不爲不爲天下所共爲一段志氣孤立懸空便是作聖之基孔子在陳思狂士以此十月十日

子曰吾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學者須要體驗好仁之時此心和悅藹然春生是何等氣象惡不仁時此心嚴毅肅然秋殺是何等氣象然而元包四德秋之收而藏者依然是春之生而長者也學者存心只以好仁爲主融洽涵育生生不息雖至收斂閉藏只是醞陽翕聚重厚渟滀以爲發生之大本故曰復見天地之心也十月十五日

儒家云如燈之照如鏡之交佛家言定慧吾儒言無情似是一樣其本領則絕不同蓋心之不動處內欲不萌外物不接儒佛相類至於心之根本處則儒家本乎精氣佛家本乎虛寂吾儒本乎天理公私眞妄大小偏正眞如冰炭蓋儒佛皆實有大欲存焉者也十二月五日

動靜無端言太極也太極動則生陽靜則生陰而兩儀立此橫言之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循環無端此豎言之也橫言者對待也對待中有流行豎言者流行也流行中有對待此即鬼神之理也十二月八日

或問何以言理一而分殊也曰宇宙間止有一箇理更無別物天地人雖是三才其分各殊只是品物之流行而已自一理觀之何嘗有彼此分別耶如天三百六十五度只如一箇大圓毬在太虛中流轉其內雖

有萬象只如人身臟腑毛髮不可勝數何嘗別有一物閉隔而不相通耶天地人之一理亦只如此而已仝日

讀書日記卷之四終

讀書日記卷之五

安邱劉源淥直齋甫著
歸安陸　師巢雲甫定
後學馬長淑渼耤山校

記疑起丙子止丁丑六月凡一百二十四條

君子小人相反只在陽明陰暗之間陽明者表裏如一心口洞徹平生所爲無不可對人言此必君子也陰暗者心多計較口無直言藏頭露尾此則小人也丙子正月朔日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聖賢多說光明其靜之明如水如鏡其動之明如電如火徹上徹下表裏洞然初無纖毫隱蔽是何等光明正月二日

大禹聖人尚惜寸陰餘人當惜分陰人自少而壯而老而死倏忽之間耳是故君子之事親也則曰孝子愛日其爲學也則曰日日新其存心也則曰純亦不已曰自強不息此皆善惜寸陰者也人日

知希則我貴此非仁者之言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未嘗判爲此與彼界安有貴我賤物之心乎正月八日

死生利害不入於心自是坦蕩蕩矣正月十八日

魚與水相合不可離也離水則魚槁矣形與氣相合不

可離也離氣則形壞矣心與理相合不可離也離理則心死矣（正月二十三日）

朱子曰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並則蓋言心生於理理在於心理是流行底心是運動底常常用之則心理同活而周流不息矣孟子說生於憂患言人心易皆怠放逸遇憂患則用之慮患防危忘食廢寢不遑寧處如此而後見理明執事敬平日悠悠意態可以振作興起也（二月十九日）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文王之謂也蓋不識不知依然赤子純一無僞之心也順帝之則依然赤子愛親敬長之心也（三月十三日）

人心原不曾帶得惡來只因欲萌於內物誘於外故情動而爲惡耳人能使內欲不萌外誘不動而情定矣朱子詩曰有情從是妄箇裏定無情箇裏者言太極中本無物也（三月十四日）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妙者主宰運用之義主宰處便是太極之一運用處便是陰陽之兩然神只是心之用耳故聖人言存神處少言存心處多也（三月十八日）

理者本然之善心者氣之精英氣者理所發生形者氣

所結聚心者理與氣合之所生者也故心往往爲氣所使若能提其綱領使之統於一尊則理作主而氣不得不聽命矣（三月十九日）

天理流行雖是迅速然有自然之次序非可急可慢者也至於人欲則相背矣或眈嗜係著留滯處儘留滯或迫逐奔趨倉皇處儘倉皇作急作慢非滲漏而枯涸則泛濫而橫流又何次序之有人若不幸而陷於其中樂則如癲狂憂則如囚禁全無蕩蕩之寬懷長有戚戚之私吝矣（三月二十三日）

心淪於靜便是墮坑落塹心流於動便是洪水覆舟故曰心須卓立在八九者之外（八九指忿懥親愛之類）而勿陷於八九者之中方得其正也然則動靜無端乃淵冰之常戒也（三月二十八日）

朱子答廖子晦曰來書疑著死生鬼神之說只緣有箇私字分了界至故放不下耳除了此字只看太極兩儀乾父坤母體性之本然還有此間隔否耶愚按人心私欲莫大於死生故老氏貪生佛氏畏死只爲私欲不淨是以看不透耳去欲除私者須打破生死一關則無不破之巢穴矣（四月七日）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人果得聞道則隨他天理流行

去莫非此理試看暑往寒來川流山峙老安少懷浴沂風雩禰澤褒戚以及刀兵水火莫非此理流行也（陸云[illegible]）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昭然可見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四月十二日）

理者太初一物自然而然其體本圓本渾淪無界限間隔其用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乃不屬有無不落方體之物也神者能動能靜或微或彰其體合一不測兩在無際其用動而無動靜而無靜乃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氣者絪氳闔闢屈伸升降其體混沌淵渟幽冥包括其用聚散穹壤

生殺品彙變化往來一復一始而不息者也形者發見無隱遁出不踰其體方圓動植隨所稟受清者爲虛空爲日月濁者爲血肉（陸云滄海桑田之意）爲糟粕其用喪則化生爲死祭則變亡爲存今日之禾黍是昔日之周京異代之聖賢實同堂之師長乃是與道爲體而形色卽是天性也四者聚散殊而不相管哉蓋形氣神冀非理之所爲也（四月十三日）

一一字各處所言似乎不同然而善無常主協於克一者善而已矣天下只有一個一只認一個善字下着頭去做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四月十四日）

遷善改過蓋之不息處也乾道也玩遷字改字便是忠信進德意蓋周流而不滯正是天理流行活潑潑地無不貫徹者也故坤道義以方外固要方字以爲體又要徙字以爲用此乾坤易簡交相爲用者也（四月十四日）

居敬則此心嚴緊窮理則此理流通嚴緊則百邪不能入流通則萬理無所違此所謂虛心順理者也（四月二十五日）

朱子曰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愚謂人之爲學不過心與理耳心虛則大本立理順則達道行學以此

始卽以此終徹上徹下終身用之不窮故云當守此四字（四月二十九日）

朱子曰某舊時用心甚苦思量這箇道理如過危木橋子相去只在毫髮之間才失腳便跌落下去又曰讀書須是虛心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某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他恁地恰好都不用一些穿鑿杜撰莊子云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恁地去愚按危木橋子便是虛心之狀委蛇曲折便是順理之說不能虛則心有滯著不能順則理有穿鑿虛心順理二者實交際也（[illegible]）

人心易至昏怠易至走作故持敬之功須是貫通乎動靜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省是乃所謂動上求靜艮之所以止其所也如此一動一靜循環無端永無透漏常存此心則天理常行而周流不息矣五月朔日

說如有所立卓爾曰卓爾是聖人之大本立於此以酬酢萬變處又曰這箇卓爾事事有在裏面亦如一以貫之相似自前說觀之則卓爾便是大德敦化也自後說觀之則卓爾又是小德川流也五月二日

乾坤造化如大洪鑪人物生生無時休息旋生旋滅無不銷鑠人生其間不異螻蟻而夫子乃稱爲三才此何以故蓋論氣質千萬懸絶若考理性則三才不二也仁義之說明載經書人心各具不待外求須要身體力行勿厭尋常勿趨捷徑如此養性存心則夭壽不貳心貞命立而天地同流矣五月三日

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聖賢時時刻刻常存此心恐其違理亦欲其流行充滿而已矣故天地生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事同運並行合德不二也五月七日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無兩心只此一箇人心血肉團中方寸空地而大道之根柢造化之樞紐隱然藏於其內危乎危乎正如眸子之明以五臟之精華供之而不足以一粃之塵沙眯之而有餘五月十五日

掩身事齊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旅絶彼柔道牽在天地言之陽生陰成不可偏廢在人言之陽爲君子陰爲小人陰陽消長之機聖人之所慎也故冬至陽生聖人恐其或消而齊戒以防之夏至陰生聖人恐其漸長而齊戒以絶之皆所以扶陽而抑陰也湛然純一之謂齊肅然警惕之謂戒五月二十一日

善於艮止者內不見己外不見人善於格物者處事思得理熟只見理而不見事讀書思得理熟只見理而不見聖人言語四不見者皆言其用心之專一也陰符經言強兵戰勝之術而曰瞽者善聽聾者善視則其專一可知也五月二十二日

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乃氣之所爲氣聚則有氣散則無若性乃是理理則無聚散無有無異端不識理而但認夫形下之器揣磨光彩自謂最上一乘而可長久不滅總之起於一念之差遂至利令智昏如此五月二十六日

凡人之正思往往閃爍而易滅邪思則易結實而橫生何也蓋念出自淸虛而孤立常脆而少雜念生於血氣而多助恒饒而多所以涵養擴充爲要而戒懼愼獨之力不可須臾少怠也（仝日）

佛家雖不曉理猶知尊敬天地惴惴小心不敢犯逆乾（論天分明從佛變多是前人未發之論）坤之規矩日後倘覺不是尙可終歸天理畢竟平日辛苦工夫不爲落空所謂剖破藩籬卽大方也若佛氏根骨西域野性難馴所以獷黠怪誕意見放僻敢於睥睨乾坤蹴蹋造化一種驕吝之氣不可制伏他終無回頭之日恐卒歸於梏涸工夫畢竟枉然耳（仝日）

孫思邈（唐時人）曰膽欲大而心欲小知欲圓而行欲方蓋明路上要小心（如臨之類）黑路上要大膽（見義之類）知能崇而後圓敎行能卑而後方（法天）（法地）（六月十一日）

君心如日日明則容光必照心正則賢姦必燭日若有物食之或陰霾風砂蔽之則晝晦如夜矣心若有欲誘之或邪佞色貨蠱之則政亂而國危矣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如以道事君勿欺而犯陳善閉邪之類是也（六月十二日）

理以心爲用心死於欲則理滅如木旣斬而根亦壞也心以理爲本理被欲害則心亡如水泉竭而河亦乾也（六月十六日）

心理合則升堂入室離則墜坑落塹（仝日）

程子曰心不可有一事張子曰讀書所以維持此心按心之爲物難於操存易於走作今日讀書事事提省宜乎心中有書而無事矣乃或晝閒而坐或夜寐而醒此時未能照管匆覺百事叢生此何以故蓋卽所謂舊習未忘者也須存養之久則可奪舊習（六月十五日）

朱子曰財猶糞也近之則汙人豪傑之士恥言之此論尤快蓋直指利卽是害不須說到害義也夫言之猶

可恥況於貪之吝之者乎（六月十八日）

大學註言氣稟人欲此言受病之根意不誠心不正身不修之因也異端不識明德二字錯認爲空虛又不識氣稟之害而直以眼觀耳聽爲眞性運水搬柴爲神通只管如此作弄不知此乃氣稟耳夫氣之爲物其精者爲心其妙者爲神其用則爲魂魄爲鬼神其發則爲知覺爲靈與天理相似一樣沖漠一樣底廓最難辨認此正是人心惟危者也異端認賊爲子故反以理爲障（六月二十日）

延平李先生敎人靜坐又云全憑思索此自是兩樣工

夫動靜不同靜坐如董五經蜀山人之類蓋虛則生明此從靜而出者也思索如正蒙知言之類蓋極深研幾此從動而入者也朱子曰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又曰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爲學之道盡矣六月二十八日

大地萬物皆有壞惟有此理長存凡物非理則無以資始成終故云萬化自此流千聖同茲源存者存此而已矣養者養此而已矣六月二十九日

聖賢有志氣故硬凡庸無筋骨故軟心志不同而趨嚮亦異七月七日

因切脉而見血氣之周流引醫家手足頑痺之語與有事勿正皆言心之活潑潑地也因觀雞雛而見生意之呈露舉周子不去庭草之事與鳶飛魚躍皆言理之活潑潑地也心與理雖是二事其實只有一箇活潑潑地七月十八日

天運不息君子以自強不息非說自家去趕逐學他只是常存此心則天理常行而不息矣愚按存字行字都要活看存非守住不動之謂也行非往而不返之謂也靜存固存動察亦存寂感不放便是此心常存也息而生長固行消而收藏亦行動靜循環便是此理常行也日仝

心理兩件俱無形影然理却實心却虛實者有惡據虛者無把攬理屬天心屬人天則渣淨人則雜穢故心比性則微有迹理爲形上之道心爲形下之器但理無權而心有權理不管事而心管事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七月十九日

東林諸君子氣節有餘而學問不足蓋因平日工夫多用在文章雜駁上去了又於修己以敬處無闕欠所以多滯於功名不能打進道德一關七月二十日

心要在腔子裏如雞抱卵卵之爲物有皮有黃皮如心黃如性以心貯性如以皮裹黃其中自有生意若心不在腔子裏則是卵在別處不令雞抱若心或在或不在則是卵有時而抱有時而不抱欲其生意之不息難矣日仝

公字要緊學者不可不知蓋天理原是萬物從生之根初無二本只一私字閉塞窒礙則天理不得流通矣除了此字闢開四門則天下古今共由之路坦坦蕩蕩無不據步同行於其上矣七月二十二日

鳶飛魚躍于淵腸肚內外惟一水之充塞而魚不知也鳶飛戾天翅尾升降惟一氣之鼓舞而鳶不知也君子知

之但虛其心順他一理之充塞鼓舞而私意小智毫
不生焉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毋自私而用智甚則至
於小人侍之凶也七月二十五日
克己最難然己中却原具得天理在故學者貴乎窮理
窮理之功須於浮泛思慮中審其公正之念辭氣鄙
倍中修其忠信之言躁率慢易中持其篤敬之行是
非交加中擇其恰好之理銖積寸累不変不躐將必
天勝人理勝欲而原具之物在面前矣七月二十八日
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蓋言孤立懸空站定脚根
方好八月五日

昔人有言曰史記一書好勇疾貧之書也其流爲蘓氏
父子降至羅貫中演義而極近代亂原皆出於此愚
按疾貧二字實爲千古人心之病根學術明晦世道
治亂皆由於此故講學者去耕以銷中心之疾貧存
義以銷中心之好勇求治者足食以銷天下之疾貧
足兵以銷天下之好勇則學術明人心正而天下不
難平矣小人之儒自心原不淨潔又自負意氣內藏
小慧便要著書立言以求高於一世理不純則論必
雜氣不平則辭必倍如司馬遷蘓氏羅氏是也學者
不可不辨八月十一日

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此曾子傳道喫緊指訣學者存心
當從此推行將去如日用閒不能恒言語節飲食便
是人而不仁不保四體八月十五日
心爲形役不必營逐己甚而後謂之役也如口之於味
饑食渴飲方是當然若日用閒有嗜飲好食意思不
即剪截雖未營逐而已離道遠矣即所謂心爲形役
乃微乃爲者也八月十六日
富貴貧賤四字充塞天下因而仁義禮智蔽而不明若
能徹底看破透過此關則此心自有主宰以此明物
察倫而後天下國家事乃可爲耳八月十七日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字則字只
是一理然中字非聖賢義精仁熟而能權者不能執
之則字却有定制有式樣有牆壁自初學以至於成
德皆可持循也八月十八日
宇宙間只有一箇理字爲主別無他物理無形影極難
辨認大抵事事物物只是那公而不私正而不邪者
便是少涉於私邪便不是如此看便直截分明八月二十二日
詩曰日暮重岡上人勞馬亦饑不妨隨野雀寄易宿寒
枝此旅人投宿法也充其義類老人葬自家此身之

法寓焉蓋世人攫攘本身求其萬全便壞了事妙義只在容易二字即中庸素位而行不願乎外道理易大傳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乾坤之理在焉非如異端荒忽滅裂之說也八月二十八日

思慮不可無但過多必害理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程子謂思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朱子謂今人必要算到有利無害處天下事那裏被你算得盡多思則人欲只管熾天理只管滅張子謂人不用卜筮只以正信勝之張思叔思堂記謂死生利害不當思也朱子甚稱之九月四日

敬齋箴一篇是小學規矩使人手腳不敢放肆其中道理無所不備如首一節言對越上帝是九天之上清虛一大處第二節言折旋蟻封是九地之下毫釐絲忽處中閒事物人倫言行念慮色色俱全則敬之徹上徹下表裏精粗無餘蘊矣學者尊德性而道問學其在斯乎九月十日

稼書陸氏雖是選刻八股疑有抱薪救火之嫌然發明孔孟程朱之道闢除佛老陸王之說使人曉然見日月掃除霧霾有功於天下後世多矣且刊刻朱子遺書徧行天下窮鄉僻壤見而讀之其憂世慮民可謂大矣元明四百年未見其儔也九月十六日

天理是清虛之物清虛則靈靈則活人欲是渣滓之物渣滓則蠢蠢則死天地常活無欲故也人物常死有欲故也天理是本心固有之至善生之道也而人棄之人欲是形氣所生之邪穢死之徒也而人貪之是惑也九月十九日

只誠意便是存心養性意誠則心不走作豈非存其心乎理無偽妄豈非養其性乎然則人所以事天其誠與不誠特係乎意所以誠意為要九月二十二日

人能公其身則小而服勞奉養大而三過不入可以無所不能人若私其身則小而惰其四肢大而殷樂怠傲可以無所不至程子曰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公其身也范氏心箴曰心為形役乃獸乃禽私其身也九月二十三日

人身上焉者性命是也中焉者精神是也下焉者軀殼是也性命無形軀殼有形精神在兩夾界處有形無形之閒所以謂之人心惟危學問全在中閒用力持守涵養使不下流窮理進修使之上達久久神理合一而命立焉則人之能事畢矣全日

萬物之生同乎一本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所謂

萬物皆備於我也然須居敬之人無纖毫私意胸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而後能見此理不敬則私意窒礙眼目窄狹如何見得萬物一本處故居敬者廓然大公看得太虛之中天包乎地只如雞卵裏黃運旋不休內藏生氣呼吸流通萬物雖多不外乎同胞之氣非一本而何仁體即此而見九月二十四日

伊川言浹洽延平言融釋讀書窮理處事接物皆欲其如是九月二十八日

性是理心是氣性雖帶些氣質然其本體只是理心雖具乎道理然其本體只是氣心隨形氣而有始終雖

是虛靈能載此理然却如水之載舟亦能覆舟故曰心是箇走作底物若理則纖毫不動無聚無散無形狀無方體不落方所之物也故曰質實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與天地同體十月五日

形神二物相隨不離然其聚散也則有先後之不同其來而伸也形在先神在後形是一旦而生神是數年而漸王故曰形既生矣神發知矣其往而屈也形亦在先神亦在後形是頃刻而亡神是歷久而後消故游魂爲變變之天[illegible]之生也陽在先陰在後其化也陰在先陽在後皆陽爲主陰爲客天地屬陽人物屬陰故天地神而人物多不神也十月五日

顏子之樂乎淡乎淡者心中無欲只恁地平平底過若有迫切之心便是私意雖向道而行亦成了計功謀利之私矣大約是正助之弊也戒之十月七日

聖賢重德神僊重嬰兒德者以心守理而成者也嬰兒者以神守精氣而成者也氣有陰陽陰精陽氣形而下者也以神守之則成僊理有仁義形而上者也以心守之則成聖十月十四日

學者須是不怕窮不怕死方可以自立怕窮則流爲功利之小人怕死則逃爲釋老之異端故曰志士不忘

在溝壑不怕窮也勇士不忘喪其元不怕死也十月十七日

天理之中最不容占便宜底人大公便是義占便宜底便是利求飽求安納交要譽推而大之功利權謀飛昇坐化其弊多端皆是利也戒之哉十月二十四日

學者先須能立而後可以言權未能立而遽言權鮮不流入邪僻矣伊川先生所謂權只是經可見其微意矣此眞百世之師也如諫折柳枝不悅於馬呂圖忌食素見嫉於蘇軾秦觀此等是其立處此五鬼之劾涪陵之謫所自來也而伊川未嘗以爲悔也夫元祐

非有道之邦伊川乃危言危行於其删然則危行言遜學者豈可以遽及乎如小學所載子弟不徑不竇之事正是學者之先務也 十月二十五日

同人共祭管幼安先生歸而享胙因與說行葦既醉詩二篇所言盡誠敬於祭祀之時篤恩義於燕飲之際云者可見神人一理貫乎浹洽鬼神之已往者以祭祀之誠敬浹洽之人倫之見存者以燕飲之恩義浹洽之而神人之和可知也樂章詩歌之妙義於是乎可覩矣凡物情不合友誼不厚皆是疎闊離異所致 十月二十六日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只一箇見字致知存養二事皆在其中矣可見聖人之言盛水不漏也見字便是醒字之義便是謝氏常惺惺法便是尹氏其心收斂可見聖人見字之統會然學非存養致知驟執一箇見字則空蕩蕩地無處湊泊未有不流於禪者也 十一月二日

孤竹君世爲殷諸侯其二子諫伐殷餓首陽義也非過也管幼安未仕於漢特一草莽之民耳漢亡辭曹氏徵聘而仍爲民亦義也非不及也 十一月五日

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所謂童蒙者以其無知也人雖耄耋若其無知亦童蒙也人雖富貴若其無知亦童蒙也人雖多材黠慧若其無知亦童蒙也蓋知也者必能知道德而後謂之知也 十一月十日

佛氏空字是去此心之理道家氣字是去此心之理而留其氣只因二氏不識理字所以皆不要理一箇空此心只留得箇虛罷一箇守此氣只留得箇實罷皆是形而下之器而已 十一月十二日

祭禮有忌日無生日此理未曉今以私意度之意者天道人道皆重始也天道以年論之元旦爲始以月論之朔日爲始故皆重始也人道以人論之生日爲始

以鬼論之死日爲始故皆重始也 十一月十四日

無極而太極此言理也理無聲無臭纖毫不動最上至尊大德敦化生生不息天地萬物皆自此生焉故君子貴之重之迨生氣之後理與氣合斯有知覺之心而精神魂魄於是具焉凡此皆陰陽造化之所爲乃二氣之用非君子所貴重也人以老氏所云死而不亡者論顏子朱子非之曰若謂顏子死而不亡其精神魂魄猶有存者則是物而不化之意猶有滯於冥漠之間非所以語顏子也蓋顏子克己之後渣滓渾化純乎太極之理矣 十一月十六日

聖經讀得精熟有得於心是非分明然後看史只以聖
經之理律他史中之得失則是非自明功罪自定而
後能不爲異說所致也十一月十七日
或問如何是以善養人答之曰如夫子云老安友信少
懷孟子云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朱子云切切者
教告懇惻而不揚其過偲偲者勸勉詳盡而不強其
從二者皆有忠愛之誠而無勁訐之害凡此等類便
是以善養人底樣子十一月二十一日
伊川先生舟行遇風端坐不動自謂心存誠敬耳此便
是參前倚衡到純熟處然非可襲而取也必平日工

夫開口便要存誠舉步便要主敬久久方得熟處耳全日
佛氏本心以作用爲性道家養神以神氣爲命總不外
乎孤精之具耳若理則只是箇淨潔空濶底世界而
天地萬物無不備焉所謂無極之眞者是也眞者理
也二五之精精者氣也學者辨之不明鮮不墮坑落
塹矣十一月二十四日
程子張子說氣質之性朱子說知覺之性兩說只是一
物但有精粗耳知覺便是氣質之精英也但氣質不
能知覺其能知覺者理也理能知覺却尚未有知覺

須待陽氣陰質合而成物而後能知覺故曰形既生
矣神發知矣神本生於理而後發於氣故神可就氣
說亦可就理說故曰兩在故不測也十一月二十八日
太極中本無物此理須要識得而後性善之說可得而
言也蓋性所以善者以其本無物也孔子與點一段
程子謂曾點有堯舜氣象堯舜曾點其胸次皆無物
也至學者存心則須從和靖所說其心收斂不容一
物處起手十二月朔日
尹和靖說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所謂物者指外物而言
收斂云者只是要在腔子裏而已矣存心工夫起手

處固須如此然天地間莫非物也外物固是物自己
一身獨非物乎形軀爲累大而死生小而利害牽纏
於心中則是身之爲物其累吾心比外物爲尤甚然
則不容一物者先使此身一物不容於心拔本塞源
剪草除根如程子所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
看便可廓然大公無私痛癢而吾之一心庶幾空明
無窒礙耳由是收斂其心以入大道譬如順水行船
滔滔汩汩解維正柁惟意所適而已所謂虛心順理
者即此意也十二月二日
君子順理而已矣養生送死處常處變一以禮法自持

雖王易簀結纓而禮法不少違焉此所謂本天之學也彼背理者坐亡立化自以爲善其死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自以爲善其生此皆所謂本心之學也本天者天道地道人道一以貫之也本心者自作主張不管天地立身化外自關乾坤判然而不一也十二月三日

君子行法以俟命只此一句學之終身不盡蓋法者禮法也又王法也君子行禮法則天理日熟而身無不修小人守王法則科條不犯而四體可保十二月九日

一凡苦處定是天理甜處定是人欲君子持志畏天寧

勞勿逆小人肆欲逐物損人利己苦甜相違天地懸隔然自聖賢觀之人欲正是極苦的天理正是極甜的故飲水曲肱簞瓢屢空自有其樂也聲色貨利不邇不殖不見其甜也蓋聖賢所樂便是學者所苦非有二物十二月十一日

聖人言死生有命卽如疾病係乎死生皆是命也受命者如子之愼疾丘未達不敢嘗之類是也若不受命而妄想卻病延年之方妄用祈禱符水之術以求須臾之苟活以延非命之歲月是逆天也君子敢爲此乎十二月二十日

學者最不可有富貴氣此氣在心則心壞在身則身壞在家國天下則家國天下壞十二月二十一日

常以理義扶持此志志從義生自能勝氣足以帥之若不能以義持之則血氣爲主必至心爲形役矣除日

當平常之日應小事宜以應大事之心應之蓋天理無小卽目前觀之便有一箇邪正不可忽慢苟簡須審理之邪正以應之方可及變故之來處大事宜以處小事之心處之蓋人事雖大自天理觀之只有一箇是非不可驚惶失措但憑理之是非以處之便得丁丑正月六日

夫子特許由求以死難不可奪之節以其從遊已久備規踏矩繩步尺趨知德行爲重孝廉爲本故備若夫少時無所持養不爲事親從兄之事不聞禮義廉恥之說但爲無根浮僞之文驟登青雲之路其不茂乘君親草菅民命者鮮矣人日

顏子克己之學是聖門中第一大事爲古學術之根本也直到朱子方窮究到底蓋孔子殺身成仁孟子捨生取義之說發揮殆盡矣儒學宗旨無以復加而今學者豈可等閒看過耶正月十二日

孟子曰湯武反之也張子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所謂反者回去之意也然非克己則形爲之累不能回去矣除了己字則廓然大公與化爲徒依然天地之性矣苟不能然則渣滓不化安得反還而與天地同體乎仝日

不祈禱不卜筮敬鬼神而遠之也不好生而惡死不趨利而避害言義而不言命也先難而後獲必有事焉而勿正無所爲而爲之也正月二十六日

知崇禮卑致知者心也心宰物而尊故欲其崇執禮者身也身任重而勞故欲其卑心尊如天則能照臨萬方身卑如地則能負荷百物二月朔日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生所得以爲心者北溪先生此言實得朱子言仁之旨學者反求己身而自得之則孔顔樂處不外是矣二月十八日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矩字底註解只看鄕黨篇便是二月二十三日

上下與天地同流同流者註謂同運並行也蓋於穆不已如川之流所謂天理生生本不窮也即乾坤之元而善之長也仁也故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所得以爲心者也人常存得此心天理之在我者常運行而不息矣然則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亦曰依於仁而已矣二月二十五日

能耐辛苦久而不怠者鮮矣故俗語云百日淋頭無孝子三年塞外少忠臣三月十八日

秦始皇焚書坑儒而帝王之禮樂詩書舊跡大滅隋煬帝廢孝廉用文章而人心之禮義廉恥蕩然無遺兩番刧數天地否塞在上在下一歸沉錮矣幸而天道無往不復周程張朱篤生於世堯舜孔孟之道既絶復續五經四書之文旣灰復然後之學者猶得聞知而使天地之性聖人之心尙得存留於人世明若舍此不讀別爲雜博則惑之甚矣三月二十日

不讀書者諺云俗事慢我工夫譬如不行路者諺云食宿慢我程途也夫千里之程十日可到何嘗不食不宿耶聖賢之書晝讀夜思何嘗廢罷人事耶况乎讀書原以治事苟不專心窮究實理而徒任情散誕雖終日無事閉門讀書亦適所以自慢耳仝日

野狐精貪財好色抑能飛騰變化有他心通知未來事至誠前知抑須見乎蓍龜動乎四體而後知之何也蓋理取乎實氣取乎虛聖賢理之實也異端氣之虛也實故至誠如神虛則終歸幻妄耳三月二十二日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註云命不足道也見得此處地位

然高仕止久速時中在己血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自然各得其所而無一毫舍己從人之意卽樂天知命順受其正等語到這裏俱使不著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者非耶 三月二十八日

道學之名漢唐無之其時無有爲其實者故無其名也至於宋時則有爲其實者於道義之與功利如南北相反水火相尅故其時嫉道學爲最甚聖賢之學雖明於下而終不能申於上宋亡以後元之脫脫遂立道學傳繼元而明以四書五經開科取士家絃戶誦矣然而記誦詞章之習外飾皮毛內無骨髓花葉未

茂根株已枯則以科目名利壞其心術故也卽有講學之士外無實行中無實心恍惚想像辨難鋒起羣相率而入於無善無惡之宗此所以反復沉痼而聖賢道理雖呫嗶於人口實斷滅於人心也 閏三月二日

曾點以天理爲心不論有事無事無非天理之流行三子以人事爲志不論有事無事無非事爲之末務故曾點從容而三子忙迫曾點逆天而三子近小曾點逍遙乎天際而三子奔走於人間不可同日而語也故以人事爲志者其志有限以天理爲心者其心無涯也 閏三月五日

人欲盡處天理流行此聖人事也若夫賢人爲學則理欲交戰如楚漢爭勝於滎陽之閒此進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生死只在呼吸之頃跬步之地不勝其辛苦而危懼至於人欲盡處則冦敵剪滅而大一統之業成矣到得天理流行則蕩蕩乎制禮作樂仁漸義摩重熙累洽可易言哉 閏三月八日

害根未斷之後當栽培以成其始天機方萌之先當包育以成其終 閏三月十日

誠者自成也語類說是孤立懸空說這一句蓋言大德敦化之理沖漠無眹無所倚著本自孤立而人物落

受其全理以生者也所謂一物各具一太極者實在陰陽五行之先豈非懸空地位耶但一屬乎人道則在各人自行耳 閏三月十六日

陰陽二氣交錯不齊聚則生物散則物死此其常也若夫乖沴之氣則必散而後物乃生邪魔之物値此氣而生者以死氣爲生者也人心若中此氣則邪暗塞矣所以氣稟之害較之物欲爲尤甚須以理勝之 閏三月十七日

據於德者如道家嬰兒一般未能化也須到依於仁地位那許多德方纔都活了而後生生不窮也 閏三月十八日

是非之心智也智位在北方德在冬冬不生物而萬物
始終於此定焉不應事而萬事興廢於此決焉所謂
萬化自此流千聖同玆源者智爲之先也閏三月十九日

五行以土爲宅五德以信爲基二氣之對待流行皆以
陰爲之主也故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靜者
陰也土也信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注云忠信本也
程子言主敬敬者心之貞也蓋莫非以陰爲之主也
四月朔日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字便是中流砥柱便是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底骨子四月十日

理是一條挺直底線索穿人萬物萬事之中任他千頭
百緒回曲轉折變化反側只不能外這一箇正而無
邪公而無私之直道此本至約之學但恐不能守耳
四月十八日

人者天地之心欺人即欺天也得罪於人即傷著天地
之心敢乎哉況我之心亦即天地之心也自欺其心
敢乎哉四月二十二日

克己者除私也克者一刀割去眞有血戰之迹如孟子
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之說將此心志卓
立於軀殼之上使葷血脂膏不得粘帶而此心此性

飄飄洒落更不粘泥帶水此所謂赤骨立底天理也
於此可見孔顏樂處四月二十七日

心之開塞無定時大約道心多靜則開多動則塞故太
極圖言主靜昔賢每靜坐也五月朔日

身銘曰收視反聽拱手並足持志凝神存直舌曲成性
存存氣容肅肅遯於兼山其位不出五月十二日

存心者戒愼恐懼或問其所畏懼者何也曰畏天命也
又問天命在何處曰即在吾心也理之在心即所謂
性故謂人心之靈天理所在也子思明言之曰天命
之謂性是也然不言畏性而言畏天者天爲性之本

然故也既言畏天即謂之畏性畏心亦可故張子謂
人當以心爲嚴師六月望日

心是仁之巢窟以其渟滀於此也又是仁之關津以其
通行於此也又是仁之邊城以其防禦於此也又是
仁之枝派以其發散於此也故存心爲要六月二十七日

讀書日記卷之五終

讀書日記卷之六

安邱劉源淥直齋甫著
歸安陸　師巢雲甫定
後學馬長淑漢茍甫較

冷語起丁丑七月止戊寅六月凡九十六條

孟子而後道學不傳歷秦漢魏晉隋唐千載以來功業文章一埸熱鬧徒敝精神煩歒競逐無復有一人回光返照默然有事於心性之閒者迨濂洛關閩諸大儒出而道乃復明其書具在取而讀之得其一字一句之大意直如冷水澆背淅然自警

不啻大寐之忽醒也不敢自默掇其餘意筆之於册俟同志者共講求云康熙丁丑七月朔序

朱子答南軒曰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閒容息孟子說立命曰心曰性曰天名目雖多其實亦只說這一箇天機活物而已故知天理而順之則吾心即天之明命也但見天理卓立不見人事勞擾七月二日

張子言六有曰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此即孟子必有事焉之意但孟子以集義爲言而程子却以主敬爲說其所有事各不同耳惟朱子示人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乃全備而不偏蓋道有未發已發之分故學有靜存動察之別如中庸之戒懼即大學之正心此皆直內之敬也中庸之慎獨即大學之誠意此皆方外之義也敬義夾持直上雖欲放下霎時也不得此所謂必有事焉者也七月四日

飲食言語動作皆天也但百姓日用而不知耳惟君子知之故常在天理中度日小人不知故只在人欲中度日七夕

事求可功求成便是枉尺直尋底病根故不許孔明之取劉璋也蓋寧使終身卧於茅廬漢業不興行一不

義而得天下終不肯爲也此聖人之心之正也七月八日

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公是仁之局面人是仁之骨子如鑄佛者以金釵投其中釵化爲佛骨見佛不别見釵也爲仁者以人身融其中人變爲仁體見仁不别見人也七月十七日

太極圖是西銘之祖乃孤立懸空物之所以自成之處無所倚著者也然始學者若能識得乾坤是自家父母則此身大有倚靠學問極有墻壁不患不到自成處矣七月二十二日

聖賢應事只有一箇簡便方只論是非不顧利害直而

已矣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董子曰正其義不謀
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成敗利鈍非所逆睹三子之心一樣正故三子之道
一樣直世人枉費計較安排不惟無濟於事而且被
鬼神笑也七月二十三日
人心梏於形氣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
盡見心爲皮殼耳目所拘如囚人在獄中不得登高
行遠與死爲隣而已所謂剖破藩籬即大方者道理
只在面前但患一墻之隔耳七月二十四日
儒家之術儒學有與他相似處如集義便是丹頭必有

事焉四句便是火法養成不顯惟德便是嬰兒但儒
家所養者是精氣儒學所養者是仁義則大不同耳
七月二十七日
無方無體者須於方體上觀之不屬有無者不離有無
中求之豈恍惚杳冥之謂哉八月朔日
無事涵養之功靜中有動是也儼然肅然常若有事三國時朱然終日欽欽如在行陣是此氣象故豫立乎誠而大本立也有事
持守之力動中有靜是也執事以敬只如無事孔明臨戰有不欲戰是此氣象故以主宰爲運用而達道行也八月三日
太極圖兩頭俱是無極中間纔是萬有不齊而無極之

眞隱於其內無乎不在流行發見各有始終始之原
也同乎一本終之反也歸於一源統體一無極也故
孟子言性必窮到纖毫不動處也仝日
明道曰質實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
次惟莊敬以持養之愚按須先曉得渣滓是指何物
粗言之則軀殼也精言之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
物也然此不過以氣言之耳朱子云顏子四勿是顏
子渣滓處曾子三省是曾子渣滓處吾斯之未能信
是漆雕開渣滓處朱子方是就理上說到精處也八月十三日

心不可有所著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外不著事物內不
著情意只恁孤立懸空四面八方無所倚靠直與天
理合而爲一流行不息生生不窮所謂誠者自成如
此而已矣八月十六日
心淨便是好人且未論他致知擴充之學如何如尹和
靖其心收斂如入神祠不容一物可謂潔淨極矣此
豈不是好人若彼夸毗之子便儇狡屬雖有俊才適
足以喪己之德敗天下事卒得罪於名教而已仝日
朱子武夷詩曰三曲君看架壑船不知停櫂幾何年桑
田海水今如許泡沫風燈敢自憐釣臺詞曰一笑兩

忘身世來挿釣魚竿愚按以桑田海水觀世則世忘
矣以泡沫風燈觀身則身忘矣八月十七日
變化氣質之說不可易也設使人氣如風雲質如土石
還有私慾否然克己者不從氣質下手却用四勿工
夫克去心中私慾則心之靜如土石心之動如風雲
以此帥氣則氣變以此爲質則質化尙有何腥穢之
氣血肉之質乎八月二十五日
天地萬物只是一氣流通雖說是氣則二理則一然而
理氣自不相離故曰人心才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
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只

說你心上事才動必應也蓋天地萬物亘古亘今只
這一箇氣故曰一故神也八月二十七日
理有常有變有順有逆有消有息如孔子不得位秦檜
在相位十二年顏夭跖壽孟子殁不得其傳豈非皆
是理之所有者乎蓋反復騰倒無常者乃是理之正
而常者也君子守常順受其正便是範圍贊化之用
今日
曰情曰才曰意曰志曰思曰知覺此等名義甚多要之
皆從心出皆屬乎氣若性則只是寂感之本源此等
皆無所有也故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

吾之心與天地之化是一箇物事如子孫精神即祖考
之精神一般九月九日
詩云未發悄寂無人會只恐蹁躚不自休蓋理則沖漠
而悄寂氣則騰倒而蹁躚故志有定向謂之定心不
妄動謂之靜所處而安謂之安此皆平平理地也若
夫吉凶循環禍福倚伏則皆林林葦動之爭而紛紛
游氣之擾也人須自休而後萬物皆休也九月十一日
君子所過者化化字不但化民成俗也聖人之心鏡懸
水止姸醜付物形影不留九上之霜草頭之露何嘗
積滯耶論語云不念舊惡亦是此意九月二十九日

延平先生常言涵養沉潛又言融釋脫落蓋此心非涵
養不能存非沉潛亦不能養也此理非融釋不能熟
非脫落亦不能釋也此所謂化也九月晦日
心須兼廣大流行底意看又兼生意看伊川曰仁者天
地生物之心只天地便廣大生物便流行生生不窮
愚按心字仁字只此數句解說已明更別無剩義矣
蓋心之與仁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理則一故孟子謂
仁人心也氣則二故顏子之心猶違仁於三月之外
也十月六日
詩云尋常應對尤須謹造次施爲更莫䟽蓋謂寡尤寡

侮之要道也日用工夫須於言動閒求其放心不但
求之於讀書也十月七日
一動一靜循環無端天理之自然也學者有事於集義
宜爲而必爲是當然之動也不宜爲而決不爲是當
然之靜也有事於主敬敬者貞也固守其正光明生
焉是靜中有動也以物付物性命各正是動中有靜
也此其所以動靜無端也十月八日
虛心順理學者固當守此四字然須先要敬以直內方
能虛心義以方外方能順理十月十一日
孔子曰易有太極周子曰無極而太極朱子曰太極不

屬有無則盡其意矣故有詩曰始知太極蘊要玅難
名論謂有寧有跡謂無復何存惟應酧酢處特達見
本根萬化自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
不煩學者湥考此言而自得之其意無窮仝日
存心養性須要耐煩耐苦耐驚耐怕方得純熟故修養
家有云稍令自在神丹漏畧放從容玉性枯十月十五日
劉忠定公勇力有餘而仁智不足故爲諫議攻蔡確而
亦攻伊川是任好惡之私而是非未明也尹和靖主
敬有餘而窮理不足故爲講官鈍滯不能開導是陝
善閑邪之法未考而納約自牖之義未通也十月二十九日

公則天地萬物爲一體私則父子君臣懷二心十一月初日
道學不講五百年矣小學不講則無以收心養性大學
不講則無以修己治人今不急救此弊作爲紙上虛
文以盜聲名叨利祿是果何益於天下國家哉十一月七日
心無形影敬則聚而成物如水流泛濫冷則結而成氷
故貞也者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仝日
天人一體耳聖人之心周流應變而不窮只爲在內而
外物入不得及其出而應接又不陷於彼葢其在內
也剛風運行健而不息外物如何入得及其發育暑
往寒來百物自生而元氣何嘗有留滯耶天地聖人

不分彼此仝日
危行言孫危行者體也言孫者用也本體不虧用處不
妨有時稍加收斂然愚意言孫二字不惟邦無道用
之即尋常亦有時用之不然則虛驕急迫無益於人
有損於己所謂尋常應對尤須謹造次施爲更莫躁
者是也十一月十七日
參同契陰符經此等書文辭雖古奧而意涉隱怪實聖
道之榛蕪人心之僻病不可不焚棄而禁止之者也
十一月二十一日
正命者天所與也非正命者人所取也天所與即水火

刀兵亦是正命若是人所取則不義之富貴亦非正
命而死巖牆桎梏乎十一月二十二日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理一則仁而不近於楊分殊則義
而不陷於墨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則時中
之權在是矣豈同乎子莫之執一耶十一月二十六日
天理人欲每每相勝一念提起則形神振作百邪逃散
一慾稍萌則精血涣漫正氣銷亡十一月二十七日
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文者禮樂法度刑政紀綱之
文當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識大識小莫不有文武
之道焉夫子憲章文武教門弟子以此講學以此修
德如所謂兩君相會揖讓而入門入門而懸興揖讓
而升堂升堂而樂闋君子於是知仁焉故曰人而不
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張子曰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其門人所著呂氏鄉約亦得
其遺意今日朋友相聚宜效其儀注求古人之意志
以自尊其德性共道其問學焉知今不如古也若如
近世之文浮靡放漫可為輔仁之具哉十二月三日
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屈字蟄字便
是太極圖中主靜之義此即存心之旨也不能屈蟄
必不能精義入神又安能利用安身乎十二月五日

善善長而惡惡短不可有忿嫉之心以害德性曰明察
審是非只管窮理不可動情蓋以理本無情也情用
事則害理矣十二月六日
與之齒者去其角付之翼者兩其足此所謂缺陷世界
如天缺西北地陷東南天地猶然況萬物乎故稟聰
明者或欠福壽厚德行者或乏爵位皆理勢自然所
當安守者也若乃貧賤而怨天患難而尤人則徒自
煎熬壞其心術喪其德性終不能脫釋學者若能動
心忍性煉磨得此心堅剛勞苦得此身強固則克己
之門可以直入不難矣十二月十八日
心包乎理釋氏但只外面見得箇影子不曾見得裏許
真實道理豈知此心此理元不相離耶釋氏本心可
謂買櫝還珠矣廿日
心之為物乃天所與我之大體卻是天理精光發露處
本是箇動物其稟而包括得那靜者所謂性也苟不
操之則心先散亡性亦漏落而人道滅矣然操之之
法非靜坐不令其動也蓋天理本自流行而理之精
光亦無蔽障但令心性合一流通將去雖心百起百
滅亦何害於性之不起不滅乎此所謂動中有靜之
象若心兀然不用則便成死物不能主宰運用而天

理何所來而流通乎釋氏但以寂滅爲存心故歸虛
無而自絕其天也豈小失哉十二月十九日
理卽事物也不可作兩樣看總之一箇天理流行隨處
充滿十二月二十五日
君子上達敬義夾持直上者也小人下達放肆敗度而
居下流者也所謂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在乎敬
肆閒耳除日
學者工夫先須求仁存其惻隱之本源則所發莫非生
物之意而四端不可勝用矣故貴乎常常喚令此心
不死也不仁者心先死喚醒則心生戊寅正月朔日

朱子謂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又曰龜山先生倡道
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
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當濂洛關中之旣往延平未
起其脉不絕如綫而羅公則閉門潛思力行詣極繼
往開來其任之重也如此然則人苟爲聖賢之學而
不能任重不能詣極便是羅公罪人八日
心如止水須是外物不接內欲不萌而後風恬浪靜然
其工夫須用戒懼愼獨而後大本立而達道行其爲
源也凝聚渟蓄氷消凍釋其爲流也盈科而進放乎
四海所謂不偏不倚而發皆中節也故君子戒懼愼
獨之功無有須臾間斷也正月八日
或詠楊州詩有云紅粉三千樓上下黃金百萬水東西
此言天下財色之藪也豈知其爲四方戎馬之衝乎
上元
呼吸通帝座蓋天地之間只是一氣流行天地此氣人
物亦此氣人心一動則此氣便動無所不通矣一念
纔起天地鬼神莫不知之況於呼吸乎帝座者氣之
總腦處也正月十六日
太極者天之性也鬼神者天之精也上帝者天之心也
心統性情者也人如是天亦如是也正月十九日

人能揀出這性來使不雜於氣稟又能把住這心使不
放縱不昏倒則這心便會和順這性而自強不息矣
此知性養性之道也仝日
程子官舍所養小魚託朱公掞看管不以去國而忘其
仁也朱子所製周子祠祝版託蔡季通尋問不以遣
譴而忽其敬也其時仁敬雖已不行於君臣而仁之
血脉敬之精爽未嘗不活活潑潑常行於君子之心
也正月二十一日
非義非道千駟萬鍾弗視人無此等眼界則必無此等
心胸矣非義道一介不與不取人無此等操守則必

無此等筋骨矣正月二十三日

惟精惟一說得精巧克己復禮說得粗拙然而舜之三言比之堯允執厥中四字之渾淪則已有人力之迹而可尋矣後人下學用功須就極粗重處加力克己須下堅苦工夫牢固著足方有進步纔是學顏子之學若又不能及顏子之勇則復有仲弓持敬强恕之法可行也正月二十八日

春風沂水自然之理在己在己者提綱挈領而萬幾自理兵農禮樂俱統貫其中故夫子與點一段不善讀者易陷於釋老善讀者從事於此正可以學堯舜之

道也二月朔日

仁者樂天智者畏天天者理也仁者純理無欲心與理一膠合無閒故樂智者未免有人欲見天理則約束戒懼故畏二月五日

學者居敬窮理二者皆法文王而已矣小心翼翼陟降左右文王之對越上帝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虛心順理也二月十五日

聆飛螢自照自家一念耿耿不敢自昧所謂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一綫之光或明或昧相在爾室徹天徹地

不可掩也仝日

善善長惡惡短君子存心如是所以扶陽而抑陰也蓋先使自家心下陽長陰消從此行將去便隱惡揚善與物相接便犯而不校縱然行有不得亦必能反求諸己而孟子三自反之法行之不難矣二月十七日

明道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好箇同體二字識此則見中國爲一人而天地萬物一氣而生不見物我之有閒矣所謂人於天地閒並無窒礙大小大快活者也二月十九日

明道好獵後來却作放蝸頌延平好飲酒馳馬後來習

靜却不爲事物所勝二先生皆善於變化氣質者也仝日

心不容一物性則無物不容心欲虛故不容一物也天下無性外之物故無物不容也二月二十三日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蓋言內卦之止卽敬以直內之義所謂靜中有動其爲止也寂而感者也復之一陽初動萬物未生也外卦之止卽義以方外之義所謂動中有靜其爲止也感而寂者也艮之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蓋此只是一箇天機活物全體大用內外無閒故其未發也萬象森然已具活潑潑地其

己發也遇方必方遇圓必圓老安少懷川流山峙絡馬穿牛無容私意不須安排作事接人未嘗與之俱在也故大人通達萬變依然是赤子之心純一無僞而已三月朔日

人與事俱在理中流行故作事接人但任理爲主宰理爲運用不參一毫私見故曰天下何思何慮一加思慮則易至於憧憧矣此所以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也三月二日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人要透得此關頭方好蓋憂患是天理之行震動驚醒心膽變換之地安樂是人欲之窟般樂怠傲志溺魂銷之地故古之聖賢常常苦其心志勞其筋骨所以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學者能下堅苦工夫牢固著足方有進步而自家天理可以生生而不窮矣然則憂患乃是眞樂土也三月九日

或問作事接人皆是窮理朱子曰須是知得要本愚按要本二字即指理而言蓋天命流行於人事之中開眼便見舉足便觸若不知得此理則只是滚滚作事擾擾接人理之是非畢竟何在耶三月十日

郭汾陽掃清唐家社稷之塵而中原定邵康節發明復見天地之心而聖道明朱子取而載之易繫本義其

意切矣學者不可不察也三月十二日

學要鞭辟近裏白鹿洞學規末云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是此意也所謂知遠之近者從國與天下而反求諸家也知風之自者從一身而反求諸心也知微之顯者從心而反求諸無聲無臭篤恭而天下平也此鞭辟近裏之意也三月十四日

曲禮少儀及鄉黨篇等儀節不可須臾忘忘之便是逆天理曾子之孝奉持遺體戰戰兢兢直至易簀得正而斃方無滲漏也三月望日

君子體仁鬼神體物或以有形體無形或以無形體有形要之皆是無形爲主有形爲賓形還是賓道理是主故君子只見天理流行隨處充滿而總不見我身在何處也三月二十一日

學問與存養工夫皆要專一學問專一則無底可化成有而參前倚衡矣存養專一則有底可化成無而不獲其身不見其人矣蓋吾之形日遊於理之中吾之心特立於欲之外則趯著脚指頭都是仁義禮智孤立懸空四旁無所倚靠於天地間並無罣礙大小大快活也三月二十四日

敬以直內工夫居其過半然其中卻是空蕩蕩地不有

一事不容一物如日之午鏡之懸一片太虛無所有也義以方外工夫千條萬緒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審區區地毫釐絲忽無微不到四月三日

理欲實心欲虛敬以直內則無纖毫私意胸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心於是乎虛矣義以方外則當然者決定恁地不當然者決定不恁地截然方正而理於是乎實矣理實而後天理流行隨處充滿心虛而後人欲淨盡百邪皆息故曰敬義夾持直上雖欲罷而不能也四月五日

惟精惟一即擇善固執天下只有善惡兩途擇善者善惡判然如黑白之不相參固執者善端特立物欲不能侵如水火之不相入知明守固而後中可執也聖人之中義之與比無適莫無意必而無過不及之公理非端俗學之中藏形匿影泯是非計利害而閃姦打訛之私心學者不可不辨四月六日

事處道義方可做然又須耐煩謹慎不可匆忙疏漏以遺後悔若不細耐必將慮驕急迫反害義矣四月九日[illegible]

理不窮到極致處一毫不透徹則那一毫便是窒礙須是透此一毫方得融釋脫落理無大小故事無論小大莫不以全理處之而後得天理極致處也四月十一日

夷齊餓於首陽想是舒君含笑而逝必不蹙額忿疾也易簀結纓亦是正色就禮以去必不張皇努眼也此皆平日養心行法之效也四月十六日

舍己從人舍字最精是聖人無我處只一箇舍字全無留滯卓立於天地萬物之表文王說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蓋莫非此意也四月十八日

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蓋理財者整理財賦錢穀也正辭者裁制律令詞訟也錢賦清白則民無所容其奸頑典刑正直則民不敢有所侵犯所謂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也此天地之大德聖人之大寶可易言哉四月十九日

小德川流如雨下點點皆從大源中出滴滴入地生意行焉所謂淵泉溥博也四月二十八日

看聖賢出處之蹟眞是金玉其相任世間煅煉琢磨愈見精光堅粹不可掩變三復之後莫不感人眞心發人本性而不容自已也四月二十九日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鳶飛魚躍蕊草驢鳴無非是也况匹夫匹婦皆是天地之性耶然此等處須是自家胸次悠然活潑潑地而後能見其眞否則草菅民命芻狗羣生

矣（五月三日）

飮食器物皆天理之公也係戀之卽爲一己之私君子能以公用之則皆天理矣（仝日）

人事極多不勝勞擾然一事必有一理其事物中自具之理卽所以治物治事之理也如水之流行遇方則方遇圓則圓地之方圓各異而水之方圓則同但衆人見物事不見理故殊塗不能同歸百慮不能一致聖人則見理不見物事故體用一源顯微無閒（五月八日）

橫渠云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蓋言大心以涵蓋萬物所以盡同體之仁也小心以分析百事所以集各正之義也大心根本盛大也小心脉絡分明也（五月十四日）

子見南子等處若仍以男女授受不親及見小君等禮去窺測聖人正如坐井觀天迂陋可笑矣卽如顏子犯而不校猶且不見物我之有閒況於夫子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安有此疆彼界之可言乎這正是仕止久速從心所欲不踰矩處學者仰高鑽堅只合循循且先於矩字上著力（五月十七日）

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蓋彼時先王之道未墜小學之敎尙行童子未從先生時其父兄已有先入之言便知輕富貴習貧賤洒掃應對耐勞苦不驕矜全無霸氣況仲尼之門入孝出弟謹信親愛一聞人有詐偽豪奢貪汚凌競之氣掩鼻齰舌而面赤今乃有至老不識義利兩字之人其不生仲尼之世不過他五尺之童可謂幸而免矣（五月二十日）

夫子之言遯也嚴矣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又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蓋惟無悶而不悔者爲能遯也辟人辟世隨其所遇而致擇可耳（五月二十七日）

陰陽二事聚爲氣質氣質不好結爲種子蔓延無盡須斷滅邪根別生正氣而後本然之性來復耳張子云

德勝其氣性命於德德不勝氣性命於氣陳了翁云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所言皆是人力勝天自反其性而後命自我立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而舊染不汚者也（五月二十八日）

凡物宜聚不宜散聚則生散則滅天地人物有形無形莫不然也祖考之精神聚於廟人之精神聚於心祭則享而神人和故曰敬者德之聚也不敬則都散了又曰學以聚之不聚則學不成也理則無聚散惟心有聚散故理有存亡故曰非道亡也幽厲不由耳然則心之宜聚不宜散亦大可見已（六月二十五日）

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之念晝夜留滯胸次所以德性日淪於卑污學問日蝕於荒亡故曰其嗜慾深者其天機淺此理欲之消長敬肆所從而分也十六月二十八日

讀書日記卷之六終

讀書日記補編卷次目錄

讀書日記補編卷十

安邱劉源淥直齋甫著
後學李　濰若千　鈔撮
　　孫自務樹本
後學秦　勤勁夫較正

記疑　起戊申止癸酉凡五十三條

士恥貧賤久矣西銘曰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士處貧賤正是學者好消息乃不知好學而日戚戚以怨嗟嗟以求亦大遠上天成我之意矣故知貧賤非可恥不學而負貧賤甚可恥耳　戊申五月廿七日

子曰德不孤必有隣又曰獨立不懼聖人之言非相妨也蓋學聖之心即獨立不懼之心學聖之學即不孤有隣之學也　十二月四日

脫粟飯朱子一生所食客至亦以此食之故胡紘大怒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爲乏也後來以此中傷朱子而加以僞學之號嗚呼此際未易言也汪信民曰人能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蓋聖賢不以飲食衣服宮室爲念常人只以飲食衣服宮室爲心自奉待人俱是如此此聖凡分別處也　十二月廿七日

不可無不可一世之識不可有不可一人之心　己酉二月廿二日

小南和尚少年從師參禪一日偶靠倚而坐其師見之叱曰恁地無脊梁骨小南悚然自此終年不靠倚坐

愚按凡人困乏則神氣昏惰此大害事當與所謂好說閒話者一并戒之然此無別法只將我志常常提起使之堅強則志不倒志不倒則脊梁竪硬而神氣自壯矣最可愧者釋老家皆知用其心參禪修養世不乏人而我這下却箇箇縱肆放逸甘爲泛泛庸人直不堪令僊佛見耳且莫說到高深道理即欲於吾儒中尋一箇人如小南和尚其可得耶　庚戌暮春

孟子雞鳴而起一章學者當辨一徒字一間字如登九層之臺舜已躋其巔矣而我猶在臺之下也勢雖懸絕而皆登臺之人也如入九淵之下跖已溺其泥矣而我猶在岸之邊也勢雖懸絕而皆入淵之人也故曰徒也如舜在天南跖在漠北我之舉足一步向南即從舜也一步向北即從跖也雖一步之動未有所到而分塗之處實在一步之初故曰間也　八月二日

與人交最不可責備只該累短取長譬如沙中揀金所重在金則一星之金亦在所取而忘其沙之多寡苟所惡在沙雖有金亦不見矣　辛亥四月十四日

容城孫奇逢著理學宗傳一書其卷首義例有一條云

或問告子性無善無不善此禪宗也陽明大儒其教旨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得無疑於禪乎曰陽明謂無善無惡心之體非指性也性自善心有人心道心自不能皆善陽明教旨何嘗與性善相悖愚按心統性情心性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正如太極不雜乎陰陽而亦不離乎陰陽也心無性不成心性無心不成性今[illegible]氏謂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爲非指性則是性善而心不無善也心本無善不知善自何處來鑠於心耶性雖本善不知何以往合於無善之心耶岐心與性而二之所以朱陸同稱闢禪而入於禪也不知

心雖虛而實理具焉禪家見其空寂聖賢識其真實真實者善也此乃所謂性也蓋性即理乃心之本體何得謂之無善心苟無善則陰陽亦無太極矣其可乎哉然於此有說焉心有善有惡性亦有善有惡故曰性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氣質之性君子弗性焉愚謂心亦有天地之心有氣質之心氣質之心君子亦弗心焉聖賢有時言性不言心言性即兼心也有時言心不言性言心即兼性也心性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五月九日

飄颻學僊侶遺世在雲山盜啟元命祕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其十五

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羣愚流傳世代久猶接淺空虛顧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捉從一以闢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躓彼榛棘塗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其十六

聖人司教化覆育羣材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滋培天叙旣昭陳人文亦婁開云何百代下學絕教養乖羣君競龍藻爭先冠倫魁淳風反淪我擾擾胡爲哉其十七　已上三者皆異端也九月五日錄朱子感興詩

儒者以理爲主釋氏以心爲主理者無也心者有也主

無者修之以有主有者修之以無修之以達道是修之以有也修之以寂光是修之以無也主無者欲萬有俱備主有者欲不染一塵萬有俱備所以修其無也不染一塵所以修其有也修其無而我不與焉修其有而我不壞焉不與者無我也不壞者有我也然則曰言有者求其無也曰言無者求其有也九月二十八日

謝顯道謂一部論語在子見齊衰師冕見二章張思叔謂一部孟子在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二句此學者仁義之宗也十一月二十四日

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又曰氣也者神魂

之盛也魂者氣之神魄者形之神又曰魄者形之鬼
古注云魂氣之所出入者是魄精明所寓者是朱子
曰運用動作底是魂不運用動作底是魄神者陽之
靈主而伸者爲神鬼者陰之靈返而歸者爲鬼學者
合而觀之做箇題目將來思索十二月二十九日

釋氏怕生死只要出離以爲稍有執著便是生死之根
以故不著有無直並意識都盡將以求其不生不滅
之大欲也聖人亦無意識無執著却不怕生死順之
而已使釋氏舍其不生不滅來就生滅彼豈肯從即
此推之誰公誰私誰淨誰染不昭然可見耶即云出

離生死則聖人出離遠甚而釋氏反有沾滯矣善哉
明道先生負石投河之喩也惜彼不能曉耳壬子二月十九
日

太極圖難畫纔畫便不是却又不得不畫如首一圈是
太極第二層是二氣第三層是五行四層五層又是
太極從二氣五行裏過來然首一圈空白是無極既
曰無則是無星之稱無寸之尺耳萬理何在耶理只
在二氣五行處若畫二氣五行於其中又成第二三
層矣無極何在耶圖最難畫一圈却是五層五層只
是一圈其所以不雜不離者存乎其人之黙識耳三月

四日

世間要緊底物事不可缺沒要緊底物事不可有於言
於事於書於人皆然也說一日話是一日沒要緊底
話做一塲事是一塲沒要緊底事著一部書是一部
沒要緊底書爲一世人是一世沒要緊底人只該一
筆勾之如此則剩言剩事剩書剩人皆可恥而可廢
者也况其害道者乎三月六日

聖賢言語原無弊不善讀之便有弊矣如程子學學聖
人而不至不欲以一善成名此欲學者進取也若謂
學聖不至亦不妨則有孟子苟爲不熟不如荑稗之

說豈謂學聖不至反不如一善成名哉學者立志用
功若不遠大堅實則得罪於程子孟子矣聖賢原無
寬假之法學者亦無苟安之處三月八日

天理渾然未發時莫見端緒然非裏面都無分別而仁
義禮智却是後來旋次生出四箇有形有狀之物也
朱子此說正與佛氏相反彼好說理障謂仁義禮智
都是後來生的一似有形有狀之物那本原處都無
所有一涉分別便是幻妄殊不知天理不如此空寂
也他不愛說天字謂亦是有形之物得理者也只愛
說心字不知心是天之所以與我者資具衆理非有

根塵不可以幻妄目之也既生以後是此理未生以前亦只是此理更從何處另尋一箇父母未生以前本來面目耶 五月七日

初學守心如拘水銀如繫野鳥此未能主敬之弊也敬則心存不煩拘守 六月六日

看書只當做畫看分明畫出聖賢底一副心腸在紙上 七月八日

形字不可粗看粗看便有遺漏包括不盡形猶模樣也方所也重濁有重濁模樣方所清虛有清虛模樣方所皆形也形無涯際與神氣之無涯際等形氣神無涯際與理之無涯際等知此者方可與言形而下者謂之器 甲寅十二月朔日

薛文清公讀書錄一段云臨川吳氏曰太極無動靜故朱子釋太極圖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此是為周子分解太極不當言動靜以天命有流行故只得以動靜言竊謂天命即天道也天道非太極乎天命既有流行太極豈無動靜乎朱子曰太極本然之妙也動靜所乘之機也是動靜雖屬陰陽而所以能動靜者實太極為之也使太極無動靜則為枯寂無用之物又焉能為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乎

以是而觀則太極之能為動靜也明矣愚按此一段薛吳認太極不同處在動靜之有無係吳曰無則易流於空寂而太極離乎陰陽之外係薛曰有則易流於作用而太極雜於陰陽之中要之薛說為是但有字只可當具字看若誤認有字為太極亦動太極亦靜之有則差矣其末句云太極能為動靜甚明白能為者有之謂也能為動而動自屬乎陽能為靜而靜自屬乎陰太極則無動靜也無動靜而能為動靜也苟非太極則陰陽不能動靜也陰陽之動靜實太極之所為也而太極則無動無靜也有為而無為也吳氏天命流行之說本是但判太極天命為二物則非矣薛氏天命即天道也天道非太極乎亦是但云天命既有流行太極豈無動靜乎則下語不能無病蓋天命與太極雖是一物而其所指亦有少殊太極純以理言也天命流行則兼言氣矣氣有動靜理無動靜氣之動靜理所為耳理未嘗與之同靜而並動也今直曰豈無動靜則言下欠圓矣 丙辰正月五日

讀書續錄有曰或以宅喩仁謂心在仁之內為主心在仁之外為賓嘗考程子有曰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仁也以此觀之則心與仁未嘗相離若謂心在仁之內

心在仁之外是分心與仁相離爲二矣且曰心在仁之外則其在仁之內又孰爲之主是有無心之仁也恐其說有未盡竊意三月不違仁者心在內卽仁在內爲主日月至焉者或一日心與仁在內或一月心與仁在內是心與仁在外之時多爲賓未知是否姑書以俟來世愚按文淸公此說心指本心而言人之本心純乎天理仁而已矣故孟子曰仁人心也蓋一物耳後來逐於物欲心違仁去日月至者以學問之功討得本來仁體則在外之心歸於安宅任一霎時轉時又去到底只是一箇客耳三月不違仁者則本

來之心安於本來之仁如主人在自家房內卽偶一出外不久復回到底只是一箇主耳說心與仁在內則可說心與仁在外則未圓蓋仁不分內外賓主所謂內外賓主者以心言也二月一日

讀書續錄卷五一段云問自其本以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體故萬物各具一太極如此說則太極有分裂乎朱子曰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各自全一太極爾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處處皆見不可謂月分也又問理性命章如何下分字曰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萬川相似

以朱子之言觀之太極渾然一理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人物雖各得一理似乎分矣合而言之又渾是一理實未嘗分也正如天地間總是一月光萬川雖各得一月光又總是一月光也太極不可分於是可見矣愚按文淸公所言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正以發明朱子萬川之喩月映萬川如卦畫之陰陽子在母腹之外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如造化之陰陽子在母腹之中譬諸一君而萬民一民有一君其實萬民共一君也譬諸籠內蒸餠一餠各有一籠之氣其實衆餠共此一籠之氣氣未嘗分也譬諸河水生魚一魚各

有一河之水其實衆魚共此一河之水水未嘗分也蓋太極渾然不可分者以其無形狀無方體無界限間隔也一草亦得其全一木亦得其全所謂一物各具一太極也但物雖具之而不能自通之故不能自有之所以物之爲氣所蔽者雖具如不具也二月三日

薛文淸公曰沖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竊意萬象如人與鳥獸草木昆蟲之類莫不有一定之象具於沖漠無朕之中及陰陽流行之後其可見之象卽沖漠無朕中之象也是則人物之偏正通塞雖曰稟氣賦形於有生之初各有不同然其已定之理固已具

於沖漠無眹之中矣愚按薛公此說看得森然處分明然讀者當會其意不當泥其言也若泥其言將謂沖漠無眹中果有象矣夫眹且無何有象乎只當玩味具字其意自得不可以象求也正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而喜怒哀樂之情已具也蓋能具乎情非果有或喜或怒之情之可窺也發而後爲情或偏於喜喜則與怒殊或偏於怒怒則與喜殊雖各一偏而中之全體無不在也當其未發則喜怒哀樂已全具也苟中有不全具之情則喜不能怒怒不能喜喜者過喜怒者過怒不成中矣故太極中萬象雖具亦必待交付於氣威一偏去而後有象也其在太極固無象也具象之根柢耳 仝日

薛文清公云周子太極圖說一字一句之義皆貼在圖上朱子太極圖說解一字一句之義亦皆貼在圖上文清公得力在周子太極一圖遂爲明朝三百年道學之首 二月■日

薛文清曰纔欲修辭以立誠則言自簡是何也以可言者少也此與劉忠定公學不妄語逾七年而後成有知行之分 仝日

閱文山全集見忠烈公備極慘苦之狀伯淳先生嘗欲者樂書愚謂文山全集即樂書乃有觀此集而愈樂善不倦者乃爲知味 二月晦日

朱子云如居燒屋之下如坐漏船之中蓋亦佛氏所云三界無安之意也然佛氏出於計較利害而已與聖賢之意則大不同 丁巳七夕

仁之爲仁也私欲淨盡如禪之無生天理流行如丹之不死 己未十月三日

讀參同契見僊家行功都不用外物只是赤手空拳爲之聖賢那箇不是赤手空拳去做未嘗賴借於外物也 壬戌九月二十九日

只要愛敬兩字到手便終身受用不盡不以愛敬而行者雖善亦僞妄耳 十月六日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仁也何也克己也 十一月十二日

謹不放散勤不坍塌不放散則收束不坍塌則竦起收束竦起生道也放散坍塌死道也敬則生怠則滅如是而已矣 癸亥閏月十七日

大學中庸近思錄三書皆以首章爲綱領讀者苟能透過此關則以下勢如破竹矣 己巳九月二十九日

活潑潑底子思以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之程子以必

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言之謝上蔡以吾與
點也言之朱子以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
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風
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言之由四說而觀之或
以物言或以心言或以大意言或以天地言所言不
同其理則一所謂由人自看者是也十一月十五日
先有理後生氣但不可謂今日有理明日乃有氣也理
無形氣有迹但不可謂理屬無氣常有也理有動靜
氣有呼吸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理無形也而以本體
言之則含動靜以流行言之則有動靜非屬無也而

亦不屬有也吸而爲聚呼而爲散散則歸無聚則爲
有氣有迹也而不常有也十二月廿日
周子之圖左陽右陰中有圓白者心包理也左陽之際
黑者寓焉理之靜寓乎心之動也右陰之中白者居
焉理之動居乎心之靜也心之一左一右無不包乎
理也庚午元旦
朱子云舊在湖南理會動靜以爲理是靜吾身上出來
便是動此二句是其所謂初尋得箇動靜意思其樂
甚乖者也蓋理本是箇千萬年不動之物也心是箇
已發之物不靜者也理爲體心爲用其體段大勢然

也又云却不知未發念慮時靜應物時動靜而理感
亦有動動時理安亦有靜此四句是其後來心與理
一時也蓋理本是箇能靜能動之物也心雖是已發
之物然却亦有未發之時亦是箇有動有靜之物也
未發念慮時靜者心之靜也應物時動者心之動也
理感亦有動者理之動也理安亦有靜者理之靜也
大抵心包乎理者也心靜時包理之動心動時包理
之靜在靜中者不偏不倚在動中者無過不及此所
謂中庸之中體用顯微一源無間一動一靜互爲其
根者也中也根也皆理之一而不二者也故君子必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敬者心之貞也藏於無形正
固不放直上直下而天心見於復焉靜中有動也心
之靜包乎理之動也義者心之利也著爲萬象各得
其所四旁方正而象山成於艮焉動中有靜也心之
動包乎理之靜也然論大勢體段理雖能靜能動畢
竟是箇靜物心雖有已發未發畢竟是箇動物初尋
得箇動靜意思者未嘗不是也但只如此各說而不
及其合一之妙則心理終是二物矣且又理偏於靜
而無用心偏於動而無體矣故須合而言之以見夫
靜中有動動中有靜之理焉且又見夫寂而未嘗不

感感而未嘗不寂之心焉如此則返本還源心與理一矣正月十五日

繼之者善陽也成之者性陰也一箇起一箇倒一箇上一箇下繼善者起而上者也成性者倒而下者也上者輕清下者重濁輕清者乾知大始重濁者坤作成物知大始者敬以直內屬焉作成物者義以方外屬焉何也敬者虛也貞也貞以起元陽之所由始也義者靜也利也利以歸坤陰之所以成也然太極靜而生陰生陰者義也靜極而動靜極者敬也是敬義二者皆靜也又利貞者性情也又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然則義爲少陰秋也敬爲太陰冬也二者皆陰故靜故周子云主靜也仝日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陽也性陰也陽主施陰主受天所施爲善人所受爲性善動也性靜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靜中有動動中有靜也天陽也人陰也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天中有人人中有天也天善本無爲也人性必須學也爲學有道敬義是也貞固爲敬利用爲義皆坤道也義者仁之收敬者仁之藏天以元始人以性成敬義夾持上達天德而天人合矣四月十四日

造化之氣流行宇宙其來遠矣勢如東流之水日下一日未有反而逆流者也自太極而爲陰陽此一大關節也自陰陽而爲天地此一大關節也自天地而生人物此一大關節也形化長而氣化消此一大關節也自帝而王自王而霸此一大關節也自霸而秦此一大關節也自秦而漢而唐而宋而明雖有遞降之勢然不似以前關節之大也人事關節之最大者莫如氣化形化之開及周秦之際也八月廿二日

程子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愚意仁義禮智爲天德敬即是智敬義即是天德矣又何達乎蓋所謂夾持云者積少成多由近而遠爾程子主敬孟子集義是也然不以仁禮夾持何也蓋仁禮伸也義智屈也能屈而後能伸能靜而後能動故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克己復禮乾道也持敬行恕坤道也學者由陰而陽由地而天脚跟立定而後可以能變化也蓋敬義無情之物也仁禮有情之物也惟無情而後能有情也仝日

天地雖是大物然自理而觀之不過是已發之小德而已已發便是氣氣便參錯不齊上下四方曰宇只如

粟殼古往今來曰宙只如一息治亂消長皆是毫釐呼吸閒事乃理氣之自然不由天地作爲也我又何思何慮于其閒乎（辛未九月廿八日）

有無二字不可加於太極而孔子直言有周子直言無何也言有者非但以爲有欲人之不昧之以爲無也言無者非但以爲無欲人之不泥之以爲有也孔子言有而意不滯於有周子言無而意不滯於無也（壬申正月十日）

學者讀書存心處事三者爲用功之要但書之理不能入於心心之理不能及乎事則書自書心自心事自

事各不相管也須是書之衆理收拾於吾心心之衆理流行于萬事書管心心管事一理貫徹無有閒斷而後可耳故學者日用工夫不分彼此讀書者窮此理也存心者體此理也處事者用此理也學到專一理到不二其究也見理而不見事見理而不見書且又見理而不見心也則所謂心與理一者其庶幾乎（三月八日）

語類安卿錄云聖人言語自家當如奴僕只去隨他他教住便住他教去便去 愚按聖人言語皆至理也隨他者隨理也非苟隨聖人也究之聖人亦是隨他故好古敏求述而不作天地亦是隨他故天行健地勢坤（五月廿六日）

小德川流已發者也大德敦化未發者也當其未發天地人物共一太極體用一源也及其已發天地人物各一太極顯微無閒也聖人亦不過是川流中之一物而已何其敦化如是之大耶蓋太極本是渾淪之物不可分破雖分破爲萬億而所到之處莫非渾淪之一物也豈有偏缺乎哉但氣以成形氣之淸濁各殊故理之發見各異耳 聖人之異於人者氣也非性也（八月十日）

君子之道費而隱子思之意重在費字言道之無乎不在也無極而太極周子之意重在無字言太極之無在也朱子合而言之故答何叔京曰未發之中無在而無乎不在也隱字太極字皆輕故皆以而字轉下來費隱非二無極太極亦非二也觀太極本無極則知其極力發明無字觀言其上下察則知其極力發明費字矣然發明費字是欲人曉得道之隱發明無字是欲人曉得太極也聖人喫緊爲人處蓋如此（十月十七日）

西銘之書惟孝子爲能讀之（癸酉正月九日）

堯舜與人同耳其耳目口鼻五臟六腑四肢百骸皆與庶民同也至於性善亦與庶民同也然則其與庶民大異不啻天地之比螻蟻者何所在乎亦在其心而已矣其心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故獨異也或曰天地以生物爲心所生之物莫不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何其心之不同若是懸絶耶曰堯舜與庶民之心亦本同也但心不能自爲心必因理與氣合由氣而生知覺而後心以名焉非理則無氣非氣則無心所謂氣者神之母也理同心同而中間有氣氣大異而心從氣出乃大異也心大異而理乃從心出也故理之大異處尤更甚於心與氣也總之氣害心心害理所以聖凡懸絶至於無算也氣隔蔽心心隔蔽理所以學者去氣之蔽而後心不蔽理也雖然心者氣之主也未能立心如何治氣性者心之理也未能窮理如何治心惟是窮理以養性居敬以存心心理相資不分先後心存則理無不明理明則心無不正天性人心合同併妙則中間平日爲害之氣亦將變化而至正至直爲道義之助矣故曰學問之功大而人皆可以爲堯舜也二月十六日

養勇莫善於明理理明則是非主定而利害不足顧矣三月十一日

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人人有貴於己者也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乃陰陽五行所聚而爲之者也如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蓋以其前爲造化之所聚後爲造化之所散而人不能自主焉其賤亦已甚矣故君子但尊德性而不尊此物也三月廿一日

氣厚則人物一齊厚氣薄則人物一齊薄八月四日

讀書日記補編卷之一終

讀書日記補編卷之二

安邱劉源淥崑右甫著
後學 李 滻若千 鈔撮
孫自務樹本
後學秦 勸劲夫較正

記疑 起甲戌止丁丑凡六十條

原始反終始者無也終亦無也能推原窮究而知其無之所以始則自能捃轉回來而知其終之所以無但其無也乃無聲無臭之無而非虛無寂滅之無耳然學者且未須理會七月十八日

智崇禮卑先知後行尊德性道問學先行後知要之知行二者皆有成德與下學之別易以成德而言也中庸以下學而言也言成德則智崇云者萬物覆焉者也禮卑云者萬物載焉者也言下學則尊德性者存其心養其性者也道問學者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也易與中庸所指不同而理則一也七月廿二日

聖門第一緊要工夫只在克己二字人之大病只是心爲形役除去己私別有甚麼患害傷我天理耶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這才是大丈夫胸襟至若敬恕之學則是坤道小心謹慎不免有新婦之態尙須擴而充之也唯是曾點見得大意磊磊落落不須克己然又恐過之而流於狂學者須是既見大意又加小心則己無不克而天理完全矣八月廿五日

朱子爲寧宗說書四十餘日寧宗一旦罷之使去嘗疑說書既知不見聽納又知姧邪用事何不見幾速去耶不知聖賢所爲大抵必至於仁至義盡無可奈何而後已不敢存一點悻悻心彼子路不悅子路闇之喜此等胸懷不過是賢者潔身之意耳非聖人之大用也八月八日

讀書本是第二義但後學不得親炙聖賢以爲依歸不

能不自此入耳蓋天降生民與之善性一經氣質之蔽物欲之毀遂不自覺又旁無先覺之人耳提面命未有不溺心於昏謬陷身於汚濁者也賴有聖經賢傳發明天理凡理之在吾心以爲性者一一指其實事以教導我一一指其證候以警戒我其閒細微曲折無遠不周無微不到非但耳提面命口講手授而已蓋以動我仁義禮智之心忍我聲色臭味之性實起我已死之精魂而再生之也嗚呼此事所係何如而第曰讀書已耶十月五日

無善無惡心之體此一言似無不是但他錯看善字以

為渣滓之物耳殊不知善也者通有無貫精粗不落方體不見形狀無時不然無物不有者也非如心之為物只是虛空靈妙而已也十月六日

舉德行鄉飲酒講鄉約此三事本是平天下之要道後世視為虛文雖依古禮之名而行之初無崇重推行之意欲天下太平得乎蓋舉德行者為其人孝足以事君弟足以事長廉恥足以賤貨而貴德節用而愛人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是以用之以濟國家之事至於鄉飲酒正所以舉德行也自官及民大家公舉一箇孝弟廉恥之人尊之為賓如中式舉人一般所謂

鄉舉里選也鄉舉而升諸州州舉而升諸國如進士一般然猶恐其不能勝任又養之於國學看他為學底本領如何如觀政進士一般然猶恐其不能勝任又暫使他理事看他為政底本領如何如宋時權御史裏行一般所謂國君進賢如不得已也然又必三載考績以行黜陟如此詳審尚有九載績用弗成者然則天下之事豈是容易料理天下之人豈是容易窺測而輕為舉錯耶知人則哲古帝所難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此之謂也至於講鄉約一事又在鄉飲酒舉德行之前蓋臨民者既有善政以養之矣又時時為之講說先王之道使知有孝弟廉恥之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久之風移俗易俊傑者出則小子有造成人有德彬彬乎人材蔚興而舉賢之典可以屢行而不匱矣孰謂此非平天下之要道哉十一月六日

理是實底心是虛底惟其虛是以多走作惟其實是以常定而不變故曰心無形影惟誠時方有這箇物事蓋言有實理方有實心也十一月廿八日

惟心無對言其孤立別是一物不雜乎氣質之中也然心與氣又只是一物不可離開作二物看蓋心只是

氣之精英有氣而後有精英無氣則何精英之有故曰心只是知覺之性隨形氣而有始終者也然不曰知覺之氣而曰知覺之性者氣不能知覺其所以知覺者理之能也然知覺又不屬理而屬氣者蓋雖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方能知覺也然則心者以理為體以氣為用者也有理而後有氣有氣而後有心心在理氣之後也理內藏靈蘊寓氣內心又兩在理氣之中也心能包理又能行氣心又自立理氣之外也心之未發理為之體心之已發氣為之用未發而靜能使氣靜而無又能使理動

而有已發而動能使氣動而直又能使理靜而正心
又專爲理氣之主也十一月廿八日
陰陽家以猫眼定時其言曰子午卯酉一條線寅申巳亥圓如鏡辰戌丑未棗兒形十二時辰如鐵定而是
而觀萬物之消長進退皆是長遲而消速進難而退易也故君子之於學也勉其長遲而恐其消速其於仕也謹於難進而審於易退蓋理與數之自然卽義與命之當然也十二月十一日
諺曰好合不如好散此言極有理蓋合者始也散者終也至於好散則善其終矣凡處一事交一人無不宜然卽得正而難尤宜然也十二月廿三日

或問箕子不死而陳洪範受朝鮮之封何耶曰仁者無私心而好惡當於理者也孔子見南子在佛肸尚無不可而況箕子見武王乎是以君父之倫天地之心並行而不悖也仝日
陰陽消長皆氣數之自然故君子論學惟在窮理理有常而氣無常無常者卽氣之常也仝日
一說到仁字則骨骸脫落魂魄消散只有赤骨立一箇活潑潑底天理在這裏流轉而已矣故夫子罕言仁也仝日

天理人欲兩不相容天理爲主則庶民萬物各遂其生而人欲公諸天下人欲爲主則橫政作橫民起而天理與斯人俱歸滅亡蓋天理主生人欲主死所主不同故其效大異也十二月廿六日
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孔子贊易引此而爲坤卦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說朱子引此爲小學內篇敬身第一條又爲其左右兩齋之名而作箴以自警然則下學之最先最切者豈有加於此哉蓋敬所以治心天理之體也義所以治事天理之用也體立而後用行敬直而後義方內外之勢也乙亥正月十八日

所謂至善云者亦只是當然而不容已者便是去了不善便是善去盡不善便是至善平平常常如水無石如木無風帖帖底在這裏便是別無可驚可誇之物也如人有證候便是病人證候絕無便是好人所謂勿跋來勿報往者言學者工夫不用急迫須無間斷優游饜飫自到當然不已地位至於無味之中有味乃眞味也所謂顏子之樂平淡曾晳之樂勞擾康節之樂飢騷者正此意也正月廿四日
木神曰仁金神曰義火神曰禮水神曰智土神曰信神

也者理之精英也亦氣之精英也卽心也理之在心
卽所謂性卽神也心與理合五行在吾胸中矣故曰
天人一物也二月十三日
道理本無形影然其流行發見著落處却便在此事物
之中萬物萬事不論大小密密匝匝都是與道爲體
莫非此理之實然天下事物各各不齊而無形之理
則未嘗不齊也蓋以理之爲物不屬有無不落方體
故曰如水相似遇方處方圓處圓大處大小處小然
亦只是一箇水耳二月十九日
日居斗室中自問何所爲琴罷輒舉酒酒罷輒吟詩三

者遞相引循環無已時此正所謂死於安樂者也君
子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必不暇爲此矣三月
六日
東林諸君子講學者往往不得分明如高忠憲所輯朱
子太極說五節中僅錄其一劉念臺謂意者心之所
存則尤不可曉蓋自王陽明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
只認氣質爲性故天理人欲混而不清人心道心雜
而無別豈非賢智之過耶三月十六日
聖人言義不言命卽此一句天下之理可得聖人之心
可見也周子太極圖大小十圈第一圈大而白者義

其次小圈七箇則皆有陰陽柔剛之物附於其間而
非純白之理矣所謂命也其下兩大圈則卽人物之
中特明其不雜乎陰陽之義若於成男成女萬物化
生之際再以陰陽剛柔之氣言之則命爲主義反爲
客而人道廢矣故又以第一箇大白圈之義於氣化
形化之處復作兩箇大白圈重言以申明之皆言義
也不言命也四月六日
孟子先立乎其大者若其心志二章前章言心志是主
人耳目是盜賊這是認賊工夫次章生於憂患是殺
賊工夫五月十一日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程門高弟張繹馬
伸二子讀孟子皆以爲孟子中緊要處在此兩句延
平李先生亦以爲當從不忘二字參取朱子亦每舉
此話頭敎人愚謂此一段話與周程相傳孔顏樂處
一似相反二子口訣是誰授之耶然則所謂學到苦
澁處便是好消息者非卽此意耶細讀味道堂記便
見其大意日全
天理是流行底及至命與人物而成性則各自聚結却
便是停止底了故往往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而天
理窒礙不復流行矣此所以須要克己己克而後復

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猶之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天人一理理得則如水到船浮解維正舵沿洄上下惟意所適無往而非天理之流行矣五月十二日

敬生意也忘死魂也六月十五日

山水是天理觀山玩水便有人欲在其中矣朱子登衡嶽爲訪張敬夫論太極也遊匡廬爲南康軍幹公事也正如先王之觀無非事者何嘗無事空行而徒爲觀玩耶徒爲觀玩則山水亦人欲而已矣十月六日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

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故諺有之曰君子落得爲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八月十八日

朱子云看書別無法只管看便是法又云不可有欲了底心蓋心先欲了此書則貪顧程限欲看別本目下此本只且匆匆涉獵鶻圇吞棗便了如何知得書味耶十二月十四日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統體只一箇心以此生物物物各得一箇天地之心以爲心但天地之心是一箇未嘗發也及其已發遂成萬箇心故曰人心是已發

也然已發爲人心又各自有箇未發已發如天地之心一般故曰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蓋理無大小處處皆是統體統體不可分也不可分故萬分之中莫非不可分者也所謂月印萬川處處皆圓者是也丙子正月七日

謝上蔡常惺惺法乾道也此大明終始之本也尹和靖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坤道也此至靜而德方之事也正月十四日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聖人不厭學者厭之衆人亦不厭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聖賢不愧怍學者愧怍

衆人亦不愧怍也凡此等級學者知之衆人不知也正月廿四日

袁了凡立命之說全是計功謀利壞人心術固不足道然其中有兩句說改過自新處却說得好其言曰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可借以爲吾學之川二月廿一日

張子銘曰存吾順事歿吾寧也朱子詩曰亹亹玄運馳林林羣動爭天道固如此吾生安得寧嗚呼歿吾寧也生安得寧乎二月廿三日

康節言一元十二會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至

於戊亥則人物消盡天地皆壞而舊跡大滅矣程子言有成壞而無住空朱子言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又曰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耳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眞也故曰天命之謂性玩此三說則見天理流行之妙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原始反終天地人物渾然同體起倒合散屈伸消息一物各具一太極而萬物統體一太極也故曰一箇天機也 二月廿七日

命者萬物統體一太極也性者一物各具一太極也 仝日

古人著書立言本以垂教欲使三綱五常不至廢墜也今之博者多陷於雜詭多闢靡眩人耳目忠孝仁義日益充塞莫有能禁之者奈之何哉 三月十一日

不與俱在四字最難蓋因持敬工夫不易也敬者心之主宰心無主宰則大體不立而小體來奪矣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而天君之大遂與之俱往矣豈能獨在腔子裏耶蓋只因此心未能主一也故曰未能敬者且從思入 仝日

學者不可誤認涵養爲從容自在之意臨深履薄動心忍性方纔是涵養之法 四月四日

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今人雖有形軀然裏面無物只是箇空殼子其日用間說話做事一切都是外面物事其心其性都汨沒得全然不見頭影可笑 四月十一日

朱子贈張敬夫詩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眇難名論謂有寧有迹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自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欲昏涓涓始欲達已被黃流吞豈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勉哉共無斁此語期相敦愚按膠者澄淸之資一寸不煩之謂學者當思一寸膠三字功夫何在 四月十二日

浮問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何也朱子曰己不立則在我無主宰矣雖向好事亦只是見那事物好隨事物去便是爲物所化又正心章襲孫錄云聖人之心周流應變而不窮只爲在內而外物入不得及其出而應接又不陷於彼被化者鎖於火也陷者沒於水也見事物好便火急歡喜去做不知自己早被他焚見事物繁便隨波逐流去應不知自己竟被他溺此無他內無主宰此心未卓立也 四月十七日

君子所求者天理小人所求者人欲天理者仁義忠信

之類是也人欲者富貴利達之類是也世人好言報
應每以君子不得人欲爲天之報應有爽豈不鄙陋
而可笑哉五月七日
鬼神體物鬼神者吾之心也君子體仁吾心者天地之
化也天地之化仁也吾之心亦仁也以人體仁以心
體化也故曰吾心者天地之化也鬼神神也吾之心
亦神也以鬼神體物以神體心也故曰鬼神者吾之
心也神者心之精英也仁者心之德也德爲本精神
爲用以一心統之而有餘也五月九日
理靜物也心動物也理固有動有靜然其動而無動靜

而無靜則動靜皆靜也心固有寂有感然其寂而常
感感而常寂則寂感皆動也心卽是理動中有靜也
理卽是心靜中有動也方其靜中有動也則心靜而
理動及其動中有靜也則心動而理靜靜者爲主動
者爲賓心理迭爲賓主也其本也理靜物也心動物
也所謂率性爲道也其用也心能靜也理乃動也所
謂人能弘道也五月廿九日
朱子誨人讀書之法云讀書者當將此身葬在此書中
行住坐臥念念在此誓必以曉徹爲期看外面有甚
事我也不管只恁一心在書上方謂之善讀書愚按
書者天理也讀者體之而欲其自得也葬者死而埋
也將身葬在書中者五臟百骸消化於其內永不再
生筋血脂骨也行住坐臥念念在此者魂遊魄落來
而伸往而歸幽微無朋也誓以必曉徹爲期者天人
一物心理一源徹上徹下不如此不肯休也看外面
有甚事我也不管者世上有興亡治亂水火兵戈人
生有禍福吉凶貧富貴賤我是一箇久葬後之人雖
欲起而管之亦斷斷乎不可得也只恁一心在書上
者其心好之如饑之必食困之必睡其心安之如月
之麗天水之行地也六月朔日

說易升卦地中生木曰木之生也無日不長一日不長
則木死矣人之學也一日不可已一日而已則心死
矣愚按此段言天理之長大學盤銘日日新言人欲
之消兩處可以參看至於學者實落下手做處則只
是中庸戒愼恐懼便是所以長天理愼獨便是所以
消人欲二者消長之閒間不容髮六月三日
理者自然之物也沖漠無朕無聲無臭無形狀無方所
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而實萬化之樞紐品彙之根
柢也故天得之而爲天地得之而爲地人得之而爲
人此三才之所以立三極之道所以行也然天地人

莫不有神以爲之主而後得以運行其道焉故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妙者主宰運用之謂也然神亦非無本而自有之物也蓋理乃活物原自有神但以其不屬有無不落方體其本體且不可見又何有神之爲用而可見乎故必待其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陽既生而即陰陽而指其精英乃有神之可言焉神氣非有可以相離者也故曰氣外無神神外無氣也以其主妙而言謂之神以其爲主而言謂之心蓋理氣既合而後生心也故理者心之精者也體也氣者心之粗者也用也論心之粗則心比性爲微有

迹也氣也論心之精則理之在心即所謂性也理也以其精言則理一也以其粗言則分殊也惟其分殊故曰人心惟危也粗也惟其理一故曰道心惟微也精也惟其精粗危微之異塗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也惟其一本萬殊之同歸故曰器亦道道亦器也然而理必得心而後理得實地心必得理而後心得生天也故理必待乎存心之人而心必貴乎窮理之學也六月六日

湛然純一之謂齊伊川先生所謂齊不容有思者是也其說煞高便是極至處敬齋箴所云對越上帝却是

日用工夫無時不然者不但齊戒之口也故明道先生又云人當終日對越在天九月十四日

橫渠先生云心有所開即便劃記不思則還塞之矣薛文淸公用此語爲讀書錄其用心一也今日私記所疑者非敢妄意欲效古人蓋所以自驗己心之有開與否及接續閒斷如何且以待異日回顧之時自考其學之進退心之存亡兼畱以呈有道而就正焉皆所以求益於尺寸耳十月廿七日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總不外孝弟之道也論語其爲人孝弟此一節言小人學

道則易使君子務本此一節言君子學道則愛人此便是堯舜孔子道學之淵源十一月廿七日

或問今日所講不過是聖賢已言者耳別無新奇剏闗之義何必重言叠語徒多贅詞曰不然學不溫故必不知新書只是此書意只是此意須是反復溫燖方得其味人言科舉之學亦似此事蓋生熟之分大故懸殊生則以己合彼終未有之熟則觸著便應敲著便響揑成匾捺成團放得去收得來所以必須如此者蓋心之於理須是浹洽而後可以貫通也融釋而後可以脫落也十二月三日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心自理而出性命之正也人心
經由氣精闘歷形骸而來此則水中鹽味色裏膠青
不能不邪耳偏邪成私分了界至則人心之生也根
深蒂固有拔之不動隨掃隨有者焉盖人心道心非
二心也學者欲去私欲則氣不離理人心雜乎道心
不可判也況乎惟聖罔念作狂早聞沐浴纔淨晚閒
垢汙又生交戰之機無須臾停故中庸戒懼慎獨之
說卽舜禹惟精惟一之旨也（十二月七日）
上焉者有本然之理下焉者有當然之事橫渠謂釋氏
有兩末之學盖謂其所云作用是性便是上焉者之

末也其所云輪迴報應便是下焉者之末也此正所
謂遞低一級者也故曰兩末之學（十二月十八日）
情願甘心之謂樂孔顔之樂只是與天理相安故心甘
而不願乎其外豈若常情之躭嗜戀著而後謂之樂
哉（丁丑正月二日）
周子使程子尋孔顔樂處廖子晦赴潮倅臨行求一安
樂法朱子曰聖門無此法此兩段事學者正可參看
（正月廿日）
朱子感興詩末章云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
生遂德容自淸溫翀彼哉夸毗子咕囁徒啾喧但逞

言辭好豈知神監昏翀曰余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
憤永刋落奇功收一原愚按此詩卽中庸末章衣錦
尙絅之旨（閏月望日）
智居四德之一然有正面有反面正面根理而生爲光
明爲坦直反面根氣而發爲偏邪爲機械君子屬陽
得理之正面故行所無事而天下安小人屬陰得氣
之反面故以詐愚人而天下危（閏月十九日）
人有內外兩病內病是胡亂思量外病是口目耳鼻四
肢之欲（閏月廿二日）
曾點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

妙隱然自見於言外盖言分定故也天有天之分地
有地之分點與萬物各有點與萬物之分隨處充滿
各得其所不相假借無用乞求故夫子不用祈禱程
子言義不言命也（四月三日）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聖人只說兩句話便全包括
了天下古今萬般學術事功人物邪正（五月廿四日）
理氣心性四箇字最要緊讀書底人若不識這四箇字
便不是學者了盖理氣兩字是萬物共同一箇底心
性兩字是一物各自一箇底然而理在氣中性在心
中又心性卽是理氣而氣又只在理中這四箇字只

一箇理字也學者須要窮這一箇理字 六月五日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詩善形容天道只一穆字大德敦化處悠然可想 六月廿三日

西銘原道之宗祖太極圖西銘之宗祖 甲戌五月廿五日

冷語 丁丑戊寅凡五條

朱子感興詩曰顏生躬四勿曾子日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尚絅偉哉鄒孟氏雄辯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為爾挈裘領丹青著明法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此第一冷水澆背之語也有志者讀之當何如自憤矣 丁丑七月朔日

閔子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能如此則自家一身若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而益以濟一家之人矣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能如此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進以禮退以義胸中脫然無累而遯世無悶矣此非家道與出處之法而何耶

仲子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如捕盜者遇人指其盜之所匿則必欣然操戈以往矣此非克己之法而何耶

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此如必有事焉而勿忘以此持敬則臨淵恐墜履氷恐陷矣以此集義則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矣此非存養之法而何耶 八月廿八日

利害生死之關能透得過方可與適道而庶幾立焉伊川之葬會者四人而已最後邵溥雖至而不及與焉畏黨論也蓋天理之公不足以勝其利害之私故猶豫不決薄暮出城嗚呼那七之大姦大惡亦只一念之私為之基可不畏哉 三十日

慎獨即克己也皆是動處用功獨者心之動處也視聽言動者己之動處也內外交制夾攻而後人欲不動也故慎者防賊使服而不敢動也克者殺賊使滅而不復動也慎乎內之動克乎外之動皆力行之必有事焉而勿忘者也 戊寅正月廿二日

人有形軀如耳目口鼻五臟四體人有神氣如魂魄鬼精靈知覺思慮人有理性如仁義禮智無形軀則神氣不能成質無神氣則性理無所附著所以不能相離也然神〻自為主宰而形軀不能役之理性自為本源而神氣不能奪之故聖賢大公無我之理流行于天人一物也 三月晦日

讀書日記補編卷之二終

讀書日記六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源淥撰凡記疑五卷冷語一卷皆讀書劄記之言其記疑本二十四卷冷語本五卷後歸安陸師爲之删定更以今名然冷語又有三卷一本蓋天下之至易作者莫如語錄偶逢紙筆即可成編故諸本錯出如是也